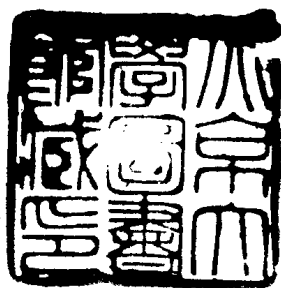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2B25/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〇七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董學士泌園集三十七卷

〔明〕董份撰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董嗣茂刻本

.....一

嚴文靖公集十二卷詩一卷

〔明〕嚴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嚴治刻本

.....五七一

董學士泌園集三十七卷

〔明〕董份撰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董嗣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泌園集三

十七卷》提要

泌園全集序



吾師大宗伯學士得

陽董公既捐館之

餘年而其孫嗣茂而

及曾孫廷勛裒輯

序一

詩若文而刻之曰泌園

集公巖居日久棲遲

寬有味乎衡門之

故以泌名其園而茲以

名其集者從公志也

以文章妙天下自起家
中秘徊翔石渠天祿間
日含大官給尚方筆
雍容侍從者歷有歲
年

序二

天子齋西宮公用時簡與
勳輔同儔直一時金版
玉函高文大冊多以屬
公公以奏

御多稱

上旨其詞秘世莫得聞也
而公卿大夫往往謁門通
贊徼惠乞靈幾得片言
隼字為光寵公之愛
以酬應蓋輦禁之以宗

序三

尚鷄林之所購求重若
鼎彝珍於珙璧矣而
公常閱之篋中不以
人即門墻下士及子若
倩跼請再三終不能已

退然若有所深避者則
余嘗竊恠之既而側公
微指則公蓋有志於經
世而不欲以空文自見
者也

序四

國初妙選賢雋陶之禁林
而儲之密勿豈徒使摘
華揆藻橐筆優游
已所以責飾大猷綈緯
鴻業於是乎在公固厚

自期待而默已注存直
俟時耳乃公寢引寢拔
既駸駸揆路僥得而竟
之者何公所事

序五

嚴主所居要地中制芻豢
噉習滋興遂中萑苻
去之而振澹鄉族具有
昭皆經濟緒餘則公之
生平蘊抱蓋有他鬱
約結而不得伸者何暇

皇詞人之業爭雄簡捷
於觚翰之場固知公之不
欲以空文自見也雖然
世之所共寶者若懸黎
結綠明月夜光皆藏之

序六

深洞邃谷而精靈曄敷
光焰溢發窮人力以致之
卒顯當世公即欲自閤
能終閤哉曩公嘗為余
言文者心之聲而身之華

也譬之於人百骸四體
而存焉然構而聚之者
神也營而宣之者氣也
匪是則禽鹿強行者耳
昔司馬子長上下古今混

序七

濫六藝百家以會其神
遍遊名山大川覽聖哲
之遺跡以昌其氣故涵
茹苞括靡所不貫通疎
宕適逸靡所不超諒有

出之神解而得之氣勝
者遂能凌厲千古為作
者之雄此文之正鵠而執
林之型範也余猶記公年
已老耄而振筆談事下

序八

筆壺若懸河倒峽其神
完氣壯深於文初得子長
家法故其持論必以蓋
子長既整齊世傳網羅
放失成一大家言猶曰藏之

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之
君子公之意其或出於
此乎至於今而公之文遂
刻以傳則所謂當世共寶
而不能終閱者也夫公志

序九

不施用而僅見於文讀
公之文以推見公之志後
世必有知公者是在茲
集矣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

士予告存問門人申

時行謹序



序十

董學士泌園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古詩

寄題并陽精舍

送王侍御南還五首

愛賢堂

夜游白龍潭

養泉詩爲友人賦

董學士泌園集目錄

入山同慎子

題六祖像

贈僧相守

感懷

夏夜張爲山王雲竹曹紀山三侍御林

平泉嚴養齋二太史過宴得竹字

病臥山齋得小池置石其中養魚數十

頭游戲甚樂



壽封君介菴七十

龔侯井在煙雨樓下

幽居言志

第二卷

七言古風

武溪行贈李抑齋備兵辰沅

王仙人行

朔風行

董學士沁園集目錄

二

題列仙圖壽王隱君

北江彭君破賊歌

釣鰲磯歌磯在煙雨樓下

秋夜贈盛山人歌

與學博歷山張君夜飲南湖作南湖吟

奉贈

詠易嘉靖丁亥歲作時先宗伯年十有八

龔使君新脩烟雨樓成邀余宴飲既有

壯觀備極懽情遂賦長歌用紀其事

云耳

第三卷

五言律詩

贈大司空馬翁拜命南都

送藩幕卞君之東粵

送李一泉南還

送茅少溪南還因柬乃弟鹿門明府

董學士沁園集目錄

三

送友人之任二首

送沈臚丞之南都二首

春夜寄王侍御懋復

春夜寄茅明府

送張君南畿兵馬

對酒

送全少尹之贛榆

贈陳學博

獨行

霽夕有懷俞侍御

曹侍御出按畿輔貽對月之作奉和一首

首

贈東洲楊太醫

寄芳川王人

送馬少府之南安

贈台州孫處士

書學士泌園集目錄

四

野步

李氏園池聽琴

秋夜二首

月夜寄遠

送沈光祿南還二首

送楊進士奉使朔方因還蜀省觀

送姚江劉明府

許茗山使君出守夔州月餘令弟石屋

復拜留都北部伯仲相繼言別

贈少府姚君之烏程

朱射陂出宰烏程贈言三首

寄朱明府

日暮東郊作

題雲峰卷

送湍城陸明府三首

述懷

書學士泌園集目錄

五

酬王檢討子難月夜見懷次韻

秋夜送王光祿使還嘉禾

壽高都王封君二首

贈李太常出補磁州

送王及泉明府出宰吳江二首

病中送徐華原侍御

贈別虞部吳君分署錢塘二首

贈別同年高中玄太史

除夕 何春泉給諫

壽秋 戴先生

初歸 中作

秋日 病應天山亭

七夕 子睿晚坐

晚坐 寺中

山亭 卜居

夜宴 同盛山人莊處士

重學士必園集 目錄

六

禪房 中夜

亭中 遲客不至

贈五臺 山衡上人

弔慎處士 墓

秋晚 茗溪道中

栖雲寺 早起

過金子 新第

贈張明府

鄭子長安言別道過靈璧縣住見王明

府因贈此作并寄王云

送嚴少府之任萬安二首

送唐邑博之京口

贈何元朗內翰之南都三首

送吳少府

送王明府之官因便道省觀

贈漳浦慎明府

重學士必園集 目錄

七

送李子倅楚中因寄屏石使君

贈黃明府之潮陽

訪侯郎中

夜歸墮馬戲作

送學博陳子之任

寄懷章太僕

送胡使君之長沙

送沈君之滁陽

送郡侯李君之建昌二首

送蕭明府之任廬陵二首

贈戴司理之袁州

贈別駕王子之沅州

送朱刺史之潁川二首

送孫君之龍岡驛

送邊明府之任歸安二首

與陳少淇夜別

重刊志必園集

目錄

八

寄蔡子

贈醫師滕君歸吳

贈張復菴都諫叅知蜀藩便道歸省

送姚侍御出副閩藩二首

送陳叅軍之廣寧

送少府張君之將樂

第四卷

五言律詩

揮使戴君故西原先生之甥也因其南

還賦此以贈

贈太醫彭君南還

送吳靈寰督學山東

送林明府之任

贈藩理徐君之楚因便省觀

贈別駕沈霞川之任

送李少府之吳江

重刊志必園集

目錄

九

送內弟少府韶溪顧君

送太守包君之路南

送吳給諫

送紀少府自保定遷元城

送別駕唐君

徐諫議督菴奉冊使河南贈別二首

太史乾菴馬君奉冊使蜀中送別

壽泉石翁八袞二首

送別

贈阮子元西登第後還家省觀

送紀明齋使君之光州四首

壽姜君泉南

題高君南圃

贈馬埭山之任南都

贈李將軍

弘法寺王侍御宴集二首

讀書志園集目錄

十

冬日送沂州林學博

送閔少尹還邑因寄孫明府

夏夜伍使君宴集二首

贈王盱山

殊勝寺唐郡侯宴集

夏日過楊水部清風亭

尋萬鹿園不遇

贈石林上人

昭慶池上夕步

同汪西澤方伯胡仁屏僉憲游太湖

贈郭少府

湖上宴別王侍御雜詠六首

別潘太史

題楊水部山樓

臥疾早懷

秋夜懷王使君

讀書志園集目錄

十一

過王東華使君同宿禪寺中夜有作

城下緩轡望王使君寺居

送別樂安郭明府二首

有小序

送曾明府之招遠

壽許封公八袞二首

寄贈雲石鄭使君二首

贈沈儀部觀鵬再起南都三首

紀夢

有序

招遠遊故人

壽太史倪公八十

寄沈玉陽

送觀願沈公北上二首

嘉禾道中偶成

白蓮寺

送天官許君北上

對月寄錢選部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三

七夕風霾與友人別

客過詠雀

賞菊

次答王生

斑婕妤詠

桐廬道中

新都道中

贈嚴州楊使君

富春夜望

新安道中雜詠四首

山中人問官有作

贈廉水張君

過真如寺

夏夜與客小飲二首

園中新秋

新霽與客夜坐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三

過釣臺謁嚴祠

大霧

灘上阻舟

淳安道中贈令君

江望

望江上人家作

宿陽山寺

登慎侍御園亭

壽張學博八袞

送客北上賦得雲

贈滄洲嚴處士

夏夜園亭卽事二首

園中喜馮文學晚過

池上

泊舟鶯湖適王山人至

池上偶成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古

亭上

贈友人

寄曹中丞

詠鶴四首

山中贈客

茗雪道中二首

贈內弟朱君赴汀洲郡幕

百泉勳部汪過不遇有作見貽率爾次

答

至夕

冬夜有懷

送郡幕鄒君還嚴陵二首

壽卜君六袞

壽憶竹張公九袞

園行

藩幕雙泉親丈暫晤言別賦贈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五

送下邳沈判官

送中翰李君奉使還閩有感

壽憶竹張君二首

雨後送別鴻臚朱君

贈錢明府之新建

六月菊盛開對飲

春夜延望偶懷親知率爾貽答眷然有

飛塞南歸之想

湖上寄萬鹿園山中

同友人夜酌次韻

諸子夜坐法華竹林叙別

舟中懷友

與楊水部言別

新安道中

自遣寄鎮山朱丈二首

春夜聽琴二首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六

新都道中

新安江

自淳安入新安江薄暮一首

過靈隱廢殿

四盤致燬

文昌宮小憩一首

夜至楸館宿黃庭院

再贈王肝山

任郡侯齋中宴集

秋日過宴心山樓上

溪上夜坐

德清道中憶有周昶侯夙約不遇

第五卷

七言律詩

贈張侍御按浙還朝

送錢進士奉使

同袁元峰茅見滄二太史飲湯詹簿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七

燭下看菊

和袁元峰賦堂中菊

和王槐野太史卜居

和王槐野過朝天宮

至日候朝

至日朝罷

出朝送上虞陳令

冬至日有懷院中諸僚友

春日同友人早過西苑

夏日靈濟宮同館宴集二首

乙巳夏旱 詔禱 郊壇陪祀有作

晨霽入朝

送蕭侍御按部貴州因過粵省觀

月夜寄潘二時謫海北

寄箬溪顧中丞

寄萬儀部思節

董學士沁園集

目錄

大

寄謝文華民部

寄傅中丞應臺

昔擬大閱頌一篇白石比部見而賦之

因有子虛之贈遂答此作

贈李中丞

寄上尊師張公水南

山中送吳子奉使

發都邑贈錢送諸友

登金山寺

過呂梁贈陳華山水部

夜宿吳山人故居

出郭

西湖

送侍御斗城孫君巡陝西茶馬

病中喜蔡憲使自蜀朝賀初至

嚴太史邀宴席上占贈

董學士沁園集

目錄

九

趙兵憲將之薊鎮道過畿甸奉贈

贈吳侍御出按鳳陽諸郡

送白溪先生之江陵

贈武林陳郡侯

贈奉常稚川兄之南都

贈月洲丈賜假還豐城

贈納言湯練川之南都

壽庵翁大中丞

新正臥病書懷

送王侍御按廣西

送范虞部監治遵化

贈徐侍御按滇二首

敝廬始成曹侍御過訪見贈次韻奉答

三茅觀同王侍御讌集二首

和王侍御同潘臬諸君遊鴈蕩

山居夕步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壬

一四

春日張明府邀宴天寧閣上

送吳水部開省沛上二首

餞丘明府

秋日送張水部開省錢塘

送曹使君之南康

送王主簿之寧陽

病起諸君邀飲沈戚晚別業

題沈莊

贈金山姜將軍七表二首

燕塞

冬至日寄王處士

贈聶將軍

月夜贈陳簿

贈張僉事備兵建寧

贈魏民部

贈陳將軍自楚拜山東閫帥因而使秦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壬

二四

贈給舍徐子奉使冊封楚藩

贈別晁太史使洛

贈申給諫使德藩

贈華駕部改南都

除夕有作

朱明府以廷平遷謫崇德兼行諸縣事

奉贈

第六卷

七言律詩

答贈吳藩伯有序

夏日新莊

送大中丞憲公之薊門

秋日湖上送客游七里灘

壽詹贊吳君

柱史詹公按部還朝便道過豫章弭

節奉贈二首

重刊士必園集

目錄

圭

下

壽少司馬溫公

答少司馬溫公移書在問

屠緯真儀部在過適予伏枕因貽雅什

依韻奉和

答五嶽陳公

送王侍御按浙還朝

壽范司成屏麓

寄羅水部

天尺樓詩有小序

侍御純吾鄧公按部還朝奉贈

壽施隱君南石七表二首

贈大中丞三泉周公轉大廷尉

與趙明府同游太湖過飲二首

與虛白張君夜坐

夏日過吳門謁李中丞二首

贈禹門山人六表

重刊士必園集

目錄

圭

下

聞嗣成孫被放後往游泰山喜而作此

問之

奉寄少保潘公并序

望毘山有懷潘司空有小引

早秋同石翁學士苑中遊覽

上巳日逸老堂讌集

秋日過南石雙瑞堂宴飲

詠牡丹

詠紅藥

春日同錢子汎舟

初得葛山別業是葛仙鍊丹處

春日園行客至

種橘

吳中丞貽示早春溪行之作用韻奉懷

園中

斗垣龍君見訪贈別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齒

一

晚過吳江宿姑蘇城外有感

湖邊風雨

齊雲巖雜詩四首

自白嶽歸聞鴈

七里灘阻風次日作

病起湖上夜飲

李使君枉顧問疾卽席奉謝

題元美小祗園

張使君誕辰奉贈

贈李將軍

浮玉山夜泊

病起得同麓余學士諸公書

贈方文明居士

郡倅羅君過訪留集

園居卽事

夏夜留客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齒

一

茅順甫枉顧敝廬有作貽贈奉酬

病起遊錢塘

贈馮太史開之

贈孫小溪中丞二首

夏日與諸君避暑蔡蕩

贈邢少府轉昌平別駕

王中丞思質輓辭

寄鳳洲叅知

送王荊石司成

壽嶺山泉侍御

皇甫封公六表壽詞

洪竹陳使君自括蒼遣使相訊寄謝

五日與客宴飲忽談曩事因感新懷

中有作

送徐使君之任閩中

夏夜城南小園

董學士沁園集

目錄

三

奉酬存翁師相

中丞我渡陳公席上賦贈

湖上小飲

存翁師相誕辰用韻奉贈

北堂鳩瑞詩

有序

贈大中丞廬山張公移鎮南都

寄履菴范宗伯

虹橋詩爲太醫蔣君賦

憲使沈劔南招飲烟雨樓

留別沈使君

贈使君方齋史公之任粵中

送太醫黃君

贈左使陳雨泉七十

和洞翁宗伯見懷之作

樂巖詩爲沈太醫賦

右湖詩爲周虞卿賦

董學士沁園集

目錄

三

送馬將軍

使君蔡公往在攜李曾過草堂久闕奉

聞忽承貽問旣感高誼殊慰積懷因

作附謝兼訂鴈蕩之約云

偶謁大中丞李公序時以積雨洪冰興

至是忽得晴霽雖將墊溺或可無虞

喜而再贈二首

贈給舍葉子使郢兼簡郢都曹侍御二

君皆同館也

同友人夜酌叙別

沈朱二進士北上餞之有作

新夏雨初已池亭對客夜談

題馬方伯石渚別業

望海篇奉送陳使君行部鹽官作

馮開之夜宿瑤光閣

次早行將訪之適其已行燭望有作

分南神款

董學士沁園集

目錄

宋

五

玄墓道中作

過光福題贈本立上人

太湖

郡侯謝公有贈次韻奉答一首

春日初霽西遊

同嚴子孚登道場望太湖弔孫太初墓

太初自高士惜其猶未聞也茲獨添

致意焉

高士王君雅多山水之癖過余雪上登

海天閣有作見贈輒爾賦酬云

題榮壽錄

柱史張公按部還 朝遂以贈行篋爲

答謝二首

過吳君山園

早起書懷

寄林與吉

董學士沁園集

目錄

宋

五

使君越湖邵翁八十初度令子侍御因

以按部便還越中得拜堂下奉贈

丁未春入 朝呈院中諸友

第七卷

五言絕句

月夜送易憲副督學四川二首

贈空山人二首

思家中別業

題昭君畫

直廬偶成

懷陳中丞三首

七言絕句

方時湘訪予不遇別去金陵因寄訊二

首

武城逢孫比部聞簫作

泊舟有感

東華先生集目錄

辛

朱太夫人壽詞

贈郡幕吳君之南陽二首

山居卽事二首

詠獵犬有感二首

三月晦日張明府邀飲有作

草堂新成適子睿過偶作

溪上草堂

寄贈日者汪君

學博季湖曾君在顧奉贈二絕句

小鳥

幽居

病臥荒莊辱林使君相訊賦以志謝二

首

溫司馬出師歌六首

怕春陰曲

題邵平圖

東華先生集目錄

壬

贈朱生說者

劉長興謫天台郡貳因錢文學往謁賦

以寄贈二首

詠真如寺纓絡松

贈誠齋紀丈壽詞二首

讀易嘉靖丁亥歲作年十七

聞秋聲有感嘉靖丁亥歲作

徐子自吳興馳入京都來療予病贈別

園中冬青甚茂偶題

紫燕

戲從溪上釣魚作

贈大中丞胡公塞上歌七首

六言

賀尹山人遷居東里二首

五言排律

題世芳樓

臺學士必園集目錄

三

贈錢南郭

送吳侍御按部江右

送少司成文石之南都十韻

九日宴達觀臺上

贈左伯陳公奏績

寄贈觀察李公十八韻

賜谷臣使君壽詞十四韻

壽大中丞養翁李公廿八韻

邑侯隣初祝公壽章

贈鏡宇沈公以大廷尉轉少司寇一首

送孫宮庶栢潭

夏日苦病忽致聾瞶寄呈孫學士龔使

君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

詩有小序

奉贈少師石翁壽詞四十韻

臺學士必園集目錄

三

壽玄翁相公六十韻

憲使劔南公轉江西藩伯贈別五十句

松亭詩爲宗藩賦

入西湖信宿靈隱寺

七言排律

陳使君邀飲天寧寺閣

王司寇元美赴南都奉贈長律一首

呂少府冬夜招飲西寺

贈龔毅所憲伯十七韻

讀王元美集有作

訪凌工部作有小序

答王中丞有小序

健齋明府夜宴卽事十韻

送侍御馬公十四韻

積雨後有懷寄承山宋丈

徐郡侯行縣江城因寄此作徐建安人

重刊沁園集

目錄

也故以之發端云

晚寓禪寺龍使君携酌過宴夜深言別

奉贈七韻

詩餘

贈山人調生查子

春暮送客調玉樓春

送人入山調何滿子

春日閨怨調鳳凰臺上憶吹簫

第八卷

璽書

論防秋邊將璽書館課

論

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嘉靖戊午順天鄉試程

漢王數羽十罪館課

策

嘉靖戊午順天鄉試策二道

重刊沁園集

目錄

重刊

第二問

第四問

嘉靖壬戌會試策二道

第三問

第五問

第九卷

序

贈侍御史齋陳君考績序

送光祿少卿江子謫長沙別駕序

贈太僕介卿確菴曾公序

贈地官樵野崔君自廣德量遷序

贈禹城二尹近溪徐君馬政獎勵序

送尊師蜀山游先生任高郵別駕序

贈南虛丘先生擢四川理問序

永新尹氏總譜序

第十卷

董學士沁園集

目錄

三

序

送邑侯璧山盧君入覲序

贈郡侯月川梁公轉荆相序

奉贈郡侯朗峰錢公膺召序

贈邑侯鳳坡易君序

贈玉溪包君授西城兵馬司指揮序

贈柱國大都督東湖陸公序

封君白溪鄭翁序

贈明府質齋李君膺臺獎序

第十一卷

序

蜀川譚公四壽序

祝尊師大司空退齋林公序

壽郡伯思湖黃公序

贈張母太恭人壽八十一序

贈東湖曹封君及劉夫人同壽序

董學士沁園集

目錄

三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贈淡菴戚處士夫婦同壽序

壽葵川先生年七袞得侍其父九袞同壽序

壽序

壽喬母儲太夫人六十序

贈蒙太恭人上壽序

壽封君蕙坡馬先生六十序

第十二卷

序

贈郡伯唐巖先生誕辰序

壽封君南莊處士澶淵吳翁序

大宮保太宰獄丈默翁吳公壽序

贈朱母頤人六泰壽序

壽封君毅齋江翁六十序

題畫贈李君與配同壽序

送郡推周子壽其親西閨封君序

壽學士泌園集

目錄

三

下四八

壽泉石紀翁七泰序

壽封君玉溪翁七十序

此篇刻在七卷

第十三卷

序

尚友堂詩集序

奉贈太子太保大司馬崐翁張公歸蜀

序

奉贈右司馬大中丞一翁溫公以大司

徒 召還序

仁聲錄序

吳江明府趙侯異政編序

奉贈大中丞志齋周公轉南少司徒序

奉贈邑侯袁公奏績適當袁太公七十

壽誕以具慶貽褒序

第十四卷

序

壽學士泌園集

目錄

三

下四八

奉祝邦君觀瀛翁沈公五十壽誕序

奉贈吳邑明府章南周侯奏績因晉位

天官北上序

奉贈郡伯觀瀛翁沈公奏績序

奉贈少保大司寇御史大夫印翁潘公

七泰壽序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

序

大司空南坦神樓序

湖州府誌序

第十五卷

序

奉贈使君藩叅中陽舒公轉河南臬使

序

奉贈郡使君及臬李公考績序

奉贈郡伯及臬李公轉按察備兵吳中

東學士泌園集

目錄

旦

一

序

奉贈郡伯近岡吳侯膺卓異盛典序

奉贈郡伯東巖栗公奏最序

奉贈郡使君成吾熊公奏績序

奉贈郡伯成吾熊公入 觀序

贈郡丞梅亭藍侯轉山西憲使序

第十六卷

序

奉賀郡理順齋張公考績馳封序

贈明府文洲羅侯考績膺褒典序

贈明府鑑池李侯考績膺褒典序

奉祝元輔瑤翁申公五袞壽序

奉贈大中丞松屏謝公晉少司徒序

奉贈憲使鳳洲王公之任山西序

奉贈大中丞兌翁蕭公轉南都少司空

序

東學士泌園集

目錄

畢

一

奉贈叅知使君幼川劉公轉河南按察

使序

送東湖張長公赴任鎮遠序

送射陂邑侯朱君入 觀序

贈璧山盧君令歸安序

第十七卷

序

邑侯雲屏先生膺獎序

奉贈大學士少保瀨翁八十壽序

大學士尊師存翁夫子壽序

奉祝少師元老理翁申老先生六十壽

序

郡伯思詔李侯稱祝序

贈范母陸太夫人七十壽序

奉祝沈母林太恭人八十一壽序

第十八卷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聖

二

序

圓通神異集序

浙江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雲巢餘樂序

贈蔚州衛經衛蕭君考績序

贈肇慶節推小泉趙君還郡治序

贈鍾山先生擢廣東叅議序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跋默翁遺草序

奉壽元輔存翁八表膺 聖朝存問殊

禮序

奉贈浙叅知九山張公轉閩臬使序

會試錄後序

武舉錄序

贈烏程令錢奚川入覲序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聖

贈繕部鍾山袁先生奉 使南還因便

省覲序

贈別白石蔡子任歸德守序

贈經府凌君之任梧州序

鄧先生益庵序

贈都諫常軒鄉吏先生叅知廣東藩

司序

贈郡博石溪陳先生膺臺榭序

贈郡倅楚東湯侯唐樊序

賀封君陟峯徐翁膺貤典序

贈欽簿雙溪沈先生序

光裕錄序

第十九卷

記

都督僉事掌錦衣衛事贈右都督陸公

明堂記

董學士菴園集

目錄

卷三

御史大夫左司馬嵎翁張公定浙變記

張君東墅記

達尊坊記

進士題名記

大鶴山人記

柳州鄧侯留鹿記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第二十卷

文

陳後梅人 觀文

傳

平都蠻傳

姚庶谿傳

頌

擬上大閱頌 有序

董學士菴園集

目錄

卷三

贊

雲崖公贊

方伯西臯公贊

雜著

奉贈大天卿章南周公北上帳詞

題湯詹漁遺象

題天聖寺重修冊後

第二十一卷

碑

嶺南平寇碑

漢壽亭侯關公廟碑

重修朝天宮碑

擬撰 御製太嶽太和山重修玄殿碑

分宜縣新城碑

淮揚記功碑

第二十二卷

重刊志園集

目錄

星

碑

海塘碑

長洲縣儒學重修碑

浙直分署碑

夏鎮鎮山書院碑

明贈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一葵湯翁

配封太孺人何氏合葬墓碑

少保賈公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公神

江蘇重建書院碑記

呂宋水師陳君去思碑

通州重建察院碑記

第二十三卷

書

與何震翁書

與 叔孺書

答于肖玄書

重刊志園集

目錄

果

答徐老師書

與胡梅林書

與李克翁書

與許鴻川書

答曾晉翁書

答念華張公書

第二十四卷

書

與王鳳洲書

與王守原書

與胡順翁書

與少宰王荆門公書

與少保豫所呂相公

與大司馬鑑川王公

與少宰同楚余公

第二十五卷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星

書

與大司空印川潘公

與大中丞鳳洲王公

答郡伯及泉李公

與大中丞嶺山張公

答符卿戚中嶽公

與少司徒吉陽何公

與少司成大疇萬公

第二十六卷

書

答少司馬南明汪公

與郡伯及泉李公

答大中丞鳳洲王公

與憲副鹿門茅公

與大司馬印川潘公

與學憲壽齋喬公

董學士泌園集

目錄

哭

第二十七卷

書

與大司馬近滄谷公

答大中丞胡玉吾公

答憲僉憲理菴公

與王相公書

與王荆石書

與王荆石書

與申瑤泉書

第二十八卷

書

答學憲莊陽山公

與少司空五臺陸公

與中丞春宇賈公

與郡伯段蒙岡公

答侍御孫鶴峰公

董學士沁園集

目錄

兕

與許敬菴書

與許敬菴書

第二十九卷

書

與督學石洲林公

答勲部百泉皇甫公

答侍御周乾明公

與藩伯南臺魏公

答侍御邵梅墩公

與學士余同麓公

寄大宗伯泗橋陶公

第三十卷

祭文

祭嶽翁吳太宰文

祭駱太孺人文

祭王愛荆文

董學士沁園集

目錄

平

祭李文定文

祭曹母文

祭孫封君文

祭陳松谷文

祭茅恭人文

祭徐雲翁文

祭潘夫人文

祭嚴心萱文

明故承務郎南京光祿寺良醞署署正

中河吳君墓碣銘

明故吳儒人墓誌銘

處士悅閒姚君配徐碩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犁雲凌翁墓誌銘

沈母徐碩人墓誌銘

陳母王孺人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墓誌銘

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龍潛

張公墓誌銘

處士南津杜君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湖廣布政司右叅議石雲沈先生墓誌

銘

贈國子監司業夢山范公同配封太安

人陸氏合葬墓誌銘

逸士夢溪胡君墓誌銘

處士董君配蔣碩人墓誌銘

慶陽府通判夷門唐君墓誌銘

第三十四卷

墓誌銘

南京刑部江西司員外郎進階朝列大

夫凌藻泉公墓誌銘

雲南臨安府檢校東軒閔先生墓誌銘

墓誌銘

封刑部員外郎困吾昌先生墓碑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署郎

中事主事黃雙湖公墓誌銘

贈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雲壠陳先生

墓誌銘

棲筠處士張公配褚碩人墓誌銘

余山人墓誌

第三十五卷

墓誌銘

圯南余處士墓誌銘

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一溪王先生墓誌銘

墓誌銘

朴齋丘處士墓誌銘

奉直大夫刑部清吏司員外郎明齋紀

君配宜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太平府知事陸肅齋先生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資政大夫誥菴

吳公配夫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煙村先生顧公墓誌銘

散官直齋李處士墓誌銘

第三十六卷

墓誌銘

正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畫溪姚公暨配

淑人錢氏墓誌銘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白石蔡公

墓誌銘

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坡東王公墓誌銘

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沈氏墓誌銘

處士竹墟顧公暨配丘孺人合葬墓誌

銘

第三十七卷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贈恭人莊氏墓誌銘

南京太僕寺丞王子敬先生墓誌銘

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東臺王公

墓誌銘

秋軒李處士墓誌銘

南京高橋門千戶所吏目西野俞君墓

誌銘

董學士泌園集目錄終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一

烏程董份用均甫

五言古詩

寄題弁陽精舍

卜居弁山陽山陽足真賞抗館出幽岑凌軒關
疎莽雲日共澄霽峰巒互開敞觸景有奇矚聆
聲俱妙響遣情既超曠理喻得心爽粵子嬰塵
樊久抱山阿想偶酬適俗心終然謝時網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一

一

送王侍御南還五首

山木自有枝結交亦有因豈無它人故莫若心
所親願得展婉孌携手同清塵變故出須臾離
別在茲晨如彼同枝葉一旦東西分與子俱食
荼孰知中苦辛含情各倉卒匪我言所申

其二

將子上河梁河水流瀰瀰蒲葦何靡靡白石何
齒齒寧爲蒲葦枝不作水中石蒲葦相因依石

轉無終極客行自茲始萬里安可卽願保全
軀慎子馳驅日

其三

平生斗酒樂不知別離苦離人何草草相視各
悽楚四坐屏絲桐旨酒忽不御遊子懷所生居
人慕儔侶兩心同含酸淚下忽如雨

其四

清晨駕出門白日晚以暮何用解愁憂衆賓盈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一

二

廣坐嘉義縱橫陳豈不慰情慄低頭私念君結
我長思慕傷哉心踟躕行矣卽長路

其五

紫色易亂朱下里惑陽春微言難可辨所貴聽
者真百家多憤憤願涉大道津鑽木會見火汲
井會見深人生百年期流光如飈塵勉哉崇令
德勿爲時所侵

愛賢堂

是茅謝黃三相公故處

名區結靈契勝地樓上賢三臣繼登輔我公
揆端台位信接踵宅第疑相傳經始改新構
基實依然流風悵昔載興懷在茲年神期雖異
槩襟賞聊同詮遠規符上代近鑒沿目前營尼
稱竊比周旦務思兼君子貴取善豈曰徒勞謙
道高積遐度德盛無遺筌往哲既有慕時彥俱
見延優渥被廣坐浹惠周末進攬俊日靡逮憐
材意如偏協忠濟大業寧爲一身專光昭燭海

董學士沁園集卷一

三

內勲名薄中天元工稟洪造微物荷采甄仰承
嫵婉心欲喻中難言

夜遊白龍潭

月出始微茫來行曲堤上蒲葦蔚參差煙波宛
相望樹裏隨清觴沙邊蕩蘭舫美人悵有懷悠
哉詠河廣

養泉詩爲友人賦

山中信可珍山下泉初冽始出每潺湲既流轉

澄澈藻影連星文石光寫明月涵泓一區裡蕩
漾映天末主人多靜觀養真自怡悅理悟神更
幽達生事靡闕日日泉上游垂綸慕前哲

入山同慎子

休沐始歸來幸此乘閒適偶從谷口行復向林
中息水霽澄夕容山幽澹秋色忻然逢故人坐
對長天碧

題六祖像

董學士沁園集卷一

四

師自西竺來九年常面壁閒經祗樹林坐倚招
提石非寤亦非寐常忘乃常寂何言國王尊一
見勢自失靜屏徒御喧密斂旌旗色恭持浴日
心敬禮彌天釋旣吐無聖言頓遣有爲迹空彼
六根塵仗此三昧力甘雨歸路移青溪覺花白
贈僧相守

上人崇戒行早暮禮西天真空本不染善果恒
有緣靜室嗣芳躅妙悟何澄然浮雲萬里淨明

月一輪懸同時沐 恩寵法印相承傳登場稱
二梵升座掌八禪無寂亦無動永守玄中玄

感懷

人生如旅寓有去必有還忻戚復何爲徒自苦
其間譬彼芝蘭草培植何其難朝來方把斲夕
暮成摧殘物理固自有中情獨悲酸哀復響天
末慈烏啄簷端繁星將欲散明月悄以寒愁人
不能寐披衣起盤桓頃刻萬慮盈涕淚增沈瀾

董學士沁園集卷一

五

夏夜張爲山王雲竹曹紀山三侍御林平

泉嚴養齋二太史過宴得竹字

中庭頗閒曠清夜遣煩溽初月出高城微風度
藁竹理解形自忘意適景常足所願賞心人時
時晤幽躅

病臥山齋得小池置石其中養魚數十頭

游戲甚樂

積病情難懽淹臥時易緬翫芳聊自愉悟物暫

可遣嘉木陰始敷鮮葩露猶滋緩步忽周庭俯
仰恣睠眄小池盈尋尺石窟流波轉羣魚方出
游初日光正閃揚鱗揭深蘋率隊戲清淺乍若
樂有餘亦似勢足展濡泳苟得性江湖竟誰辯
撫化心爽然省已任偃蹇

壽封君介巷七十

許詢原好隱栖遲在巖洞早餐烟霞氣晚絕朝
市夢養魚曾鑿池灌園還抱甕瀟灑出風標飄

董學士沁園集卷一

六

飄脫塵鞿簪綬雖暫膺道書常自諷鳩杖倚天

行鐵笛臨風弄願進東海壽宴與西池共

龔侯井在烟雨樓下

武林蘇公堤構李龔侯井德澤旣皆洪流滋亦
同永千年轉轆轤清聲發修綆

幽居言志

南國有狂士投荒世無憐屏居非自謝顧侶虧
周旋鴻鵠本不遠衆鳥喧孤羣物性各有適志

意兩不牽中路忽進退無常羣所嫌絕引特易
事正爾難獨捐嗟予慕通達失據時顛連云胡
已違棄依依望能援詎謂才有取要是義自賢
微衷良不偶感歎情難遷有射蓬矢天隅歲
空延孱弱懼易朽徒負少壯年明時正更化禮
樂何彬然維新介聖慮萬機方精研遭逢間垂
古何幸今親瞻嘗聞制作理深仁兆其先垂紳
拱玄嘿百職司存焉淳風在厚養精神用匪偏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一

七

七

昔人專擇任得一萬乃兼願言臻至治行慰溝
壑填居卑事易忽地遠嗟誰宣職當樂幽居勿
使外好纏至樂理無擇靜觀得所恬深春萬物
熹媚我以衆妍開門晝寥寂頽然對前軒林鳥
聲屢變悠悠與化叅我心不自知借爾代我傳
天機在耳目冥莫未能言采真足自老此意君
勿諠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一終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七言古風

武溪行贈李抑齋備兵辰沅

君不見漢家世祖稱神明入幕帝統開皇京虎
臣盡奏中興業雲閣齊標上將名上將桓桓定
邦國關除海內雄圖立當時若數承平功唯有
伏波功第一交州合浦早揚旌隴西南嶠皆傳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

一

檄功成隴嶠真堪羨據鞍更向戶明殿應憐臣
節本難渝定擬君心終不變自古名高謗易隨
明珠薏苡誰能辯由來薏苡會生疑况復於今
到武溪感時俯仰皆成嘆懷古踟躕人孰知李
君本是憂時客盡道天生扶社稷題柱長傳伏
省名持衡更有匡君策風神四海總相傾意氣
羣公共爭識風神意氣天下奇闊達自信心相
知誰言萋菲終成錦已見慈親早下機一時萋

非何須道自有功名永相保擁麾此日指全荆
褰帷萬里臨南徼鳴鐘樹羽疆場靜賣劍投戈
鬪爭少李君之才世莫倫有文有武皆絕人運
籌尊俎成餘事搖筆染翰長如神太平懽宴時
時在文騎縱橫擁軒蓋花開作賦沅水濱月明
坐嘯壺關外昔時武溪何毒淫今來溪上生芳
塵賈生鵬鳥何須作宋玉悲秋未足論定知宣
室須材子莫向溪邊汲滿巾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

三

王仙人行

君不見漢家仙吏有王喬飛鳬萬里何飄飄上
方競識尚書履太史長占月朔朝君今本是神
仙籍早來更得長生術身經勾漏餌丹砂盡道
河陽好顏色徒聞獻賦承明廬終見分符海濱
邑海濱日日彈鳴琴坐對清漳漳水深冠裳早
已通南粵禮樂今知化七閩七閩共識神明宰
一日聲名遍窮海還看化理至今稱更喜絃歌

長不改絃歌正值太平時投簪謝綬爲君思人
人莫挽平陵轍家家多勒峴山碑投簪今住肝
江邊柴桑彭澤正依然壁房丹竈參差起霞室
雲堂次第連洞壑泉林足游衍蓬山碧海應非
遠桃花已見結千年靈藥初聞成九轉別有仙
郎在帝堦鳳閣鸞坡更逶迤殿前珥筆趨
川禁闕下鳴珂入紫薇紫薇丹禁有光輝誰
道王孫憐未歸瑞日祥烟瞻御極白雲青草戀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

三

庭闈庭闈此日多嘉慶行看獻歲春王正年年
壽域笙歌深處處星橋燈火盛星光南極轉分
明丹桂靈芝漸次生天邊玉樹遙相映堂上班
衣列自成天邊堂上捧觴情年來歲去樂昇平
願言此日瑤池宴長俟他年河水清

朔風行

朔風萬里冲雲霄赤日光撼崑崙搖天河翻水
八柱撓地輿震軸萬竅號飛石走瓦不可數豺

狼虎兇乘時嗥叱咤小物弄造化壯士側立首
重搔出門三匝勢阻隔歸來憶昔江之臯乾坤
建極有常位江海底定無波濤按劒獨坐神自
足對壁寂靜氣歛豪把柄在手事特易立命由
我天何勞人生得失等羽毛壯士亦未終蓬蒿
莫以窮達觀吾曹

題列仙圖壽王隱君

仙人住在東海東十二萬里洪濤風蓬萊隱出

董學士沁園集卷二

四

雲氣上扶桑倒映虛無中瑤池玄閭暗相接瓊
臺貝闕開層宮崇厓疊嶂若無地中有一路天
爲通仙家日月彌終極駕景凌空恣遊歷朝從
溟渤暮崑崙雙劒成龍人莫識桃花洞口彈玉
琴紫芝庭前橫寶瑟悠悠回首八千秋一咏一
歌猶未畢知君學道應有年便爾成仙豈無術
五岳真圖袖裏傳九轉丹方枕中得願君渡海
跨神鰲莫學當年坐轡石

北江彭君破賊歌

海風吹暗扶桑日海波如山陣雲黑島夷盜弄
潢池兵海魚鼎沸天吳泣自從東南承平久官
軍無數多辟易大城晝閉小城墮鄉村往往生
荆棘古來寇盜未嘗無只今將吏何失職九重
赫怒勞宸衷神謨密定帷幄中詔頒轅門
易大帥復令諸道選熊鷹彭侯挺身自西楚虎
頭燕領真豪雄邊庭一奉羽檄召樓船即日來

董學士沁園集卷二

五

江東東征仗劒報天子誓滅妖氛雪讐恥穰
苴兵法世所稱彭越威名疇足比一身已號萬
人敵帳下盡是千金士列戟晴飛六月霜揚旌
夜捲三江水布陣三江如組練號令分明若雷
電衝鋒陷堅勢莫當摧枯拉朽猶酣戰楚軍先
登遂破賊諸軍繼至徒爭羨非憑龍豹有奇韜
誰取鯨鯢築京觀捷書馳報建章宮千官拜舞
明光殿將帥一時俱勒功君王萬里真如見

彭侯忠勇天下聞 天朝降勅褒殊勲得來金
印掛兩肘賜出銀帛班三軍輕身歸府下簾幕
經生賦客常盈門橫戈昔草平夷奏解甲重操
招隱文彭侯彭侯才出羣只今虜馬猶紛紜閩
粵餘寇多遊魂何不生擒賢王縛酋首坐令南
北無風塵雲臺麟閣不須論世受爵土皆君恩

釣鰲磯歌

磯在烟雨樓下

嗟余東海釣鰲客忽見南湖釣磯石湖傍父老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一

六

皆驚怵云是昨夜鬼神入渡海疑受秦皇鞭鑿
山恐藉蜀丁力莫非觸斷不周來或似太華巨
靈擘不然何無斧斤迹倏忽湖邊如壁立憶昨
曾把珊瑚竿釣絲直下三萬尺東過蓬萊西溟
渤先探驪領珠復涉鮫人室鮫人女兒捧領泣
散作羣珠走玉盤欲使驪珠更增色拾珠懷中
恣所歷翻身將捧扶桑日夜半出海照萬國此
時洞見巨鰲窟六鰲扑舞皆可得馮夷恐我驚

龍宮忽鼓天吳颶風出掀山浪勢與天逼日月
無光天地黑千魑百魍咸畢集身微力倦莫與
敵歸來但坐仰脅息垂竿不餌魚不食臨淵無
羨忘得失何期眼前見此石使我恍然復追憶
會當乾坤有寧謚爲我語源若爲我勒河伯羣
靈護石勿搖扼鰲乎且莫戴山去留待萬億千
年鎮八極

秋夜贈盛山人歌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一

七

山人平生厭簪紱隱居雲霧甘山澤著書自貴
知我希姓名長恐爲人識爾來往往愛玄宗覽
向空門寄蹤跡詩卷多爲弟子傳嘯歌時徧高
僧室予亦金門避世人一日投書辭紫宸千
里遠臥吳江濱與君相見情卽親秋風昨度吳
江水一夜吹入山齋裡明燈炯炯夜更深慷慨
悲歌爲君起我歌君舞亦不惡結交唯有新知
樂眼前浮名何足云人世榮華豈如昨持杯勸

君君莫辭願君好惡無相疑與君拂衣從此去
同向山中種紫芝

與學博歷山張君夜飲南湖作南湖吟奉

贈

秀州南湖天下聞南山泉壑羣流奔匯成大澤
偏浩蕩虛涵妙景常氤氲中有樓觀凌霄出屹
若砥柱當天門傍有修堤渡河曲宛若銀漢星
橋分是時冬初霜露白城頭月出無纖雲夜寒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八

靜臥龜鼉窟波色恍漾蛟龍紋空翠千尋眇難
極琉璃萬頃光相侵偶逢高客西州士自云漢
室留侯裔黃石曾傳太素書紫霞親注陰符字
騎鶴天中忽下來釣鰲海上將遊戲見月飛騰
意欲狂臨湖徙倚思沉醉嗟君一生江海客胸
吐萬丈虹霓氣上書帝闕不見收謁選公車
豈其志乃知捧檄本爲親詎肯折腰甘作吏雄
心未遂廊廟圖靈性何堪與秘古來豪傑未

遇時亦向塵寰輒經試君不見太公垂竿在棘
津曰首未有相知人一朝兆協西周夢千里封
開東海濱丈夫落拓何足嘆風雲會合終有神
况君氣壯志方銳王侯倒屣履滿門奉君南山
酒聽我南湖吟他年闕下遺逢日莫忘湖邊懷
慨心

詠易

嘉靖丁亥歲作時先宗伯年十有八

天地萬物皆是道羲皇鑒道一雕垂文章之源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九

三

實基此周孔拾說覺盲聾吉凶始克定厥趨天
下萬世秉其功昨夜鬼物向我哭自卯至稿難
逃蹤又聞聖鬼獲天譴上帝尤其洩天工嗟哉
天下被明福我受幽責悲厥躬上帝不能遺民
聽顧慶天下道爲公復恐此書後湮沒廼使神
物守其宮有人挾之藏名山百獸不居山爲空
異雲覆上有祥氣草木生長留春風十年三絕
見易理何物不在吾廬中

龔使君新修煙雨樓成邀余宴飲既有壯
觀備極懽情遂賦長歌用紀其事云爾

吳東垂越西際中間秀州最奇麗大海湯湯流
其傍秦柱當空與天倚具區瀾瀾遶其後亦有
洞庭張樂地地大物蕃治不易漢家求賢與共
理使君海內偉人當朝才子早飛鳬鳥向專城
仍握虎符鎮千里下車閉閣如有思長日垂簾
若無事坐嘯散作鸞鳳鳴揮毫更走龍蛇字風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

十一

三十九

流文雅世所稀前有謝朓後白氏使君喜與民
同樂行春數出城南郭湖擁平堤作習池樓臨
江渚齊滕閣樓前閣道兩翼廻文昌武曲光徘徊
青蓮蓋拱普陀座盡寢香凝定慧濟昔是荒
蕪荆棘處變成璀璨金銀臺名園茂苑相對開
縈河夾漢象昭回神州仙丈聯蓬萊石梁雲闕
接天台樓船鼓舞日夜來使君對此何樂哉樂
莫樂時太平吏不擾民自寧抱鼓息絃誦興一

時叅佐皆俊英四坐賓客何縱橫庾公南樓興
不淺孔融北海尊常盈同舟邀郭泰枉轡迎侯
生懽娛盡白日意氣凌青冥晚來更廖廓天水
同澄清萬家燈火遶城明雙湖影動搖列星忽
驚漢女弄珠出疑是鮫人織錦成參差大月醉
復醒引商流徵發曼聲吹簫和秦史鼓瑟來湘
靈巨魚揚鱗湧浪聽玉馬仰秣行不行使君將
行復留客傾心寫意樂未畢願客且勿喧聽我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

十一

三十九

歌今夕此時良宴會君慎勿輕率君不見羊公
鎮襄陽千載難再得羊公去襄陽萬人徒灑泣
他年欲借此樓中勒取峴山一片石永永共戴
使君德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

終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

烏程董份用均甫韻

五言律詩

贈大司空馬翁拜命南都

十年托交誼此日藐追陪
余慕甘棠德君憐葑菲
才微名應自笑離恩轉難裁
借問嚴廊上何時聽履回

送潘幕下君之東粵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

萬里馳南粵雄藩早授官
遙辭丹鳳闕出入紫薇垣
鮫市綃常貢珠人稅總寬
海隅同戴日莫道遠長安

送李一泉南還

予本窮途士偶趨京國塵
却因遠鄉邑翻得近交親
千里懽情洽一朝離別新
不堪初服意惆悵雪溪濱

送茅少溪南還因柬乃弟鹿門明府

客有南歸者因君試望鄉
吳關不可見情思日茫茫
明月亭臯遠浮雲道路長
緘書懷令弟此別更難忘

送友人之任二首

已惜春將暮况堪重送君
河津倚芳樹天際望征雲
暖暖山川遠悠悠岐路分
臨觴未敢嘆聊此慰離羣

其二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

君本名家子今來辭故園
携書攀帝闕捧檄贊雄藩
別路殷勤贈離居慷慨言
關門滿芳草何以緩征轅

送沈臚丞之南都二首

君本南州客長多山水情
雖通金馬籍還向石頭城
雲霞開省署蘿薜洽簪纓
一自棲遲處方知吏隱名

其二

驅馬出門去悠悠旌旆遲投珠還自惜彈鋏有
誰知聞越千山外風烟三月時春懷將別意總
是一愁思

春夜寄王侍御懋復

良夜耿不寐悄然思故人坐聽鳥鳴曙起看花
落春朋知今已遠景物故相親欲寄一言便茫
茫何所陳

春夜寄茅明府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

三

芳月臨天際今宵更悄然遙思千里外光景倍
堪憐綠樹澄新霽清江澹晚烟冷風如可御與
爾弄潺湲

送張君南畿兵馬

金陵本帝都新拜執金吾送別臨畿甸光榮滿
路途鮮雲隨去旆曉日照驪駒猶自多離緒微
歌綠水隅

對酒

閒居皆是樂對酒自成仙細酌園林上弄杯風
日前醉餘猶慷慨歌罷却頽然試問人間事浮
名何足憐

送全少尹之贛榆

君向淮陰去應知多勝遊胸山當縣出海水帶
城流地與烟雲僻心隨魚鳥幽他年政成日高
詠入 皇州

贈陳學博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

四

昔自若溪上十年爲故知今來 帝都下千里
復相離白日談經處青山長嘯時一官聊足慰
終以繫予思

獨行

策馬來芳墅閒行過小溪偶從深樹裏獨聽暮
蟬啼問竹難尋徑看蔬不辨畦臨風倍惆悵處
處有幽棲

霽夕有懷俞侍御

積痼多幽緒閒居更逶迤坐聽鳴鳥遠臥看白雲遲禁樹涼氛下園亭霽景移徘徊不知夕正此寄相思

曹侍御出按畿輔貽對月之作奉和一首
明月正當滿幽人方倚闌思君千里內同向一宵看星旂光偏駛霜臺照更寒誰言采風處兼有昭歌懽

贈東洲楊太醫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五

待詔金門下長多避世情禁方調六氣大藥鍊長生客授桑君術師傳陽慶名東洲今日水何似上池清

寄芳川主人

愛爾芳川上悠然澄素心開軒見魚鳥下榻近泉林座奏前溪曲琴多流水音予今亦歸去此處爲投簪

送馬少府之南安

聞說南安縣偏宜仙吏情人家傳荔譜形槩接桐城厨餽山禽膳進迷海錯名憐君逢勝地日弄琴聲

贈台州孫處士

台州本仙窟君復學長生鍊藥丹丘住采芝華頂行年年看歲改日日試身輕忽嘯青山裏長疑鸞鳳鳴

野步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六

芳郊一以步杖策每躊躇綠樹映無際青山澹有餘雲深聞野鹿水靜見遊魚延眺重林外應多隱者居

李氏園池聽琴

清池倚芳樹復此彈鳴琴已恣林泉賞况聆山水音白雲映巵酒落日照永簪賴此丘中調應忘世上心

秋夜二首

幽居無與晤欲寐復依依正此清秋夜蕭條涼
雨飛年華常易促鄉國轉多違惆悵平生意無
言獨掩扉

其二

旅中歷歲月景物已蕭森急雨夜方靜無風秋
自深浮沉京國意迢迢故園心兀坐寒牕下悠
然獨鼓琴

月夜寄遠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

七

閒階恣游歷往往得幽心夕鳥分空去秋蟲映
月吟涼風何嫋嫋清漢轉沉沉忽與情人遠徒
令眺聽深

送沈光祿南還二首

平生締姻好此日轉情親萬里同爲客三年共
卜隣懽娛方若故離別自茲新惆悵東門外悠
悠送去輪

其二

暫輒西華侍兼辭尚食榮知君念丘隴不是厭
承明雨雪催征騎風塵暗去旌今朝帝京別
無限故鄉情

送楊進士奉使朔方因還蜀省觀

此日臨邛使方當英妙年請纓辭漢殿傳檄諭
幽燕驛路高車動鄉關駟馬旋彩衣將玉節同
慰二親前

送姚江劉明府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

八

會稽形勝地羨子得分符古石留虞井深山秘
禹圖三年馴野雉千里憶飛鳧寄語神明宰何
時到帝都

許茗山使君出守夔州月餘令弟石屋復

拜留都比部伯仲相繼言別

仙郎趨白下賢守出巴東清漢移雙宿長天別
二鴻舍香辭殿裡分節入雲中異日豐城劍
何時得再逢

贈少府姚君之烏程

自別山中日長懷林壑深因君新捧檄慰我故園心課種循湖上看桑止道陰高齋吏人暇時見倚松吟

朱射陂出宰烏程贈言三首

君是詞林選予慚藝苑能羣工方運斧哲匠未操繩世載江東學人傳上國稱漢家推作賦父子數枚乘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九

其二

射策爲朝彥分符作外臣折腰聊混世強項獨持身江縣酬心逸山民化政淳遙知鼓琴處常有道情新

其三

花縣日逶迤風光倍可思峴山常近郭越水欲通池案牘知多暇絃歌方在茲文翁如教士言偃定爲師

寄朱明府

數載違初服林泉欲笑人市朝常易誤簪綬定何親荒徑依然舊歸期宛自新何時隨涿令湖上看行春

日暮東郊作

郊原時薄暮徙倚意何窮日色蒼茫外山光薜荔中歸驂猶競路去鳥亦從風獨有談玄者淹留在郭東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十

題雲峰卷

閒居何所翫往往對雲峰遠意自堪愛幽姿誰爲容峰從秋漢出雲向晚山重卽此多棲臥人間事轉慵

送滿城陸明府三首

少年不得意五十挂銅章地遠燕山外途趨易水旁當歌多慷慨擊筑每徬徨何事追惟日翻多別恨長

其二

君是雲霄客樓樓何所論高才無懷晚直道不言貧邑小堪爲政民勞本易仁莫嗟鄉國遠花發滿城春

其三

李廣爲飛將功名在北平君雖作民牧地亦近邊營雨雪三關戍笳歌四塞聲但令爲保障應不媿長城

滿城故北平地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士

述懷

微祿成何事栖遲猶未歸懷鄉知道遠爲客覺情非拙宦誤通籍浮名空偃扉相逢猶讓席誰謂得忘機

酬王檢討子難月夜見懷次韻

明月自堪愛况當雲始收光華疑欲旦爽氣已先秋竹樹看俱淨簾櫳坐入幽祗聞王粲賦何日共登樓

秋夜送王光祿使還嘉禾

與子當離別正逢秋夜長塞鴻初度月吳橘始經霜悵飲辭天闕觴歌憶故鄉臨岐何以慰綸綍有輝光

時光祿欽奉恩典追贈先世故云

壽高都王封君二首

高都本形勝栖隱亦悠哉雲氣浮王屋林光映鹿臺巾車隨客往樵唱逐人來行樂年年盛誰言歲月催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士

其二

家近太行山崔嵬獨閉關種花依日吐驅鶴向雲還飲酒能忘世成丹欲駐顏時時聞浩嘯疑在九霄間

贈李太常出補磁州

擁傳爲新守臨岐別故知秋風與寒日總爲寫離思鄴下山川隔西園冠蓋移他年游宴處何以慰追隨

西園在鄴地

送王及泉明府出宰吳江二首

賢君多逸思出宰向江城遙識鳴絃處應多流水聲柔桑通乳雉垂柳聽啼鶯最愛鄉園近因君一動情

其二

餞別念良宵追憶路已遙君方宰名邑予媿列清朝捧檄辭三殿飛鳧向九霄他年推漢令定擬是王喬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

十三

病中送徐華原侍御

予已愁多病逢君復遠行遙思五雲外飛節向千城落日依寒館秋風滿帝京無緣奉顏色何以慰離情

贈別虞部吳君分署錢塘二首

我本江南客時時憶勝遊遙看吳季子去上越王樓山水無窮映烟花到處幽吏情將宦隱心獨愛君侯

其二

一入尚書省今爲持節郎輶車去京邑冠蓋集河梁春草隨人發清江逐思長無言悵離別早晚向明光

贈別同年高中玄太史

蓬閣敞天中追隨幸此同鳴珂承湛露珥筆繼清風宴笑生離思睽違結素衷獨憐朝漏裏憶爾百花叢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

十四

除夕送何春泉給諫

旅館逢除夜何當復送行歲華分祖席春色應離旌草發題橋處花看負弩迎莫忘聯珮日太液聽鶯聲

壽秋江戴先生

海上神仙術金門避世情園林近天闕杖履映簪纓宴喜春雲滿攀留桂樹明願言開壽域長此奉恩榮

初歸山中作

早來臥林壑別去幾經年乘此涼風候重看疊嶂前閒雲時自任流水更悠然一悟殊忘辨聊爲達者傳

秋日臥病應天山亭

微涼界秋節勝寺一經過悟法知緣靜安心識養病日移禪院樹風入慧池荷願住無生境時時共嘯歌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

五

七夕同子睿晚坐

與君同巧夕拙宦更何云客難東方朔人嘲楊子雲烟霞迎晚霽竹樹送斜曛露坐天街下清光祗對君

晚坐寺中

人生嬰世網一往遂侵尋唯有虛空境長多怡悅心雲林開曠景水木澹清陰薄暮聞漁唱悠悠隔浦音

山亭卜居

昔愛山亭上今來得暫過開軒芳樹映拂院綠陰多宛轉連珠榭清幽瞰碧波何須問詹尹吾已卜維摩

夜宴同盛山人莊處士

暇日稱幽尋閒居愜賞心坐看秋雨歇漸覺晚涼深堂有孔融客園同稽氏林一諳玄妙理寧復計投簪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

六

禪房中夜

入寺意已寂聞鐘思更深能令遺俗累卽是悟禪心初月懸清漢疎星出遠林瀟然坐無事半夜發孤吟

亭中遲客不至

向晚對南軒微風來遠村妙香開淨界秋水閉禪門默坐長多念閒行時自言遲君猶未至白露濕芳蓀

贈五臺山衡上人

君從五臺上一啓四禪門自讀高僧傳時同靜
者論山光非有相鳥語到無言雲木蒼蒼外何
人會法源

吊慎處士墓

幽人旣淪逝舊客此逶迤尚識藏舟壑曾攀桂
劍枝白雲依墓道芳草入秋祠落日徘徊處悽
然獨賦詩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七

秋晚茗溪道中

深秋復晚行蕭索倍含情野樹停烟色清江度
雨聲山鐘傳杳靄漁火起微明一泊孤村裏寥
寥寒鴈鳴

栖雲寺早起

雨罷不知曙起看秋草繁林風當戶爽山鳥下
庭喧展卷開幽閣焚香對小園無人會深意獨
自理玄言

過金子新第

知君結華構宛在碧溪阿春水門前映江雲坐
上多綠陰移細柳香氣拂新荷欲向輕風裡時
乘明月過

贈張明府

卿家多貴盛兄弟幾朱輪復此專城去遙看擁
傳新花堤初試驥荔浦待行春他日上方舄重
飛入紫宸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六

鄭子長安言別道過靈璧縣往見王明府

因贈此作并寄王云

失意復臨別悲歌誰爲酬風塵迷寶劍道路敝
貂裘王吉方爲令長卿屬倦游交情付知己聊
以緩離憂

送嚴少府之任萬安二首

嚴維方作尉捧檄向天涯祿薄猶能養官貧亦
勝家塵勞心不滓節苦鬢先華手板迎從事因

親莫自嗟

其二

聞說廬陵郡天南道路賒
難寒通賴水地濕近
長沙壯志違時暮鄉心切
海涯俸錢如可給好
爲餌丹砂

送唐邑博之京口

唐衢雖不遇時命莫須悲
自昔儒林傳偏稱學
者師春風常拂塵夜月或
開帷此去談經處應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

九

知盡解願

贈何元朗內翰之南都三首

執戟余方倦摘詞爾獨雄
人分兩都別官爲陸
沉同長路多秋草虛堂急
暮蟲更憐明夜月清
影隔江東

其二

載筆新供奉承恩舊
帝京離宮通秘署江水
切蓬瀛待問稱書府高
談謝墨卿邇來聞紙貴

知爾賦初成

其三

行行遠送將此去羨仙郎
作吏真成隱之官却
到鄉千峰繞城闕一水
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
籬歲歲芳

送吳少府

君昔嘗多志青雲謂可期
天涯正蕭瑟日暮欲
何之疋馬嘶風去孤琴
帶月隨一彈山水處聊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

十

以緩離思

送王明府之官因便道省覲

乘傳出長安還家暫解鞍
一官正英妙三世共
承權候吏當關識鄉人
擁道看丘琴早携去好
向縣中彈

贈漳浦慎明府

聞說閩中縣偏資坐理深
千山俱到海萬荔各
成林晝靜散羣吏春風
橫一琴日對清漳水悠

悠知爾心

送李子倅楚中因寄屏石使君

初奉屬車塵河東奏賦新雖辭宣室去尚作

帝鄉臣天漢星辰近瀟湘杜若春他時郢中調

知有和歌人

贈黃明府之潮陽

南粵稱多寶知君只愛貧稅輕通舶市奏罷采

珠人海靜山川闊潮迴天地春乘槎無恨遠河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三

三

漢本通津

訪侯郎中

還山聊暫出不是厭泉林要歷風塵裏能知澹

泊心袖中磨一刺壁上掛孤琴始信長安市悠

悠有陸沉

夜歸墮馬戲作

玉山非自倒偶誤跨金鞍誰道康莊易始知行

路難敢攀騏驥足欲整鷄鶩冠自笑塵纓積因

茲得更彈

送學博陳子之任

廿載故人別一尊難自持山川耿層雪總爲助

離思余病朝方倦君才世孰知宦游同寂寞徒

有歲寒期

寄懷章太僕

閒階河漢橫雪後曙光生獨坐占星象依然想

月卿地從南斗遠人與上台明更識君懷處層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三

三

冰千里清

送胡使君之長沙

昔辱張廷尉交權踰十年下帷慚盛世結襪荷

高賢此去分銅虎憐余守蠹編長沙無恨遠宣

室待君旋

君自廷尉轉官

送沈君之滁陽

爾去清滁上應憐吾道東莫辭 龍闕遠方握

虎符雄儒術稱文吏歌謠化土風他時問師授

慚愧說申公

送郡侯李君之建昌二首

高賢稱傲吏建武本仙鄉石室秦人洞銅陵華
子岡地偏宜坐嘯齋靜得疑香時向姑壇畔清
泉獨引觴

其二

承恩始在朝銜命擁旌旄暫輒承明侍無言州
郡勞白雲時聽訟青嶂獨揮毫他日循良傳應

董學士澠園集

卷三

圭

誇漢璽褒

送蕭明府之任廬陵二首

結綬幸逢蕭才名正滿朝如何愛花縣獨自駕
星輶山水隨看近春風逐去遙知君持畫一早
見起歌謠

其二

江表多名郡廬陵縣更雄五峰橫郭並二水入
灘同雨露青冥外風光綠綺中他年徵茂令車

從擁扶風

贈戴司理之袁州

山水宜春郡高才復此游雄觀三楚勝坐嘯二
江秋治化應酬國褒書數下州傳聞有萍實知
爲兆賢侯

袁郡萍鄉縣是楚王渡江處

贈別駕王子之沅州

爾向潭陽去風流携一琴且看沅水色莫畏武
溪深芳芷懷人處桃花招隱心丹砂遇王吉好

董學士澠園集

卷三

圭

爲鍊黃金

傳言王陽廉而車服鮮明者以能作黃金也辰州丹砂所產地故以贈君

爲廉助云

送朱刺史之潁川二首

直道今如此無言州縣勞一杯心共醉千里首
重搔落日驅征騎春風拂短袍遙看倚恒嶽惟
有匣中刀

其二

漢家重循吏共理屬高賢此去看王霸應知化

穎川花開梁苑外春發洛城邊宣室行當問須
令早着鞭

送孫君之龍岡驛

送子出城邑方逢驛路春章臺楊柳色遠近傍
人行飛旆燕山外驅車漳水濱他鄉重爲別轉
使念情親

送邊明府之任歸安二首

邑在太湖幽清溪遶縣流人家綠樹裏官舍白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

五

蘋洲買舶多成市歌船盡著樓高懷將僻地應
稱令君遊

其二

及爾行春處遙看春意繁願言徧桑梓不獨爲
家園曉日溪魚躍和風林鳥喧凭高凝望裏千
里靄平原

與陳少淇夜別

卽此良夜宴送君千里游繁星在河漢明月照

江洲南國鶯花節春風綵鷁舟無能拂衣去與
子弄清流

寄蔡子

驅馬出門去自知心不開紅塵淹日月青鏡改
容顏興盡客中雨夢多江上山良朋在茗水歲
暮閉柴關

贈醫師滕君歸吳

君有韓康志嫌人識姓名忽辭京洛市歸臥閩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

五

閩城藥草山中長琅玕海上生春風滿行路羨
爾拂衣輕

贈張復菴都諫叅知蜀藩便道歸省

憶昔甘泉上文章奏屬車畫熊新拜命諫獵幾
成書薇省三春節松岡百歲餘寧親將問俗何
似漢相如

送姚侍御出關兩首

執法侍 君王銜 恩出建章班雖辭豹尾冠

是舊神羊報國看龍劍籌時憶阜靈寒威將苦
節行莫厭風霜

其二

及此三春節那堪萬里情欲將楊柳色聊緩故
人行攬轡酬嚴命驅車促使程非關輕遠別閩
海望澄清

送陳參軍之廣寧

書記從戎日文園戲別人關河無恨遠遼海本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

毛

同春楊柳邊城曉笳吹野戍新誰言遂投筆草
檄靜胡塵

送少府張君之將樂

閩中山水地勝在九峰西草綠高平苑雲生近
海谿閉門花滿縣行部柳成堤此去知無事鳴
琴好自携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四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五言律詩

揮使戴君故西原先生之甥也因其南還
賦此以贈

羨爾樓船將熊羆練水軍報君時拂劍似舅
却知文犀關江邊月烽侵海上雲提戈兼草檄
好去立殊勲

董學士泌園集

卷四

一

贈太醫彭君南還

余有相如病當秋意緒繁君今思故國誰復念
文園肘上方書秘山中藥草蕃臨岐送征騎何
日枉高軒

送吳霽寰督學山東

魯國多才地鈞陶復自今泰山當戶牖滄海在
衣襟雨過關城淨春深桃李陰遙知行縣日處
處有鳴琴

送林明府之任

漢室方圖治君行在此時無嫌萬里遠自有
九重知妙理同單父英年勝子奇行看 璽書
召飛鳥到天墀

贈藩理徐君之楚因便省覲

薇省拜除書花香遶客車去隨衡岳鴈好食武
昌魚驛路雲初霽鄉園日正舒高堂應色喜永
錦到親廬

董學士沁園集卷四

二

贈別駕沈霞川之任

子向淮西郡神仙窟宅間烟霞七寶嶺桂樹八
公山聽鳥訟初靜鳴琴政自閒如逢枕中訣寄
我駐朱顏

送李少府之吳江

君家越水上捧檄到吳城雲樹連行色江流接
政聲清風倚槐下白日聽琴鳴予亦五湖客應
多粉櫓情

送內弟少府韶溪顧君

中歲苦多病經年常閉關那堪送親愛猶自阻
追攀每憶客中路遙看海上山知君多逸思携
鶴向雲間

送太守包君之路南

京國久留滯看君作壯游問途雖萬里受命是
諸侯龍島侵雲出盤江接漢流承恩無遠近勉
力惠方州

董學士沁園集卷四

三

送吳給諫

君才冠三楚作賦準離騷自有遠遊志何言謫
宦勞芸香携瑣闥草色上征袍早晚承 恩召
應知慶所遭

送紀少府自保定遷元城

一別遂云久三年勞我心榆關親負築花縣佐
彈琴沙麓連雲出清漳帶雨深兩經畿輔地往
往播佳音

送別駕唐君

一別數千里遙登百二關攀轅上谷郡飛旆賀
蘭山自識君恩重何言道路艱臨歧倍惆悵
頻指寶刀錄

徐諫議曾菴奉冊使河南贈別二首

屢向青蒲上承恩玉陛前桐圭今作使蓬觀
早登仙意氣天中迴才名洛下傳梁園如遇雪
授簡有誰先

董學士沁園集卷四

四

其二

十年中禁侶此日暫離羣坐對燕京月遙看吳
會雲夕聞聊輟草天閣待披芸莫滯皇華節難
逢是聖君

太史乾菴馬君奉冊使蜀中送別

君才似司馬今向蜀都行暫輟圖書府遙尋帶
礪盟紫宸移使節玉疊傍飛旌他日經過處應
多負弩迎

壽泉石翁八泰二首

君今齊上壽只是愛閒居客誦采芝咏人傳種
樹書雲霞歸島嶼鸞鶴在空虛寄問渭濱上何
如載後車

其二

見說樓居暇盤旋築小山檻迴知有逕峰合自
成關鳥影雲霄上基聲薜荔間十年京國士何
日得追扳

董學士沁園集卷四

五

送別

章臺好楊柳送客折將稀六翮皆言邁孤禽猶
自依朔風思去旆落月把征衣寄語雙飛劍何
時入帝畿

贈阮子元西登第後還家省覲

獻賦已成名寧親別帝京誰知出關者卽是
棄儒生暫奉潘園樂還懸魏闕情驂騑千里道
早爲入雲程

送紀明齋使君之光州四首

弱冠同遊日于今三十年窮途應歷盡天路箕
相先壯志君何忝微名予偶然古來重循吏青
史至今傳

其二

少小得追隨何曾旦夕離片言常共諾一飯亦
相期日月遂云久雲霄豈謂遲願言雷氏劍好
露匣中奇

董學士沁園集

卷四

六

其三

君向汝南郡應知天地中旌旗飛曉日冠蓋入
晴空形勢三河壯謠謠千里通使君寧不貴願
早播仁風

其四

惜別情未已臨岐思益深從茲一執手誰與復
談心路有重山隔人無流水音北風如寄問辛
以比南金

壽姜君泉南

十年辭世網二華真結緣戶外仙人掌門前太
乙蓮雲生隨履舄鶴起繞爐烟自得長生術何
須慕列仙

題高君南圃

清夏過南圃看君獨灌園風來開北牖瓜熟滿
東門汲井泉成澗編籬權作垣誰言在京邑幽
事一何繁

董學士沁園集

卷四

七

贈馬埭山之任南都

予方依北闕子獨向南征異日懷人處同憐
在帝京鄉園頻接望山水更含情千里遙相
問何如吏隱名

贈李將軍

李氏多飛將看君意氣雄請纓思報國投筆
始從戎劍拂星河落旌搖瀚海空歸來見天
子麟閣畫奇功

弘法寺王侍御宴集二首

重殿行方盡幽尋逕忽深
修林繁落日崇嶺墮
輕陰藉石時携酌披雲
或鼓琴誰言祇樹裏拂
歷度華簪

其二

披尋稍欲倦緩坐轉幽清
酒罷諸香發談餘一
聲鳴山光生枕席雲氣
接簷楹莫以朝中聚能
忘物外情

董學士志園集卷四

八

冬日送沂州林學訓

朔風日以急征馬去蕭蕭
落葉隨人別寒山逐
路遙雞鳴侵曉色鴈影
度清霄何日憑尊酒同
君慰寂寥

送閔少尹還邑因寄孫明府

散吏本蕭森君行復歲陰
重雲凝暮堞孤鴈下
疎林沙麓凌寒迴澹流
帶雨深遙憐共仙令談
笑和鳴琴

夏夜伍使君宴集二首

春來常苦雨此日上君堂
置酒當新霽披襟坐
夜涼關河澄月色竹樹
淨雲光景與人俱爽悠
然樂未央

其二

齋閣夜沉沉賓從宴喜深
瑤瑟嘶柳外清漏出
花陰浩嘯酬高誼玄談
悟道心公庭自多暇常
此集永綰

董學士志園集卷四

九

贈王時山

當年青瑣曾出入侍君王
一輟明光草長疑
燕寢香有心懷魏闕無
意薄淮陽獨檢行裝在
猶存敝皂囊

殊勝寺唐郡侯宴集

湖上有佳寺君侯宴賞開
波光搖檠戟空影動
樓臺花雨當杯落魚龍
聽樂來名區自多幻仙
侶况追陪

夏日過楊水部清風亭

適意每常足一亭聊自安
輕陰落高樹涼吹拂
幽闌水宅宜移艇山神許
掛冠清標出塵表寧
爲馬微官

尋萬鹿園不遇

一到林栖處塵寰隔幾重
霧深知隱豹人遠嘆
猶龍芳草連幽徑閒雲度
遠峰悵然將別去猶
自倚長松

董學士泌園集

卷四

十

贈石林上人

上人棲息處丘壑倚空門
石悟三生意林開雙
樹園拂雲常獨坐掃葉與誰論
一扣禪關裏何
知有世喧

昭慶池上夕步

落日下林樹清光猶映山
偶從池上步轉覺意
中閒雲起亦常澹鳥鳴時
獨還所期遲不至帶
月閉幽關

同汪西潭方伯胡石屏僉憲游太湖

太湖稱壯觀此日得追攀
巨浸開千里中流鎮
兩山憑高天地闊幽坐水
雲閒若問釣鰲者應
知在此間

贈郭少府

數年佐江縣到處只冰心
黃綬猶仍昔銅章縮
在今花開時聽鶴吏散自
調琴更道雙松下清
風常獨吟

董學士泌園集

卷四

十一

湖上宴別王侍御雜詠六首

峴首初開宴臨流共舉觴
山川一爲別雲樹曖
蒼蒼歸騎嘶天上攀轅擁
路傍他年懷德政何
似在襄陽

右登峴山

其二

湖內一卷石誰言經幾秋
卽從波浩蕩不與水
沉浮俯檻親魚隊張筵接
釣舟君材同柱石好
去砥中流

右登浮玉山

其三

日出道場峰憑高望不窮萬家秋色裏一郡曙
烟中禾黍村村熟川墟處處通坐來天更淨鷹
隼擊長空

右登道場山

其四

說法有高臺僧今安在哉邇聞豺虎伏端避豸
冠來鼓震千峰動旌搖萬壑開不知君別後誰
與上崔嵬

右登伏虎臺

董學士沁園集

卷四

三

其五

霽月正初上陰雲忽復開流光逼清漢何處有
纖埃霜共山城淨星從斗極回羣鳥方起集疑
是在西臺

右前山道中對月

其六

冠蓋飛朝日軒牕忽晝陰祗緣雲出岫遂見雨
成霖綠野隨車潤清流入澗深願留膏澤意長
慰黍苗心

右歸雲卷中對雨

別潘太史

相逢猶可嘆相別復如何欲識離心遠應看芳
草多臨觴先欲醉把袂不成歌此後思歡晤常
如夢寐過

題楊水部山樓

樓閣迴臨虛芝簷列綺疏雲霞栖几席星斗爍
琴書丹竈春花裏玄言夜月初只今西蜀地不
數子雲居

董學士沁園集

卷四

三

臥疾早懷

年來多臥病虛館廢將迎自乏諧時調應多遺
世情露繁芳草淨日出衆禽鳴一適閒居趣聊
能悟此生

秋夜懷王使君

不知予病久一月見君稀栖息雖相滯襟期幸
不違滿庭秋葉墜繞樹夜鳥飛淹疾恒如此何
時一振衣

過王東華使君同宿禪寺中夜有作

栖真依上乘避迹托無生幸與迷津者時來扣
覺城階虛聞葉響夜靜悟鐘聲禪坐多惆悵身
名何所營

城下緩轡望王使君寺居

亦有城隅趣驂驪映水波寧如野外寺薜荔隱
山阿習靜諸天近觀空一法多知君非抱病祗
是學維摩

董學士泌園集

卷四

五

送別樂安郭明府二首

有小序

曩明府尊君佐守湖郡而予郡弟子也當君
侯開閣之時正材子趨庭之日予方弱冠明
府暑年同侍光塵竊多照映奇其志意每屬
心期今相晤京師且將二十年矣追憶昔時
恍如在目而予潦倒漸覺形衰明府英賢又
方振步譬之軼羣之驥超絕景雲同閑之駉
徒嘶末路而已于其別也申之以辭

故國相逢日 皇京出餞年離悰迷處所往事
總依然華髮慚臨鏡青雲羨著鞭莫言多感慨
廿載值茲筵

其二

城郭鬱參差飛旌不自持風塵一以別天路杳
相期壯志應同切浮蹤敢預知人生何易老經
聚復經離

送常明府之招遠

董學士泌園集

卷四

五

聞爾多賢操茲行苦自持私庭無夜謁敝甌息
晨炊令下民先便文行吏不知遙傳閉閣日更
自有深思

壽許封公八泰二首

轅固居齊日申公入漢年儒林推舊德奕世有
高賢杖履東山適簪纓 北闕傳瑤池聞祝慶
青鳥報開筵

其二

正及中春日欣逢上壽辰桃花連步障草色接
車茵呦鹿銜華過遷鶯出谷新更看笙與鶴紛
擁列仙人

寄贈雲石鄭使君二首

中朝重使君名郡播清芬一酌嚴灘水遙看戴
嶺雲鋤犁春正滿絲竹夜將分見說中和頌曾
令漢主聞

其二

董學士泌園集

卷四

去

西臺簪筆後南國領符初總布 天朝德誰言
禁闥疎驄留桓氏馬鹿夾鄭弘車聞道彤雲裡
徵宣賜 璽書

贈沈儀部觀願再起南都三首

廿年解簪紱一旦應弓旌自荷 國恩重敢耽
巖壑情軒車 龍詔促冠蓋鳳臺迎此夜客星
去遙添 帝座明

其二

昔日諸同署今都在廟堂如何當盛漢猶自老
馮唐暫屬螭頭草重含雞舌香從今題柱後應
喜冠巖廊

其三

君多黃鵠志人詠白駒詩 主上求賢切公侯
原爾思逢時應有數報 國豈嫌遲願展經綸
術從容副所知

紀夢

有序

董學士泌園集

卷四

去

夢中遇一侍兒歌洞簫之章宛轉翩翩雲霄
人也自言能鼓琴曉幽蘭白雪之曲意殊婉
變因賦詩謝却之寤而記此

琴心方婉然歌罷意嬋娟昔在楚王坐曾承宋
玉憐但能知綠綺何必撫瓊絃偷得長生藥同
來度歲年

招遠遊故人

我已倦從宦君行胡不歸在家貧亦得爲客計

全非月共曾遊處雲依舊釣磯南還應有日好
種北山薇

壽太史倪君八十

金門曾待詔玉署舊聯班旅寓依天上神仙在
世間千年桃已熟九鼎藥初還欲試長生術朱
顏鬢未班

寄沈玉陽

見說林泉下提兵靖海氛家居能報國身隱

董學士必園集

卷四

六

不忘君屢荷龍宸問寧邀麟閣勲邇來無一
事閉戶只論文

送觀願沈公北上二首

江草日以綠王孫何處游欲乘春色去千里到
皇州聽鳥趨閭闔牽花拜冕旒九重問名
姓題在御屏頭

其二

余今臥林壑子去向京華趨捨既殊路別離徒

共嗟神蛟騰霧雨涸鮒困泥沙故舊如相問猶
忻眠食佳

嘉禾道中偶成

正及歸耕日周巡南北阡青苗方插壟綠水忽
盈田村婦俱行饁江漁數送鮮野人何所事惟
有祝豐年

白蓮寺

予本沉淪者逃禪似有因方忻離苦海誰謂尚

董學士必園集

卷四

九

迷津境入蓮花淨經翻貝葉頻此中應已悟寧
復慮風塵

送天官許君北上

羨子方持檄清朝去秉銓冰壺一以瑩藻鑑自
常懸憶昔棲遲地于今淪落年酬思嗟已矣
懷舊總潸然

對月寄錢選部

小閣初成後涼颼天漢分方當對明月且喜淨

浮雲鳴鶴時呼伴飛鳥亦戀羣幽懷誰與會聊以寄夫君

七夕風靈與友人別

傳聞牛女事此夕是佳期河漢方相望風靈忽見欺兩心常共許一水易生疑天上猶如此何須怨別離

客過咏雀

故人能訪我野雀似傳言正喜雲將躍徒慚翟

董學士沁園集

卷四

主

尉門鷹鷂須自避鴻鵠敢同論縱欲銜珠去何由可報恩

賞菊

陶令歸來後東籬菊正芳繁花開暮景密葉護秋霜日綯五紋錦風飄百和香自羞桃李質不是厭青陽

次荅王生

我昔宴游日君方髫鬣時艤舟追往事傾蓋誦

新詩木取莊周棄魚憐惠子知衰年何所得真隱是吾師

班婕妤詠

容華冠一世恩寵斷三春敢謂君忘妾羞將色事人玉階空見月絃扇已成塵一任昭陽近笙歌夜達晨

桐廬道中

極目富春渚風光絕四隣山蒼雲曖曖水碧石

董學士沁園集

卷四

主

磷磷暫弄舟中月渾消衣上塵子陵先得此肯作漢廷臣

新都道中

自入新都道方知行路難萬山夾兩岸一水繞千灘地瘠人烟少嵐深天氣寒惟看釣臺在百里盡雲端

贈嚴州楊使君二首

高賢方出牧有客暫經過義以投簪重情隨傾

蓋多當朝稱卓異滿路頌中和獨愧綢繆意吾
衰可奈何

其二

楊雄辭執戟黃霸擁高車閉閣談玄理臨軒

賜璽書山雲團紫蓋江月映桐廬對此多清暇

幽懷總澹如

紫蓋嚴郡名山

富春夜望

千里泛扁舟飄飄江上頭鴈寒爭啄粟魚夜不

董學士沁園集

卷四

三

吞鈎戴嶺含明月巖灘時急流漢廷無處覓莫

漫着羊裘

新安道中雜詠四首

江上人家好香籬處處芳激流成水碓擁石作

魚梁禾黍登秋日松筠滿夕陽予方事耕鑿欲

此寄行藏

其二

驅車向鳥道揚旆逐飛鴻地勢雲霄上人家山

谷中水聲偏激石木葉易驚風却媿身千里飄
飄似轉蓬

其三

不厭山中路貪看江水清僅能添咫尺何事獨

虛明有月如懸鏡無塵亦濯纓更憐風色霽遠

送棹歌聲

其四

山深無過客野老廢將迎誰坐談系柘相逢問

董學士沁園集

卷四

三

姓名牛羊隨稚牧麋鹿向人鳴安得來居此熙

熙樂太平

山中人問官有作

野老展慙慙官階欲備聞鄭門前太守漢室故

將軍往事已成夢浮名何足云未能全混世臨

問實慚君

贈廉水張君

知君多道氣託迹隱方書一諾如山嶽千金若

土苴門常來遠轍家獨有空廬雖在人寰裏心
思凌紫虛

過真如寺

雙湖開霽景一棹入虛玄携此烟波興來叅水
月禪龍盤槐幹古虬偃栢屏偏自是人天可誰
能辨歲年

夏夜與客小飲二首

長夏足盤桓幽園景物繁垂楊成帳幄新竹長
董學士沁園集卷四

畫

琅玕出樹鶯調舌臨流鶴弄翰畱懽何惜暮初
月照林端

其二

中林多飲者永夜可陶情月出看魚躍風微有
鹿鳴竹深隨徑轉梧長與山平莫惜留懽久池
虛暑氣清

園中新秋

霽夜水浮空明河景正中林端升皓月蘋末起

清風把酒萬山遠懷人千里同流光易相促燕
去復來鴻

新霽與客夜坐

園池喜開霽天漢失虛浮薄露凝清夜微飈送
早秋琴聲隨鶴唳漁火帶螢流留得飛觴興仍
爲秉燭遊

過釣臺謁嚴祠

高士曾垂釣名區實異哉千山開一水萬丈聳
董學士沁園集卷四

畫

雙臺曲逕烟霞繞清祠日月迴焚香拜堂下佇
立幾徘徊

大霧

特萬曆庚辰秋日也

秋氣本清朗一朝昏霧生蒼天今不見赤日若
爲明文豹徒能潤衰猿空有聲何時得開霽山
水慰幽情

灘上阻舟

久知行路難今復滯江干利涉輕千里艱虞守

一灘橫舟空有楫
邇水歎無瀾
世事多如此
高歌且自懽

淳安道中贈令君

遙望淳安路
真從仙境來
山青雲擁黛
江綠水含苔
靈洞龍門峙
危巖燕石開
神明聞茂令
况是出塵才

江望

江源似盤空
森森望難窮
恰向千山窟
中留一

董學士必園集

卷四

三

逕通臨流疑
禹蹟賸石駭
神功坐使遠
遊者高歌
晤賞同

望江上人家作

碧水遶蒼山
幽居築短垣
丹楓間綠樹
秋意滿平原
烟起知村落
雲深隱洞門
若令在秦代
到處是桃源

宿陽山寺

偶行墟市裡
別自有人天
暫息青牛駕
來參白

馬禪霜清鐘響徹
雲擁梵聲玄
一悟無生理
從知絕萬緣

登慎侍御園亭

早歲頻過處
仙源許再尋
撫松驚偃蓋
見竹喜成林
僧爲新題闕
懼因舊契深
莫言人易老
廿載一登臨

壽張學博八袞

拂袖歸吳國
結廬臨具區
山川開步處
花木朗

董學士必園集

卷四

三

吟餘玄圃禽
成戲蓬萊鶴
寄書却嫌伏
生老猶載漢安車

送客北上賦得雲

朝來何處別
暫向楚臺分
適送天邊客
相看隴上雲
出山能布陣
還岫亦成文
行止俱無意
悠然可贈君

贈滄洲嚴處士

君家洞庭口
日夕愛滄浪
雲氣當軒潤
波光入

戶涼觀魚知樂在
狎鳥識機忘莫謂江湖隱
書出廟廊

夏夜園亭卽事二首

避世人方笑行園客偶同
憲搖楊柳月亭敞菱荷風
鳴鶴牙羅逕遊魚戲藻叢
生涯唯有醉莫使酒杯空

其二

宴坐當初伏開尊對小池
夜涼魚躍水月出鳥

董學士菰園集

卷四

三

移枝菌萐隨風馥梧桐帶
露垂何當歌吹歇時爲理
琴絲

園中喜馮文學晚過

長日不知暑沉沉臺館幽
微風初向夕枕簟欲生秋
竹香當酒泛梧響入琴流
知已忻良覲清言聊共酬

池上

今朝賞心處池上共徘徊
魚爲聽歌出花因對

酒開輕風搖綠篠宿雨長
蒼苔坐見東流水悠悠無
復回

泊舟鶯湖適王山人至

共向初秋夜來遊大澤傍
舟中載餘暑水上長新涼
氣與天同爽波將月並光
何當王子晉來此聽笙簧

池上偶成

故里存三徑臨池結數楹
柳將波並綠竹與石

董學士菰園集

卷四

三

俱清香香看鴻去嚶嚶聽
鳥鳴援琴鼓流水誰辭曲
中聲

亭上

築圃通幽徑憑池架小亭
簾虛凝水碧幕敞映苔青
望野雲垂蓋開窓樹列屏
倦遊非好隱漫擬少微星

贈友人

晚來風扇景秋到水成文
松架疎窺月梧庭密

護雲紗牕連草色尊酒雜荷芬老去誰知我同心賴有君

寄曹中丞

故人在何許寥落暮秋天一別踰千里相思又十年雲迷夢津水樹斷越江烟幸遇衡陽鴈裁絨更惘然

詠鶴四首

愛爾雲中鶴鳴時天上聞携來向林壑亦足謝

董學士必園集

卷四

三

塵氛警露知秋至支更識夜分靈姿原易辨何慮雜雞羣

其二

自入浮丘相仙靈最有名頂疑丹鍊就羽是玉鋪成見月時憐影凌風乍弄聲在陰知有和何必九臯鳴

其三

一舉能千里飄飄薄太清何當摧六翮聊此效

孤鳴響合孫公嘯聲和子晉笙階墀寧足戀刷羽向蓬瀛

其四

聞道仙山鶴曾遊太液垣心常在霄漢跡偶落塵樊應鼓偏驚世銜珠欲報恩難忘衛君德不是愛乘軒

山中贈客

春來入林壑景色自氤氳萬樹花成雨千山氣

董學士必園集

卷四

三

作雲啼鶯如喚客鳴鹿自爲羣拾得金光草芬芳可贈君

茗雪道中二首

東發正聞雞輕舟過雪西曉山方吐霽秋水欲平堤嵐翠浮緹暮波光上練衣樵歌并漁唱合響滿幽栖

其二

一放荇溪棹來從田野間黃雲千頃稻青靄萬

重山秋草客行路夕陽人閉關悠然看孤鳥飛
往復飛還

贈內弟朱君赴汀洲郡幕

有美閩中郡高賢足賞心風烟五嶺接雲氣萬
山深作賦芙蓉幕行春荔子林翩翩謝書記好
去結朝簪

百泉勲部枉顧不遇有作見貽率爾次荅

君從白嶽去先向碧山來忽枉魚書至知題鳳

畫堂十詠圖集

卷四

三

字回桃源今未遠竹徑故常開若肯重紆駕無
嫌折簡催

至夕

佳節轉新陽朔風何倍涼衰年憐歲逼愁夜識
更長鶴唳高天月鴻飛滿路霜早看庭草色脉
脉漸含芳

冬夜有懷

野老側身望懷人各一方風霜滿天地雨雪限

關梁別日如流駛寒宵比歲長江梅方欲蕊何
處寄幽芳

送郡幕鄒君還嚴陵二首

之子閩中秀交游海內賢居官多達議治郡實
通玄混世同方朔辭金似仲連飄然出塵俗意
氣儼成仙

其二

羨君吏隱處門對富春山支笏看雲起揮絃送

畫堂十詠圖集

卷四

三

鳥還嚴灘七里瀨戴領百重關白首風塵者何
時得共攀

壽卜君六袞

家多嬰組紱身獨在林丘吏隱東方朔風流馬
少游醉花常中聖種橘比封侯願得蓬瀛上重
添海屋籌

壽憶竹張公九袞

節屆重陽後天開上壽辰年踰渭濱叟書授濟

南人庭有芝蘭秀進多杞菊新知逢赤松子從此衍長春

園行

行園逢靜者入夜更忘機萬籟空中寂孤鴻天際飛月穿楊柳徑風動薜蘿衣忽向凭闌處悠然歌采薇

落幕雙泉親丈暫晤言別賦贈

一自來爲客十年懷所親今茲懽會處何事別

董學士沁園集

卷四

三

三

離新以我杯中酒勞君衣上塵人生各有意去去擁朱輪

送下邳沈判官

若雪幸追隨雲霄每共期一官何獨暮千里復相離地上行春處淮南趨府時山川誠足慰惟是攪予思

送中翰李君奉使還閩有感

離別本堪歎茲行情更繁遙持鳳凰節去上瀛

鴛原忽忽人間事悽悽醉後言歸多舊賓客誰道雀羅門

壽憶竹張君二首

投老向湖濱幽居絕世塵雲霞常伴烟水自成隣種樹何知歲栽花不計春百年應自適俯仰作閑人

湖中多勝事秋後景偏佳西眺蘭方秀東籬菊始華氣清天接水夜淨月明沙恍惚來笙鶴神

董學士沁園集

卷四

三

三

仙路不賒

雨後送別鴻臚朱君

飛雨曉來過悠然庭院清繁花階下發好鳥樹間鳴偶此成獨賞何當送遠行遙看旌旆去藹藹夏雲生

贈錢明府之新建

洪都名勝地此日復如何雲擁秦人洞波生蜀水河花開時聽訟吏散却成歌瑣闥春深處遲

君鳴珮珂

六月菊盛開對飲

屏居聊可悅草木其悠哉况此幽壑菊先秋仍
自開素花叢石吐香氣襲人來却愛當三伏翻
持九日杯

春夜延望偶懷親知率爾貽答眷然有飛
塞南歸之想

狗祿堪多悔投簪卽未能寄愁偏閱歲酬贈轉

童學士泌園集

卷四

三六

思雨霽月聊舒眺浮雲獨撫膺心思出寥廓羽
翮愧難勝

湖上寄萬鹿園山中

君從乞身日歸隱在茲湖携取穀城石重還合
浦珠辭家常不繫住世暫爲徒獨望山中樹何
時共倚梧

同友人夜酌次韻

蘭室寂華燈花容照素屏河明青嶂列堂冷白

雲凝芳意春同逐理尊愁獨憑夜遊心未足歲
月日侵陵

諸子夜坐法華竹林叙別

輕雲開寶閣明漢湧銀波勝地衣冠集離筵意
緒多月宜疎竹看人好隔溪歌寂寂憐漁父盈
盈蕩晚坡

舟中懷友

孤舟載寒雨盡日蕩浮雲烏帶平林遠山從極

童學士泌園集

卷四

三七

五五

浦分懷人意耿耿獨舞醉云云不盡暮天色蒼
茫如見君

與楊水部言別

草色日以綠君方何處游春雲多暖暖江水正
悠悠壁豈因蛺蝶珠憐按劍投須知慷慨意不
爲別離愁

新安道中

何處山家好無如曲澗傍跨泉成水碓倚石作

魚梁翠溢菰蒲飯清分梗稻香予方事耕鑿欲
此寄行藏

自遣寄鎮山朱丈二首

獨坐空階下悠然意自平萬緣皆有託一悟本
無生月出鐘方靜林深鳥暫鳴欲思憫知已不
記隔巖城

一讀南華能令萬感平椿年與朝菌何者是
長生天地原無極悲懼自有情頽然得甘寢曉

董學士泌園集

卷四

三八

日照窓明

春夜聽琴二首

芳春花月夜曳履繞園行偶過清池上遙聽流
水聲忽看鸞起舞似有鳳和鳴最是臨風處難

堪徙倚情

清齋方學道何事動琴心爲識絃中意應知麋
下音幽蘭方被渚積雪尚留吟一弄堪三嘆徘徊
趣轉深

新都道中

一入嚴陵境浮埃絕點無山開排碧障水淨朗
水壺虛谷人烟少幽村竹樹孤惟餘釣臺色干
古壯新都

新安江

江水何清淺潏潏色映人石如攢碎玉浪似湧
飛銀響合秋聲遠光澄夜月新誰將一勺水濯
盡世間塵

董學士泌園集

卷四

三九

自淳安入新安江薄暮一首

江淺足夷猶乘虛沂上游楓岡映水底桂棹轉
山頭石畔魚堪數波中鷗自浮美流并擊汰日
暮自成謳

過靈隱廢殿

因燈致燬

佛法無生滅禪宮安在哉空花徒自現祇樹轉
堪哀豈謂傳燈火翻成累劫灰何須問興廢世
界總浮埃

文昌宮小憩一首

白巖多奇秀，茲山得地偏。
千巖連戶外，五老列堂前。
洞壑開秋霽，林泉淨暮烟。
不知有人世，坐卧總悠然。

夜至徽館宿黃庭院

乘夜到天階，劃然星斗開。
梯攀千級上，人向九霄來。
碧洞雲爲館，黃庭月滿臺。
慚非王逸少，誰爲寫經回。

董學士泌園集卷四

四

再贈王盱山

酒半忽依然，浮蹤更可憐。
同趨供奉日，復值滯留年。
會晤皆疑夢，行藏獨問天。
楊雄獨不調，吾欲爲嘲玄。

任郡侯齋中宴集

春來常苦雨，此日上君堂。
置酒當新霽，披襟坐夜涼。
關河澄月色，竹樹淨雲光。
景與人俱爽，悠然樂未央。

秋日過宴心山樓上

幸有王孫宅，寧無東郭遊。
融尊賴常滿，陳轄判須投。
高閣景難暝，疎林色易秋。
小山饒桂樹，自是得淹留。

溪上夜坐

怡悅敞幽齋，放歌臨水涯。
非關選地勝，偶自適余懷。
竹色秋偏淨，池光夕更佳。
悠然坐成趣，白露濕天街。

董學士泌園集卷四

四

五九

德清道中憶有周郡侯夙約不遇

昔有行春約，同看縣裏花。
今當乘興去，獨泛水邊槎。
見月人疑邇，尋山路尚賒。
祇憐禽鳥意，對客噪清沙。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四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五

烏程董公均甫著

七言律詩

贈張侍御按浙還朝

天上三臺向日披，江邊四牡與雲馳。
將趨紫極朝周闕，却望蒼梧謁舜祠。
嶺表百城爭負弩，粵南萬里遠褰帷。
共看此日還朝寵，總慰當年陟屺思。

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送錢進士奉使

早通金籍入承明，又奉皇華出漢京。
宮闕星河搖使節，關城風日動文旌。
離筵朔鴈同歸思，故國秋蘭寄遠情。
此日登臨一爲別，不堪山水送將行。

同袁元峰茅見滄二太史飲湯詹簿第燭

下看菊

秋菊叢開列畫堂，夜深燃燭轉輝煌。
千葩掩映

皆成錦五色，氤氳總有光。
入戶盈盈明綺席，當軒灼灼照雕梁。
幸陪仙侶懽娛夕，共對花神樂未央。

和袁元峰賦堂中菊

金英拂歷照華堂，玉署逶迤集漢郎。
四壁忽看秋後色，一筵同覺坐深香。
每因嘉客分仙徑，獨媚幽人在帝鄉。
幸賴栽培遠風露，却憐枝葉倍生光。

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和王槐野太史卜居

避世金門向此街，幽栖幽客自相諧。
夜看明月常開牖，早對寒山獨下階。
小院有花時自詠，閒庭聞鳥忽成懷。
草玄誰謂多岑寂，玉軸瑤篇正滿齋。

和王槐野過朝天宮

紺宇沉沉玉漏稀，寒光曙色總霏微。
遙瞻上帝芙蓉闕，笑指仙童薜荔衣。
竹擁碧雲鸞欲度

雪翻珠樹鶴初歸幸從此處談玄理何必山中問道機

至日候朝

三殿遙看簇仗稀九天閭闔望依微黃鍾管候吹葭奏緹室人傳薦黍歸鵲未開宮女扇金貂長列侍中衣濫陪百辟清朝裏惟願忠良贊帝機

至日朝罷

董學士志園集卷五

三

西山落月曙鐘稀禁裏千官拜紫薇節應萬方同獻襪朝回四海仰垂衣臺郎兢候星文會太史初書雲物歸共喜八龍諧帝樂誰知六律總仙機傳稱冬至之日星文七曜皆會而王命八龍之士以諧六律故云

出朝送上虞陳令

朝罷天墀玉珮稀曉雲晴指遠山微越王臺上鳴琴待夢子城邊擁旆歸身向中朝分墨綬人從南國賦緇衣帝京鵷侶真堪念莫戀江鷗

愛息機

冬至日有懷院中諸僚友

去年此日侍明君身列千官鵷鷺羣陛戟尚能瞻氣象香爐猶自想氤氳齋心靜夜三台迴極目清朝萬里分遙憶舊僚方珥筆登臺早已爲書雲

春日同友人早過西苑

幾年寂寞歸鄉國又覩光華入帝京舊日班聯俱隔坐新來宮殿不知名重關曉闕鳴鐘靜別苑春迴御輦行獨有相如方侍從聖王應喜賦先成

董學士志園集卷五

四

夏日靈濟宮同館宴集二首

同趨金闕侍朝迴別有玄都宴喜開蓬觀威儀天帝府漢宮陪從列仙材中宵笙吹迎歌曲太乙雲漿薦酒杯更值冷風御歸去飄飄知是采真來

仙臺宮殿本逶迤置酒追涼晚更宜奕奕輕陰
連閣道瀟瀟飛雨近昆池洞門草碧琴尊淨庭
院花深刻漏遲爲是瀛洲舊時侶桃源長日鎮
相隨

乙巳夏旱 詔禱 郊壇陪祀有作

上帝郊丘敞九天千官拜舞總祈年明王避
殿宣 金詔使者登壇展玉筵閭闔沉沉通御
極神宮暖曖繞祥烟卽今會有桑林雨不數周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五

家雲漢篇

晨霽入朝

昨夜甘霖成 帝澤早來佳氣滿 皇州天中
玉闕含星潤雲裏金莖拂露浮禁苑池臺清輦
道離宮草樹望宸遊近臣盡擬甘泉賦何日趨
墀侍冕旒

送蕭侍御按部貴州因過粵省觀

知君問俗向黔中其美當朝繡斧雄郡邑諸侯

行負弩蠻荒會長避乘驄夜郎城郭千山靜漢
國樓船萬里通更擬寧親趨嶺外何如司馬使
巴東

月夜寄潘二時謫海北

同趨北闕侍 明君獨竄南荒萬里雲每憶長
沙人更遠却憐宣室意徒勤粵中會笑冠裳異
世上誰將玉石分小立庭除看霽月清光澄徹
慰離羣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六

寄箬溪顧中丞

曾持節鉞鎮南藩威德猶傳大將恩部下春耕
通閭外樓中夜嘯靜轅門籌邊策在還誰紀破
虜功成不自言聞說漢家思李廣肯容胡馬獵
平原

寄萬儀部思節

傳聞謝病臥田園賜告真憐 聖主思北闕芳
蘭何處握南山桂樹待人攀林中自結稽康宅

泉上惟同惠子言我亦天達思振翼愛君先已
出籠樊

寄謝文華民部

謝時分曹維揚

近來江左稱材子謝客風流作省郎爲憶奇觀
在淮海獨分仙署到維揚烟波萬里開天塹楊
柳千家接水鄉聞說使君多作賦登臨此日倍
輝光

寄傅中丞應臺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七

漢家充國善行師重見元戎出塞時獨坐軍中
揮羽扇遠從天上下旌旗不須都護通張掖自
縛賢王斷月支遙擬盛時多奏凱可無吉甫續
周詩

昔擬大閱頌一篇白石比部見而賦之因
有子虛之贈遂答此作

漢家烽火照甘泉十萬材官總備邊共擬六飛
臨霸上願看諸將勒燕然營門花柳迎天旂禁

衛星辰拂御鞭不似當年誇羽獵魏君猶比子
虛篇

贈李中丞

中丞謨略早知兵聞外爭傳李廣名持斧已平
遼海士出車曾建朔方城邊庭草檄驚酋長幕
府談經引後生見說玉關多納款祗于尊俎繫
長纓

寄上尊師張公水南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八

春風綠樹拂長安此日聞公已罷官共惜當朝
滿桃李極知南國佩椒蘭廟廊豈謂輕投杼海
內方應重挂冠祗是簪纓尚爲累欲從絳帳授
經難

山中送吳子奉使

仙郎奉使幾時還旌旆飄飄別故山積水蒹葭
隨客遠隔溪楊柳待人攀慙慙把袂關城外慙
慨長歌尊酒間更向林中步新月清光猶照薛

蘿閒

發都邑贈餞送諸友

憑軾東遊辭 帝京山川歷歷送飛旌春雲尚
帶明光色路柳猶含太液情幾處林園分祖席
一時臺榭照簪纓江南風日今應好聊爲諸君
慰此行

登金山寺

危巖絕壁倚江中飛閣層軒四望同日霽千山
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九一

疑列障波搖萬里似乘空雲中冠蓋深林度天
上笙歌曲徑通何必微茫慕瀛海此身今已在
仙宮

過呂梁贈陳華山水部

水部才名天下聞邇來開鑿定奇勲千尋懸沫
平于掌百尺連檣度若雲山接風光開畫省庭
叢草樹列清芬濯纓川上時成詠願借潺湲一
贈君

夜宿吳山人故居

早時季子幽栖處此日登臨異昔年綠樹啼鶯
人寂寂碧山明月夜娟娟碑書獨有青苔字琴
匣空餘流水絃何必山陽更悽愴只今懷舊幾
潛然

出郭

閑來出郭偶相從極目田原四望通策馬欲趨
青嶂側聽鶯先在綠陰中幾家水映蘼蕪逕一
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十一

路香傳荷芰風風景依然似南國可堪鄉思與
君同

西湖

積水遙從天上來澄泓偏向帝城隈原知萬國
朝宗處總爲千年壯觀開地壓蛟宮通海島晴
分蜃氣接樓臺醉歸不記仙源路疑是乘槎銀
漢回

送侍御斗城孫君巡陝西茶馬

十二開分雲錦重更煩使者出秦中宛王詎敢
留天馬茶女猶能識避驄玉節護邊諸部集金
符開市百蠻通蕭關千里還朝日甘荷遙看接
漢宮國朝茶市有金牌與夷人爲驗

病中喜蔡憲使自蜀朝賀初至

病客何緣數舉杯美人新自蜀中來峨眉月向
尊前共巫峽雲從夢裡迴萬里驛驂乘遠至九
重宮殿拂晨開知君論蜀今應久明王還憐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十一

賦獵才

嚴太史邀宴席上占贈

十年並命在詞林宮邸銜恩更盍簪玉漏天清
雙闕迴銅龍春曉五雲深濫陪托乘慚無術擬
獻承華願有箴嚴董漢廷嘗侍從非才何以稱
如今

趙兵憲將之薊鎮道過畿甸奉贈

四野晴開曉日新使君持節過郊闌來瞻北

極雙龍闕去擁東方千騎塵綠柳堤邊初送別
黃花鎮口遠行春臨岐欲贈崆峒劍拂拭清光
報紫宸

贈吳侍御出按鳳陽諸郡

時方有島夷之警

幸向都城早盍簪那堪岐路此分襟欲攀叢桂
淮南樹不盡靡蕪楚水陰野戍笳歌今日事隔
江烽火故園心行當一奏匡時略海外諸夷盡
獻琛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十二

送白溪先生之江陵

郢都自古號名州才子分符作勝遊巫峽氣連
高閣曙湘潭雲上捲簾秋青山影裏彈琴靜流
水聲中聽訟幽定擬漢京徵茂令肯同楚客賦
離憂

贈武林陳郡侯

錢塘舊是帝王都佳麗從知天下無此日干戈
瀕大海昔時歌舞滿西湖島夷漸欲供鮫賦刺

史新看錫虎符願俟功成報 天子萬家絃管
擁前途

贈奉常稚川兄之南都

旌旆南來奉 主恩又辭北闕向南轅諸生共
欲留楊子漢帝何當用叔孫閣道天開懸日月
郊原雨過淨乾坤秣陵佳麗曾游地此日重看
花木繁

贈月洲丈賜假還豐城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十三

昨夜天書下建章五雲親捧爛生光紫薇賜假
膺新寵 玉闕承恩到故鄉鐵柱觀前遙駐節
龍沙臺上好傳觴來時帶得豐城劍虹氣還應
貫斗芒

贈納言湯練川之南都

知君早歲有才名瑣闥長懸報 主情幾向明
光騰諫草欲從帷幄請長纓九天雨露承新命
千里風雲到舊京聞說海波猶未靖贈君劍氣

與秋橫

壽崦翁大中丞

早聞崦嶽降生賢名應圖書侍 帝前八座舊
看題劍處三臺今見擁騶年彤庭獨立風霜淨
碧漢還扶日月懸自古老臣毗社稷願言壽考
格皇天

新正臥病書懷

每從伏枕閱年華夢裡猶驚故國賒政爲一身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十四

忘報 主祗緣多病切思家關山杳杳飛春雪
城闕深深護早霞強起倚闌情更劇望中千里
是天涯

送王侍御按廣西

天朝草奏有才名白簡臺端氣象生雪霽曉山
迎攬轡水開春水待揚舲南荒驛候通千里西
粵威聲振百城問俗若過銅柱界按行時訊伏
波營

送范虞部監治遵化

省署香爐別 帝京林泉深處向幽城天邊曉
日開東鎮塞上秋風起北平黃葉閉門書自校
青山入戶賦初成知君早已談玄理簪紱真兼
吏隱名

贈徐侍御按滇二首

知君名位動三台曾扣天門開闔開漢室宗藩
驚按事滇南人吏想風裁車巡列郡隨春至節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五

護諸夷屬化來

聖主臨朝須法從幾時簪筆

向西臺

徐嘗奏按粵藩事故有宗藩之句

其二

洛下材人最少年屬車先得侍甘泉校書尚帶
芸香氣直省爭傳芍藥篇驄馬暫時辭舊侶碧
雞何處訪神仙他年更擬梁州曲獻在明堂雅
樂前

敝廬始成曹侍御過訪見贈次韻奉荅

帝里初營水石居擬將蕭散當園廬漸栽蘿薜
思成幄愛種芭蕉爲學書臥向烟雲朝日過坐
依河漢晚涼舒非君載酒追懽宴誰慰談玄寂
寞餘

三茅觀同王侍御讌集二首

茅觀崔嵬迴入雲登高嘯語半空聞江湖左右
窻中見巖壑晴陰檻外分林畔晚風吹酒氣澗
邊芳草藉衣芬更憐同是看花伴欲折瑤華爲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六

贈君

其二

玉虛杳靄靜相依仙史飄飄上翠微質從宛隨
笙鶴至嘯歌遙入海雲飛坐深松子當衣落林
暮山禽逐馬歸宴賞不辭終暑日風霜先爲奪
炎暉

和王侍御同藩臬諸君遊鴈蕩

龍湫自昔標名壤身史風流獨在今置酒傳杯

千嶂上賦詩染翰百花陰參差洞壑疑難盡縹緲神仙似可尋却道楓宸須補袞未容蘿薜里衣簪

山居夕步

偶携短策出幽齋四望聊能適野懷春雨漸添原上綠夕陽偏向樹中佳鹿銜仙果尋山逕鵲啄閒花下水涯多病正宜來客少青苔應愛滿荒堦

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七

春日張明府邀宴天寧閣上

中天高閣絕浮埃共倚軒牕四望開春雨空濛圍竹樹夕陽明滅映樓臺焚香靜覺超諸界置酒遙疑接上台不是雙鳬下霄漢勝遊那許得追陪

送吳水部開省沛上二首

知君早歲有材名奏對當朝列寵榮何事十年方執戟復從千里遠揚旌虞廷貢賦通淮泗漢

代卿曹重水衡聞說君王題殿柱好令三署動芳聲

其二

使君持節自天來開省山川實壯哉泗水欲浮周鼎氣沛宮猶見漢歌臺樓遲共羨含香侶登覽偏宜作賦材昨夜津梁增景色太微星曜動三台

餞丘明府

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六

楚江湘澤出奇材漢室明光奏賦來天子分符新授縣羣公置酒共登臺琴絃入夜鳴初月劍氣當空動上台茂宰神明在何處仙鳬長起五雲隈

秋日送張水部開省錢塘

越王臺傍大江流水部遙看作勝游萬壑泉聲迎使節千峰雲氣接仙樓香醪靜對烟花外省晴開魚鳥秋見說觀濤起沉疾憐予八月滯

皇州

送曹使君之南康

北闕新除奉寵光東南名郡壯江鄉彭湖百里
常圍郭匡嶽諸峰盡在堂曉日候門開訪戟春
風行縣起牙樁更傳覽聽多休暇深閣閒凝燕
寢香

送王主簿之寧陽

新承黃綬佐銅章手奉天書荷寵光地指東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九

象開舊壤山連太嶽鎮名鄉春風遙憶絃歌動
月朔應看鳬舄翔獨爲憐材嘆離別躊躇偏向
帝城傍

病起諸君邀飲沈戚晚別業

臥疴移時游宴稀招携此日逐芳暉漢廷告滿
身猶病陳轅初投暮未歸臺榭逶迤開戚里風
花拂歷上朝衣攀緣欲盡仍相勉共道臨觴願
不違

題沈莊

皇家貴戚侍神京帝賜園田荷寵靈千
樹柳陰迴夾道百重羅逕入林坳曲池張幕凌
空應別館徵歌隔水聽却說五侯今好士更開
高閣共談經

贈金山姜將軍七泰二首

爾向當年太白高早開幕府策勲勞樓船夜靜
橫江岬強弩天空射海濤投老共憐辭虎旅閒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十

居猶自說龍韜將門更有封侯種閭外重看建
羽旄

其二

將軍意氣本豪賢解組歸來樂事偏早向南山
看射獵更從東海訪神仙居函光動龍文劒玉
枕書藏鴻寶篇十載鷹揚定何似懸知絕勝渭
濱年

燕塞

九月邊庭殺氣分百城烽火日來聞途令老上
橫燕塞空說回中擁漢軍玉羽每思三箭策寶
刀閒拭上星文村村鼙鼓寒風急欲向轅門看
陣雲

冬至日寄王處士

早向名山托性靈更從避地結幽局荆南作賦
同王燦東海移家似管寧門繫畫舟多問字坐
擁塵塵每談經清臺雲物書方罷悵望南天有

董學士沁園集卷五

主

客星

贈聶將軍

曾中武舉

憶昔將軍侍帝京每從禁衛領親兵殿前
獨對平戎策關外常馳破虜名共擬麒麟題畫
閣却耽魚鳥臥江城更聞學得神仙術欲伴安
期海上行

月夜贈陳簿

太丘有道重朝端晚謁承明授一官南嶽諸

侯同送遠北堂上客暫追懽月移禁樹人初靜
漏下嚴城酒未闌他日雲霄重回首徒憐山縣
有棲鸞

贈張僉事備兵建寧

聞君開府建安州地控全閩據上流檠戟樹門
陳列將旌麾按部擁諸侯寒城鼓角千家壯野
戍笳歌萬里秋傳說軍中更無事武夷閒嘯幔
亭幽

董學士沁園集卷五

主

贈魏民部

客館張燈夜漏微城隅送遠倍依依坐中漸覺
鳴絃靜門外縣知問字稀一自教倉開別省幾
時建禮護朝衣知君賦就無能薦自媿長楊奏
御歸

贈陳將軍自楚拜山東閫帥因而使秦

羨爾能兼文武材牙旗高擁將壇開楚中新罷
車徒獵魯國威持禮器來馬上賦詩常握槊軍

前奏凱每傳杯太山豈少丸泥在願取西封函
谷回

贈給舍徐子奉使 冊封楚藩

寓直清華切禁廬親持符冊下鑾輿漢家同姓
封梁楚鄴下詞臣數應徐柳發上林縈使騎花
深別邸曳仙裾遙知雲夢從游處作賦還應有
子虛

贈別晁太史使洛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三

長安十載共馳驅知爾心情常宴如舊里不營
三畝宅新裝惟束五車書銜恩早發燕京道覽
古時行河洛墟 聖王好文兼重行傳經講席
爲君虛

贈申給諫使德藩

周家八百多姬姓首秩東藩重本枝城壓泰山
原作礪水通渤海更成池盟書先載天王府鎮
玉重班大國儀却喜終軍初奉使英年爭覩出

關時

贈華駕部改南都

自昔金陵本 帝州千官會此奉宸游春雲尚
想爐烟繞秋草閒生輦路幽禁漏沉沉仙掌月
鳴珂寂寂絳河流更憐畫省多芳樹隨意追攀
自可流

除夕有作

帝里常嫌車馬驅流光更速復何如殘年又度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三

周家曆縣象將新魏闕書寒色凌宵辭漏箭春
芳逐曉動林墟攝衣欲赴朝元會佇向雲端望
碧虛

朱明府以廷平遷謫崇德兼行諸縣事奉

贈

聞說彈琴不下堂何緣車轍到江鄉涿令本能
兼六縣賈生新自涉三湘莫言謫宦多才子定
有神明動 聖皇此去 聖書徵卓異好携彩

筆侍明光

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三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六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七言律詩

答贈吳藩伯

育小序

藩伯吳使君來自武昌道經潯上會余
病困避居荒莊不知也已而遺書兼有
贈什則且行過吳中矣伏枕遥望曷勝
悵然因附答一首

董學士泌園集卷六

二

千里方當命駕來若爲咫尺欠追陪十旬正苦
劉楨病七發誰攀枚乘才關上未能占紫氣天
邊處共瓊杯劍溪若肯重携棹溪口猶能有
作辭

夏日新莊

野外聽鶯意覺親幽居調鹿漸教馴風吹池沼
千荷舞雨過園林萬卉新擊壤自忻逢舜世盤
坏非是避秦人下簾盡日焚香坐喜得高臺無

片塵

送大中丞蹇公之薊門

重鎮方資節制才 天朝推闢待君來
風雲虎豹營中合日月麒麟閣上開
千里烽烟消紫塞萬方歌舞集金臺
况聞魏絳多鐘鼓幕府何妨數舉杯

秋日湖上送客游七里灘

幽居正在碧溪隈門對流泉獨自開
夜火幾家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六

三

漁父任秋風一棹故人來
森沉林壑通行徑湛澹烟波映酒杯
何日從君渡江去拂衣同上子陵臺

壽詹贊吳君

延陵舊第敞雲邊韋杜高邈尺五天
家近洞庭張樂地人逢崧嶽降神年
先朝劔有龍文篆闕閣書傳鴻寶篇
誰道神仙難可得看君逸氣已翩翩

在史詹公按部還 朝便道過豫章弭節

奉贈二首

古來三楚號多才况復洪都接上台
百越本爲襟帶地九江新喜節旄回
乘輅使者從天下負弩諸侯擁道來
携取豐城舊時劔龍文遙遶建章臺

其二

山澤雞棲老病侵雲霄驄馬在相尋
自憐濮水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六

三

持竿者難忘夷門執轡心越嶺千重盤海遠
燕京萬里與天臨因君益覺難爲別安得時聞金玉音

壽少司馬溫公

聖代方資文武才高賢應運自天來
召公舊地甘棠在太尉新營細柳開
幕府九霄懸日月樓船千里起風雷
他時不在三垣上常奉 君王萬壽杯

答少司馬溫公移書枉問

方當海上出師初，先枉山中問舊書。
十道銅符催萬騎，一封錦字寄雙魚。
花前爛醉江州酒，柳下高歌彭澤廬。
恨不追從飛鷁後，凱旋對飲畫熊車。

屏緯真儀部，枉過適予伏枕因。
貽雅什依韻奉和

園林業就賦閒居，簪組長辭亦晏如。
人歷歲年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六

四

常易病客來霄漢，敢云疎杜門。
惟恐題凡鳥，紆轍翻承寄鯉魚。
何日玄珠探赤水，佇看紫氣繞瓊虛。

答五嶽陳公

漢室陳遵最善書，更兼作賦似相如。
渥洼正喜來天馬，溟海咸稱有大魚。
藝苑先驅慚我老，文場賈勇借君餘。
近聞草就東封頌，珍重緘題奏帝居。

送王侍御按浙還朝

正喜乘輶按海濱，又看簪筆侍穹宸。
李膺自執朝廷法，汲黯真爲社稷臣。
身挺雲霄回萬乘，手扶日月轉雙輪。
卽今驄馬天中去，定作麒麟閣上人。

壽范司成屏麓

與君聯珮上林遊，此日華簪却共投。
秋老淵明三徑菊，風寒少伯五湖舟。
龍鍾丘壑予何望，經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六

五

濟朝端爾獨優，黃閣若令徵漢相。
青門倘念故秦侯

寄贈羅水部

當代詞人屬水曹，河隄使者更仙僚。
漕通瓜步三千里，月傍揚州廿四橋。
我病誰分仙掌露，君才徒賦廣陵潮。
淮南桂樹攀留處，何日能將隱士招。

天尺樓詩

小序

天尺樓者左伯陳五嶽公建以藏奕世
御誥之所而太史楊升菴爲題其名蓋取

唐人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之語也左伯

歷數千里再遣使索予言因賦之云

却笑元龍浪得名君家樓閣偏天京振衣便可
攀閭闔舉手應看捫泰清八柱高擎蒼蓋起四
牕開與碧虛平若非咫尺連霄漢安得頻窺
帝命榮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六

侍御純吾鄧公按部還 朝奉贈

西臺位近紫薇垣 北闕高擎鐵柱冠六月清
霜飄 殿上九霄 赤日捧 朝端彩毫氣與
虹霓繞寶劒光搖牛斗寒聞說都人行且止共
看驄馬入長安

壽施隱君南石七奏二首

憶昔侯芭受太玄卽今絳縣已癡年青雲雖負
當時約皓首猶存鳳世緣幾向淮南攀桂樹更

期海上看桑田他時游戲蓬萊頂笑把洪崖手
拍肩

其二

天目西來遶弁城君從此地得長生門開源水
桃花色人采商山芝草英命駕只憑麋鹿馭吹
笙時作鳳凰鳴看君定是神仙侶意氣翩翩凌
紫清

贈大中丞三泉周公轉大廷尉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七

紫薇垣裏法星明廷尉張公入漢京敢以彈冠
同貢禹却將結轡重王生林丘豈有瓊瑤報霄
漢常多琬琰情更向斗間看劒氣雙龍遙已繞
延平

與趙明府同游太湖過飲二首

明府高名冠九州行春到處擅風流武城正喜
絃歌滿涿縣多從冠蓋游二水遠迎蘭棹出五
雲晴傍彩毫浮尹奇天下稱英妙何事車中載

白頭

其二

星文昨度斗牛傍天漢遙瞻車騎光弭節題
荀淑里到門先表鄭玄鄉政成已見稱三異歌
就慚無報七襄倍覺齋中蘭蕙氣可知永巷令

公香

與虛白張君夜坐

一自歸來謝五陵幾經臥病萬山層漳濱歲暮

董學士必園集

卷六

八一

憐公幹江上秋風對季鷹擊筑高歌雲乍落倚
天清嘯月初升只今不淺南樓興更取胡牀次
第登

夏日過吳門謁李中丞二首

瑣垣草奏動承明四海咸知直諫名不是漢廷
疎汲黯自將馮翊試蕭生婁江已息鯨鯢浪茂
苑仍開虎豹營好向東郊嚴鎖鑰去從北闕
贊璣衡

其二

一自身爲石戶農十年屏迹萬山中王弘偶自
思陶令荀爽今來御李公正喜高談開白日更
將作頌擬清風天邊玉樹真難倚却媿金蘭契
偶同

贈禹門山人六秦

楊柳依依門自關桃花曲曲水偏灣欲知西郭
幽人宅正對南州孺子山早跨雙鴻隨日出暮

董學士必園集

卷六

九

騎一鹿帶雲還何須別去求玄圃定喜神仙在
世間

聞嗣成孫被放後往游泰山喜而作此問
之

爾從被放過東蒙計日遙登泰岱峰吳觀試曾
看白馬秦松尚復繞蒼龍瓊碑十丈邨無字玉
檢千年自有封策馬徧經探篋處射牛應可得
遺蹤

奉寄少保潘公

并序

舊歲予以老耄每苦採薪而少保公亦以閒居動多辟穀蓋數相懷念數承問遺其情切矣茲者予方面墻困居陋室而公將命駕歷覽名山夫劉楨有遊岱之憂所親何篤而枚乘發觀濤之興僕病未能則其所思可知也薄暮新霽偶登園臺悵然延望因寄此作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十

閉關絕迹已經年落日登臺意惘然喜見夕陽留半嶺更憐春水接遙天當年屢下陳蕃榻何日能隨范蠡船聞道留侯穀城去載歸黃石證神仙

望昆山有懷潘司空

有小引

昆山者少保公讀書處也及自懸車大興卜築屹然壯觀遂爲西吳巨障矣遙望興懷再贈一首

昆山遙障雪溪東臺榭高懸碧漢中綠竹連雲思衛武紫芝滿地憶黃公乘牛自繞函關氣駕鶴時隨嶺嶺風獨媿嵇康頻望遠彈琴空復送飛鴻

早秋同石翁學士苑中遊覽

乍喜初秋暑氣清更從蓬侶度瓊瀛聯鑣楊柳陰中過緩轡芙蓉沼上行雲母帳開天漢近仙人掌淨露華明非才每愧登高處司馬應知賦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十一

早成

上巳日逸老堂讌集

身繫中朝二十年歸逢上巳艷陽天拂衣幸入香山會修禊重開曲水筵檻外晴花供送酒林間春鳥和調絃人生佚老知能幾塵世浮名詎足憐

秋日過南石雙瑞堂宴飲

偶隨宴喜到江鄉况復親知在一堂人向暮年

經苦樂天從秋節異炎涼沉歡此日方聯席驟
別何時更舉觴白露蒹葭溪上望美人只隔水
中央

詠牡丹

春風藹藹拂華堂曉日盈盈照畫梁麗景正逢
三月節奇姿忻覩百花王五雲叢裏開成朵七
寶光中簇作囊天意似憐傾國色故將微露潤
新妝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三

詠紅藥

園林雜卉正爭妍紅藥當階更可憐雲母屏前
千朵發琉璃燈下百枝然風翻錦繡香初亂露
染胭脂色愈鮮漫說玉堂根蒂別春芳原不異
當年

春日同錢子汎舟

莫謂蓬萊道路賒早探仙笈好餐霞因君夙是
丹丘客携我同登銀漢槎時向小山攀桂樹却

隨源水泛桃花坐聞鐵笛微烟裏更訪滄浪漁
父家

初得葛山別業是葛仙鍊丹處

雞鳴客館曉寒侵早昇籃輿與野興深買得一山
稱小隱薄遊五嶽是初心地傳勾漏成丹處人
擬蘇門度嘯音若道長生真可學洞中石髓正
堪尋

春日園行客至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三

掛冠早喜得還轅抱甕今來學灌園舊國山川
如有待新溪桃李本無言地深翻覺鳴雞靜竹
密時看乳雀喧已少世人來絕境任教仙客到
花源

種橘

小園僻在越溪濱種橘遙從吳苑分但取數株
娛逐客何須千樹比封君預占苞實經秋綻已
喜花香入夜聞抽筆欲思爲作頌謗才媿擬屈

平文

吳中丞貽示早春溪行之作用韻奉懷一

首

路轉溪迴繞碧沙村深晝永度年華桃花宛入
秦人境柳色偏依陶令家幸向江邊來鶴使欲
從天上問熊車幾時小隊穿窮巷暫與漁翁理
釣槎

園中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五

清溪迤邐曲通源野逕沉深晝掩門一鶴天空
時自唳百禽春到總能言柳因久植陰園地花
正繁開香滿園珍重園公好培護莫教風雨妬
芳蓀

斗垣龍君見訪贈別

使君旌節下郊墟時值窮鄉苦旱餘北望濃雲
遙擁蓋東來甘雨正隨車卽看沛澤霑青野漸
喜分流到碧渠共道騰空起蛟虬肯忘涸轍有

枯魚

晚過吳江宿姑蘇城外有感

扁舟來自五湖西路指江城日欲低張翰祠邊
春草發吳王臺畔夜烏啼風傳鐘漏聲偏急月
暗關河望轉迷慷慨尊前舊時事唾壺擊罷重
悽悽

湖邊風雨

昨向安流駕小舟忽然風雨起山頭非關舟子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五

輕長路自是山靈妬勝遊換枕有人聊自保掛
帆無主益堪憂巨川大澤皆爭愛險處愁君不
自由

齊雲巖雜詩四首

白嶽高躋萬仞巔玄宮更切五雲邊卽看輦輅
來天上突出香爐在殿前幢節似聞朝列帝笙
鏞遙引度羣仙石橋見說尤奇絕常有茅龍駕
紫烟

其二

雲霞扶我上高臺一到天門迴異哉崖下峰巒
開萬疊洞中日月劃雙迴珠泉晴灑瀟瀟雨石
澗寒生隱隱雷絕境幾人能道得却慚孫綽賦
天台

其三

門同帝闕拱崔嵬歷盡台階萬級來疊嶂總
呈天地巧奇巒疑是鬼神開空中石笋排雲出
董學士志園集卷六

去

望東蓮花傍日裁曾忝大夫今已老登高欲賦
愧非才

其四

地與塵寰隔萬層坐來轉覺道心生洞深惟有
雲霞氣山迴全無鳥雀聲幽谷草香風正細空
林松響月初生何當忽下浮丘馭縹緲同吹子
晉笙

自白嶽歸聞鴈

山水悠悠返旆旌神仙窟裏放歌行肩間覺有
烟霞氣筆底慚無金石聲落日千峰雲欲送秋
風一葉鴈初迎從今五嶽思遊遍莫愧當年尚
子平

七里灘阻風次日作

山雲蒸雨望溟濛急峽驚飈勢轉雄萬里未乘
宗慙浪七龍先阻楚王風翻濤欲撼鯨人國積
漲還朝龍伯宮天日須臾爲開霽輕舟鏡裏渡
董學士志園集卷六

主

江東

病起湖上夜飲

自憐經歲臥漳濱漸覺初秋起色新對酒正逢
河朔客觀濤偏向廣陵人輕風影動橋邊樹明
月光生水上蘋共說少微今更朗可能衰老應
星辰

李使君枉顧問疾卽席奉謝

行縣旌髦擁碧空豈知駐駕問衰翁一朝笑入

竹林裏十日香留蘭室中天撥陰雲開霽景人
從暑鬱坐清風相如若解文園疾荀爽猶能御
李公

題元美小祇園

名園昔日喜曾來一自登臨眼界開怪底城中
有丘壑疑從雲裡結樓臺泉飛珠瀑當空瀉峰
擁青蓮向日栽憶昨池邊時泛棹不知迷路幾
縈迴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六

張使君誕辰奉贈

曾携彩筆侍 皇廬更見檐帷擁使車身奉
紫宸三尺法手持黃石一編書城頭鼓角開清
夜海上旌旗靜碧虛不是崧高誕申甫誰爲王
室鎮方輿

贈李將軍

少年學得六韜文出塞曾經百戰勲勒石燕山
應有幾分茅漢社尚無聞弭弓徒自彎邊月寶

劍猶能噴陣雲向晚若逢霸陵尉慎無輕說至
將軍

浮玉山夜泊

浮玉浮屠百丈浮月移峴首帶滄洲魚龍隱臥
寒潭夜鴻鵠高飛碧漢秋 北極星辰懸萬里
南中山水在孤舟蘆間忽有漁燈出鐵笛橫吹
江岸頭

病起得同麓余學士諸公書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七

一從伏枕歷春寒暫起行園景物懽山鳥似隨
鳩鳥杖家雞初訝鵲雞冠登高更覺雲霞繞長
嘯應知天地寬忽得玉堂書問至遙疑紫氣自
長安

贈方文明居士

竹墅清涼夜景新高賢瀟灑出埃塵晚精禪理
王摩詰舊是風流賀季真遙對徑山千里月載
回震澤五湖春坐來蘆蒿微馨發聊贈祇園會

裡人

郡倅羅君過訪留集

半刺聲名動上台當塗共薦出群才東方行縣
迴車騎南國懷人對酒杯野徑微風清沁竹幽
堦積雨綠滋苔箇中陶令偏增興常得王弘枉
駕來

園居卽事

五柳閒門晝不開一園高臥日悠哉池邊把酒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三

聽禽語竹裡彈棋有鶴來白石爛時歌已倦紫
芝采罷曲新裁少微只媚山中色豈有祥光燭

上台

夏夜留客

中園楊柳舞輕風出水芙蓉浥露紅上客從天
來履舄少兒對月理絲桐幸將禮法寬吾輩任
有酣歌與爾同投轄只今應且任驪駒何事便

西東

茅順甫枉顧敝廬有作貽贈奉酬

築成水榭繞青蒲製得新衣紉綠蘿坐看羣鷗
自來往登期駟馬暫經過開門紫氣無能識石
室瑤章却較多安得便隨黃綺去采芝同向北
山阿

病起游錢塘

錢塘江爲天下奇千里屢折連海涯試看越王
射潮處何如枚叔觀濤時萬壑景倒星河窟兩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三

曜光翻朝夕池欲駕長風破高浪直從蓬島訪
安期

贈馮太史開之

早向金鑾侍帝來定知蓬島上仙才揮毫萬
壑龍蛇起長嘯千山牛斗剋草罷北門初賜傳
花牽南國暫銜杯漢家聞道修封禪須待相如
奉使回

贈孫小溪中丞二首

昨聞京口墜妖星
遂有旄頭耀百城
渤海但看驅將轂
潢池誰敢弄天兵
秋高雲鎖鯨鯢觀
夜靜風生虎豹營
此去旌麾更增色
千村枹鼓正無聲

其二

卽看叱馭有王邊
那得攀轅借寇恂
玉壘旌旗千里曉
錦城歌舞萬家春
籌邊閣靜星辰繞
問俗車行雨露新
聖王若還咨國士
南陽高臥

董學士必園集

卷六

三

豈無人

夏日與諸君避暑蔡蕩

漫擬當年河朔遊
偶携佳客放扁舟
天高月上夜如晝
水闊風多暑欲秋
簫管拂雲來別墅
酣歌達曙傍中流
若知世外須臾樂
肯羨人間萬戶侯

贈邢少府轉昌平別駕

貳侯廉節如君少
萬里空囊別我游
始佐彈琴

清鉅邑還陪分竹刺
名州南瞻宮闕青天曉
北望園陵白露秋
當道正咨冰蘖吏聲名早晚達宸旒

王中丞思質輓辭

公卽元美尊人也

曾麾赤羽走長鯨
志掃烽烟萬里清
草上血痕朝化碧
營中星墮夜含明
誓扶社稷身先隕
戰勝邊庭謗已成
最是看花舊時伴
生芻一奠倍含情

董學士必園集

卷六

三

寄鳳洲叅知

久辭北闕點朝班
且把淮南桂樹攀
坐下珠簾看日永
手揮綠綺送雲閒
杖藜興欲登三竺
伐木聲傳到幾山
幸得江州曾餉酒
何時彭澤共開顏

送王荊石司成

才子文章湧八溟
聖朝寵拔在 天庭
書傳太史紉金匱
字擬中郎立石經
人向九霄瞻北

斗門開六館麗繁星若非皓首相期者舉世何人眼尚青

壽慎山泉侍御

湖中花柳弄芳春正是神仙降誕辰賀客喜逢
遇甲子閉門知自守庚申葛洪本有丹砂術方
朔嘗爲金馬人携得西臺舊時栢風霜歷盡長
龍鱗

皇甫封公六奏壽詞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五

玄晏先生日閉閣烟霞處處得幽閒桃花水長
誰能問桂樹春深正可攀暫以種魚居海上預
知翔鳳出雲間他年捧得褒綸下錦服何如舞
袖班

淇竹陳使君自括蒼遣使相訊寄謝

使君何事念窮居義氣于今孰可如暫向栢臺
驅五馬却從千里寄雙魚賢聲已喜能酬主
高論還期更起予但得諸君在廊廟不妨野老

臥田廬

五日與客宴飲忽談曩事因感新懷醉中
有作

當年曾直紫宸廬端節偏膺寵數殊宮綵
巧成長命縷御毫親染辟邪符尚方賜扇當
天降中使傳衣夾道呼却笑曩時渾似夢何如
此日共懽娛

送徐使君之任閩中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五

使君此去奉殊榮閩越遙看作壯行地歷滄溟
開萬里山連島嶼列千城當朝最重觀風使
滿路爭傳執法名我老何能申贈別願公早爲
贊昇平

夏夜城南小園

廿年客路亦何功一畝之宮自可容隱几曲池
生菡萏開門列嶂出芙蓉廬中點點漁舟火樹
裏悠悠野寺鐘向夜閑行歌白苧露華輕滴翠

微重

奉酬存翁師相

林壑何當政府書祇因鄉國近園廬山中未效
銜環雀門下虛懸點額魚孫相舊開東閣在彭
宣敢謂後堂疎從今更喜趨承便別業新營接
漱居

中丞我渡陳公席上賦贈

中丞節鉞鎮蘇臺經略應知問世才東海風波

董學士必園集

卷六

壬

隨地息南荒日月劃天開佩刀夜解蛟龍吼幕
府春閒燕雀來正喜百城無一事儘容諸客共
銜杯

湖上小飲

早秋雨霽景偏澄與客來登湖上亭流水垂楊
同漾綠遙天近嶂並含青風從野寺香成靄雲
擁山莊樹作屏對飲不辭陶令醉恐教人笑屈
原醒

存翁師相誕辰用韻奉贈

早司鼎鉉侍 皇闈聖謝樞機海上歸共想
九重隆晝接尚思十載贊宵衣參禪自悟今生
是得道何言舉世非正喜三秋開壽域南山相
對映幽扉

北堂鳩瑞詩

有序

北堂鳩瑞者爲陶明府頌其母太夫人
而作也始太夫人空牀獨守栢舟之誓

董學士必園集

卷六

壬

彌厲而明府雞黍克供板輿之樂何極
是以天垂明鑒鳩示禎符十載來巢七
雛累育旣而母荷立楔之命子爲捧檄
之行華翟之封可期馴禽之兆將顯功
業伊始寵榮肇端于是維楚之良在朝
之彥莫不託于翰墨形之辭章因題卷
曰北堂鳩瑞云予惟鳩者詠于詩人載
在史氏自古記之矣故關雎稱淑女之

美取其幽閒鵲巢頌之子之賢嘉其純
一是鳩之象女德甚明也歷山見鳩而
作歌顯虞聖終身之慕小宛因鳩而興
感切周賢明發之懷是鳩之關于道甚
著也是以皞帝膺圖則列鳩而紀職漢
人御統則叙鳩而名郎蓋盛世所以攬
天下之才而哲王所以教天下之孝夫
固如此今太夫人女德既彰而明府子
道彌篤居在澤國出躋天朝夫其將
由白鳩之郎徧陟五鳩之職以聚萬民
以表庶位者乎予故輒賦一律繆廁同
聲焉

南國才賢膺母教北堂貞節有深恩仙鳩應瑞
來巢屋彩鳳銜書遂表門秦帝懷清名已顯漢
家褒孝寵仍繁從今潘令迎慈駕佇看榮光映
後昆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六

无

贈大中丞廬山張公移鎮南都
驅車茂苑向留京坐制中樞控百城卜洛萬年
鍾王氣渡江千里振軍聲風霜早落淮南木星
斗遙臨海上營好取勲名報天子始知定遠
是書生

寄履菴范宗伯

聖朝訪洛藉論思道德如君副倚毗授館方增
弟子室傳經真可帝王師璫珂早曳三天珮
繡衣遙將五色絲臺上鳳凰千仞起羽毛猶足
用爲儀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六

无

虹橋詩爲太醫蔣君賦

林丘廻合翠微重門對蒼西萬疊峰匣裏劒光
騰白氣天邊鐵鎖掛青龍隔溪賣藥千人度傍
水開園二客從陰德定知來駟馬後昆題字擬
臨卞

憲使沈劒南招飲烟雨樓

高閣崇軒敞碧空，淡烟疎雨映簾櫳。
萬家井竈霏微裏，一郡園林霽霧中。
近海似連圓嶠氣，登臺初徙灌壇風。
多君餘潤沾丘壑，更洽恩波四境同。

拾遺記圓嶠有烟氣數百里

留別沈使君

早時風雨共登臺，忽覺天中景象開。
南極一星孤客去，東方千騎使君來。
洞庭水滿舟初遠，吳會雲生首重回。
此別林丘惟穩臥，幾時旌節更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三

追陪

贈使君方齋史公之任粵中

獨持三尺去南荒，觀察威名不可當。
扶翊漢家新日月，肅清炎海舊冰霜。
干城指顧從天上，百粵懽呼擁道傍。
共說珠崖珉石在，早時曾已紀循良。

公嘗爲瓊守故云

送太醫黃君

幽人意氣最堪憐，黃綺高風天下傳。
知爾采芝

商嶺上，適余行。藥嘗溪邊早聞囊，有金莖露更喜丹飛玉鼎烟。爲道衰年藉扶掖，可堪離別向尊前。

贈左使陳雨泉七十

早從行省擁華輪，却掛朝冠別紫宸。
遂泛扁舟同范蠡，共將尺牘重陳遵。
著書藏在名山上，長嘯行當大海濱。
絳縣未須論甲子，蓬壺知歷幾千春。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三

和洞翁宗伯見懷之作

秋夜沉沉漏正長，天河耿耿坐相望。
余今臥病荒三徑，公爲離憂寄九章。
錦字忽看來鶴侶，彩毫曾記逐鷓鴣。
行十年祇切高山仰，千里何能一日忘。

樂嚴詩爲沈太醫賦

爲愛名山作勝遊，山中芳草足淹留。
平生自有烟霞癖，此日來栖巖谷幽。
與客共歌天目曉，有

時長嘯洞庭秋邇來種得千株橘不美人間萬戶侯

右湖詩爲周虞卿賦

大江千里抱都城一道秦淮曲曲繁知爾神同秋水瑩只今門對鑑湖清朝看湛澹微雲淨夕弄潺湲新月生自是山人無俗累不須重爲濯塵纓

送馬將軍

董學士泌園集卷六

三

王

廿年夾陛聽鳴珂萬里臨岐送伏波海上尚看銅柱在山中只有白雲多風光漸逐街杯盡虹氣其如繞劍何他日仍蒙漢家召願君勿記灞陵呵

使君蔡公往在攜李曾過草堂又闕奉聞忽承貽問既感高誼殊慰積懷因作附謝兼訂鴈蕩之約云

漢家西府接天開獨有中郎冠世才招隱昔過

陶令宅懷人重上越王臺劍光入夜雙龍合書劄先秋一鴈來不是交情千里切沉淪何路達

三台

偶謁大中丞李公序時以積雨洪水方興至是忽得晴霽雖將墊溺或可無虞喜而再贈二首

水勢何當橫地來中丞昭格亦奇哉身將漢室金堤護人是天朝砥柱才羽扇麾雲千里淨

董學士泌園集卷六

三

王

虹旗颺日九霄開精誠已荷穹宸應忠奏還看聖聽回

聖朝御極正當陽吳國東南財賦疆總計千方軍國貢不如百萬海陵倉卽看禾黍初抽隴可使波濤若望洋劉向自來憂漢室幾將災異列封章

贈給舍葉子使郢蕪簡郢都曹侍御二君皆同館也

王冊遙將出建章分封此日續高陽

楚高陽之裔今鄧都

有陽城黃牛山擁荆門國白馬盟開漢代王使節

九天人並迴詞源七澤派俱長郢中知爾歌難

和幸有當年同舍郎

同友人夜酌叙別

百年時事幾變態人生會合寧可常相逢沉酣

惜別去劇談經濟喧予狂沙明灘靜月隨泛花

含草甲春底忙高歌忽覺滿天地長立遠視神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三

言廿八

洋洋

朱沈二進士北上餞之有作

荒臺薜荔滿山阿早起登臨發浩歌海嶠雲生

天欲雨洞庭木下水微波白鷗蕩漾隨人遠黃

鶴高飛奈爾何却望君家氣蔥蔚門前雁塔倚

嗟峨

新夏雨初已池亭對客夜談

高卧園林日晏如夏來樹木正扶疎稽生鼓鍛

泉流處季主垂簾雨霽初靄靄白雲當戶過悠
悠明月照庭虛夜深靜坐談玄處忽聽池中有
躍魚

題馬方伯石渚別業

石渚先生早上居爲眺名勝結幽廬朝看海島
雲生處夜對江湖月上初夾岸園林澄景色臨
流臺榭映空虛他時廊廟功成後誰識當年此
著書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五

言廿九

望海篇奉送陳使君行部鹽官作

漢使凌晨擁十乘秦王嶺上望滄溟暫開雲氣
三山近直接天河萬里澄二曜吐吞如合璧群
方羅列似繁星知君觀海歸來後咲殺枚生說
廣陵

焉開之夜宿瑤光閣次早予將訪之適其
已行悵望有作

白嶽峯頭飛鳥回紫霄厓畔重徘徊遙看黃鶴

仙人去枉使青蓮居士來欲締淨因徒有約高
談玄理更誰陪只今徙倚瑤光閣似覩君顏在
上臺

安南納款

周廷王會八荒通禹貢諸侯萬國同荒服獻圖
南徼外聖人高拱大明宮金標銅柱廻中土
玉羽綃衣致遠戎不見堂階運籌策但看海宇
屬神功

董學士沁園集卷六

玄墓道中作

平生夙有登山興此日方尋谷口來佛塔迴從
雲外見人家多傍水邊開芳梅十里重穿逕古
木千章又上臺却咲尚平婚娶畢猶憐塵世久
淹回

過光福題贈本立上人

閑來古寺已黃昏高聳浮圖氣象尊水借具區
成佛海山開小苑作祇園殘碑字在經千禩舊

井泉分惠一村惠遠更知能好事笑迎陶令入
松門

太湖

太湖遊覽素稱奇日朗天晴望不迷地近三吳
包遠近山分二嶺列東西每將積澗滋千里更
瀉餘波作萬溪試問當年釣鰲者何如此處狎
鳬鷖

郡侯謝公有贈次韻奉答一首

董學士沁園集卷六

三

驥足當超萬里餘鳳毛初向九霄舒虹光夜繞
匣中劒雲氣朝浮架上書獻策已看同賈誼能
文共薦似相如他年侍從汾陰日好賦甘泉擬
子虛

春月初霽西遊

無奈春來苦滯陰一逢霽日始知春天開綠樹
千林曉風送黃鸝百轉新聲裏山山凝淑景行
邊處處擁香塵自憐老回韶華節也作嬉遊盛

世人

同嚴子孚登道場望太湖弔孫太初墓太
初自高士惜其猶未聞也茲獨深致意焉
莫春挾友了勝事拔絕道場窮地靈曰浪疑天
北極動青山臨日萬木明迴雪細草幽徑滑入
路斜松野寺迎何處高人早蟬蛻登臨空作鳳
凰鳴

高士王君雅多山水之癖過余雪上登海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六

三

天閣有作見贈輒爾賦酬云

知君長揖謝公侯却愛人間洞壑幽覽盡萬山
猶未愜圖懸五嶽作奇遊凭高遠識吳門氣懷
舊方乘剡水舟朗詠海天空閣上何如當日賦
登樓

題榮壽錄

仙李盤根托帝鄉漢家何必數袁楊兩朝詔錫
龍鸞字三世恩懸日月光楚客歌聲來郢里驂

人詞賦出沅湘儒林一啟傳經業千載淵源自
此長

柱史張公按部還朝遂以贈行兼爲答謝

二首

斧鉞親持震海濱輶車歸覲向穹宸鳳凰臺上
秋風起鸚鵡洲邊夜月新江濶共看遙擊楫時
清何必更埋輪卽今一鶚當空立萬里雲霄絕
片塵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六

三

畸人遠卧萬山隅平子緣何有四思已識皂嬰
明主重更看玉案美人貽柏臺向日霜華發
楓陛回天斗柄隨我欲贈君龍劍在夜來虹氣
想先知

過吳君山園

家住烟霞深復深更於山上結園林逕從巖壑
千重轉窻落杉松萬樹陰鳥度薜蘿來別洞鹿
嘶芝草過遙岑只愁迷却仙源路猶有幽蹤未

敢尋

早起書懷

卧起春來景物繁偶從行藥步朝暄祗緣習嬾
常成病敢謂辭名欲閉門枕石幽壇時有夢下
簾高閣轉無言初晴花木添微潤閑看庭前鳥
雀喧

寄林與吉

早辭簪紱去園林欲問幽居何處尋南國幾看
暮
董學士泌園集卷六

芳草綠東山遙在白雲深每傳鳴鳳同清嘯誰
向流泉辨古琴方朔本來思避世誤隨金馬尚
浮沉

使君越湖邵翁八十初度令子侍御因以
按部便還越中得拜堂下奉贈

城南常杜家聲舊漢代袁楊德業尊聞爾簪纓
傳奕世卽今車馬集高門中山霧遠藏玄豹北
海天開起大鯤願向清時同泰華丈人峰下列

兒孫

丁未春入朝呈院中諸友

日出東方報曉雞建章晴繞五雲低殿中候輦
千官靜階下傳趨萬國齊金馬幸來陪舊侶鳳
池重視有新題却憐朝罷歸雲閣尚覺天香兩
袖携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六

董學士泌園集卷六

里

允

董學士沁園集卷之七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五言絕句

月夜送易憲副督學四川二首

秋夜月初霽長天無片雲送君明月裏見月卽

思君

其二

萬里一爲別三年何所期清光似明月長願慰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相思

贈空山人二首

山中寂無人草木自開落長日閉深關禪心無

住着

其二

空山無世味幽壑自沉冥獨步松間月唯聞清

磬聲

思家中別業

青山并綠渚箇裏成新墅夜靜忽聞鐘披襟悵無語

題昭君畫

佳人稱絕代早入漢宮中玉輦原非遠何須恨

畫工

直感偶成

雲霓晝沉沉閒庭綠柳陰誰言宮闕近常似在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懷陳中丞三首

江豚鼓浪生海蜃連雲暗病子方偃牀歸人遙

解纜

其二

斧鉞辭吳甸旌旗弄晚風情隨千里遠人隔萬

山中

其三

桃水連天漲楊花滿地吹春光今已暮芳意語

誰知

七言絕句

方時湘訪予不遇別去金陵因寄訊一首
閒居忽有題門客何日重逢載酒人遙憶金陵
楊柳色依然同作帝城春

武城逢孫比部聞簫作

何處相逢繫客橈武城春月夜寥寥誰言昔日
絃歌地祇與夫君聽洞簫

畫學士函園集

卷七

三

泊舟有感

舟中高臥日初晞病嬾偏羸送候稀却笑當年
逢列子誤將爭席作忘機

朱太夫人壽詞

鍾山高倚丹丘宅璧水遙開白玉堂青鳥忽傳
王母降紫簫歌吹擁仙郎

贈郡幕吳君之南陽二首

行行趨府莫辭勞聞說宗資擁漢旄誰謂此君

恒王諾府中原有范功曹

其二

此去應多隱者居行春莫惜雙回車臥龍岡上
時經過試問當年舊草廬

山居即事二首

幽居綠樹自成村更傍清溪日灌園聽盡啼鶯
人寂寂數峰深處閉閒門

其二

畫學士函園集

卷七

四

白雲青靄路難窮萬壑千山一徑通野寺林深
不知處磬聲遙在夕陽中

詠獵犬有感二首

東郊草綠獸初肥獵得平原白兔歸若向淮陰
壇下過幾人灑淚對秋暉

其二

曾逐蒼鷹去不遲只今郊野尚堪馳誰言秦相
多尊貴猶憶當年上蔡時

三月晦日張明府邀飲有作

春光九十愁邊過喜向今朝宴飲新夜半當筵對君別尚憐馬首帶餘春

草堂新成適子睿過偶作

家住潯溪綠水隈臨流新築讀書臺應門只有雙黃鶴惟許幽人日往來

溪上草堂

碧溪深處絕塵喧自汲清流日灌園却笑漁船

董學士泌園集卷七

五

長共到不知是否比桃源

寄贈日者汪君

幾向甘泉作賦回陸沉金馬自非材屈原不是求名者問卜聊從詹尹來

學博李湖賀君在顧奉贈二絕句

洞庭山畔晚烟收震澤溪邊春水流乞得鑑湖傍一曲欲從賀監泛孤舟

其二

石巖花發笑春風朝日晴霞絢苑中聞道大冊今鍊就童顏歲歲與花紅

小鳥

江邊茗葦漸蕭蕭小鳥飛鳴亦自聊黃鶴冲霄如失路一枝安得似鷓鴣

幽居

幽溪一曲一重關隔盡千山與萬山惟有堂前雙紫燕銜泥猶自到梁間

董學士泌園集卷七

六

病臥荒莊辱林使君相訊賦以志謝二首
一自歸來東海墟任教蓬蒿滿荒廬陳平陋巷今堪重門外方來長者車

其二

千溪曲處轉孤村萬壑深中獨掩門自信野人堪避世誰知高士喜尋源

溫司馬出師歌六首

間外方成大將臺中朝特遣重臣來營連虎

豹江邊去觀築鯨鯢海上回

其二

軒庭曾授握奇經漢幄尤傳決勝名千里烽烟
消塞上六軍歌舞角東城

其三

一劍龍光天地知千羣虎將鎮疆陲島夷盡是
游魚釜滄海真成飲馬池

其四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七

五

聞道南夷識姓名况當北闕命專征定知一
月能三捷且統諸侯奠百城

其五

掃清江海若風霆坐鎮華夷炳日星羽騎候靈
無赤白麒麟高閣有丹青

其六

壯士斬蛟降怒濤神人鞭石血濺橋吳今何必
燃犀照海怪江魔已盡消

怕春陰曲

不學人間老無賴不學天上春陰陰只向北牕
縮首臥時發南陽擁膝吟

題邵平圖

閱盡浮名豈足誇荒園猶記故侯家誰言秦吏
多苛政尚許東陵得種瓜

贈朱生說者

邯鄲市上熟黃梁北邙山頭吹白楊雅門一說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八

五

興亡事却笑田文泣數行

劉長興謫天台郡貳因錢文學往謁賦以

寄贈二首

從來劉阮有仙才會遇神仙洞口回千載夙緣
知尚在明王重遣到天台

孫綽高才冠帝京天台自古號仙城郡齋若使
成新賦廊廟應傳金石聲

詠真如寺纓絡松

古松千尺倚禪扉直榦凌霄枝葉稀忽見雲中
動纓絡恍疑大士降天衣

贈誠齋紀丈壽詞二首

與君少長霄溪東醉酒彈棋日夜從七十只今
皆已過君何矍鑠我龍鍾

其二

聞君煉就九還丹白日成仙定不難若得刀圭
少分與也隨鸞鶴戲雲端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九

讀易

嘉靖丁亥歲作年十七

焚香晝靜了無事坐對一卷羲皇編莫嫌終日
不作語此心已在先天先

聞秋聲有感

嘉靖丁亥歲作

董生讀書至夜半秋聲入竹心慘然西風怒號
特地來貧人安得寒衣穿

徐子自吳興馳入京都來療予病贈別

經年臥疾獨憐予况復當君返故廬欲識予懷

最深處小窓閑坐檢方書

園中冬青甚茂偶題

不隨桃柳闌春榮獨向冰霜綠清庭若道芳華
有消歇請君安坐看冬青

紫燕

燕燕飛來拂早霞穿簾入箔傍人家如何黃鵠
凌雙翮四海遨遊未有涯

戲從溪上釣魚作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十

五湖終日釣無魚豈是迂翁老更迂試問當年
河上叟緯蕭不願得驪珠

贈大中丞胡公塞上歌七首

太師軍令播幽都大振皇威朔漠區欵塞遂連
諸部落朝天並集五单于

虜中呼邊帥爲太師故云

其二

上谷遙聞息鼓聲函關不必請封泥轅門高坐

開邊塞日接降箋西域西

其三

驃騎馳兵出漢疆渡河降取渾邪王聞君此地
開文會何似當年蹴鞠場

其四

鼓鐘本爲和戎賜旄纛仍從縛虜回出召將官
同凱飲入邀詞客更銜杯

其五

董學士泌園集卷七
十一
寶劒韜光射列星綵毫吐色逼青眞沙場盡是
行歌地幕府翻爲著作庭

其六

歷盡邊關阨塞多聊從戲墨寫山河漢家聚米
圖形勝却笑當年馬伏波

其七

君從嶽觀望東吳千里曾看足練無我有吳中
水晶練煩君五嶽寫眞圖

六言

賀尹山人遷居東里二首

春前喜見遷鶯燕雀來賀新成本是南州高士
今爲東郭先生

其二

門前流水一灣市外茆茨數間避世已知無事
著書猶未全閑

五言排律

董學士泌園集卷七

十一

題世芳樓茅相公故處

尚書躋八座上相入三台接步趨仙省聯輝映
帝臺銓衡同秉藻鉉鼎獨調梅地是瓊溪舊堂
知綠野開家傳柱石業人倚棟梁材嚴室東山
敞星軒北斗廻河流臨檻瀉華嶽入牕來俯睎
人烟外遙攀霄漢隈桂花連月吐芝草拂雲栽
遺鳥今看投簪昔暫回林泉多暇豫臺榭總
徘徊一自登庸日方資匡濟才幽期忽以邁芳

思正悠哉黃閣年光換 清朝曉漏催獨憐登
眺處千里見崔嵬

贈錢南郭

早時從玉署作賦奏明光中路趨青瑣持書拜
夕郎五時傳諫草八舍擅文場祿閣仙人杖天
墀侍史香 君王重神駿大牧簡時良一自驅
沙苑長餘翰墨芳誰言辭 北極翻作向南荒
才大終成患名高本自妨千山連嶺表萬里入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七

夷鄉野戍龍沙斷重關鳥道長溪深偏聽險
轉多箕漢道牂牁使秦通黔國王侍臣違近地
盛世切遐方雲擁朝中別風從海外翔百城觀
禮樂列郡化冠裳共識文章貴尤看治理張廟
堂應有待宣室自難忘寄語長沙客無勞賦楚
湘

送吳侍御按部江右

清望振巖廊蘭臺待 聖王諫書初下殿 恩

命遠巡方攬轡臨吳楚驅車度豫章洪都開勝
繁勝閣播餘芳風震千林肅春回萬里光離心
何以贈懷袖有干將

送少司成文石之南都十韻

蓬閣集羣賢高才儼若仙承 恩陪屬玉奏賦
御甘泉舊京資矩範新命屬陶甄東觀文章侶
西膠禮樂年筆將彤管去經列絳帷傳春滿金
陵地花明璧水 輝談柱五鹿校講兆三鱣人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七

豈周南滯心常 北極懸兩都同日月列宿會
星躔 聖主方虛席還應着祖鞭

九日宴達觀臺上

秋氣澄新霽重陽景更融臺非同戲馬節已應
來鴻月令九月鴻鴈來賓望遠連平野登高逼太空筵開
蒼靄上客到碧雲中嵐翠遙相接溪光曲更通
孤松凌夕照萬竹動清風絳席分萸佩瓊卮泛
菊叢村家有新釀何必藉王公

贈左伯陳公奏績

儒林多舊業弱冠早能文學已探丘索詞嘗擬
典墳九苞鳳呈彩千里馬超羣魏闕持隆望燕
山待勒勳歷年猶在再爲國祇忠勤客難東方
朔人嘲楊子雲紫薇春色暮蒼栢歲寒分世正
資良弼時方際 聖君殿庭瞻鸞立 詔綽繞
龍紋一發雙虹秘當清四海氛

寄贈觀察李公十八韻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七

五

公本中朝傑今居南嶽尊九江開夢澤萬壑赴
荆門白水真人地蒼梧王氣存 帝因嘉重望
詔俾按名藩臣誓風霜節天濡雨露恩始從避
馬處復見畫熊轅日擁觀風使星臨執法垣六
條知有緒三尺自無冤憶昔草玄逕曾承駐阜
轡未爲李君御先過董生園對酒或停酌臨筵
時廢餐方期窮旦暮豈暇展寒溫皓首嗟何及
州心矢不謬東郊憐廢馬北海喜騰鯢漆室雖

憂世彤墀誰叩閣忠貞知許國 眷命佇臨軒
麟閣三霄敞龍綸五色繁願言振經濟早爲整
乾坤

賜谷王使君壽詞十四韻

憶昔來吳會提兵鎮海邊平江息枹鼓下瀨弭
樓船 王法持三尺神韜授一編折衝千里靜
威德萬人傳正以敷庸懋將膺簡眷先如何棄
軒冕祇爲愛山川几席雲霞滿軒窗蘿薜連壺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七

六

中開妙景世外締真緣一自青門隱將齊絳縣
年春逢上巳盛節以艷陽妍茂育自茲始長生
當可延方平初啓宴阿母並臨筵訣隱存中夜
丹成慶大年君家復近海願爾看成田

壽大中丞養翁李公廿八韻

公自趨朝日曾看拜夕郎丹忠思補袞紫極佐
垂裳正色立 廷陛昌言振廟堂自能追稷契
無事藉金張報 國心恒竭匡時策更長烽烟

消大海杓鼓熄窮鄉鴻鴈歌將作鯨鯢浪不揚
廉貞貫金石精白厲冰霜繫此句吳郡維聯畿
甸傍地皆稱赤縣位實統朱方問俗求民瘼勞
神軫歲荒謝安多鎮靜黃霸最精詳稍喜豐能
保還聞視若傷安邦同砥柱濟世作津梁皓魄
澄秋節清颺薦早涼層空高太白佳氣繞中黃
鉞授雲霄龍弧懸日月光七元臨玉度雙宿渡
銀潢孕節肅漢琴寶傳相商由來產人傑定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七

七

是應星祥北斗長年錄南辰壽曜芒元晶凝海
嶽泰運會明良車協熊羆夢筵飛鸞鶴觴虎旗
門外擁鴻寶枕中藏理得化常順道高神自王
玄關開自李蒼兕老歸姜並覩仙籌晉彌延世
祚康願言比風牧永永贊軒皇

邑侯隣初祝公壽章

成都標勝槩當代更無倫巫峽遙連楚峨山迴
控秦錦城開日月劍閣出風塵地本鍾元氣天

應產俊人南陽龍臥處北闕鳳鳴辰節自中

霄發輶衝列宿新高才原冠世異政每通神境
有翔鸞集林多乳雉馴斗杓方建午崧嶽正生
申長命聯嘉節延年證妙因朱絲纏瑞艾寶曆
紀靈椿宴啓西池早籌添東海頻千家梅雨澍
一縣桃花春張樂洞庭野彈琴笠澤濱懽娛傳
玉笋徵召捧丹綸禁掖分青瑣仙班近紫宸
宸垂衣逢聖主補衮侍良臣惟願輸忠鯁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七

六

無嫌拂逆鱗從茲調寶鼎永永燮洪鈞

贈鏡宇沈公以大廷尉轉少司寇一首

聞說張廷尉明刑事漢皇只今叅八座猶是約
三章執法名因起通經道轉光平中持國議
精白佐天綱曳履星辰上調樞斗極傍聖
朝知解網永永贊垂裳

送孫宮庶栢潭

公才是王佐宿昔侍穹宸漢代文章伯商家啓

沃臣天因明兩作日預現重輪學以甘盤舊光
隨主器新承華尊置傳博望廣延賓托乘皆
英俊傳經賴正人還同周論道豈但魏懷仁謝靈運擬魏太子詩有由來常懷仁之語師保齊姬召遨遊陋應陳元
良端國本輔導冠朝紳紫極千霄瞻青陽萬
物孔門無俟駕虞殿正頒綸願輟東山宴適
趨西沼濱孫弘廷對後高閣敞平津

夏日苦病忽致龍瞋寄呈孫學士龔使君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九

炎蒸逢盛夏偃蹇嘆衰翁司馬方憂渴許丞尤
病聾羞慚見賓客應對藉兒童合避千山窟猶
栖一畝宮十旬病未止七發賦徒工親舊多英
傑盟言誓始終鵷雛趨殿闕燕雀困樊籠離別
忽云久音書杳未通張衡愁路遠阮籍泣途窮
玉樹貌難卽金蘭本自同彈琴對流水拭劍繞
飛虹月出洞庭上雲生吳會東山川遙間隔河
漢正昭融撫已憐清景懷人望碧空欲思除積

鬱惟待挹高風細扣玄中妙還須河上公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詩

有小序

間者寧夏之變官兵集六師圍之久而
未舉大中丞常公遣一將征之遽有成
功予始抱杞人之憂繼爲吉甫之頌情
之所至不容已也昔曹參積功佐漢而
鄂君首重蕭何李愬奮勇平淮而韓愈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十

專歸裴度蓋推其本也常公撫浙外嚴
敵愾內輯民和文武兼資治化旁洽而
痛念西寇之亂恐貽北極之憂蓋心
切于忠君而志深于報國也但今
西寇雖靖東夷未平竊謂公建樹方隆
威望彌震曩遣一將尚策摧陷之勲若
統六師必著廓清之績故序述其旣往
而祝念其將來亦詩人頌禱相仍之意

也詩凡三十八韻

天下方多故臺端得偉人忠貞扶紫極節槩
挺蒼旻命世才稱傑逢君眷獨真一編授黃
石三略佐彤宸決勝廟堂上折衝江海濱憂
時增砥礪守道不緇磷執法風霜凜撫衷夙夜
寅卉夷聲乍警桑土戒恒頻選騎千羣鐵屯兵
萬甲銀彤弧射巨浪寶劒躍平津幕府貔貅臥
閭閻鳥雀馴威稜肅邊徼安靜馭黎民尊俎輪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主

籌畫干戈寓拊循征求謝俗吏談笑對嘉賓凱
飲懽騰越勤王遠戍秦盈庭議稍異爲國志
偏振管仲能攘狄宣尼請討陳古來垂耿烈今
詎敢逡巡義以精誠激情因甘苦均平居深締
結赴難歷酸辛凡此先登者皆由憲令遵諸營
聯郭外疋馬越城闐李愬擒吳日裴公封晉辰
臨軒宣捷表告廟啓明禋沙漠妖氛息乾坤
正氣伸鴻勳宜共慶羽檄奈叢蓀獫狁纔離塞

鯨鯢忽震隣九重赫有怒一統正無垠

天地豈終否雲雷合解屯遙聞頒玉勅爲召
掌洪鈞楔徇狂將殪貪狼禍未悛還驅虎豹旅
淨掃犬羊塵更復催飛騎毋令這隻輪社開盟
白馬閣敵畫麒麟日月丹青耀河山帶礪新八
荒方啓泰萬國正回春佳氣巖廊接欣瞻社稷
臣

奉贈少師石翁壽詞四十韻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主

天啓明良會時當交泰辰商家方賚弼周嶽
實生申始荷先皇識親題第一人遂承
今上眷首擢冠羣臣綰印登黃閣近衡上紫
宸預徵雲五色快觀日重輪千載遭逢異三
階寵命新豈惟崇位望自是富經綸才裕當
時務心存太古淳精誠通玉闕忠義動蒼旻
密歛施爲迹叅敷造育仁更絃除急切調鼎適
和均獵解商王網車污漠相茵寬弘能鎮俗清

靜在安民雕琢思還樸操持緩束薪八風熙玉
燭九有順洪鈞黎庶皆含哺交游若飲醇聲名
天有斗襟度海無垠貴顯同儒素紛華得道真
事 君情翼翼對客語恂恂共侈勲庸懋誰言
吐握頻酒尊傾北海冠蓋擁平津揮塵筵開謝
凝香坐是荀遊齡當始度瑞應協佳辰甲子初
周歷星躔又轉巡陽和從臘始淑令與時臻歲
月盤仙李乾坤護大椿瓊枝聯五世黃髮拱雙
親憶昔徵殊遇會叨拜後塵樓遲追步武寓直
接比隣鎮日常懽晤何時不細論話言猶似昨
蹤迹已成陳西望徒堪笑東家枉效顰泥途困
燕翼霄漢附 龍鱗本自非儔類寧關異屈伸
懸弧瞻盛會鼓瑟羨嘉賓鴻寶清淮上玄珠赤
水濱功成重 賜履治定但垂紳瑤屋千籌進
華堂百轂純無能申慶頌祇以慰沉淪

壽玄翁相公六十韻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七

五

聖皇方出震哲相正承乾氣運恒相會 明良
詎偶然 昊穹扶 社稷王佐應山川自古中
州地常生間世賢商闕開國邑河洛貫郊廬文
武知材備剛柔秉德全昌期逢五百典禮蘊三
千畫授圖書閱文膺科斗傳校讐登石室著作
勒丹鉛託乘趨 儲幄橫經侍 講筵商巖採
芝後姬室剪桐年師保叅隆任論思切細旃匡
襄資慎密調護賴周全雙手親扶日孤忠早格
天銅樓問寢罷玉几受遺專魚水情彌洽鵲鴉
音足憐金勝一以啓繡袞遂來還誠貫三光朗
心存百鍊堅立 朝崇大體信道得真詮正色
恒持議虛懷荷轉圜冰壺含月瑩藻鑑向空懸
留滯皆蒙拔英奇悉見遷自能別涇渭誰可混
姬妍獨斷靡停務兼收辭濫員風雷同鼓盪宇
宙廓陶甄仁澤濡羣動威聲震九邊單于請封
冊部落獻降牋納款蕭關下稱臣楓陛前恭裁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七

五

龍鳳詔坐制犬羊羶朔漠咸稽顙宸區可息肩
若非憑廟算孰與淨烽烟不戰收功鉅無爲贊
化先 禁中居頗牧塞外奪祁連已覩軍猷壯
還看王道平政成遵祝網治定念烹鮮收轍除
庫廂和琴解急絃燮調逾漢丙熙洽輔周宣歌
舞閭閻共庥禎歲月駢茲當遇甲子預擬比神
仙寶錄具茨野瑤笙縵氏巔襲時探勝蹟此日
證玄詮桃實來方朔芝房降倖佺王喬名是晉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七

五

彭祖姓爲錢詎似當津路兼迴駐世耕孤垣呈
壽曜昴宿注祥躔氣轉鴻鈞泰光敷玉燭圓二
儀昭景象百辟慶喧闐憶昨鵲鵲曾叨鵲鷺
聯林丘歸偃伏枕席困迤邐公在干霄上予沉
萬丈淵懸知隔禮數敢望越拘攣自念攻微藝
平生締夙緣詩書留壁簡雅頌布青編浩蕩詞
如海鋪張筆似椽搦躬雖淺薄綴學或鑽研彤
管應非僭丹珉或可鐫勲名瞻赫赫祝惓效拳

奉惟祝松筠茂仍期瓜瓞綿箕疇從此衍舜曆
永昌延歲歲當茲度懽娛動八埏

憲使劔南公轉江西藩伯贈別五十句

東吳沈隱侯當代號名流樂道居江國承 恩
鎮海陬六條班憲令三尺壯 王猶擊楫波濤
靜揚旗日月浮千村息枹鼓百里播調謳浹歲
多閒豫乘春農宴遊人瞻郭賀見地起庾公樓
每以巡行暇常臨眺覽幽興還同北海望豈讓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七

五

荊州滿坐盈珠履登門有剡綵高風重廊廟雅
意屬林丘遠駐畫熊轍時停彩鷁舟經過五柳
巷游戲百花洲臨部移星象摘文射斗牛賢聲
齊汲鄭逸調邁應劉幾誦登高賦尤稱濟世猷
黎民方共樂 聖主賴公憂捧檄從天上榮轅
擁道周徒憐邵父去莫忘 危惓留况我衰遲日
當君離別秋懽騰丹鳳 詔泣灑黑貂來對客
扞孤憤懷人擬四愁暫叨玉樹倚聊比木桃投

雲外看黃鵠磯邊狎白鷗升沉愈相隔岐路轉悠悠

松亭詩爲 宗藩賦

昔偃徂徠蓋今依苑苑亭 宗藩本龍種締構亦虬形密擁春林翠常凝晚歲青根連夏后社棟接漢皇庭隔水笙簧奏團雲鸞鶴停蒼分八公桂玉結萬年苓封爵輕秦貴延生等倕齡地因芽苴潔門爲草玄局聞說吟哦暇時時論五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五

經

入西湖信宿靈隱寺

乍入西湖裏來叅靈鷲峰池光涵薜荔巒影散芙蓉殿啓琬瑜近壇開曜綿從有梁齊蔓藻是棟卽盤龍蓮井非關夏天花詎謝冬夜輪月恒消朝鏡日疑重意表恢新界光中締舊客聊持燈作葉終以塵爲松昔玉猶堪辯還珠未有同四衢齊入幻八斛盡明宗漢夢空成切周星儼

可逢疎螢沉照火陣雁度鳴鐘靜榻惟聞鶴簫階總聽蛩簷文連網密碑字襍苔封誰言來信宿遽此躡仙蹤

七言排律

陳使君邀飲天寧寺閣

驄馬西臺早著名虎旗南國又提兵猶傳直諫趨三殿總仗雄才鎮百城長夏延開河朔飲高秋氣壓伏波營使帷窈窕寒初地梵閣崔嵬逼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天

五

太清自有水霜消暑熱更看水月入虛明坐深轉覺仙香繞境寂時聞妙籟聲龍象光中靈鷲動金銀界裡寶花生諸天雲擁熊車度雙樹風隨羽扇輕歌發空山霄漢響談從永夜斗參橫幸陪庾亮登樓興敢擬陳蕃下榻情海內幾人能意氣莫嫌肝膽爲君傾

王司寇元美赴南都奉贈長律一首

只今海內有人豪獨任當朝著作勞千古文章

歸統領一時詞藝待甄陶詩成自許追周雅賦
就咸稱逼楚騷大將方當建旗鼓偏師總爲屬
隸案百川誰擬滄溟闊五嶽惟尊泰岱高本是
廟堂資黼黻遂令巖谷擁旌旄玄溟已展鵬
翼樞府曾參虎豹韜謂且秉衡居北極却看
專席坐西曹漢家正賜新題劔王傳原傳舊佩
刀鐫闕星辰隨曳履鍾山雲氣護揮毫暫將執
法匡明王終見題才額俊髦我病敢思仙掌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五

三

露君行誰賦廣陵濤最憐帝闕頒龍綬又見
天池躍鳳毛

呂少府冬夜招飲西寺

佩刀自昔有名傳車騎今來識呂虔屢向專城
稱卓異如何佐郡屈高賢悠悠笏指西山爽日
日尊開北海筵總爲陳蕃能下榻遂令郭泰共
登船閒時星聚常多客此日風流望若仙每到
習池拚縱飲更從蕭寺細談禪冰霜色映澄清

境水月光涵寂照天坐嘯堂中弘靜鎮行歌野
外絕拘牽窮鄉處處無枹鼓深夜家家接管絃
百里定難淹驥足上林竹見有鶯遷遙聞宣室
將前席好向長安早着鞭

贈龔毅所憲伯十七韻

襲時構李治功成高蓋緹車滿路驚賣劍共稱
龔渤海揮毫偏數謝宣城入朝方奏中和頌
賜宴先題卓異名聞道新恩將授鉞暫從舊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三

五

省展飛旌紫薇垣向東陽啓鐵柱冠辭北闕
行途掌外臺綱紀重特膺內殿璽書榮九霄
雲繞彤龍字千里風生繡豸輕分布六條頒郡
國獨提三尺佐天京炎蒸寒凜冰霜色積晦
光開日月明時久雨初霽遙望褰帷增氣象定占攬
轡卽澄清自嗟彭澤投簪後曾荷夷門枉駕迎
游衍喜隨麋鹿性嘯歌時和鳳凰鳴當年玉樹
深叨倚每幸金蘭獲締盟空谷白駒徒皎皎芳

林黃鳥更嚶嚶正思懽會重堪續其奈沉痾久
未平五日偶憐同趙簡十旬真愧似劉楨何能
再入芙蓉幕相對聊陳薜荔情

讀王元美集有作

時公起家改京兆故落句及之

當代文章喜有人君才早已冠朝紳洛陽賈誼
稱無及蜀郡楊雄號絕倫書校萬篇藏秘閣辭
成千卷勒貞珉雲霞片片裁爲錦珠玉霏霏屑
作塵稷下何能論堅白郢中誰敢和陽春揮毫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卷七

三

壬午

訪凌工部作

有小序

余與凌工部繹泉君夙忝奕世之交同
有林泉之好而余伏枕經歲泛棹橫秋
君適築新園更逢初度因賦長律聊據
積懷云耳

當年起草奏明光聞道題名在建章最羨馬卿
能論蜀誰言賈傳竟投湘自耽歌嘯滄溟上歸
作神仙綠鬚郎鑒沼引來芻水曲築臺坐對弁
山陽卽看林樾樓中散應勝田園樂仲長載酒
時時多問字揮毫往往雜稱觴賦成每有雲霞
氣交誼常如金玉相媿我衰年尋舊約逢君華
甲宴高堂簋輿正喜來三徑蓬矢重當射四方
願得千場同酩酊遨遊五嶽共徜徉

董學士沁園集卷七

三

三

答王中丞

有小序

予曩過小祗園辱答王大中丞貽贈六
韻茲將再過園中已有成約矣而公迫
于王程先驅使轍念之悵然因和元韻

云爾

秋風將過草玄廬豈意先驅問俗車芳草徒看
連越嶠停雲遙自望秦餘無能入鄴從王粲敢
憚窺園學仲舒扇擁章臺知走馬珂鳴魏闕想

垂魚最憐別路江如練却憶離時月似梳縱欲
彈冠同貢禹可堪玄武樹當初

健齋明府夜宴卽事十韻

畿輔專城亦壯哉拂雲雉堞接樓臺門前五几
當天出郭外青山繞地迴聽訟烟霞團蓋擁行
春麋鹿夾車來郭都共識神明宰漢室應褒卓
異才正及絃歌多暇豫更憑絲竹爲追陪初冬
却訝陽春轉深谷咸疑淑氣回總是調元和霽

董學士志園集卷七

三

三

送侍御馬公十四韻

當代弘開著作庭洛陽才子早知名文高對策
稱邨氏草就封禪識馬卿總爲長楊含諷諫遂
從列栢震威聲鐵冠寒帶風霜氣白筆光搖日
月明黃海正乘波浪靜回天應見泰階平四郊

坐覺歌謠徧千里全無枹鼓鳴報 主每依雙

鳳闕思親暫過五羊城清時不必埋輪去故國
聊看負弩迎虞帝廟前春草綠越王宮畔早潮
生還携百粵山川勝來向三臺霄漢行夙昔皇
猷資黼黻只今 聖世待璣衡獨憐野老雲泥
隔猶荷高賢香火情窮谷祗今嗟伏枕大江徒
自想飛旌願言衰職常須補好促軒車侍漢京
積雨後有懷寄承山宋丈

董學士志園集卷一

三

三

知君早已脫塵轡盡室南還隱會稽避世共看
同野鶴談玄獨許對鷄鳴千山天遠雙輕屐萬
壑雲深一杖藜自憶同時辭赤紱却慚幾歲隔
丹梯夢中每欲遊天姥雪裏還期泛剡溪正值
門前春水漲鯉魚寄自浙江西

徐羣侯行縣江城因寄此作徐建安人也

故以之發端云

建安 子擅文名徐幹當年著論成鄴下本稱

騏驎足朝端應想鳳凰鳴三吳暫擁飛旌出列
縣遙看負弩迎伏暑隨車甘雨降行春夾道遠
風生從天已跨華亭鶴出谷時聽戍苑鶯駟馬
肯迴河朔飲雙魚先寄下江城

晚寓禪寺龍使君携酌過冥夜深言別奉
贈七韻

正苦寒天落葉催暫栖初地雨花臺自憐客子
談玄處忽枉高賢載酒來入室早稱司馬賦通

董學士詩集

三

三

家應識孔融才九霄星斗禪關敞萬壑烟蘿勝
境迴車向葦宮連弭節遙隨蓮社共啣杯幸逢
燕喜揮毫罷坐聽雞聲緩駕回苟令香留檀篆
繞稽生笑逐竹林開只愁涸鮒懸東海他日夔
龍隔上台

詩餘

贈山人

秋來看鴈飛春到聽鶯語無曆笑山家憑禽識

寒暑富貴要奔忙貧賤多辛苦聞爾北牕眠雪
起南山塢右調生查子

春暮送客

閒愁已不堪春暮別思何當向南浦漫空柳絮
玉爲霄滿地桃花紅作雨人隨芳草天涯去獨
對流鶯窻下語香車遊徧艷陽時豈憶河梁離
別處右調玉樓春

送人入山

董學士詩集

三

三

敲缺唾壺坐上倚來長劒天邊千古英雄何在
也一生遇合徒然惟有山厓海島聊堪鑿井畊
田好傍碧巖成屋還栽綠樹爲椽鳥語始知春
到也花開自識流年不管人間碌碌遙從世外
翩翩右調何滿子

春日閨怨

綠柳盈堤黃鸝滿樹杏花紅開枝頭任香車霧
擁寶馬雲流爭奈艷陽時節合懽盞變作離憂

春如酒醺成宿恨釀出新愁悠悠看君去也正
芳草連天杜若洲嘆王孫何處公子難留拚
作孤鴻寡鵠誰管着燕友鶯儔從別後停梳罷
妝不上秦樓右調鳳凰臺上憶吹簫

董學士沁園集卷之七終

三

三

董學士沁園集卷之八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璽書

諭防秋邊將璽書

館課

皇帝諭諸將士北虜無道數犯邊疆戕我生靈
略我畜牧朕憫元元之衆困于蹂躪無罪無
辜而罹此大殘故令爾將士荷堅執銳戍苦寒
之地久屯不解朕甚憐之朕躬自減御諸

董學士沁園集卷之八

二

三

可以佐邊急者一無所恡爾將士宜悉朕心
去秋虜酋東擾薊鎮西入離石爾等舉旗斬將
之效未聞奔北之音數至廷有司請重賞諸選
與不前者於理朕以積弱陵夷備禦之策未
講恩信未孚而遽棄之不忍故後失律之問而
先逐捕之賞期曠然與之更始今朕與帷幄
之士籌畫懷禦之指纖悉靡遺行已授爾將士
爾將士其尚時興發精簡練壹稟制成美奮威

鼓勇勦絕亂略卽有不戒尚深計遠慮并力勸
援或登埤守障以自完保俾廬井無害男女牛
羊無所失湏大創虜氣絕其覲心今方秋高虜
卽不來詎知無他志爾等其勿懈爾等有能振
國家之急揚威漠北卽分珪析爵 朕奚靳焉
若來不能禦至不能守去不能追與無將士同
大非 朕所以尊顯若屬之意且爲人臣義不
當如是也 朕必無貸爾等其毋悔

畫王泌園集卷八

論

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

嘉靖戊午順天鄉試程

聖人者道之體也道無外聖人亦無外道不息
聖人亦不息無外故大不息故久聖人非有意
於其大且久也是道之體也聖人以是道之體
而存之謂之心心也者天下萬世之所同具也
聖人以是心而運之謂之道道也者天下萬世
之所同由也唯其有所同具而不能以自盡也

畫王泌園集卷八

三

惟其有所同由而不能以自得也聖人爲之制
爲之法而使其不能盡者有以盡之不能得者
有以得之是聖人之所以通之天下萬世者也
而聖人之所以通之者不過自其同而非聖
人之有所加也而人亦得其所同而率以安于
聖人之制與法而非有所強也是百道之體也
宋儒吳氏謂五帝有功於天下萬世其可與言
道者乎夫道者何也天地之統也日月之經也
四時之紀也人倫之綱也文明之祕也典則之
會也物曲之宜也萬事萬化之原也是生人之
理而人合而具之以爲心者也今夫人之靈明
知覺而無不通者以其有此心也四海不同風
五方不同俗而其聲氣之通者以其有此心也
異地相應曠世相感而其機之通者以其有此
心也心之所以通者以其同也其所以同者以
其合而具之者也人惟合而具之而不能以皆

盡故有所塞有所通是以習不察行不著者凡民也塞者也求其著與察而習之行之者學者也求通者也著與察而或失之者君子也通而未盡者也凡民不足言矣學者不暇言矣君子以其未盡者而欲出之于政則其心必有昧而未達者謂之有外其心必有間而未融者謂之有息以有外之心而求道之無外不可得也以有息之心而求道之不息不可得也故通于小

或塞于大通于此或塞于彼通于今或塞于後聖人者兼小大合彼此貫古今而通之者也是道之體也是故伏羲始之神農繼之黃帝堯舜氏又繼之五聖人相授而守一道者此也是故當夫天地之未定而莫得其統也於是作旋蓋著躔舍察璇璣玉衡而天之度正矣治洪水度土功奠高山大川而地之軸平矣聖人得其統而天地不得定者是道之體也當夫日月四

時之未順而莫得其經與紀也于是肇攝提起消息而景可測矣定閏餘殷歲正而時可授矣聖人得其經與紀而日月四時不得不順者是道之體也當夫人倫之未明而莫得其綱文明之未宣而莫得其祕也於是叙爲五典敷爲五教而人倫明矣法河圖以畫卦代結繩而作畫而文明宣矣聖人得其綱得其祕而人倫不得不明文明不得不宣者是道之體也當夫典則

之未周而莫得其會也於是同之量衡而使其有所守陳之法象而使其有所遵典之禮樂而使其有所化而典則之設詳矣當夫物曲之未脩而不得其宜也於是教之耒耜耕稼而使之食作之宮室器具而使之居輔之醫藥而使之濟而物曲之利全矣聖人得其會得其宜而典則不得不周物曲不得不備者是道之體也至于萬事萬化之原所以盡天下之人盡天下之

物盡天下之政理而裁成輔相爲之制爲之法
施于當時垂于後世而莫有遺焉此亦道之體
也時之未至而聖人不敢先之時之既至而聖
人不敢後之未至者不得謂之簡道所不當先
也既至者不得謂之繁道所不當後也聖人者
非樂于有所創而亦非樂于無所爲也樂于有
所創則心勞樂于無所爲則心寂聖人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凡以心之無所與而統乎道之體

臺學志園集卷八

六

三九

也心無所與故有以通天下萬世之心統乎道
之體故天下萬世皆取足于吾道而聖人非有
所加也人亦非有所加也吾嘗驗夫人心之偶
得而不涉之以事也則其中必有藹然和矣其
外必有油然順矣其觀之天地萬物必有廓然
與我同者矣此聖人所以通天下萬世之本也
是心之得也非獨聖人有之凡民亦有之凡民
有之是心體之本同也其失也非獨凡民有之

君子亦有之君子有之是心體之難盡也聖人
以其所難盡者盡之而以其所同者爲之制爲
之法使之率而由之以各得其心故當時不能
違而後世不能易非不能違與易其心之本同
而道之無以復加也今夫公輸子天下之善工
也天下不能皆工而知公輸子之善以其規矩
無以復加也養由基天下之善射也天下不能
皆射而知養由基之善以其發率無以復加也

臺學志園集卷八

七

聖人之於道猶公輸之規矩而養由之發率也
故聖人之始也能以天下爲一人萬世爲一息
者非意之也道之體也而其既也天下安之萬
世仰之亦道之體也故自聖人之定天地也天
下萬世相生相養于覆載之中以爲聖人之功
而聖人不自知也自聖人之曆象日月四時也
天下萬世順其晝夜寒暑之序以爲聖人之功
而聖人不自知也自聖人之別倫理而開人文

也天下萬世得其禮義之分而窺其精微之蘊
以爲聖人之功而聖人不自知也自聖人之立
典則而辯物曲也天下萬世循其爲政之方而
沿其日用之利以爲聖人之功而聖人不自知
也自聖人啟萬事萬化之原而天下萬世人得
其性物得其軌精粗巨細無一事而不得其常
順之則治違之則亂以爲聖人之功而聖人不
自知也故無聖人則天地毀矣天地不毀則聖
人之功常在也無聖人則日月四時紊矣日月
四時不紊則聖人之功常在也無聖人則人倫
不明文明不著典則不立物曲不備萬物萬化
不行矣天下萬世而可以無是數者則已其不
可無則聖人之功常在也是皆道之本無可外
本無可息而聖人無所與也故曰道之體也抑
吾觀堯舜聖人之獨盛者也其相授受者曰允
執厥中吾知道之體在是也而伏羲以下吾不

臺學志園集

卷八

八

得而觀焉吾以爲三聖之道無可得而見也及
吾讀易而觀易卦寔始于伏羲孔子之贊易則
曰黃帝堯舜取諸乾坤而神農取諸益乃知數
聖人皆深于易書而易之一書寔所以明中也
夫中者道之體也故吾以爲聖人之有功于天
下萬世本于道而已非臆說也

漢王數羽十罪

館課

臺學志園集

卷八

九

埃項羽氏亦掉兵江東下流與漢共角秦鹿厥
後楚竟爲漢屈議者歸罪於羽高帝軍中對壘
語亦輒謂羽有十罪予則曰羽卽罪不十楚寧
不漢也蓋兩桀驚之主民不見仇兩慈仁之主
民不見德虎啗鳴哺之主並脇而馳直令民有
所向背差池於其間膺鷗跂樹則鳥雀屏息而
嚶嚶效舞於茂林虎狼據嶠則狐兔攝形而啄
啄集步於低陽民之遇仁暴主也猶然此爭王

得失大彰明較著哉羽啗啞叱咤何如寬仁大度羽燒秦三月何如約法三章羽烹殺虜縛何如王帳御奉羽人剗而人剗何如人脉而人剗羽所歷川血而山骸帝所過家絃而戶瑟楚漢勇悍仁強諸不能更僕數凡此皆漢之屈楚楚之爲漢屈民之德漢而仇楚之繇也數羽之罪首無若弑義帝弑義帝罪不赦卽羽不弑義帝陽尊而陰弑之而羽咄嗟叱呼民且口噤心悸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十一

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再無若坑趙卒坑趙卒罪不赦卽羽不坑趙卒陽生而陰餌之而羽千人自廢民且重足汗背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三無若背約自王自王罪不赦卽羽不自王陽却而陰據之而羽睚眦虺虺民且目駭膽落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舍三罪外姑弗罪而羽必非漢對何十之爲不爾斬木揭竿雲集霧聚百戰百勝漢

不能當楚玉玦指示舞劍爍鬼不啻機肉漢不能當楚拔山蓋世烏江艤渡江東豪傑捲土重來漢亦未必能當楚由楚失民自屈而終漢屈楚也故曰羽不十罪楚寧不漢也

策

嘉靖戊午順天鄉試策二道

第二問

問天人之際其理甚微而談者顧甚詳然得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十一

其說者或寡矣試與諸士論之庶徵之應備於洪範其以五事配五行何所據歟以五行應五事何所驗歟省則或以歲或以月或以日何若是分歟乃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抑又何歟說者謂其恐有不合反致不信然歟否歟其於洪範之旨亦有相符者歟夫和致祥誠動天固矣然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所以致之動之

者固未至歟乃顧有以無災禱者有以大
有書者有修德而稟枯者有言善而災退
者其和與誠固有勝於堯湯者歟謂天無
意也則所謂恐懼脩省無敢戲豫馳驅者
胡爲其然謂有意則天固以好生爲心者
也乃又有意災之好生固若是歟抑亦氣
之適至雖天亦有無如之何者歟彼公孫
弘公孫卿之論固不足稱乃如京房翼奉
董學士沁園集卷八 主 二六

之流所言亦有合道者歟夫其理雖微必
有一定之說不可弗知也諸士其虛心以
思得其意而言之若徒勦襲舊聞罔窺寔
際固王司所弗取也

夫天人之際豈不至微眇難言者哉然在天有
寔理在人有寔事而曲說不與焉何謂寔理夫
陰陽錯行乖和貞勝鬱而爲沴雖天不能以自
主此寔理也何謂寔事夫防其未生救其旣形

備飭慮周務以人勝此寔事也至謂天以某災
應某事是誣天也謂人以某事致某災是誣人
也皆求其理而不得曲爲之說者也君子奚取
之哉嗟乎非達天人之故通虛而不滯者何足
以語此而愚非其人也然執事既有問焉則又
胡可以無對夫古之言天者曰天垂象見吉凶
而已未始推所爲也言事天者曰克謹天戒而
已未始著所招也乃如庶徵之說詳於洪範其
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沍時燠若謀時寒
若聖時風若其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
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言感通之靡忒也
若曰天人一理卽呼吸動靜皆有所關而不可
不謹云耳君子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其
辭而已矣則貌何以爲雨言何以爲暘視何以
爲燠聽何以爲寒思何以爲風矧時雨必有時
暘是肅則不必又也時燠必有時寒是沍則不

必謀也而恒暘必無恒雨是有僭應則無狂應也恒寒必無恒燠是有急應則無豫應也初豈若是膠固矣乎其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脩弭之當豫也若曰君臣一體卽大小不同而莫不當謹云耳君子亦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其辭而已矣則王何分於歲卿士何分於月師尹何分於日矧王省惟歲則月在其中卿士可無省也卿士惟月則日在其中師

非故有意隱約乎其間也如必符之以箕範則書大雨者必求何事之狂書大旱者必求何事之僭書無水者必求何事之豫書隕霜殺菽者必求何事之急書六鵠退飛者必求何事之蒙而可乎災於一歲是謂何王災於一月謂何卿士災於一日謂何師尹而可乎故愚以爲論災異者必當以春秋爲準其意真其辭直確乎不易者也而於箕範則取其意不以辭害焉可也

也有時而順有時而舛而其復也有時而速有時而遲時乎舛也雖堯湯不能禦其來猶之時乎順也則莊宣可以安享者也不然可謂舛不爲堯湯而順獨爲莊宣乎復而遲也雖堯湯不能驅之去猶之復而速也則戊景可以坐值者也不然可謂遲不爲堯湯而速獨爲戊景乎此其理自有在可以深思而默會者也奈何談者之紛紛也彼謂不足畏而漫然者無足言也乃

童學士沁園集

卷八

六

七

流行民物周瘁斯豈天心所忍爲乎蓋亦有無如之何者也而今必曰有意爲之則天其無乃不好生歟此愚所謂誣也自斯義之不明故乃有稱乾封餘烈如公孫卿公孫弘之流者焉乃有旁撫曲證牽附無當如京房翼奉之流者焉蓋惟必謂天爲有意是故陳規者則求其意於此而貢諛者則求其意於彼雖其意有媿惡然皆不得其故君子所不道也執事云其理雖微必有一定之說而欲愚虛思以對夫既畧言之矣請遂爲之畢其義夫天之災猶夫人之病也病必有徵其血脉乖錯徵於色而發於聲皆元氣之不足爲之也其病不一乃雜出而互見焉者非謂以手足之病致耳目之病以耳目之病致腹心之病也災亦有徵在天則見於象緯在地則見於山川在物則爲鳥獸草木之妖在人則爲奸宄寇賊之戾皆元氣之不足爲之也其

童學士沁園集

卷八

七

七

災不一亦襍出而互見焉者非謂以人之變致
物之變以人物之變致天地之變也天災而至
於有徵則氣之方舛可知其所底止既難以窺
而復之遲速又難以度可畏孰甚焉於是脩人
事以勝之庶乎有不爲害不然乃亦不至於太
甚而可從容以需其復苟遂不爲之所則有不
可者矣是故謹疾者必爲之求醫藥寡嗜慾節
飲食慎起居以固一身之元氣謹災者必爲之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十六

風雨者天也而吾爲之室爲之蓋室蓋誠具則
風雨不侵焉備在我也非曰吾有室蓋而天遂
不吾風雨也然而風雨有時止也故善論治者
不計災與不災但視備與弗備昔堯之水也平
水土教稼穡其備素具是故水以九年而黎民
之雍自若也湯之旱也脩六事舉荒政其備素
具是故旱以七年而兆民之殖自若也彼楚莊
卽無災固未可語於堯湯之治也而况於魯宣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十九

乎大戊卽退災之速固未必加於堯湯九年七
年之間也而况於宋景乎然則堯湯以其災愈
於人心不災以其退災之遲愈於人之不遲則
夫必已而不必乎天之說也是故聖人之事天
也純乎敬而已非因無災而弛有災而始致也
惟其所大過不及者則爲之裁成輔相焉也其
於民也純乎仁而已非因無災而輟有災而始
加也惟其所憾於天地者則爲之補助焉也處

常處變事有不同然而人者盡天且賴之固不能以終達也茲所謂寔者也達乎是則所謂惟聖時憲惟臣欽若者可得其意焉則所謂上下勤恤以受天永命者可得其意焉而以論於天人之際其庶矣乎不然而徒訛訛爲議迄無指歸則豈惟有鑒於春秋之旨亦非洪範之意所以示人者矣執事試虛聽焉定以爲然否

第四問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八

主

壬子

問設官所以建事則宜官多者治隆官少者治替也乃稽諸古唐虞官百而已周則三百六十然有不必備者又多兼者又冢宰歲終詔廢置司土歲登下損益之數則猶有廢而損者何若是少歟勿論上世卽如漢高帝唐太宗時設官甚約海內皆稱治乃後增設幾倍之焉而治終不逮何歟將天下多事而官因以多歟抑天下多官而

事因以多歟有謂省事不如省官者是歟非歟我朝建官斟酌繁簡最爲得宜暨承平久而虛文盛增設則亦有矣皇上中興悉從釐革又汰郡邑吏數百人政簡刑清生民樂業致治之美越前代遠甚頃緣事棘有司復議增設乃未幾多詔罷之又屢諭戒勿得增擾此聖主所獨見高出尋常萬萬者也然議者猶時時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八

主

壬子

有之何歟或謂諸司率務多事故官卒難減信矣不識其何爲多事若此歟夫上務省官而下不務省事甚非所以恭承德意者也茲欲各崇簡易之風以仰贊清寧之治果何道以致焉其著於篇用觀經濟之學

君之使臣將以乂民而非爲備也臣之事君將以建事而非爲文也惟無裨於事而爲空文故

無裨於民而爲徒備也而又益官以治則備乃所以擾而文乃所以蠹譬之以醢祛蚋以肉驅鼠去之愈疾其至愈疾何則以致之之道去之也若去之而知所以去則幾矣夫上古之治莫唐虞成周若也其風朴其政醇其庶績咸熙其萬物咸若乃其設官也教養工虞禮樂刑曆分命而不以攝也百揆四岳州牧侯伯並建而不以兼也公孤論燮卿牧率倡相聯若此其密也

董學士泌園集卷八
三

農之外復有水衡中尉之外復有校尉諸如羽林期門繡衣直指之類蓋視昔幾倍之焉而治則不逮又如唐太宗時海內不治平乎然以六部繼三省以九寺繼六部臺有御史獨司糾察監有八監互以相繼官之省可知也後乃加設漸多水陸有使矣而租庸又置使度支有使矣而鹽鐵又置使諸如木炭青苗戶口羣牧之類蓋視昔幾倍之焉而治則不逮夫官皆前寡而後多治皆前隆而後替此其故何也蓋以前之事務減而後之事務增減者益務所以減而增者益務所以增故也夫人恒自淳而趨僞物恒自朴而趨華禮恒自簡而趨繁俗恒自厚而趨薄匪直近代爲然卽周視唐虞亦有間矣蓋其勢則然也勢有所必至治有所必坊是故聖人恒反僞以還淳歛華以復朴約繁以就簡挽薄以從厚有其損之而莫以益也雖或益之而意

董學士泌園集卷八
三

亦損也故其民易從而官亦可無多設非不欲
設自無用此贅疣爲也乃後不議此意而以僞
治僞以華治華以繁治繁以薄治薄天下遂紛
如矣不務反本而多官以維持之欲以聚財財
益耗欲以強兵兵益疲欲以釐奸奸益滋欲以
清刑刑益濫求治愈急而去治則愈遠矣何者
吏議襍而自相亂也載重者恐軸之折則加輶
軸其上以爲備不知輶軸之加重而輶軸折也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西

佩玦而虞其破則佩兩玦以爲豫不知兩玦相
觸而破愈疾也然則多事因以多官多官益以
多事相交敝者也而多事則其源也誠若省官
莫若省事其理明甚而陳彭年乃謂省事不如
省官不亦左乎此不必論也我朝建官斟酌今
古密而不煩疎而不漏誠宜世守而不可損益
者也然承平久而虛文盛加設則亦有矣 皇
上中興悉皆罷去又汰郡邑吏數百人官少民

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久矣頃緣事
棘有司復議加設然政無恒格則難以圖成人
無恒居則爲慮不熟况徼幸之路啓於前苟免
之心持於後於是不顧國家事體不恤百姓怨
咨止務希合以規進取而事之債者多矣賴
主上神聖旋詔罷之往又申勅所司毋復增擾
淵哉 聖心真明見萬里高出尋常萬萬者也
顧上務減官而下不務減事則革於今者未必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圭

不復於後汰於此者未必不添於彼何也官與
事相儷者也不可以獨省也且天下之事本無
若是多也惟不當而無寔是故多焉何以明其
然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虛寔辯陰陽得其所以
病者而投之藥故可隨試而輒効若不知所病
而百藥襍施倖一物之或中則醫不勝勞而病
愈不可治今也舍易於近圖艱於遠非利濟之
宜也時合而疑時去而赴非應機之算也萬全

之利以小礙而廢百世之患以小便而行非權
物之度也胡然而行旋復議罷胡然而罷又復
議行非經遠之規也則無乃爲百藥禱試者與
是故曰無當也童子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
爲羹以木爲戢然至日晚必歸釀者塵飯塗羹
可爲戲而不可以爲食也今也鈞校簿牒往復
支辭非軫瘼之切也藻績文飾務爲容美非靖
共之忱也虛增聲數邀求官賞非明試之真也
董學士沁園集卷八 美

一曰有不可勝救者矣夫能必貴當則釋法爲
奇非吾能也計必貴當則參驗不合非吾計也
利必貴當則失得不償非吾利也法必貴當則
朝四暮三非吾法也茲國是所由定也言必貴
寔則捷給爲佞者不可飾言也行必貴寔則僇
利任術者不可飾行也功必貴寔則比周爲譽
者不可飾功也罪必貴寔則巧文曲避者不可
飾罪也茲人心所由一也國是定人心一則上
下之間崇本尚質急當務而不爲無益撓者息
躁者靜天下自可以省事事省則財用寡財用
寡則賦稅薄賦稅薄則民逸民逸則中外靖謐
風俗醇美易簡之化洽而綜核之治成當是時
也卽官不必備可也多兼焉可也歲有廢損焉
亦可也故額定員且或病其爲多矣又何增設
之足云嗟乎絲之禁也使入理其一累千不足
誠得其緒則一人而已矣夫經綸之事固若絲

焉矣

嘉靖壬戌會試策二道

第三問

問博物洽聞儒者格致之學也昔人謂大人之智懷非一才高智大故於百家之言無所不包則遊神玄覽信君子所貴也試舉數事與諸生折之春秋之世列國多良大夫有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之篇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可得而陳之歟有因出使隣國而識寔沈臺駘之崇有因龍見絳郊而爲畜龍御龍之說又可得而縷指歟孔子大聖也黨人稱之爲博學太宰訝之爲多能夫六經所刪述炳如日星天下誦習而講廟之無論已然嘗解商羊之舞剖萍寔之微悟鑽羊之秘決陳人庭隼之疑對越人執骨之問夫此五者非

耳目所濡染何以能旁通之若是也豈天縱聰明之書者自無所不知歟抑亦有所考歟至漢人雖誦法孔子其智識之相越何啻百倍然亦有辯騶牙之出者有達重常之奇者有寃貳負之詭者有別豹鼠之異者漢以後又有能察劒氣者有能曉角端者數子之見亦通明矣不識與孔子之多能可庶幾否歟孔門稱好學而傳博文之教者顏子一人而已今考其遺書曰潛心曰如愚而所博之學不少槩見豈孔子有所隱而不盡傳之歟或資雖近道而學不博綜將出春秋數子之下卽漢晉人亦弗若歟抑其所博者自有在也諸生疆學待問有年矣願以前所詢者據蘊以對夫物燦然示人文矣故周物者存乎智夫道渾然示人精矣故會道者存乎心文者道之寓也

精者物之本也文有不周則心爲有外無以盡散殊之用精有不合則智爲徇物無以達貫通之原是故物以道觀智以心運文以精貫用以原該君子所以究性命之精綜庶類之紀窮幽深之故而極古今之變也有由矣執事以格物之學下詢蓋欲觀諸生博聞辯智何如也末學固陋請以設問效之可乎夫君子之學求以致道也而亦貴於博物者何也吾嘗邇觀道始而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三十

三六

春秋之世列國之大夫類多閎深辯博貫淹古今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之篇則有若管敬仲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則有若左史倚相焉聘晉而識實沈臺駘之崇非子產乎龍見而爲御龍參龍之說非蔡墨乎夫管子之書遷史善其詳矣謹政通商均役盡利一匡之業由此其選也粹羽純玉殆有得於聚意者歟倚相之博楚國以爲望焉章華肆侈申公進規祈招之詩由此其誦也式玉式金殆善陳夫王度者歟原參商之構卻而謂疾非由崇僞也知鬼神之狀矣辯董劉之世掌而謂非龍寔智墨也達人官之能矣數子者豈徒以才知之美而遂能博通若此哉夷考其時周典未亡皇覽具在伯益之所紀述外史之所掌達名山秘藏金版玉箱之錄神經怪譎紫臺丹洞之簡與夫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誠俗之言備矣賢者學其大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三

三五

不賢者學其小譬之入都多奇觀入市見異貨
總攬而兼蓄之燁然著赫稱於當時流景耀於
後代宜也迨秦火既燔漢籍未著經生學士專
門師授斷編殘簡猶不得其全而猶冥覽詭奇
極命庶物斯已難矣然亦有若東方朔辯騶牙
之瑞董仲舒達重常之鳥終軍別豹文之鼯鼠
劉向究疏屬之貳負類能察象於耳目之外定
名於疆域之表動色縉紳震悚觀聽一何偉耶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三

三

夫下帙發憤潛心大業者篤矣文史三冬萬言
足用其自表非誇也條奏秘書博綜羣籍者至
矣幼學能文異材召見其自負不羣也矧去古
伊邇遺文稍稍復出庸心考覈者無頑鄙之訾
深知道術者無淺闇之毀即春秋諸大夫奚讓
哉嗣是若雷煥察斗牛之氣而知豐城之二劍
楚材辯角端之異而明天道之不殺窺豹見其
一斑嘗鼎噉其寸脔亦有足多者執事謂之通

朗信乎嗟夫堦鼃不足以語海局於量也夏禹
不可以語冰局於時也不博覽則不聞古今
不見事類不知然否與堦鼃夏禹又何擇焉故
鄒衍旁通五德侈談禪海遂使梁惠郊迎燕昭
擁彗彼移監之不知其官貂蟬之不諳其義問
之則有餘惡矣博物之學固君子所不廢哉古
今所稱大聖人者莫孔子若也使博物而可廢
也吾意孔子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矣迺今觀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三

三

之楚江拾果析以萍實季井得犬繹以墳羊鳥
舞齊也推恒雨之徵隼止陳也闌楛矢之遺而
專車之骨又拮爲防風所遺焉探賸索隱鈎深
致遠總統百家包羅萬代非特漢晉諸人莫能
窺其畔岸即春秋數子亦未足涉其津涯豈誠
資於好問而得於敏求者哉備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內聖外王六通四辟天下之道咸該昭
曠之原而通濬哲之鑒是故江海絡於地維寶

藏富焉非取足於川瀆也日月麗乎天經萬象呈焉非有待於燭火也聖人天聰明之盡萬理涵焉非有俟於問學也所謂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智大無所不包者非孔子孰能當之雖然太宰訝其多能則以不試自解黨人稱其博學則以執御自居又若不欲以是爲訓者當時及門之士若子貢之達冉有之藝夫子每不滿焉其所亟許而樂予之者顏子一人而已夫顏子

畫學士沁園集卷八
三
三九

博文竭力所見卓爾聞一知十穎悟如賜且遜避以爲不及顧以如愚稱而不以博辯自見也觀其言曰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如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嗚呼潛心退省入聖室矣造於渺思極窅窅之深矣黜聰坐忘無待於外矣今夫託契鴻濛而聆鈞天之樂者不審夫笙鏞杙杙之聲游精罔象而獲赤水之珠者不屑夫璚琤玫瑰

之產顏子何嘗不博也而特不以博辯稱故夫子謂之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是博約之要授受之微也謂其才智出春秋漢晉諸子之下可乎蓋諸子者以智觀物周其燦然之文顏子者以心求道會其渾然之精孔子則兼道器貫本末小大精粗無乎不運其明是故守一方之術拘耳目之近而無弘暢閑雅之識是面墻之陋也離堅合異汎游廣涉聞見雖殫

畫學士沁園集卷八
三
三九

原本則闕是多岐之惑也之二者失道均矣學者與其驚於外也寧殉於內何則空器在厨金銀塗之其中無物饑人不顧餽膳甘醢土釜所式入者嚮之其所取者有在也夫道管於心該於物辯析既精大原斯會所貴乎學者豈徒在物耶昔人有言心如九耶爲體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蓋見道器之樞具於我矣誠能周其粲然者於目而會其渾然者於心則顏氏之博

文約禮殆庶幾乎愚不敏竊有志希聖之學焉
敢以是復

第五問

問古今言學者必貴用世嘗覽載記蘇秦起
閭巷說六國指其國中阨塞虛實如指掌
賈誼自洛陽見漢文言諸侯強盛當割後
皆如誼言韓信自追所還勸高祖入關取
三秦弱項羽卒用信策夫蘇君說客賈生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五

三

少年韓淮陰武夫固儒者弗道而其言皆
售豈其於天下大勢將有可言者歟今在
北邊東有薊鎮西有宣大二鎮此三鎮最
急昔宣大督臣屢議設垣墻塹堡之險今
可據以拒虜歟又有欲大城京後者亦
可行歟經畧薊鎮者以爲先拊循三衛內
服而後可外禦然歟又有謂薊鎮邊獨長
而古北諸口最要備寡則力弱防弛則勢

殆欲多設兵屯可歟曩倭夷寔首難浙直
間邇歲幸漸休息而又千里被水患民無
寧居茲寇轉而之閩廣急矣頃江右尤急
有司日以警聞此何以又安之歟夫武備
日弛而寇患充斥非練兵不可濟茲可舉
而行之否歟上明聖詔旨嘗切責諸臣
當事者宜訓練有序矣而未臻厥效何歟
或言南北勢殊所爲練者不同然歟或又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五

三

言北當責將帥而南當責守令果若是異
歟又別有究極根本之論歟在古聖世未
嘗無蠻夷寇賊之患貴制禦有道耳其陳
之母忽

對執事策諸生而欲求濟世之畧經國之儒也
故以時務終焉今時之務在西北則患虜宜大
薊鎮最急在東南則患寇首南浙直轉入閩廣
頃且薄江右矣古稱極治莫過唐虞而猶夏之

防奸宄之慮猶自不免庸何損於聖世乎第今之建議者不審其要而煩言以飾聽圖事者不核其寔而虛文以飾觀則嘗竊疑之矣何謂要南北之練兵是也何謂實知練兵要矣力去其弊而嚴責其成是也夫薊鎮宣大密邇畿輔頻年數數告警疆幕內逼疆事日增武備寢弛戎行半耗卽隸於藉者率多選愼無復勇悍沉鷺漁陽突騎之風乃鍛甲砥劍矯箭累弦未能創敵而未見休時故曰最急也往者督臣議設垣墻墩堡議大城京後將重險而預防一勞而永逸也因以復大寧之戍奠開平之都警諸夷之心息四郊之燧其見卓矣然而塹山堙谷嫌以絕地畫境分圻能無棄野異日者叩垣登陴恐貽與共之戚矣矧物力方虛間左復登豈節民之道耶又儒臣議於幽冀之域土著之民一切賦役咸與蠲貸惟飼馬而供稅列屯而置

隧也因以固疆圉之守施寬假之恩張制禦之威成拱翼之勢其見遠矣然而藉民爲兵近於保甲月操歲閱能不妨時異日者揭竿挺鋤恐貽腹心之患矣矧公計方殷輸將悉罷豈裕國之謨耶是故兩議者皆非要也夫宣大急矣猶爲外戶也若薊鎮則堂奧也東起山海西抵居庸延袤幾二千里而近膺筦鑰之司者懷震驚之慮胡可不審其要哉遠徵延固近檄宣遼在我仰給於客兵在彼寔疲於遠戍戎心游啟滋蔓難圖于役靡遑及瓜莫代甲冑苦於蟻虱朽桡竭於轉輸非久遠之畫也經畧之臣謂宜先拊循三衛伺彼虛實絕彼鄉導以夷攻夷至善策也夫拊循者惠也而懾服之者威也威振矣而惠施焉而後弗敢玩也所以振其威者惟練兵之爲要乎至於東南之事亦有然者蓋倭夷竊窺海島乘軍吏之弗戒潛竄浙直間羣不逞

之徒投機煽構闖廣江右之交多阨塞之墟種
符之數入焉嘯聚出焉剽劫如退颺如突豕隨
撲而輒起少熄而復熾州縣或窘於城守之未
備村堡多潰於壁野之未堅亦既急矣當事者
戒心於擊目之危而困智於徒手之搏於是議
調遣議召募搶攘紛紜莫知所出今據寇固在
也重以千里被水患往往赤子爲鴈蛇而作使
爲徂詐剿捕之期胡可緩也問其所以剿捕之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八

甲

七六

者匪調卽募耳豈其廢郡縣之兵而乏鄉鄙之
民耶西漢時郡國有材官騎士太守都尉令長
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行障塞
有司以羽檄徵發各因其地此郡縣之兵之寔
也彼役於官而食於民見謂爲兵者非少也胡
不以漢制律之也唐李抱真守懷州遍藉人戶
三丁擇一給以弓矢曹偶習射歲終大校第能
否示賞責二年皆爲精兵此鄉鄙之民爲兵之

效也彼民猶夫故也胡不以抱真之法施之也
夫寇始發而調且募也猶可委也今數載於茲
矣三年爲國遂使知方七年教民可俾卽戎賢
聖所作爲可不深思而勉効之乎應調之兵非
我族類惟思干賞而蹈利應募之兵率多無藉
豈能安制而矜節縱橫睥睨僵良善以爲已功
稍逆其意則羣起噪呼比遣之歸則四分鹵掠
視薊鎮調兵之害爲尤甚矣乃泄泄焉玩志於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八

甲

七六

蓄艾之圖託言於采薇之役獨何心哉是故南
北勢殊而練兵爲要一也愚跼伏草野竊聞
聖天子明燭萬里而心周乎四海屢屢 詔旨
切責督撫諸臣念此至熟也諸臣圖方畧奉奔
走而厥效未覩母乃去弊而責成者不核其實
耶夫練兵於北將帥事也練兵於南守令事也
制之以督撫監之以憲臣請 上之賞罰而鼓
舞其下之心志者也自練兵之議行以殊能顯

績而蒙不次之賞以無能僨事而加不測之罰者誰耶有之而弗能辯愚也匿焉而弗以聞罔也其咎有攸歸矣古者推轂闔外則闔外之事聽其便宜今之待將帥者輕矣有投石超距之士而無以優之有鞭撻貫耳之法而不敢施之奈何欲結其心而作其氣也古者保障一方則一方之賦聽其出入今之待守令者輕矣有父兄子弟之懷而無以恤之有身臂指使之勢而無以制之奈何欲習其教而遂其志也夫使將帥守令而不可任也則是不擇而用之者之過也既擇其可用之才而恠其得爲之具所謂繫驥驥之足縛孟賁之手者也是故賞罰嚴於上事權重於下而後核寔之令可行也夫核寔者練兵之要也其在於北調兵漸掣不必言矣而主兵之練也必稽影射革占役禁挑選復逋逃務期充伍而足用焉若邊墻工役卒歲勤勞文

吏詰查經時漁擾生計腴於公費口食縮於私求凡此致弊之端寔去之可也其在於南官兵宜訓不必言矣而鄉兵之練也必覈里甲明部隊招逃匿時巡行務俾適均而各守焉若繁名公府遂煩應役委權胥吏緣以爲奸農業廢於菟田家殖棄於調遣凡此致弊之端實去之可也夫北地禦虜火器最捷而東南制寇短兵爲宜武經載火攻之篇光弼創礮飛之制鼂錯條服習之利唐宗耀劍舞之長皆核寔以濟用者也今將帥亦知火器之捷也每當視閱傭工以應已而置之矣守令演武莫不肅隊而趨持矛而舞佯呼羣閱若將爲娛者曾何裨於用哉是故寔心以練則其技方精而其用可濟也雖然猶未也執事欲開究極根本之論愚也竊請遂畢其說可乎蒞鎮練兵之未效也諸臣憚於振厲而樂於因循倚客兵以充杆禦薄主兵以供

役使其心固日夜跂徙官而釋負也東南財賦地也軍興費鉅匪調募無以逞乾沒之能而盈谿壑之欲也嗟乎不寔心以體國而私便其身圖將何所利賴耶 主上神聖向者罪邊帥之不武 天威也 遣部臣給餉於北而下 詔減稅於東南 天恩也此忠臣志士所爲銳意殫力捐軀報國之秋也夫薊鎮有備則延固宜遼兵可無調西北以寧而東南經理得宜天下

董學士泌園集

卷八

四

皆盡無虞矣是故因機以應變量地以制宜當事者之責也戰國時蘇秦說六國漢韓信計三秦賈誼料諸侯至其言卒驗若持左券而取質也執事慨迂儒不達時宜而姑引此三人者發其端固以俊傑望諸生諸生章句豎子耳何足以辱明問聊述所聞備採擇焉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八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九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贈侍御巽齋陳君考績序

昔秦漢置殿中侍御史典蘭臺祕書糾繩百官而漢復使衣繡持斧行天下風俗督察部刺史以下專擊斷不請以便宜從事稱直指使者明興采秦漢制分御史諸道如天下省數總核所陳奏雜聽論議而歲按諸省比直指使事上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九

一

及 乘輿下至大臣諸朝政得失唯給事中御史職專得言今內外庶司皆各有所分事多拘牽上下卽尊官得自率屬耳不若給事中御史乃悉察百司而給事中直署叅駁居中不治民唯御史入則領奏論報出則問民所便苦一切興革大者驛聞小者條布察吏而舉罷之煩如春嘘威如風行意有所屬旦夕下究其事易以及民未有若御史者予嘗以天下欲治諸省按

部誠得其人卽吏莫不精白承德民震動趨化不須時而治達矣予所識侍御諸君數從其賢者游未嘗不私慕其有可爲之地功業易立而巽齋陳君與予游尤善往年予請告家居家故近吳而巽齋君適按東吳諸郡予所見吳父老皆相顧稱服嘆其威名會予北上道吳所治郡益多如父老言初諸郡綰轂湖海勢最雄贍富者至跨州傾國積著弁兼蹄財役貧易相尊擅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二

又多貴勢之家根株難動搖而郡大者財賦兼藩省縣大者至比數郡官府治文書理錢穀日不遑及而又無藩臬諸使臨轄其上民有欲告者不得直于縣至郡止矣郡縣旣大且叢委民相懸不易求直則按部者懸絕又可知矣以是民益困而豪者得以爲俠郡縣吏至相連汙而胥吏又舞文巧弄彌甚動轉恥爲姦故最號難治而巽齋君獨成威名予往往見道上策老携

弱得除任雪憤還產釋負人吐氣稱神明相煦鼓舞而豪家屏息遠迹人人戒不敢犯法卽犯者無有得脫而郡縣吏皆振惕洒濯日夜與民更始務得其平其擣虔不悛爲大茲利而多游譽者首論去之胥吏之發罪棄業者不可勝數予乃嘆人謂御史震撼山嶽者至如巽齋君近之矣然予與遇于吳中故事按吳者郡縣務爲尊嚴以相侈大與按諸省殊絕而君屏徒從先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三

馳不遠人不前辟其出甚簡也省闈吏罷呼傳許人得自見見不怵恐其所居甚易也供帳不備治具不飾與客飯如儒生氣夷色和言俊俊長者宜其無所自異矣而外所建立人崇憚之如此故君前後所案治者皆必曰君子于人非過此法宜爾也其所持法必曰君子于情非過此事宜爾也及予至京師而縉紳大夫稱君者如予所聞于東吳今年某月君亦事畢按部事得代

還京師以三載之績報於朝矣臺中諸君皆欲予言君所著績狀君立朝無何卽簡按吳郡予所親見其績如此竊嘗以郡縣者天下治忽之本而吏益偷玩民益難理雖欲興化其路何繇法度一弛卽紀綱將廢此天下之隱憂大患而人不之察者故按部之使尤末世之所甚急而予因樂道君之事云君篤學苦操勅躬勵行卓然有古人之節嘗稱古之直道正色匡弼人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九

四

主補救闕遺先其要者則其次以緒而舉此其志大矣其立朝未幾諸所奏劾皆務爲慷慨動引繩墨如射之相機命中而發輒報下如響其言固有當歟且以君之志益竭議以輔翼上德廣從諫之美正治化之原特達受知比古君臣之遇則其績所較著又豈可勝言哉

送光祿少卿江子謫長沙別駕序

天下治平法易弛而滋蠹人見謂無事成相與

習之苟順其然其究也如土漬隄隤而不可止憤發而更張之羣號而怨集如撲蠶反嚙并及其身謂之發難首禍當其始也受譴于上則朝有矜之者矣見黜于朝則士有原之者矣夫不得于位而其志猶有以自明彼所以茹荼而甘也及其既久下者利于容垢高者趨于宜時借文以自營因義以解免緣轍走園與世無害則賢矣一切務因循以爲長厚善顧忌以爲練達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九

五

曰是道當然耳慷慨奮激者不以爲揚已則以爲好訐受譴黜于前者隨而議其後雖賢者亦以爲過是爲國增是矣且其屈抑于外而是非之論無以酬其中非有特立不回者其氣自銷月鑠顧何所不至哉予嘗覽古昔究時變而竊數嘆之乃今與雲石江子之事而重有感焉始江子爲光祿少卿會財用稍乏衆欲以請江子乃獨曰夫塞滿者柳孔薙圃者翦蔓今光祿之

緣侵漁爲姦利者不可勝數而欲其無乏不可得也今不釐其本而請益是以膏沃燃金也且
不先繩其下而責上聞不可乃條事當否悉裁以法歲省以數千計發其屬之尤無良通宦豎爲姦甚者案其賊罪又數千計蓋光祿一時稱政清焉其屬妄連同事冀以自脫疏奏 上震怒并逮詔獄江子亦在逮中考當其實乃置屬重論而江子亦薄謫長沙初光祿之有宦豎提
董學士泌園集卷九 六
督非 祖制也至是 上悟命俱論宦豎而罷提督不設歲所省又不啻萬計政乃一歸光祿卿貳而靡牽制矣江子雖謫而其事有益于國章章大者如此是其去就甚偉也 上雖薄謫之而改革其政著在令甲傳于百世是其聽言甚速也在江子亦不爲不得矣而世知者惜其去不知者議其去非過論者與予觀古之君子獎伉直之士慕奮不顧身之義非必人皆得

也然而其論定矣古之仕者畢忠效直志不旋踵非必事皆當也然而其氣振矣故世不患法之易弛而患士氣之不振不患士氣之不振而患士論之不明士論不明而習俗遂成矣予故感而著之使關世道者采焉不獨爲江子而已也江子宏才博識銳意當世之故喜經略知大體嘗爲職方列天下阨塞形便繫以備禦得失驗其行事較然具載其書至今有述焉當強虜
董學士泌園集卷九 七
犯境鸞將擁兵人咸謂不測江子獨身任之所
以折衝于外而維匡于內坐弭大變者皆悉中其機蓋親嘗險艱者屢矣其爲人篤于知舊與人交調護之常謹兢兢修勅如不遑其雅素甚敦厚也至其遇事不避若自喜者蓋其所爲者大云江子行矣且將復召予聞孔子所稱斷金言其性不可易也詩人所歌匪石言其心不可轉也夫叢輕移銖積而衡失其勢所趨也單統

廢幹久而疑鋸其漸所致也江子召具大用其
思孔子詩人之義無爲積久所移予之所重感
于世者且大快于君也其又何言因以此爲別
贈太僕介卿確菴曾公序

昔孔子嘗思見君子而當時及門之士七十子
之徒皆以學識才辨號稱賢者顧無以憫其思
豈其時顏淵旣往而所謂君子必道德醇粹如
淵者而後足以當之與蓋淵嘗欲爲邦孔子以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九

八

四代帝王之制授之而後世言可爲王者之佐
必以淵爲首豈用世者必君子而後能之與至
漢而道分裂德益衰欲見君子尤難而董仲舒
黃叔度則自漢而稱爲王佐之才顏淵之亞而
舉世以爲不可及者也乃吾于今而見確菴公
焉確菴公明經篤學孳孳聖人之道務身體其
德力追古昔而勇蹈之非法不言非義不履如
引繩設矩不失尺寸而其處人和持已虛內無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九

九

藩籬外無輒迹窺之不得其間浩乎無涯故皆
以叔度再生仲舒復出信乎大雅金玉君子者
已而或言仲舒叔度隱而未仕仕而未竟皆未
有所建樹而確菴公方將致身當塗流澤海內
擬之恐非其倫嗟乎士乘時則爲龍蛇否則爲
螻蛄二子之事固有可言者當漢武之世上好
文法則張湯趙禹以刑名進上好武功則衛青
霍去病以征伐進上好興利則桑弘羊孔僅以
計算進上好從吏則公孫弘以曲學進上好夸
大則司馬相如兒寬以封禪進此皆世所謂達
人傑士身寵名尊爲世希豔而仲舒獨下帷發
憤潛心大業貴仁義賤功利羞五伯鄙三臣方
勸上以宣治化後刑罰此豈苟阿世取名而已
者哉及漢統將絕政由宦豎魁柄內移以陳蕃
李膺之流抹正于上而弗能弭其敗以范滂張
儉數十百輩譏切于下而弗能挽其頽國事日

非身且不免而叔度游于其間不滯不滑不夷
不惠無累于世獨全其天此豈人所易測識者
哉如二子者所謂不遇其時者也始吾見確菴
公于郎署間矣是時人方怵勢權喜乾沒而營
署當興作功罪反掌財貨攸聚則勢權易震乾
沒易行人之怵喜尤甚焉而確菴公方秉石畫
之節茹荼苦之操皦然不受塵盪獨持潔清視
熏轅恬如也即其志雖如二子終弗用不顧矣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十一

獨賴 今天子睿聖察俊彥究名實自外藩召
公列九卿膺委任其超異乃如此故不遇則爲
二子遇則爲公而其道有獨深德有獨至卓然
爲君子而稱王佐者固有在也吾嘗觀舜舉元
愷在唐虞爲名相至今莫敢望之而每考典籍
則謀謨未有聞功業無所指此其專以道德默
贊聖主渾乎無可見者其亦深遠矣斯固王佐
之準也確菴公叅知浙藩未及暮而部治頌其

政諸屬服其教道德之移風速而感人切往往
若是他日以佐主上其所建樹可勝道哉郡
倅王子孫子諸屬之尤感公者也因徵吾言而
致願焉

贈地官樵野崔君自廣德量遷序

余嘗讀史見漢所稱吏治惟曰惴惴竊疑焉夫
治民之道亦多矣將其術之不足而專務樸茂
者耶抑矯虔者之不可信而誠壹之足任耶然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十二

史言漢興破觚斲雕而宣帝尤號綜核宜吏之
不可欺也而王成詔書所最褒寵以爲異等者
而黃霸治功尤爲漢家第一然成以虛僞增加
霸欲上計長吏爲夸詐向非敞言則鵬雀之祥
又上矣成不足道獨惜霸之賢爲此而當武皇
時仲舒之醇儒汲黯之直節皆斥在郡國遂見
棄遺則是惴惴者未必知任用者未必實吾見
吏之難爲也豈時至末世如裴貴表如楊貴華

反而蒙之者見譏襲而文之者加美卽質有內
非少加外飾不足見稱而習俗旣成風聲所嚮
賢者亦自不免如是則士之專務其實者又將
何所賴哉然古之君子在下位不閔人不知不
愠無所賴而爲善者是遵何義哉嗟乎此則進
于道矣匪直悃悃而已也予友樵野崔子嶺海
才士博洽典籍而好深湛喜含蓄退若無能者
其辨是非別當否瞭如白黑而及居衆中悛悛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三

不出口志修飭凜然自持而恥名章惡衒鬻歷
官政績卓軼而收歛藏匿不示人以所長若崔
子者真所謂悃悃者耶蓋崔子不求人知人亦
無由知之者始爲戶部嘗使楚督通諸督通使
者日夜簿責務課盈以進而崔子獨緩徵科罷
鞭撻當事者旣以不及收譙讓之矣而崔子性
簡公事辦則屏騶御輟從吏雖藩臬不與多接
諸公皆以崔子倨及待郡縣尤秉禮執法一切

交際謝不受卽供億亦輒辭去之郡縣以爲見
絕尤恨會其所遣官註誤乃遂棄非坐崔子竟
謫崔子不自明也崔子筮仕十四年謫遷又踰
數年凡三轉而授廣德廣德地僻初號饒富民
亦頗淳已而稍稍凋敝多訟爭最稱難治夫俗
敝則益爭訟興則愈敝二者相循而崔以靜治
爭以儉治敝始而漸定繼而相安而崔子不自
言也又再踰年乃轉寧郡識者自其進取之迹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三

可想見其爲人而崔子不以爲滯也異日者苞
苴方馳請託咸驚攀援者必獲結納者並登以
是人皆爲利厚而崔子寡營鮮欲意泊如也及
今則庸瑣者回轅奮厲者驅轂士或深文以采
譽詭節以沽聲相與爲名高而崔子履故步循
舊轍默如也夫不以時濁而廢修不以世尚而
增矯斯則所謂進于道者非耶崔子不求人知
不逢上意而所至處其僚如昆季撫其下如子

當其行則昆季如失手足子如失所怙恃往往感而思之茲廣德之民尤有甚者而州貳朱君爲余同鄉特造余廬而言崔子指教維掖其義獨深因乞余文以爲別而余素知崔子因以進道期之夫道無窮也崔子勉焉時方有道必能知崔子而大用之矣

贈禹城二尹近溪徐君馬政獎勵序

予讀周禮至掌馬之政其言諸圉校趨巫之事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五

至及其細微其閑牧之職亦略具矣夫其治之詳而養之備也古者盛世又安猶兢兢所以政蕃馬厲士何必非常抑亦先事制馭之道也

明興定都幽冀北控朔漠外際四荒偃革效順然天下畜牧往往基置內充京師外輸邊徼間者匈奴內寇塞絕荒服天子憮然振驚迺詔羣臣有所以議之者諸言拒守之道雖言人人殊大畧飭士馬之備慎固厄塞而已古者掌兵

之官謂之司馬匈奴多馬故言戎馬然則馬之繫蓋急也昔周道既闕而考王能使非子主馬于涇渭之間續伯繁之後馬遂蕃息周史記之曾衛小國其在春秋微甚然文有桑田之盛僊有垌野之牧詩人歌之予竊以爲幸當盛時

明天子在上遇變憂惕諸言邊事者無以復加誠得羣臣實奉德意將士致命儲餉足食監牧蕃養各舉其政士馬充實斯豈憂匈奴哉始徐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五

君爲丞其職主馬予嘗稍稍與言於此或謂徐以爲丞上制下轄職守有限予何言之深也嗟夫授事不遺下望治不擇官圉人圉師周之王官也丞予何敢易哉予聞之自上操下謂之責自下風上謂之風言之于此感之于彼予將以有感也非以爲責也世日以益下有司習於承平取報期會掌馬之政益怠吏或橋虔縱弛百姓抗弊以巧避法馬取具數雖更制改作上官

振厲而下無別駕丞以承之孰能親細攬微習知其情哉徐君乃在山東禹城山東古齊魯之地衛亦魯之支國徐之先又出于伯繁徐君試嘗論汧渭之迹望魯垌之野衛鄘之墟而有感者乎牧養孳息何必上世官雖有尊庠要其職等耳已而御史黎君太僕祝君咸以馬政輒相獎異徐丞予問之禹城人禹城人皆言徐丞長者能因民爲政不多譙讓約束簡易居官廉不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主

煩百姓百姓得專養馬馬以時致也丞固不獨善馬間廼署賦則自某君某君嘗獎之矣嗟乎徐丞職有分限自丞而上者皆精白一心畢力輔治任能以舉其官斯國家豈有憂哉故予著其大都而因感于徐君云

送尊師蜀山游先生任高郵別駕序

古稱揚州大江五湖之間多負海之利蓋江淮一都會也揚州爲縣七其州三而高郵之州最

稱沃野有沮澤之饒通魚鹽之利事本業好稼穡飯稻食魚穀米徧于上都不出境而賈四方之貨方舟而集輻輳而至故高郵于揚較其地不過什一而富居其五其民畏法事上易于爲善蓋富贍之餘也予嘗泝江淮慨然問謠俗大略甚樂其人民凡爲吏于茲土者其州守視郡刺史等其出入擁從平居令行其人惟恐不當于上也銓衡吏持其地亦輒高其等未嘗不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主

比方于遠郡云而爲吏者之得茲土亦其中有甘心焉斯豈必其私有所幾慕哉地饒而民足撫循不勞而治易施也今爲判于高郵者吾師蜀山先生也昔小子蓋學易于先生先生以易學教授湖之弟子彬彬起于縉紳者十數輩矣而先生顧未第其經以不第故益習凡湖之言易學者必曰先生先生云初諸生弗第者必限格累年始得貢士先生獨未幾會今上初有

司議天下貢士以職業所叙用也而待年積衰
非所以稱賢能之義其著功令更選天下諸生
以充貢例有司試最與甲乙同次而先生首在
選中衆皆喜先生能不廢其業以應 天子之
盛典先生顧益遊太學太學之人輒尊事先生
如湖時而先生又益弗第今年乃始得判于是
州夫先生始貢 明天子所著典弗得與常選
也亦奚至判哉信乎士有振興之難而屈抑之
易也予觀先生之言曰夫士業以秉身而効用
矣今上逢明時下得守職予且廢怠之患奚暇
論崇卑之際乎予聞高郵旣已饒足而治易施
也而予職主馬若不敢與知其民人惟日贊長
吏惠養其衆教民芻牧屢屢無自黜而已董份
曰高郵銓衡吏所高其等者也安知其無意哉
而先生又有以自稱如是賢矣夫賢矣夫子小
子昔從先生于茗雪之間見其子賢否汚隆之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六

際未嘗不再三也小子聞之明珠夜光者疑之
媒也膏壤沃土者嘗之階也傳曰絕嫌去疑仕
宦者始未嘗不自持而未陵夷也先生其言如
是斯其志豈可量哉夫百里奚卜大夫皆奮迹
羊豕之間自致功名之際彼其有以施之于政
也況其志古之道卓然有賢士之心哉且夫因
能就任庶官之業也精白承德扶義倣儻不令
失時君子之務也先生茲行其砥行自持功名
不可勝道矣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七

贈南虛丘先生擢四川理問序

南虛丘先生者予婦家丈人行也始予爲諸生
婚姻時蓋先生已授荆衛經歷久矣先生世居
桐鄉桐鄉人皆稱白馬丘氏丘旣著姓而先生
益務爲奇節慷慨好修行矜飭正色持論容貌
甚偉人愈益稱先生每稠衆會聚一坐皆目而
先生鼓髯談笑常盡傾一坐人人皆言丘先生

才貌而屈抑小官固不當復言相人者當是時予私獨奇先生會先生久宦游爲荆衛改靖州又改三河凡三徙衛蓋二十年于茲而予舉進士京師先生兩以補職待次留京師者踰年時予兒女一數輩皆任拜起趨走牀下予因起爲壽言曩日事而先生亦起大笑今年先生得以常牒拜官蜀藩人復言先生積日勞久會遷而復遠道授官非其好也然先生昔奉上官檄嘗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九

三

泝湘澤並大江浮海上衡華遵桂林入岷峨諸山數往來京師計其道里所踰踰數萬矣旣嘗習道遠勤苦服官然微察其意如平生懽未嘗稱勞瘁有厭抑年五十餘尚矻力善飯髮盡純黑皆如少年此豈必其稟與人殊哉亦其所以養之者有道也初先生居官性刻廉喜操切不肯假借所至衛皆盡核其軍士持諸武臣奉上官檄至他諸郡縣皆一切論法號爲見忌當

顯陵之役數畫策用事者報可因以事忤中貴人中貴人欲中以危法卒不爲動名聞荆楚間諸他事皆立辦稱上官旨然至不可皆力爭專直節不阿以是數困然二十年間不變也此豈以遠近爲意者哉史董氏曰自古至治之極百職咸序大小陳力功多者上能高者用故叙賢勞而略等級人得以自奮矣自設科官士其來已久有司分別其原疏用殊路論叙一定卽終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九

三

身不易雖欲卓絕其道無繇故官拘者業限位卑者勞微此由範繩而趨足非加頓其勢掩也以丘先生之砥行奉職經營二十年間使由甲第高等身近日月之上則其功名所樹立豈可勝道哉然吾聞建瓴者易爲力趨培者難爲功所處之地殊也以丘先生所處使不遇明時善善及下洞察微隱亦何以表見如今日耶夫芝蘭不以幽閭而不芳君子不以不知而毀行

丘先生周旋武臣間既有以自振矣而他日且爲理問理問者日事名公大人宣述德意決疑審獄此播芬於道而顯知于時者也茲其所自樹立當何如耶丘先生既服官不厭抑刻廉持法予知其有以處此矣蓋予以姻黨至親故詳著之

永新尹氏總譜序

昔人有言國有史家有譜史之所從來久矣而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三

譜獨盛于唐諸爲譜學者不可勝數當事時尚右姓定甲族至以譜上之朝廷頒之海內爲人物高下仕進權衡亦言重矣而唐書至采宰相世系著十表列書中將譜亦得載于史與豈以唐重世系而宰相鼎臣其先世所積必深而族尤大宜按譜而表見之與夫譜者所以推其先以合其族者也推其先見所自也合其族明同本也知所自而孝敬之心生矣知同本而親愛

之心生矣孝敬人之彝性親愛人之至情而莫爲推之則昧而不知莫爲合之則疎而不切君子懼焉于是乎有譜觀譜而先德彰矣族裔備矣古聖人之治天下必追其先而政在睦族生民之詩追始之義也行葦之詩惇睦之道也而生民所以教民孝也行葦所以教民親也斯人倫之大而王化之首也故譜者興孝致親以叙人倫而贊王化非徒以整齊其世次而已也古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三

雖未有而實聖人之遺焉詎不可通于史哉永新尹氏總譜者大宗伯公洞山先生所自作也尹氏汴人其徙永新自鄱陽侯始在唐乾符廣明間黃巢首亂唐祚幾亡獨鄱陽侯能折其鋒保障江南西諸郡邑遂封侯作鎮而天下滋亂朱梁篡唐義不登叛朝因避難永新卒而葬其地永新人感其功戴其祠而祀之相與守其墓處歷七百年而墓存感戴之者衆也顧歲久或

浸圯尹先生起而克復焉遂大會其族共祭欽
獻曰嗟乎吾先人功在茲土忠于王家義薄雲
霄貫日月墓宜有神明呵護復之非偶然也乃
吾子孫不能依耿光思大節策厲樹立以無忘
其先豈得以爲孝乎且吾族日益蕃有加矣而
不念先祖所自出以聯爲一體聚爲同心而或
視若塗人甚若胡越豈能以有親乎今吾幸有
識而不能推其始合其終明著爲譜而昭布之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九

五

揭在耳目以感動其心志是亦吾之過也夫乃
盡取尹氏諸譜總而修之初鄱陽有子三人長
司戶琳次司馬球次團練珍司戶團練其後莫
可考而司馬亦有子皆遭亂各徙長彥成徙
永新勝鄉次彥當徙太和高行鄉次彥弼徙安
成北門而彥成十一世復徙環溪則今先生世
居也安成譜亦無考獨總勝鄉高行環溪數譜
會而成焉繫之永新者本其始徙且重鄱陽也

譜成先生屬予序之予惟先生以道德爲世太
儒顯揚其先而尤篤于族諸所以維持匡調使
族有所怙賴者無不至矣而又繩以先訓規以
家法粲然可遵而先生以身率之爲族模楷吾
見尹氏子弟且蒸蒸奮起不可量矣夫所謂右
姓甲族者非獨以其胤胄門地足高也謂其行
義可稱而禮教不替也今尹氏且三十世鄱陽
在前先生繼後予聞天道後起者勝鄱陽以武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九

五

先生以文皆尹氏崛起不遷之祖尹固右姓甲
族而子孫世世引之天下言譜系者莫踰矣先
生早從翰林國史茲以史法作譜其善固宜而
予小子實游先生之門嘗爲史氏牛馬走得
以秉筆書其大略示之將來而先生抱經濟猷而
下日望其爲相行且有史臣序其世系表之矣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九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送邑侯璧山盧君入覲序

予讀周詩蓼蕭湛露諸篇未嘗不嘆先王隆重諸侯之禮而知至治之盛也夫方國諸侯散在天下其懷慕天子之廷而欲瞻主上之光也豈可勝道哉而先王尊居在中所望同心一德以共治天下之民者亦豈一日而忘天下之諸侯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

卷十

二

哉顧其上下有體觀見有期故先王尤甚重之而燕飲周浹喜慶交至懽然若家人之情嘆其相離而喜其聚晤也其君臣之義如此諸侯有不盡力于天子之治者哉而當此之時諸侯各述其職而天子之賞罰行焉其治行有當而賞罰不疑諸侯固不得不盡其力者而天子于諸侯之賢者則加爵益地不但燕喜而已也而賢諸侯自明爲天子所知其燕喜之情亦有獨至

焉故當先王之時則遠近之臣皆得以自通而賢否皆得以自見其治亦略可想矣今年爲嘉靖丙午明天子方大覲天下諸侯而歸安侯璧山君實往予始識璧山君于長安見其篤學厲行慨然有志于世明敏闊達其意豁如也予旣以心許之矣及璧山治邑而予時在長安不及見茲歸而問邑中父老父老曰善察人情明于事理邑中無留事者問于諸人士人士曰秉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

卷十

三

身潔廉敦尚雅飭見事不避廩然有自持之心予乃知璧山君天下賢侯也今天子崇興聖治將卓軼周室使天下復見先王之風內外不蔽遐邇一體其燕喜召見之盛當有可言者而璧山君以賢侯往此其于慶賞當何如哉歸安學校師弟子諸人士以予能知璧山則謂予有以贈之者予曰臣之慕君百姓之懷上此其義一也璧山君方治裝日夜思望見明天子百

姓則日夜思君而況諸弟子又百姓之能學者
璧山教之進之固非百姓比而況諸弟子之師
又嘗從璧山之後以教諸弟子者其于璧山宜
其不能忘也然璧山方且入見 天子躬睹當
世之盛而予方幸請告伏在田野進退殊別其
何以贈璧山予聞先王之覲見天下諸侯非獨
以職守而已也將以博問天下之疾苦而訊其
便宜以興治也今東南屢歉歲入寡而賦不給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

三

民往往轉徙不得休息獨湖中賴諸賢侯稍自
集耳然亦急矣今歸安之民既感恩澤而人士
歌謠以送君君行且趨 闕廷入禁掖更能以
行所見聞者爲 天子陳其利病盡善策焉百
姓歌謠君者豈有既耶于 明天子上嘉先王
之意不深有助乎予知君賢故守其行而致望
之以答學校賢師弟之請

贈郡侯月川梁公轉荆相序

我郡侯月川公之倅我湖也當其下車言悛悛
不出口自治惟謹人未知其能及視長興事長
興人稱曰賢侯也繼視孝豐事孝豐人稱曰賢
侯也初長興人喜訟侯至而投牒訟者數百人
侯簡其非理者罷去擿其近情者論當之民知
其不可欺越數日減半侯輒召其可與言者進
而導以理喻以情俾各循閭閻樂田里解爭釋
忿以安生息業民皆恍然悟躍然喜越數日又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

四

減半及侯至月餘而訟者數十人或十餘人侯
固未嘗厲聲色重鞭箠而禁制之也孝豐多積
逋侯未至而逋者以千計其民居深山中寬則
懈弛急則負固侯乃諭父老訓子弟與定約束
立期限越數日而輸其二三又越數日而輸七
八及侯至月餘而孝豐錢穀輸與附郭諸縣等
矣侯亦未嘗厲聲色重鞭箠而督責之也由是
部使者諸上官異其能屬視郡事而訟益日減

輸益稱最侯又未嘗厲聲色重鞭箠而禁制督責之也蓋侯平生畏慎擇地而蹈其奉身如玉惟恐其有失墜其厲志如冰惟恐其有滓汚其在縣符未嘗下里有所徵取里不知縣之有視事也其在郡符未嘗下縣有所徵取縣不知府之有視事也其帑藏入不加益出不加損其鞠獄不妄一杖不費一錢蓋表裏無瑕內外洞徹所以自立者有其本矣以是人皆信其操而侯

治事如櫛髮密而不焚御史如彈絃調而不迫不禁則政有緒不迫則意益閒以是人皆服其才而侯愛民如慈母不忍有傷待人如處女不自表見不忍傷則其仁益切不自見則其實益孚以是人尤感其德故顏色不動鞭箠不施而百廢具興庶務咸集頌聲是作遠近歸之以其心誠信于民者深而感且服者有素也若侯者古所謂惇惇無華不言而成治者歟予嘗見世

道尚文宦路多飾故惇惇者抑浮夸者進私獨於侯注衡之而恨身隱矣無可助侯會 明天子方急吏治咨羣侯 深詔曹司秉公超格擢才操有德之士母使拘淹人皆欣欣爲侯望而侯且將三年奏績部使者諸上官方議薦留之人謂旦夕且晉用無疑矣居無何而荆相之報下焉一郡皆驚爲侯興歎予惟古先王竝建同姓懿親之國祚茅土誓山河列爲磐石宗以屏

帝室而亦必擇明哲之彥方正之儒輔導王躬制令其下爲忠鯁臣以重王家自漢以來若江都以德顯賈誼枚乘之徒以才進王吉龔遂王尊之類以操稱此皆章章較著者其人或用或不用皆有後世名而曹參自齊召爲漢宰相韓安國自梁召爲御史大夫皆朝由藩封暮司樞軸名位尤著固未始限王國也而近既拘格侯之才操與德似未能卽展于世已然予聞才達

者因職而皆宜操定者隨地而不易德全者遇人而能感侯誠上以輔導賢王謹侯度秉國禮以光昭盛世是朝有磐石宗也下制令其國以檢侍從遵法軌而無干有司是國有忠鯁臣也其關世道豈淺淺哉卽自漢四百年間其公卿將相依日月之際握斗柄之尊沐寵榮號烜赫者豈可勝數而草萎木腐姓氏莫知焉乃江都以下七八公者其名照耀史冊學者誦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

七

述至今有耿光此其所得孰多耶夫桃李春榮松柏冬茂榮者易靡而茂者挺節侯亦可以自慰矣于是郡伯及泉李公以名侍御守湖方篤古人之道念同寅之義與諸郡侯索予言爲贈遂書之

奉贈郡侯朗峰錢公膺召序

今天子御極易號令釐政紀勅百司枚拭洗濯咸與更始外察郡縣之吏內重臺諫之臣絕苞

直簡精白錄正士容直言天下皆喁然嚮風引領而望治矣會吏部奏召郡縣可以備臺諫之選者吾郡理朗峰錢公實首在召中蓋郡伯思湖黃公偕其寅諸公徵予言以爲贈余惟古者清明之世不諱之朝千載而一逢猶旦暮也曠代而一遭猶接踵也今朗峰公獨當睿聖之興值訪洛之際啓昭曠之路弘聽覽之途治郡見知親被明召堯舜在上而岳牧不遺謀謨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

八

竝建豈非難逢之會而希遭之期耶抑吾聞之君子之議政有本而其幹化以時夫天地閉塞則震之以雷擊之以霆此天地之肅氣也及其和以風雨霽以日月此天地之生氣也異時者當塗混濁上下蔽蒙郡縣則政以賄成臺諫則言以勢沮譬之晦冥鬱結乃其用震擊之時也今時則污垢滌而修潔進闢茸去而譴諤登然耳目改觀則務以益勝心志聳動則求以益奇

更以守常爲愚士以循默爲恥夫厭守常則不
繇所安而剋核者衆矣薄循默則不顧其當而
據撫者繁矣譬之震擊之後乃其用和霽之時
也天地因時帝王不能違時堯舜之道久而無
敝者與時變通也故震擊不可數而和霽所當
養古之人用法而恕所以保民命也得情而矜
所以拊人心也責難而不驟所以全君德也務
大體而不煩所以持國是也是以言發於意氣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 九

人心由公以拊公之于郡其養民者至矣則他
日所以仰全君德恪持國是以養其和霽
者非公其誰望哉昔曹參自郡守以至爲相皆
以清淨稱丙吉由郡從事以至封侯皆以寬大
用觀微可以規著睹始可以見終故曰朗峰公
裕于此矣嗟乎今上堯舜之主也元愷滿朝
皐夔作輔當其揖讓于百辟都俞于一堂藹然
天地之和霽也公將列名唐虞何渠言漢乎曹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 十一

丙之事又何足爲公道哉思湖公以余言爲然
遂書之

贈邑侯鳳坡易君序

今天下郡縣人所稱難而避不欲往者有三其
一曰錢穀之地其一曰津路之衝其一曰獄訟
之繁三者有其一已號難治乃吳江實備之
明興漕天下粟四百萬石吳江且五十萬他徵
繇稱是卽諸省大郡莫加焉賦重則逋積而或

負固逮之不來或來而怙力忍扑掠甘庾繫雖
憊不恤逋動以數萬計歲益增甚莫之誰何
而其人憚忤喜文法鄉校授讀必先爰書閭里
會坐互相析律好訟固其性亦其謠俗使然也
其術能以寡爲衆飾無成有每訟則一人嘗之
百人繼至以傾動上意變亂白黑起如鵬擊聚
如蝟毛各有主師咸質盟誓雖挫弗悔屢蹶復
興其出無端而轉瞬詐生跬步穿設使人不能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十二

解免則遠近鮮有貳者而地屬吳會冠蓋相接
驛無停轍傳無間符人既勞瘁事益叢脞縣坐
是困而去者多矣豈其人之盡非哉抑以三者
既備而治之難爲也惟我鳳坡易侯始以單車
至隨兩僕持書數篋冠舊冠衣敝衾衣人不知
其爲侯也至則絕問遺罷張具食不輟藿厨不
擊鮮而里甲寧居庫役高枕不知其有供億也
或上府下鄉落馳輕舟屏騶從以一筮備糈一

楮籍若携斗糲與胥吏同炊不治裝不宿戒不
知其行部也客或造衙坐而寒生庭有蔓草如
久旅如窶人不知其爲官舍也蓋侯志操本定
澹泊寡嗜欲不肯以纖芥煩民至追逋則曰有
田有賦國額也額不可異而弱者均輸強者撙
抗非所以齊下也額不可已而媮之一時惠貽
後日急則傾家或累其孥非所以保民也乃多
設方畧嚴爲之期寬爲之督使民畏而不敢後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十三

樂而爭先既有其緒而其最甚者則檄簿尉親
駐其地官既親往民無所逃又知其久駐勢不
可遁蓋逋之趨赴者十七八矣侯惻怛惟恐傷
民至其有爭則曰訟猶火也不戢則焚良民猶
禾也不耨則不茂惡猶莠也不芟則易蕃乃先
治其尤勸導其衆使民傳相告語務相安輯而
又以除莠有根弭爭有要王文之師訟之根也
甚者必去次者可使則鄉籍其人立縣門下民

有赴訴俾之具詞詞誣者罪之事罔者坐之詞
既漸實變詐漸消而侯之訊鞠也堂如澄水傍
無一人座如神幕吏無一語案如明鏡人無一
寬而爭之默寢者亦十七八矣而逋者曰侯不
以煩我其督逋以釋累乃侯之深恤我也自是
則逋者益少而錢穀集爭者曰侯不以傷我其
杜爭以絕萌乃侯之深愛我也自是則爭者益
恤而獄訟清而驛傳之使冠蓋之賓亦曰侯澹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 三

將以垂之于後使人知其難則知勉知其易則
知法是縣之受賜久而不窮非獨爲侯而已也
又何可辭哉諸鄉大夫因受簡而書之
贈玉溪包君授西城兵馬司指揮序
國朝序正百官非武功不得謂之指揮指揮不
得關與民事其以文資進職在治民而稱指揮
者唯京師五城之兵馬使則然所以徼衛周廬
詰捕奸宄雜訊獄訟壹民率衆以重根本欲其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 四

泊節約自其身始者無所不至矣非獨簡我也
自是則相安而津路無擾是以衆人驚嘆識者
稱服何昔之甚難而今之易易也豈其地之有
異哉亦在其人耳茲惟孟冬之吉實侯誕生之
辰鄉縉紳大夫入而爲祝者侯輒辭謝焉縉紳
皆以告余而余所欲言蓄積者久矣因借以發
之乃謂諸縉紳曰夫祝乃世之常禮侯之所得
而辭也若余言風俗之難治及侯政績之易成

一切用文而斷之以武也此其置官之意深遠
矣京師天下萬國都會之地五方之民輻輳而
基列俗雜而性殊事繁而訟劇京兆之難治自
古記之矣今京師之訟類多下之五城而城各
以御史督視其上而金吾之掌衛中貴人之坐
廠實總諸校以發奸緝伏而五城轄焉而法曹
往往移訟而諸他獄成輒上之而司馬亦得以
察其賢否故轄多而隸衆其徧造諸司日不暇

給簿問交至臺省促文書責案訊常接于道自
精悍智略之士奔走往來揣摩傳會猶恐不及
而中貴諸校氣勢籍甚事之益難而豪有力者
多易憑籍每不能直法而治寬則事廢急則害
媒故居其職者多碌碌救過之不贍何暇質有
其文武哉然則始未嘗不重慎而未墮弛也王
溪包君予姻也其謁選銓部而得是職予以士
大夫仕宦而列在京朝身近日月之光以治輦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

五

轂之民清都城之內爲職可以爲榮已而予深
原其置官之始而備及其末所以欲其思職而
重榮也予聞之馳峻馬之辦也負風翼之力也
治難才之選也以士能持身勵官竭精畢思秉
不二之操懷難奪之志以事諸公之間而在日
月咫尺之地而何墮弛之患哉包君予觀其爲
人喜自勅務循雅好儒術其嫻于文學久矣而
能篤持堅忍當其所欲斷其必遂可知也斯以

職事而趨諸公諸公必知其無害非氣勢所能
折而有力所能爲已于是與之游而親好交善
者請予言預爲包君慶因明置官重慎之意以
觀成政焉

贈柱國大都督東湖陸公序

明興設武進士之科試步騎射革而復命儒臣
策之取其文辭以進及其爲督率大臣則又尊
寵以柱國保傅侍宴閒備機密而贊謀謨所以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

六

並用文武兼攬股肱而佐成治化也自承平旣
久間者諸邊警而告急將帥乏人或言武科專
步騎射革足也欲坐籌當大將之任秉麾授令
策全而制百勝者非有文者不能欲秉忠義大
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繫安危履廟堂之上不
戰而坐勝者則非深于文武而有得于道者尤
不能也使專以步騎射革則如斯人者何從見
之以予所見今都督東湖陸公實其人也公嘗

由武科進稍見擢用方 上南巡以展大孝

駕衛輝蹕公扈心動徬徨瞻星象依斗杓而趨
繞庭而不輟夜過半 行宮火作驟及 寢殿

公望見遽走負 上衝火光出而是時親扈貴

近之臣以行道困或寐或驚起或 駕出而不

知倉皇相亂而公躬捧赤日縣于九天蓋舜烈

風雷雨弗迷武王火流王舟而不動固大聖人

之度遙想其百神擁臨恍惚閃爍其間若有使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

七

之者公以精忠適與神謀翊戴扶衛其功烈亦
奇已而貴近恥其不與忌其形已功遂不錄然
上亦繇是知其才且忠而益用之俾掌錦衣衛
事錦衣者領諸校詰隱伏而察非常其事甚秘
受 詔獄而親復于 上其委甚專其事且秘
百司不敢難而一切文法不得繩也故諸校有
所緣而爲奸民亦得賈校以售利公曰是不可
不痛懲艾乃立取大豪多交通倚有勢根株堅

而難治者一日收論發奸賊巨萬黜賈校立盡

上下股栗取條法之不便者立更之衛中肅清
其所受 詔獄壓如太山震如雷霆公皆以身

當之得不靡碎摧折諸所苦心爲地而用保全

者不可勝數也其振飭綱紀勇于屏惡衛善類

如此當是時勢家仄目以視公而公秉持清白

絕嫌遠微人無投隙抵牾之便竟以服公 上

益知公任事不避難委身無貳慮愈益用公天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

六

下知不知皆以公之自持有素絲冰玉之操其
事 上有斷金匪石之節故中外推服上下嘉
慕其誠信于人者素也去歲狂虜內犯京師戒
嚴蓋虜在肘腋而城中蹂籍慮且爲心膂之患
獨公坐而鎮之驕軍不敢褻臂而人無動搖遂
贊帷幄以資平定之業非公威名夙著忠義有
本者何克堪此故小人之微幸有事而乘非心
者賴公沮厥其邪雖不待露聲色而知其難奪

也君子之感嘆王室而懷隱憂者賴公壯厲其志雖不待臨事變而知其有恃也公其卓然許國而爲社稷之衛者與蓋天下稱公者必以爲武科得人之選而其言武科者必以爲公之法嗟乎盛已然予竊以公所樹立如此士宜不敢復望下風而公數造請賢公卿大夫間多所引賓客俊俊若有以自下者專就問天下大計經傳奧指析其疑義方簿書交委應酬不遑而考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五

德論道心常宴如及客退掃堂廡間下簾據几左右圖史好爲深湛之思必究極其精微而止當其有得陶然也夫內爲沉思而外多下士邇其學術之所發明其淵源遠矣人知公功名之盛而不知其所得實由于學也然則予所謂忠義大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繫安危深于文武而有得于道者非公也與昔絳侯入北軍一呼而安劉綰天子璽而授之帝可謂忠勲之冠而

史譏其少文衛將軍立朝淮南蓄謀至懼而不敢發可謂爲國倚重而人責其無所知士蓋少文而不好士古之將帥之失也多矣惟不學也公其度越古人者哉且以二子所就焯焯如是而猶不可以無學爲人所譏責孰謂武科得人可不拘以文學非謬論者與今年十月爲公誕辰西河霍君專閫於浙數來乞予言爲壽懷甚予惟古人年至而後爲壽今公強仕且壯而予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五

聞古之相見其起而贈言以祝者亦皆曰爲壽不獨以年也予與公厚善服公德而知深欲一發其蘊寫其行事以贈公者久矣而不得其便適當西河之懇西河與公舉武進士爲同榜予因序公之賢使天下知武科得人之盛實自公始用以爲祝

封君白溪鄭翁序

予嘗覽古先王之世縉紳諸侯卿大夫輔翼王

上佐興化理勲業著而頌聲作名實純粹流而不泯而閭閻田野之間濡彼膏澤鼓舞歡樂詠歌治世之風何其盛也予竊心慕之嘗論究其治道所繇獨以縉紳之士依日月之際列土地之守握張弛之柄建功立名比于躡屩樹表易以卓絕其勢崇也及若閭閻田野有父老處士之賢訓飭子弟率先鄉人而家化其德人服其教不資尺寸聲施四方此其事亦有難者觀其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主

居布衣之位任在齊民之中斯豈有約束期會哉而其賢如此故先王治簡易而民俗美由縉紳佐其道父老處士爲之先也是以先王列俊在朝疇庸岳牧濟濟咸布而尤亟獎幽隱存禮高年示百姓趨法知其誠益于治化也今 明天子方嚮意儒術招延材良加恩元元重念二千石以下思共爲理當此時縉紳靡不精白以承休德者因益勅銓司選諸曹郎出守務得其人

而予師若齋先生實首在選中奉 命守湖郡

先是 頒慶 太廟推單本始 詔百官得以

貤封其親于是人得顯其賢父母而白溪翁以先生爲戶曹郎封如其子官名聞天下然翁特用子顯而予聞翁抱志獨行性篤孝有大節雖老恭敬不衰俊俊居鄉多悅從其善如水潤而景附也好讀書而不肯爲諸生辟匿閭諸山中不與世接而人歸之予竊以爲應古父老處士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主

之誼閩遠京師萬里卽守長化道所未及而翁身率其人以從 天子之治雖靡 慶典其于先王之法所嘉獎當何如也予旣嘆稱翁不置會先生爲湖郡守解姚黜苛與民更始條教修明憲網昭曠總攬大小無緣爲奸公庭肅清簿案無滯一切除去文法而專感化之民則復業息爭用以殷殖湖郡人自仕宦儒生至童隸行役城郭窮鄉下里皆以爲數十年治行無雙亦

可以仰答 天子重選之意已翁與先生爲處士則若彼爲縉紳則若此其賢聚于一家又何其至盛哉而予嘗從先生游聞翁勅身教子力務檢約嗜好澹如也家未嘗牟利蒼頭作簪珥慮其折閱峻止之屢誓先生比于冰玉謂臨民以仁愛爲端故先生至湖茹菲甘薄未嘗飾供張所過使客一日而罷供億者不可勝計訟入府者無所施一錢府中不聞譙訶聲論當杖擊

董學士必園集卷十

三

惻而不怒故民服辜而心感知罪之由已取也吏窘餓而靡怨知利之自上絕也客簡具而不責知儉之以身始也而實翁教之者素矣譬之于海浸淪涵畜產霧雲而懷山陵包地維澤神州人知其功也而由崑崙瀉天池發河流此實其源夫見其澤而不尋其源豈所以言海乎今年翁壽七十八矣其配陳夫人賢而有內德與翁同隱又同胞封翁長君四年而同以十一月

爲誕辰三山盛侯以別駕與先生協恭治湖樂翁之偕老而壽欲予言以祝予爲先生弟子一宜祝先生爲湖民父母予爲湖人當推及其父母二宜祝予則何辭然予惟先生守湖潤及四境此特海之支耳自是輔 天子廟堂施及中外始盡四海之度見翁之源遠矣此誠足以明當世之盛予故欲以是爲天下祝也三山侯賢而有文當知予言

董學士必園集卷十

四

贈明府質齋李君膺臺獎序

始予讀司馬子長循吏列傳見其所引公儀諸人若無以甚異于世卓卓可紀者特曰奉職循理足以爲治而已及班氏續之始序述漢以來治能之迹彰明較著自學士大夫相傳稱循吏者至漢始盛而予獨觀詩人所詠甘棠素絲諸篇恨不盡見其事而獨其民之愛之有憺怛一體之思至今可以想見非至德何以若此蓋召

公諸賢于是深遠矣乃知司馬氏所紀皆有馴然隱惻之心庶幾得人君子之風猶爲近古迹漢之方略教道拊循其民多所可書者然古以德化此以政拊德者隱而難明政者顯而易見宜其所稱述者衆也然漢承秦法之敝其俗急矣時方以聲名強力進用而諸循吏獨以恣恣之政持久而待之斲雕去觚豈求合于上希見知于時者之所能哉故其入于民者深而民之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三

愛之也亦篤此亦古之風也嚮使進之以道親見古人德化之懿何詎不若召公諸賢而已哉予竊執筆史氏所與四方士交數好問其郡邑之賢者欲網羅見聞以補史職之闕嘗慨然思得其人宜興沈子維賢者從予游數爲予道其邑大夫質齋李君者天下賢令也曰宜興阻大江之隅負具區之濱壤者民以僻陋而多醇本業而饒裕號稱易治而俗與時改富者喜雍容

飾形勢偷侈而僭上貧者輕棄業而惰游賦日殷而民日以不足矣負多而官急則相計以巧免歲彌月延情見勢屈而獄益繁矣習文法持短長而訟益多矣下愈貧而上愈急峻刑密網剋核至而民以不肖應之政益難矣自大夫至則問疾苦察情實而訟簡節供億黜浮淫而民實立期會明約束而賦充然愷悌樂易專以誠一感民未嘗有所操切責厲之也登堂不譙讓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三

訟者喻以意而罷之俟其直而遣歸未嘗有所痛繩而苛督也於是人皆安其上而息爭還其業而稍復輸其徵而不勞自邑父老皆以數十年來令于茲者如某君才矣而抗已以拂世某君廉矣而矯節以病物有其材且廉而不過者唯大夫能之夫子所欲得其人者其在是與沈忠信士也予乃削牘而謹書之會御史鄧君按部于吳知大夫賢也既察舉而復檄獎焉蓋異

典也邑人士以千數皆以御史爲知大夫欲乞
言以表著其事而大夫謝不許少府陳子四君
者以謀于沈子沈曰昔嘗與夫子言矣是請之
宜得四君者乃介沈以請言于予予曰嗟乎昔
所問者欲誠得其人以繼續往古明國家之盛
也古之賢吏使其誠當于心雖合國人非之而
不加改也使其未當于心雖以君上譽之而不
加益也故能粹然獨行其心涵濡化道沐浴膏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三

澤揉民性而躋之中磨其習而至於善已之施
政也不煩民之趨導也甚易惇篤誠厚事若不
多而民相忘而相順此其所以若無可紀而實
不可及也古之道也子旣言大夫幾于古矣而
曾以一獎之華爲大夫足榮而張大之哉因辭
者再三沈乃曰大夫所以不許者亦猶是也而
邑人之心有不能已且大夫惟其實德而不近
名專誠而不求異故雖一獎而邑人重之以爲

得其真也方漢之于循良不數有璽書獎勉之
乎豈以是爲循良足榮哉夫亦嘉樂之心所不
能已也且召公聽政旣去而詩人歌之咨嗟反
復蓋亦有不已者今邑人親被大夫之澤相與
歌舞休息而自慶者當有踰于詩人之情願皆
不能自言而欲乞之于夫子此四君之所以介
弟子而來請也而夫子寧忍拒之予乃嘆曰古
之觀政者觀民懽懽之愛而已予雖不識大夫
而觀邑人之勤如此大夫其真有古之德化者
哉使假以歲月當必有詩人之能歌史氏之紀
實者出焉以上接周漢之事大夫勉之而予非
其人也乃爲道其所欲執筆者如此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三

董學士沁園集卷之十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一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蜀川譚公四壽序

在昔明王至德順治浹和海內保綏人民故各遂其生咸樂其業於是有期頤之老累世壽考之人蒙文化澤積累德善以陶太和而明王亦尊德貴壽有優老之政尚齒之儀明示天下以崇禮之義故德壽者盛世之禎而先王之所寵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一

重也自後世風氣漓裔民生以蹙而世隆尚益薄亦不知先王有敬禮高年之道卽有谿谷之間眉首皓白而衣食困苦上莫以問而世亦無繇見知其人亦稍稍自以終老而無以表見于世于此有以德壽聞者蓋難矣而蜀川譚氏如金沙翁者與其配皆體善服義躬有隱德而厚施于鄉身享上壽而翁之子大理公復能承志善教親見其子成名于朝與其配孺人皆光被

大理之封章服翟芾以顯侍父母而子觀察公舉進士甲第平廷疑獄爲天子按舉不法名

章外臺使父母祖父母之德益著天下斯其何以至是哉予嘗列考載籍古之夫婦同德而壽者蓋少矣而又未必其子卽令其子偕壽矣而無貴者則不能顯卽貴矣而未必賢則亦不能以自著此數者皆世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也而獨備于翁之一家非甚厚德何以有之予越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一

二

在數千里之外不能見翁然聞蜀中人稱慈孝純篤忠信行誼足以表率其鄉者必曰金沙翁父子而予見觀察公博學通達有絕軼之材志在天下投之無不可爲任之無不可舉而其爲人務在長厚有惻惻惻惻之心簡易大度天下稱不容口居官治刑而所至頌之曰愷悌斯其得于性成而養于素教者深矣故躬積而身享家之禎也教行而頌歸國之禎也人皆知慶雲

景星醴泉芝草爲天地之禎有國之寶而不知
朝頌焉考苞貞涵和如四老者優游徜徉仰以
成太平之象俯以樂豐亨之期教子弟而諭鄉
人爲時所快觀將不足以驗國家化澤之盛與
天地之景星慶雲醴泉芝草同爲國禎而比休
在昔耶觀察公爲海內縉紳所指嚮知觀察公
者卽知有金沙翁父子故稱壽歌德者盈滿海
內其所表章于世亦益著矣而觀察之政尤於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一
三

祝尊師大司空退齋林公序
吾師大司空林公以隆慶三年之正月壽七十
矣朝之卿大夫諸門下弟子有文辭者咸多所
稱述爲公祝而份不文越在海裔未能也會公
以年乞引去上弗允又一年所客有自南都
來者言公以未允數不自得將復請份乃奮而
言曰夫子弟之祝其父母弟子之祝其師人之
情也而其關國家之輕重繫海內之瞻依祝而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一
四

浙有恩凡浙人士及百執事之賢者尤爭相歌
之而份幸在浙士之末以爲中瑞爲家上瑞爲
國一家而四壽三世皆賢此瑞之上者家不得
而專也故推本國禎以爲明天子至治之驗
以並隆先王之世翁父子壽考無艾而觀察公
方益晉用他日將遂奉天子再世之封綸章
光寵明于日月斯爲國禎又不徒在尚齒優老
之列而已矣予不佞敢以是爲壽

規之則情之深而義之大者也昔在姬室召公
告老而周公留之今讀其書其辭懇其意迫數
千載之下有餘思焉當是時周道旣成賢聖在
位俊乂咸列召公以年而告禮也周公顧惓惓
強其所不欲而責其所必從若是者獨何與蓋
時當繼序世方多艱固大臣憂勞不遑之辰而
非得自暇逸之日也夫大臣與庶官不同庶官
其履事淺其受職微可則進不可則退以潔身

爲義者也大臣則先國而後身不避小嫌不專一節義在社稷安天下寧否耳若老臣則國恩尤久毗沅尤隆義尤有不同焉故老臣在國人之望之猶繁星之麗斗極衆鳥之附鳳儀固卽之以爲光而見之以爲慶者也國有老臣猶泰山之宗羣阜砥柱之障洪流固高之不可抗而卑之不可搖者也蓋老臣之關輕重而繫瞻依也如此份聞之道難于鎮俗政莫先于求時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五

者積蠹之後以爲弛而張之可也而求之者太迫應之者太驟乘間者喜于紛更厲法者好于刻核薦名者競于矯虔譬之浚井益求其深伐桑并弭其櫟而法罔日密元氣日耗蓋天下亦稍急矣此正其用老成之時也而時益以滋敝俗益以增巧善伺者得投其間隙尚爭者得持其短長圖目而視攘臂而攻未能有益于時而先負累于俗則其望本輕而瞻依之未屬故也

如公者筮仕四十五年出入踐更中外跋歷卓有樹建天下稱其才一矣志堅于礪石操苦于茹荼天下頌其廉二矣簡禮文寡辭說言必可復事必不欺天下信其誠三矣方于事上確于持身始忤永嘉幾殆又忤貴溪益殆終忤分宜遂報罷蹈險不悔屢折不回天下高其節四矣無分賢愚不見喜怒內如涇渭不可得滑而外若江海無不容納天下慕其量五矣少學聖人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六

之道長而力行老而彌篤在朝不飾宴私不違表裡粹醇始終一致天下服其德六矣此六者真如金之精鍊玉之無瑕間隙無所投短長無可議其本旣已端矣誠得公置在左右握之樞機施其安靜之政而紛更之說詘行其寬大之治而刻核之輩消成其平和之化而矯虔之吏黜時何以不雍熙俗何以不純厚實老臣之報國而舉世之當勉留者也或謂周公以姬室之

宰故得以留召公齊人無宣王之命故遂以擯于孟子今居在田野而欲以談廟堂遠矣嗟乎明聖在上龍雲會從固將邁迹百王希蹤三代安知無周公者以成之有則召公亦安能以無留哉份不佞遂附君奭之義而因以爲祝焉

壽郡伯思湖黃公序

初湖之鄉大夫歸而家居者有社會會時誦郡伯思湖公之賢曰公古之循良也會之人翕然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七

然其言或乃云思湖公才操卓絕政迹特異循良當不足以盡之者余曰昔司馬氏始傳循吏班氏纂之所載各不過數人而漢武之世最號多賢訖建元後元之間其傳不少槩見循吏豈易得哉自武帝好操切而張湯等以峻文決理桑弘羊孔僅楊可之流興鹽鐵廣告縉以致獄而多遣使者暴勝之輩按行擊伐以樹威觀其設方略任術數擿發禁止鷹鷂疾固人之所

愉快而世之所稱能也且上方尊用而顯示之矣此時而謂之循吏則必其澹然以居闇然以處不急上之知不求人之喜不規世之名而專心拊循一意德化譬之種樹長養成就不見其大譬之飲醇沉醲浹洽不覺其醑其德厚其化深此非真有得于道者能之哉是豈漢武諸臣所可同日語哉故余知循吏之難爲也乃余觀于思湖公其持節堅固勵行精白卽三尺之童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八

信之矣其治文書聽爭訟抱牘而請者無疑律執符而進者無隱情卽老猾之吏無以欺之矣謂公才操之絕政迹之異非虛也然審玉必察其璞觀人必究其衷余獨聞公始令嘉善其治爲諸邑最法當得召而轉南曹方其在嘉善也公之鄉大者秉政小者提衡使公肯遣一介何所不得而公則否及其在南都詘矣鄉之秉政者旣去時方條諸詘者援之使公肯出一言何

以不伸而公則否茲公以積次乃守我湖會天
下適當改絃時皆逐響人務揚繁士好振奇以
爲不深刻則繁不彰不鼓弄則奇不著不彰不
著則不足以震耀而奮起也前者張拳後者扼
腕頗騷然矣而公則否聞公出則凝坐入則齋
居湛若有思澄若無事于時之所爭馳恬如也
至其鉅細必親綜理必密事以有緒治以益舉
諸所拊循其民以佐德化者無不致其專一焉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一

九

嗟乎公真有道之士哉班氏之稱循吏以黃霸
爲首公豈其苗裔乎今年七月爲公初度之辰
鄉大夫皆謀于余以爲公祝余惟詩人之于賢
諸侯也必本其所生而祝之以壽崧高之篇言
維嶽降神蒸民之篇曰天鑒昭假所以本申甫
山甫之生而推其所自也闕宮之篇曰如岡如
陵所以祝魯禘之壽而願其無窮也三詩皆所
以歌賢侯而闕宮者魯之人以祝其侯者也故

其壽臧昌熾之詞祝深而願切余與諸大夫皆
湖人其祝公也能無深且切乎而余觀黃霸以
下數人皆以年壽功名善保終始循吏之報地
公可以預占矣

贈張母太恭人壽八十一序

予讀史傳至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親績之事觀
其所論勤勞之節以爲敬姜特慮其子爵祿之
重念及王室而身親勤勞以率教子愛逸惡勞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一

十

未必其性與人殊也乃予聞張母太恭人所爲
予心異焉夫自古賢婦人以作勞攻苦身務勑
約甘茹啖之事抑亦性有然者哉太恭人者張
諫議君之母也諫議君父爲桂林郡守仕通顯
矣而桂林父爲叅議公太恭人父歷侍御爲布
政右使兩家鼎貴相望太恭人席父族承夫榮
華爲世家婦彼其所見者大卽安居端坐衣綺
縞飾珠玉列鍾而食顧何所不遂太恭人廼愈

自挹損日作不暇置爲疏布單衣與最下者分食孳孳不怠此豈有所強者哉會諫議君仕於朝祿足養矣太恭人壽考此宜務自休而太恭人曰雖逸吾不樂也諫議進膳豐曰吾自甘糲耳此非其誠出于性者耶昔北門之詩衛之賢者也尚曰終窶且貧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夫窶貧而勞人情所患苦向使家人之賢有以相持亦不至怨敗夫其外有埤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十一

勞而內有交謫自豪傑以下使非其人鮮有能自振者末世中材之士漸漬日守固其所立繇然亦其有以累之也今桂林與諫議旣皆豪傑卓佚而太恭人又有以持之此其所樹立宜矣予觀桂林起家進士屢自徙謫以至爲守其艱難甚矣然家無宿儲好直節感慨之行位雖不終其意豁如也抑亦無自外之謫者與及諫議以清節立朝進竭忠以事君而退不謀其家然

太恭人曰吾樂也斯其異于北門之徒者非與予聞諫議廼自少失父太恭人終教之今諫議勅身謹行躬履德義擇地而蹈不失尺寸可謂醇儒君子矣語曰種德有本植木有根詩有言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太恭人之謂與昔敬姜懼穆伯之不祀以勤勞訓之亦其勢然也諫議之賢去文伯高下遠甚太恭人猶服勞甘糲日夜勉其子曰必無忘先人之志勿以備養而溷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十一

爾母茲謂其出于性者然與今年爲太恭人壽八十一矣諸嘗與諫議游者皆來爲太恭人前壽而諫議盛言太恭人起居頗無苦如少年狀衆皆喜且稱嘆予獨謂身通血氣比如流水水滯則塞人一年多偃息則血氣雍闕爲患太恭人旣壽且勞不休宜無苦若此且夫天道忌過養而過物者生之咎也自昔富貴之家其人侈而少壽天所忌也太恭人甘糲衣疏身務勑約是

天之不盡養者斯其壽豈可量哉於是諫議謝
予言而諸君以次起壽矣

贈東湖曹封君及劉夫人同壽序

予讀史觀自古隱者夫婦同德之士如梁伯鸞
龐德公之流予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于
時而其內行檢勑有足稱者道不施用于天下
而獨効于妻子誠身務克約而外拂世俗觀其
壟上之耕廡下之敬廩廩乎與禮終始予未嘗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三

不想見其人廼予聞東湖先生者予心竊有
慨焉東湖者楚郢之隱士也慕獨行君子之德
好倣儻之奇行而不肯仕與其配劉篤善樂義
務潛名韜光之日久矣先生既遺棄榮利有以
自好而劉復秫紬疏布甘苦茹糲志泊如也茲
伯鸞德公之儔歟世皆言君子處世如園隨時
故安寧則適用叔季則多隱所遇之時異也予
以道不同不相爲謀堯舜之世羣龍在朝巢由

在野君子逢時見用以德輔王上功業著于當
時名聲流而不泯固無可言者至于巖穴卓絕
之士砥行修節以表於天下此豈盛世所可少
哉故明珠不以幽暗而不光君子不以隱匿而
慢行東湖先生身處窮約而行義較然不誣道
信于室家而事不詭于古卽其憑籍尺寸其所
樹立豈可量哉而遂鬱而不宣及先生之子侍
御君廼始光顯于朝侍御以經術用而尤務德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四

厚言悛悛惟謹而內辯于心與人交唯恐傷人
而遇事不可奪朝中士諸公皆以侍御之度比
于金玉而翕然見稱爲長者以此稍稍知先生
而先生且名聞天下語有言耕田待穫種樹待
蔭先生身有處士之行而其子貴顯此豈以有
待哉而耕之勤者穫必厚植之久者蔭必遠先
生與劉夫人年且七十皆飽食強步益和于身
會侍御君奉節按部吳越間便道得拜省父母

而侍御乘朱輪華轂驅馳楚郢郊奉觴前壽嗟
乎古有顯親揚名侍御君卽已顯揚矣誠使侍
御君益畢力宣職匡正諸吏孳孳務民以佐百
姓之急則是吳越間數十大郡皆扶老樂生而
侍御君以數十郡頌聲爲父母壽也且侍御道
德將益隆當顯功名于四海而父母之壽彌至
是其爲人子豈可勝道哉而先生與劉夫人方
彈琴詠歌以觀太平之治郢中又多善歌者行

董學士澍園集

卷十一

三

吾見陽春復出將采之興人列之大雅庶幾先
王之風茲非盛世之効歟故處盛世者身隱而
情泰逢叔世者身避而志危予觀先生之於梁
龐隱同而情異者其在是哉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明天子德茂隆洽威鬯荒服間者匈奴背逆天
道侵擾內地天子爲震心怛悼屢下明詔
議所以禦虜者諸言者皆曰陛下聖德幸不

忘邊圉以百姓爲意而虜日益深人民數被寇
殆邊吏不稱而戰守之道未備也宜及時令九
卿諸臣舉任邊事可以爲巡撫者幸加意擢用
之以稱徽猷方亟之意制曰可於是大宗伯
中丞大廷尉等皆曰按察副使傅某往以御史
歷按江浙明國家之務通事之變關達轉圜極
慮盡忠宜稱填撫之職疏上會吏部奏傅某以
副使補陝西洮岷兵備云人皆言虜數犯諸邊

董學士澍園集

卷十一

去

今諸邊近都城勢急而洮岷道遠稍緩且又陝
極西也方國家之急日夜望將帥如左右手今
傅公者不卽擢用使當單于而碌碌置遠地非
九卿所以察舉之意也史董氏曰不然夫爲策
不同同於能濟用人不同同於能任世皆知守
其所必攻而不知守其所不攻一旦有變策之
難矣故善策者先遠而後近善守者先緩而後
急所以防卒而預變也今洮岷昔西羌之地也

諸戎雜居難服易動迺自古記之矣自國家服屬號稱熟番然尚羈縻之不約備也予嘗問長老言兵備軼事大槩不乏賢者顧其失有二急則厲之以法一切不堪其生寬則以遠道快快惟旦暮自全而已固非有至計慮久遠斯二者皆非所以安熟番也然洮岷之外諸名爲生番者亦皆連壤境接阻阨而觀望以計之得失爲安危久矣而孽虜竄處西海抵洮岷最近蓋全

陝之西蔽也誠得傅公之重坐鎮而輯之方略禁導因其欲然能不擾亂迺內固其志而外申約束卽信義旣喻以施熟番集矣然後飭士馬之備修形勝之守宣威德以臨諸番堅邊謹候休寧西陲是不幾之患無所起而變不足慮也世皆忽微而觀著豈知銓衡者用傅公之微意歟吾嘗聞守有餘力者則戰有餘勝傅公以時居洮岷親行閱阨塞籍臯蘭河山之險撫長城

觀秦所制虜之處覽華夷之要躬習軍旅之事悉知戎狄之情不待履陣接刃而勝敗之算已定于胸中矣今止虜數極當盡傳公行且爲巡撫總制施之戰守其功名豈可勝道哉

贈淡菴戚處士夫婦同壽序

古有言玄文處幽矇謂不章言士當自表于世也傳稱賈夫徇財仕者校祿達人遺名此亦各有所志也而世獨不然今夫千金之子居閭閻

設財而名役遠近窮士旦釋褐于朝夕馳聞于天下至如質行之士務惇道賢者之德身不言而修于家而名不挂于通籍無富利之厚則世必笑之不比數于時也及有知者曰反裘而承之耳夫名實舛而至德隱所從來久矣世之君子將何所折衷哉而古之人終不詭于世廩廩有以自信于天下也而世獨遺此取彼務耳目而棄真予獨嘆之迺宣宛之間其人戚處士者

質行君子也夫婦底力仁義數十年于此矣而天下未有知者廼其子舉進士出予門予觀其知六藝之指而意務篤行嘗與誦說博論當世之君子予獨好問隱德巖處之士而或謂予以戚處士云予益問進士君乃嘆曰嗟乎以處士之行使名公貴人藉富貴之實則千里誦義而天下稱之豈足道哉夫處士身履仁孝篤昆季之誼急宗族之親家貧好施專慕懿厚敦淑之

行而不務見德此亦古人所難已而處士與其配同德體善孝弟形于閨門而達于閭里然宜宛之間稍稍化之不大表慕于世也此豈所謂處幽而不章者耶而處士廼自稱曰淡菴夫處士旣以絕榮去利而淡志于物矣奚足存耶且夫若處士者所謂遺名者非與予聞遺外者全內輕物者全生處士與其配皆年且六十矣生同歲長同德同壽相樂而無患也茲非全生

者之効與予旣悉聞進士君之言會進士君授建寧推官便道之任得拜父母堂下予以處士身隱而夫婦教子以顯于天下非遺名于前而攬榮于後也節推君亦非務父母之所遺而慕富貴之厚也經曰一出一處處士今隱矣予聞其所教子者皆立身砥節之道今方與其配壽康而節推君方精白竭思以砥礪官職行且見其子樹功德于茲世卽欲遺名不可得已昔人

有云制宅命子可以觀士以予觀于處士使其乘時自奮其所建立豈待其子哉惟其不然而自隱故賢人之道或龍或蛇而世不見知豈足以識處士耶節推君乃起拜曰慎不肖今得奉夫子之教使父母之德有所附以光顯斯固足自表于世矣敬以歸爲父母壽

壽奚川先生年七袞得侍其父九袞同壽

序

古者以百歲爲上壽中壽七十然自七十已見爲希曠矣至近世以來風氣漓薄人寡完質卽壽在下中固已鮮矣然黔首衆庶年固易得唯富貴之家其人少壽豈養泰者累生抑天不全畀有所吝惜之耶而山澤之民乃至皓白負戴不知樂生未見有貴慕之者也而富貴之家卽壽下中以上其交親雅遊無不設頌祝具宴飲車馬供帳甚都而遠近稱嘆亦已明其難也然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三

古者有言六十以上上所養也故古有燕食之禮七十備養九十珍從其有德者則天子執漿執爵親佐餽饋故古者嘉高年而樂有德尊三老以明弟教燕養以道孝天子所守也豈獨在親交之間而已哉今奚川先生七十于此既已壽矣乃先生之父友蘭翁者年九十而益康而翁與先生又皆世稱鉅人長者賢有德者也今國家比隆三代尚齒貴德數申 詔有司禮進

長老加惠肉帛明諭至意甚隆渥也如先生父子者此宜自古所尊禮有如舉乞言就問之典孰當先之况其交親故人宜如何爲嘉樂哉先生嘗爲令於烏程烏程予父母之邑也予以是獨深于先生而知翁賢予聞翁乃倣儻喜行義有大度而錢氏故王喬嘗顯功名于吳越間世所云吳越錢氏者也自先生爲令翁數所屬勉皆勅身謹行葦葦務民要以不墮其祖使得攝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三

尺寸其所建立可知已而先生材大官薄未必其志然其意較然不誣其所施設于予邑者亦足表見于天下誠不爲親譽矣廼其父子俱壽以有令名有以也且翁以世喬巨族不可謂貧先生仕雖不終名聞縉紳間不可謂不貴然翁父子俱壽世所獨難而翁有之斯天所全畀耶予聞淹數有期隆約有度物有不全且天獨畀之耶而先生以父在不樂爲吏遂謝去烏程歸

見父于虞山海濱之間益治園林修池館多從賓客游士賦詩酒歌日夜與翁爲樂而先生二子皆孝謹有大志諸孫翩翩佳兒也每獻壽則先生率孫子前拜捧觴爲壽而翁亦因賜酒勑孫子更拜先生今年先生之長子起家爲京兆推官將奉職南都而京兆得便道前壽父祖堂下善平老萊子年七十而孝事其親予讀傳記謂先生符之矣然萊氏不聞子孫多賢如是非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三

甚厚德何以至此乎予聞水淵深幽則龍魚游焉山林廣厚則木產茂焉君子惇德則福履盛焉名不虛立福不虛致予聞古有享年而多子孫者記所稱彭聃萬石君之流厚德之至也然則先生父子其福履豈可勝道哉

壽喬母儲太夫人六十序

今年夏四月喬母太夫人介六十壽矣子方爲安吉守而與其子同舉進士于朝又同分符于

湖郡又同以才學舉絕稱者烏程叢侯長興林侯二侯因請于予將以爲太夫人祝予惟古者內德不外見故彤管之職不越壺而書秉筆之士無繇述焉其傳之藝林載在紀籍則貴以子貴賢以子賢不可得而掩也今世之言母者必曰孟母夫孟母至善教矣而非其子身爲大賢號稱亞聖則亦不能使數千載後至今若是傳也而予觀自漢以來雋不疑之母喜子平反則傳陶侃之母却子饋遺則傳崔玄暉之母戒子清白則傳呂希哲之母誨子德器則傳而不疑爲京兆嚴而不苛法行漢廷陶侃爲大都督忠而匪懈功匡晉統玄暉掌吏部銓正而不阿聲震唐室希哲世濟其美澹而無欲家法尤重宋朝夫四子之所就皆四母之教也故曰非是母不能得是子茲喬母與守之賢果有類是者乎二侯因言母始歸喬氏而喬公守村者豁達倣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一

三

儻人也居布衣之位而有太志好言兵謂功名不足取會蠶夷首難方繹騷幕府知喬公奇疏上檄用喬公以時方有事挺身赴行間慷慨發憤不顧其家喬公雖素能教家而所以親贊義方日夜督其子學以奉教惟謹者太夫人力也及喬公下世十餘年所而子始筮仕爲守諸所以教守砥行修職愛人以無負其親勉力報國者皆有古丈夫風二侯言其事甚悉而予聞

董學士澐園集

卷十

董

守至安吉安吉人皆言吾守其門如水其心如冰其持義如斷金其臨事如介石蓋其清白章章著矣其急不迫其寬不弛其意閒其情暇蓋其德器定矣性秉樸素躬自菲薄其事親以道而不以物其悅親以色養而不以俗好屏繁輟華別嫌遠微蓋饋遺無所用矣閉閣深思行縣布德昭明洞察民自不冤愷悌慈仁事無以枉蓋平反無所施矣予數聞茲言乃作而嘆曰嗟

乎有以哉予雖不獲登安吉之堂拜喬母與闕之外而自守觀之則他日宰鉤履軸入佐皇明其所樹立何讓四子而太夫人膺褒奉賚其所表見當與四母同傳學者以爲美談史書志爲盛事豈不偉哉林侯與予爲通家叢侯實予邑之父母也其請旣不可辭而予老矣將營菟丘而藏焉所營者實安吉山中之廢壤也其聞守賢實詳因祝太夫人千百年旣安且吉與吾

董學士澐園集

卷十

董

守勲績福祉永無疆云

贈蒙太恭人上壽序

舊年蒙太恭人九十壽矣其子大中丞方提兵治虔坐鎮數省因迎太恭人就板輿奉祿養膺天子眷命加勲褒焉天下莫不榮之而中丞之友在浙藩臬者滕侯舒侯徐侯諸使君皆乞言爲壽而相去數千里諸使君徒能知太恭人之賢而問其事未詳也予惟中丞始爲御史卽按

浙繼爲浙藩臬最久浙感戴最深予識之最早
交最厚卽有言義不可略姑俟之已而諸使君
各轉遷去而太恭人壽且九十有一矣夫九爲
天數一爲數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太恭
人自一而始數且無疆天地所保也予固珥筆
而俟會諸使君亦稍稍纂其事寄余皆言太恭
人之歸先公也懿而無違順而無失有琴瑟之
翁焉其持宗祀也肅將以時敬共靡數有蘋蘩

之風焉其待妾媵也恩以情決事以禮周有穆
木之仁焉而先是側室有子尚書郎是也太恭
人有子中丞是也太恭人拊摩顧復飲食訓誨
不知尚書郎之非已子郎亦不知太夫人之非
所生尤有鴈鴒之愛焉宗人有不逞者杜其隙
而無可乘防其毒而不敢肆其智足稱焉閭里
有不給者瘠家而弗恤傾囊而靡顧其義足尚
焉諸使君皆得之傳聞攷之其實頌而非溢美

而非阿其說似詳矣然閭閻之行不爲多露家
庭之善不爲外揚詳而未盡也古言不知其父
當觀其子而况于母乎昔史冊所載如稷契之
母孟氏之母其子或爲帝佐或爲大賢邈乎不
可及已由是而下則孫叔敖之母喜子陰德臧
文仲之母勸子布惠雋不疑之母勉子恤刑鮑
永之母不忘鹿車昭其儉也陶侃之母不受魚
醢厲其廉也柳仲郢之母不離熊丸苦其學也

上下古今名賢不可勝紀而母賢獨數人焉亦
以母有聖善而子乏令人則不能以獨傳故也
是以孫叔敖爲楚名相則母傳臧文仲爲魯名
大夫則母傳雋不疑爲漢名京兆則母傳鮑永
爲漢名司隸則母傳陶侃爲晉名都督則母傳
柳仲郢爲唐名僕射則母傳古言母以子貴者
不獨顯于一時亦以傳于後世也今以予觀于
中丞博綜九流旁及百氏其學贍矣而曰是吾

母之朝警夕飭以課吾學而吾恐未盡也矢志如水持身如玉其廉絕矣而曰是吾母之屏瑯蜨濁以率吾廉而吾恐未盡也釐革諸費簡黜羣靡其儉至矣而曰是吾母之服疏茹糲以成吾儉而吾恐未盡也鞠獄則求其生論讞則求其出疏節寬網解矯釋苛刑無冤矣而曰是吾母之憺心切膚以助吾恤而吾恐未盡也歲豐則休息以阜民財歲歉則賑發以全民命其布

惠溥矣而曰是吾母之閔災念荒以廣吾惠而吾恐未盡也奠安方鎮而人不知其功輯綏黎元而已不顯其澤其陰德盛矣而曰是吾母之積深植厚以培吾德而吾恐未盡也夫中丞之所建立其章明較著如此而太恭人之所貽謀其深遠難盡如彼今中丞將益晉用其勲業方新而太恭人亦正康強其壽考未艾行且親見其子秉握樞鼎益建茂烈爲 當朝名公與前

六公媲美而太恭人超邁期頤益貽明範爲當世賢母與六母並傳無疑矣此史冊所少而豈稱述所能盡哉因告之諸使君致之中丞以爲太恭人祝云

壽封君惠坡馬先生六十序

予讀載籍而嘆古先王養老之義詳哉其言之也蓋王制陳先王之經法撮其要指予意其卓詭不倫而獨三復于養老之事一篇之中數致

意焉豈王者首政成化之端固莫有踰此者乎當是時鄉國之養既備而天子歲巡方嶽必載珍從高年見之惟恐或失而朝廷之所尊禮天子至自爲袒割親執醕饋而老者杖而見天子坐而受乞言斯亦隆甚矣然予聞先王尚齒貴德非獨體貌其老而已也所以著行誼責視效惇政本而重化所從出也而當先王之時則其道漸摩者深老者所浹洽浸漬習而善者久矣

故年與德高有以訓厲子弟表正鄉俗而先王因養之庠序子弟觀法焉是以治行休美民性雅醇繇老者爲之先子弟有所率也而有司因擇子弟而率教者升于天子列之百官而登之公卿而其年德最高爲天子所就見而尊禮者則羽漸于朝而公卿百官皆法焉此先王政化所以究宣而極盛與迹其本原教自老者始也及世既衰貴壯賤老好智輕德鄉國既無養老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一

圭

之典而士鼓說挾策一朝而立顯榮以夸嚴其鄉不復用觀法之效矣而其時隱處年德足以應古老者之義其人亦不數見豈悉政化然與世既如是而欲天子如古延禮以爲公卿百官法又非人情所甚難者哉明興盡續古制茂舉先王之禮數下存賜命庠序寘老歲時興歌首著令甲可謂甚盛而士大夫効力中外者皆加恩褒錄其親推與爵秩所以寓德善之報而

寵彰其教之所始斯又先王之遺意與然郡縣或多具文報簿未見能實賓德義而父老所以教子弟者或徒督訓詁文字之業以取第貴用而未必其積行累德躬爲之先是以仕者賢否殊而蹟判矣而予所聞蕙坡馬先生者世所稱高行有德者也親教其子思叅弱冠至成進士以學顯于時被選中祕予嘗與出入金馬間游見其貫穿典籍考究六藝尋古人之眇論微指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一

圭

而博肆于文辭予以爲氣銳不可當及稍稍以鄉人從宴聚則清夷惠和循勅惟謹心常有以自下者退而觀其所操持廩廩自立予竊奇之及予聞蕙坡先生乃知思叅子之賢有以也人皆言先生少孤悉推讓其兄以父業不受而積纖起家然能時以施與佐人之急雖操廢著羸縮而慨然有節槩風性潔行芳不與泥滓已誠信于鄉矣專以古大義趨勉其子其子可謂

率教而蕙坡躬親先之卽 明天子施慶天下
其褒錄孰有踰之者哉今年 月先生年且六
十是日湖士人皆前起爲壽而予乃述古先王
重老之義如此嗟乎以先生之德使益加以年
其于杖見乞言之禮當何如也而予知思叅子
他日必爲賢公卿以贊 天子政化之盛其所
取法者有不可勝道矣先生因徧舉湖士人之
觴而命其子拜受祝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一

七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一終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二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贈郡伯唐巖先生誕辰序

嘉靖壬子夏六月十日是惟唐巖侯誕辰而郡
之屬令諸君徵予文爲贈旣又懼予之以不敏
辭也則又懇予友王子馳雨中沾濡來督趨之
唐巖侯與予雅素交善重以諸君之請而王子
之來實勤誼不敢辭抑予讀古載籍所紀諸藝
林名家文章所論著自學者所傳述其由生辰
而作者不可多見至近世往往乃有之然亦必
其人之耆壽乃用是爲祝而近者郡縣牧伯有
德于其人則人戴其德而欲稱且祝之不得其
便也則假其生辰以進而予見牧伯之賢者輒
自以方壯仕不肯應稱祝之列多所辭謝然其
諸所爲祝者可謝而其以文辭進者其原不可
得而止也蓋自近日而作者盛矣唐巖侯旣壯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一

年功名方未艾而又好古道悃悃簡靜多非近世繁縟之節則諸君雖欲以其辰進安知其得許乎然予竊觀崧高詩人所爲申甫作也詩人以申甫爲周室蕃翰之臣諸侯之式故推本所生之始以爲崧嶽降神之兆蓋賢者之生關國家社稷之運其端非偶然者詩人所以推而重之也世之以生辰進者儻亦有崧高之意與且詩人以諸侯而祝天子以大夫卿而祝諸侯必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二

二

曰萬年萬壽云者豈必其天子諸侯之皆已耆壽而後祝之耶抑其下之愛戴其上其所願望固如此也故臣之于君屬之於其長其義一也莫不皆有愛戴願望之心焉儻安得而不許之且昔人言申伯之先職領方岳故嶽神欽其德而降之有子甫侯之先亦嘗佐穆王受天祥刑閔恤有衆神之所畀也而唐巖侯三世明德其祖父相承皆以節操清白顯列卿貳勲勞著于

朝遺愛及于世德人之後宜其生之不偶然矣而自侯之至郡則內勅其身而外務檢約以郡居吳越南北之間饒于俗而華于奉上財力稍而困又當孔道之衝冠蓋接于路益以不繼于是黜無名之供重僭侈之禁革靡麗之習一切與百姓更始斲雕反樸歲省民者不可勝計郡又喜訟而獄繁好詰而寡實上惡其然而持之以深文峻之以法罔則文益多而巧避法益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二

三

密而不勝侯獨親始文書詳論讞可矜者矜之不可矜者惻然置于法民之至庭者見得其情也而不能隱吏見民之情得也而不能以舞文文法少而獄訟益以休息郡中政清若懸鑒也故夫論侯者不必其知與不知皆以爲冰玉瑩然無疑也其士大夫不必其厚與不厚皆以爲君子長者其中無他也民不必其有事無事皆以爲身自節省不欲以煩民者也論罪者不必

其能脫不能脫皆以爲愷悌惻怛愛人者也故
自郡之七邑遠近皆歡呼鼓舞樂其得生其所
以戴其德澤而祝之永久者何獨不如古之人
與頃侯道吳興過予于潯上予見其食不重肉
坐不寧席自言少苦弱質今屏欲絕好視天下
之物一不敢嬰其中而專意以撫元元盡職業
爲務蓋焦然慮其不及也因曰子願何能幸七
邑之令適皆得人有以輔予而竊用庶幾耳予

王泌園集卷十二

四

尸 嘆曰斯侯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夫使侯
獨竭其心力以治郡此特一人之賢也今合七
邑之賢而共治之古聖賢所以相天下之道也
其事非稍闊略禮法而以精意相通則不可成
侯深然之茲聞侯所以待諸邑者旣如予之所
云而諸邑皆摩勵以道以共成侯志一郡七邑
其意之流通如一體也則其假一日之便而進
祝于侯當與世俗之爲祝者不同矣侯又安得

而不許之嗟乎以諸君之意使得有如古之詩
人者出歌之于時以附于大雅之後則其文辭
之所表著當何如也而予愧鄙劣不能有以副
諸君之請因謂王子曰嘉郡文學之地而侯方
振之必有能言者歌侯行事以媲美於古子亦
當努力矣

壽封君南莊處士澶淵晁翁序

予嘗讀詩至衛魏之間誦考槃十畝之篇作而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二

五

嘆曰嗟乎魏舜禹故都周同姓之封而衛康叔
之國也有先王之遺風焉宜其多賢也然予觀
春秋時衛魏政亂矣賢者仕不得志而簡兮止
門詩人傷之彼其往逝而不出幽隱而自寬夫
亦有迫于時者與其托阿閭場圃之區以終其
身者豈誠得已哉予又以深嘆其時也而澶淵
在衛魏間地當兩河介四達之路諸侯數嘗會
盟而楚漢方戰守鴻溝白馬之境軍數往來而

至宋人遂以邊虜用爲相持而予聞其中頗無
名山巨險之限而扼以蔽敵當此之時民亦亟
已又何暇有隱者之從容乎予竊重嘆之自
明興重關列徼不啻百二諸衛魏郡縣不復被
邊而輟處其中爲京師作輔澶淵實稱雄州焉
百姓又安涵濡政化而士大夫依日月之際功
名俱著于時間者二三諸老列在九卿爲賢股
肱而檢討晁子以文學侍從與諸老出入金馬
間聲施籍甚其餘乘時奮起彬彬不可勝數自
茲以來天下無不稱澶淵之盛者矣蓋世亂則
羣龍在野世治則鳳麟遊朝時之所值固不同
也而予與晁子游聞其尊大人古澶先生者獨
以隱得居其鄉予又私慕焉先生自少時則當
隆治之世顧不喜仕進安意田里勤身力作以
率其下給公上之賦而不務殖產積蓄故其家
常貧然先生多大度意恬如也當其平居時既

已不振及其子貴終未嘗稍廣田宅治室廬爲
後日計旣蒙恩以其子貴賜封矣獨歲時止向
謝益辟匿不肯入州府大夫請賓禮輒却之閭
里有宴會不往亦不肯數召人宴會獨親知就
見之乃見設便食相對或語合輒連日夜不罷
時時召子弟鄉人問樹藝教溉治占歲穰起壽
爲懽人或訊田野事有味其言之也或夸羨世
人寵貴厚利輒謝休去蓋泊然澶淵之上者七
十餘年矣人亦有言吹篴有嗃吹劔以映先生
于仕進富貴猶一呖也予所聞先生行義甚高
嘗慨然想其爲人思欲一從先生游登望衛魏
之墟觀古人徜徉栖隱之處其迹或有存者而
先生七十餘年與父老相傳知往昔事多矣諸
澶淵興衰之際更戰爭平定之秋抑亦有可言
者乎其間城郭臺榭旣已數易而考槃十畝之
徒所稱阿澶場圃之區又知其何在也以予聞

先生雅好傳記嘗益采山經地志齊諸外史稗官說家之類稍稍誦覽之至其人奇行偉蹟未嘗不慷慨論列深致意焉茲其網羅散失補金匱石室之所不逮者斯亦有異聞乎予既欲見先生而未有繇會檢討君方奉使河洛驅馳四牡于澶淵之郊得拜先生于堂下予乃餞而告之因曰自古隱處之士尚矣或乃政失于上而備遭其窮幽思困阨有閔時之嗟雖考槃十畝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號能自寬而其睠傷宗國之志宜亦有不能免者獨先生幸值治世得遂其高蹈之心此不必求之衛魏之間而曠世之迹在是矣昔唐虞師師衆賢在位而箕山潁水無人焉猶未足以明當時之盛唯其箕山潁水出而後唐虞之治若培而高若湛而深乃予未知先生于箕潁何如也澶淵之盛果如若人雖千百歲名未艾也故予以告使君而爲先生祝

大宮保太宰嶽丈默翁吳公壽序

今年爲我太宰嶽翁七十壽矣自鄉之縉紳士莫不皆祝以言而四方諸公大夫亦莫不皆有投贈蓋翁明德故所昭著海內者益炳朗傳誦備矣余小子不佞輒以論人當觀其微而考德當究其隱今謂翁踐更敷歷所至潔清惠澤在人間令名滿當世其誰以爲不然也今謂翁表裏粹醇巨細謹勅量無不納物無不容知不知皆稱爲仁人長者其誰異辭也是皆觀翁之大矣而未必察其微知其隱也余小子嘗讀漢丙丞相之事而竊嘆焉方漢宣之時懲博陸之後而操切羣臣綜核名實赫然爲漢中興非不甚美而其時稍刻責矣丙魏者固皆漢之名相宜之股肱一時同稱後世並紀而魏猶不免以威嚴稱意蓋英君在上勢固爾也當是時獨丙丞相尚寬大不肯按驗官屬而人稱之然亦不過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九

以爲賂小事知大體而已乃余觀丙實欲簡按治寬法罔以矯操切之敝救綜核之繁而默挽孝宣之治縱未盡能然足爲君德之補多矣而丙旣不自露人亦無由知之若丙丞相者其有古大臣遺者哉唯我肅皇帝御極以來其明日月其威雷霆真五帝神聖匪獨漢之英君也而奉行者或失之過柄事者或因而爲奸翁以其時掌天官受委任其亦有難者翁獨秉至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二

卷十二

十一

誠厲精白如冰之雜汙泥而其色瑩如玉之蘊璞石而其光含日夜思所以幹旋政塗匡弼治道而或未可得則一切爲渾厚爲深沉用舍有當于人則推曰此天子之明非部所及否則引曰此部之失上誤從之凡所用才賢布列在位而人不知其爲翁力以翁未嘗爲已功也凡所黜不肖而人不知其爲翁能以翁未嘗爲已快也匪獨讓權亦且辭名匪獨歸恩亦且分

怨匪獨不露于言亦且不露于迹是以人鮮能知亦鮮能述而翁實以渾厚深沉行寬大之意以助神聖之德培國家無疆之基則心可通天地志可質金石非天下之大忠不能也處溷濁之羣而不滓居震撼之地而不搖至和之中有至介焉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而人徒稱其潔清服其粹醇謹勅雖知翁矣而豈足以窺翁之微識翁之隱哉蓋翁真古大臣之不可及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二

卷十二

十一

者矣竊嘗聞之世之所章而顯者人之所知也其所微而隱者天之所鑒也鑒之也深則與之也至與之也至則厚之也篤今翁已七十而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起居堅強若五十許人耳而又養性得道嗇情怡神天將開翁以喬松之壽未艾也翁名位旣極與其夫人諧老四子濟清曹秘書洩紫綬懷金章光采照映而小者益奇如莫邪出礪渥洼汗血方騰躍而起天將貽翁

以竇氏之福未已也豈天所以鑒而與之者獨殊耶抑其微與隱者有深契耶余小子忝子壻之列附肺腑之誼出而從翁朝著入而侍翁家庭或庶幾知翁之心者而智術短淺不足以窺其淵微識其隱與而翁又不露莫能知之唯曰世有如余之知丙吉者焉其必能識翁矣

贈朱母碩人六棗壽序

始予束髮與朱子鎮伯交善當是時鎮伯之嚴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三

君尚無恙也而聞其家事往往從鎮伯之母碩人是決予固知其嚴君自布衣崛起世所稱賢豪長者也而顧以從中央事予竊惟碩人之能心獨奇焉以問鎮伯云父獨以儻蕩大度擇人為端呼吸俯仰轉圓趨便識處縮大指不失計算而已至其剝絜諸務錢穀出入僮僕食口多寡作業上下賓客往來穰惡豐殺之宜積羨纖微之較父未嘗沾沾與也卽大事入而咨母設

難而詰疑詳畫而審策乃起而如鷺之翼風焉予乃嘆其嚴君不階尺寸崛然自振于時其事固有以哉彼世之較升斗積鎰銖身佩鎗手提衡磨吻擢筋而不得息者此擔夫販兒爭一錐者耳非千金之度也縱微時而起裔亦非豪舉之業也獨朱丈乃爾然非有贊之于內亦何以輔其志而雍容以成之哉會無何而丈卽世鎮伯曾未弱冠諸按行其家者不知其家之失嚴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三

君也自內外上下安堵家亦不知其易世也獨纍纍撫其弱子相與爲命以暨于成立予以是重嘆碩人之賢或言婦職中匱德在無非而已在昔禮之所載詩人之所咏其所可見者不過胞醴紉紉蘋蘩締綌之事所以施之室家承敬養而將宗祀云耳非有才能表見之盛而其遭值發燭亦不過溫惠淑慎矢靡他耳又無有持門戶而起其家者是則然矣然予嘗讀司馬氏

貫穿數千載間序述古聖賢忠臣烈士壯偉之蹟而寡清者特以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爲築懷清之臺因而得書清窮鄉寡釐上與數千載間賢士大夫同附青雲而垂不朽容有以選史爲過然不循常蹈故乃世庸軌得一足奇可以表見耳且當三代時授田之制定故無甚貧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女生其時其才雖有富家之吉無所得施及其孀也無甚貧則不待持無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一

五

千金則其持不待力宜其所可見者惟女德而已此先王之治化則然也自周之衰而其民無制于是往往得致千金而貨殖諸人作矣夫旣以致千金之家乃其內不能持墮其丈夫之業無以貽燕其子以保于後世則豈明知者之所忍哉且予嘗覽貨殖諸人非苟爲貲也彼其抱天下之才鬱而不能盡用因翫世以釣奇耳觀朱公霸業之餘烈可見矣予固嘗稱朱丈以爲

朱公晚居五湖今湖濱之朱豈其苗裔耶不然何其意之奇也而碩人以發自持與寡清適合予是以兩奇之今年七月爲碩人周甲子初度之辰所嘗與鎮伯游者數百人將以爲壽而湯子朱子相繼來徵予言初碩人以鎮伯弱而嚴君卽世縱其子多所招致賢者與游築館第設供張甚盛使歲時誦歌其中日夜趣其子與所游者齋屬于學故鎮伯學有成矣而中忽以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一

五

病碩人驚亦病鎮伯力疾多方以瘳母病病良已而鎮伯亦差至是率諸孫捧觴上壽相對以慶人以鎮伯孝感也二子與鎮伯游甚久言俾知碩人往治酒肉蒸嘗甚敬事姑吮疽割股力行所難甚篤故有鎮伯孝養知者以碩人感之也嗟乎碩人至是與詩禮將合當過寡清遠甚而鎮伯雅志道義日夜力學以待用士多稱縉之昔朱公不得爲有子矣使太史而在其序述

之者何如而予非其才也徒以爲碩人壽

壽封君毅齋江翁六十序

予讀載籍觀古先王養老之禮鄉國燕食之儀朝家杖見之節其道備矣然予竊疑先王明禮定制朝廷之上以示有尊百官趨事拜起就列而父老或乃起閭閻被延進而乃坐而乞言袒割醕饋至有就而不敢致憲而不敢乞者如其義也亦少褒矣予意當先王貴爵尚齒必有元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去

老耆舊有以稱其禮者未必其出於閭閻也然予聞先王之禮非徒以隆高年而飭體貌也所以尊有德而尚治化也設使閭閻如箕山渭水之間其人卽出此其禮當何如哉卽其有不稱德使先王舉憲乞就問之禮備惇史記善之官此其人何以應之故此以待天下之高年殊德非必其老之云也而先王之時仁義浹洽諸父老沐浴膏澤其漸摩所從來久矣故皆有以列

先王之養其在鄉國者皆其善者也故皆能訓率子弟謹行從化力田勤穡以奉明教知法守是以先王化道淳美風俗長厚繇父老爲之先子弟有所率也要足以興化善俗豈必其德之大小哉而自近世以來養老之義不可復見而閭閻篤行之人往往被褐懷玉白首以老不知有禮節之殊其子弟親戚鄉黨具服其德而無以稱其尊崇之志則歲于生辰置酒張樂捧觴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七

前拜起舞爲壽歌呼醉懽斯亦先王燕養之遺意已而又徵文辭廣賦頌附于青雲以施海內明當世嘉樂之心佐典禮之所不及此非其盛與乃予見南豐士人所以道述江翁之事予心獨喜之夫以翁之獨行卓越隱于閭閻年且老而德益著郡邑歸誠千里誦善此其在先王之民之賢者矣其爲人廩然有古好義之心慕振施務急難輕假貸食貧乏修圮橋治廢道人皆

言江翁家不裕而多慷慨之度其意豁如也無
尺寸之籍而鄉人輸情有事就直民爲之罷訟
此其所積累深矣明興當列聖致治之緒上嘉
帝皇修近世之闕其于養老稍稍而備江翁獨
仰承數十年之間涵濡久遠而明天子益纂
統業務超軼自古議禮崇化歲時下有司存問
父老申肉帛之詔而江翁之子職方君明經起
家列在名署承寵恩受封錫則翁訓率子弟尤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太

足表白故已托之青雲之上非復昔之閭閻矣
是聖朝之所以尊禮者豈在先王下哉今年
冬江翁以六十初度南豐士人方舉賦頌之典
而屬之于予予未嘗識江翁而與諸士人游時
數聞江翁賢職方君又予所善也以予觀于職
方其博學文雅而謹飭好修志常有以自下者
諺曰不知其人視其子予何愛不敏之辭爲翁
壽哉是日也江氏子弟親戚鄉黨之衆宴飲之

樂當不可勝道而職方以在朝念獨有不釋焉
者然奉身事君他日益樹功名蒙光顯以爲
孝親之大又不待予文矣

題畫贈李君與配同壽序

昔山海經稱崑崙崑崙唯帝之下都西海流沙之西
有西王母居焉儒者既以爲詭絕不倫而東方
朔所著十洲記又云扶桑在東海之東其地東
王公所治張華叙神異經言崑崙崑崙柱其高入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左

天希有鳥所棲止其翼東覆王公西覆王母蓋
相去萬九千里而王母嘗登希有之翼東會王
公如瞬息云其事尤不經見誦說者所不道然
予竊以爲海外之區大荒之濱少人而多曠則
神氣所通靈異所聚必有鍾而獨殊者且珍奇
異寶金石草木之精變產于中國之外者抑已
多矣然則海外神仙之說將亦有非盡誣者與
然此乃從無入之地不與世接獨居而閒處謝

物而絕嗜棄人間之所貴而專務吐納以成其道其于懿親天性之樂室家人事之美則已遠矣而世固輒慕之李生宏者京兆之弟子員也其父豫菴處士與其母王碩人皆壽六十而其辰皆以九月碩人長豫菴君一日耳于是有繪王公王母托諸仙以爲壽者而宏請其說于予予惟世之人略近貴遠喜奇忽常好聞一切誕漫之事以爲是不數于耳目而足詭于人不知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圭

世所常有者亦正足以爲奇也彼仙者吾不獲見不能斷其有無卽有之亦予所謂海外大荒寂寞之處耳不可以施于人世而古之言仙者亦復厭其寂寞而云有瑤池瓊臺璇宮玄圃丹闕翠房謂蓬萊方丈諸山皆金銀爲室光碧照映度爲高明疏朗真仙所居今繪者亦稍取此然則仙者猶有待于外以爲侈耶夫京師天下之樞而帝之上都也宮闕殿庭之盛與天並

隆四海九州窮鄉下邑之人有白首望京師而不得入且覩者亦何以異蓬萊諸山望其氣而不能至者耶今豫菴君獨遨遊京師間爲上都之人仰覲太乙鈞陳象衛之下如附天而趨其生亦榮矣卽生上都而其人或困于作業事訕于養亦無以自愉而豫菴君獨善積著轉轂交售坐而爲素封時從縉紳車騎往來造請有游閑之名其配又能攻茹纖儉力勤其家而治資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圭

飭具以助君游君內外饒洽並躋樂康與其配同德偕老生同歲歲又同月其辰又相繼以日諸子宏與宋憲旁立雅勅孫復滿前于是備宴喜召賓客擊鍾吹竽奉觴前壽華髮未白朱顏始酡起居安寧顧盼虞悅駢簪委紱羅綺間躍使窮鄉下邑不能一至上都生上都而困業詘養其視豫菴君夫婦不猶以爲仙耶此如世之慕王公王母者亦若是矣夫人當貴實見夢景

雖樂而世不貴者以非真也卽雖有仙而不獲見與夢何異且以夫婦康壽饒樂子孫俱賢天性人事極諸慶祥此真仙矣予聞豫菴君樂善好義能以禮教于家使希古大隱居市蛻污濯利不受塲垢于俗吸清含華蒙被懿德斯又仙之難者而宏誦法詩書他日能致青雲變化雨澤使父母尊顯又何必仙之慕耶宏字德夫從子游故予與言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一

七

送郡推周子壽其親西閒封君序

始周子舉進士于朝數與董子游樂也而周子獨私念其親西閒君之家居每時時與董子言之董子曰夫人親之教其子也豈不欲其策名天子之廷乘時奮揚以爲父母之榮乎夫人子奉其親之教也亦豈不欲致身于時借日月之光以顯其親而遂其志乎然道有不可必而時有不易致今周子旣得之矣此父母之所深願

而西閒君之所至樂也子亦宜有以自解者而又何爲乎然周子獨時時言之不置旣而周子謁選得微之節推人皆以周子之材宜列清朝備侍從居內不當以外充郡縣之選而周子獨喜乃過董子而問言董子曰周子之喜宜矣且毛氏當末世受一府檄耳而所以喜者以爲親也今周子獨生明盛之時上逢聖天子親奉大對顯擢名郡而因南還得見西閒君子武源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一

七

蘭山之閒而宗族親戚交游之衆方泛樓船並茗雪設彩張旆百里之閒觴酒日至周子曳組垂紱率子姓昆弟百拜堂下起舞爲壽紛羅雜穀陳鍾鼓調管絃宴飲歌呼赴節會響而西閒君朱顏緋衣與士大夫揖讓進退舉子之觴諸閭閻父老相望嘆息冠蓋接道雍容甚都斯比之毛氏不亦盛與周子昔日之所以私念者至是而益釋矣周子曰子必有進之董子曰予何

以進吾子夫君策名通籍于朝割符于外人
臣之茂榮也顯親遂志上得以効職下得以寵
歸人子之至願也子何以進吾子雖然予竊聞
古之君子所以事親者非獨以顯親也所以顯
其教也故夫洗心濯德畢義願忠事君之道也
勵精淬志竭能盡勞効職之法也內効外慎精
白謹嚴者持身之矩也此賢父之所以爲教而
孝子之所以不遑者也予聞西閒君古道篤厚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重

隱德田野有積仁讓義之風可以爲賢已其所
以訓周子者其言必知大指其要歸于忠孝其
辭凜凜不渝可謂知所教已而周子慷慨傲儻
博洽奮厲予自少時游知其不羣也今其之郡
予知其以儒雅飭政內多平恕之心而外有不
可奪之法其持身効職兢兢焉不失尺寸以日
夜思忠其君則仰有明陟俯獲頌聲而微之一
郡數邑必皆戴周子以爲賢其君子賦歌以爲

紀其小人願禱以爲祝其紀且祝者必本其父
母以爲厚則是周子以一郡數邑之感頌而爲
西閒君壽也而一郡數邑無不知有西閒君之
教者則其所以顯者又豈特親交閭巷之私趨
賀之盛燕喜鼓樂之華而已哉周子且進于是
矣雖然予知周子者彼其志益遠矣由是而
列天子左右出入禁闥立躋廟堂使他日得以
樹聲海內則西閒君之教又不止顯于一郡數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二

重

邑者是則周子勉之而已予與周子游蓋久于
其別也輒再進其說以爲稱觴之助且有俟于
他日何如也西閒君壽六十有四其誕辰六月
而周子以冬爲壽者以趨拜爲期不以常俗爲
禮云

壽泉石紀翁七袞序

予嘗讀載籍而觀古先王之時何其人之慤而
愿質而不文而其俗之易于爲善也老子言上

德不德漢人稱良玉不琢夫以其本質而施之
未雕琢之化民不見可好上不見可述安常順
故而已其何與德之有自先王之教衰而戰國
諸侯之間士以縱橫短長捍闢反覆一切險詭
之說用而秦又厲以權術文法至君臣父子親
戚之間瞬息異變人不可保愿慤忠實抱義而
久孤于世士皆羞語焉故曰何知仁義習俗已
成而不可返矣雖秦失其道而魚爛河決亦民

之勢然也故夫古之易治與後世之不易返亦
自其人之愿慤與否而已矣紀子宗周者少長
與余交善予嘗與上下古今而論世變之異慨
然思先王之時之人而其尊君紀翁者數聽而
稱之因獲從翁潯上移日夕不能罷去潯吳興
之僻鄉也而吳興浙之僻郡也其人寡貴介游
閑而亦無甚貧者僻陋之效也予少時見其長
老往往多麋鹿食飲有終身不知官府者少年

力田作治桑泉鮮華而簡訟而潯又吳興間所
稱腐潯者言其不能堅訟如腐之易潰也及于
壯而郡稍好侈而勝心竊慮之及宦游以賜
告歸則見其獄訟蜂興至不可勝數而潯赴臺
司告牘夥至數十百人每訟入潯居邑之十
六七焉昔稱腐者化為金鐵矣何俗之易變也
愈益慮之及予去復仕而茲歸則爭逮日繁郡
或持挺格捕負固樹幟吏莫敢問而海上攻據

城邑勢尤震動而吳興城門亦嘗晝閉因竊嘆
詩之國風以一國之風形天下卽此以見彼也
小雅以小已得失其流及上因微以驗大也故
夫民俗之變自一鄉一郡而可知矣夫俗之數
變寇攘之所由起也豈必前世蓋于今爲烈矣
豈必先王之人之不易見蓋予雖欲追數十年
以前所見諸長老純樸之民而不可得矣獨憶
曩從紀翁以來其宴游起居行事大略可一一

記也其言久不久皆可覆而稽也故予獨幸見
紀翁翁少讀書不喜經生業不樂仕進嘗居一
園種菊數百本四方人皆稱紀翁菊每秋時菊
始華客至者冠蓋填集翁乃悵然曰豈可使爲
貴客媒耶遂拔不種乃獨行汲灌畦藝他樹木
取慈蔚而已潯近市嘗居市肆間守不二價雖
三尺童子知紀翁價不易也其家約自遺穗墜
粒行掇俛拾不得輕一錢然義所不可雖千金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二
主

咸相慶主事君而屬予文以爲玉溪翁壽予惟
古之人所以貴壽者爲其積德體道身率行義
足以式邦人而示四方也故文辭歌頌者所以
形容其德美傳誦其實播之詞林垂示永久立
邦人四方之準者也故行而作則言而有稽觀
風者有采紀傳者有述非徒以相慶之情而已
也乃予聞玉溪翁好讀書負志意多感槩欲一
有所施用久矣嘗試爲丞專以德惠佐百姓而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二
主

未幾乞老雖不能遂其志不可量也旣罷居益
務惇睦尚質本業崇雅黜漓南海人皆重其家
行教子弟有法訓以忠孝博書傳考當世之業
定夫旣進用貴矣而諸子及孫皆彬彬盡興于
學每爲書與定夫未嘗不反覆事君厲官之義
三致意焉顧屈下僚不竟其志然其所自樹立
者亦足自見已今七十而壽康躬荷天子之
顯命有子立朝諸子及孫族姓內外親戚交游

羅拜上壽德厚明著而文辭歌頌之設皆有其
實矣豈徒以世俗之相慶者比耶其著于詞林
固當而惜予非名家不足以表章德壽之略然
如玉溪翁所自見定夫又砥泮任職多士人所
樂與其自朝之名公彥儒及其親戚交游之賢
而有文者必有起而述之使邦人可法四方可
誦矣乃謝諸同進士而告不敏曰予姑以是爲
定夫之當慶可也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三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尚友堂詩集序

龔使君之守嘉興也有詩二帙其門人諸文學
纂之屬邑諸令君梓之而傳之藝林播之天下
皆以其不煩繩削而出自性情無事琢磨而動
合風雅得韋左司之冲澹探王右丞之雅醇詩
信美已而予獨美其嘉興之政因論次焉蓋予

嘗觀畫家之說矣夫畫有神品有逸品畫至于
神極矣而識者以逸品爲最上何哉蓋神者精
盡之諸法而至其極焉者也逸者超畫之諸法
而至其極焉者也故宋元君見畫史之盤礴而
稱其善者固以其逸也夫政亦有之昔宓子賤
巫馬期皆孔門之弟子春秋之高賢也巫馬期
戴星出入勤勞而單父治宓子賤彈琴不下堂
殷豫而單父亦治然數千載之下誦宓子之賢

者至今益盛不衰此亦以其逸也謂之逸者若
有意若無意越拘攣之見登昭曠之原單父之
政以琴而益賢嘉興之政以詩而益顯古今不
同其爲逸則一也夫嘉興者吳越間一都會也
地大人衆而物蕃其人輕心足智習文法喜訐
爭間者因睚眦乘瑕釁三人成虎十夫撓椎民
旣蜂擁蠅興而屬以鷹擊毛摯大獄數起訟端
無窮而數百千人方攘臂以繼其後人皆錯愕

董學士澍園集

卷三

二

謂莫可爲矣獨龔使君至則斲雕破觚闕網疎
目一切與民更始去其苛察繚繞使得及其真
除其煩懣疾苦使皆安其業而使君嘗爲令茲
郡矣民皆稱其神明戴其鎮靜神明則不可欺
鎮靜則治不擾服之旣久令之益孚民皆悟其
爭之爲非而知其訟之無益數年之構結者不
踰時而散百里之赴愬者望庭而還遂曠然一
變其俗銷其萌弭其隙若使君者真有大造于

嘉興者也故觀嘉興之政者見其案無停剖獄
無繁逮事無淹刻應無愆期何其綜理之周若
彼也及其與使君晤也則見其文無操切法無
糾纏內無憊疑外無牽掣又何其優游之適若
此也而使君性本恬愉度復弘廓方與郡之諸
僚及其諸屬皆簡其禮文決以志意怡然無間
也而諸僚諸屬亦皆同心壹德佐其治化贊其
弛張翕然相成焉蓋使君益以逸矣郡故有二

董學士澍園集

卷三

三

湖稍稍起臺榭而使君以湖爲習池臺榭爲滕
閣往往偃息于此居則坐嘯出則行歌俛仰無
累樂也而郡之諸縉紳及諸過使客冠蓋接軫
類皆閑于文學善于辭賦使君咏而縉紳冠蓋
和焉諸僚諸屬亦相次酬答其樂滋甚而烟雨
微茫田原錯雜則植耒之輩鼓枻之徒興于作
勞悠于遠逝途謳溪唱交響互發而使君于此
樂不可言歌咏日益富矣故使君雖蒞郡政而

其才灑然出繩墨之外其趣眇然在江湖之間其氣翩然出霄漢之上予嘗謂使君之才天下之逸才也使君之趣天下之逸趣也使君之氣天下之逸氣也斯所謂若有若無越拘攣而登昭曠者乎以是三逸者成之于政託之于詩則雖天官之澤作金石楚郢之調引商徵推而續甘棠苾芾之章續素絲委蛇之什將無不可者何渠不若王韋乎又何渠止于王韋乎古言河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三

四

潤九里予家切壤滋使君餘波之潤久矣故本其德政而並著之使君錫山人別號穀所適

天子美其政之卓異超晉浙藩忝知蓋異數云

奉贈太子太保大司馬嵒翁張公歸蜀序

初大司馬張公辭位上固留而公數引疾稱

篤重違其志賜乘傳歸矣不穀之子醇奉

使蜀國將過公縣車第謁焉瀕行臨而請曰昔

漢李司隸爲當世望數戒門弗受謁而孔融自

詭通家得召見史冊載爲美談今公望重于李遠甚而異日者數進小子醇慰藉之固以通家義也茲萬里往而無家大人一言其何以授謁乎予曰醇來汝卽無請吾固當發之汝獨不聞過河洛而思禹功者哉夫公有大造于浙者也公身事三朝所策樹功炳朗在天下吾老弗盡著獨嘗著其定浙二變者爲記矣浙人一日無忘父母之國則一日不當忘戡定之功吾是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三

五

以重申之使汝子孫世世弗忘以附河洛之義非獨爲授謁資也先是浙以兵變聞矣天下方承平而浙首難廟堂愕焉會公自邊鎮召還佐司馬矣皆以當今有文武才爲國家緩急匡濟其艱者非公不可乃白上命往綏焉公方還席未煖而朝辭暮卽出叱其馭驅之再浹旬抵浙未至百里而民變有端矣報數十至始公自長安出客有建議言浙鎮無他兵今公從邊鎮

來宜遂請益募三河六郡良家子而令邊故所
任將提之以壯我軍勢寒賊心此制浙一奇也
公笑弗應至是客見爲失計皆起曰急矣恨不
早募以至于此今且駐旁近郡徵兵審進退察
機宜而令士以空拳冒白刃縱自輕奈國體何
公復笑不應疾驅之驅且至以日中入幕府車
未及解驂餐未及下咽參庭之僚未畢登壇之
令未施而反者攘臂羣噪幕府前蜂屯蟻擁卽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三

本

大澤之斬木揭竿不驟于此矣因分劫里閭呼
號擊撞卽武安之屋瓦皆震不懼于此矣遂乘
夜縱火焚杆燎閭卽咸陽之慘不烈于此矣而
公行不提偏師至無一旅百官辟匿左右鳥鼠
竄乃大開轅門挺身介輿出墻屏外而前無列
挺後無關戟旁無指使卽郭汾陽之單騎襲水
衡之單車段太尉之疋馬蹕卒勢不孤于此矣
而乃驀地運謀令人鑿空往說遂能使脫巾犯

上之兵轉而爲反戈討賊之役于是露頰提誠
者盈塗連鐐獻俘者塞路而公徐自轅門外登
堂皇據座梟其馘懸藁街受其俘櫟諸社或箠
或釋事定直須臾耳語載于定變記中定既久
公獨念尅伐者一時之微權名分者百世之大
法反戈餘黨權或可原而脫巾渠魁法必不宥
乃下檄明諭俾每營縛首難者二人則一營千
人可以免死于是千人皆稽首願縛而二人亦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三

七

延首就縛而公亦無偏師壓之一旅督趣顏色
不變聲氣不動而綱常以正國法以伸事益大
定矣亦直須臾耳夫兵民之亂相乘其勢相倚
民旣踵亂而兵無助虐已幸矣而今以亂兵攻
亂民天下之至奇也兵旣已効討賊之勞又追
治其犯上之罪而坐令自縛不迫以威尤天下
之至奇至奇者也微乎微乎人莫能窺淵乎淵
乎鬼莫能測不圖戡難定亂之神速深妙至此

也浙自是得爲安土復稱樂國吾謂不可一日忘公者然與否與然此特自吾浙言之也自撫釐諸公以來鮮有兼鎮者有之亦二三鎮耳而公獨易五鎮有事則馬首北嚮南有警則車轅南指車轍馬跡徧天下半公所經略亦勞矣凡在五鎮皆捍大患當大事其奇略與浙等公所樹立亦顯矣有大臣如此方鞠躬畢力圖報稱于前而忌才妬功者從而媒孽于後此巷伯之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三

人

所欲投畀有昊而屈原之所以問天也天乎人何尤哉然詩三百篇皆賢聖發憤之所爲作而屈原之賦尤有離憂焉公文章追秦逼漢而詞賦出騷入雅自英少有天下名天將使公益究其業爲一代宗耶而予聞蜀大莪之山高出五嶽接崑崙西域上與天通將有神仙往來其間公庶幾一遇焉而漢留侯者張之先世也佐漢興帝業而一過穀城山載黃石從赤松子遊矣

安知大莪非穀城耶公且將延年得道有真樂而詩之發憤騷之離憂又何足言哉小子醉其爲我捧觴上千歲壽致萬里不忘之思焉因書畀之

奉贈右司馬大中丞一翁溫公以大司徒召還序

明興統置天下諸省以浙爲首而武林爲浙開府鎮地天下言都會者必先焉自兵首難以餉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三

九

不繼脫巾諫困怙衆圖逆而民以吏不平亦乘釁攘臂起而折竿斬木焚杆城邑間逆益甚蓋武林決旬嬰二變遠近繹騷先是開府亦倉卒應其變運奇謀成戰功取渠魁櫟諸社懸諸藁街已而案黨惡究反仄正法紀浙亦稍稍定矣而天子以浙首省將刑政教四方自浙始而繹騷之謂何宜遂得人及其定益安輯之爲久遠無窮計乃疇咨九卿大臣有天下重望任匡

濟者鎮撫焉而大廷尉溫公晉右司馬大中丞
以往蓋異數也而溫公者早以弱冠發省解天
下言才猷超出者必推公繼以高第領鉅邑天
下言治行卓異者必推公繼以召選居諫垣天
下言忠貞特立直節慷慨者必推公繼爲廷尉
而守法不阿斥強佞不顧則忠直益顯蓋溫公
個儻非常人也或言公神采飛動名滿宇宙志
薄雲霄文武運用不測今載旗鼓持斧鉞而來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三

十

其將有所震撼乎夫御軼馬者急其銜浙雖定
而始嘗多變公或有以懲之矣而公則以施政
有時而議治有本方變興而振揚 天子之威
靈奮迅襲伐以杜釁難固一時制禦之權不可
無也及已定而播宣 天子之德化懷柔綏戢
以保黎元實百世治安之本其可忽乎故雷霆
之後必有霽日霜雪之後必繼陽春此天道也
順天道以安天下者 聖皇之仁奉天道以奠

一隅者疆臣之職吾知所處矣且浙自知其風
負大慙則懷疑數懼重懲則抱怵古云傷弓之
鳥見虛弦而驚脫餌之魚望鈎影而逝言其易
疑而怵也故古人之治民如烹鮮惟恐傷之而
古人之臨民如馭朽惟恐或失當其疑且怵而
寬之不暇懲之不遑又可急乎故公至而兵變
民變一切置弗問曠然與之相忘豁然與之更
始熙然與之休息使之洞然無疑坦然無怵而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三

十一

公益飭吏加意拊循除其疾苦俾吏敦悃幅尚
簡易則人不苦煩文矣崇節儉去奢靡則人不
苦浮費矣黜苞苴罷陪尅則人不苦橫征矣察
誣罔辨屈抑則人不苦沉寃矣公大槩破觚斲
雕闢網疎目其條令約束莫非便宜操縱弛張
皆有端緒諸治績不可勝道者而其本則公精
白之操凜如水霜端介之守確如金石而鎮靜
如太山聲色不動淵閎如渤海涯涘莫窺故人

服之既深信之有素不驅而自順不迫而自從也蓋天下知公之才而公實厚于德天下稱公之政而公獨先于教公以人性莫不善而蹈辟抵禁不能自免則無以曉之也人心莫不欲善而按途求轍莫能自繇則無以導之也此所司之教未形而部治之率未順也故著齊民要書使吏奉行人傳誦教以孝弟焉而人知愛親則不敢犯上矣教以禮讓焉而人知守分則不敢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三

十三

踰法矣教以稼穡焉而人皆樂業則不肯輕生矣公在鎮既久其教益行幕府不勞郡國無事旗鼓載而不弛斧鉞陳而不試鞭箠用而不數犴狴設而不繁嘗閱兵較武而行伍踴躍轅門肅齊稚金革挺干戈居則誓以捐軀行則爭相愾敵而兵皆勝兵矣每嘗按民間俗而閭閻効勤田野戮力家機杼戶耒耜入則懷仁出則慕義而民皆良民矣而倭黠夷也矚中國有故則

蝟與蜂擁莫遏其端訶中國有備則狐鼠鼠伏莫知其所于是外之刺赤白囊以報警者既皆無聞內之探赤白丸以行斫者尤絕無迹千里息烽烟百城免笳戍歌謠興而頌聲作晏如也謚如也夫浙之封疆如故控扼不改也本爲首省而倏爲亂區今又仍爲樂國今之捐軀愾敵之士固嚮脫巾之徒今之懷仁慕義之儒固嚮攘臂之衆也何嚮者繹騷之如彼而今輯安之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三

十三

若此也此其明効大驗章章矣至是而天子以公能稱任使副簡命亟馳召公而陳守者最能奉公教而率吏以安民者也因與其倅徵予言書之

仁聲錄序

吳江當孔道之衝縉紳往來其郊者帆檣如織而其民喜文法習律令好氣舞智獄訟之繁比一大府矣而錢穀尤甲天下比一小省矣以是

縣號難治者必以吳江爲首稱而士之待選公車者莫不畏避之獨仁宇徐侯者大梁世家洛陽才子性倜儻爽朗視天下事無不可爲意豁如也當下車而民投牒愬者一日以數百千計吏抱牘上者一日以數十百計侯俯仰指顧牒至立剖牘上立判咸察其情而異其治所治卽愚弱雖有坐必輕比原之所治卽豪黠雖巧文必重法案之如秦鏡發函無遺照如太阿出匣

董學士澍園集

卷十三

古

無留鋒原必宜矜案必當罪以是吏皆束手民皆歛迹而吳江之獄訟益簡矣至于貢賦而縣額歲以數十萬計民通亦歲以數萬計侯俯仰指顧條其當急寬其可緩咸酌其期而與之約卽約未及雖上有督責弗加催卽約及之雖下有強梁弗敢後如理亂絲引其緒如解糾繩挈其端緩而不弛急而不紊以是上多報課下多樂輸而吳江之錢穀益集矣然侯虛中坦蕩闊

達不小拘喜交游好接納望帆檣出郊不厭屈旋揖讓雍容縉紳間數欵洽自暢人若不見其有事者而臨事事辦臨民民服非才之卓絕而所至裕如者能之耶蓋天下所難侯所獨易斯亦已奇矣而侯心惻怛燭民隱憫民窮視民窘艱若已偏側視民疾苦若已痼瘵而縣左江右湖數被水墊溺侯旣多方救護振悼不遑矣乃壬午之夏湖忽震蕩風如颶作濤如海翻吳父

董學士澍園集

卷十三

五

老言湖嘯者是也而簡村諸區屋漂如墟齒積如草真有漢所謂殫閭爲河者直須更耳侯登城望洋日夜爲民慟會填撫中丞按部使者皆駭亟檄府丞行水侯與行水慟益哀淚承睫沾臆不止見之有傷心者府丞亦惻怛人也亟辭去還白兩公而兩公尤惻怛亟以具聞荷天子浩蕩恩賜蠲與賑而吳江所蠲賑獨爲諸他縣先侯精誠之感也當是時也侯旣爲民

哀慟而未知 中朝軫憐故作詩二章以爲其
憂時之思而志其籲 天之懇蓋仁心爲質而
發于幽愁寓于詠歎非徒以詞也而吳江士人
皆戴侯之仁而悲其意咨嗟興慨激烈和歌遂
廣以成編題其名曰仁聲錄而別駕王君者世
與予善數過予乞言予惟吳江爲天下至難而
遭湖嘯至變獨賴侯得獨與賑是歲災而不害
今歲則夏霖秋霽稱大有年雖淳予所言屬實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三

去

滿溝汙邪滿車而周頌所賦十千維綱萬億及
稊者靡以加矣故侯轉難爲見 諸侯之卓絕
而化災爲豐者非感之精誠耶昔秦欲齊魯之
諸侯皆以一善言而回天意非徒以善言也及漢
王遵誓以身填金堤而弭河決亦非徒以善言也
蓋其感之者深矣然予觀太史公纂河渠書以
繼禹貢謂爲瓠子之歌而作也夫瓠子豈足當
禹貢哉而太史美其歌序其意紀一時之變而

附千古之典焉蓋史家之體然也予嘗承乏史
氏茲方伏田畝間而吳江實先人墳墓處幸松
楸之無恙喜禾黍之告登皆侯賜也遂因王君
之請而紀之以附于瓠子之義云

吳江明府趙侯異政編序

此明府趙侯奏三年之績而邑中大夫士叙述
其異政而頌稱之者也予惟天下之馬一也而
渥洼之馬獨有異焉者以其行空而無迹也天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三

主

下之劍一也而含光之劍獨有異焉者以其觸
物而不知也故漢之善治邑者必稱卓異而中
牟有三異焉若趙侯之異政多矣而予請以其
大者爲當世誦之可乎夫趙侯之在真州本以
卓異被選擇而改吳江者也吳江以一邑而錢
穀之征四十餘萬蓋合天下轉漕四百萬吳江
以彈丸地而當天下十之一矣賦既獨重應亦
獨多故征科甚難而旱潦荐仍逋益甚焉當路

恐逋之積而益弛也數下郡縣督趣之刻責之甚急諸他縣恐逋之弛而負累也數追逮之比併之益急而侯獨曰當荐荒時民方多流亡吾弗忍以征逋而促之亡也屬春夏時民方就田業吾弗忍以征逋而廢其業也遂曠然與民休息悉罷遺縣中諸役歸之農或親行阡陌勸之歲數月間未嘗一言及逋也及秋而立期限征之則民如期爭先趨限恐後而侯不動聲色不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三

大

煩鞭笞以數旬間而數十萬之額足矣此一異也轉漕之卒在通都大郡彈壓者衆猶恣睢焉若吳江孤懸固其所甘心而無忌者也間者至有犯縣之車輿者矣其魚肉我民者何如哉及是而諸卒入境聞侯之政者則皆驚曰是赫然威名不易犯也及其長至庭而侯諭之以禮馭之以法則又皆服曰是毅然禮法不可犯也蓋長以誠卒卒以語長其銳稍沮而意銷矣侯乃

進其長而言曰夫漕所以多競者以其衆且難也今與汝約凡兌米日有數毋緩而計其兌數以爲人數每日而卒之應兌者若干人則吾民亦若干人必懸牌以驗無驗而闌入者卒則汝治之民則吾治之有競者加治焉各無貸約既定其長奉令惟謹卒亦承命不敢違遂按序而進循次而兌自始至終自朝及暮匪惟無競亦且無言蓋市貿未必若是其平而軍法未必若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三

九

是其肅也此則予自束髮以來目未嘗覩耳亦未嘗聞也此又一異也侯好興利禦患嘗築石堤十里以捍湖矣又嘗行堤而見田圍大者二千畝小亦千餘畝乃矍然曰夫圍大而潦則車戽之力不能齊是坐視其淪也早則車戽之水不能到是立待其稿也乃請之河堤使者而官給其費民自爲役鑿其中爲渠焉予惟禹爲古聖王而孔子稱之曰盡力于溝洫溝洫者田間

水道也。召杜爲漢賢臣而史書之曰開渠瀆濬陂池而陂池渠瀆者溝洫之遺也。是溝洫者豈細故哉？侯績聖王賢臣之遺蹟。創吳江千載所未有而垂百世之基功。何偉也！而官無濫費役不踰時。又何其速也！此又一異也。凡此三異者皆侯政之大者也。故特著之。若夫侯當百訟叢集而須臾折之則如鏡之垂光燭之秉照莫不稱其神矣。侯當百事雜至而從容應之則如弩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三

干

之發機矢之中的莫不稱其當矣。凡若此類則更僕不能道。編竹不能書。予固不得而盡著之也。而予所最異者則百訟旣斷之後而侯恬然愉然若無一訟也。百事旣應之後而侯恬然愉然若無一事也。故至繁至劇而獨多暇。暇則從縉紳宴游。雜以歌嘯陶陶乎樂也。又暇則引諸弟子列坐質以文史。疊疊乎其不厭也。而侯雅善琴事。已則鼓琴。客去則鼓琴。又悠悠其若有

餘也。此則真所謂行空而無迹、觸物而不知者尤異之異者也。今天子方召諸卓異而寘爲耳目。晉爲股肱。則侯所以佐天子之神聖者又可勝道哉！別駕王君及其弟大行君與予通家善也。茲將纂諸大夫士所叙述而梓焉。予遂書此授之云。

奉贈大中丞志齋周公轉南少司徒序

今天子命大中丞周公填撫吳之諸郡。固特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三

主

簡也。周公者廊達之才、宏博之學。自往古經世之業皆所包羅。及當代濟時之猷尤其蘊蓄。至于察陰陽之消息、觀象數之盈虛、驗五際之因合、五德之運、探賾索隱、其術無所不該。若其審推步于玄虛、定經緯于元度、齊玉衡之七政、平泰階之六符、睹顯哲微其說、無所不備。乃其傳黃帝律法、受黃石素書、證尚父之韜、應封胡之錄、達權知變、其機無所不通。蓋公于天人之故

古今之宜文武之用可謂有所總括矣然公于諸子百家或知而不存或存而不議挹之不竭注之不盈其中浩如也顧獨默而潭思淵乎深造究道德之奧溯性命之原極其精微會其統以故公學則知大本政則由至誠其所獨得者然也始吳之遭亢旱也禱祈之事有司之職上官弗與焉而督府尊嚴尤弗與焉乃公毅然行之自轅門至壇壝凡幾里當酷暑行赤日中而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三

三

忌而不辭暗抗激而不顧悉以黎元之困迫田野之窘艱憐恒甚深慷慨披瀝執筆則幾于慟哭對劄則備極哀號雖鮑宣之言民有七亡鄭俠之繪民有萬苦莫能加矣當是時也司農以國計爲重而諸鎮以歲荒並聞方恐大倉之虛縣官之乏故所請多格事未及行而公疏獨切聖衷閱之請蠲則得全折請賑則特發內帑三十萬焉固非常之大賚特異之天恩也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三

三

撤蓋却輿徒步往返卽從隸皆有弗堪而公日夕不休終始靡倦抑且側身思過閉閣引愆焦勞之意過于惓焚鞠疾之思踰于槁瘁雖桑林之自責雲漢之興隆茂以過矣當是時也太湖旣涸萬井皆乾幾爲赤地之徵而竟沐甘霖之澍水旣復其故道未亦不至盡枯此則公以誠格天之應也公每有變異數爲具陳或懼其煩或議其甚公則憂在社稷慮切閭閻犯諱

額甚大弊也而公數舉本精不用勾股之法不資弧矢之文而會融九章輪旋六指則錙銖不遺毫髮無遺矣于是委之高賢授之方略總一郡之額而彙爲全書名曰經賦斯固垂之永久確然不刊者也分一戶之額列爲片楮名曰長單斯乃使之目前燦然有據者也蓋公之所以曉民而防其欺者又如此然公又立鄉約而勸民爲善者真有禮讓之風焉又立保甲而防民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三

五

爲非者復多條禁之密焉故民爲善者有所厲爲非者無所容吳庶幾復爲樂土矣此則公以誠感民之應也旣而潛山者吳之遠邑其地險其民悍而逆寇劉安國者自外于治化而造亂焉公實往平之于別有紀載弗盡著茲特著其甚奇者三有大不可及者二焉夫公之聞賊警也朝得報而夕召兵夕會兵而朝趨駕往如迅雷其奇一至則用間誘賊出巢勿使負固如弄

徂其奇二賊旣出而凡有所之必知其道預爲伏兵兵不妄投賊無遺類如豎兔其奇三然公預料賊方驟興協從必衆故賞格以生擒爲重以斬馘爲輕則是于張皇討賊之時而體聖朝不殺之意及其任事于一身而推功于二鎮則是于欣躍奏凱之際而有昔賢不爭之心茲二者非皆所謂大不可及者哉會公轉少司徒而水道副使許君請予言爲公贈夫許君者職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三

五

專治水而吳中之水則大禹所導三江而定震澤者也蓋三江不入于海則大水無所歸支河不通于江則小水無所洩故吳中邇來旱則易涸潦則易渰職此之故也今許君往來于數郡勤劬于千里之間湮者開衝者塞至是而三江咸入百河順流而吳固千百萬生靈所叢數百萬軍國之儲所出也茲豈細故哉而許君復築吳江石塘以捍湖鑿吳江田渠以通水予方勞

苦之而許曰豈小子之能實督府之賜也非督府寬其文法何能自由非督府略其趨承何能自暇凡諸司之効力皆督府之運謀也予是以知公于屬僚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尤非人所可及矣遂因其請而備書之

奉贈邑侯袁公泰績適當袁太公七十壽誕以具慶地褒序

予嘗承乏掌 外制矣諸所撰述者不啻二

重學士志園集

卷十三

五

千餘道而其間具慶者百無三四焉予未嘗不嘆曾子之榮三釜者爲其逮二親也而仕之逮親者亦難矣故事官在內者凡閱三年一由部考卽名稱職遂得膺封矣而郡縣奏績必有諸臺之察舉者再而後得之而兩畿則諸臺頗多其察舉猶易也自浙以下則益難焉而吾邑袁侯獨得之袁侯者生有異資實近于道而道氣涵蓄藹然太和情性冲融粹然大雅望之者知

其爲德人也昔漢荀靖荀爽皆有當世名而汝南許章稱之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今侯于內外實兼之矣抑祈昭之詩有言式如玉式如金蓋玉比其朗潤而金比其堅剛二者皆不可闕也今侯于金玉實兼之矣故侯聲色不厲而嚴毅中存其于人槩若可親渾若無間也而至于其所持義其所秉法則責育不能奪舉世莫可搖矣此其金玉令德所得于道者

重學士志園集

卷十三

五

全也故其居處從容政令有緒其馭吏不爲鈞鉅而別疑似定是非若懸鑑焉巧者無所欺黠者無所隱而吏不敢舞文矣其臨民不施機械而總綱維引繩墨若樹標焉強者有所抑弱者有所依而民不敢越志矣其鞠訟不假鍛鍊而推腹心察肝膈若觀火焉直者無不伸曲者無不服而訟不敢飾誣矣而其大者則視民如一體視縣如一家當客歲之亢旱也始則惻怛矜

憐劬勞祈禱凡可以救旱者無不爲繼則加意軫恤多方拊摩凡可以濟荒者無不至當是時也蓄實已甚而民得聊生則侯之力也遂皆稱侯有雲漢鞠疾之心有豳風嚮閭之愛有羔羊節儉之政有鴻鴈安集之功故歌謠徹于閭閻察舉接于臺省而侯之奏績遂得貤封焉蓋予嘗詢之則凡侯之施于縣者皆太公之教于家者也侯本海虞人海虞多世家而袁尤爲稱首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三

表

海虞間謂之山北袁者也袁雖世家而世有隱德弗仕至侯之祖始以明經爲博士實開文學宗太公亦嘗授經通大指而不喜章句訓詁業輟棄去亦弗仕太公雖弗仕而多節槩立然諾其行義章明較著鄉黨咸尊信之性好善嫉惡人有善則慨然稱慕如弗遑有不善則憮然如已戚因數爲子弟勸戒焉素闡達大度能食酒一石弗亂飲必召子弟會集舉觴共暢樂也及

笑語浹洽有一言弗當則正色視之必請謝再

三乃解蓋其迹若儻蕩而中甚端方類如此及侯之官其諸所移書皆精白至訓讀之凜然而予聞侯之始在孝感也太公嘗却暮夜之金如楊伯起之事而太公以爲伯起專潔其身故但遺之去而弗問吾欲永絕其後必當律之法以示懲于是遂至獄焉斯舉也千載而下當齊名伯起而峻絕過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太公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三

表

者不徒以言爲教而以身率之矣然則侯之操履純備卓然冠天下固有自哉蓋侯以四月上其績而制辭以七月下頒七月者固太公七十初度之辰因與其配陳夫人皆鶴髮朱顏鵠衣華弗北向謝聖主榮恩而南面受子弟稱祝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固當世之難逢人間之盛事也而予又聞侯之弟相繼有俊才侯之子妙年才尤奇甚而太公伉儷偕樂壽福無疆親

見其子孫蒸蒸而起且將以重慶膺褒矣斯又非至盛之極所至難得者哉遂因水部凌君合郡之諸大夫而請予言爲贈也輒備著之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四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奉祝邦君觀瀾翁沈公五十壽誕序

昔松高之什所以稱申甫之蕃翰周家也闕宮之篇所以叙僖公之保乂晉國也或言松高之辭簡闕宮之辭繁以是爲周晉之別然松高者周人之稱其賢諸侯也詩人之義也而闕宮者則晉人之自頌其賢君公之民人之體也夫君

臨則分尊屬治則情切懷則感深發于中而溢于外以頌以禱不得不繁者國人之體宜然也茲沈公者湖郡之君公也而予郡人也則其援詩人之義遵國人之體而于頌禱之辭自不容已矣夫湖北負其區爲水國西接天目爲山墟故潦則水患易深而旱則山田先稿其勢然也始丁亥之巨潦極矣時方墊溺猶有征科人多漂流猶或追逮弱者奉首而竄轉爲逋逃強

者挾臂而興思爲攘奪而具區適有大寇湖
震隣之地有剝牀之虞莫不懷叵測慮焉會郡
闕守若涉大海茫然無涯若理亂絲棼然無緒
將不知所抵矣沈公至則曰夫地有旱潦地之
有也吾不爲懼時有豐荒時之有也吾不爲懼
吾所懼者紀綱弛而不振政法阻而不行則
民益齟戾民益齟戾無以爲國矣夫星辰錯亂
斗極不移江河橫流而砥柱不動以其有主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四

二

也彼紀綱者亦猶天之有斗極河之有砥柱也
而或有阻格或有怠弛此固吾之所深懼也公
乃挺身自奮正色自持而置精畢思探賸索隱
百廢具舉百度咸修力秉紀綱崇飭政法入其
境者如入武庫甲兵森羅毫髮無不備矣登其
堂者如登廟廷禮制咸肅跬步不可違矣故以
之馭吏則天澤之位定而吏有楷模以之御民
則冠履之分嚴而民有軌則凡公治行之善雖

編竹不能書更僕不能道而提挈要領則以其
有此具也而公本有端方之德神明之才振迅
之志端方則如標植而景正鵠設而矢隨物莫
能搖矣神明則如鏡之空懸燭之廣照物無所
隱矣振迅則如風之披拂雷之震宜物無所撓
矣故公一下車則遠近咸服衆庶同歸真若斗
極之當空砥柱之中立而掌握樞軸則又以其
有此本也公于是而閔民窘艱問民疾苦所以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四

三

恤民者無不周檢帑藏發倉廩所以賑民者無
不至廣招徠勤撫輯所以慰民者無不殷民遂
免于溝壑脫于網羅聚其室家安其田里雖范
希文之保綏西浙富彥國之全活青州其恩澤
不加于此矣而湖之不造巨潦方已大旱繼之
公兢惶益深焦勞孔棘服膺飯糲以致齋于內
撤蓋却輿以走禱于外凡以請命 穹昊乞靈
山川者坐無寧居寢不貼席雖雲漢之稱鞠疚

康諱之切痼瘵其惜恒不踰于此矣公雅尚潔清至是益崇簡澹飲水酌水不易其心嚙藥茹荼益篤其志用以率先樸素屏黜侈靡雖周大夫羔羊素絲之節齊相國羸馬敝車之風其儉約不殊于此矣公以荐荒每赴民急而亢陽之熾燬爲鬱攸郡城屢將延燒則侵晨晨出中夜夜出疾驅所抵烈焰頓消雖劉崑之返風樂巴之嘆雨其神奇不顯于此矣蓋公以精誠默運

董學士澹園集

卷十四

四

不涉彌文以悃悃潛通匪徒致飾是以天人交應上下昭孚當是時也旱則五湖皆涸萬井盡乾而湖地甘霖時時霑澤此天之所以佑公也當是時也潦則三吳枕戈四郊多壘而湖民安堵稍稍樂生此人之所以順公也茲則萑苻無警鯨鯢之浪消禾黍茂登鴻鴈之歌作曩之攘奪化爲晏寧曩之逋逃轉而還集何嚮者之洵洵而今之熙熙也是則誰之功歟設使督人

而在則其鋪張盛德揚厲洪庥以傳之後世者將不可勝道矣故予因公五十之辰維嶽降神之日而兼取二詩之義獻焉詩言申甫之採萬邦又言僖公之晉三壽而俾爾壽域俾爾熾昌則予頌禱之至意也遂并書之

奉贈吳邑明府章南周侯奏績因晉位天官北上序

今天下言邑之難治者有三曰錢穀之繁曰獄

董學士澹園集

卷十四

五

訟之劇曰道路之衝也三者卽有其一已稱難矣而吳邑獨兼之焉予嘗覽吳中經賦之冊以爲吳之諸縣雖名爲邑而其賦不啻天下一大郡也斯亦可謂繁矣而諸縣頗多沃壤獨吳邑則帶湖負山夫帶湖而潦則易泮負山而旱則易稿其勢然也而頃年以來非潦則旱難益其矣此其一也且吳人輕心而好氣足智而喜文輕心則易動好氣則多爭足智則能行其欺喜

文則能飾其詐故眉睫一運而機械橫生口語一交而瑕釁頓起皆以萋菲成錦蔽障蔽天詰之莫得其端推之莫究其極則未有甚于吳者此其二也夫二者誠繁且劇矣設令時或優游日有暇豫猶可勉而及也而吳固天下之都會四通八達之衢也陸則輜車之接軫者旆如聯袂焉水則樓船之並艤者檣如茂林焉凡天下之部使不過二三而吳獨以八九或一日而虎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四

六

符數至或四郊而騶騎並馳東趨則失西南顧則違北故嘗戴星而出薄漏而還還則輿方解轅坐未暖席而郵吏又叩門矣此真倥偬不遑之日須臾無間之時也夫以無間而能治繁以不遑而能理劇則吾未見天下之或贍者也而周侯則有餘裕焉周侯之征科有法固未嘗有所追逮于鄉也又未嘗有所縲紲于邑也又未嘗數鞭撻于庭也特先日而示以期則趨而赴

期者惟恐後矣先期而示以額則趨而應額者惟恐緩矣故一當其期則負緡而資金錢者人如蟻聚焉而帑藏其充矣鼓楫而載穀粟者舟如鳧集焉而廩庾皆滿矣是錢穀之難而至周侯則甚易吾不知其何故也周侯之聽斷有方固未嘗鉤距以逆探其情也又未嘗事羅織以文致其罪也又未嘗加煅鍊以趣成其刑也第列兩造折以一言而直者稽首曲者榨舌驚猶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四

七

神明矣又披累牘判以數語而羣胥奪魄老吏褫魂斷猶山嶽矣故當其始也則人挾其黨眾引其儔如蝟之興如蜂之擁何其勞也而及其既也則人與解仇眾與釋怨如霧之散如冰之消又何快也是獄訟之難而至周侯則甚易吾又不知其何故也而周侯之應酬有體心無怠忽禮無過施皆酌之中行準之大義高不爲簡抗卑不爲遽條故當路鑒其至誠每多傾倒過

者樂其任質莫不瞻依蓋侯揖讓而不勞恬愉而無累因得以治繁理劇政化益崇矣是衝道之難至周侯而甚易吾又不知其何故也蓋吾嘗問之吳邑之縉紳而得其大畧矣或言侯之才如逢蒙之射然逢蒙者仰而刺蜚俯而殪走自發而無遺者也或言侯之明如秦人之鏡然秦鏡者外辨妍媸內徹肝膽四照而無隱者也或又言侯之德如璞玉然含其粹純蘊其溫潤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四

八

極天下之無瑕者也或又言侯之操如水壺然疑其精白蓄其潔清極天下之無滓者也予乃嘆侯之才明冠世則其動罔不宜微無不矚施之天下無難矣而又德足以爲楷模操足以示表率則所謂王道易易者而何有于邑乎間者侯方奏績而松陵趙侯實徵予言予且將受簡而著之矣會侯以重名膺殊眷晉位天官而趙侯遂請竟其說焉予惟漢治近古而漢之拜

相必先試以治民而試之治民必自令長始昔黃霸爲河東均輸長積資而爲宰相封建侯夫霸猶積資也若卓茂則特自密令超擢爲太傅封褒德侯矣夫自古之不次用人如此今天官者六曹之長三垣八座之階也侯旣已膺殊眷肇其端矣安知聖主不以黃卓之事而待之乎趙侯者侯之同心而聲望亦相繼者也遂合一郡之諸明府而爲侯贈焉而諸明府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四

九

奉贈郡伯觀瀛翁沈公奏績序

郡伯沈公治湖三年而當路諸公察舉其治蹟上之朝矣郡丞呂侯因過予而議所以贈公者予惟漢最近古郡縣之治最號得人而漢尤重二千石宣帝尤益重焉諸有治理效者賜璽書黃金表異之公卿缺則以諸所表異者進

用不外求也而至于宰相亦必試以治民故蕭望之將拜相矣而以其守平原之日淺復試之左馮翊蓋其重二千石而尤重考課如此而黃霸治潁川則考卓異第一遂爲宰相封侯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然霸固爲漢稱首矣而潁川承韓延壽禮化之後本無事也夫郡當無事則尋常高枕而有餘及其有事則明哲馳騫而不足其難易天淵也而湖曩時何時也潦則郡

將化爲湖矣旱則湖將鞠爲墟矣斯其變豈淺小哉而沈公下車適當巨潦之後大旱繼之公蓋憊然戚焉視潦如已螻蛄視旱如已惓惓側身省躬怵心惕慮匍匐奔走徬徨禱祈而天實監之潦則得霽旱則得霖其吟嘯甚奇其報荅甚顯人皆言公至誠惻怛造化可回民且恃以無恐矣然積稷既久則荒菑不能盡免此數之定也而治功既成則旱潦不能爲害此人之

定也公于是毅然自任必欲以回天而靖民

焉然先是郡旣薦饑則民皆凋瘵矣俗將動搖矣而其時政多姑息法多假借者亦漸靡使之然也而公則以姑息者僭愚之階假借者陵夷之漸也以凋瘵之民而啓其陵夷之敝以動搖之俗而開其僭愚之萌不驅之爲亂不止也故公于政體則振肅而不迫于法紀則整齊而不怠舉其廢墜修其闕遺若水之有防若標之有準使其森然而不可踰凜然而不可犯則子產立法以救世崔寔論政以匡時古賢者之撫馭邦家固所不容已者也然政非強民所以軌之從善也法非厲民所以警之遠罪也故公于條教則約束而不煩于禁令則闊疏而不擾總其大指畧其細微若網之提綱若衣之挈領而曠然與之休息翕然與之更始此則謝太傅之以安靜而鎮俗齊太公之以簡易而近民古大臣

之所以輯綏海宇尤所當先者也然公尤憫惜
窘難拯濟窮乏上則奉賑貸以布 殊恩下則
竭帑藏以廣 德意而又通商平糴俾無壅闕
轉粟減價俾無踴貴諸所以爲民利者知無不
爲而又屏去供億以弭其費革黜浮濫以節其
財而又訓厲兵哨以杜外寇聯比保甲以祛內
奸諸所以爲民害者防無不悉蓋公之爲治可
謂緩急有備鉅細不遺矣至是則易危爲安幹

董學志園集

卷十四

主

否爲泰 天遂默佑使獲有秋人亦力田皆能
樂業固將消其嘆息愁苦以爲絃誦歌謠公之
治成而 天人皆定矣于是呂侯乃曰先生言
沈公之興治致化則善矣而未知其守正秉直
實有以基之故其守正則如太華然削成四方
壁立萬仞莫可得而撓矣其秉直則如大河然
千里東注百折不回莫可得而遏矣此其政法
必期于能遂而治化必期于有成者其中固先

定也予乃深嘆呂侯之旨以爲審如是則沈公
且進于道又當遠過于漢矣其以卓異蒙 今
上璽書黃金之賜而用爲公卿其勲業可勝道
哉于是趙侯吳侯龔侯周侯與州縣之諸明府
皆踴躍請書遂書之

奉贈少保大司寇御史大夫印翁潘公七

奏壽序

初潘公爲御史執法守正有重名及爲御史中

董學志園集

卷十四

主

丞治河而河功最顯積功至太子少保大司寇
矣而時有新幸臣以一二忤試見謂敢言稍擢
用而怙寵負才欲盡空政塗奪之位天下洶洶
而勢籍甚莫敢撓潘公者執法守正不撓者也
乃抗疏力諍焉而諸曹謇諍臣繼之衆正方集
犬揚王庭而彼獨恨潘公之發端也積疴疢乘
瑕釁以危言投忌諱中公而公歸矣乃臺省謇
諍者益憤不平相率爲公暴白而 上亦旋寤

諸新幸擢用者輒屏之天下稱快而首正倡義
實自潘公始也蓋潘公以身許國其蹈虎口犯
不測者爭國是耳國是定于九鼎大呂而天下
安于泰山身雖退甘之矣斯非古社稷臣者哉
已而 上駕幸西山親臨觀河慨然念禹功而
思河臣焉會關陝間大水黃流溢而河決諸臺
省因備陳公治河狀 上益大寤遂 親勅改
公右都御史即家起而總河道矣蓋北自關陝

南暨吳越凡總制六七省轄天下半即鄉國皆
屬焉固異數也夫 上非常威福出當世所不
意無毫髮留戀心若潘公者非遭逢之至盛者
哉然曩河決則漕道梗矣漕固天下咽喉也其
爲社稷慮豈可勝言而公治之輒復故道及公
再已再出河亦數決數復此其尤大章明較著
者也昔漢武駕馭四夷轟赫罔不如意而治河
少訕矣竭鉅億費歷二十餘年而宣房不就瓠

子歌作天下聞而嘆之今公每以晷月奏効費
不及漢千百之一而大築諸鉅堰塞決口又築
長堤束河注之海又築遙堤夾輔之屹然勝宣
房矣而關陝者禹所導龍門積石處固河源也
河源決尤可慮而河濟間無害則諸堤力也及
公再出而河源亦定矣公屢著社稷功如此而
上實深知之茲固以社稷寵賴公而益顯 上
明聖矣且今之治河與古異自漢賈讓上策言

古惟避河耳而今引河通漕是反用河也既籍
其利又欲免其害此古所未有也而所以然者
則 上穹佑 皇明定鼎燕冀南面而受四方
萬國之貢漕數百萬之粟實京師輦億萬年平
成無疆之祚蓋山川受成百神聽令河不得而
獨違之此 天助非人力也而人臣効力者非
其忠誠精魄足以勒山川百神同爲拱護以承
祐助之餘者其疇能之哉予聞公嘗督數百千

人築堰幾成而有異物者鼓風濤不就公患之
會有神降河上者甚靈因禱焉而神憑夢以告
曰勉之吾在此無患恍惚如見公因亟起築焉
役減半而堰成矣役夫見其傍有窟探之則見
其骨成畚有首峙兩角而色黃蓋神蛟徙宅讓
堰蛻其骨去矣此非神助之明効者哉予觀自
古豪傑當天下大事未有不得神助而成者今
公年且七袞矣所至葺遽廬食息而載毳行泥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四

七

塗扁舟衝濤浪櫓風沐雨蒙霧露諸艱險無不
親歷自一畚鍤一捲簾一竹木之捷無不曲盡
其能得其當而每聞河報則食捐七箸息廢枕
席其形勞如役而苦心百倍之此宜少壯所不
堪而公年益高氣益銳神益王筋力益強健耳
目益聰明起居益康吉公其異人哉其以身許
國忠誠極而精魄副焉志壹帥氣者哉而推其
本則神實相之矣公顧瞻不凡長髯飄拂望之

神人也而長君舉進士有卓異才髯與公同黜
名亦足相繼而二三兄弟髯與長君同而才亦
足相埒間者當公誕而長君與弟皆誕子焉異
人間生而英物疊見潘祚其蒸蒸未艾矣然公
之生本爲社稷而天佑 皇明以無疆之祚
則所以祚公者豈可量哉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序
初寧夏之變大中丞常公請遣將討之客有言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四

七

于公者曰鎮撫有分疆而秦越相懸古所稱南
海北海之不相及也茲從數千里而討之可乎
公乃慨然曰昔孔子作春秋譏臣不討賊而陳
恒之亂則沐浴請討焉所以正天下之大分明
天下之大義爲萬世訓也今嘽賊首逆據堅城
而拒 王命挾強虜以抗 王師荼毒邊人騷
動海宇卽春秋所書叛逆無以加矣叛逆之賊
人人得而討之天下之惡一也不得分彼此夫

齊魯兩國也而孔子猶請討之今 皇朝一統而天下之疆域一也不得分遠近且聞者上念寧夏未平賊未滅也赫然徵諸道兵集之連發內帑數十萬給之而易大帥置監軍 賜御劔諸所以震 天威壯軍懷者皆向來所少有而此日所間見者也 上誠神武哉而宵旰之憂亦深矣吾忝撫臣與國同體誠不忍見賊亂極于下而 主憂深于上此固人臣捐軀畢命時也又安敢以封疆爲解遂因報可而立遣楊將軍文者亟提兵往焉先是諸道兵壁夏城者凡若干寨不啻數萬人自見衆盛而竊笑浙兵眇微耳及浙兵至而騎皆如飛射皆命中無不一當百者而部伍整紀律齊其行肅然也數萬人皆變色稱之而是時諸大帥監軍皆身親臨城援枹鼓當矢石數號召城下兵而兵畏賊強莫敢動獨楊將軍者梟雄有膽畧毋先登陷陣

爲軍鋒冠數萬人尤嚙指讓之而呼賊承恩者賊之元兇罪惡實極神人所共憤 天地所不容也而圍久勢窮將設詐約降因潰圍圖竄焉而楊訥知之則念賊而果降必其解甲釋兵泥首面縛者法也而擁衆南城結營如故其降謂何今乘其不意衝其中堅賊固可襲而取也乃躍馬疾馳大呼震天擒承恩以出而諸大帥監軍皆督強兵亦大呼震天擒諸酋首以出而元兇既擒賊皆失措官兵四面臨之諸酋首無一人得脫者而寧夏遂平夫一寧夏也其始則如虎號如狼殘何其慘也此中國百年之大變也其繼則如摧枯如拉朽又何其速也此 中興千載之大功也凡若此者皆 上神武威靈所鼓動非諸臣所及諸大帥監軍振揚威命所贊成非諸將所及而楊則所謂殲厥渠魁有嘉折首者固當超出諸將中而推其本則當公者如

蕭相國之發蹤指示而鄂君稱其功第一者也
蓋予于是而嘆常公之不可及者四焉當賊之
猖獗也談者寒心聞者股慄人皆避之如弗遑
矣獨公則挺身當之竭力任之忠誠積于中而
激烈形于外明目張膽爲天下勤王先此其志
與日月爭光氣與雷霆並奮公之不可及者一
也夫兵貴有制而公從數千里外能使將遵號
令士受約束是其制素定也兵貴先機而公從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四

主

數千里外授將有成算料敵無遺策此其機能
先決也故曰其制既定百戰百勝其機能先萬
舉萬全固非嘗試爲之而以冥冥決事者也其
不可及者二也自承平既久翫愒旣甚因循者
謂之慎密卓越者謂之乖違利害休其前毀譽
奪其後鮮不失其度矣惟公登昭曠之塗越拘
攣之見苟利社稷排衆難而弗回事關國家拂
羣言而弗顧固非常格所能限常情所能窺也

故曰非常之原常人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
也其不可及者三也昔管仲相桓公從北海伐
南海而楚人服今常公從南海征北海而寧夏
平古今英雄若合符契天下之至奇也然管仲
連八國之師而常公任一將之力則又奇之益
奇者也此其不可及者四也予廢棄人也而舊
列史氏其于中國之大變 中興之大功職宜
得書故備著之若常公撫浙其勲德不可勝道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四

主

則別有紀載云

大司空南坦神樓序

神樓者司空南坦劉公名其所繪之樓者也始
公嘗語客身退且老欲遂經營一樓閉關其中
者久矣而力不能于是翰林待詔文衡山告之
曰吾能爲公遂成此樓乃繪以貽公而公因命
之曰神樓云或言公授神仙御虛乘氣之術而
神樓者卽海上神州仙丈宮闕之屬在雲氣有

無之間此公所以志于神仙之道者也而予嘗
觀公弱冠登朝歷郎署二千石以躋六卿所至
治行卓異皆顯樹名迹持高節正色以匡翼國
家勲勞著于當世此皆廟堂彝鼎之事及其謝
休而居坦上方益與鄉縉紳諸老歲時結社從
冠裳車騎歌呼宴飲登游山川自郡邑牧守令
長得以造請躬問所不及學者從而考德質疑
鄉閭田野父老子弟得以伏臘往來揖讓就見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四

三

欣然無絕之者此又非離遠于世不欲與之接
而思海上者也然予獨疑所謂神異者蓋嘗謁
公于坦上矣入其庭而蓬蒿映堂至榻次方丈
之室戶牖不啓其間志如也予竊以公既不肯
爲他樓榭卽稍治一畝之園列一亭灌名花雜
卉彈琴詠歌其中亦有以自樂者而公曰吾非
惡而不存也以吾慮營于物則是皆足以爲吾
累也予聞言而恍然及與之坐通夜達曙則言

益玄指益微淵然深潛四坐皆靜俯仰顧觀察
其意皆不足存也予乃起而嘆曰嗟乎公之神
樓吾已得之坐間矣夫神者經所希載學者所
不敢道而至人達士卓詭翫世所以震耳目而
開人心使之誕漫恍惚失其常守反而約于正
未必非教也故神州之說起自鄒衍世莫不以
爲誣矣然衍當七國龍爭之時縱橫戰鬪之術
勝國君以土地而魚肉其民士以功利而馳騫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四

三

于世衍以爲其習俗深而識陋未易以正說也
故先極闊大之論作怪迂之變使人入其中窈
冥不可考而原也而後所爭土地功利之小不
覺爽然自失于心此衍之所以爲教也及神仙
家謂海上神州宮闕雖後世附而益之然予竊
意其初必有遠引高蹈之士睹世益陋務紛華
勢利以矜顯榮膠不得解故一切委之于虛以
爲別有天宮貝闕壯麗可悅之地非人俗所有

而人必遺棄世味所好以清虛得之斯亦所以
廣大世俗之心而化其見聞者也故其爲教本
同而其所從入之途人有省不省耳而學者一
切屏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何異公以世漸漬
于末流與古益遠人方浮湛于俗益以卑下思
得樓居以處高明而與世相曠其實不在樓也
故托之于繪以稱神焉昔漢武帝以仙人好樓
居故用采五城十二樓之制築通天延壽諸臺
董學士澐園集卷十四 畫

觀以象仙人所居而秦亦起咸陽離宮屬複道
以象天極箕以招徠仙人勞費煩矣而仙終不
可得也今公以繪得之不伐材不聚工不待日
月而其成若神可望而不可至可見而不可居
可以意象得而不可以實求彼之役宮室而以
爲真者亦自失矣此亦公之所以爲教之意也
夫溷濁于俗與世爲端者其心營于物也深藏
固距築室而避人者猶有待于物也故遺世難

俗棄物而自全凌雲御風以爲訓者神仙之術
也游物而不營超物而無待身處人間而其神
在雲霄之上軼寰宇之表者聖人之道也公學
聖人者也故方其早樹勲業而翩翩于進退之
際功成而不有者此公之神樓也及其退居而
與世親人得而親之而莫得而及之也此亦公
之神樓也故人之見公也愷悌惠和雜以笑謔
而其中所不可易者卓然巖立冠絕海內此亦
董學士澐園集卷十四 畫

公之神樓也其望公也眇然儒者而讀公文章
聞公行事誦公道德或以爲天人或以爲泰山
梁棟此亦公之神樓也合則雲從不合則龍蟠
行不小拘言不蹈故與時委蛇無有轍迹此又
公之神樓也故公之于茲皆學聖而有得者其
事實可據如此而其托之于神以爲教者又其
餘也故曰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間矣而或乃
求之海上不已踈乎

湖州府誌序

昔在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土地之界
司民掌天下之版登其人民之數天子受而藏
之天府以施政事焉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總其
會于太史以紀其成而當是時列國皆有外史
各畫其土地記其人民書其政事行人采之輶
車之使上之而職方之圖列國之所奏圖也司
民之版列國之所入版也太史之紀列國之所

董學士澂園集

卷十四

五

分紀也故周禮統天下之同布之列國聖王之
挈其綱也國史明一國之故形之王朝諸侯之
序其職也或因大以貫其細或沿末以會其本
譬之于身百骸成體而血氣會焉精神貫焉聖
王端居九重而知萬國之情察四方之隱疏
不閉幽胥不違不下堂階而運之天下以有此
具也及周衰而諸侯各擅其國版圖不入于王
號令不請于上各專土分民私制其政王迹息

國史亡而魯周公之後猶存其初季札觀之曰
周禮盡在魯矣孔子于是因魯舊文而作春秋
焉固善魯也當是時諸侯之國多矣而其能秉
周禮爲春秋所因者獨魯而已國史可易言哉
今郡之有誌其國史之遺乎而博者騁于曼辭
藻者靡于麗思僻者滑于異說或華而不典或
典而不實或疏畧謬淺至有舛牾大槩不求施
用而剽于見聞不資化理而眩于觀覽非誌之

董學士澂園集

卷十四

五

本指也夫誌者鑒古而推之今考實而見之治
者也紀諸已往待諸將來按之則其實可稽施
之則其効可睹小足以序職大足以經世故君
子重焉湖東南之僻郡也郡伯栗侯實來爲守
嘗登湖之諸山而望曰美哉湖之地乎吾東望
震澤禹之所底定也南望夏駕禹之所巡遊也
北望具區禹之所敷澤也禹受帝玄圭平成天
地功在四海而湖有其三焉居吳之陽負越之

陰枹鼓不鳴車轍罕至地足與治矣樂哉湖之
民乎地如斗大而頗稱土膏民力田作勞樹藝
無有遺隙蠶絲被天下其人野而樸陋而儉樸
則近質儉則近約民足與善矣而侯本以精白
主以仁愛凡以保乂其地輯綏其民使閭里無
愁嘆之聲田野有樂生之慶居三年而政成事
集歌頌興矣而侯以郡誌尚缺無以徵前而示
後也謀之吾師唐先生先生學孔子之道講于

董學士涖園集

卷十四

志

湖濱有志廢不用不獲經世而爲侯序其職焉
乃曰土地人民政事侯邦三寶捨是未有能爲
誌者也于是召諸弟子而分授纂之類其總條
其目類以燦然目以不紊類土地則郡建以下
其條十類人民則戶口以下其條十類政事則
守令以下其條十類凡有三條凡三十要以削
其繁言去其蕪議創格立體卽事見義緣流迴
源不唯其文而專歸其實覽之則其故在目求

之則其軌可循後來者得之而因革之宜廢舉
之當悉由是而備矣誌成栗侯屬予題諸首會
侯轉山西憲臬將行而郡推張侯視郡事數趣
之予惟周之盛時豈獨其君以周禮致治于上
哉抑周召入爲卿輔出爲蕃宜召公繫諸侯之
風周公繫王者之化而自其封魯世不乏賢詩
之詠信曰奄有龜蒙保有鳧繹此魯之所以興
邦土也史之稱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此魯之

董學士涖園集

卷十四

志

所以化邦民也而周公之訓曰平易近民此則
魯政事之原所以獨賢于列國者也是以史爲
實錄而孔子因有取焉茲栗侯旣賢而張侯復
以精白仁愛相繼而起將庶幾周召之徒而郡
因以爲重何詎不若魯哉始先生作誌而予病
不獲與聞已而先生且卒矣此固其絕筆也雖
聖賢迴異而予傷其與春秋之事偶同因附丘
明之意掩袂而題辭云栗侯名祁別號東巖山

東人張侯名應雷別號順齋江西人唐先生名
樞別號一菴則郡人也諸弟子有校讐之勞者
得書左方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五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奉贈使君潘叅中陽舒公轉河南臬使序
初論事者建以潘臬之長皆大吏職在宣德意
挈法令下表帥郡縣統輯黎元而上備股肱夾
輔天子匪輕也宜令部以時覈次之俟上
財察因妙選以稱任使便于是非大計而案去
者數人而浙藩叅中陽舒公轉河南臬長夫潘

臬故逋遷而當妙選之會如舒公者實稱服焉
始舒公嘗爲東筦令東筦倚南海稱盜藪民懷
伎雜夷難治而舒公以弱冠離疏屬不勞神思
獨運方略捕盜盜得拊民民安雖尹子奇之治
阿不是過也南海爲珠璣犀珣金貝珍異之輳
而舒公潔廉無欲精白確然雖吳廣州之飲水
無以加也蓋名已翕翕震矣今潘長少松勝公
數爲予言推讓之而當是時勝公爲番禺令與

東莞抵足立政竝卓絕南海稱一時有神明令者兩人遂相次召爲天官郎而兩人持高節名益起得忌復相繼出之而舒公自楚少藩轉徐兵使徐介漕濟間漕濟二開府往往多同異牴牾而徐居間易瑕釁前使數被累去獨舒公心誠信于二府事多調護之二府交善會河溢舒公導河廝隄漕順流濟免墊溺遂轉浙藩守三郡駐湖中湖僻少事舒公提綱維立標準坐嘯治之而湖負其區與海近時亦有大盜藉販鬻四蕉蒲思發難叵測舒公密授指郡屬擒之民恃以無恐蓋舒公所至輒効如太阿出匣干將發型遇之者靡而其爲人如玉之溫如珠之瑩見之者親而其中冲然若虛歆然若不及其志念深矣始舒公在湖數進郡縣守令慰籍相切摩與其爲治而湖守李侯尤與公同心厲精以成治功者也至是不忍公別率郡諸僚與諸舍

來託予言予旣謝不敏而舒公過予且行罷酒促坐低徊久之不能去亦若有所請者間起問曰昔嚴次卿言河南天下咽喉羨盛苗穡何可不鉏也而張武亦言梁國凋敝御黠馬者利銜策蓋言法當嚴也今河南如故而梟爲外執法行將何如予曰法不可廢也而用之有張弛行之有緩急所以亭法也且次卿與武漢吏也請以漢喻昔漢自約法三章蕭曹起刀筆耳而蕭以畫一曹以清淨實開漢基及張廷尉之持平丙定侯之寬大竝篤漢祚夫漢興豈無疎節闊目而網漏哉然大槩號稱長者渾渾悶悶斯近古之象而漢之盛時也及太史所傳建元元光以後諸人網稍益密其禁奸止邪寧不鷹擊毛摯而愉快乎而奸亦益繁盜亦益甚斯可以觀矣夫民猶火也使遏焰者壓以重薪則少遏而彌熾夫壓薪欲以彌焰也而其勢反熾故重薪

非彌罔之術而重法非制民之原次卿與武之
論是欲其少過而不知其彌熾者也曷不取漢
事終始省之乎蓋予嘗讀孔子對季康欲善之
說曾氏告陽膚勿喜之意惜乎旨哉有味其言
之也及觀人禹下車而泣罪成湯開網而祝禽
又怛然增歎焉嗟乎聖賢之道帝王之心固如
此曩舒公之治湖也法不假借而意寬刑不縱
弛而情恕才敏政覈而大度豁如也是以郡縣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四

感其德教湖人歌其治績而公冲然歔然其志
念之深固學聖賢而爲帝王佐者也漢事何足
道乎夫河洛成周舊都有姬召之迹在焉舒公
停車而問其遺俗嗟然想成康丕式之風其思
尤深長矣于是李侯及諸君稱善因上之舒公
而勝公者與舒公出處略同今固當妙選之會
自廣臬長浙藩舒公行與晤而問臬事焉以予
言爲何如遂并著之

奉贈郡使君及臬李公考績序

始及臬公爲侍御秉正直持綱紀厲風裁名重
天下故事諸侍御無按數省者公獨持節兼按
楚粵川貴諸省以才用也而或以才忌之出爲
湖郡人皆爲公屈予獨以周建國而漢承秦置
郡然周建千八百國矣蓋周之諸小國未必如
今之郡而今之諸大郡固古之國君也何屈且
按之地廣而郡之治專廣則政之所及者未易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五

徧而專則澤之所被者深自漢以來當塗之士
顯榮一時尊寵海內者豈少哉而功或不聞名
遂以泯獨史冊所載二千石諸臣上與天子共
理功名顯于當世著于春秋一郡戴之千載興
頌至今有耿光何者以其澤深而不忘政成而
足紀也斯則爲公計者孰取焉公頗然之而公
操履精白志意潔修固已較然不誣矣然信于
一郡之人心俾皆砥礪濯磨以奉令承命則旣

有其本矣而公如太阿發型施無留鑄明鑑出
匣照無遺形身不下堂周察一郡郡有一善如
親見之有一不善如親見之乘間忽發無不中
疑有詞者而問之左右左右不知問之閤人閤
人不知皆言公出坐堂皇湛然如水人不得近
入閉齋閤窅然如寂尤空無人卽有詞何從遣
遣亦何從達耶衆皆莫測以爲漢稱善撻發者
多矣然或用鉅簡是有迹也或設鉤鉅是有術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五

六

也迹可指術可窺而今窺者無由指者無據終
遂不知其故而皆稱神明焉以是更不敢抵譴
譴卽敗民不敢造孽舉卽得吏見公皆震懼或
承牒辭舌捧案戰手而公乃諭曰吾奉三尺法
以內檢諸吏吏自舞法爾吾不敢蔽必無舞者
吾不譴呵使也何懼民見公亦震懼或聞述縮
首赴訊股慄而公復諭曰吾奉三尺法以外
吾民民自梗法爾吾不敢赦必無梗者吾不掠

立致也何懼論已公乃歎曰夫法有縱舍情有
出入先王緣情置法蓋佐民以遠罪非詆罪以
厲民也譬之馬然御黠者利銜駕馴者緩策始
郡政廢吏滋弊而民愚吾故深燭而整齊之今
吏兢兢救過不暇民亦且駸駸嚮風矣曷寬以
俟其後乎于是務一切闊略簡節舒目吏欲瀦
灑與吏更始民欲收拭與民休息醞爭解曉仁
漸而義摩之震懼者懽懽懼者感熙熙乎有樂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五

七

治之效蓋公之政成矣至是部使者諸公按治
行上公第一藩臬諸司議治行推公第一而湖
人士則曰公直爲天下第一豈惟浙也而公貽
書予曰昔人在位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今
何遽爾哉書且在予反覆讀之其心虛其氣下
有餘思焉因復之曰夫在位無赫赫名而去後
思者何君公也去後思而在位尤赫赫者黃次
公也此皆漢之賢公卿功名相望而次公尤賢

公何獨疑之然吾聞器虛則受大水下則流長故天道注虛而地道厚下公方當赫赫而虛心下氣數讓不居其功名尤不可勝道矣今年十月公奏三載績會奉大計將行歸安李侯烏程羅侯合七州縣諸君請予言爲公贈予惟前年當大計天子采周路車玄衮之義倣漢璽書黃金之賜詔行卓異之典親御殿宴之下稱甚盛舉而浙之方伯謝公爲藩臬第一蘇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五

八

守吳公爲諸郡第一居無何謝公擢大中丞先撫浙又無何吳公擢大中丞繼撫浙此卓異第一之明徵而浙近事也且黃次公非漢之第一乎予所與公曩昔言者今益信遂以贈公云

奉贈郡伯及泉李公轉按察備兵吳中序

吳負海畫江沃野千里號稱富國而其人輕心好鬪易動海濱之風也正德間海多警特設兵備道駐婁鎮之及嘉靖間倭首難吳千里蕭然

矣至今凋瘵未復而歲仍沔饑吳外蒙富名內實貧竇賦額益負征責不已而吏誅求有加民無聊多椎埋剽攻稍稍竊起日未暮探丸擊城市中枹鼓連作間者歲一潦攘奪卽興警益甚時議以擾當江海要衝非稍重其官不可乃數以按察使領之按察使領道自此始蓋婁鎮爲天下重莫與比矣而我及泉李公則以副使往者乃李公獨以人重也于是李公將行或說以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五

九

公履天下之重而吳數警宜嚴治之或謂政有縱舍宜寬假焉言人人殊客有問于予者予曰寬嚴有定名而無定法在用之以時耳昔漢崔寔著政論大槩以嚴爲指欲以救時其指是也至謂漢不能純法先王宜稍叅以霸政則以嚴爲霸其言非也夫寇賊奸宄自唐虞無赦矣故古稱戮社亦言極市誠用得其實則欽恤固王也極戮亦王也蓋武以止戈刑以止辟正王道

之大也而世徒尚寬貸卽以爲王一見嚴飭抑
名爲朝何繆甚與曩吳之攘奪其流及湖也予
謂李公曰此不軌之端亂之萌也端不可開萌
不可長昔之揭竿大澤弄兵潢池者以其端莫
懲而其萌難遏耳故易著牝牛之文憤豕之訓
言當遏萌于始絕端于微斯用嚴之時止辟之
義也李公偉予言而公已先下令亟縛其首散
其黨當是時四隣如沸湖獨不驚會吳之諸臣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五

十一

皆以攘奪奏上赫斯怒有惟恤荒民不宥亂
民之旨而當事者嚴奉之徇以軍令斧鉞不
瀆吳遂晏然人皆歎上明聖以一劄彌亂勝
于六師斯神靈威武所變化也而李公已先
冥合所謂識時之傑天啓其符其功名不可勝
道矣茲李公行予乃復有告焉夫明統萬國
則壤成賦吳在萬國內地如斗大耳而賦天下
四百萬吳將半焉是天以此斗大之地先萬

國之貢開明萬年至盛之基豈小小哉然吳
游饑而今者潦又見告矣昨惟恤之旨亂則
不宥荒則憫之蓋皇仁惻焉李公誠與方鎮
大臣按部使者同心爲民協忠憂國而方鎮按
部者復以激切具聞安知不益惻仁衷而更
下寬詔乎李公奉神靈之緒承寬貸之餘
于以化強梗之風馴易動之俗使剽攘者感而
投戈悅而賣劍在此時矣如是而有弗率則彼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五

十二

自膏吾劒試吾戈又何慮哉此無他寬恩結于
民而威嚴益可震也始李公之治湖也其持身
潔清水玉爭瑩秉志堅定山岳弗搖臨政精明
鑑燭無隱而其要以拊循爲本安集爲先視民
所資若已是利視民疾苦若已痼瘵去疾如治
田惟恐遺莠興利如趨市惟恐後期節厨傳罷
供億民不知費省獄訟簡攝逮民不知勞大者
布于所司政皆足法小者施及氓隸事皆可遵

是以諸縣羣鄉深山窮谷莫不稱公而顙首頌公而刻骨者蓋恩之浹于民者深矣故緩則守其條章急則聽其禁令嚮湖之所以輯寧者以恩有素而威得施也夫湖與吳猶身之襟帶足之跬步耳公以此往特一轉旋何弗濟哉然公方爲天下稱重自是而握輿軸登廟堂剛柔不偏弛張並用以佐王業而成治功豈獨吳而已耶郡倅羅侯賢而知言者也與諸君請以爲贈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三

因書之

奉贈郡伯近岡吳侯膺卓異盛典序

昔周室重諸侯大比之典至則有迎勞之使宴喜之禮賢而有功則有車服之庸爵賞之馭而詩人亦咏其路乘之錫袞黼之華鸞臧之和龍光之盛傳之百世學者至今誦習之蓋其章顯極矣當是時諸侯率職牧伯效綬亦各緝寧其民助流治化其最著者有召公甘棠之政鄭桓

緇承之愛南國大夫羔羊素絲之節形于賦頌播於歌謠此其臣主俱榮功名紀於詩書竹帛垂而不滅此非世之希邁哉及周衰而諸侯廢大道弛而王澤息漢興分郡國布守相備師帥之任有其理之稱核名實考治狀擇尤異者延見清問下璽書褒美賜黃金彤臚高蓋緹油夾車入爲公卿列在股肱或至相位蓋卓異之選由是始而在是選者如黃霸文翁諸循良之類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三

皆能以拊安元元保乂境內光贊國家照映史冊亦廩廩有古之遺風焉 今皇帝冲年登極英睿神聖追軼帝王乃上觀於周近取於漢而卓異之舉行矣固千載非常之典也卓異凡二十五人而蘇守近岡吳侯實裒然首選是舉也 皇帝親御殿百辟在傍畿邑九州來比之臣在下而二十五人者揖讓宴飲頌賚有差譬之天高懸而二十八宿拱北辰耀寰宇炳炳

煨煨不尤古今所希違者哉蘇爲南北要衝過
使客舟檣如林冠蓋接踵又多部使者遇其分
路按郡叅謁未竟他傳符又報矣逢迎一左譙
讓立致人人各爲條教莫知所從民吏緣而爲
奸互投其隙勢易舐牾而郡錢穀甲天下天下
輸縣官漕四百萬蘇乃百數十餘萬以彈丸地
抵天下半習俗作淫巧好侈靡外華內空積逋
亦數十萬計民視爲常甘庾繫耐朴擊弗顧健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十四

吏無能如何而其人善眩喜詐工語旨熟爭訟
立官府庭下變態奮出黠猾生眉睫間莫知其
端投牒待問者一日以數百千計少亦百計民
旣黠而事益繁匪惟明有弗及而力亦弗逮始
卽強勉而繼憊且耆矣蓋郡之難治天下莫有
過於蘇者吳侯至則務儉約多節省未嘗飾厨
傳供饋稱過使客也而過使客頌之載道行必
循禮事必軌法未嘗詘分以要上伺部使者指

以求合也而部使者之薦滿朝徵輪有緒期會
有時未嘗下郡縣騷動多所繫繫憚楚以迫之
也而見者樂輸逋者漸入莫敢後矣至其鞠獄
則心開目明群衆爲朋數言卽折未嘗設鉤鉅
之智羅織之辭鍛鍊以成之也而弱者稽首強
者吐舌黠如燭照繁如迎刃莫敢不服矣以是
人所共難侯所獨易世言絕塵之騎遇險益馳
屢策之騫康莊亦蹶地無微惡事無難易在所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十五

用之耳會吳侯還郡而郡理澄源龍侯請予言
爲贈予惟周漢之世豈獨其君臣之賢抑其詩
書所稱史冊所載至今有耿光焉遂使召公而
下後世望之若神而黃霸諸人炯炯如在今子
嘗掌史職幸 主上聖德舉曠典郡伯賢明道
奇逢而默而不紀予則恥之遂因龍請而書焉
龍侯達才高操亦卓異士也他日聯翩而登
召過黃有地矣故并敘云

奉贈郡伯東巖栗公奏最序

予嘗觀太史公傳古循吏自公儀休諸人潔廉
謹厚之外無稱焉至其敘郅都以下十人者操
文法挈律令厲威武禁奸止邪如東淫薪煮豪
怵強如雷霆震吏民懾服天下愉快而公儀休
諸公兢兢自持奉職循理不務表見嚮使諸公
與十人者比權量力較功論名于當世不可同
年語矣要以體道經德爲世長者安民生樹國

董學志沁園集

卷五

去

本貽無窮計循吏曷可少哉故曰上德無近名
至道無近功斯豈與一時愉快者等乎湖爲僻
郡其始號樸淳民有生長不識城郭莫知部使
者爲誰而間者時方喜擊鷺開購告遂以十餘
年間一大變其俗民皆鼓刀篋以薄物紉故飾
成危辭赴部使者臺想至數百千章章大者株
連數十百人小者數十人章或下或不下而民
騷動一郡若狂矣當是時郡縣非不欲靖民而

以時既擊鷺緩之則嫌于怠弛反之則抵于沮
格卑者恐無以保位高者慮無以見才人人相
承勉于急政蓋時之尚然也會郡伯東巖公至
則曰吾聞絲亂者引其緒馬勞者紓其銜民方
繁訟而吾以急持之是與之爭也故解紛不張
拳勸鬪不持挺懼益爭也古之人弄丸而難釋
閉閭而訟銷吾知所以治湖矣于是坐而鎮之
專拊循牧養闊略一切與民更始俾之休息而

董學志沁園集

卷十五

主

公臨下怡然未嘗作聲色懷忤怒而悚惕以振
之也視民惻然未嘗忍掠立暴摧挫而煩憚以
苦之也蒞事恬然未嘗行督責多譙訶而迫遽
以趣之也用法曠然未嘗施鉤鉅設鍛鍊而文
致以內之也然而諭下下從導民民順趨事事
集按法法平有不知其故者豈所謂德厚而感
深道得而洽洽者哉是以湖之訟者始如霧擁
繼如雲消始如火炎繼如煙熄狂者偃迹黠者

寢謀莫不退城郭而安里閭去犴狴而樂田里
臺章益少郡猷亦稀幾希乎斷雕破觚復歸于
樸矣此實公之有大功于湖萬人並稱世世不
朽者也斯豈非長者之化哉由是諸部使者則
曰公執而匪異同而匪隨入不求知出不市譽
是長者也諸僚來則曰公交而益敬久而益真
貞不拂衆和不沿俗是長者也諸鄉大夫則曰
公遠而彌親近而不厭寬不失已嚴不絕物是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五

太

長者也諸屬邑則曰公包之如山涵之如海而
言必有準動必有繩是長者也諸庠序則曰公
愛之如父教之如師而善從其長過覆其短是
長者也蓋察舉盈于 朝頌歌徧于野其言人
殊而稱公爲長者則一矣名不虛立功不虛致
其亦有所本哉茲非所謂無近名而名遂無近
功而功顯者哉先是公嘗以南曹出推關稅政
清爲諸關第一及公在郡而罷里甲之費黥庫

局之贏數以萬計如冰壺不滓璞玉無瑕又當
爲諸郡第一諸他治狀甚多予弗論論其大者
將附古循吏之後而梁侯諸公以公報政徵予
言予惟公齊魯間人也昔周公封魯太公封齊
其報政異期而皆以道德隆重夾輔周室功名
垂數千載有光公生其間他日列爲股肱有鄉
之先哲在又非漢循吏所可擬矣諸公者以高
賢佐公與公同稱長者予故并著之云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五

五

奉贈郡使君成吾熊公奏績序

始使君成吾熊公之入覲 天子也予爲言周
王所以親禮天下諸侯稱歌陳詩最重豈弟而
漢亦重循良舉卓異之典因郡倅諸公請爲公
贈而公旣行也浙之鎮撫大臣按部使者皆察
公卓異列上之而 天子臨大朝蒙宰亦引公
卓異爲天下首稱而天下識者皆以予言爲有
當云夫漢以循良爲卓異而漢之循良卽周之

豈弟也當是時周以仁厚開國至于成康不式
囹圄空虛謳歌興而頌聲作騶虞之書稱其不
殺甘棠之篇愛其勿剪緇衣之詠樂其政爲上
下熙熙海內一體何其盛也至秦則變古昔姍
帝王以仁厚爲姑息以操切督責爲功敎立徙
木刑棄灰廢詩書任法律赭衣滿市轡車盈郊
斧鑕日施獄犴無間殘民旣甚背叛隨之不一
世而難作矣漢反秦之政續周之統其始約法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五

三

甚簡民遂以安其繼刑名益繁盜是以起太史
氏所敘建元以後郅都以下十餘人智足以深
文才足以析律大槩鷹擊毛摯以快桀心而厲
蠶氣觀其方略權數禁奸止邪一切質有其威
武焉蓋秦法復用周道益徵天下靡然服之霍
然震宇內矣于此時而有豈弟循良者出于其
間天下不以爲王道迂而莫爲則以爲儒者緩
而難竟故曰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彼非

卓有天下之獨見特以定力則何以能反世俗
追古道澹焉無營默焉無言不急功不近名不
求合不希進而專務深仁施德厚以庶幾于周
漢之賢哉予故樂爲公誦之蓋予稱公精白之
操堅貞之守明察之識剖決之才具載前所贈
公入 觀語中然公舉進士授上虞轉貳東吳
兩郡上虞者會稽名邑兩郡者東吳與區固才
賢之鄉縉紳之仕國也而縉紳才賢稱公之操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五

三

之守之才者至今不衰益盛與予語同若公者
固當振翼天衢絕迹霄漢而遲回廿載所至輒
數年在湖郡又三年矣是豈與速進者可比哉
異日者執政方喜操切務督責依稀秦之遺
政建元之餘風矣而諸按事當途者又從而厲
之寬則嫌于怠弛否則抵于沮格卑者恐無以
保位高者慮無以見才有自保之心則凡可以
文致者無不用有自見之志則凡可以深刻者

無不爲公獨以爲法者欲其遠罪非徒以摘罪也刑者欲以衛民非徒以罔民也故法正則民從刑中則民服雖以是而失執政之意弗恤也當途者令而當則順命弗當則衡命順命則喜喜而公弗動衡命則怫怫而公弗憂惟引繩墨蹈矩矱不干世之譽不求人之知雖失當途之意弗顧也此其與傅合者可同日道哉益公專以惛惛本之純誠紆徐以俟之積久以成之其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五

三

政如河潤百里漸漬浹洽不見其滋如土培百彙發生長養不覺其茂其持身如懷玉光而不耀溫而能澤其與人如斷金鍊而不變攻而益堅諺有言砥礪連車不如片玉鉛鐵盈丈不如寸金貴其真也今公在浙歲計勝月月計勝日歲月既久而僚案佩其德屬吏歸其恩具溪之南大江之濱其州縣有七其民億萬而懽忻鼓舞感恩戴德者遠近如一焉非真之所積耶故

曰至道無淺功無邀名而名自彰功不可掩也若公者非周之豈弟漢之循良者哉公昔奉計而當途者既察舉其卓異而上之矣頃執政方改絃更化體大崇寬將以贊聖天子邁周駕漢而成千載一時之會焉然則公之功將不可勝量矣

奉贈郡伯成吾熊公入覲序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五

三

昔周以朝覲會同之禮親邦國而蓼蕭湛露之詩則周王宴邦國來朝之諸侯而作也觀龍光鸞和之咏所以親之者至矣而其稱諸侯之德者不過曰豈弟焉當是時統西方之諸侯者則有召公而卷阿洄酌之詩則召公之所以陳于王者也觀鳳凰高岡之咏所以樂其親者至矣而其稱王之德者亦不過曰豈弟焉將豈弟者周家仁厚之道天子以親萬國諸侯承天子以親萬民固皆用此道與及後世尚操切喜督責

操切之政與則見豈弟之功緩督責之法效則見豈弟之說迂于此時而欲得豈弟者亦難矣非力追古道者不能爲非真見古道者不能知而非盛世之以道爲治者亦不能用也故予于郡伯成吾熊公而有感焉予嘗觀公志操如飲水如茹璧其精白莫以加矣觀公執持如介石如斷金其堅貞莫能奪矣又嘗觀公剖決之才明察之識吏抱牘而進者牘判則噴舌而退民

投牒而入者牒判則稽首而出事無枉決亦無遺情案無淹期亦無隱隱其才識莫能踰矣此皆當卓絕天下無疑者而公旣舉進士號稱高賢越以數年再倅兩郡踐更廿載始秉一麾何其卓絕之甚而滯留之久也予嘗言公之治民如馭馬然昔東野畢之與顏父皆所謂名馭也韓嬰嘗稱之矣東野畢之馭馬也掣其銜轡猛其鞭策馬倦而復騁之馬險而復驟之東野畢

者以奮迅而竭馬之力者也顏父之馭馬也銜轡設而不窘鞭策舉而不繁馬愛其騶而趨之馬樂其範而從之顏父者以調和而適馬之性者也夫馬適其性則馳驅而去遠馬竭其力則奔佚而取亾故孔子美顏父之善馭而顏父知東野之將佚此固聖賢之明見也然奮迅者其能易彰調和者其迹不露世之知顏父者寡矣今公以仁人惻怛之心君子長厚之德閱民弗

逮弗爲刻深慮民弗遑弗爲迫急嘗以法貴于當罪罪當則不必以過求政貴于安民民安則不必以多事故政采曹相國之清靜而以儒雅飾之法取張廷尉之寬平而以經術濟之罪以不寃民以無擾遠近之頌歌方集而公坐嘯其中枹鼓益稀犴狴日簡上下恬如也此非真有豈弟之遺風者哉故予謂公之治民卽顏父之馭馬也顏父之銜轡不窘鞭策不繁以調和而

適馬性卽公之操切不加督責不試以豈弟而
拊民生者也然奮迅者易顯而調和者難知則
公之久于滯留而遲于進取非亦有故哉然公
見道既定信道不回知不加修不知不爲改正
色而立直躬而行毅然守之確然無悔此非屹
如太華而高不可抗卑不可搖凝如巨淵而澄
不爲清濁不爲濁者抑孰能使古人之道復見
于今哉然予以爲顏父一馭耳獨賴孔子論著
畫學士泌園集卷十五
于春秋名垂于後代然孔子者聖人之在下者
也若 今天子則在上之 大聖人也曩于
御極之初當天下入 覲之始固已舉周家親
邦國之禮宴諸侯之儀而首行之矣頃方發
明詔布 洪恩其仁如 天其厚如 地蓋崇
寬大獎豈第千載一時也而公適以時進焉此
則 大聖人之超用賢諸侯之功名不可勝
矣故因郡丞諸公之請而備及云

贈郡丞梅亭藍侯轉山西憲使序

夫天下之劒一也至于陸擊犀象水截蛟鱗觸
之則剖遇之則靡者非干將莫邪無以見其利
天下之馬一也至于歷塊過都追雲躡景馳之
則飛指之則到者非驊騮腰褭無以顯其能故
曰所貴于干將莫邪爲其立斷也所貴于驊騮
腰褭爲其立至也假令曠日持久則泰溜可以
穴石單鉤可以鏤幹漸靡致之也慘悴可以負
遠跛狎可以踰高積累及之也又何必于利且
能哉蓋天下之才亦有然者使循常守故程文
書摩歲月中庸之士或亦幾之惟投繁置劇責
之以所不意試之以所未嘗人方徬徨而指畫
獨裕衆方擬議而奏成獨先授事事治畀政政
集而莫測其故莫知其端斯所以計于天下之
異才而非世之所能及也乃若我梅亭侯者非
其人耶始侯嘗仕關中爲郡理部使者方密緝

關中諸郡豪逮訊而實多傳致者獨侯分別其原上之卽豪必按論卽註誤必釋凡一日而免瘦罷繫者不知幾何人蓋聲自關中震天下矣方蒙 璽書徵將顯用而以 藩封親格于例量移湖郡丞會湖諸倖以遷謫皆去而附郭二令皆闕侯遂攝三館視兩縣事人故聞侯聲皆詣求直而浙自部使者及藩臬以下尤皆重侯卽事有難則以非藍郡丞莫能辨卽訟或滯則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五

三

以非藍莫能決諸檄侯嘗數十百計而詣直者嘗千餘人每侯出則人塞衢巷入則滿庭侯口訊手揮頃刻皆畢案無留牒鞠無踰時獄無淹禁自諸老吏皆吐舌驚人皆撫心服其庭一時如掃而懽騰衢巷間湖連具區近海多大澤諸惡少販鹽爲奸有罪者倚澤負固不悛官嘗統雄兵弗能捕顧獨畏侯卽侯遣一介持咫尺符雖暮夜必赴雖遠匿必歸而諸鹽盜亦稍稍屏

息湖境漸清而湖宗人有數十年不解之仇數年不決之訟得侯一言而轉仇爲睦化訟爲和郡尤翕然稱戴蓋侯之論議明敏多所感動類如此侯其所謂異才者耶予嘗聞才大者不小拘才高者多露才察者必深文而予見侯志操卓立中外繁修務儉約尚節省兢兢檢勑如弗遑蓋大而有制矣予又見侯韜光斂能虛心廣問存淵默好深湛翼翼惟恐失蓋高而能卑矣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五

三

又見侯有張有弛有嚴有惠喜縱舍善更始恢恢乎無不容蓋察而不苛矣今天下雖治平而緩急世所有也誠得異才者當之所謂以非常之人待非常之事及臻厥成裕如也豈但秉憲而已哉侯將往山西憲臬我郡伯東巖栗侯率其僚湯侯王侯謁予言爲贈予因以親所睹記者次序其說而深屬望焉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五

終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六

烏程董份用均甫

奉賀郡理順齋張公考績貤封序

明興采虞帝陟明之義廓周家崇厚之仁中外諸臣効勞底績者皆得以推及父母貤有褒封蓋聖皇所以加人臣之盡職慰人子之顯親國以勸忠家以教孝甚盛典也然典制則一而中外之難易不同中朝臣以績上天官曹司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六

二

不復可否按歲月卽得矣而外諸郡縣必有部使者察舉曹司嚴覈而後貤褒行焉而南北畿輔部使者每八九人多至十餘人諸郡縣一歲而察舉者數矣他諸省則部使者既少察舉甚難而浙首省諸郡理縣令皆以甲第選擇俊彥畢臻而察舉有數其得之尤難自非才操卓然治狀絕異者不在數中乃吾郡侯順齋公爲司理以來部使者咸推服之察者交至屢爲舉首

尤益難矣夫郡理主獄而獄事甚繁獄情甚隱獄牘甚繁勞如纏蔓隱如覆蓐繁如叢絲三者固世世所苦難而多沮也獨侯以片言立剖頃刻案成譬之干將莫邪斷無停滯明鏡止水照無遺形曳電流颺至無移晷獄有三難侯有三易解憚中寒披亢擣誣其弛張得宜操縱有度民或拘繫文法人以爲必不能釋者可出則輒出之或巧脫法網人以爲必不能制者當入則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六

二

遽入之凡汰無辜者若干人坐抵罪者若干人出者無嫌入者無怨大槩通于法外參互以情樹防以嚴按行以恕其性若執其心甚慈民是以驚猶神明戴若父母畏愛兼集歌頌以興蓋四境同聲萬人若出一口矣然侯不獨司理也其攝縣則縣感攝郡則郡清皆滌其利源塞其弊孔去積久之蠹啓更新之門曠若發蒙昭若揭日而又廣爲開諭親爲拊循民以相安訟以

幾息而又數問疾苦憂其荒災軫恤勤懇所
焦瘁用能及畢爲雨轉沴爲穰天人之應既明
遠近之謹益甚而又不獨一郡也浙有大疑則
屬決之有大枉則屬平之有大議則屬定之有
大政則屬裁之侯辱吻不勞顏色不動言出而
衆信事下而人從已泯其功泚被其福夫河小
潤九里大潤一方此其德澤近之矣人皆言侯
所居績顯所至風行固其才殊亦由躬履堅貞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

三

志秉精白其操素樹而行素孚也于是部使者
察其才則曰倜儻非常豁達無滯雖賈誼之通
國體馬周之切世務不是過也察其操則曰始
終不移表裏靡貳雖公儀之却魚子罕之辭玉
不是過也蓋察舉接于公車曹司列上其績有
詔嘉許而侯父母內外咸得以蒙 厚恩沐光
寵 制辭爛然可覩矣初侯父警齋公者讀書
不仕懷獨行君子之德居家以至孝聞勤勞事

親刲股愈疾大節偉義多類此好慷慨立然諾
耿介質直言不苟合行不比周鄉有爭者不願
有司願張翁居間解矣識者曰非獨侯能也乃
翁固傑士也翁處布衣之位而鄉人歸之卽階
尺寸而起其所施可勝道哉又聞翁還途路遺
金拒報恩者謝金嘗自郡邸返家橐中不携長
物聲動豫章則侯之才操其亦有所自哉而豫
章人言侯贈母熊孺人封母王孺人二母皆賢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

四

母也夫熊有樛木之風而王安小星之分遂叶
大人之占有朱芾之兆而王出入顧復保護訓
教慈尤篤焉而侯之配徐孺人者又能嗣熊徽
音奉王懿範以樸素澹泊相爲周旋然則非獨
翁也亦其內外相成真有以致之也其蒙 恩
沐寵不虛哉由是郡縉紳皆稱賀而門牆之士
陳子輩凡幾人來乞予言予惟侯且大用承
恩方未已而陳子諸君亦將隨侯奮發他日當

有名世之言爲侯重者而予特聲其端云

贈明府文洲羅侯考績膺褒典序

予讀詩至騶虞未嘗不咨嗟而嘆也夫騶虞者咏列國諸侯大夫之仁而作也周世積仁厚至于成康而刑措丕式者四十餘年豈非至仁之化至治之極與而諸侯大夫實佐之故騶虞以一國之風形王者之化何其盛與至秦而刑繁政急王迹熄矣漢興破觚斲雕思一大變其俗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上

五

文帝數好問天下長者張季田叔數稱之而帝遂用以爲治比隆成康焉夫漢之長者固周之仁也予觀漢之賢君大槩多用長者當是時黃穎川諸公開其先曾中牟諸公繼其後而穎川之鳳凰中牟之馴雉亦髣髴騶虞之遺者哉蓋漢所以反秦之政接周之統實長者之助焉斯非關治道之大者與予固樂爲羅侯誦之始侯在豫章時予固聞其篤務實德口不言而躬行

豫章人固已視爲楷模宗爲標準矣及至于邑而凝神滌慮有閉閣思道之心畢力竭精有側身求治之志其志篤是謂有基其心醇是謂有本發之惻怛推之至誠布之惜惜邑人莫不感而戴之信而服之矣故其臨民未嘗持文法而操切以制之也而民曰侯儉約樸素不費民一錢愷悌周詳不枉民一杖斯其拊摩我者厚已而今則和顏色而道之諭事理而遣之寬而不弛嚴而不迫侯固長者我不忍悖也至其馭吏亦未嘗用伺察而刻深以求之也而吏曰侯潔修精白可質鬼神方介端貞可買金石斯其表率我者備已而今則挈律令以趨之立章程以守之緩而不縱責而不苛侯固長者我不忍欺也至其聽訟亦未嘗設鉤距而刺取以成之也而訟者曰侯明如止水照如懸鑑止水以不動故益明懸鑑以不偏故廣照斯其洞燭我者深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上

木

已而今則直無更速曲無株連情從可原罪從可釋侯固長者我不忍爭也至其定役亦未嘗張網羅而搏擊以驅之也而役者曰侯平如持衡正如立矩衡誠持則錙銖不爽矩誠立則尺寸不移斯其稱量我者定已而今則富無待免貧無濫繇輕者騰僮重不過苦侯固長者我不忍違也斯亦有古德化之遺意者哉而邑稱侯之大者尤有二焉先是邑有洪潦侯茹蔬虔禱

者越月矣已而潦益甚侯乃奮曰吾義當與民同患今縱不能如古之誓以身填堤也而安坐可乎遂屏車從黜供具以三櫓夫駕一扁舟破巨浪歷諸墟而行水焉其墊溺者勞苦慰之未溺者多方略救之以是水不爲災災不爲害侯之不避艱險以爲民如此及間者邑當步田而諸他郡或有揣摩傳會以飛弓縮步增虛田者侯復奮曰吾義當與民同憂今縱不能如古之

請減賦也而增田可乎吾官可能而弓決不可飛步決不可縮也以是田按其實賦按其故賦額不減田額亦不增而侯不顧利害以爲民又如此然洪潦者一時之患而虛田者世世之憂民尤難之會明天子知民苦吏急也乃下寬大之詔除迫切之政特錄憫災之吏改步田之法至仁厚也天下方欣欣然望周道之復興意者騶虞之風可再見乎今年適侯奏績大中

丞部使者交察侯上深嘉之而貤褒之典行焉鑑池李侯因徵言爲贈李侯者與侯同心爲政同駕扁舟行水同不肯爲飛弓縮步增田同當上意者也自是而二侯之建立不可勝道矣因著之云

贈明府鑑池李侯考績膺褒典序

明興倣唐虞考績之法稍推廣之而內外百辟咸以三載按格蒙褒與貤焉而陟明繼之矣然

內而九卿之屬合諸百執事三載則告之其長其長移之天曹非大黠汚指擿有迹卽褒矣而外則自令長以上必三載而察舉者再焉而後得之而令長人獨多見察舉者少其得之難矣而天曹頃著令甲其察舉再也必其鎮撫大中丞按部侍御史又交察焉而後得之蓋益難矣故內而三載蒙褒者百不失一外則百不得一非尤卓異名實不誣者不與焉是遂令長考績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六

九

有察舉蒙褒則召矣其不得察者亦往往待次稍遷固未有因考論列也而頃用言者以考績有舉無刺則是有明陟而無黜幽非唐虞法也乃復著令甲下中丞御史嚴覈之無論敗職抵禁卽舉事一不當而擯撫者至矣以是得交察尤難乃吾鑑池李侯獨得之李侯楚世家其先以武功顯而侯之兄仲季皆以文學振仲篤學舉于鄉有古遺風世業弗竟季學尤篤爲翰

林庶吉士出爲給事又出爲叅議叅議公諱直弗容亦未竟其業而侯少年崛起以經術明魁楚士楚中皆言天道後起者勝李氏不可量矣越數年而侯舉進士爲歸安侯本世家英妙吏事未數數也而一旦離經術治簿書事至則心開精爽溢發早至早決暮至暮決乘機而應迎刃而解人驚曰何速也坐縣堂屏羣從堂如水清引兩造鞠之折以片辭鞠如燭照直者伸曲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六

十

者詘伸者呼天謝詘者稽首服又驚曰何神也合一縣貧富而籍之戶戶釐其等人人列其序遇役則以所釐者別其高下以所列者第其重輕人無濫徭戶無逋役則又驚曰何當也以是察舉者皆稱侯有卓異之才焉初侯以關內不飭則無以整外乃繩胥吏檢輿隸胥吏惟供案牘無敢舞文輿隸惟任奔走無敢調語而侯始博聞廣聽開忠益撤壅蔽權無所移繼則特立

獨行斥假借却請求柄無所竊故約束明而人不敢詐讓者知其不可惑也法紀定而人不敢沮撓者知其不可搖也蓋關以內不嚴而關以外不勞而理問事事治問民民安四境之歌謠興萬人之感戴浹矣以是察舉者皆稱侯有卓異之政焉而侯以濟流自下澄源自上行法在人作範在已故其精白則秋霜不足爲凜寒冰不足爲瑩也其執持則斷金不足爲堅介石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六

十一

不足爲固也以是察舉者皆稱侯有卓異之操焉侯閔民窮恤民隱憂水潦軫荒災諸善狀不可悉著而三卓異者其槩也以是中丞御史交察移之天曹天曹總核上之天子而褒典與貶褒之典下矣是何人之甚難而侯之獨易哉予聞之相馬者歷百駟而弗顧則千里出矣市璧者棄百璞而弗收則連城者得矣彼其求之難者固欲其得之易也 天子明聖汪親民之

官以待諫諍之選而備股肱之闕則所司之嚴論列多察舉慎褒嘉者固將難于得人而易于輔治也然則侯功名可勝道哉文洲羅侯者與侯同年而同心夾立同德相成同稱卓異者也故因其徵言而遂舉近日之新典以彰 一代之盛事不獨爲侯贈云

奉祝元輔瑤翁申公五袞壽序

昔崧高之詩尹吉甫爲申伯作也夫申者炎帝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六

十一

之後四嶽以神明之裔當唐虞熙洽之間功德格于天感于嶽而嶽降神焉蓋天監有周自炎帝歷千載而生申伯及天監有 明又歷數千載而生申公古今相符先後相望豈非世所謂天人者耶 明興以狀元大拜爲輔弼者十人若其年四十餘而大拜年五十遂正宅揆爲宰衡首則惟申公一人矣天生申公以方剛未艾之年延 國家有永無疆之祚非偶然也然申

公鼎貴矣而其心常若自下其念常若不及稟
稟若對上帝兢兢若執玉若捧盈而精白承
之忠貞靡懈故聖主深知而篤眷焉適當江
陵既敗遂委之秉軸俾其改絃而公與江陵真
有劉玄德與曹操爲水火者非故相矯乃其性
然也夫江陵輔政始亦銳志可觀而任太重則
益專寵太渥則益恣既專且恣靡弗爲已而其
甚者莫過丈田無故發大端持之甚堅行之甚

畫堂志園集

卷十六

三

驟動天下億萬之衆費天下億萬之財無一人
無寸土得寧焉而公則力除之次則急通負輕
民生而設嚴刑陷重法刑書既播有司奉行天
慘無色公又立除之次則諱言荒饑守土不敢
告司農不以聞民多流離頗以思亂公則非惟
蠲之又重賑之次則惡言盜賊始罪郡縣繼及
監司而郡縣匿弗言監司縱弗究盜既充斥亂
以釀成綱紀陵夷畔者四起公則非惟定之又

重安之至其意忌文深操切士大夫如東淫薪
里礙如叢棘密設機阱動中網羅而甚則自負
其非攻之者衆諸所以行其胸臆壅闕耳目閉
塞語言者無所不至始而遠擯繼而從戎從戎
極矣又置之大察廢百代之典錮一世之才其
意非魚肉之不止嘻其甚也而公則非惟釋之
又重拔之大則參廟堂小則列津路凡今之俶
儻慷慨揚眉吐氣而振舒者皆昔之幽愁憂思

畫堂志園集

卷十六

市

屈首鼎足而怵惕者也蓋公熙然與民休息曠
然與民更始翕然與士大夫維新太和溢于朝
協氣流于野莫不彈冠共慶擊壤以遊脫險阻
而臻坦夷易晦冥而爲開霽天若重啓地若重
闢而暮月俄頃旋乾轉坤豁爲再造固皆主
上神聖威靈之所變化而實公精忠叅贊之所
仰成也而公本以虛心廓之大度有賢必進而
其進屬之所司與衆共之公若不知也有不肖

必退而其退屬之所司與衆棄之公亦若不知也而進者自知其賢不以私德退者自知其不肖不以怨公可謂兩忘矣而既無比周時有同異蓋莊稱忘機列稱爭席而惟其爭席乃益見其忘機自非大道爲公至公無二者不及此吾不圖公爲相之至于斯也而公乃以議道自己作則自家家有兩子仲子未仕則俾之下帷讀書攻苦茹糲簡約敦樸人不知其爲相之子也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五

長則筮仕不與清曹而特與請告俾之閉門却客客遂絕掃而門可張羅人不知其爲相家也吾不圖爲相之至于斯也昔周墀爲相韋澳勸之無權墀甚善之史氏紀焉而或曰權者相之所以柄國而壹政者也權而或避必有所移何以致壹哉予曰是大不然也昔洪範者萬世皇極之準也其言曰遵王之道無有作好遵王之路無有作惡蕩蕩平平無黨無偏夫事皆遵王

而無好惡無偏黨權安在耶然則公固得洪範之深者不圖爲相之至于斯也今年八月爲公五十誕辰天下爲維嶽之祝者多矣而予惟申公之年屢踰衛武公之半耳以彼較此雖謂之富于春秋可也而何待于祝夫武公者諸侯而相周室者也當其年九十五矣而作抑自警作箴以警于國故孔子列于大雅而後世謂之叡聖焉以其近于道也公誠以此時坐進此道而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六

六

邁武公之年吾誠不知其所至矣故附松高之義歌大雅之抑以爲公祝云

奉贈大中丞松屏謝公晉少司徒序

今大中丞松屏公始以藩伯入計而當主上登極之次年也執政者議以上方臨御而藩臬郡縣諸計吏咸集否者已去矣而善者未舉非擇其著者表之則無以震動天下勸賢厲衆以興事功乃下所司條其治狀尤章章著者得

三十五人表爲卓異而松屏公實居第一遂開
皇極殿上親御而召宴焉斯曠古之希榮不
世之甚盛典也昔漢重循良嘗以其卓異者表
之矣每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在孝文
吳公爲第一孝宣時黃霸第一蓋吳公遂入
爲廷尉而霸由京兆至宰相封侯固表而用之
者也是歲果自藩伯簡公爲大中丞鎮撫吾浙
此亦表之實而用之漸與先是倭嘗犯浙矣小

董事士澍園集卷十

七

入百里深入千里甚者墮城郭蹂會省遠近生
棘村市爲墟民被殘不可勝道而當事者請兵
告急調發半海內往往稱乏軍興至盡括帑藏
預歛賦額浙蓋蕭然不聊生矣及倭去歷十餘
年而創痍未復空乏未充故繼者號爲獨難積
歲相仍惴惴恐倭之復來也今日議廣募明日
議益儲惶惶恐倭之來而無以備也獨公至浙
悉已之兵視其可汰汰無不宜財視其可節節

無不盡居幕府靜若閒時動若無事惟緩帶曳
履日開門接士大夫談道議論治理人莫測其
所爲謂倭不來多暇耳久之倭忽來海上烽報
公乃駕輕車叱徒馭夕報朝發師朝至暮督戰
倭方乘銳破浪鼓濤而前軍壓其艦後軍披其
堅戰如刺蜚勢如雷擊須臾悉擒矣此皆倭之
泉勇先嘗者也夫先嘗不殲後繼必速異日者
倭之肇亂始不過兩艘數百人耳我兵聞聲股

董事士澍園集卷十

八

慄望風先竄恣倭屠掠權譴而還彼見中國之
多貨財而兵之不足與也然後益聚衆深入進
無狐惑退無狼顧而遂成此荼毒者則以先嘗
故也故識者謂殲海上倭一當內地者百殲始
至倭一當深入者千如公此功誠軍鋒之冠凱
捷之首古不云乎萌芽不伐將尋斧柯言杜微
以絕後也而荼毒者易見杜微者難知此人之
所未盡識者一也予聞公度如泰山小事不擾

大事不驚其經略素具策畫素深布置素定故賊猝來而制勝將驟遇而奏勲非偶然之數也而公不動顏色不煩語言靜默深沈視若無有此人所未盡識者二也予又聞公操如秋水皦然不滓澹然無欲秉公持正爲百僚師範躬厲精作諸將主夫以德爲威者威不播而令行以身爲率者身不勞而事集人見其功之所成而不知其所本此其所未盡識者三也其尤大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六

五

者則當浙兵革之後虛耗之餘公黜繁去靡敦樸素尚檢約所裁省甚鉅而猶謹尺寸惜錙銖惟恐不及解嬈釋苛崇寬大務休息所全活甚衆而猶問疾苦閔艱虞惟恐傷之此則扶民之元植民之命羊祜所以恩流于江漢關子所以藏富于晉陽固浙世無疆之賴而非目前之功其所未盡識者四也予嘗以此四者數爲人誦之會侍御鵬峰公按部過予而言及公予復

誦茲四者躍然有當焉旣別而公晉少司徒將行鵬峰公乃貽書曰曩夫子所稱公有味哉其言之也走始嘗識公及同事久而益識之公蓋表裏粹然始終不貳誠古之所謂長者而今之鉅人也夫子識其深矣今公且行試以所誦者稍傳益之以爲贈可乎夫子何傳益之有獨念上英睿超古帝王漢不足道然旣略采漢事表而用公矣黃霸之名位功業可立致惟公以其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六

五

所以治浙者佐上治四海則有古帝王之臣在又詎止于漢乎侍御次山公同以予言爲然遂書之

奉贈憲使鳳洲王公之任山西序

昔在孔氏弟子分列文學政事而後世遂岐爲二途然舉夔稷契輔弼唐虞陳謨爲經佐主作聖其道尚矣而春秋侯國管仲晏子皆爲齊相相繼霸顯而管仲九府及晏子七篇甚爲史所

稱述其最著者內政燦然周官法也而兵家穰苴孫武子之流從戰陳立功業披甲冑成書而後世經生學士莫及焉是遵何道哉豈其去古近聖人之支流遺裔猶有存者其施之于時既各自表見而傳之于後亦有可觀覽與自漢尤號多才然蕭曹周勃申屠嘉霍子孟諸公頗以不學無文見譏而文如司馬子長長卿班固楊雄輩又皆以綴述紀載終老事功不少概見至

董學志園集

卷六

三

今藝林未嘗不捫腕振足嚙也是又何故哉夫宰鈞當軸之人不自儒術則所以輔蔽王路者何繇含毫秉筆之士不達時宜則所以經綸國家者何措欲望風雅之復作治道之基昌難矣斯其所關于世者豈小小哉 明興治軼古初而一時以文名者大抵猶襲元陋弘治正德間學者始知法古至于嘉靖士益翕然而鳳洲公與山東李子者上下其議朝夕賦咏當是時羣

彥景從其尤卓絕者七人號七才子比于建安而王李爲之宗乃鳳洲公稟才獨殊往往準古作者七人相視驚服莫不以太史復出孟堅載生建安以下弗論也蓋鳳洲公之于文雄矣然鳳洲公獨好觀近事自當世大典禮大憲法靡不窮究浹洽貫穿網羅放失舊聞每與論利害考廢舉有味乎其言之也性精敏讀書數行下由郎署至藩臬分道列圖史吟嘯自若或召賓

董學志園集

卷六

三

客酣飲飲徹夜罷早起羣吏奉牘擁案引囚盈庭判畢指揮論讞須臾輒竟兩造具當諸老吏皆咋舌去若無事者已則召飲吟嘯如初人皆言鳳洲公知大體熟國條章審情察勢施無不驗裕如也卽他日入贊廟堂握統紀其所樹立可不問而知者是管晏不足奇而馬班無可嘆矣鳳洲公與余通家曩京師數相過存余見其喜高節佐急患遇忠義慷慨奮身雖百挫不悔

好直氣持天下當否雖萬夫莫奪余甚壯之及
余廢居湖而先是鳳洲公亦以家難投効已而
起家轉叅知越十年所再見觀其胸中氣益平
折節益和此其思深矣承命輒稱疾乞骸骨躊
躇逡巡不得已而後往此其念遠矣夫以準古
之文而好循近代之實以高節直氣之素而有
深思遠念之心非幾于道者哉夫道譬之于天
吐辭而爲文學則日星之貞明也任職而爲政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三

事則人物之發育也失于道則兩失得于道則
兩全古今未有能易之者也臯夔稷契輔二帝
而獨盛歷千載而稱賢唯其道得耳吾固于鳳
洲公獨致願焉會鳳洲公以叅知掌憲山西浙
守黃公及其僚諸君徵余言爲贈遂書之

奉贈大中丞允翁蕭公轉南都少司空序
始蕭公嘗以待御按浙矣當是時振紀綱飭法
令持正體若泰山之陵霄漢砥柱之障河濤屹

然不搖挺然莫撼昔李元禮之風裁而強梁屏
迹范孟博之清節而貪墨解綬實皆有焉而公
不怒而威不嚴而肅是以益難而貪墨既除則
黎元無擾強梁遠避則良善以安公之所貽世
爲遵守聲望所及人知歸依故公去浙且十年
而浙無遠近無賢愚莫不視公如神明戴公如
父母至于今益盛不衰會浙有兵民之變鎮撫
張公旣已揚天威震天討取亂民鋒鏑間殲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四

之又取兵渠魁凡七營每一殲之蓋法典彰大
分正矣而居無何張公以簡眷行廟議謂浙
事方定固治平之始安危之幾也非浙中歸心
有海內重望如蕭公者不可而蕭公先已撫陝
矣乃轉秩而自陝移鎮焉蕭公將行或謂浙方
多變宜檄他兵以從又宜請益兵以衛公獨叱
馭疾驅罷軍仗減騶從示人不疑而至則開轅
門坐堂皇屏待甲進諸兵而諭以天子厚恩

既法赦汝固天地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仁也汝無怙終則善否則法不可以屢假赦不可以再徼莫府奉斧鉞來固爲此汝其無悔公本儻蕩無他腸言厲實慈大指務在開釋而兵因公按浙知其不可犯而信其不欺又見其坦夷服其簡易喜其意欲全活之皆感泣歔歔繼以歡躍相率稽首曰公神明也父母也吾屬得所矣而公益寬其文法撤其隄防足其餼糧時其校

閱賞賚則感益倍歡益深久之事益定而公獨念曰夫兵首難者也其渠魁雖得而黨與尚在今徒以其自縛而不究其餘則法網有漏旣以蒙赦除而復付之法則天恩有虛乃條其數十人數之以始嘗鼓鑿而未復不悛不忍誅而責遣之又簡其懷忤不可使疲驚無足用者二千餘人而分散屬之而留其三千餘人并爲二營以益練焉于是責者曰吾罪不止此公僅責

我此欲全活我也散者曰吾罪不止此公不責我而僅散我此欲全活我也而留者曰我有罪而公不責我又不散我此欲全活我將用我也以是道路無片言營伍有奮志相率稽首曰公神明也父母也吾屬得所矣而公又念曰夫民效尤者也時政操切旣過而奉行者又朘削之役繁而弗均財匱而莫贍成于有激起于無聊而鋒鏑旣殲亦足以快人心而當其罪矣故兵

不可貸而民有可原乃一切置弗問而獨使吏察其禍本絕其弊源俾其財無征求役無枉濫以爲此吏職也而公又以論政自下議道自己故薄廚傳黜供張其檢約則無所復加其節省則不可勝計故清風播于宇宙清白表于鵷鵠吏有準繩民無愁苦而民旣宥其罪又慰其私枹鼓益希頌聲方作則又相率稽首曰公神明也父母也天固使之終始全活我也蓋浙自是

復爲樂土轉變亂而成治安矣而予聞公之撫
陝也陝適亢旱赤地千里而公數疏請縣官百
萬錢穀活陝之百萬生靈每當具疏時則淚與
筆揮心與言咽有足感傷者故其忠誠動廟堂
格 天意小請小得大請大從而邊境無虞

國家有賴夫浙爲貢賦輿壤當江海之衝南之
腹心地也陝爲金城天府負河山之固北之股
肱國也而公北鎮則北寧南鎮則南謐有道之

董學士澂園集

卷十六

序

繫安危如此昔周召分陝實皆撫釐而周公入
爲太宰召公入爲太保固腹心之重任股肱之
元臣也而 主上聖神察公秉憲踰十年驅馳
踰十萬里故且授以閒局息公南都而他日以
周召之事寄腹心列股肱使繡衮復還甘棠載
咏可旦夕期矣會公以將代暫駐湖郡而郡守
陳侯數聞予言因率諸倅諸屬請爲公贈予曰
營兵之爲浙患甚矣孰敢櫻其鋒散其黨而公

不添輿衛不動聲色笑談頃刻而弭變兆銷亂
萌此揮霍非常之功永久無疆之績也當事者
勸公奏聞而竟寢弗上其深湛避名若是而又
何有于予言乎陳侯曰雖然紀名公賢大夫之
業著于當時傳于後世古史氏之故事而下吏
之微忠也予弗獲辭遂書之

奉贈參知使君幼川劉公轉河南按察使

序

董學士澂園集

卷十六

序

予聞蜀有大峨山其高摩天蓋出五岳上云而
故相趙公蜀人也爲予言登峨巔則白雲垂天
冉冉大如帷幄小如車輪往來交互以萬數瀾
漫太虛渾淪成玉世界而光怪恍惚變現非常
有鳥鳴佛光現而應焉予謂非佛光也意者山
峻高之極與日月近其精光千古凝結而時閃
爍掩映者哉亦天下至奇至奇者矣予因語趙
公高山大川必有鉅人生焉而當是時諫議劉

先生者卓偉特達方以正直摩切當世人翕然
歸之而趙公因言劉本蜀世家其先文簡公者
以文學經術輔贊先朝持重不阿雖不至相
位而以德厚貽其後人自是忝忝起矣而諫議
其一也予與趙同爲史氏而文簡故太史爲儒
宗予旣欣然慕之及見諫議聽其言皆聖人
之指道德純備而行義甚高予深屬意焉以爲
山川之所凝結者其在是與而諫議竟以直不

董學士必園集卷十六

五

得留中去而使君幼川公者實纂緒而興而予
曩識長君中丞者則諫議之從子也劉故以昆
季並顯而使君與長君復然同有重名于天下
有味乎趙公忝忝之言不虛矣始使君叅知浙
藩開省湖郡予得間謁焉則見其地望冠世而
守之以謙祿位逼人而承之以讓言峻峻不出
口而至其論事質道鑑燭不遺行循循不拂人
而至其任職秉法責育不能奪先是會省變作

也四方震恐遠近騷騷而湖亦怵于邪謀稍稍
無固志人方隱憂而使君毅然獨以浙爲天下
首善地湖本良民其有不靖者或擾之也其有
思亂者或激之也夫烏驚不可以虛繳馬佚不
可以驟鞭吾惟靜鎮之耳故顏色不動號令不
繁斲雕破觚闕網疎目謂民窮不可以復費則
躬率節儉以振其艱謂民急不可以復傷則大
弘仁恕以恤其隱于是薄厨傳黜供億而民無

董學士必園集卷十六

五

橫征省詞訟減逮繁而民無淹獄民之所利則
與郡縣計其便而趣行之使民如市之朝趨而
不知其所使也其疾苦則與郡縣察其情而亟
去之如良醫之扶病而不知其所由也蓋一切
拊摩與之休息而民皆樂其業安其生矣安生
則其感上也殷樂業則其內顧也重故會城之
與湖郡其民襟相連衽相接也而彼尋干戈此
甘耕收彼多枹鼓此興絃歌非撫綏之有人而

治道之明驗與予嘗以地無難易民無美惡惟在上者有以御之御之得其宜則消萌弭繫而人不見其功否則長亂貽危而世莫措其力若使君者其有大造于湖者矣嘗覽史冊曹平陽以清靜相齊而齊國安集黃建成以寬和守潁而潁川化成何汜鄉以仁厚刺揚而揚州治定其後皆身列鼎職爲漢名公使君實有焉其勲業可勝道哉今使君方以 新命轉河南按察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六

三

使會渙會負固怙亂而長君中丞以樓船師下昆明擒酋以獻 天子寵嘉晉秩適亦同時而昆弟顯庸其烝烝益盛矣昔君牙之誥曰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今命爾股肱式和民則江漢之篇曰淮夷旣鋪疆理南海釐爾珪瓚自召祖命豈非二公他日事哉蓋使君且行矣而郡伯陳侯與其倅王侯胡侯張侯實徵予言爲贈予因叙大峨之說見高山鉅人之應而並爲二公昆

季祝焉欲其同爲峻極與岳齊也郡伯諸君皆喜其言遂書之

送東湖張長公赴任鎮遠序

東湖張長公予母氏之兄子也母氏初乏子最愛長公其後子份生亦最愛於外氏翁舅翁舅以母氏乏子故尤絕憐之兩家旣至親子又各相愛也故份自少長尤親事長公及份舉進士奉母氏于京師而長公適來謁選因主焉母氏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六

三

則數從長公稱說家世道親戚故舊相對飲食卽竟日喜長公間出從諸先生游母氏卽竟日遲具待長公至飲食卽未至雖飲食不喜也長公來適予兒女一二輩皆勝衣任拜起母氏以屬長公使授誦讀則皆稍稍能誦讀每長公進就母氏子女輒攀隨飲食左携右援牽裾問字義母氏愈益喜自長公之來使母氏樂而忘逆旅者久矣今年長公始就選鎮遠母氏旣不決

及得銀篋問道里所指日月往來之數歎歎曰
孀自歸董氏夫病子少不絕如綫將恐將懼以
至今日幸矣賴天之靈得奉宗祀於此而伯子
適來誠幸有今日之樂也獨奈何以升斗之祿
萬里適官用傷老嫗之心乎因泣下份與長公
及子女在傍皆泫然相視長公亦遂出而母謂
份曰嘗記而父言仕宦於四方獨行巨濤中視
舟力大小足以免之耳今爲小吏猶浮葉波濤

董學士澍園集

卷六

書

也將若之何且吾聞爲小吏者皆敏利捷給候
上風旨揣意所嚮今伯子言悛悛不出口多實
少文而道遠路絕無平生之素上之人何知焉
兒則何以助之份拜而起出而致命於長公因
曰忠信道薄世上下相蒙所從來久遠此母氏
之所憂也然石慶數馬漢世稱之嗇夫利口廷
尉紂之固患忠信不足無賢者在上耳孔子稱
忠信篤敬蠻貊之邦行矣况鎮遠雖遠廼正朔

文教之地賢大夫章章較著使長公茲益進此
道心誠信於上下於諸賢大夫當獨蒙萬石君
之賞不當爲釋之所笑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
胡恤乎人之言以予觀長公篤孝醇謹寡言勑
行旣已不愆矣其知不知固以俟賢大夫耳然
吾計且歸不能久默默居此長公亦有田菽雪
之上他日當奉母而行與長公徜徉足矣卽知
不知又奚恤焉予於長公至親無文故專道家

董學士澍園集

卷六

書

庭之事云

送射陂邑侯朱君入覲序

董子曰甚哉文學之有益于治也世皆言儒者
屈首受學專事誦習浹洽上古而未必適於當
世之政及其授政則當按繩墨謹簿會考已事
嚴情變而昔所誦習者往往睽遠而不相符故
遂謂儒者專經而遺法吏道持法而不貴文是
豈其本然哉予聞更事之煩雜而不易爲者莫

過於邑而言游宓子賤昔之所謂文學之吏也然言以絃歌而武城治子賤以彈琴而單父治是遵何道哉自春秋以來數千載之間其勤勞吏事成政於民者亦甚多矣而古今稱賢吏以治邑表著者必曰言游宓子賤豈政非文學則化道不足非所以善治哉將文學者經緯有章紀綱有要政不勞而民化有非世俗之守哉我邑侯射陂君以文學稱于天下者也自先大夫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表

凌谿公崛起海內力振古雅學士彬然嚮風至於今志之不絕而射陂又能潤色先世卓然有聞天下名公縉紳賢士想望風采如恐不及而射陂中第謁選天官曹出拜治邑於是名公縉紳賢士皆曰是世以文學顯者也是當使之載筆東觀紬書石屋奉先人之緒業黼黻國家羽儀學者而使之治邑在材而用之非所聞也而射陂至邑則規畫有序條格不煩坐不下堂而

民治矣人皆以君材兼于政而不知文學之所以爲治也故學非誦習博洽之謂也本於道而達於經緯紀綱之指者也昔者言游宓子賤惟學於孔氏而得于道故數千載之間必曰言游宓子賤而予與射陂游見其善治情性飭躬雅醇內茹華英而外睹若樸有長者惻怛之心其中憺然可信此其于道深矣故其治邑士人慕德百姓服化四境順治且將有彈琴絃歌之風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

表

斯非文學之効與今年射陂君且以入觀至京師貳侯姚君等謂余知君深請余文爲贈予惟文學固君之餘也而予何以贈君獨念京師天下名公縉紳賢士之處而君父子交游之所聚也斯皆知君文學而未知君所以治邑者故予以言宓二子爲言明天子方以文治天下今大觀天下諸侯將問有爲古人之治者諸名公必知舉君以東觀石室之事矣二子當周氏

之末而君遇我 明之隆其進用不同可知也

贈壁山盧君令歸安序

夫民俗善惡與化道高下隨時轉移廼自古記之矣吳興昔號易治民務本力穡怯闕而寡訟自予爲郡弟子時見民有訟縣者縣長吏攝之民見訟振恐鮮有卽至郡吏者不得已迫至郡吏鮮有敢望臺司者民訟臺司則一郡皆驚當是時臺司甚尊長吏甚簡而民甚易治亦其勢

董學士澂集卷之六

三

也廼予自宦遊以來直一數年耳每見郡中人言臺司逮繫者近以百數下郡縣者月至數十百人相連案者不可勝數民望臺司若出門適市攘臂而遊矣予與語道故未嘗不嘆長吏之難爲而民俗之易下也歸安郡之附邑也盧子以甲第高等出爲是令予以郡人先與言獄訟之事或言民訟之興大抵盡因瑕訾妄相誣證臺司一下郡縣而長吏持之不堅則上信其然

而下滋其僞一人得志什百效尤而民俗成矣

誠得賢長吏者分別其原察枉釋逮一持而不可變夫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如是而訟乃可息也或言一羊敗羣十羊不寧好訟舞文亂政之大者也煮其大豪以警中猾斯弭訟之端矣史董氏曰傳稱伐木有本塞流有源法制禁令者所以輔治而非致治清濁之源也先王明德以施教體道以成化所以約已而則治也民

董學士澂集卷之六

三

性之流漸漬以成俗其來遠矣賢長吏者本道德之繇原政治之則積躬累行察微眇之化述藝倫懸禮樂教習子弟移易風俗民曉然知大道之歸務本分而安作業居家則興讓當官則修法興讓則不爭修法則重犯其何與訟之有故曰正其本而萬事理修其身而民化教化行而刑罰清斯賢者之所勉也今予觀盧子誦法聖賢知古今之故明當世之要然予見其志念

深矣其修身若不及心常有以自下者其
可致而治可成也吳興本善俗其失未
亟治之丁以立反而盧子居吳興附邑與諸
令相勉吾知治化有所出矣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七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邑侯雲屏先生膺獎序

昔漢選掾牧守令長分治郡縣又雜遣使者稽
天下風俗察吏治得失舉其卓異者天子賜璽
書褒勉之使居其位或遂擢至九卿所以別賢
與罷警否而振惰也當是時賢吏以治行稱者
彬彬而出皆誠篤惇悃實務政化其亦盛哉毋

乃褒厲鼓舞之得其道有所感奮者與明興畧
倣漢制以繡衣使者出按諸郡縣得察舉如法
而獨璽書不輕賜然使者舉故有數其所不及
舉者則檄下褒獎之以明嘉與之意是亦璽書
之遺義也而諸曹尚書郎亦時充使者以職事
行部則制不得舉而獨有獎事畢皆上之天官
天官按其舉與獎之等而行擢用焉其法亦備
矣今戶曹徐君行漕事至浙而吾邑雲屏張侯

首在獎中蓋先是侍御宿君以侯治迹而察舉之矣夫侍御制得舉也故其次乃有獎若尚書郎則法特止于獎然則在尚書郎則獎亦其至者也以侍御得舉則舉之尚書郎不能舉則獎之是合御史尚書郎皆以侯爲獨至者矣然舉行得榜于朝布于天下而獎者獨行其一郡一邑故獎下則一郡一邑之人皆率而宣行之所以禮承使者之意而不隱善也亦以明褒勵者之示勸也會侯獎檄下邑人父老百姓千人以上白侯宣行如故事侯不肯貳侯饒君復進言諸人士所以白者侯乃嘆曰嗟乎古之君子上德而後功辭名而重實故靈芝不以灌植而芳者其性殊也君子不以名譽而勸者其志定也幸奉命于此以拊循贊化道爲職方畢精竭能以務成古人惻惻德化之業寧用是爲名揚乎幸謝諸士人父老百姓至意敬聞命矣于是饒

君不得其說過而問于董子董子曰夫語儋石之容者不足以包於器也論尺寸之徑者不足以盡于度也故器各有極度各有至是以翔于寥廓者不以榆枋爲止辦于至德者不以榮名爲華侯方將務德化究道原入贊明世至治之盛宜其不以一言爲喜一名爲足也此其器度深遠矣雖然名者上之所以矚世而下之所以觀則也君子議道自己而作則在人昔在唐虞降至周室其君臣之所褒美咨嗟咏歎載之詩書者何其盛也是豈樂爲名哉然而百官稱治四海歸化後世莫加焉則以褒一而勵萬也且使者雖不及此而其仰承明天子之命以褒獎賢者于是而宣之使天下知使者爲得人能不辱命使諸郡縣知侯之以賢被獎有所則法人皆喜于其名而益本其實則踴躍者進矣諸郡縣之賢者又各若是諸部使者之獎賢者又

各若是則所以成明世之治者獨不在此與侯
將有璽書召用他日擢九卿股肱列在左右亦
必有詩書之所褒美者 明天子上嘉帝王不
獨漢世而已也願侯因諸君之請而卜之饒君
乃以是強侯而予遂述其說如此侯所至有異
才始授江右之進賢縣不數月以有服去至今
江右稱治能高者必曰張侯及來烏程徵壘去
滯清政飭紀民有訟者下其辭于鄉直即罷之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七

四

不乃置于法故庭無淹獄攬繩墨晰事情黠滑
吏不能爲奸故斷無惑聽盡疏縣之名戶大小
各有籍有事則按籍而上下之如親行里中故
賦無枉役縣之諸負者催督有次輸不渝約徵
不畏禦故官無宿逋人以是服其能而觀侯所
稱凜乎不自止也予以是益深服之云

奉贈大學士少保礪翁八十壽序

嘉靖壬寅七月十七日實少保毛公八十之初

度也先是公辭相退居者蓋二十年矣深惟仕
宦之至卿相遠甚卽有至者皆膂力經營未有
不出入外內廩廩得之者也少保文學經藝親
受採拔職在啓納揖讓而談道德委蛇而圖政
治不出長安城門而至輔相未嘗執奔走之役
服有司之事身在日月之際通籍禁闥者四十
餘年歷事 四帝皆與知意靡有一日之譴斯
已寵榮極矣 武皇帝倦勤之末閹豎干內賊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七

五

亂騷外加以大漸之臨而乏委裘之嗣惟公與
二三大臣正色戮力贊展凝命援立 真主雖
天啓 明聖謳謠所歸而負重任責總綱維制
大計鎮天下匡 國家之急處禍變而中外不
搖易明世而海內不知非公等力耶昔孝文興
而絳侯輔英宗立而魏公顯故書歌股肱易稱
棟隆詩贊狼跋甚哉顧命之艱難也若公者非
所謂社稷安危之具耶公致位旣極殊業旣就

方主上所倚人所嚮臻朝廷將樹勲建爵
酬受命之烈而公業已引去矣脫屣萬鍾之位
堅辭五等之列成功不居長揖謝世卓然不獲
世之顯隆也推此志也其意亦深遠矣歷觀往
昔功名之士履盛滿之期非必持爵祿之重忍
不能自決也亦以見之不蚤而計之不豫耳跡
其得失之際若范蠡之爲陶朱留侯之爲赤松
庶幾近之矣然蠡小國之臣留侯見信越之事
雖其義甚高猶未足難也今公定鼎負重耆舊
之臣未見其端一朝而去固世俗之所駭明哲
之所疑也比之絳侯抱持兵之讒魏公有出守
之謫君臣相嫌而後得免不亦殆哉夫主上
明聖盛德醇厚任故方孳孳所以爲治而公稱
老臣優養之意留之彌堅去之彌疾不待幾微
乃所以足尚也寵榮若彼蚤見若此進則有絳
侯魏公之績退則過陶朱赤松之高無漢宋之

嫌年躋八十仕宦四十退居二十耆壽不衰益
詠歌當世之盛身繫天下之望諸子彬彬咸興
于縉紳之內上者列九卿小者不失郎吏皆賢
大夫夫內外孫成行身所舉用皆知名天下深
覽前世如公者亦可謂全名盛德矣非厚德其
孰能如斯哉東萊古海上之地予睹傳記諸言
方術神仙之屬皆依于海上海上之事眇茫不
可原也而東萊廼亦有神仙三島之處意者其
在異人云卽如公始終福履而謂別有神仙蓬
萊十洲之屬予所未信也於是太僕諸君以斯
言壽公公乃敬舉諸君之觴

壽封君玉溪翁七十序

古之人宴飲相祝則起而爲壽詩之歌君子曰
萬年祝之至也然未聞有用生辰而祝爲壽者
自漢以來諸名家藝文所載其賦頌多矣獨不
見所爲由壽而作者近世生辰之祝始盛而其

當紀之年則尤盛焉或言其非古予以孔子稱
父母之年當知也其逢展度紀則親之加年始
焉其人子有不當知而慶者乎其親戚交游有
不同其所親人子之情相慶而祝者乎故用辰
爲壽子之慶其親親戚交游同其子之情而相
慶可知也異乎古而合于義者也予嘗見士大
夫家當其親則親戚交游往往屬名家籍重徵
文辭廣歌頌張縣前布列陂壁燦然盛矣蓋近

世藝文所載卽名家由壽而作者得什之三焉
斯亦多已戶曹吳子定夫與予同進士于朝相
善也其親玉溪壽七十年之冬仲實逢其辰
而先是天子以太廟成加恩廷臣封玉溪以
其子官戶曹主事會主事君方奉使還報守
曹中而玉溪翁家居于是與同進士而在朝者
咸相慶主事君而屬予文以爲玉溪翁壽予惟
古之人所以貴壽者爲其積德體道身率行義

足以式邦人而示四方也故文辭歌頌者所以
形容其德美傳誦其實播之詞林垂示永久立
邦人四方之準者也故行而作則言而有稽觀
風者有采紀傳者有述非徒以相慶之情而已
也乃予聞玉溪翁好讀書負志意多感慨欲一
有所施用久矣嘗試爲丞專以德惠佐百姓而
未幾乞老雖不能遂其志不可量也旣罷居益
務惇睦尚質本業崇雅興滴南海人皆重其家

行教子弟有法訓以忠孝博書傳考當世之業
定夫旣進用貴矣而諸子及孫皆彬彬盡興于
學每爲書與定夫未嘗不反覆事君勵官之義
三致意焉顧屈下僚不竟其志然其所自樹立
者亦足自見已今七十而壽康躬荷天子之
顯命有子立朝諸子及孫族姓內外親戚交游
羅拜上壽德厚明著而文辭歌頌之設皆有其
實矣豈徒以世俗之相慶者比耶其著于詞林

固當而惜予非名家不足以表章德壽之略然如玉溪翁所自見定夫又感淬任職多士人所樂與其自朝之名公彥儒及其親戚交游之賢而有文藝必起而述之使邦人可法四方可誦矣乃謝諸同進士而告不敏曰予姑以是爲定夫之當慶可也

大學士尊師存翁夫子壽序

今年九月惟我尊師少傅存翁徐公誕辰也先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七

十

是公以一品三考上賜宴賜勅眷寵優渥翰林陳子謹曹子大章皆公門人二子以份之及門久也來議所以賀公者惟時公方謝一切諸縉紳大夫之賀未得聞而陳以轉南司業行矣茲當公誕辰曹子復援前議欲申弟子之祝份乃請言輔相之道而因致其所以爲祝焉嘗竊惟古之聖帝明王未嘗不資輔相以端化原弼政本故曰三公坐而論道言不以事也自堯禪

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治嘗博考史籍十六相之事見于紀載者少矣而言唐虞之際得人爲盛者必歸之豈其專以道爲輔佐非事可得而指與及讀典謨諸篇臯夔稷契四臣者其事略有可見要之粹然皆道也唐虞之治所以不可及者以其爲道化之極哉自秦漢而下當塗之士明智之公卿因時赴會建樹功業者豈乏其人而其世日以降治日以卑則以于道有未足耳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七

十二

間嘗觀公浹洽貫穿海涵地負包括古今之學廣矣而視之若無知也折衷國是彌綸物情運用當代之才宏矣而卽之若無能也特立之志精白之操矚然不受世之埃垢其行高矣而處之若無異也以其所得于道者深也是以入而謀謨密勿補益主上叅贊萬機燮理天地安國家定社稷而持之以虛協恭和衷調護大體裁成庶務而守之以謙風形廟堂之上百僚師

師庶位模楷而成之以默蓋其中之所得者深故其外不易露道之所就者全故其迹不易顯今世之稱公者皆言其堅毅疑忍有韓魏公之度寬大醇厚有丙博陽之風表裏明粹名實信孚天下識不識皆歸稱之有司馬公之望而不知其由于道也天將開有道之世則必生明聖之君崇復萬壽而又俾之以得道之輔相久于其位壽亦平格左右罔替翊贊無窮配三五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七

十三

之隆齊帝王之軌曠數千載而一遇非偶然也今公位益崇壽益晉益推極政化將使民物熙皞天下咸得引宗社綿長之運而垂之于後與四臣十六相媲美齊光同宇宙終始溫魏博陽之風固未足以盡公者然則公之績非一人之績公之壽非一人之壽吾以爲天下後世慶而非獨以爲公也公亦安得而槩却之于是與曹子同進以爲公祝

奉祝少師元老瑤翁申老先生六十壽序

傳曰法後王何也爲其世近而類已議近而易行也予嘗論漢相而獨取丙定侯焉夫丙繼博陸而爲相者也博陸有擁立功而漢史譏其不學予謂博陸之不學者不知洪範耳洪範之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此萬世人臣之大戒也假令博陸學道謙讓盡謝威福從尚冠里大駕迎入之後卽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七

十三

還政告老退而之國北面就列侯位若將終身則庶幾哉于漢家勲可與周召爭烈矣而見不及此此以威福勝者也彼定侯者嘗挺身拒難極力保養擁護亦不小矣有舊恩而不言何威福之有蓋知大體調陰陽順四時掩過揚善穆然成一代治化而已此以德勝者也間者主上纂大統富于春秋受遺執政者無博陸之功而有其威福頗著專擅名而少師申相公實繼

其後人言申公者今之丙定侯也而學術過之
予嘗觀申公學無所不通而獨深于洪範蓋以
小心事上帝之大度臨下者也自其小心則
如上帝之鑒臨而無敢荒寧無敢暇豫顧諟
對越兢業有加焉昔仲山甫保王躬補衮職而
翼翼匪懈慎之至也自其大度則如滄海之涵
納而無有涯埃無有畛域洪闊深遠包含靡闕
焉昔秦誓好彥聖樂技能而休休有容虛之至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七

古

也公嘗言治天下之道其莫大者惟法與人審
相執三尺佐天子以整齊天下用法之司實
主之宰相惟求其法之當而已何與用法宰相
建六典詔天子以進退天下用人之司實主
之宰相惟求其人之當而已何與用人于是遂
以其權上歸天子下歸諸司人皆謂宰相無
權皆是申公始然予觀庚辰之前宰相惟恐權
之不出于已而深謀密計攬機握牙權日尊而

世道悖辛巳之後宰相惟恐權之在已而別嫌
明微遠疑去累權漸減而人心安故庚辰之前
操切督責重以煩苛而辛巳之後慰藉撫摩加
之膏澤庚辰之前猜銜忮忌若操干戈而辛巳
之後忻懌會融並無矛盾庚辰之前如怪風暴
雷遠近震駭而辛巳之後如卿雲霽日山川朗
昭庚辰之前如側目而視重足而立若不欲生
而辛巳之後如鼓腹而游擊壤而歌若逢再造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七

五

蓋申公曠然與人更始翕然與人維新真所謂
旋乾乾坤轉移宇宙以成其蕩蕩平平之治者
公得于洪範其深哉過定侯遠矣初公嘗得請
而賜膏沐暫歸今年爲六十壽予竊惟公遭
逢大略與平津等而平津自菑川西正六十矣
是平津發軔之年乃公懸車三載之後也公樹
勲之早而見機之決如此人見公方壯盛而
上正眷懷皆傳有安車駟馬蒲輪加璧以迎申

公者或遂請以蒲輪之璧爲公壽或言孔太師
賜靈壽杖請以賜杖爲公壽或言齊太公九十
誓蒼兕請以蒼兕爲公壽或曰留侯辟穀載黃
石從赤松請以赤松爲公壽予曰公歷密勿有
年首三事總百揆功名已極諸頌固美未必公
心惟赤松爲佳而公之爲壽尚未在此也夫壽
者天地之仁心而太和之元氣也故周南騶虞
之詠其于物不踐不履召南甘棠之篇其苾苾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七

六

弗翦弗伐斯仁之徵而和之應也故成康不式
者四十餘年幾致刑措開周家八百之基今公
反庚辰之政而施辛巳之仁實有大功德于當
代是與天地同心永永不朽者也昔路溫舒進
尚德緩刑之疏班史謂其子孫皆得大官徒一
言之尚爾况公身親行德者哉公兩嗣皆天下
英賢讀書博學長君既已超拔仲子亦方奮興
麟趾鳳毛蒸蒸日上爲仁者之報豈可量哉

昔申甫有介圭之錫固公家物也敢敬以爲壽

郡伯思詒李侯稱祝序

始李侯嘗爲烏程令矣治績卓異召入爲兵部
尚書郎而烏程人思之每語必祝有從京師見
侯而還者必擁問起居每問必祝已而侯以兵
部郎出爲郡伯守嘉禾而嘉湖北壤李侯行縣
或以其間入湖界乘高蓋車朱輪華轂驅馳若
霄郊烏程人見者懽呼曰此吾李侯也近者擁
而拜馬前遠者羅拜于路每拜必祝而烏程人
謂嘉禾人曰吾賢侯也汝郡奪之嘉禾人亦曰
吾賢侯也汝邑先得焉兩地人益懽相聚而祝
每祝必願侯旦夕爲卿輔永永樹無疆業而以
其餘照臨吾郡邑云然烏程地小而僻俗陋而
樸僻則事簡樸則少文驛符傳益稀諸使者非
按部罕至侯坐而成治暇則嘯歌專以仁愛拊
摩之德意深而上下決論讞則情易得供賦則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七

七

力不煩民既感侯撫安而侯亦樂其仰體是以政聲稱異而既去思之不忘當是時若無事也及爲郡則事十倍于縣矣而嘉禾大郡錢穀甲兩浙獄訟益繁胥吏橫虐民多抗敵一日而投牒者數百千計巧詐蠹出瑕釁叢生而路當津道之衝舟檣如林冠蓋接踵驚南則失北趨東則背西蓋晝不遑食夜不寧寢卽其繁劇較他郡又十倍焉人亦有言脂膏爲潤不能運方弓

董學士澹園集卷十七

六

膠爲合不能傳鱗言其難易殊也汎河之艇童子權謳盪海之舟長年股慄言其大小異也夫才有所詘而用有所移以其所具者不同也惟侯則精白之志可厲冰霜堅定之質可貫金石人固以服其操而信其心矣其秉政則引綱維正統紀定分序別等差如衡誠懸如矩誠設外若難犯而其中坦夷愷悌藹然與人親蓋以立體非以示峻也其臨事則辯是非當可否究始

未知顯微如水不淆如鑑不惑外若難隱而其中寬大長厚渾然與人居蓋以祛蒙非以眩智也其決獄則扶弱小憚豪強矜凡愚鋤宿黠如鎮不動如山不搖外若難撓而其中慈祥仁恕勃然與人更始蓋以植法非以行苛也是以人尤信之更相感悅兩造具備折以片言負者膽寒直者稽首老吏吐舌傍觀歸誠舞文無所施奏當無所遁罪以不濫民用不冤而積寇之區

董學士澹園集卷十七

七

大慙之數機牙將發境土相聯衆方危疑侯乃立斷顏色不震枹鼓不鳴而獲其渠魁散其黨與弭累年叵測之謀銷將來無窮之患功尤鉅焉而侯謹于事上喜于交游非其禮則尺寸不移跬步不假如其義則往來不厭勤勞不辭露宿登途見星視事曳履對客緩帶泣民每多從容繼以談笑侯不自知其繁而人亦不見其繁也識者言侯當無事之地則簡而不疎及居多

事之時則繁而不勝緩急隨用弛張以宜真世之達才國之大器也由是嘉禾之人縉紳播頌黎庶騰誦人無異詞若出一口以烏程今日之思而嘉禾異日不可勝道矣維春之仲月之望辰實侯誕期崇德蔡君與予善欲徵言爲祝而侯戒闢者謹謝曰祝誕非古也却之予曰祝固非古而古人相見必前爲壽其于所尊則捧觴爲壽起舞爲壽蓋居常祝之矣斯固載之史冊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七

序

傳之藝林崇德之請亦猶行古之道者也何却焉予烏程人也烏程之祝有素豈能却之會平湖李君嘉善顧君桐鄉濮君與蔡同志因趣予言四君者固皆倣侯烏程之政而稱卓異者也予固樂道之而進爲侯祝

贈范母陸太夫人七十壽序

予聞古閨閫之行不列于外史無得而紀焉其有紀者必其婦以夫見母以子傳下爲當世所

推稱上爲人主所褒顯而後勒名于春秋垂懿于竹帛載在往昔彰章不誣也夫閭閻之下山澤之濱豈無賢淑足爲世法者哉而伏在窮僻人無絲知縉紳之士纓珮之人豈不願光寵足爲親榮者哉而居在隱仄世亦無以自異故君子奉親命以事上而籍君恩以顯親非易易也而予觀其所最著者昔趙隱爲相有母康壽諸宰相率百官以次參謁國有大慶百官進而賀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七

序

君退則傾朝候母列在唐室爲令典可謂人臣之極榮陸贊爲相有母康壽德宗詔中書省迎之京師張齊賢爲相有母康壽太宗數賜手札下中書省存問加以隆禮可謂帝者之極寵斯皆一時之盛後代所傳藝林以爲美談學者稱之不絕豈非古今之希豔天下之至難哉今陸太夫人者中允范君之母也始先大夫以布衣起家與太夫人積纖慎微俯仰掇拾拮据親爲

艱難剪蒿萊闢草莽居田野而家日裕先大夫
儻好義數佐人之急太夫人則挈藏祛舊遇
貧乏給之先大夫慷慨喜賓客太夫人則出旨
蓄備共具應之先大夫中遭吏侵家幾窘太夫
人不愠數慰勞之及中允仕而家振矣太夫人
不色喜益節約之以是人皆稱太夫人賢而太
夫人至性純篤先是姑病醫弗治太夫人焦勞
嘗瀾號呼宛轉以身禱天地倉皇怵惕姑且革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七

三

復生至誠之感也以是人尤稱太夫人孝而太
夫人有二子長卽中允次太學君中允嘗請歸
侍太夫人趣之去弗許數欲迎侍太夫人拒弗
從而太學君留左右朝夕走膝下周旋伺顏色
諭起居太夫人兩嘉之夫陟岵之詩人子之思
侍其母也閒居之賦人子之樂侍其母也二者
異趨而孝同則以其殊地而各宜也非仕者則
何以遂養之志非居者則何以奉板輿之權

而太夫人兼得此二者人亦有言螺贏能祝祝
之則似鳥鳥善哺哺之則報今太夫人身行孝
而二子各以孝承之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其斯之謂夫今年甲戌秋七月爲太夫人七十
始辰蓋太夫人已三承封命矣膺華翟曳長轡
強食善步神觀炯炯人視爲仙而朝之公卿大
夫鄉之交游嫺戚攜毫之彥子墨之流莫不侈
君恩引令典明寵榮以爲太夫人頌而予與中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七

三

允君有雅兒醇又出中允門下與太學君石交
其兄弟義至厚而予嘗忝國史幸覩斯事不可
無紀予惟趙隱始嘗與弟隲謝徵辟同養母已
而先後舉進士隱先至宰相隲亦並踐省閣蓋
相去特十餘年耳當傾朝候母之時計必鴈行
揖讓其間可想見也今中允以冠世才受 肅
皇帝親擢魁天下歷清華禁密橫經啓沃托乘
輔導勵志操抱經濟爲廟堂重 今皇帝冲睿

神聖用人不測卽一旦越次爰立可佇俟而太學君才名與兄齊自兄魁天下亦十年所矣二趙省閣之事將有合者他日被 詔存問迎母京師兄弟鴈行以荅傾朝之候端有在矣故予有二相之說而交游嫺戚諸君因踴躍屬書之

奉祝沈母林太恭人八十一壽序

林太恭人者湖郡伯沈公之母也沈公有大功德于湖固湖之召父也而太恭人者亦猶湖之

董學士泌園集卷七

五

太母也湖爲澤國負巨浸齟齬有桑麻之業而無沃野之饒民纖嗇競錙銖起瑕釁易動搖地最近會省間者會省連有變傍諸郡皆岌岌焉而湖連遭大稜尤甚洵洵故上數寬假之而下多齟齬及其寬假之積遂爲廢弛而齟齬之積益以背戾其漸靡所從來久矣及沈公至而湖復被潦越明年則亢旱繼之人皆以爲雖有善者將莫如何而沈公精白足以服人心正直足

以畏民志神明足以察物情民莫不喁喁嚮風廩廩相戒孽孽望至治而沈公之治專以持紀綱飭體統振法範而當其執持既定如斗柄之指天垣泰華之鎮地軸其標準高不可抗卑不可踰自謂責育不能奪此其本已肅矣而沈公爲民甚勤臨事甚敏公家之事知無不爲閭閻之情問無不悉提其綱必挈其目舉其大不遺其細原其始洞見其終合諸州縣之事而綜覈之除民所疾苦與之更始集諸令長之賢而究議之圖民所綏輯俾有寧居故湖荐遭旱潦而民懽若更生安若樂土焉予嘗以自沈公至湖而後郡始成其爲郡也若沈公者非有大造于湖者與會沈公報政而當路交章察舉 天子下璽書褒嘉之因贈公父九山公爲中憲大夫如其子官而封母爲太恭人云予聞先大夫治經術明習博學貫穿稱名儒而數舉弗第末以

董學士泌園集卷七

五

貢入太學授寧海簿益挺身效勞勦弗顧而秉身修潔大著冰檠聲當事者方共驚異而公特稍自表見非其好也遂一旦拂衣去去而民思弗忘將請之當事者祀公名宦而識者言世之祀名宦不少矣官尊者未必真而卑者必非假今先大夫既逝使非功深德懋恩加于民則民苟爲思而又奚以祀哉蓋予于是而益知先大夫之賢又以是而知沈公之功德有以也而林

太恭人者則嘗力贊先大夫之學而仕未遂因以先大夫之世學而教子成名者也始先大夫嘗篤念同氣欲爲同居而太恭人贊之竟成其志合其昆弟以下若干人聚爲一體身不知貴顯而諸昆弟亦不知賤貧蓋有張公藝之義而太恭人至性嫺睦嘗乳養其猶子自始生至長若干年鞠如一日無異所生子而猶子亦不知其非所生母也蓋有鄧伯道之風夫太恭人以

閨閫而行古丈夫之所至難非誠天下之賢母哉斯自足以傳矣而予聞母以子貴尤以子傳夫母之封大國加名郡翟弗車障黼黻褱象應河山蜚日月殊榮渥寵此其以子貴者也至其子之德冠當世功施國家勒之鼎彝紀之竹帛而其母亦得附以並見焉將與河山不朽日月同光此則令聞永譽以子傳者也然以子貴者世皆知之而以子傳者或未盡識今沈公

于湖實有大功德惟皇昭鑒焉褒封之詔墨未乾簡用之恩綸連渙業已轉公爲粵之觀察矣會公將自湖往粵奉母以行過予言別因告予曰子知我者吾母老矣茲因閩粵伊邇方得親御板輿否則吾且旦夕投簪耳予乃正色曰公不欲母之貴而傳乎昔陸敬輿有母德宗遣使迎之京師唐室以爲盛事而張齊賢之母正八十矣在京師而太宗數詔存問宋史尤

為美談二公以相業隆崇功德在國而二母亦得並載至今傳之我公簡用肇端策樹方始而太恭人壽八十有一矣十者數之成一者數之始適與大用肇端然則太恭人壽福無疆而公之德望功業可勝道哉予是以知其必傳無疑也府丞呂侯者感公至誼而請下言以為太恭人祝因書之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八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圓通神異集序

圓通神異集者諸學士大夫為劉左伯序大士之神通而作也佛教以虛無為本而大士獨顯神通蓋虛無之極而神通現焉其事固奇其理則一也然自佛入中國而九州內外四海遠近無不知有大士者矣而奉之者或靈或否有求

者或應或不應何哉譬之地道資生水性溥潤而江臯之種則繁穠墉之植多萎地非不生水非不潤也物之質殊其所受者異也故大士雖多妙應而實重善因左伯公家在靈璧靈璧人稱劉善族自先太公世有陰德其所從來久矣而先公益勵之母夫人益培之劉氏善固有以也初太公仕潭州得木異焉命匠雕大士嚴奉堂中會先公嘗携左伯寢堂側薪火發不知也

適堂下繫馬蹊頓鳴驟怪之亟起因滅火而馬故寂然從火光中隱隱見大士一堂皆驚母夫人旦夕奉益謹及母夫人偶下堂蹶盤不屈伸在牀蓐者閱九月左伯憂悴亟欲棄其官侍母歸而母夜忽夢藍衣嫗慰撫之曰甚苦吾習治此因取花名鳳仙者按爲糜雜他諸藥傳膝俞纏跗牖循其股蹊綢繆之已忽不見遽寤寤而恍然憶其大士也霍然汗出灑然病已厥明左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八

二

伯方趨問疾而母夫人已先起坐步履如平時大駭詢故則大喜出意外而諸學士大夫識左伯者聞之亦駭且喜相與爲文辭紀其事成帙焉予聞母夫人性清淨所居焚香潔掃端坐誦經却綺纈薄肥甘服蔬茹啖澹如也自左伯爲令至藩臬數奉母而母聞鞭朴呼暑聲輒輦蹙聞民疾苦如刺數稱如保赤子諭左伯以崇惻怛務寬大惜然有味乎其言而左伯素勵志操

秉精白卓然爲天下稱首其政提衡持紀令不繁而事自治上下安之母夫人清淨之遺也數亭疑獄出冤繫解苛釋姁與民更始所至誦焉母夫人慈悲之訓也佛以清淨爲宗慈悲爲主劉氏稱世善母夫人善與佛教合誠奉大士復殷其福之固宜夫福善禍淫天之道而古帝王治世之經也自王政旣遠天道靡常有善而未必福不善而獲免者焉民是以有倖心而善日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八

三

以微不善日以恣故佛因而警怵之而大士于教尤顯其靈光感應窈冥恍惚不可得而原也使民致其不測以爲在彼乎在此乎故有百千萬億身之說說雖甚神而其欲勉人爲善以怵其倖心則大士固深遠矣曷不觀劉氏世善母夫人培之而大士顯應其明效大驗彰彰較著在人耳目不誣如此乎予恐愚者說夢妄者循迹而不知其善原也故備著之今 天子睿聖

按古帝王之統博舉諸善類疇咨夾輔以補王政之闕歛福錫民左伯將左右之而母夫人手足健利靡恙不已介茲景福以永壽康 帝恩益隆則佛力彌顯其善徵可勝量哉

浙江鄉試錄序

嘉靖三十一年浙江鄉試巡按御史某先期宏闢試院使執事有所諸士得展其意焉匡飭中外約束有紀實監臨之巡鹽御史某清戎御史

董學士添園集

卷十八

四

某咸篤文教協志而圖事乃聘某及其為考試官某某為同考試官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進提學副使其所簡士三千有奇拔其雅醇者錄其氏名與文而某序而告諸士曰竊惟浙自昔吳越之地列在南裔賓于中國嘗讀詩書之際秦起西戎邸鄜曹檜或微或滅而猶得以歌謠誓辭為詩人所采史臣所述孔子取而繫之國風續之典謨以垂後世而吳越獨無以自見

自先王盛時名世之佐賢聖相望皆在中土以止而吳越之地未聞士有顯其間者豈其居在僻遠其聲教有未純耶然吳實泰伯之後有季札之遺越之先出自夏禹封于會稽以守禹祀而會稽則禹所親巡南方而會諸侯之處也聖王之所過化遐想其執玉鳴珮之盛至今有光烈焉而地經所載禹之南巡實得圖書告成功于上帝而秘之會稽之山意其精靈之所埋伏

董學士添園集

卷十八

五

必有與河洛同符以開人文之兆者而昔未之見豈其發固有時與夫畫大江以為國鎮以名山表以巨海歷數千載以抵于茲其氣之鬱積盤薄必有所種而出者時則有然矣某嘗聞之山川者因天地之氣而受靈者也帝王者宰天地之氣而運之者也故興王所在而佐命之臣往往出焉此其氣之所感其理不可易也歷觀古昔帝王其生皆在中土以止則其臣之名世

者宜多在北已至我 高皇肇興鳳陽而我
皇上誕毓郢邸其時天地之氣實發大江之南
而南之山川百神亦皆孕奇蓄粹相感而效能
固自其理浙爲最近號稱首藩而山川之雄奇
粹和獨有甚焉士之感而出者當何如哉故
高皇之運籌帷幄則括蒼劉基進黼黻治化則
金華宋濂用所以廓清四海潤飾一代之制作
元勲爛焉爲開國之冠而陶安王禕章溢之徒
書學士志園集卷十人 六
相繼而起不可勝數逮我 皇上纂統惟二三
輔弼實贊大業士家絃而戶誦奏對 天子之
廷者歲以益多天下莫比蓋浙之人文彬彬甚
盛矣夫春陽至者潛蟄作水澤動者萌華沃言
其氣之感也大明當天而景星列神龍奮翼而
蒸雲興言其感之從也人徒見吳越數千載以
來數經聖王而士靡顯者詩書無可採述而今
得人之盛甲于天下首爲文物大邦相嘆以異

而不知 帝王所生天地之氣隨焉山川積其
靈以有待而感其所受以發其特盛固如此也
諸士當茲盛時將進用以顯而其文又得爲執
事者所採錄固信美已某聞先王之佐皆洗心
滌德不受世之埃垢曠然與日月爭明而詩書
之指天道浹人事備貫心性之原施之清廟明
堂藏之金匱石室煥天地而炳古今此其爲盛
也今諸士將顯已其思所以比于先王之佐乎
書學士志園集卷十人 七
其文見錄已其實能當於詩書之指乎必如是
而後可以議吳越之無人而稱今日之盛固執
事者所深願也諸士勉之某又聞先王之時其
臣皆極天下之選而其傳於今者可僅指而舉
也豈非王佐之難而姓名之傳不易耶詩書之
所採述必皆知言之人而孔子有剛有取明其
不能全也豈非言之難爲而採述者之不易耶
諸士知其所必傳而能信其言之必取于後世

則執事者之所採錄亦得因附以自見矣諸士勉之某乏執事之末故本其山川慶其逢帝王今日之運慨嘆其昔而相勉以成其盛焉是役也某某實協贊于外某某以入賀行某某以上績皆嘗與勞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上御極之四年浙江再當舉試試既竣錄其文與氏以獻某忝執事之末乃叙其後簡曰嗟乎

董學士澐園集

卷十八

八

美哉夫浙古之會稽夏禹親巡南方大會天下諸侯之處也當是時會而朝者萬國遐想其事轍馬跡所至玉帛所陳聲教所班布巍巍乎至今有遺烈焉而地經言禹南巡當地平天成之後實得圖書告成功于上帝而秘之會稽之山此其精靈所藏有與河洛同符以開人文之兆者猗與盛矣而錢塘宋都也宋建國最淳以理學飾治諸儒彬彬而起有鄒魯風迄南遷不衰

意者人文其將啓乎而宋偏安未足當此明興實績禹蹟自高皇龍飛一統其運籌帷幄則劉基爲元功表其黼黻制度則宋濂爲詞林宗是爲名世之臣佐命之首至革除則方孝孺捐軀盡忠以伸大義及土木則于謙戡亂反正以建大勲而宸濂稱兵海內弗靖入則孫燧折其叛逆而君臣之分明出則王守仁覆其師徒而國家之勢定自我明履運二百年以來

董學士澐園集

卷十八

九

而開創基業弘濟艱難其最著者皆浙產也而章溢王禕章懋之徒不可勝數皆能以道自任作士楷模而守仁尤能得斯道不傳之旨使天下有所師法夫浙之淵源所從來遠矣其既美斯地而幸執茲役遂哀諸士之文而讀之見其藻而雅華而不靡則曰斯浙之秀麗粹醇之氣之所鍾也取之見其博洽條貫蓄指歸湛而不消通而不滯則曰斯浙之江深海泓澤流長

永之所發也取之見其高自振拔卓有負荷抑而不撓抗而不回則曰斯浙之岳峙山立林壑盤鬱之所出也取之其蓋作而嘆曰美哉信浙之多才乎哉其有諸先臣之梗槩者哉因用以自慶而又懼曰夫言之非難知言爲難知言非難知而得其實者爲難士當平居孰不希聖賢稱堯禹尊王而賤霸後利而先仁扼腕而談發憤慷慨自以功業不足樹節行可常保而及其

臨政授事寬則弛慢急則背馳竄然轉瞬異矣故玉表而石中則賈者目眩彪文而麋質則獵夫神驚言僞之亂真也素絲以染而化君子所悲剛金以鍊而柔詩人所惻言欲之惑志也夫以易亂之真而有可惑之欲守以時奪遇以境殊其能允蹈其言不媿其始者幾希故曰馬不必腰褭貴其服銜士不必才辨貴其知道使士而知道德之本究性命之原施之文辭則爲作

者效之世用則爲達人贊之治安則爲良臣批之患難則爲節士惟其所措無所不宜譬之渾儀雖旋而其極不動門戶雖闢而其樞不移此得道之驗也浙士于道其淵源既遠庶幾可免于懼乎且浙自夏禹數千載間暨于有宋而地氣尚鬱人文尚未盡宣迨 高皇肇其端 列聖繼其軌而後才賢輩出與古有光至 今上方弘 聽覽之途廣 咨諏之路 樂育不倦

採納有加是以鬱于曩而發于今鍾于彼而宣于此有必然者蓋 軼三代之基隆 攬百王之曠絕誠數千載之奇逢也諸士崇體道之心採文明之運方將與前哲相爲後先以彰 當世之盛某又何懼之有是役也御史某殫思秉公夙夜砥礪相戒期得士以報茲旣已竣將進諸士而諭之故某竊相嘆美而深致勸勉以副思報之意云

雲巢餘樂序

始吾郡侯順齋公嘗築讀書之室名曰玉鶴雲巢蓋取其潔白粹純軼埃壒而躋霄漢之義也已而侯舉進士持法吾郡嘗奉其親警齋公至郡中一幸臨之而公不樂居官解輒去遂遣人增葺其室益蒔名花雜卉多松楠之材竹箭之美若有雲氣盤旋蔚蔚其間公歸而與客宴遊樂也侯顧以勉承其親出而仕宦不能身奉公

董學士志園集卷十八

圭

遊意介介未嘗不在雲巢也而侯素大度中常豁如有薄世故而輕爵祿之心徒以親命既嚴其志未遂乃繪圖縣之左右曰雲巢餘樂以寓思親且不忘隱居也間嘗以圖視予徵言爲序予惟古之君子委質于朝逢時際會內則掌握三事參贊九重坐廟堂司鼎鉉外則經營四方率領羣服擁麾旄又土宇德澤流于當世功名垂于後來上下懽忻天地和洽此仕宦之樂也

若夫時不我知世不我用則退而偃伏處而深栖窮海之涯極山之窟因流制宅傍巖爲林草莽與居魚鳥是適屏迹既遠置身益安心慮無營形體絕累塵寰不涉宇宙若寬彈琴以咏先王之風嘯歌以明靜者之趣此隱居之樂也然仕宦有纓綬之勞耽丘壑者所不欲也隱居有山川之癖志國家者所弗爲也蓋二者之不得兼久矣是以稷契匡輔唐虞由光避居其頴彼回各有所好也今侯方仕宦以稷契爲期而有公隱居與由光何異世之所不能兼者侯獨具之豈非天下之至樂哉侯有廓達之才而持之以慎有嚴毅之守而用之以和有剖決之明而行之以恕至其表裏瑩徹冰玉無瑕曩其所謂潔白粹純者非斯名稱情者與而予聞公素篤行義以至孝聞嘗還人遺金却人厚餽昨來予郡于不敢以一物爲獻公亦不以一物自隨歸

董學士志園集卷十八

圭

而解其裝惟故衣履泊如也人皆翕然稱之然則潔白粹純云者殆公家教然與夫潔白之人粹純之士固海內所推而中朝所急也侯政聲方興輿誦載道他日進用將必爲稷契無疑則且以由光歸之其親俾安于隱居益優游從容以怡性情以介壽祉而其樂有餘矣茲乃復慕故居而羨初服是古之所不能兼者侯自書之于家而又欲兼之于身也寧可遽得哉故予謂

董學士澐園集

卷十入

南

贈蔚州衛經衛蕭君考績序

經衛古掌書記之任古書記所以贊軍政輔戎機治籍幕下以文事佐諸武臣常以辟致甚慎其人至國朝始以資選累世承休平之運偃兵息旅軍戎按其故政不勞而備幕府無事故授經衛者自以材無所建用不樂于職然京師

諸衛則所以總領爪牙之士備在禁衛其體不同而諸經衛列次朝官不如外方多所轄屬其禮差異而其始謁選銓部銓部授其職名而試之太倉使掌收發之事能其職者以績奏而實就官然後得以序擢今爲蔚州經衛者江右蕭君在太倉能其職而奏績矣而潘君實代之潘君與予爲同邑素以醇謹明信爲予所善蓋十餘年于茲而潘數來言蕭君之爲人賢察察也

董學士澐園集

卷十入

五

予異日嘗識蕭君者因亟然其言潘乃起而拜曰幸以鄉曲之誼得數見于門而蕭又嘗識者其幸滋甚茲欲乞一言之教爲僚采光使蕭獲附青雲以施榮名於世達亦有深藉矣予數辭而潘君固懇之申言者十至重違其意而予惟古之進材之路也廣其用人也不擇其資材異者超等能高者軼序故始仕者無沿轍而舉職者無滯格是以人有所奮勵而得以自見予竊

以趙之文子列國之大夫耳當春秋之後先王
養士之道用人之法既廢而文子所舉筦庫之
士者七十二人今以天下之大上下昭明教化
具備使一稍曠其格則如文子之舉者未必盡
無其人予嘗慨然予心而存是言而予不當事
任無益之言也然予以爲能遂曠其格于上廣
延序于下者秉權衡之職存其議於時振庶位
于俗使上有所採下有所興者亦論思者之事

也故予不辭潘君之請而予聞蕭氏世以文學
嚮用蕭之先君子嘗發省解爲國學 遷別駕
佐理大府以明經飾政有清名蕭君奉其先人
之教不敢失始嘗師授覽誦其末由諸曹通法
家言雖以是進然其人循勅喜儒數好從縉紳
游閒于禮義其遺風餘雅尚存先君子之澤彬
彬士人間其醞藉固有自也太倉錢穀之地
而能謹廉自持終始無點自此而贊佐軍戎之

事率王之爪牙爲 神京擁護其材績可知矣
故予又樂爲蕭君言之夫人不能自振于下而
後上之守格者視爲當然使詘起而自振卓軼
繩墨之間則格不容于不曠矣嗟乎予固非徒
爲蕭君言而已也故書之

贈肇慶節推小泉趙君還郡治序

今天子德茂隆洽治化覃被猶嚮意遐遠項用
言者益慎置遠徵守吏刺史二千石以下諸郡

邑之官所以扶德施化總一海內而宣卑遠邇
也會有司奏銓選之途品格次第多所拘撫固
有軼材異等而不蒙甲科終身厭抑者卽賢能
何勸乃詔自今貢士宜察其優者勿得與常例
於是浙趙君實在選中此乃得廣之肇慶推官
廣爲古南粵之地絕徼道遠雜穢難治並海踰
嶺犯瘴癘而居趙君顧卽日治裝去居一年所
而肇慶刑清法平治聲籍甚于領海之間已而

賁賀入至都下都下人咸心欲識趙君者予承乏幸與趙之壻陳君被選秘院相善也陳君爲予言趙桐江世家其人儼有大志讀書專究旨趣不希世速進以故不急中當世之選博學明天下之務志意修潔行義甚高予聞廣號難治漢所稱蒼梧合浦之地蓋珠璣犀象玳瑁瑤布之湊多毛齒希麗珍奇之屬予問之長老皆言肇慶在東廣其產微甚然予聞趙君廉潔

董學士涖園集

卷十八

七

行義彼誠有以信于天下也卽雖漢之蒼梧合浦予知其愈有以表見何渠獨今日之肇慶人皆言新推官砥礪以盡法精白以守官職誠不欺于民故人亦不忍橋法者自新推官所讞反人人無不當意故肇慶大治予自古今人言甚所難治予獨不信之矣夫世所稱難者道里遼闊易阻難及顧未得其人耳彼乃見慮遠道旣鞅鞅多望自顧不瞻何暇論興治理乎今海內

一統明天子更制挈令登拔賢者軫念遠道慎選明吏德意至厚非畢力一心以稱上旨將遠方元元何格哉至如趙君近之矣陳君謂予言趙自未束髮也卽嬉遊之時其志固已遠矣先是某官某公見而奇之請以爲壻至今人多某公善知人也今趙君又能擇陳異哉天下有識人智量如此哉

贈鍾山先生擢廣東叅議序

董學士涖園集

卷十八

七

鍾山子始嘗爲湖郡理湖人思之弗忘今年以叅知于粵將行湖縉紳大夫在朝者謀贈言焉董子曰夫仕至爲國藩屏鎮方岳列中二千石之上亦榮矣然予聞粵故桂林象郡自古所弗屬民負固阨陜遠在萬里往往多豪強并兼軌法而梗吏號稱難治有珠犀玳瑁象齒之珍困徵求而易凋瘵頽者島夷方發難吳越吳越之間罷焉又轉而淮揚諸郡騷然間又轉而入閩

矣閩粵固輔車之國也 夫子方赫然遣將下
兵俘馘不可勝數遠近震懼予嘗以夷蠻蠅聚
倏忽轉徙惟在守土之臣有以待之今寬不爲
計而急則以煩 君上非事之得也其道莫先
于諸藩省大僚督率郡邑務內輯其民崇禮義
先教化布德意稍稍訓齊飭厲使人人皆勝兵
而所在與敵卽萬夷不足道矣此古內治之術
而鍾山子適蒙茲選其亦至重哉吾聞粵乃負

董學士澂園集

卷十八

主

大海列百島而居商舶所至易以爲奸海與吾
共夷旦發而夕至尤難于禦以往事策之夷方
枕兵而睥睨必且及粵勢不乘始至一大挫之
後靡及已鍾山子之行上與當事者共議其便
而下與郡縣輯民以待夫弭患貴未形而用兵
貴無戰古之道也天下之事以大智防微德常
施于民而弗覺以先機備豫功常大而難名及
患至而圖之雖功顯德見而民急矣鍾山子曩

在湖也潔廉精白兢兢有以自樹解釋煩苛輔
民不逮一切使得自寬而法實未嘗弛焉以是
施之于粵彼其難治之俗易弊之民皆舉之矣
予固無慮茲予所與鍾山子言者特先其大者
云鍾山子慷慨有志天下事又爲今相公館甥
相公方以道德輔佐 天子以成至治他日以
粵事爲問卽圖微思豫之道莫先于此矣乃因
諸君之請而書之以爲鍾山子贈

董學士澂園集

卷十八

主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古者太史氏掌四方風俗之媿惡政事之得失
以詔王而四方之奏風俗政事者皆先上太史
副在王所故太史專居中以備紀載務知天下
美惡得失之故而國家崇立史官大略倣古
制至 天子修親親之禮展藩國之封則皆歲
命史官以充奉使之職此非獨以寵侍從之臣
爲藩封之重而已也蓋居中以知天下者其聞

博閱歷以詣四方者其見親所以欲其周爰咨
諏親採天下之風俗政事以告之 天子而廣
其所紀載也昔在漢室司馬氏爲太史而遷自
言其涉歷之跡略徧宇內是以能浹洽貫穿罔
羅天下攷覈舊聞自見謂爲續獲麟之後接詩
書之傳亦由其所考訊者廣博固已奇已然儒
者或譏遷輕信牴牾是非謬于聖人則以學不
繇其統而道不知所約故也今內山適爲史氏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八

三

而當 明天子遣使親睦之時方下燕山浮易
水上恒嶽南望黃河北逾太行抵上黨以歸而
予昔與內山游觀其志醇如也其中好深湛之
思務觀覽古人之旨思性命道德之要而勅身
謹行擇地而履可謂大雅君子已予聞古人所
有其內而後能明究于外語曰衆夫折薪不成
揚楚三人指途靡有適道今不能成信于中而
欲沿記聞之緒總羣言之歸則未有不失其指

而能有明者也予嘗讀書至典謨之篇其言雅
醇深與紀先帝王之經法以示千世之軌未嘗
不想見其人非史臣親見聖人之微深于學道
而知其統約者何以有此今 天子明開聖極
宏攬上古方遵帝王之事卓軼百代典制改度
纂成治功將見有典謨之興爲史氏之光采其
榮名不可勝道矣今予方與內山紬金匱石室
之藏以勒成當世之紀竊私慕唐虞史臣之風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八

三

會逢其時而予非其人也子行且勉之哉儻望
見蒲坂之墟爲予延企焉內山且發自京師或
題其卷曰金華使節而予序之云

跋默翁遺章序

太宰默翁有秦誓大臣之德稱漢家長老之風
爲四海具瞻負一時重望固已久矣而孟嘗未
沒高臺先傾衛公方徂平莊頓盡延睎陳迹祗
足興憐獨有故園猶存遺什夫山陽之賦歷廬

舍而增悲西州之遊抵城門而慟哭昔賢所紀
今實甚焉適令弟鳴泉公者切急難之思篤孔
懷之感閱其家變而被髮纓冠痛其身亡而絕
琴罷調雖馬伏波之行服趙弘智之過哀無以
加也茲乃哀其篇章集其翰墨裴演成卷特過
示余捧誦之間音微如在慘裂五內涕淚數行
嗟乎高山既摧流水徒奏顯賜之聲宜失伯牙
之操安施華鄂既傷冰清永隔因跋而歸之云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八

五

爾 惠連早日負詩名康樂當年共咏情故苑
棠花正蕭索可堪春草向愁生 延陵季子有
高名苦憶姜家共被情留得山中鸞鳳篆更傷
原上鵲鴒鳴 曾侍昌黎原道年尚慚李漢集
遺編只今山斗何寥落咏罷池塘涕淚漣 叔
丈鳴泉公篤友于至義集太宰默翁遺詩予既
跋其卷矣感傷既甚咏嘆繼之再賦三作以見
意云

奉壽元輔存翁八表膺一聖朝存問殊禮
序

粵稽自古天生聖主以光撫萬邦昌崇帝祚則
必生老臣以威有一德保乂王家明良肇逢貞
元會合應五百之數配三五之隆用則見治化
之成處則繫社稷之重故老臣之生以多歷年
所壽考平格蓋天之純佑而非人之能爲也予
小子聞之五帝以唐虞爲獨盛三王以周室爲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八

五

邳隆自唐虞相繼凡百三十餘年而臯夔稷契
者兩遇交禮逮有夏而陳謨焉則其壽亦異矣
故放勳重華固堯舜之熙洽而熙明勵翼亦四
臣之壽之替襲也至于周室文武皆幾百年而
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親事父兄及成王
而定制焉則其壽亦可知而太公者八十而載
後車九十而表東海而召公畢公皆統領諸侯
翊亮四世此其壽尤彰明較著者矣故耿光太

烈雖文武之昭貽而疏附後先亦四臣之壽之
夾輔也蓋老臣之關世道如此至我 世宗肅
皇帝者英明睿知是稱 聖主而元輔徐公者
忠貞篤棐是爲老臣方 世皇之入續大服也
奮乾剛秉離照獨斷萬機總核庶務固已撥亂
爲治易危爲安而布宣威靈誕敷文命接千歲
之統建一代之儀巍乎冠中興而邁往古矣及
其端拱穆清玄默思道而木茂者生靈治久者
董學士志園集卷八
萌奸或乃竊其太阿侮用魑柄事以利集官以
賄成天下靡靡日趨于溷濁矣于是 皇赫斯
怒簡公當軸授之元樞而公則以當軸者莫患
于專利莫甚于攬權非人臣所宜有也昔或攬
之矣攬必有還故以威賞還 朝廷以人才還
銓綜以政事還諸曹以議論還臺諫凡昔之所
攬者無所不還昔之所專者無所不絕關大公
之路立至正之門而凝然處中澄然無事曠然

舉天下而掃除廓清之日月晦而復朗乾坤蔽
而復開此則公卓偉光明之大節天下豁如也
會 世皇憑玉几授同瑁公乃采大易鼎革之
義法周書顧命之文播昭 王言導揚 明德
發不諱之 詔啓維新之基 世廟得遂其本
懷 嗣朝弗嫌于改政蓋禹湯罪已萬世稱聖
焉至是見公專以道德事 主以帝王待 君
此尤卓偉無前光明超越而非後世傳會流俗
董學士志園集卷八
依違者所可同年而語矣信哉老臣之所以不
可及也而公乃以在位者或有不同一朝拂衣
去去則角巾歸第供帳出都辭盛滿而不居歛
成功而寂若天下謂之大老稱之達尊年益高
壽益晉蓋天之生公篤以厚稟充其元神稟厚
則堅神全則王而公本以得道寧心定性以滋
其原歸于守玄專氣養虛以植其命天下之壽
者固有而公所得深矣今年九月爲公八月初

辰先是輔臣以聞 今上知公有大勲勞而念
曩 皇考在儲地近勢形叢疑啓間非公誠格
上穹力踰九鼎則不能捧日于暘谷回 天子
密微故復念其舊恩重其人望按存問之故典
而 璽書推崇金帛優渥天下之蒙此典者間
有而公加禮殊矣然予小子竊觀古于老臣以
其遠也有使者起居之禮欲其見也有蒲輪加
璧之召及其來也有辟雍袒割之恭留其相也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八 夫
有大廷宣麻之寵念其老也有內朝賜杖之榮
有殿闕肩輿之異今 上之遣使舉其一矣將
以問其起居觀其強健而使者還告以次遂行
焉如公或以老辭則當此懸弧之辰固太公就
載之日也且前之八臣固皆以壽而輔相者天
上方稱爲至聖豈其有遺老乎故吾未敢以今
之殊典爲獨慶而將以後之寵異爲預期固理
之必至也公福祉益昌子孫益盛列簪纓羅俊

哲是日從公拜 詔侍公舉觴固海內希逢當
世罕貳者予小子門下士也未能鋪張則以天
之壽公本爲天下故引天下之大義而未暇祝
其私云

奉贈浙叅知九山張公轉閩臬使序

予嘗覽史冊見漢武時汲長孺爲中大夫面折
庭爭伉而不屈稱古社稷臣及漢宣時蕭長倩
爲諫大夫明經持議折而不撓亦稱古社稷臣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八

夫

蓋漢稱古社稷臣者二焉然漢武嘗出長孺于
淮陽長孺不欲行願留禁闥而漢宣出長倩于
平原長倩亦不自得雅意本朝夫二公者固所
謂正人直士介然無慕于時者也彼豈戀承明
之廬厭牧守之事若世俗之策要津而希常路
者哉然所以惓惓不忘者彼固爲社稷計矣今
使君九山張公固自諫議出者也吾聞張公爲
諫議時有匡國大志濟世遠謀而好深湛喜淵

然當稠人廣衆中逡逡不出口及論天下是非
關國家當否如峽之傾如山之立自謂莫能奪
之性孤立獨行恥比周媚附麗凝然自居及當
大事趨大義如膏車而馳秣馬而赴惟恐不及
故直聲著于天下正氣振于掖垣人以爲長情
之不撓長孺之不屈在此時矣然竟以此出爲
臬臺副使轉爲叅知而張公則以古之事君者
官不擇事惟其所使仕不擇地惟其所之夫事

有大小而忠同地有遠近而志靡異苟有裨于
黎元有益于海宇則其所爲社稷者一也故內
無幾微介于心外無幾微見于色人又以張公
之識益遠矣張公爲叅知實開省湖郡湖負具
區左震澤固水國也水易沃易浸沃則有田野
之業桑麻之饒而浸則蕩然矣以是民少蓄藏
多眚厥力勤而甚苦公數閱之間者浸漸如且
潦而雨不止予嘗見公公惻惻祝天甚懇憂民

甚勞言之有傷心者會潦益甚民失業不逞者
鼓噪稍竊攘公亟曰夫攘亂之端也端不可開
亂不可長乃嚴示而重禁焉攘以頓息其撲燎
于未熾而防潰于未決者乎而公又曰夫攘本
于荒始于恣攘不可恣而荒可念也乃發倉廩
蠲羨儲多方處賑焉荒以漸慰其飲如投醪溫
如挾纊者乎而公又曰夫救荒莫如節費乃簡
供億薄厨傳草靡浮黜奢侈身服䟽茹糲以率

先羣僚風示百姓其貳簋減膳之義乎而公又
曰夫救荒莫如省訟乃治文書綜論讞論讞有
當出而入者立釋之論讞有當重而輕者加嚴
之而嚴其不意釋其可原平如懸衡晰如燭照
民知不能罔法則訟意銷吏知不能舞文則訟
源息而鎮以安靜諭之協睦弭其紛爭其弄丸
寢戈之意乎而公又曰夫救荒者恤其既往當
慮其將來恤往者仁慮來者智湖雖水國而非

山川非巨川則隄可禦在水國則隄當先使隄誠堅則潦不能侵隄誠高則潦不能薄第令圍隄增築既高且堅即潦至踰旬持之勢緩將委輸震澤尾閘具溪湖可無患矣于是令一布則舉鉅如雲役一興則列岸如郭使人皆如公歲皆加葺則湖世世之業永永無疆之賴也其濡初之戒植砥之防乎今民既有備而天亦從人雨水頗希禾黍方秀將有轉浸爲沃化災爲豐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八

三

者此固上穹造育之恩而實公仁智叅贊之力也將公所謂裨于黎元濟于海宇者亦略可槩見哉湖方感公相與爲懽呼爲謠頌會公轉臬使將行而郡守熊侯偕其倅詣予以郡屬與民之感乞予言贈公予惟公在諫垣人已許其忠社稷矣夫諫諍之臣以論議而補社稷者也股肱之臣以政治而輔社稷者也天子神聖且大用公而爲社稷輔矣何待予言熊侯者以

才廉貞恪公知之深而感之尤甚者也遂力請而書之云

會試錄後序

嘉靖四十一年當會試天下士先是上簡用禮部尚書臣訥而左侍郎臣拱右侍郎臣陞皆一時並命蓋爲會試也旣而部請典試上特命大學士臣煒學士臣份往惟時臣煒方朝夕直贊未嘗離左右以重試事遣之將入院之日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八

三

恭詣迎和門稽首辭上特馳賜金緋酒饌臣份亦濫與焉蓋非常之恩創見之異數也臣竊自惟念才至不肖幸皇上收錄拔擢生成比于天地昨嘗典試者再皆蒙優渥之賜茲復膺重委被賜尤渥非臣之愚所能仰稱惟踴躍奮勵冀有所得士以少圖報塞而是時會有宮建之役擇以月之九日迎棟西內實聖斷也當其日百官皆擁從于道鼓舞懽忭臣宜

從而以職事奉役特于院中望其氣見其祥光
屬天北向稱慶而九日士初試之日也古以士
爲梁棟易言棟隆吉而其時不先不後適與之
合大事固有先而期固有兆意士將有如茲棟
者以出而應其時乎臣聞匠氏貴于得木典試
者貴于得士木而有棟室之榦也匠氏得之而
萬木皆後矣而有如棟者國之榦也典試者得
之而羣材皆下矣臣甚爲諸士願而臣復觀我
皇上睿智天縱總攬萬機 端拱九重明照
四海人臣方奔走不暇何敢仰望 清光而况
耆賢翼戴俊彥在列治化方隆豈後進之士復
能裨補萬一而輒望以爲國之榦則以大海雖
充而天下之水畢歸者各聚其流也太倉雖足
而天下之貢畢至者各率其職也自 皇上御
極以來凡舉會試者十四矣而于此尤軫 聖
心至親爲加念夫 聖皇之心一動則百神效

職萬靈供事卽如 宮殿之役 天人協贊上
下閭澤 億萬年無疆之基不日成矣士號有
知者獨無激發以自效于國者乎臣固于是而
卜之矣雖然願竊有言焉臣嘗往閱工所見匠
氏者左援規右援矩木之中尺度者無不收矣
大者爲櫨小者爲桶桶收而不顧櫨顧而不專
以其材之未大也臣私識之異日者又往而見
匠氏左引繩右引墨木之從直而中堅者無不
收矣其直而堅者雖小必收否者雖大弗錄以
其大而無當于用也臣 之旣而臣悟士
者貴于取材而尤先于立本夫砥節礪行貞士
之所以成信也秉德持操賢臣之所以致身也
古之人立德不在大而慎行不在小茅苴不以
無人而不芳其性壹也梗楠不以易地而不長
其質足也故利不能回所以淬志也勢不能休
所以明守也立而不搖所以飭範也行而不疑

所以約趨也木必培其根而士必樹其本如使士而若此則雖未用于國其餘具矣如其不然而國何賴焉又何取于材之有夫竭精餐憤思以効忠士之風心也遇主逢時期以自見士之所大幸也端本正始務以植躬義之所先得則進而光佐聖朝顯策勳業名垂後來失則爲世所戒始于毫釐辨以千里士亦其自審哉臣既仰奉 上命具品第諸士公也非臣之

嘉靖丙辰當武舉會試

卷十八

武舉錄序

嘉靖丙辰當武舉會試 皇上命學士臣份侍讀臣景淳典終試事而同考試則某始諸臣同陛辭而臣份蒙 皇上收錄撰述恭詣迎和門稽首辭蒙 皇上賜臣酒飯益殊典也伏念臣以庸下竊備侍從有年幸叨任使固臣圖竭

報稱之時今未有尺寸之效而先仰厪 聖念臣誠榮感顧宜何如以爲報稱乎臣乃日夜祇懼與諸同事者胥相飭之乃進諸武士步騎射中格者殫力校閱遵制拔八十人錄其文以獻臣以職宜序諸首臣竊惟自帝王御世撫極必有左右輔弼中外大小諸臣共贊化理又安方內而猶思封疆之將選熊羆之士寬則以銷萌弭漸擁衛寵靈而有事則以耆武功贊謨烈是

嘉靖丙辰當武舉會試

卷十八

以帝王運其淵穆上不勞而治民天下稱神明焉以其駕馭之有道也昔史載黃帝得力牧四征不庭諸侯賓服爲帝者宗文王得尚父伐崇遏密實開有周爲三代最盛其見于詩則宣王中興復修周室之政方叔召虎克廣壯猷而尹氏吉甫號文武爲憲宣王之賢雖不及二聖而諸將之勲亦庶幾焉乃知聖主明君之興其翼戴附會誠非偶然也我 二祖建萬世之基定

配天之業一時佐命之臣感附風雲而起者不可勝數比之往古若合符節足以照映前後此固名世之會也肆我 皇上德光 祖宗誠格上帝治化已極而地大蕃孽或乃竊繫其間則亦黃帝之有不庭文王之有崇密宣王之有儼狁淮夷宜不足爲患而 皇上廣延博聽棄瑕錄瑜諸武將有自徒步見用起羃囚而寵榮者又往往親遣大臣易置督撫授以廟畧頃方縛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八
其渠魁將獻俘闕下臣嘗伏在禁近窺竊 皇上日攬萬機諸所立斷英明震發卽日月雷霆有不能過諸臣幸得奉令承指以有成功而臣所舉士適當其肯不亦大幸與然臣聞五帝至聖其臣莫及 皇上卓冠超軼自黃帝以下弗足道也正令五帝之臣復生猶恐不足以稱指而今所舉士方離草萊一旦備選其何以奉奔走而補塞哉臣是以益懼然臣聞之鬼且野夫

耳王化所被猶足以爲干城腹心夫干城言其努力以禦侮也腹心言其盡忠以效謀也如使有努力盡忠之志卽鬼且之野夫猶有可用而況諸士育于有司舉于明廷親 聖靈之所變化者乎如使力之弗勉而忠未竟卽才如力牧呂望方叔諸賢未必其所自見如昔也而況諸士之未至者哉臣聞神龍出游則潛魚躍首大明照耀則卿雲借光聖天子在上必有如昔賢者以應其求赴中興之會懋建厥忠勇力畢奮昭布勲業彰 天子之神明臣與同事者將藉以報上宜切自幸否則爲鬼且所笑臣之懼且益深矣古者有道之世士相警戒之語皆得上聞所以示昭明之極也故臣敘其言如此云知是舉者爲某同知是舉者爲某監試爲御史某其餘自提調而下咸與有綜理之勞例得書于左焉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八
三

贈烏程令錢奚川入覲序

天王建國分野樹承羣上制三載之典以合天下邦邑以察遠邇以會方志以齊明德惟皇帝十有三年實惟其時乃我侯奚川夫子自我烏程啓行二三子之辱在門下者咸謀解以將祖道之祝曰古之君子有志天下者卽未得爲相願得邑而委心焉夫五方異齊而同愿萬事異機而同造百里而展錯之與民習知而熟其

重刊士必園集

卷十八

四十一

細微參互其得失微情變幻其遠隱卽爲相天下更設矣然則侯之茲行詎其微哉夫侯固視邑閭二稔耳而庶務咸飭百度明備其又何道至此哉世之言邑者曰衆割而多拘制非有長材廣度牽率顧慮未有能直行其志而可與論繩墨之外者自今言之要其人何如耳夫事案約結則無遺力軌迹局摯則自若不伸繼以碌碌苟歲月又繼之以彌縫故常又繼之以誇嚴

博大而弊極矣故爲政者要在於有餘力則不苦如是則能多及則能振宜其氣以達事則爲能豫爲之所未暇思今夫數侯之事則觀其幾微其所謂有餘力者耶昔之善觀政者入其境可知已夫吾嘗因行之其窮暇而津梁無不修者其傳舍按里而列秩秩無或流行也茲起人之思所謂不急者乎非素節休民何以具堪爲之非政有優游其誰暇至此泛觀都聚進而至

重刊士必園集

卷十八

四十二

于學官侯則以邑之故其民鄙而不興學士質而不知文則爲之趨鄉塾以勵其父兄以聯其子弟則又爲之整齊官舍開閣振講以嘉美德義以相觀聲物則又爲之廣致文獻以飾其雍容以博其所見及其習而默趨之因其慤而爲之賁縛而固未必不以爲非務也已因進而至於庭與士大夫日周旋其間不擇閒劇攝衣裳以文學相况指決經傳言議之任彬彬如也其

有武城之風乎將竊存其風旨其集事不抑厭其志兼總其神能操多端其遇軼益勵其約束章程持以法其行不蹊徑常曰吾惟目前如砥而已其所持入不能動即強有力者無能如何不問勢要落魄惟視至當有力者或比周萑菲之而道益光其立益不可變嗟呼古有不撓之臣亦何暇牽率顧慮而又曾何足以苦其餘力哉自此而議天下之大猷夫焉往而不可哉然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人

甲二

則侯之行詐其機耶君子曰是可以祝侯矣天下勢異而治同有能實不欺其任者無往不可矣其亦不詭於 天子之庭是不虛 天子樹承之厚而不忝聲聞者哉

贈緒部鍾山袁先生奉使南還因便省

觀序

今少師相公有甥曰鍾山袁子者賢而有文始爲郡節推擢南刑部主事改北工部員外郎而

袁子之尊大人西園公亦嘗爲節推而業以乞休去會 太廟成加恩羣臣袁子得封其親直外郎秩居歲餘又以奉使道還故郡得拜其親于家于是自相公而下朝之名卿鉅儒彥士皆著爲歌詩文辭以重袁子之行予惟古之君子去鄉辭親而事君上者固欲以展道摠德樹勲業于肯流功名于後而亦以內奉教于親以顯忠揚孝光遂親志又賴 天子之寵恩加施其

董學士志園集

卷十人

甲三

親爲榮養計也此其心有不自日夜思念其親者乎蓋嘗讀四牡而見周之盛王所以體其臣者至也夫人臣以奉使不遑其親懷來論之志而人君爲先念之上一體至情通流何其盛也而及周之衰也則大夫行役軼掌勞瘁畏貽父母之念有不均之嗟而北山作焉及汙水慮亂虞譏懷其父母則又甚矣嗟乎人臣委身事君以言乎親彼特其私耳而上及國之盛衰關世

治之大端如此今袁子幸當 聖天子在上休
明融囑下體百僚本 祖考之熙祀廣施人親
昭被榮典茲又得以奉使還郡乘職事之間數
從親游勢無不遑事不待論斯其所際逢者過
周盛昔遠矣方馳輶車華轂與其尊大人發
天子金泥龍函褒賜之書綰章炳組耀泥國中
因置酒上壽携綰紳詠歌聲被管絃協比風雅
豈不至盛與予聞西園公異日仕大郡上下推
重學士蔭園集卷十人 聖
信年強食而一旦解綬不可挽止然乃督學袁
子持身勵官凜然甚備袁子本世家出相門而
俛受覽誦好勤博爲儒生先篤務檢式其心常
有以自下者雅度甚飭人以是重袁子而袁子
曰家大人之教某不敢不自持也始袁子在湖
鄆方使者急法而袁子釋細苛黜深害罷淹繫
閔窮瘼一切與民更始最號愷悌而其所操勅
謹廉不失尺寸其者所繫泊有力者不能奪也

湖之人以是稱慕之而再改郎署人所稱者逾
于湖郡以是益知袁子之賢而袁子曰家大人
教以官守其不敢不慎厲也夫西園蓋有道者
使袁子所以持其身厲其官守者少不如教指
不由矩矱則榮恩雖施有道者未必樂也今袁
子既顯奉爵祿而其所樹立者又卓卓如是所
謂能遂親志者矣今相公方以精白忠貞比德
周召以佐 天子三代之盛袁子畢使事益承
重學士蔭園集卷十人 四十五
親教以道贊翊卽其勲業功名又可勝言哉曩
日袁子拜湖郡予始得謁見袁子在郡而予不
肯候問而袁子不以予疎及京師不亟見而不
以予簡茲乃固以言屬予知不以予誣也故序
其大略如此

贈別白石蔡子任歸德守序

始予少而狂易好論天下之士然已知有蔡子
矣當是時予始弱冠而蔡子纔束髮耳兩人相

爲難予觀自古綴文之士已嘗力究詞藝馳騁古今而晚能自悔黜其少作唯楊子雲有之當其依慕相如擬著賦頌可謂竭方矣而一旦盡棄好爲深湛此非豪傑振世之士孰克能此嚮使子雲有作聖之志遂益探性命之源本道德之指繇躬行之路而獨得於心則上可以繼顏曾之傳下可以正漢儒之統惜乎能自見其非而不能約于聖人太玄諸作徒賢于昔日之賦

董學士澍園集

卷十八

聖七

耳終未能粹然于道也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此二者君子知道之辯也故空者道之體也而多者道之累也然多則有以自見于世而空則人不及知故曰洗心以退藏於密人不知而不悔譬之飲食然其中已有所屬饜則八珍九鼎陳于前不慕子雲未知饜飽于聖人之道則夫以多學爲慕而患後世之無知其心已多累已而欲其粹

然豈可得乎今蔡子窮十年之力棄于一且而末志醇膏當卓越子雲而上幾顏子矣予欲究極其道更從而問其微旨會蔡子拜歸德之命且行予以孔氏之門唯顏子然後告以爲邦之道嚮至屢空則物感已意雜施其間亦可以爲斟酌百王之本哉蔡子行且試之歸德其于爲邦有以自驗矣故予無他言而唯論著其學如此

董學士澍園集

卷十八

聖八

贈經府凌君之任梧州序

予嘗愛漢世循良之吏而深跡其政令大槩因民之俗善選擇丞吏從事與百姓更化而已夫郡守長令上幸委之郡縣得自擇諸吏猶人之有家彼其所以自爲也故其擇必賢守令所自爲而又賢也其親信任用之必篤而諸丞吏從事皆至于其土而習知其俗親被守令之選其感之必專而相得必至其於土俗必宜而其賢

予嘆後世守令之難而從事之不可不謹也曉
泉凌君與予姻好相善予知其賢久矣而竟以
限格爲經歷於梧州人多以道遠官薄屈于從
事爲凌君惜者予以郡守吏之於從事猶木之
有枝也豈固有疑貳哉其始以限格而選不能
皆賢故守吏見忽而從事勢不得展勢不得展
則其賢者引去而其下者苟且圖以存其又下
者染汚以自敗則始謂從事果未必賢而守吏

之治否不在從事嗟乎使世無漢之循良則已
果有之必資賢從事使從事無漢之賢則已果
賢則守吏必知守吏之望治其得賢者以共濟
甚于從事之望知也彼其才足以濟政行足以
濟德斯守吏之所以日夜而求也故傾蓋而晤
立談而合言其相濟之相得也豈有畢力一心
潔身謹行周旋守吏之責而思弗知者乎語曰
驥在馬羣其材易見珠雜魚目其光易知使賢

者在諸從事之中其當卓越又易矣今誠使有
賢于此足以備漢世公卿之選而抑於下僚然
後察舉備至銓司者始得曠然一大變其格使
天下謂從事有人斯固一快也否則默默居此
人則視以爲宜然可無重嘆乎今凌君誠賢自
此益勉其德當必有賢守吏相資以爲治而明
天子方簡用賢後不蔽幽隱他日部使者察舉
君矣

鄧先生益菴序

楚有隱德君子曰鄧先生者高志德行人也慕
義好振施尤篤友愛盡推諸昆弟先業恤宗人
甚厚宗人有負官逋者會先生之子虞部君廩
于學悉以歲所廩數代逋歲侵官募民出粟先
生不待募立輸粟入官及歲又侵嘗貸人千餘
輒焚券棄責不收諸他所全活人甚衆人無不
思鄧先生者先生少讀書知大指而不喜仕然

日夜督其子學益道從經師游竭貲財共具惟恐不給至虞部君學成仕于朝而先生殆矣虞部君述其父德用易損益之義追名先生所居亭曰益菴而告于予曰古者子孫論譏其先世之德美而明著之後故禮器有銘今先人有燕寢之居而未名也竊惟其所爲孳孳佐人之急重懿親周卿黨赴公輸而不辭者豈不知爲已損哉誠以推益于人也至今蒙益者見思而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五

小子賴教澤獲有啓誘以不墜于茲茲其益復著至矣將附古銘鼎之義敬成斯名庶幾顯彰我先人惠子幸爲我序之予嘗覽古史傳至俶儻之士居布衣之位抱輕施之節有德于其外者獨慨然奇其爲人然竊怪其所表著者甚少而漢世諸豪號稱素封其貴踰州傾郡踴物役財不佐縣官漢天子設爵利尊寵以風民出錢莫有應者用微文嚴法以骨肉之釁端成錙銖

蓋其弊極矣而史稱鄒魯文學之地至以賈故皆去業而就利其勢如赴予嘗深嘆之以爲民之馳鶩于財如此其甚也今予觀先生其產特如中人非有素世積累之籍也其身以儉力起家宜親知其財之艱難而稍稍有餘卽所施與若不訾者非其至誠知義其何能損已益人其輕若是耶夫民之爭刀錐逐什一知取而惡與者非獨私其財而已也其究肯公罔上蔑親教

董學士沁園集

卷八

五

倫權廉拮縮獵產擅業攘奪生而獄訟繁民棄義捨學俗不長厚一敗而不可振其爲世之損有不可言者誠如鄧先生則昆弟相讓宗族相恤鄉黨有無相通卽凶荒不至相窘縣官興事亦易相集子弟皆知有教彬彬興起先生之俗成君子之道著斯其益之在人者不窮矣先生雖殆而虞部君能表于是堂以示其鄉鄉之人過是堂而思先生者必有咨嗟涕洟而不忍

去戒浮薄而勅敦厚以成先生之賢斯其益固未艾也且先生以處士不偕尺寸特居中之產而其所自致如是嚮使得躡其柄有土與民卽展其志其所爲益又可勝道耶予觀昔人以多財爲禍史傳所載者往往甚衆當其握籌積緡起富厚計餘羨此其心求益不止寧有涯量乎顧其終欲遺一厘子孫或不可得者多矣今鄧先生殆而虞部益勵力于學務究斯道之指躬行其德以大展先生之志而虞部諸子皆芝芳蘭苗茂彼堂階間斯其所得又何如耶彼求益而損此以損而爲益其不可同日而語明矣然先生豈逾計其益如此哉感于心發于念顧義當否耳予乃爲題其亭曰君子好義小人知利義者性命之真無欲之體見義而不私利其爲世益大矣而終以自益利者爭奪之本患害之媒見利而不度義其爲世損大矣而終以自

損楚之人思鄧先生之益者其亦有所感也夫
贈都諫韋軒丈先生叅知廣東藩司序
今年春上命少保相公及學士公知貢舉事而禮部請以翰林史臣及諸諫議郎官十七人者從而都諫韋軒姜君以文學志行被選而予承乏亦謬在選中異昔在選者以立違共事而言人殊徃徃持不能下而相公獨使人人得以自盡而折衷之曠然一大變其格樂善轉園氣如春和人不覺其意融也故十七人者蓋驪無間言出而定交數游相慶皆稱以茲舉也相公及學士實倡之而二公亦以十七人驩如一家固曩所未有者此實極一時之遇而韋軒君在衆中尤長厚有德二公及諸君所見亟稱者云頃之韋軒君以叅知東粵將行而君貢舉所得士方樂出其門而咨嗟慕思其去相與屬予言以贈先是予從貢舉中與軒諸君嘗言竊以

古今之治忽不同然要之其世治者其人和其
肯否者其志戾此其大較也昔唐虞爲萬世至
治然言其極不過曰萬邦協和及其致之則以
君臣唐歌九官讓德百僚師師神人以諧鳥獸
率舞此和之成也三代之衰則有朋仇讐訛之
臣作而無良相怨詛懟毀譽之風行諸侯交爭
四海頗僻又何其戾也夫和非一人戾非一人
盛衰所基而積漸固有致矣今幸與諸君得同

于此使自此而就中外百執事之列事益有大
者大益有衆者而始終以之是其與唐虞之百
僚何異顧在所努力耳蓋韋軒君嘗亟然予言
今而君且行矣予聞藩臬之間其人皆天下賢
豪才智所集比肩而立如車之交轂並軌而馳
于長楊五祚之途先後疾徐之易見也其持不
能下尤甚而按部郡縣皆伺上而興者也末世
用法益急寬大之德微而嚴切政舉諸部使以

文繁繚繞操刺郡縣設疑而櫛防而郡縣亦以
具文巧法寄治而苟免而其施之于民者皆錕
鉞警察鷹擊毛舉使民一切不得反其情而民
中猾以下亦皆舞智操律詆譖以與吏抗而其
甚者無聊攘臂以爭一旦之命吏莫能誰何此
其民吏不和甚矣獨幸當盛世上方與輔相
隆唐虞之德治化孚洽擇選明吏固將以和之
也而東粵遠在萬里地限帶嶺海阻陜阨其民

多武斷爭喜訟抗吏彌甚推埋剽輕相攻固其
俗益其治甚難其要在部使諸君同心而布德
意開誠與郡縣更始惻然輔百姓之不逮稍休
息之使有以樂生上下和悅而後可以成化矣
予聞化之施也必由于近而觀其成也必極于
遠君且將自遠倡之以形協和之極哉昔臯陶
之告帝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
惠者和之致也唐虞所以至治其大端在此君

于貢舉知人之事既嘗以和始之而于惠民之道有不終之以和者耶君少發省解有天下名管甚邁軼而後折節恭讓若無能者志潔行修其才甚茂爲諫議多所論大體而獨蘊藉世莫山知之所居人多所推信不但在貢舉豈也故予知其必能有濟予既與君同任使又嘉君所得士能慕君不忘故爲本其初而言之因以請于相公諸君皆曰是善知君者矣于是吉士趙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八

辛八

君胡君俾予書以贈云

贈郡博石溪陳先生膺臺獎序

古先哲王所以隆治本政浹道化于天下莫先于庠序之師故選擇名德以其嘗仕于朝歸而處于四方行能爲衆所服者立以爲師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其鄉亦皆以其國之故老爲師至天子巡方岳審樂考禮率公卿就庠序親質師而問義延弟子而敦學師道尊而教重而其

爲之師者亦皆身履至誼潔白粹醇卓然高世心孚而躬化道術深而教易達由是天子得以登賢序才大者股肱輔弼小者百事布列上下而熙載效職者皆師之所以教成者也斯不亦至盛歟自王迹熄師道弛而教廢然漢猶加念郡邑之博士諸員閔然興學其諸博士皆專經世守各名其家雖未能盡究先王之微指而其所授弟子亦皆有法自國家及郡邑有大政大議則諸博士皆得以經處之皆皆斂容而從聽焉歲皆遣冠蓋之使相接于道察舉博士弟子徵而用之往往列在九卿者不可勝數故漢之得人爲多亦近古之效也世旣益遠先王之風寢微士皆希政途而略化道仕之倦而歸者旣不得爲博士爲博士者又少所徵用祿不足養隸不足導慕顯融者不由也朝不列議不與政不及務進取者不遵也官旣積微人人自輕而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八

辛九

怠教學舍化爲養廩鞠爲灌疏亦其勢然矣豈盡師之致與于此昔而樂爲學師者必其奮然于道以先王之教自任造成材賢以備國家之用其所自處尊者也否則厭聲華而甘寂寞避世于吏者也不則杜門謝俗以誦法爲課最以述作爲勳業泊然有不與事接者也以予觀于石溪陳子其志將是在是與陳子舉進士以經學魁南宮知名天下授太和令太和之人稱之而

童學士泌園集

卷十八

六十一

陳子下而忤上三疏乞學職力請始遂得湖之郡博焉方是昔使陳子且復須臾稍承以事上官卽子之才加以推轂可必得召見立致顯融以成進取而若此且今之仕者嘗之爭涉驚濟惟力是視舟楫不具不得其途此如望洋而止耳陳子凌巨舟而握堅楫當一日而馳千里何不足之有乃方涉而遽弭修途在前逡巡不進此其非志真有所見者哉予聞陳子

在郡學齊方日取古圖象自九經諸史百家上下數千載間博極貫穿求聖人賢者之所論著而溯其源流當其有得豁如也暇則嘯歌賦詠持觴擊節陶然有以自樂者睥睨海內自謂莫能易之乃陳子之志深矣去年御史王君檄獎邠邑之賢者而陳子首在獎中于是學訓四君者皆來請言以贈予竊以古先王之重師道固視率公卿而下之至漢部使者察舉以至卿相猶有先王之風今陳子以縣大夫而在郡學正合古大夫爲太師之職使在先王豈不知所尊禮何如也今縱已不及亦宜如漢使者察舉之條而四君者徒以檄獎爲陳子贈哉且陳子旣已忽顯融而薄進取此其視人間所豔富貴權利之際如流風逝景一切不存者久矣而又以獎爲意哉因辭不佞者再三而四君固請曰今夫視獎與察舉異者此士之亟功名之心日夜

童學士泌園集

卷十八

六十二

求知于世者也陳子可以致顯融成進取而既不事矣則其視獎與察舉何異知斯受之耳陳子寧得而拒之且陳子往以直道忤上今陳子不改其道也而上之知之則御史之賢亦有不可不書者又獎者御史所以與陳子而勵羣僚者也予羣僚實賴以有勵焉願先生勿辭因托予友人張氏子固而申其說予乃爲書之嗟乎陳子諸君實有先王之教之任使皆以心得躬

董生志園集

卷十八

六

贈郡倅楚東湯侯膺獎序

先是楚東公爲太子主簿與予以職事數相從館閣間甚善既而楚東公出爲湖郡倅予與別于長安而館僚諸君皆托予言贈公既而予以請告還吳郡諸山中而楚東公職事之間稍亦從山中相語道故甚驩既而楚東公在湖政

益有聲御史察治行獨最亟獎公以風勸守吏而屬丞諸君輒復來徵予言予惟武皇帝朝有大臣一人湯沂東公者好直節不懼爭國家大體數犯權貴予竊以爲譽謬匪躬之心獨慕之而沂東嘗爲浙布政使至今以材廉稱于浙浙之人思焉而湖曩時山寇且叛沂東公提師與諸公討叛底安湖人故湖尤獨思沂東是爲公大父也予旣數慕沂東之爲人又與公善湖之人又皆思沂東以及于公而公之政又足以慰湖人之思是公祖孫世爲惠于湖尤予所獨慕者予何以無言獨記予曩時在長安皆稱公有大父風槩而公方自引慷慨持論侃侃自諸老先以下亟見推納予以外郡趨走有長吏臨督其上時方比周闕承恐非所宜容曩者亦微風公及至湖而公不變也公雍容館閣喜翰詞多交游稱大雅予以外郡親與民接其事委瑣

董生志園集

卷十八

六

恐非所宜任曩者亦微風公及至湖而公不變也心嘗獨念之然公時從縉紳長老益多賦歌精翰墨而事至立辨自攝郡守以來修廢隆舉通負察隱隱上簿書日以日晝夜以夜畢事無留行者百姓訟不累糧獄不宿繁乃知公材固有奇已自見長吏列是非疏可否慷慨益甚而長吏獨加重之逾于衆人人皆言公精白淬礪潤達無他腸使人能洞見其胸故事至卽斷其

下不疑而長吏亦能信公于體貌之外不復以小拘責公而予之所念者皆過計也今御史爲大長吏見稱獎至難而御史楊公尤慎許與多訊察務持重其稱獎尤難固宜諸屬之以相慶也是舉也姚君實貳予邑予因其徵言若此而旁諸邑皆來謂曰自公攝郡事一日而免郡之坐縣奉檄者數十人縣小吏不苦追牒事承白速報民得安堵宜賴子言諸人士復來謂曰公

加意學校振興諸弟子與士大夫接皆彬彬有文宜賴子言而公方引讓不已歟然不自居曰吾聞君子以內定爲基以自樹爲績故譽不加喜梗不加惕其所樹者先定此吾祖家法也其何敢以一譽而承子言而予以是益知公所志者大也沂東公功名有後矣而予何可以無言哉而予何可以無言哉

賀封君陟峰徐翁榮膺勲典序

夫君子奉身委質立人之朝以效忠于國者固以秉大義而盡人臣之道也然其藉君之恩以顯揚其親榮施海內者則人子之心亦有所獨至者焉始予承乏太史典制誥受命而敘述者數百人及予陪天官綜司封所上宜敘述者又若干人諸臣於其間未嘗不踴躍戴天子恩而爲親幸也然故事奏三載勞得勲及親者謂之令甲其非三載而曠蕩頒中外臣俾咸

得地者謂之 殊恩非 國有 大慶則無

殊恩卽 殊恩布矣其通籍京師者不問人

否職高下皆得之而郡縣則有定員非部使者

察舉察舉而非至再弗得也其感 恩則同而

其得之也非至難至難者哉而嘉禾守徐公獨

得之嘉禾在江南號稱大郡其錢穀訟獄繁矣

又當孔道之衝日不暇給他守卽敝精竭神唯

恐弗逮上者兢兢守繩墨謹又苟免譴責而已

董學士澐園集

卷十八

六十六

徐公至則從容揖讓不下堂而政成事以不煩

政以有緒人皆稱嘆而徐公泊如也使者按其

實交上公卓異狀適會 天子以建儲恩有司

校察舉籍錄徐公父而陟峰貶褒矣夫難益甚

則 恩益深 恩益深則感益倍于是徐公之

寅鄭侯輩與公同感相率來索予言而予聞陟

峰翁益世所稱厚德長者也自爲諸生嘗博極

經傳網羅天下遺文貫穿浹洽而顧弗第其居

家賑宗恤嫻施及閭里鄉人頌其高義士大夫

服其至行蓋譽滿吳楚間矣而其教子則曰持

身必爲廉士泄民必爲仁者事 主必爲正臣

而予觀徐公精白之操絕瑕杜微修潔之風上

孚下信可謂廉士表已飭厲郡屬布宣德意拊

循衆庶咸與更生可謂仁者効已奉職修業卓

立不回執法秉公強直自遂可謂正臣徵已夫

徐公爲廉士則若翁廉士父也爲仁者則仁者

董學士澐園集

卷十八

六十七

父也爲正臣則正臣父也非是父不能教是子

非是子不能顯是父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善固有本福固有原 天子之恩不虛哉予旣

與徐公善又樂嘉禾之風土將受廬而爲之氓

故不辭鄭侯而以爲賀云

贈欽簿雙溪沈先生序

予嘗讀漢世文景之間樂觀其時事大槩郡邑

多惻悃之政而二千石長令務擇丞曹簿尉之

賢急慕世之長者先行義而尊德化獎敦厚而
紬浮薄壹耳目而漸民志其政易行而化醇也
故文景之治比隆成康學士大夫稱之不衰然
予獨歎其時有能益勸士以本孝弟之教重道
術之指進躬身行之士如古鄉大夫舉德義之
法則士之嚮用者未必不如成周惜無有以及
此而賢良有道諸科皆不聞有以實應之者良
足與慨然自漢以後則專以文學進矣而及其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人

李八

嚮用則考核黜陟之典亦未嘗不謹察其行者
然進之以彼而責之以此非所以興行之事予
竊以諸舉士之科既不可改宜稍倣古制雜命
有司務采實行間一拔用以風厲士心庶知所
嚮方而每慮末俗益偷有未可以實采者或乃
躬行篤踐不爲名章亦非人之所知故其用之
難也予是以好博問天下長者往往欲究其爲
人少嘗侍先人左右先人數與予言雙溪君長

者也雙溪君始與先人以材聞于嘉湖間而相
務爲德厚嘉湖間皆期其貴顯而重其行者然
先人雅稱雙溪君賢予則謹識之及予長而與
君之子通婚姻知君益詳而嘉之士人諸生無
不道雙溪君之家行者方部使者按嘉嘉士人
諸生相率上雙溪君至孝就養竭力席苦食疏
如一日毀瘠著于鄉閭爲士行先宜表于朝
以敦末俗而雙溪君謝曰子而事親當然耳此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人

李九

何足以聞于上者以是籍名吾不忍爲也而予
益聞君性篤友愛恤昆弟而撫其孤急故人之
難立然諾重意氣其他諸行甚高而輒自閉絕
人無由知者于是益賢雙溪君而及其從君游
則其言若不出口其貌樸如也其平居無以踰
人至其臨性分其所自樹立如此嗟乎如君者
誠古長者篤行之士也惜君方不欲人之知而
予又陸沉金馬間力不足以知君于世彼有司

者則何從而采之今年君乃授歛簿而循別予
于京師或言今世既益偷而諸郡縣吏益巧官
以蒙上上之人亦視其應對奔走共其善不耳
彼方夸嚴矯能以爲明績疏附趨習以爲輪勞
精闕審伺以爲知意如脂如韋與變爲宜俗既
成矣卽有貌璞而中玉言訥而心辨者孰從而
察其間哉然予獨以爲承敝通變物反其極
國家方勵精于上郡縣之賢必有承休德而慕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八 七十一

士大夫風靡矣故折一耆夫而使文帝得聞世
之長者終文帝數問長者于人然則啓悃悃之
政成漢家之業未必非此言也夫一耆夫甚微
而所繫若是卽世無張廷尉耳設有之豈以簿
尉之微而不之問哉彼以利口見斥則必以長
者獲進矣且郡邑之賢其爲張廷尉何恨予固
無患于雙溪之行也雙溪君與先人俱世所期
貴顯而有志者先人旣已矣而雙溪君復以縣
簿行予力固不足以知之于世也而徒序其所
以知雙溪者歸之然君非樂知者何以予言爲
哉

光裕錄序

甚哉士之自立於世之難也夫以士之修飭砥
礪儼然立于冠裳矯然有以出於衆似亦可以
爲難矣又况乎等而上之而其祖若父猶蒙之
以爲榮等而下之而其子若孫猶庇之以爲福

則其所自立者宜何如要不可以倖致也夫人莫不以其出於已者而取諸于物斯二者欲其相稱是故君子寧其出於已者之有餘而不欲其取諸物者之或過也君子之設心雖未嘗屑屑焉以其過施於物者以自計而天之所以自不容不以其過取於君子者以直其施而平其報也其亦感應自然之理所不容已者歟余讀太僕戈君所編光裕錄而竊有感焉戈故浙之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八

七十三

嘉禾人先世無仕者仕自太司寇修溪公始由公而上溯三世皆蒙大司寇寵章由公而下逮再世猶受太僕廕典統計前後以姓名登于朝籍者凡六代不可謂不盛也其所自立于世與取酬于物者不可謂不宏也吾嘗略考修溪公數歷中外四十年間行事之迹自爲御史以至司寇皆任執法當其立朝正色慷慨論天下事甚多至指及宮闈受杖闕下言人所不敢杖

而復諫尤人所不能平生操持繩墨凜然不可奪往往與權貴相忤及力抗逆瑾士大夫益爲危之公獨不顧前後示討將貽禍階公獨不改此豈世之浮沉上下以重爵祿者耶然公每事持大體不爲小苛激繞所舉刺平反務協于當隱然有憺恒之心天下識不識皆稱爲仁人長者此其中所蓄者厚矣閹監盜柄邪倖交侵幾致不免甫脫于險躋世聖明孰無攀附日月

董學士沁園集

卷十八

七十三

之志公乃憊乞骸骨動以盈滿爲戒寵渥爲憂人之所榮公之所避德不究其用而位未盡其才譬之于物木之植根深則其未固水之受源遠則其澤長以公出于已者有餘而取于物者惟恐其過其錄中所得褒章廕典當未足爲報必如漢于公諸人世世貴顯相繼于無窮而後明其爲天道也今余觀于太僕君恂恂謹愨數佐人之急士之過其里而遭困難者有資焉而

位益未稱用益未施將必在其後之人無疑也
公嘉禾人于余有桑梓誼余又嘗識都事君而
余友人武庫錢君又數爲之請累歲不怠益勤
詩不云乎尚有典刑余之私慕公典刑余之私
慕公典刑久矣雖無乃嗣之請當表著之而况
惓惓者哉遂脩列其說敘諸首簡以見公之光
裕于前後者其報未足後世固未艾也錄凡三
卷冠以 聖制誥勅而中載學士大夫所贈諸
篇以及于 諭祭銘誌之文皆以見光裕之意
云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十九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都督僉事掌錦衣衛事贈右都督陸公祠
堂記

介菴陸公既卒其子都督公構公祠堂成來請
記予曰古者公卿大夫身有功德顯名爵于後
者其子孫祀之爲世世不毀之廟或子孫名爵
之顯追其先人以本功德所自者亦得以立廟
今制廟不得立而祠堂者實廟之遺意也予聞
陸氏自唐開成以來吳越間號稱鉅宗及其支
徙平湖自 明興鮮有顯者至公始從 獻皇
帝于藩扈 今上纂統起家掌錦衣衛事授都
督僉事又以子貴贈右都督平湖之陸顯自公
始方 上銳精圖治一時百司靡當其意者獨
公與二三輔弼之臣雅見信納 詔獄務分別
其原雖 上所震怒反讞卒持其請犯雷霆而

何今者不可勝數昔于公爲一縣尉其所活者有限而自許高大其門至封侯累世于氏爲漢世家今公所持皆天下大獄所株連縉紳而關國體者也公之大節如此固卓然開陸氏宗矣其平生謹醇躬行孝弟終始清白遺範餘度施之家者皆足以教後世而于都督能奉其教茂忠崇德以擴大前業受 隆眷而列峻班陸氏功名益顯公之貽也然則公宜世世得祀而都

重刊志園集卷十九

二

督追本所自特祠以祀公實宜祠堂在今 承天府其地或言公本生浙而祠在楚何也都督曰嗟乎先公之志也始先公 藩府儀衛之一隸臣也遭值 獻皇帝知遇服在左右者三十餘年未嘗有一日譴訶之過寵注深渥獨踰等倫因緣舊恩遂得進用雖 今上拔擢之明實秋毫皆 先帝之賜也當夫鼎湖攀髯先公恨不卽死以報今其驅策甫効得下從九京足矣

夫精衛填海而不息烈士結草而不諱言其性之不可移而心之不易化也先公雖歿使其有知豈以一日而忘 顯陵之側乎故卽其地而建祠焉彼山川之勝昔之所嘗托乘而遊也宮闈之壯昔之所嘗扣關而謁也土風謠俗之美昔之所嘗憑軾而問也仰藉寵靈生死如一安神而佑享先公之志畢矣于是識者皆曰休哉夫死不忘君者謂之純忠善成父志者謂之

重刊志園集卷十九

三

大孝斯祀之建而忠孝之節儻焉不可以不書也抑予嘗從 駕承天見其父老語及 獻皇帝豐芑之仁往往慕思感嘆于田野隴畝之上至有泣下欷歔者此其于當時左右之臣可知也公勤勞獨久尤有德于其人此其望公之祠徘徊咨嗟而不忍去者又可知也予聞朱邑之于桐鄉叔子之于襄峴其尸祝祠守悲哀歷世而不已 承天在江漢之間峴所近也儻亦

有聞昔人墮淚之事而作者乎公豈但爲陸氏不毀之廟也與哉予辱交公父子故備著祠之本末而并載都督之言以告于後且欲附于峴首之義云祠堂凡若干楹成于某月日

御史大夫左司馬嵒翁張公定浙變記

初浙之有兵變也按部使者以聞因請重臣鎮之而朝議以右司馬張公者自爲令有應變才名重天下及四爲填撫而定皖難定上谷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九

四

虜難彰彰著大功名益重卽欲坐鎮非張公不可乃以右司馬兼中丞督撫浙云浙故無兵有兵自總督胡公始方嘉靖間倭剽掠甚暴而胡公盡括浙中儲以禦倭因募甌閩兵若奉驕子厚其月餉恤其家時時數校閱多設金帛屠牛羊豕賞勞一閱費數百千而兵亦自恃能抗倭樂酒霍肉好氣爲雄豪多恣胡公故關大輕軍金略文法頗縱舍當是時倭急其勢然也而

胡公亦以此成禦倭功及旣久倭不來兵無事而浙中儲已括盡乏軍興繼者不得不節縮月餉益減校閱亦益希賞益薄夫其始汰而未簡微也兵皆有怏怏心會執政益務節省各多刻核言者承指復議減浙餉部旣覆矣而中丞吳公性節廉多畏慎悉如部覆行兵怏怏益甚又見浙無他兵而九營者其七防汛二居守皆藉其力因自愬執羈的効扞衛積有勞而餉益減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九

五

不聊生遂從汎甬東而營中譟吳公曰是有言者覆者已著令吾知奉詔旨行事耳豈吾得專數諭之而譟不已遂治其甚者以軍法兵益恨之而執政行錢法益峻餉旣減又雜錢而市中錢不行食益不給而馬文英吳廷用二會者兵之尤桀黠者也遂畫謀率衆首難乃先詣按部使者愬而按部兩公皆豁達知人情閱其食不給慰拊之因力言吳公吳亦悟示以明日集

所司議矣而兵既聚洵不能即還復請治
僉事愬治餉厲聲罵衆益激而二曾懷臂而
粹治餉治餉亟辟匿衆無所發怒而二曾謂
曰業已構不可解矣遂皆至幕府謀而轅門閉
乃斬門入解其索意有重賞而盡發無有也
因躡尊吳公擁至營所以犯吳者不可勝道復
詭責吳股削私索勒手狀而以官帑金二千譬
之其時天久陰晦冥乾坤幾易置矣以是浙中

董學士函集

卷九

六

人日夜望張公來定變而張公夕受命朝辭
闕以單車疾馳數千里過嘉禾而謀以民變告
矣二變交作兇逆參會人錯愕而公不顧叱其
馭曰驅之復疾馳數百里至浙入幕府入則
車未及解驂餐未及下咽而民擁二千餘當
府前諫矣公命大開轅門屏驕從單車出當
旁無一人與隸皆股慄公獨正色諭毋反且
所以謀者何而丁仕卿者尤民之最桀黠首

者也相率言吏橋度不公賤更有私不法愬上
官見抑不平公乃笑曰是特易耳何至以細故
取族罪乃下檄悉如愬責吏除之檄已因遣散
去民不意公初至挺身出不敢動因皆陽散去
而民先一日燭緇紳家擄金錢得利又見兵變
利無害以爲官莫奈我何也夕益聚各據諸
處以所奪諸絳襦裙折竿爲旗矯令每家縣
燈十家插一旗巷如白日而益燭諸大姓擄

董學士函集

卷九

七

金錢益多燒撥焚村火光赤天震呼動地公乃
密召遊擊徐景星曰民果反矣顧今無見兵而
能制民者獨營兵耳營兵方負重罪汝試往說
之宜動動即與來徐知兵善辭說一緩頰得要
領且宣布公威德無貳兵果動而是時七營兵
已出汛獨兩營與二曾在因悉來公乃召其伍
長曰前幕府誠過欲汝捐軀而食不給又軍法
治汝非盡汝罪也然汝亦甚矣今有可以轉逆

爲順易禍爲福者于汝何如夫汝衆皆鷹揚甲士而亂民烏合取之如几上肉耳汝能自効否皆叩頭曰願盡力又召二曾諦視曰昔首難而自縛以獻者非汝耶曰死罪有之公笑曰誠壯士然古壯士死義耳昔自縛爲逆鬼而今自効爲忠魂二者不可同語矣且汝知不免而不知立功知重負而不知贖罪何不智也以鷹揚士而不能取烏合民何無勇也卽智且勇是轉逆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九

人

爲順易禍爲福在須臾時矣二曾復叩首曰願盡力出以諭衆衆皆叩首曰願盡力于是以徐遊擊所將爲中軍以兩營爲左右翼連三戰三捷遂于民所燔擄處擒百五十人而以丁仕卿韓謹等渠魁五十人奉勅便宜誅之而其餘或末滅或釋有差厘三日而事定公乃曰亂民當誅良民當撫乃亟改踐更役罷間架稅間架稅者天下所無而會城所獨有者也因疏亟罷

之而會城人懽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益問諸郡疾苦而小者立斷大者疏聞曠然與更始諸郡人亦歡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而公以民心既定軍志當安安之必自月餉始月餉者前如胡公則太浮後如吳公則太減乃損胡公十之五裒吳公三之一而酌其中焉兵足食矣乃錄平亂功而二曾得冠服諸營得賞資兵知信矣乃開顏以接之虛懷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九

九

以待之真實不欺表裏靡間兵無疑矣而公獨念名分者國家之大體綱常者天地之大經故君臣無將上下無越越者將之漸也漸不可長微不可忽故權宜者一時之術而法紀者萬世之防當其變則權或可行及其終則法所當正是以脅從或罔治而渠魁必先決然公又念假以他事而密決之則法不當其情無以服反又待其汎地而分決之則刑不與衆共無以示大

公故復召徐遊擊徧示各營以幕府雖尚寬而天子必無赦然誅一以警百者 天子之法而借一以安百者幕府之仁誠各營皆送一渠魁則五千人安矣于是日而得七渠魁皆反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而二酋者既陷諸營于大惡又歛諸營之鉅財稔惡不悅衆憤所積有不可再得梓不可屢徵諸營棄出之亦反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而諸營以有罪既得無辜益安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九

十一

皆懼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有生矣然予聞公始受命也有勸公請調兵者公弗應有欲以兵助公者公亦弗應而遂單車至浙又單車出臨衢斯亦岌岌哉而竟能轉瞬不旋踵成是功也使非成算定于中斯豈以身試者哉及其以一身居五千人之上可謂虎穴嚮使舉事一不當可勝道哉而戮者無怨存者騰懼斯所謂抗其背扼其喉卒敗虎子以出者哉夫非常之

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至其正名分定綱常光明磊落益不可及矣 史董氏曰始張公成浙功而予浙人也以父母之邦親所聞睹而蔑賢公卿之勲業弗錄心慙焉遂稍次爲記而會 天子眷寵轉公左司馬晉御史大夫召還將得代移幕府湖郡而湖守熊侯舊爲公屬欲公功名垂永久與其倖來乞予言贈公予遂以所記著者授之云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九

十二

張君東墅記

潯地小人衆民稠居而櫛比無閒曠之隙曠特在四野其東倚大道有廣原薈田益東頗有林澤之饒歲時好事者每多東游而予家潯東也曩予甚困時時行林澤間道誦其書罷即時與客取飲醉臥歌呼與游者相應樂也已而感嘆坐中歎歎莫知其所爲者然好數往率以是爲常其後仕宦京師陸沉金馬間多默不自得每

思潯林澤之可游者積一數年乃得請告歸而居潯好事者益駕艇設樓旆多從鼓鍾笙歌招邀載酒爲樂慷慨道故歷歷襲時事而諸公雅游輒授簡爲文辭賦詩雍容甚盛當是時張君在坐予私觀其有翩翩之思焉會予告滿復治裝道由潯東沂北入都駐蓋俯仰林澤久之與客別而去其後予入都而病每念未嘗不在潯東所歌游處也其悔之甚嘗與客言人強其性

則怫而病滋辟之筍魚斂鳥雖日飾以芬餌饗以珍粒不如縱之湛淵任以林蔚也且旣不可同日語矣乃者暫游淵而適蔚又復內之筍斂其情可勝道哉良久予病不已徐子者好方多奇素與予甚善乃從潯署赤日中走數千里入都視予病病方差因從容曰楚人有云人之思故在其病予越人也其聲之越久矣今潯東諸林澤處何如諸游者今無恙否徐子爲備道其

處因張君者最喜客慕游數爲樂潯之東其自稱東墅也予蹶而嘆曰嗟乎夫潯予有終焉之志向者將樂而忘老顧不早自定驅馳於塵埃車馬之間使張君得藉而有之誠不能無少望也予聞張君厭織嗇好閒雅曩之所見其翩翾者不誣也夫人旣已委質于朝此于魚鳥之性宜不自遂已張君方年少不爲祿宦卽極其所往山之濯波清冷而負風廖廓也則東墅且

屬之張君明矣徐子曰予行急張君則有言曰夫人所居不同其事亦異棲林托泉媚一丘壑以自榮者倡方之士也贊廟堂佐區宇攬四海以爲度者達觀之情也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任職他日得究其度使丘壑者有所庇而安焉不亦偉與而顧爭勤于田墅之間左矣徐子因挾一卷請所以贈張君予旣高徐子之義又美張君之言遂記其本末如此雖然予病不

通用爲我謝張君甚厚予當歸潯水之上與張君言于東野矣

達尊坊記

達尊坊者侍御 君爲大司馬甘泉公湛先生作也達尊之說起自孟子所謂德一齒一爵一者學士大夫多誦習之三者遂並重于世矣而不知孟子蓋首貴德也當先王時設爲高爵重祿以待士非獨榮以位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

董學士志園集卷十九

古

天子冕而執干袒而割牲年九十則就而問之載珍而從仄席而坐非獨貴其年也如徒以其位則世之乘時自致居巖廊之上者位不乏人矣如以其年則夫深山窮壑麗眉皓首之人與草木榮瘁終其生以泯泯者亦多矣故爵與壽之爲達尊者蓋皆自夫有德者言之也今先生起掄魁爲國史繼爲大司成晉大宗伯大冢宰復爲大司馬前後四十餘年其爵尊矣年九十

餘而康強未艾其壽尊矣然先生自弱冠志聖賢之道方計偕時見白沙公于江門解裝不出深養而靜蓄之一出天下翕然以從願爲弟子者數千人嚮往恐後蓋自弱冠及計偕時天下固視之爲泰山北斗矣爵愈高則望愈重齒益劬則道益隆天下之達尊宜莫踰于先生者蓋天下非爵與齒之難而難乎其爲德也德尊矣而齒爵益尊其斯所以至難與予嘗觀古先王盛時光嶽氣完有德者必貴用而多以壽考商湯聿求伊尹俾作阿衡而尹歷湯太甲太丁之間年百有餘歲周文王載太公望爲尚父當文武成王之際亦百有餘歲而周公召公畢公輔弼數世天壽平格皆一時元老故欲觀商周之盛者觀此數公可以想見已及周衰以孔子大聖而轍老于行至如顏冉之德號稱亞聖匪惟不用而年亦不永彼其氣之所鍾可知也今先

董學士志園集卷十九

古

生之出實當 孝皇焚香祝天求士之時際治
平之極而舉用貴顯則自 今皇帝始 今皇
帝禮樂教化薰蒸宇宙間駸駸過三代矣是以
光嶽之氣復完而先生實鍾之足以上配伊望
周召之尊侍御君特爲表揚所以顯當世之盛
也不其偉與予舉進士幸與先生同年同出入
史館同後先爲宗伯冢宰今壽不敢謂同也而
年亦望八矣特其德不類無可以稱爵與齒者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表

故樂道侍御君表揚之意而自志其媿焉是爲
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每廷試進士畢必勒石題名太學 命輔
臣紀之彰盛典也廼嘉靖十四年乙未 皇上
親制策問賜進士三百二十五人又 親品第
其一甲而 御賜批焉尤至甚盛也乃題名之
石業奉 成命而二三臣相繼以去迄今又十

四年而紀勒未就臣大懼闕遺以請 上乃命

臣份敬撰伏見 明興以來加意進士科題名
勒文宵碑貞珉前後林立相繼照映皆仰成構
辭以表著當代制科之重鋪張 國家延攬材
俊之心以對揚詔告諸士其意美而說備矣然
士方其離疏釋褐持表尺書奏對 闕下光被
進御遂躋賢途一時名聞而人有榮施之慕故
後是科而勉其後者蓋當筮仕之期而未有入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志

官之守也今乙未于茲歷年既多士皆已布列
中外百執事而各効其守顯者稍稍擢用漸進
九卿而或則擯去雖欲効用無繇矣其始未嘗
不重而進退異據則所操者殊也昔虞書稱舜
之治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當唐虞時士皆務
實而誠上宜信其言足矣然必明試而庸者蓋
言者所以敷治而功者所以驗言功與言合此
聖帝明王之所務而政化之所以隆也諸進士

始之應是科也雖言人人殊要之不詭于
以被采錄則敷奏既皆已善仕宦十餘年
增勉凜凜守其官與廢斥者異而方進不已
明試又已有徵此虞廷之所必庸者也即欲附
益其說當無所復贅然嘗聞之產闕出崑經三
燎而不變斷珊瑚薦珪璧價連城而爲國鎮者
寶玉也啓劓發土越百鍊而益剛吐虹切玉制
鼎列鉉首五材而耀牧貢者良金也當其士之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九

太

初進銳志孰不欲砥礪自見謂勲業可立樹其
始節非不能慎及其所遇者眩于前而所持者
惑于內能不阻于中道者難矣至于任煩引重
利害易遷而負荷不易舉歲月移而精神憊久
而不變者又益難矣若夫佐國家翊社稷致王
于帝王之隆澤流于海內名垂于後來善始善
終與世不朽者則天下之所至難也蓋嘗觀唐
虞政化同天地永久其一時之臣見于典謨諸

篇而稱賢者其人千載有榮聲焉至今讀其名
者有不稱嘆而忻樂之者乎斯所謂不朽者諸
進士題名必以穹碑貞珉 國家固欲傳之世
世紀得人之盛圖不朽也然始節不慎者其名
既已矣中道者不能保其久久者不能勉其所
至則名之視昔人何如哉 今上至聖大智宏
照旁燭灼見宅俊翕受敷施以成帝王之治巍
乎冠古今而莫及已他日史臣紀豐功盛德必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九

元

與典謨並傳諸進士之在中外百執事者亦嘗
思列名其間乎夫其始節既已能勉而至此矣
由今至後其道等耳嘗聞唐虞之官維百號稱
師師夫豈乏賢而典謨諸篇之所載者何其少
也將必其邁德于衆而能爲世所難爲者斯得
以列名耶爾中外百執事當已不媿于維百之
徒今既勒名矣其尚益思勉諸夫致王期于唐
虞爲臣而思以唐虞之臣自法皆至義也况逢

主上之聖已居唐虞之時而不能圖不朽者何其不勇與臣奉 命不佞謹作記

大鶴山人記

始予聞蜀多山川之奇古所稱華陽天府之國有劍閣石門岷嶓之觀自昔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之徒以文章顯于世見號巨麗而聞青城諸山往往多化人羽士棲息其間予竊心異之意其山川所融結當有然者乃予好從蜀人士游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三

數問其卓絕之形勝又聞大鶴山在成都亦諸山一奇也而高子嘗隱其麓予生平數聞高子賢既得言大鶴山益奇之每縱言天下各山意未嘗不在蜀也及予見高子于長安益問知大鶴山良信大鶴者山形如鶴奮兩翅而下似翔而起勢如振空壯偉崛特雲霞峰巒所隱見其下而青城諸山皆在左右登望劍閣石門岷嶓之墟憑沃野陸海之饒千里綦布而其巔特勝

多靈異之迹高子蓋居其巔之阿云高子始爲學務極廣博貫穿浹洽而嫻于文辭已乃棄去專務含精苞神及視內固塗卻守真閉關大鶴山之阿人視其息深深多自怡悅而采色空溢以爲類古之有道術矣而高子益復棄去則與其徒講習山中遂究性命之旨察道德之原務離經釋辭而有以自信其志醇如也予嘗性蜀之多奇而相如諸人以文章表著迄千餘年未

董學士沁園集 卷九

三

聞其有以聖人之道而特起者意其靈氣所發獨深得于文亦由其淵淵所自其從來久矣而山澤之間化人羽士靈異之迹去華存根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此固其理也而高子殆皆游其樊而輒以棄去此其所得者有獨異耶今高子方見用于朝矣當其內信于心雖舉世奪之不能變也人方踰踰訛訛懦者色懼知者心恐而高子曾不內介于中不須時而衆人莫不景觀

高子隴藉深遠而直造逕請有不可勝道者其殆卓然志于聖人者與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日想望大鶴山之厓當與岱宗五嶽並照日月豈但蜀之諸山而已耶予聞蜀人士近方彬彬皆振於道其義良足多者予且不待游蜀而能言其山川矣作大鶴山人記

柳州鄧侯留鹿記

柳州爲百粵地上古弗屬秦漢始置郡綰粵駱

董學士志園集卷十九

三

之會列在南徼去國甚且自昔見放逐者所從謫也鄧侯爲侍御史倣儻好抗論直節不阿徒失權貴人意遂出補是郡守故事御史非得罪于上或有他故不得輒補郡當是時鄧侯在御史中獨賢當萬里之郡朝中人多不平之鄧侯則曰嗟乎此自足爲政太守上承 明天子剖符下與諸令長惠養百姓俱 天子民何得以遠道爲解至則問民所疾苦亟去太甚稍與民

約法立爲章程大槩因其俗爲政輔以寬大不一切操治事務以醇德化民因曰郡去國遠化未易達非其民天性殊也守吏道民之路寡而民無繇率放也教之未形而先刑罰卽民何格哉廼修次學官弟子舍多其鍾鏞琴瑟邊籥諸禮樂之備益令士勵切經史明孝弟事上之誼民懽忻從之郡多溪洞諸夷侯多方備禦數諭以威德諸酋感悅無犯郡境者由是柳翁然爲

董學士志園集卷十九

三

樂治之國矣侯性廉寡嗜好意澹如也顧獨喜一鹿暇則親飼之及政成遷去民相聚留之者以數百千計知不可則皆前請留其鹿以侯所嘗飼也曰庶幾如見侯乎鹿留郡治中凡數年所歲時百姓上郡皆聚觀郡公鹿相勅謹飼鄉父老至傳問郡公鹿無恙否未幾憲吏且奪之柳父老遮道告曰此賢侯鹿民不忍殺願得直買他鹿二以易一憲吏怒皆盡杖其人卒奪鹿

去於是柳父老相謂曰吾與若籍留鹿以思鄧公計已踈矣今復見奪且大窮奈何相顧感嘆因復曰卽鹿易奪耳公治能較然著明恩德永久誠得學士賢人爲論著其事傳諸後人且世不泯絕詎但鹿在耶于是廣平徐子仕於朝爲諫議矣父老因寄謂曰徐君策名清朝多所與游能卒念鄧公事否徐以謀侍御史曹子曹子曰此吾里人素不欺爲仁義者也今治能果然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九

古

有以哉史董氏曰仕莫患於擇官官莫患于擇地使士皆快快辭遠則遠方之元元何賴哉夫賢者旣不肯遠仕卽以謫去默默自恨其下不肯又見放棄益不務檢省及敗則曰道遠難治今誠得如鄧侯者多置遠徼爲國家拊循遐方之民亦足明易治之效矣且鄧侯去而民不忍一鹿是其在郡豈忍違其身之教令哉昔在召公聽政棠下而民不忍剪伐詩人歌之列于國

風蔽芾之篇是也今夫留鹿之事蓋亦甘棠之遺者而予適爲史氏使賢侯之業闕而不傳予甚懼焉故記之以附于召南之義云鄧侯名鉉南郡江陵人也遷廣東按察副使徐子名養正曹子名忭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九

三

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晉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其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稱察院如故而十三道居臺卽

所謂臺院者也諸道故皆有題名惟山西道尚
闕于是御史楊君博考遺逸網羅自明興以
來諸嘗爲御史此道者序次入與吳君加詳
訂焉勒諸石而請予爲記予惟御史者耳目風
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彌違匡善繩枉矯邪防微
銷萌以成治者也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
方飭上下咸樂于聞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
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悚容而受出則百官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九

三

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
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躓之人孰不效而爲直哉
故其盡忠竭誠者既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言
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指暢
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
有不受變于時者故其異與遷避者既多以自
容而其憤懣之衷譽謬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
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諒乎

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
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已
于正者確然自信于人時皆知其不可奪而吾
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
質之素定也而屈原嘆蘭蕙之易化者以其美
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諍之臣亦可以自觀
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迄于嘉靖甲寅以
待將來無窮云嗟乎我祖宗創業至我皇

董學士沁園集卷十九

三

上開聰明攬羣策統體大備成太平之基者且
二百年諸君盡直于其間時固非有難者然其
賢者皆持不可改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後之
人指其名而求之其于爲人又可觀矣斯事體
甚大不可不書而楊君吳君志操懷懷其立朝
按部皆有持正名茲能力搜闕遺備所未有之
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故予因論著之
雖然二君親舉其職而記事柱史事也其何有

于予言楊君名其吳君名其其詳在題名中

卷二十九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陳後梅入覲文

今天子至仁大聖加意天下閔念元元間者深
詔冢宰御史大夫數諭郡國先化道省刑獄所
以又安民生至甚厚也茲將以明年大計天下
吏治而冢宰御史大夫察郡國之能稱 詔指
宜德意而民生得安者爲首舉明陟焉于是郡

卷二十九

使君陳公發自吳興入奉計將行而郡僚諸公
過予議所以贈之者予惟先王制朝覲會同之
禮所以聯比天下而安之也自唐虞爲千古治
化之極不過在安民而已故其四朝羣后咨十
有二牧以柔遠能邇夫柔遠能邇者招來拊綏
馴擾循習所以安之也而至于從欲之治期于
無刑百姓時雍四方熙洽則安之極也及周以
賓禮親諸侯以慶禮燕諸侯而燕饗之詩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殷天子之邦夫愷
悌樂只者教誨悅懌惠愛懼忻所以安之也而
至于仁厚之化抵于刑措九服式序萬邦來王
則安之極也逮漢而先王之道微矣然當其始
也長者用而破觚斲雕則網漏而治安及其既
也法吏進而鷹擊毛鷲則刑繁而騷動遂使民
棄田里而趨獄犴亡本業而競錐刀爭端既開
亂階斯啓漢于是幾殆矣故予獨思周之君子

董學士沁園集卷二十

二

焉昔詩人于周南則有騶虞之篇于卷阿則有
鳳皇之什此皆所以咏周之君子者也夫騶虞
者不履生草不食生物此真天地慈祥之氣也
夫鳳皇者非醴泉不飲非梧桐不棲此真天地
清粹之氣也而騶虞鳳皇者愷悌樂只之應也
予讀其詩未嘗不想見其人而深屬望于陳公
焉予聞陳公始舉進士爲尚書郎也質逆旅敵

二
盤中接賓客右爲蒼頭兒竈養而左局

戶讀書歷數年恬如也會執政或同桑梓歌鹿
鳴而公少過從絕請謁執政益見重嘗身親邀
致之遂逡巡乞補郡衆皆以公爲郎久有高名
例不當爲郡皆莫得其故而公終不言嗟乎此
豈以爵祿入其心者哉予嘗觀公案白如水霜
堅貞如金石其在郡檢約節省不可勝道而公
才不自露廉畏人知要之則軼埃壒而絕塵者
也予以爲非清粹之氣鍾焉不至此其與人交

董學士沁園集卷二十

三

則藹然若可親溫然若無間其臨民則惻然閔
其不逮憐然惟恐傷之其論獄未嘗深文其訊
鞠未嘗動聲色而上無枝意下無違言是以獄
日以希刑日以簡雖可原不可原有釋有不釋
而一念不忍真可以對日月而質鬼神者也非
慈祥之特鍾焉亦不至此故郡之歌謠與訟聲
作其稱公不同而謂公爲君子之遺風長者之
宏度則四境翕然千人靡異而郡亦自是爲樂

土爲安國矣 天子至仁大聖固嘉唐虞美周
室者也昔唐虞有車服之庸而周錫以路車乘
馬介以玄衮赤芾則亦車服之義而漢亦賜璽
書黃金高蓋緹紬泥軼漢不足數而實采虞周
用之然則公之功名榮寵何如哉郡丞王侯與
吳侯兩張侯皆亟然予言遂書之

傳

平都蠻傳

都蠻者古西南夷自博望以邛竹造端唐蒙以
蒟醬開道遂出牂牁臨巴笮建越雋啓沉犁地
乃入中國然道遠阻險武帝揃二方而始通武
侯亦七擒而後服蓋桀獷數反覆難制所從來
久矣 明興設縣置吏蠻屬叛圖居封域而或
服或叛凡遣將十一征其最大者至遣大司馬
信襲城侯瑾提二十萬衆調三省兵費鉅億計
始亦嘗震疊而後稍怠弛扼陜四年師老力詘
強弩不穿脅縞竟不能薄其內城而還蠻遂有
輕軍吏心積久益睥睨僭號自擅諸稱王者數
十人嘉隆以來益恣數擁衆剽攻叙瀘六縣間
縱燔燒逞禽獸暴虐屠戮者不啻萬數剝孕婦
梁嬰兒以人命爲戲慘不可言部使者數以聞
而當事者畏難則皆以撫爲解蠻亦詭撫就利

然撫令未徹於夷界而蠻烽已警於蜀郊矣及曾公爲大中丞撫蜀乃奮曰古稱鑒近事戒前轍今蠻數撫數叛近事失而前轍彰彰著矣而猶欲爲撫是謂委肉餌虎抱薪撲焚祗資其燎而助其噬也夫一夫不獲仁人所隱今六縣荼毒萬姓哀號遠近憐然天日爲慘固有人心者所不忍也而計身以避難緩賊以滋禍將謂民何且蜀三面邊夷輔車相連地壤相接健焚

董學士泌園集卷二十

六

旣震岷嶓必搖樹撼者本傷肢病者心感未有六縣不靖而全蜀得安者此固疆圉之大計也且今八荒效順四海晏然者以有法在也蠻以小夷隸屬邑而僭王不問首亂不誅叛逆自如禍孽靡已豈治世之所宜有乎此尤法紀之大防也故正法紀所以尊朝廷保疆圉所以衛社稷此人臣所當力持以身徇者也乃慷慨請必征焉而公知敵情識地利審險易虛實得其

要領因與將議計曰夫蠻據九縣怙天險而以都寨爲左翼凌霄爲前障自謂鼎足不拔之勢也然法有攻瑕有困堅攻瑕者乘其易困堅者奪其援乘其易則敵不及救奪其援則莫與共守此形格而勢禁者也今誠先取凌霄以撤其障障蔽闕則堂與孤繼勦都寨以剪其羽翼折則巢窟喪九縣如拉朽矣此固賊天亡時也疏遂上先是元輔張相公數以蠻當征而難

董學士泌園集卷二十

七

其人顧獨注公謂辦征蠻者非公不可及見疏知計所從出乃掀髯起曰嗟乎有以哉吾固知其辦此也斯所謂虜在目中而玩蠻於股掌之上矣因貽書勞苦公曰甚善且暮當捷然奉索捷稟輅略奔走以成公志者必大將劉顯而郭成士次也顯東夷蠻戰著名蠻人言顯輒震而父被殺殺不戴天而勇故可用公留又曰夫賊當以急攻蠻而尤當以雙攻蠻

六縣之警變深矣因收之宜効夫兵無常形戰
無常計善之者出奇無窮茲若以大兵屯堅城
歷兵而別以死士從間道擣其虛此亦制蠻
一奇也公得書與意合大喜會顯以閩事被重
劾公遂跡以臨敵忌易將而用人貴使過屬征
方始顯振厲常冠鋒其所摧敗功足暴天下而
閩地遠事久不可知宜稍闊略枚枳之顯遂釋
復用而公以顯才可操縱使也數面諭數以劄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

八

諭諸所慰籍如春煦而時有督責如霜嚴顯得
煦則矢心感而嚴則痛哭懼彼賴公保持而又
感且懼不容不爲公捐軀矣其加意善鼓舞人
如此而成故總我以論廢乃不待請而卽起家
爲劉副焉其越文法亟拔擢人又如此公左提
右挈任二將專轍而益置安大朝劉澤等諸將
爲偏裨人人當其才俾盡力而奮効忠者蠻地
宣撫大俠也與安國亨世讐殺相倚公乃檄効

忠以當敵而牽國亨以制讐効忠無後憂遂率
數萬人前進焉乃益拊六縣吊其孤寡其勇敢
激其憤使子報其父弟報其兄人各爲讐人自
爲戰如是者復得萬人兵益振矣而公猶慮將
士休前征之難剋徂近撫之苟愉志惑而銳沮
也乃坐幕府開轅門大諭以前後十不同之說
歷數百千言因復慷慨曰夫人臣臨枹鼓則忘
身衽金革則爭死忘身者不反顧爭死者不旋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

九

踵古之義也幕府受命膺斧鉞以誅叛討賊爲
職誓滅此朝食方有以報天子義不與賊並
生敢有狐疑持兩端惑軍者殺無赦敢有首鼠
進退沮軍者殺無赦幕府惟是斧鉞不敢專亦
不敢貸爾衆勉哉公忠義激烈一軍無不變色
易容壯者裂眦髮指冠弱者聳甲持戈躍皆奮
矣而公益重購鼓敵愾懸數萬金城下募先登
犒令日益申督戰日益急而公親移營亦益近

將憑軾觀戰焉士遂益奮而顯挺身蒙霧雨冒矢石振臂大呼陷陣而成與諸將諸兵繼之果如公本計先破凌霄踰月破都寨再踰月布十餘壁爲連珠營偪九縣下適積雨阻攻蠻亦恃峻死守會九日蠻饗蠻故重饗而是日晦冥雨益甚謂不能攻也且守疲遂聚飲大醉顯誦知之密令所將將統勁卒千以夜半銜枚攀懸縋縛危堞斬重關直入蠻大營帳內蠻皆醉臥者

董學士志園集卷二十

十一

竊起者愕我兵亂斫如刈麻須臾斬營中人略盡夜漸闌成亦率衆隨至而朝與澤及諸將繼至奢兵與六縣兵及諸官兵皆大至鼓譟震地攢矛戈橫擊勢若墮城分斬諸營亦立盡間有逸者顯復遣將追獲之都蠻遂平人皆言諸葛公以五月渡瀘而公亦以五月大舉裴晉公得李愬以夜半乘大雪入蔡而公得顯亦以夜半乘大雨入九縣古今忠賢智謀勲烈相類有若

是者亦奇已是役也僅數月而摧兩重城踣數大寨剽數十百小壘縛首叛虜名王以下三十人擒斬五千墜屋竄死者無數築線觀京觀傳懸禁街除千年未滅之強夷收明興十一征未有之全捷洩萬姓慘虐之憤弭全蜀百城之憂振天朝三尺之法而適當天子御極元年明四海八荒底定之兆肇億萬載太平之基斯亦甚偉矣公因獻諸俘馘并以所獲古函

董學士志園集卷二十

十二

牛寶鼎諸葛名數淳于彝器凡若干以進附周白環桔矢之義天子大嘉之因肆類上帝禋祀祖廟薦功與器告武成焉而公與顯等晉官加賡有差云是役也拓地五百里闢良田二十萬招蠻人數千授耕而度地創中立城建解鎮以大將重之憲臣所以防微杜萌控險壓阨者備矣而上又賜我縣名崇文置學師弟子蓋化逆爲順用夏變夷而兵始如雷霆繼若

時雨亦誠有先王之遺意矣予曩承乏史氏身雖退數好紀當世勲業雅知平蠻事甚奇而許使君者嘗爲蜀令以才略選行間親睹事終始茲使君以侍御轉浙臬與予言甚詳予因得備著之至是曾公以中丞屢遷至大司空矣史董氏曰始予與司空善見其遵道德樂詩書履繩蹈方雍容儒者也及當疆場非雅素任險難而張弛隨時臨敵變化又何異也豈所謂文武

董學士澍園集

卷二十

三

姚蘆谿傳

姚蘆谿名旭字景暘歸安人也其先世居蘆谿身移家石門甚惇因輒稱蘆谿人曰蘆谿君云蘆谿君家世有行義名族曾大父能華更饒益貲甲邑中父玘坐邑長賦多負單竭遠繫廢產業什九然蘆谿君性闊達自喜不樂間處時時從所游知交爲不嘗省卽羨餘主者不得計後業屢匱念任施不忘人以蘆谿君雖乃貧能輕散千金卓犖不顧籍丈夫也蘆谿君少補邑弟子員數射省試不中中貢爲太學生尋拜高郵州判治水郵故苦水蘆谿君至則乃召訊興人徒察視水道修維揚漕達淮三百里民人歌之曰誰爲堤者吳興暘淮水浩浩繇維揚堤成又治堤筒以便旱澇瀦瀉父老慕思言水利者必曰姚君所爲也郵湖某年忽大風舟楫碎覆溺蘆谿君亟至湖上天黯黯震蕩湖上諸衆人善溺人皆盡怖亡計乃起召募設方略掩救重與

董學士澍園集

卷二十

三

約給賞民氣倍往赴全活者死得屍葬者凡數十百人當是時獲舟貲萬計立剖皆識還主無主者犒與約賞給者皆立盡然其人不親惟察之見金貲多或疑君聞乃曰長吏幸奉命川澤之任無所逃罪卽幸有全活抵獲慮不免適矣用是被語言誣污不亦微甚耶人亦自信其心民衆如皦日何懼不顧嘗假州刺史事千戶劉者 武皇帝南巡卒至郵郵夫不具劉使人

黃學士函集卷十

五

持檄徵徒懼自縊有望劉者坐論死効繫郵非其罪也使者雜問凡歷年逾十數輩且就決會蘆谿君行囚囚貧久繫念且死不敢言則爲出廉得其狀嘆曰吏傳致罪一至此乎白御史出之御史甚異君君益習數引可否凡爲平獄其它者皆報當郵富人宗疆爲橫株連勢家介其權豪暴侵甚民人告言貨州刺史勿治刺史卽問挾上官義格往往莫能制蘆谿君卒爲考

立上之君性健決遇事不疑難敢自任不能經上官意便私附有勢動創大端結怨富家至轉相飛語播惑並毀譽之居官好慰籍賓客賓客往往而有稍稍關說性多易壹語意合便見情素好大度專慕誠長者處人不虞爲欺率爲人所負終以此失官云然蘆谿君不悔也益甚每居常見客則心開嘗言往在郵碌碌無可紀惟涼夏入郵諸湖從二三好遊繇百餘里抵芙蓉

黃學士函集卷十

五

中行獨此今猶暢耳其爲人軼蕩不能沾沾從宦思可想矣初蘆谿君家多故弟仲主出進多侵君佯不省彼已業推與償貸仲復流落傾力收養葬之貧昆弟疏遠謹護之尤厚賑人之亟篤于親故非必有所事學其質行性慤然也其在郵邵烈女善果者許聘未嫁而夫死父愬有司改適掠苦之邵窮自盡蘆谿君慟潛承睫匍匐合葬其夫表其事聞會去未報每言之有傷

心者竟其死死且誠其子屬曰仲死兒在外若
爲計歸之可謂爲義不懈歿不忘仁者已董份
曰始予先人爲予言姚蘆谿之爲人長者及予
見蘆谿于茗雪之間觀其恂恂君子也不虛哉
以明興斷雕爲朴天下循循然號稱淳壹近者
稍稍智故益出矣然俗流漸靡予每見長老言
問往者謠俗大略每咨嗟久之不能去云蘆谿
之奇節慷慨要歸于篤厚斯亦曩者之俗乎語
董學志園集卷二十

頌
擬上大閱頌有序
夫兵者聖王御世所以戢亂致寧警遠綏近助
化道之流保安長治之微慮也故急則施戰寬
則訓習形實相加用之有先後也孔子稱不教
而戰是謂棄民三代以來至周所載其言簡閱
之事詳矣當是時九夷通道西旅底貢永清于
四海蓋安不忘危逸能惟始所以繫苞桑而固
磐石爲萬世計也周道旣闕軍旅盡廢四夷交
侵宣王能選車徒之盛會諸侯於東都復文武
之境土則詩人美之車攻吉日所由作也若然
者豈非遇變而修因難施警固中興之茂主而
帝王之軼節與及至晉侯定襄則大蒐示禮楚
子興霸則五年簡兵皆以橫行中國扶衰起微
位在藩臣而臚于征伐君子懼焉春秋不非者
以善用其民能存先王之制也夫治平盛時有

如彼令王名侯則如此信矣兵之簡閱上世之務也 明興光有四海外控百蠻重譯殊俗盈溢闕廷施于奕世至 明天子益修禮樂致德順遠方之物異國之奏請謁獻見不可勝道

王上躬於明堂臨觀而四方輻輳焉間者匈奴丁運再入內塞山西被創 天子憮然詔下廷議于是羣臣皆言曰北虜爲患不靖之日久矣自古而記之賴 皇祖威德驅逐絕遠斥候達

董學志園集卷十

六

乎沙漠關地萬里經日月所出入至異績也今陛下躬親神武體行遠德奉承天統明開聖績振累世之業握萬國之籍廣制馭之道顯懷來之路響應方外四荒嚮風稱臣來王厥角稽首日不暇給泰階熙和欽若上下恭輯羣后可謂至治而蠶夷干紀至厘 上慮臣等愚不逮事竊以 陛下當百王之運監于上古憲法 祖宗捐益潤飭與制改作補前人之未遑成一代

之宏典甚盛備也而簡閱之禮有司缺而未講夫禮有六者軍居其一非所以示制作之全也承平偃武卒遇有事一旦奮勵之難宜及國家小警舉中冬大司馬之法略采近世之制折衷明之典章 陛下幸時臨之六師訓教威靈顯赫外以儆國容而振軍實內舉制度以貽永久實萬世之策非但震懼夷虜而已也 制曰可其下大司馬舉行朕將親往焉可不謂 聖人

董學志園集卷十

七

親微而作者乎非 大聖人孰能當此受命而創制者耶臣乃作頌曰
於皇上天肆畀 有明厥保定耳其德克承克君克長萬方來王夙夜惟靖乃戢于兵厥惟戢之匪厭敷之 帝受 孫子卽戎秩之乃命宗伯咨爾軍禮司馬致民爰振其旅芒芒大田野有林麓虞人萊田衡師待閑中冬之月馳我君輿自于王宮載馳載驅草路有就四驥孔听

龍勒倭纓樊鵠大麾弧旌枉矢鳥旗龍旂天
子至止原野之區艾蘭爲防置旃轅門選徒旣
戒陳之如雲百官象事六師受成樹表有五卽
車于營懸鼓鐃錫振鐸授鉦識其旗物辨號與
名聽誓于陳徇以斬牲乃坐乃作進止以聲陳
師簡衆戰陳不渝鵠鵠魚麗箕張翼舒天運其
軸地潛其樞我司我局我展我維羣力並作衆
勇咸附射夫旣同捨矢如破挾其戈矛力如虓
虎如霆如雷助王之威甲如日張旗如雲興是
鼓是震不騫不崩是訓是戒止如干城乃獻
天子公言錫福武夫腹心旣優旣渥戎狄是膺
萬世侯服皇皇穆穆有萬斯祿

贊

雲崖公贊

嗟乎我公其貌雖癯其中則腴苞括圖籙枕籍
詩書質行堅確金石不渝秉性溫粹璞玉渾如
其古之長者世之醇儒與始嘗分符出宰名已
彈琴化成強項不屈繼把郡麾益以悃愾篤務
循良緣飾經術政不尚威威以道立治不近名
名以實溢遂躋憲臺甄陶東國講業齊魯觀風
鄒嶧遵崇遺教振揚明德匪直也文身以作則
衡鑑昭懸矩矱靡忒善類以興多士咸植廟堂
方推泉路奄及何德之有餘而命之弗恤也份
昔忝宮牆幸侍几席本慚周樸視同趙璧方媿
鷺槍期之鵬翼歷五十年恍如一日高山旣摧
景行何卽茲睹丹青若覩顏色憮然內省惋焉
心泣言不敢阿褒不能悉貽之後來庶備采述

方伯西臯公贊

維吾紀公天之所篤和不隨時介不絕俗碩德
清操如金如玉宜登嚴廊允秉鈞軸一陟薇垣
遂稱止足遵彼西臯宛在空谷謂當永年何遽
弗祿覩其遺容爰想芳躅傷哉若人悲我心曲

雜著

奉贈大天卿章南周公北上帳詞

伏以漢室寵卓異之政每拔萃以超倫周家重
端揆之司必陳殷而置輔凡此天曹之特擢總
由宸極之殊恩慶洽嚴廊權騰寰宇恭惟大
天卿章南周公門下冠世之才經邦之學德如
全璧內溫潤而外光輝操若斷金性堅剛而質
粹粹惟此吳都之鉅邑素稱天府之奧區聯袂

成帷不數臨淄之殷盛馳車擊轂誰言齊國之
浩穰民喜夸奢綺縠並爭于靡麗工施伎巧繡
文益競于新奇顧早潦之荐仍乃荒菑之連值
已多凋瘵之實猶襲繁華之名名襲繁華世路
最叢于責備實多凋瘵閭閻副于徵輸人皆
視之以極難公獨當之而甚易志崇精白昭宣
儉約之風道合冲玄密運感通之造塵滿萊蕪
之甑其趣轉高井飲黃川之泉其心不易本自

清標而作準頌令澆俗以回淳兒大夫治內史
以寬和反成課最黃丞相導潁川以禮讓淨弭
訟爭且遠近咸服于神明事何能隱更上下悉
推于愷悌情豈忍欺用使吏無舞文人知樂業
棄刀錐而趨耒耜釋犴狴而反田廬禾黍茂登
鴻鴈之歌將起萑蒲息警鯨鯢之浪永消真易
危以爲安乃轉否而爲泰單父之琴聲不輟化
理彌崇武城之絃誦方興升平有賴諸臺察舉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

通

謂爲海內無雙 三殿傳宣考居天下第一恩
頒綸綍 聖皇知人之哲已彰任重銓衡賢臣
報 主之忠彌切五鳳銜書而初下雙鳬擁舄
以高飛越仙郎列宿之垣依太宰文昌之位懸
冰壺于銀漢將隨日月以同光揭水鏡于瑤空
顧普乾坤而並照知三宅顧三俊以立政而贊
于 王總六典統六曹爰秉公而佐其長惟力
持于 國是斯允協于 淵衷 中朝久席以

待高賢舊治已難于再借闔邑攀轅而留遺愛
新詞聊展于羣情詞曰 天上春生靚一朶紅
雲捧護 瑤京擁出 丹詔煥下青冥專昇掌
握銓衡便題才 三殿預啓事品隲羣英贊
皇心蕩蕩王道平平 朝堂正清畫省把寶鑑
高懸玉燭和凝照耀文昌昭回霄漢參贊 日
月光明滿三台垣裏諸星宿接引同登勸勲名
商家藝鼎漢閣丹青 右調春從天上來

董學士泌園集卷十

重

題湯詹簿遺像

予始見公入而趨銅龍門其氣翩如也繼見公
出而攝竹虎符其志豁如也方其授簡援筆則
藝林不能踰焉及其操牘斷案則法家不能難
焉予猶想見其材而推服其槩也然在朝譽流
而忌集在郡政播而謗隨豈直道之難遵而國
論之靡定耶予嘗觀世踴趨而闊達以遭議者
不可勝數然古人貴奇節而末世重小拘則將

何從哉公之睥睨當路則王公大人雖患之而或不當其意其濡煦故人則貧交下士雖負之而終不悔于心蓋公之所懷已出于榮毀之外故其所遇卒損于愛憎之途亦其理也又何恨之有雖然公往矣天下知其名識者誦其義其風神如常存也其襟抱如可挹也見公丹青之遺者寧獨不感而辱公金石之契者寧獨不悲書此悵然吁其嗟矣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

五

題天聖寺重修冊後

天聖錯龍盤柱奇已佛氏善幻其神通不可知往往如此然非趙學士表著之亦未必章章至今顯也寺有古檜相傳自齊梁間植所從來久學士數登其堂咏焉又嘗圖其四壁爲瀟湘烟景二墨竹二識者稱其妙品迄元至明興天聖之盛爲郡第一旣而在龍以雷雨夕躍去尤奇殿遂廢古檜堂亦圯數十年來或圯或侵且

漸湮滅而四壁之圖獨存其三郡侯金溪張公以政成暇出遊尋錯龍盤碑得之草莽間雖殘缺喜其與圖尚存想前賢之風流邇名刹之遺迹慨然咨嗟低徊不能去因捐俸畀僧葺修好者咸樂爲助舉廢飭圯工漸奏成公遂爲碑紀其本末而縉紳大夫相與爲文若詩播傳詞林積之冊帙蓋天聖且復盛矣僧携帙來乞予言予惟古大寺之興必有神通以運其始而亦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

五

必有紀載以述其成然後足以貽于後來垂之永久凡張公所以依依天聖者重學士之碑與圖也學士在當時其文辭爲元首稱而書法繪事妙天下宜公重之若是天聖復興以有碑與圖耳今公文旣卓絕善大書兼長行楷其碑與學士相照映且公自司理以來郡之廢者舉之圯者飭之諸所維持法紀保護民生者有大功德民亦皆大懽喜則古檜與甘棠勿剪而寺碑

與峴首相望永永無墜可知矣予遂題其後以
附于召南之咏江漢之思俾千百載寺倚之重
云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二十

宋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一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嶺南平寇碑

嶺南古粵地自秦棄弗屬當漢盛時武皇遣伏
波樓船二將率十萬師征定之分其地爲珠厓
儋耳諸郡而未幾輒叛及元帝而珠厓乃大叛
益遣都護以下十一人興大兵歷數年費以三
萬萬計弗能討罷之亦棄弗屬而漢亦遂衰矣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一
夫粵數反覆好亂自古記之而其開國盛衰亦
如此明興統御萬國際天極地皆入版圖而
粵爲天下兩都會朔南暨聲教矣然治久則孽
生地險則易阻而嘉靖間巨賊李茂陳德樂二
曾者乘倭外訌而內造亂焉當是時亦嘗聚兵
會剿矣或言兩難並發民恐弗堪不若且撫寇
而專事倭便而賊猾窺指亦願就撫乃撫之而
于海壖之側所謂鋪前者安置焉而鋪前與珠

池最近珠池者國之大禁賊之故所睥睨者也撫既久遂擁衆數犯禁盜池而椎埋剽攻遇商賈則掠商賈有居民則劫居民與官兵格殺無忌于是前直指蔡公夢說悟安置海墘之非也亟以計徙置城內焉然賊雖徙而徒黨在海澳者亡慮數百千人大者稱澳主小者各有名號皆分布諸澳中而益造桐槽諸戈船亡慮數千百艘亦密藏諸澳中數召集天下亡命奸人豪俠劍客與羣黨雜居其志叵測矣當事者欲置弗問則賊方縱橫恐爲大亂之漸以貽後憂欲亟治之則賊既受撫恐發大難之端以嬰始禍皆相顧莫敢言而西粵開府劉公膺特簡晉少司馬總制兩粵至則奮然曰春秋譏不討賊而曾本首逆蒙宥不悛因撫益恣固王法之必討者也且曾既叵測而結構益多倘一日定謀俾在澳者自外起曾從中應之可無寒心哉

吾固計之熟矣彼二曾者擒亦反不擒亦反擒之則反速而禍淺不擒則反遲而禍深深則莫可爲矣吾寧任其淺者遂決計擒而置獄焉公預料二曾朝擒羣黨必夕起起必自清瀾始與澳近也乃命鎮城戒嚴而檄叅將楊友桂者提兵謹斥候防禦勿失旣而賊果如公料飛書城中約內外並起而邏卒以戒嚴輯得其書遂閉城大索計不得行而是夜犯清瀾者友桂違節制亡備賊遂突入猖蹶勢洶洶矣公乃與直指黃公正色極論友桂失職罪亟去之而以可任者攝焉直指公者秉綱紀振風裁飭厲文武與公同心討賊軍令益嚴而總戎李君棟者具謀勇尚忠義數踴躍赴敵名將也而布政司右使程君拱宸分守道左叅政徐君應奎右叅政熊君維學左叅議李君一陽按察使徐君用檢兵巡兼提督學校副使孫君秉陽兵巡副使黃君

時雨古君之賢海道副使趙君善政兵巡僉事
許君國瓚提督學校兼兵巡僉事郭君子直或
臨敵或督餉或紀功雖職不同而皆運謀略膽
才猷竭精思佐石畫皆極一時之選者也公于
是檄總戎駕艤艫親入海而兵巡孫黃諸君統
舟師繼之分其兵爲三道一從中出一繞其左
一夾其右三道並進而清瀾之賊自見始方突
出莫能當以爲大軍未必卽合可遂橫行也及
董學士函集卷二十一 四

其徒約期日各從所在自韶州起而粵以北皆
煽搖動矣公急馳檄授計先其未發剿之不旬
日而俘斬百有奇梟其首妖盡釋所協從者翕
然遂定焉而珠池之賊又報矣珠賊者澳之別
黨與澳故相盜犯而犄角者也至是乃大集焉
公復檄總戎出海而兵巡孫黃與徐許諸君繼
之分其兵爲四哨大約與澳戰同而珠賊之數
與澳則倍我軍乘勝益奮進擊益力故其所摧
董學士函集卷二十一 五

舉雙鼎雖有后羿不能以一矢殪兩狼言敵多則難爲力也今粵適遭兇會一賊方弭一賊繼之而公左投則左勝右投則右勝終投則終勝鼓鍾而奏凱者宴不停于轅門露布而獻俘者使不絕于朝闕其奇二也傳言搏牛之蟲不可破礮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言戰易疲而勝難再也公于澳戰兵不遺力矣而珠賊益倍俘斬益多其奇三也夫兵固貴速馮奉世所謂

董學士函集

卷二十一

六

一舉而疾決與曠日相萬也甚言遲速之辨遠也蓋遲則軍興易乏師饋難繼而賊旣數至矣倘不疾決則于彼爲樹敵于此爲分兵分兵則此孤樹敵則彼衆而持久情見勢格力窮益自敝矣今公每戰則鼓不再疊旗不重褰而如迅雷之驚人無不震衝颺之激草無弗靡蓋七旬而三捷焉其奇四也古言兵興則糧隨故賊之戕民者七而兵之累民者三其苦均也今公止

用見兵給以常餉而兵不別調餉不加益故賊凡三戰費止千緡爲粵平太憝除大害而農不廢耒女不罷機吏不叩門市不輟貿恬然若無知焉是以懽聲震天歌舞且地蓋喜其地旣無賊而民不知有兵其奇五也公本儒者敦禮義誦詩書揖讓尊俎間耳而聞公御軍有法應敵甚閒見始而慮終因微而知著策一籌則千里響應計一定則百變合符雖司馬法之雍容穠

董學士函集

卷二十一

七

苴之秘奧無以加也當其時狼烽數舉羽檄交至而神色不動起居晏如方與客嘯談卽席賦咏雖葛相之麾扇臨陣曹公之橫槊賦詩蔑以過已其奇六也然予聞公之始擒二酋也亦有苦心者已非專于爲國弗顧其身者不足以任危機非壹于報主弗貳其志者不足以斷大事夫專于爲國者古之所謂樸忠也壹于報主者古之所謂純誠也而公忠感天地誠

貫日月此其立功之本而天下所不可及者也
于是 天子嘉悅自公以下賞賚各有差而公
之功當勒在旂常垂之竹帛永永無窮矣于是
布政司左使張君大忠與徐按察同請予言徐
則已在行間而張之下車適當飲至之後然公
以其明哲沉毅方于善後有賴焉遂併著之頌
曰 昔在周宣爲中興主南定淮夷北攘獫狁
維時良臣有方有虎實翼王綱是經常武於鏢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二十一

人

我 皇統天御宇萬國版圖四方安堵蠢茲么
麼曷足膏斧始焉造逆宜卽醢俎如 天之仁
宥其遊釜匪 恩是思惟兇斯怙陰懷叵測陽
爲就撫爲逋逃藪造作樓櫓犯 國大禁抗兵
格阻剽攻居民抄掠商賈赫茲 王法藐焉敢
侮愍不知畏走死如驚以彼稔惡如虎負嵎恐
蹈虎口敢撩虎鬚民不敢指吏亦踟躕桓桓劉
公爲 國忘軀正色持法籲 天請誅首發大

難亦履危機惟其獨斷以剖羣疑忠誠貫徹明
察幾微萬舉咸當一策靡遺爰整其旅秉鉞誓
師以正 天討以布 皇威觸之者碎搗無不
夷制府崇重孰履行陣惟公驅車凡三移鎮十
乘一臨千人咸奮如颶之擊如霆之震詩歌三
捷書紀七旬旣懋其績復合其辰速往速來悉
乂悉平地旣無賊民不知兵 國之砥柱粵之
干城我思古人厥惟姜召出總征伐入爲師保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二十一

九

惟茲膚功曷弗克劭天生我公本爲社稷將膺
寵靈夾輔周室粵鎮旣寧越裳重譯對揚 王
休永綏方國

漢壽亭侯關公廟碑

予嘗覽古忠烈之士英傑之人沒而爲神者有
之然或止于一隅不能及廣遠當其時暴著久
則寢微矣至其歷千餘年如一日自赤縣神州
及四海內外莫不尸祝嚴事之顯赫赫靈盼鄉

昭答恍惚精爽至今若在天地間則未有若漢
關公之神者也昆山之有關廟則潘少保公所
特剏也始少保公嘗以大中丞治河矣當是時
河大決淮揚間而淮尤甚卽瓠子之菑鉅野之
溢當不過是世錯愕莫知所爲而少保馳至淮
親詣決所推究本始知淮故恃堰自漢陳登築
高家堰而明興陳平江加築焉迄二百年淮
無河患及堰廢而河決矣是堰之爲淮利害章
章明甚也遂力主築堰人或多方沮格而少保
銳意築之旣築堰又築旁堤二千餘丈堤且就
矣而中有龍門未合龍門者兩堤湊處堤將湊
則水益東勢益衝故俗稱龍門者言如禹治龍
門之難也蓋是堤之將成而潰者再矣而少保
銳欲成之末且合衆力大舉益以汜成而怪風
濤陡作堤忽大潰衆皆失色而少保志益堅篤
益銳乃芟蘆廬堤上居之排衆難拂羣言而弗

顧涉沮如堯泥塗櫛風沐雨歷勞瘁而弗辭履
冰霜膺霧露茹荼暉集甘苦辛而弗懈其捐軀
報國捍患救民真若王遵之誓填金堤者而
當堤之旣潰則慷慨振悼憂愁幽思而神遂顯
靈示之夢矣其詳載少保所撰淮揚廟記中其
事甚奇而夢之旣寤則堤上人譁傳有神像漂
至亟輿而致之宛然夢中所見也少保志本堅
而會有神符其銳益甚乃復大舉期以五日報
成而躬往督之屆期則水忽遽退風日霽和波
流清淺見者莫不駭異而羣僚稱慶萬夫懽呼
龍門一舉合矣夫一淮揚也始則河決百里固
天下非常之大變繼則堤成五日尤天下非常
之奇功少保所以感神貺而不已也蓋少保業
已奏請而立廟淮上矣又捐貲而剏廟昆山
焉蓋以淮上之廟國之所以報功也而昆山
之廟已之所以報德也惟其感而不已故其祀

而益虔然淮上則 皇朝賜額寵靈之而毘山
之額有獨異者予嘗與少保謁廟而覩其門額
曰武安王廟其殿額曰漢壽亭侯關公廟而旁
署羽書則喟曰異哉今天下皆爲神諱而止人
諱尤謹一及之則變色嚙指避弗遑而此何署
也少保言有奉鸞箕者而神實降之筆如飛不
可掣此箕書也夫箕不經見而書家言龍臥天
門虎跳鳳闕者予視其書良然而晶光外溢內
董學士泌園集卷二十一 三

依依若不忍去者何哉或言古大臣將建天下
大業則必有神助焉或言神者精之極少保治
河其精誠格 天而神以精靈自天應之精之
相通也斯固有然者予獨以 明興定鼎燕京
而淮轉漕四百萬內實京師外給邊餉所以鞏
萬年之 國祚受萬國之朝宗而淮實爲咽喉
焉其關 社稷非小小也故予每謂少保有社
稷功而神實爲依之 社稷與天地久長則神
董學士泌園集卷二十一 三

與乾坤不朽而少保亦名垂無疆矣故予記毘
山之廟而備著淮堰之功所以追其本也毘山
在湖郡東北湖受天目萬山之水而此山鎮之
今復鎮以神廟而湖世蒙其庥可知也因并著
之廟有前後殿皆三楹而後殿則兼祀先王及
張車騎者亦仰成神意云

重修朝天宮碑

朝天宮者我 國家虔事 上帝祝釐之所百

官萬國朝賀習禮之地也 明興 皇祖受命
于 天肇造鴻業既嘗卽金陵首建此宮而北
京未備 章皇帝始卜都城西北隅倣 皇祖
之制建宮于茲其時有景星之瑞天應甚明後
五十年 憲皇帝復卽其故而大新之度爲層
殿翼宇闔邃壯麗與金陵比隆而加盛焉至
今上皇帝又數十年其官某請于 上而又新
之雖規制不改而盛麗益極矣乃 命臣份謹
董學士泌園集卷二十一 古

紀于石竊惟自古聖皇御極纂統必其爲皇天
顧懷百神擁護靈答嚮應而後足以錫疇福于
兆民永丕圖于萬世故對越于上照臨于下昭
融顯赫不敢厭數皆所以爲元元至計邦國遠
猷也昔詩著祈報之文禮謹禋祀之典其事閎
嚴所從來久矣然而奄有弘服光覆四海宅中
圖大于其建置亦必其殊偉卓絕足以聳神明
之瞻者有以稱焉而况紫微天帝之居擬象太

乙繫修不著則精靈不降而民何所蒙福耶故
有豐功厚德恢大之業必有明祚默祐光顯之
實自古以來莫之改也恭惟 皇祖神武維揚
振興海寓秉鉞定鼎時不暇給而九有旣戢茲
宮先建所以昭格上天凝集大命光撫有衆爲
民請祉也而 二聖繼承實弘此道率由先烈
祇事不遑暨我 皇上履世協運續 祖宗之
成功秉天人之大順制作準于往初禮典備于

董學士泌園集卷二十一 圭
一時其治隆矣澄神穆清齋心凝默外應樞極
內含泰元其德至矣故自臨御以來雨暘應時
旱潦不作甘露靈澤之瑞史不絕書叢芝嘉禾
之生殆無虛歲禎符填委協氣駢應亦足以明
道化之感而彰神祇之貺矣而我 皇上心切
閭閻慮軫民物嚴奉玄穹精修夙夜所以祈報
禳祝之禮必躬必親靡有不至凡大小臣工罔
敢不虔而茲宮實 祖宗所以祝釐者又其宜

某之職守也故得以輸誠効忠而俞請焉唯我
皇朝爲中外方國之主其歲時之節 萬壽之
辰遠近畢至稽首闕廷者其儀必先習于茲宮
蓋人主敬天而人臣之視君猶天也故曰朝天
云於是清都秘府琳宮絳闕妥侑神靈者無所
不備金繩玉簡蕊笈芝鏤降集妙感者靡有不
飭可以凝祥致和流慶海宇而我在朝之臣以
及薄海之國凡從金鳴玉垂紳綰綬之士梯航
賸譯貫髮皮弁之人皆得以趨承堦墀恍惚天
上而鸞和仗御之容時與金支翠旗照映炳閃
于太清玉虛之間於乎偉矣非極盛麗何以當
之是舉也不煩睿思不費公帑皆某官某以某
項錢充之庶幾善體我 皇上敬 天尊 祖
之意而仰成者已斯所謂知識守者也臣幸乏
輔導而材識庸下不足以補裨萬一然將順
聖德托于文辭以形容國家之制垂之于後亦

臣之職守也很奉成命其何敢辭乃繫之以詩
曰 昊天曰明帝極其樞鑒觀四方移居清都
乃睠攸顧維 皇之區 皇受成命撫世作祖
翼翼 神宮瞻 帝侑安繩繩孫子實繼厥緒
續 祖之制庸闢斯才勾陳環衛象 帝之處
我 皇蒸哉日靖下土夙夜宥密篤 帝之祐
曰惟 帝宮其敢暇豫有臣仰成 皇曰與汝
汝新汝構厥惟汝舉茲宮既新惟 帝斯旅
帝臨中壇百神承所煥焉有赫爰祗厥叙熙典
備成釐事斯與以祝以祈于福于祉陰陽五行
四時布叙屢豐穰穰慶雲甘雨 帝勤時登於
皇樂胥神用有依民是以撫四方萬國來朝來
覲爲 天之子作天下父 聖壽萬年爰推本
紀叅侔闡闢昭于世世
擬撰 御製太嶽太和山重修玄殿碑
太和山者 玄帝鍊神棲靈之地也山在均房

之間臨雍豫之野當翼軫之次據江漢朝宗之上發源萬里延袤八百餘里其著者有七十二峰三十六歲二十四澗之勝層巒疊嶂不可勝數蓋帝天樂壤神仙所都自 玄帝升舉之後歷代以來數見奇異咸于此祠祀不絕至我高皇麾義旗戡定天下實有陰贊之功逮我成祖靖難底業馳電擊 神威赫奕尤顯用感其靈尊山爲太嶽作五嶽巨宗示天下名山

董學士志園集卷二十一

太

無與爲貳盡改歷代所建諸祠廟而鼎新之至冶銅爲宇飾以黃金範金爲象度爲別殿重闕閣道相屬彌亘峰嶺壯偉殊絕務稱 天帝太乙之居所以致崇極于 神明示報答無已之志也精虔妥侑之事既備 神有所馮依嚴嚴翼翼來格來鑒靈變恍惚耳目所共記睹不可殫盡山之雲氣草木之瑞駢降繁委紀不乏書四方之來乞靈徼福者萬里畢致靡遠不應蓋

百數十年于此矣顧歷歲既久寢以就圯不及今修舉恐怠而勿飭益遂廢墜非所以爲後嗣共承 皇祖崇極之意朕甚懼焉爰發內帑命工臣馳往督事以其年月日興役某年月日畢工云朕惟自昔帝王之興莫不由天命之所聿顧神靈之所輔翼有昭明顯融之祚然後應圖撫世熙景命而握貞符有聖神文武之烈故天人之機甚微而感應之迹甚著然未有若我

董學士志園集卷二十一

太

皇祖得 天眷之明開國家無疆之基其烈如此而我 玄帝護國翊運威靈顯彰其祚如彼推本所自其神功至德大造斯世于崇報之事亦宜有以稱焉古者天子主 天地山川百神之祀四海共貢盡志備物所以明有報也其歸功穆清讓德玄宰內極其精微而外致闕嚴之典兢兢如不及所以明報之不易稱也故靡不竭其力焉今 皇祖之于茲山實由此意惟子

孫繼緒承業以迄于今膺皇圖之固海宇晏然
享靈長之統分毫皆 皇祖之成烈也則其思
明祚而奉遺祀其猶可以忽諸夫祈天保命祝
蕃釐而緝純嘏所以爲後世無窮計使元元兆
民皆得以蒙福逢其嘉祥而庇至治也豈以爲
一人私哉斯事體至大不敢不敬朕始自入纂
考求一代禮典之制稍正禋祀祈報之儀其文
略備用以對予 皇天上帝肅將明神懼德之

董學士泌園集卷二十一

主

不類方疑思化原恭已于靜冥于玄默之道有
合焉猶慮弗鑒休徵之治未洽乃日夜爲百姓
禱禱請命罔敢康寧幸 天之福甘露靈澤之
降于上同穎連穗之叢于下以示寵綏間者逆
臣既得邊屢奏功海防振師苗人效順化南暢
而威止遂用釋朕憂其敢謂能無亦有祚之者
乎是皆我 玄帝之賜 皇祖之所以遺我後
者也朕實生江漢之國庶幾茲山之靈曩南巡

顧瞻慨然如見祠宇玉清碧虛之上于茲修建
惟朕之夙誠云是役也光現巖谷者凡十餘處
屢有大木漂流之應靈異疊出與

分宜縣新城碑

予嘗讀詩至烝民韓奕烝苗諸篇而嘆周人蓋
重于城之役也當周宣中興其功烈盛矣詩人
咏歌之獨于築城之事再三致意焉見其君臣
同心以憂天下之治所以待寇者固有此傳不

董學士泌園集卷二十一

主

徒恃戰勝之具也 明興承平已久城之備漸
弛頃歲倭夷作難數犯浙直閩粵間動踰千里
勢如颶風所至有城者輒入收保寇不能久持
卽去無城者至則魚爛百無一全故人始以城
爲急建言者因謂郡縣皆剋期築城遂下所司
督之會寇方轉掠贛州江右俱震中丞何公道
往填撫嘗行部嘆曰夫慮患圖于未形而爲備
乘其未至今江右與浙直閩粵地相錯也寇形

見矣顧可以其未至而不速爲備乎乃懲往事奉明旨慨然以興築爲務凡城若干處而分宜城遂成初分宜本無城有城自正德七年始時一切草創三面以甃爲牆高不過丈厚不及三尺南面列木柵雖名爲城實非可緩急恃也是何公機李守德肅戴令廷志比舊址加闢之易木與甃錯以堅石高倍其數厚乃三倍崇崇屹屹遂爲巨防遠近驚視蓋非復昔日之舊

書學士潘國集卷二十一 重

矣工始自己未十月成于庚申三月凡五越月耳是役也費凡三萬計何公以邑民貧皆取自公帑民不輸一錢用其力以公帑錢給之皆喜出望外益樂趨事役以易舉告成之日懽聲若雷云往予聞倭所犯處民以城爲據寇至則守去則如平時無城者瘡痍流離之狀所不忍聞其視有城若天壤也今分宜幸未罹于兵革何公先所未至而備之民或未知設萬分有一或

他郡小警播聞邑中其感何公之賜何如哉夫古之君子當其始也知其有所益于民則不顧其費知其有所德于民則不恤其勞及其後也民見其德而忘其勞受其益而忘其費故有不可慮始之說茲何公旣無所費且勞于民而成大役矣其始事之日旣以感之而况于後耶昔召伯之營謝仲山甫之築齊燕召公之城韓載之于詩以爲美談而韓謝之役實率燕衆以往

書學士潘國集卷二十一 重

豈以本國新立不欲卽勞其民耶宣王之善體人如此今何公以分宜民貧而免其勞與費固非以私一邑而已也而邑人之感自有所不容已者予邑產也感公之義尤深故叙其說如此公填撫諸善政甚多予特因城事而論之當城之初議代巡徐君紳實贊其謀繼而鄭君本立實起其成何公之有成功二君同心之助也若叅政王君宗沐憲食鄭皆與綜理其事法得

並書之

淮揚紀功碑

初倭寇凡三掠淮揚間當是時賊不過數百人
嘗調發諸省兵不能禦剽州縣以千數所至焚
燒殺戮荼毒不可勝道會賊別流過南都者數
十人轉略千里官軍以萬計皆靡至皆言賊有
神不可與圖遠近傳相恐議者曰急矣淮揚重
地也宜專設填撫便因共稱前中丞李公賢以
董學士添園集卷之十一
爲卽欲平賊非李公不可乃自家召拜李公公
至則日夜治戰守備按行伍法置營房校武場
造戰艦數百艘合馬步水兵校之百具咸飭賊
覘知不敢犯已未四月乃合衆萬餘分道並入
一時皆震公馳出如臯與賊遇于白蒲諸將皆
言賊初至宜及其未定擊之勝公曰夫戰貴得
地今賊方厚陣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
復收矣乃堅壁懸賞約以五日不發一矢而令

軍中有敢言卽戰者斬賊求戰不得乃益進公
因召諸將策曰賊過如臯則諸道必合合則道
有三自泰州過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最要
自黃橋過瓜儀以搖南都而梗漕運次之若從
富安而東當至廟灣絕矣是吾得地時也乃以
海防副使劉君景韶丘遊擊陞守黃橋諸路而
身當泰州之衝于是海防等皆稍稍勝賊賊見
黃橋泰州兵盛果由富安東出公喜計得因命
海防遊擊及沈思學兵躡之戒以晝則稍近使
不得休夜則稍却以杜其後務致賊廟灣相與
共擊而其時他賊復攻丁堰諸處以分我兵公
乃益以陳忠與海防等兵合勢而親提大兵從
中疾走淮安以夜半入城賊果如公料次日至
馬邏矣馬邏者廟灣近地也先是公嘗調徐邳
諸處兵聽用而總督胡公所募山東青沂等兵
適過淮公因留之部分中軍馬兵爲前鋒曹克

新兵爲中隊青州邢鎮兵爲左翼沂州何本源
兵爲右翼倪祿梅三錫合徐邳曹兵爲後繼列
營姚家蕩以待而賊始計謂公方禦丁堰勢未
及前淮安無備可掩至則見姚家蕩兵皆驚乃
據高衝左翼公亟麾前鋒橫截其陣賊分爲二
曹克新貫其中堅邢鎮等攬其左右梅祿等疊
出薄之自寅至申鬪數十百合我軍憤發益奮
大呼震天無不一當百賊不支遂大敗而公所

董學士函集

卷二十一

三

遣海防遊擊及沈思學陳忠等又敗賊丁堰丁
堰賊盡絕而馬邏賊得脫者奔廟灣時他賊復
有自西亭犯海安甚急公乃馳往揚州督海防
等出奇擊賊敗之賊退張莊又敗之西亭賊又
絕而廟灣賊乃以其間得假餘息固守時視師
唐公提援兵與公共剿兵小邱唐公以巢堅非
可歲月拔捨去公按行知賊據水爲險雖有堅
巢可計破也乃益具畚鍤多積土平塹奪其險

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繼進賊巢露情見益
窘復大敗會靈雨途遁謀者言賊來酋首八人
死者六其衆得遁者無十之一二蓋賊果絕于
廟灣云是時公方高會諸將論功犒士罷遣所
調兵而七星港又報有三沙之賊三沙者崇明
海渚中始江南嘗盛兵圍之數月弗克藉屢勝
之勢乘我解嚴來犯氣甚銳上下惶懼無措公
獨宴笑自若時曹克新已轉副總兵丘遊擊轉

董學士函集

卷二十一

三

叅將矣公先期以紀賢等兵隸曹守狼山分中
軍等兵隸丘守如皋命陳忠守海門遣楊縉守
金沙而檄海防兵守泰州布列已定賊果由金
沙入海防等咸會先整兵舊場一戰勝賊賊趨
仲莊追及之再勝又及之鍋團復勝又及之十
窰又及之牛王河又及之劉橋劉莊連勝而江
南副總兵劉顯者以三沙失利總督視師二公
責與諸將協力又大勝賊潰圍走欲西而公預

調曹濮等兵制其西遂北而我兵兩及之于北
輒勝乃奔唐家濮唐家濮者僻遠賊意無兵而
我兵復卒起遂終勝賊蓋無一人得免者自公
與賊遇三閱月餘凡前後斬獲四千一百四十
九俘七十八奪器物萬二千三百九十焚溺死
數千亦可謂非常奇絕之勲已報聞 上嘉悅
賜勅褒賚公再廕子轉南兵侍復轉北海防以
下皆通遷有差海防今代公爲中丞贊決公勝

董學士函集卷二十一

未

算獨多焉公既行父老思公勲輒泣下議伐石
狼山之顛謁繕部胡君文孚遣使馳都邑以司
馬蔣公所撰平倭略乞予紀其事予惟公之功
不可勝紀顧其難有六曩賊至諸君皆屢城守
猶慮不保公獨挺身迎賊出其外一難公迎賊
如驚之疾白蒲則如驚藏廟灣之役則如張置
待兔七星之役則如網澤而漁此皆據地得利
形格勢禁先計後戰如左券然非一時偶值其

便也二難善乎視師唐公之議曰擊來船一較
擊去船十夫來船真倭去船皆從來船力聚去
船衆分其勢異也擊來船者鋤根消萌芽乃戕
滅擊去船則雖勝之民已殘矣其功懸也今公
所擊皆來船賊雖入境而民不知賊三難夫戰
勝之後方當休兵古所謂強弩之極衝風之末
不易再舉而三沙繼至屢戰屢勝四難自有倭
寇卽資狼苗諸兵公獨謝不用軍興以來多奏

董學士函集卷二十一

五

請不贊餉公獨持常額不加兵少而強費省而
士奮五難予嘗從公游見其談道德論性命究
極指趣雍容儒者也其持身凜然立準繩爲世
模楷及其擐甲冒矢石呼嘯瞬息不拘故常
臨機若神自諸老將皆以爲不及乃知道有變
化學有本原其所得深遠矣此其尤至難者六
也予覽觀古今未嘗有無事之世幸而得其人
則捍大患弭大變世難息而天下安否則變成

患極一隅動而四方起治亂所繇可畏也茲賊
擁萬衆入非公要擊之則陵寢重地南都根
本漕運國計一搖豈小小哉而淮揚間前事可
勝言哉是宜有紀昔周伐淮夷詩人作雅唐收
淮蔡韓公作碑以其關當世者大也主上神
聖威武遠邁周唐而公適成功此地蓋數千年
間三見而已宜有作者以附于常武之義乎淮
西之文予非其人而不敢辭也用勒之信石垂
書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一
之後來使有所考焉公名號克齋江西之豐
城人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二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海塘碑

鹽邑在海中若浮瓠然獨石塘號稱捍海而邑
當秦柱白塔乍浦諸山南北夾峙激海鼓颺其
衝撼特甚故數被患與瀕海諸郡縣迥不同而
塘輒易敗明興數苦之矣丙子歲颶作濤一
搖而塘敗十六七民漂不可勝計數十里室家
爲墟而浙西數百里間水微鹵有海魚游焉識
者皆寒心而大中丞謝公侍御吳公奏狀請治
塘議費以十六萬金有奇既戒期興役部署有
緒矣居無何而謝公入貳戶曹吳公出副憲臬
去而上簡少司馬徐公兼中丞來下車首問
塘事或言議政屢往牒舉事占近世塘自正統
間嘗築矣其費二十九萬載在誌籍今事變過
之而議費減半恐不可且創大者難卒復工鉅

者難起成勢非數年恐不可曷再請而徐圖之
公乃嘆曰夫人臣下當憂民上當體國今縣官
屢乏而浙帑素虛何再請也且古稱拯溺救焚
言其速赴不旋踵也民旣漂溺吾有速拯之任
惜然不能須臾何徐圖也昔漢稱王遵以身填
金堤吾其身許是塘矣乃亟親按行數橈泥蹠
塗蒙霧露冒寒暑勿懈因晉藩臬三道召郡縣
諸屬引父老集士庶而訊患害審便宜究長策
與侍御鮑公條上得報可而公銳意督之蓋每
飯未嘗不在塘每夢寐未嘗不慮塘事心兢兢
常不遑而藩叅朱侯舒侯前後相繼爲守道憲
僉張侯爲巡道陳侯爲水道三道皆以才賢著
名極一時之選與公同心日夜殫思畢知以効
匡贊而公虛中盡下與相周旋然公擇善以人
而任難自己其志意奮勵足以感動而身親勤
勞允足表率以是諸屬皆奔走爭前諸役亦輟

輾並進罔後上下合爲一體以有成功本皆公
竭精致之非若世之授指而責成端居而論績
者也工始于丙子春二月成于丁丑秋九月僅
閱歲云初公于石塘內加築土塘間行塘曰夫
築土塘所以爲石塘唇齒護也然潮過石塘而
無河以洩之則勢悍而益漂今從二塘間爲河
使潮過有所容宜足以殺其悍亦古所渠之遺
意也乃亟鑿河而石塘之難難于聚石公旣令
博采洞庭杭湖諸山會河濬舟行轉石益便而
舊石墜塘下者匿土中悉募人出之得石益多
矣蓋塘之速成者以此先是議費十六萬者徒
以石塘耳今加築土塘又鑿河又樹壘浪椿無
數以抵潮又鑄鐵獸十二以厭水又剏橋五以
通道而雇費十萬有奇其存者五萬六千有奇
焉余嘗適海上觀塘見石磨如珉其縫如繡外
極精矣蒸秫如脂傳土如膠內極固矣工速費

省而既固且精慮無不周事無不備邑人言自有塘以來未有若此者因登秦柱望海無際潮怒如震雷瀉如建瓴獨石塘力抗之亘如金城屹如砥柱土塘如重關如疊障而河經其中如長虹余乃作曰嗟乎壯哉其東南之奇觀而永久無疆之茂業哉于是邑人出于波濤安于衽席息于吊問興于謠歌思欲得余言紀功貽後世而三道遂以民情來懇余惟天下同患北有

河南有海間者河甯梗漕縣官不愛鉅費歲覃無已者固以四百萬粟關軍國至重也然漕者四百萬粟所過之地而浙西東吳諸郡者四百萬粟所產之地其本末甚易辨也頃濤一播而浙西水微鹵矣嚮使塘不修而益漂能無爲壑乎浙西壑而東吳能免乎故公匪獨一邑之功而實社稷之閔謨軍國之本計也余浙西人也故備著之公在浙靖夷氛擒大寇撫安黎元

其功甚多而余特著其塘事如此云是役也

天子嘉公功晉俸資金帛三道郡縣或遷或資有差而嘉興守黃君前守李君同知黃清梁楹通判張繼芳伍希德胡嗣敬推官陳文炅海鹽知縣饒廷錫海寧知縣蘇湖皆竭力是塘者也宜并得書

乃系之辭曰

昔在帝堯儲于澤

水洪濤爲苗自古伊爾我皇御極海奠南紀

區域共貢山川式序云胡天吳弗率厥職鼓颺

掀濤播蕩茲邑遠近震驚黎庶墊溺皇曰念

哉孰予俾乂乃咨司馬汝往予治粵惟徐公名

重當世經國之才憂民之志夙夜不遑日月靡

暨舍其路車陟彼沮洳去其幕府數行瘴癘豈

曰安之心不容貲勞身率人竭精任事勤勞惟

甚策畫咸宜閔綱既綜小物不遺動中要領合

其微機二三同心左右匡維羣僚庶尹各執其

司奔走匪暇曷云怠弛萬夫攸集翕如雲隨舉

石相杵聲如殷雷上下一體孰無競思人盡其力一以當百物適其用一以當什費是以省成是以疾一年之工百世之績爲邑作鎮脫其艱危異時邑田浩渺無所窪者爲河高者被鹵今得耕耨是成樂土旣窶穰穰汚邪膺膺異時邑居頽垣敗壁葭莢之宮魚龍之窟今作百堵妥其家室桑梓維陰燕雀來集異時邑人或漂或堙生莫厝足亡莫招魂今有寧宇長子育孫

董學士澐園集

卷二十二

六

昇其祖洽比其鄰邑有茲塘欣欣相語異時哀號今式歌舞茲塘屹屹關國實大浙之咽喉吳之門戶是稱與壤克溢天府百萬軍儲副以筐篚四隩雖廣取足千里惟公之功社稷是輔朝之鼎臣時之砥柱公之精忠格于昊穹夏無靈雩冬無烈風歲以晴霽以庇羣工公之精誠通于神明楊憲正直屢顯儀刑異人蓬跣來告厥徵厥惟默相功是以成公拜稽首惟

皇龍靈 天祐 皇家百神拱極四海底寧微福一邑豈臣之功實 皇聖德 皇祚萬年永永無斁史氏紀功昭垂珉石

長洲縣儒學重修碑

初長洲學因福寧寺基改建歲久且圯諸博士弟子員詣大中丞陳公白狀公按行學嘆其山川美控帶勝宜不乏賢而廟庭迫隘門偏泮隘制未足稱卽殿且垂墮不自今振葺謂後來何

董學士澐園集

卷二十二

七

甚非所以妥聖靈示尊崇廣樂育之意也乃檄縣修舉加規廓之旣成而縣令陳君屬予言紀始末予惟古先王宰世理物所以形化道移風俗莫善于學是三代之所先也故魯侯作宮思樂歌之周衰學廢子衿刺焉棫樸譽髦之風始未嘗不盛而宋陵夷也今中丞不惟千革之戢而銳意經文首務飭學令匪簿書之急而勤勞營學旦暮以趣于成固一時甚盛舉也意者吳

之士其有興乎蓋長洲古吳地其始諸夏攢之
自泰伯逃吳讓天下有至德吳始重及子游游
孔子之門列在文學爲高第而吳遂爲文學之
國然予獨怪泰伯居吳其文章號令無聞焉而
子游在當時亦未嘗多所論著其文辭不概見
何哉豈至德無言而所謂文學者固別有在歟
至吳自建業歷六代以來作者相繼而起以辭
賦妙天下雲蒸霞蔚不可勝道天下言文之鉅

麗者必推吳矣而或以文盛實衰羊質虎皮石
中玉表固自昔之所嘆而有識之深憂也然則
語文學者果何準歟而先王設學以立教又將
何本歟蓋予觀先王之學制備矣陳簠簋俎豆
鐘鼓管籥之器習揖讓進退之度搏拊舒疾之
節游息詩書之府錯綜六藝之林此皆所謂文
也而孔子之示門人曰爾以爲必升降酬酢然
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綴兆疾徐然後謂之樂

乎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夫藝者禮樂之文
德者禮樂之本觀德之大則見藝之爲麓知德
之深則見藝之爲淺譬之圓蓋昭縣星漢絳布
而人欲以藻繪擬之麓矣天潛地沉璇璣獨運
而人欲以象數求之淺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
人默而成之存乎德先王以正君臣父子之分
敦長幼之序辨內外之別定上下之交實本于
德其培植綱常維持宇宙功如此其大也始于

人心極于性命道如此其深矣故先王之教于
古遵之萬世永賴其本固如此也而當其時士
之得于先王之教者出則葵倫叙于海內政化
敷于廟堂功業書于竹帛秉握樞軸而天下尊
之處則孝弟施于其家行義振于鄉黨忠信行
于蠻貊不階尺寸而天下重之教之効也而先
王之用于朝廷薦于郊廟達于邦國者則垂之
爲謨列之爲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文之有

本者也昔子游學于孔子得其所宗夫固有本而恭伯之德尚矣是皆吳之賢也予聞教以俗施而道由古則教以俗故知敝而易返道由古故邇原而有歸今天下文益敝吳尤甚焉予將求先王立教之本以返吳俗因追其古初舉鄉之先哲以告學者而曰庶幾哉其有如古之士者出焉亦中丞令君之所望也是役也始隆慶五年之六月成是年之月數閱月耳而庭之

董學士澂園集

卷三十二

十

陝者闢門之偈者廣泮之隘者擴殿之垂墮者堅度爲昭曠華爲丹漆巍乎煥哉而明倫之堂敬一之亭尊經之閣博士之舍或葺或構亦難矣凡其爲費若干中丞公給醵金三百奇米四百奇而按部侍御劉公亦助金二百奇米五十奇其餘則令君力圖之中丞名道基同安人侍御名曰睿南昌人令名用賓晉江人掌其役者縣丞某法皆得書書之

浙直分署碑

初烏青鎮地大如斗而分隸浙直兩省三郡六縣間形錯如繡令甲諸有逮者踰界勿攝而鎮旣雜隸跬步卽踰諸逋逃如刺蜚莫能逮以是人多抵調俗益抗敝廢格沮事不可勝原更甚患之而地去鹽官近諸煮海私販大者艦以十數艦大者數十人往往薄鎮浸連大盜椎埋民尤疾苦異日者部嘗議設別駕因卽鎮建署矣

董學士澂園集

卷三十二

十

而別駕多檄委無寧居徒虛署空文無益會署燬別駕革焉而久之涇山賊起涇山者鎮之密壤賊潛榜禽而徐龍起徐逸而周道士起三賊相因出則剽攻居則負固而周尤猖獗于是中丞謝公侍御蕭公議以鎮本雜隸難治今賊方充斥而諸縣祗悟是賊合而我分滋患未艾也宜改設郡貳總轄之郡貳者例無檄委而職有專統便上報可因特給關防俾轄諸縣稟約

東焉郡之給關防異數也而不由下請特出

上命則尤異之異者也以是郡貳益難其人而羅侯爲道州守部使者察舉有才廉名遂自道州轉湖郡貳至則因故劉侯所建署而加闢之始舊署旣燬而劉侯造端刈蒿萊墾沙磧其營構草創堂室略具亦勤已而未成也羅侯乃益經畫備規制中爲堂五楹後三楹最後爲衙堂爲寢室爲樓各五楹而堂之前爲儀門左右爲椽廡而門之外左爲土祠爲賓館爲巡廳右爲獄爲羈候所而譙樓爲大門題曰浙直分署而大門外爲前衢衢左右皆築樓焉而益拓傍近地繚垣二周夾以委巷巷有更柝有警舖而垣後演武堂有重廬有營舍蓋署之經畫宏規制備矣侯乃曰夫建署者非以示壯所以衛民也非以侈觀所以保境也今附署有兵百五十有船十二固爲保衛計而向兵徒具文按籍騁市

人集自徒調耳乃請却之令諸縣具兵食資而

署自召募則募皆土著人皆勝戈而署有選兵矣因日坐演武堂援枹鼓出帑金懸賞格而侯俸十一在內十九在外以供賞勵衆而署有精兵矣由是周道士者數窺兵強不敢犯遠迹至海海濱縛之然周縛而盛賊復起尤桀驁嘗白日殺人吳市劫掠無常奮臂一呼百人辟易而怙力思亂有叵測心遠近震恐侯獨以吾兵固足制賊而此當以計取不宜與力聞昔慶忌勇冠吳國要離細微而能刃之者計耳乃密遣兩卒授以秘計斬賊太湖而太湖吳地也正與要離合亦奇已侯法紀明威令振屢獲大賊戢諸偷治蹟不可勝數而斯舉也兵不移壘不劒鋒而銷無窮之隱憂絕方萌之禍本人方興頌于外侯亦坐嘯署中鎮自是化爲樂土而署遂稱名區矣然追原其由則謝公蕭公議設官而少

司馬徐公繼之藩幕朱公議建署而舒公繼之此四五公者皆以名賢參會方略督率以成此功而實由天子寵靈萬里不遺合諸縣爲一體使得効職而盡能也豈非遭逢之至異者哉先是侯在道州實待御李公察舉而李公今轉郡守爲侯長僚其精白亦相成云

夏鎮鎮山書院碑

初河決沛縣間殫爲河河成陸而漕壅塞大司

董學士志國集卷三十一

古

空朱公治渠通漕徐沛底定中外咸服土人尤感之以公治渠廬夏鎮夏鎮者公所勞苦立功處議卽其地祠公公謝弗許而水部錢君季君議曰祠業構而公弗許今諸郡邑弟子員從公游者日益衆方無他廬令諸弟子野處露從非所以羣肄厲學之意也今卽祠表爲書院授弟子室而公儼然臨之則學者有肄不乖土人感戴祠祀報德之心而因可以興教以請宜許公

果許而二君者走使千里徵余言余惟祠本祀功公讓以明教余請先言公之功而因以爲教可乎蓋公之治渠也數問策或言開新集或言開龐家屯新集龐家屯者舊渠也公遣按視還稱新集且二百餘里費三百餘萬金工三十餘萬人作終歲乃就公蹙然曰今縣官方匱費何出且河非可以人力爭也諸故所從渠弗居今殫三百萬委巨壑挽所棄而爭之卽渠成河

董學士志國集卷三十一

圭

不來來或決後何繼焉是虛國之道也聚三千萬人終歲作卽有疫癘或他變生是社稷之憂也可爲寒心乃數纚涉親行河得故盛中丞所建未就之迹鑄廣之加鑿爲新渠新渠地高稍遠河導諸山之水厠淵陂流無所事河漕可以濟而任其所棄弗與之爭任所棄則無糜財弗與爭則避決患是役也較舊渠省二百餘萬金免二十餘萬人作以數月速就從枕席過萬舟

立漕數百萬粟灌輸太倉官無厭憊之虞民無
騷動之苦近紆目前之急遠興無疆之基國用
不虛社稷永賴老臣之忠于為謀如此余覽史
冊自上古無治河至禹而隨山濬川九河始著
自開闢以來聖人崛起非常之蹟也自禹後河
或決或塞無能用河至明興而宋尚書引河
為漕利其用自尚書後漕或塞或開無不遵用
河至嘉靖間朱公避河為渠杜其決雖聖賢不

董學士澹園集卷三十一

未

同其崛起非常之蹟則一也夫琴敝者更絃途
窮者改轍豈不欲守其常哉時不得不然而勢
有必至也故時窮則變勢敝則通聖人不疑滯
于時而與勢推移賢者識時之務觀勢而動夫
隨時以順變者性之原也沿勢以會通者道之
本也昔孔子取水以喻道而孟子稱言性比于
治水固以道有本而性有原也因性以明道者
謂之善教由性以悟道者謂之善學朱公繼禹

之蹟識其變通此其學之所得深遠矣其所以
教諸弟子者當不外是夫拘學守常經不越誦
習以裨見聞者其至蔽也俗師守常訓不離佔
畢以傳口耳者其知淺也故聞道則笑語性則
惑學之敝也極矣而君子之教窮矣夏鎮去鄒
魯近鄒魯孔孟之鄉性命道德所自出也當是
時三千七十里之徒孔子獨稱顏回為好學而
參也卒得其傳以子貢之辯智猶嘆性與天道

董學士澹園集卷三十一

主

之難聞也豈教有所待而學者未易至耶及孟
子言性論道發孔子之道尤大章明而其受業
者無傳焉豈學由心得而非教之所能為耶今
諸弟子生近孔孟之居以高才從朱公之教而
起其間必有非常之士越常經超常訓聞孔門
未聞之指傳孟氏不傳之緒者予從千里外望
之矣朱公名衡號鎮山以渠功晉太子少保書
院門三楹儀門三楹堂五楹堂後東西舍各六

楹閣五楹閣後游息堂三楹井竈庖漏皆具爲
夏鎮傑構云錢君名 季君名 議表書
院者也宜得書

明贈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一葵湯翁配
封太孺人何氏合葬墓碑

贈給事湯一葵公者秀水人其先有隱君子敏
以才賢聞 明興詔天下察舉巖穴士進用敏
在察中方赴公車徵而渡河溺憑一木浮數里

董學士澂園集

卷三十三

六

不死人驚異而敏故不喜仕因謝病稱篤辭徵
不復起避居秀之麒麟鄉是爲湯始祖敏生榮
榮生得一而得一生二子宗本前配莫出宗遠
繼配金出始宗遠少父歿兄計欲殺之而湯長
姑者宗遠女兄也知其計痛父早亡母孀而家
難作恐遂隕湯宗日夜泣因依母留家不肯
嫁誓以身擁護而弟孤竟全人皆以湯長姑者
女氏之嬰曰而宗遠感湯長姑事之如母愛敬

曲至人又以宗遠者昆季之孝子云宗遠有至
行喜奇節好折人之過佐人之急信義重于鄉
黨嘗自稱友桂鄉黨稱友桂長者無異辭而友
桂實生贈給事贈給事頴敏讀書輒成誦嘗爲
舉子業尋病棄去因嘆曰濯不必江海取其潔
身仕不必甲第取其行志乃一辟府掾尋不得
意則嘆曰濯不擇水而身不可污仕不擇途而
志不可隕乃又棄去然性倜儻思自奮嘗數從

董學士澂園集

卷三十三

五

諸公間發憤懣慷慨論天下事究極本末諸公
皆驚弗及而竟坎壈以終則又嘆曰吾欲全吾
身而遂吾志尚安能鬱鬱俯仰人間乎乃築一
室淨灑掃閉關却謁焚香坐其中興至援琴鼓
一再行賦詩數篇意豁如也時一出遊所至擁
而觀之長軀脩髯遠視輕舉翩翩有雲霄氣見
者如神仙人而溫和粹夷不與物忤浮湛衆中
歌呼諧謔彈碁六博務得人懽心人人自以親

我平生立然諾樂振施嘗以一言許人卽殫貲
鬻產弗惜尤篤大義有女弟父愛之甚恐遠嫁
父念爲勞力請館姚甥視姚如已兄弟自錢穀
室廬田業器具皆推與均姚受分輒復盡廢而
贈給事家遭燬倉皇流離僑居轉徙必携姚與
處如初及姚以貢謁選預計諸道里客邸費悉
稱貸以給尤人所甚難者焉居常能忍詢卽有
犯弗校或數犯亦好謝之人以慎伎來者輒慙

董學士必國集

卷二十一

三

去與人言必傾竭誠心不欺亦不虞人欺已悛
悛懷篤人皆感化其風可謂厚德君子者已配
太孺人何氏本著姓祖孟原福建提舉司提舉
父誥處士太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嚴毅如法
度士及事舅姑則愉愉恂恂務先意承順恐弗
遑舅姑亟稱之始湯起儒素而贈給事闕達不
問家有無以是家日益落太孺人內動作積纖
縵微拮据以贍家外治供帳儲具備龜勉以待

用諸所以恤宗嗣親賑及閭里故舊者尤力贊
之贈給事居家不訾省而人誦義不衰則以太
孺人之助也贈給事歿且十餘年而其子通政
君舉進士授分宜令再轉戶科左給事中蒙
恩得贈父如其官而封母爲太孺人云予聞太
孺人之隨子分宜也茹糲藝蔬而其子以清白
著及其子入諫垣也憂國忘家而其子以忠直
顯及其以九卿報罷也順時安命而其子以賢

董學士必國集

卷二十一

三

達稱蓋太孺人之知職分識理道類如此予與
通政君善熟知其父母故詳論云贈給事諱誥
字廷言一葵其別號也生弘治戊申五月九日
歿嘉靖戊戌六月十日母陳氏太孺人生弘治
己酉十二月十九日歿嘉靖丙寅十一月五日
母金氏子男一日新通政司膳黃通政配倪氏
繼張氏孫男三之伊國子生娶劉氏之萊聘吳
氏之和聘卜氏孫女三長嫁黃總國子生次嫁

孫成恭舉人次幼曾孫男一夢龍先是贈給事
厝祖塋之偏塋在象賢鄉桃花里至是通政君
卜新塋坐左啓厝奉太孺人合塋焉而予系之
辭曰 伉儷齊德塋在象賢事由祖始兆實見
焉子孫百世永以賢延

少保賈公神道碑銘

今皇帝初纂大統疇咨元僚次輔 聖德興致
化理維時少保賈公以宿學重望簡置左右甚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二十二

三

見進禮而賈公以疾乞骸骨去賜馳驛居久之
河南守臣以公壽八十聞 詔遣官存問勅有
司加月廩輿阜又四年而公卒計奏輟朝贈太
保謚文 復遣官營兆賜祭蓋公之乞去距其
卒時且二十年自 近朝以來樞輔耆碩久在
林壑榮履康壽惟公一人海內想望風采及其
卒縉紳皆傷之曰老成亡矣份爲公所取士踵
官詞林晚入內閣思公昔所踐歷之地泫然興

懷爲位于家哭公之塋宜樹碑神道乃不佞爲
文辭授公之孫中書舍人騶俾勒石以抒予悲
因藏副史氏使後來者有述焉公諱詠字鳴和
其先中山人也相傳漢膠東侯復之後始祖拜
天祐將軍者生子漢臣爲元萬戶居趙之柏鄉
萬戶生清甫徙鄭郭店清甫生景山元季爲陝
西行省叅政兵亂依部將楊奉南于臨潁之商
城家焉因爲臨潁人景山生彬通經史百氏學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二十二

三

有高行彬生瑛號樂菴翁瑛生公公少而穎異
祖父奇之曰必大吾門稍長以材盛稱河潁間
諸名公邵文莊輩咸亟嘆獎之舉河南試第一
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充經筵講官再
充會試同考試官劉瑾用事怒不附已者改公
兵部主事稍遷禮部祠祭員外郎瑾誅還公編
修尋遷左春坊左中允兼修撰主應天鄉試復
主武舉試遷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復遷南

京國子監祭酒故事諫議御史有關選國子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每不得選公獨疏以南北一體宜稍采擢以勵有志報可而南博士等官自是彬彬出諫議御史矣其好拔引材俊類此而嚴章程布條教諸生徒皆人人自以爲得師云爲南祭酒二年轉北祭酒而父樂菴翁年九十有五公便道歸壽其親於穎上穎人大榮之遂留穎草疏終養而父疾作卒矣服滿遷禮部

董學士澐園集卷三十二

書

左侍郎 命詣承天題 獻皇帝尊號神主有白金文綺之賜充會試知貢舉官改吏部左侍郎尋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管 誥勅仍掌詹事府事充修 武廟實錄副總裁居數月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 命主會試考充殿試讀卷官復修 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尚書大學士

如故屢有鞍馬金幣寶鏤襲衣玉帶麟蟒飛魚之賜嘗召見平臺賜詩褒諭蓋 上所御書示異數云公在內閣持國體數抑貴倖奏止太監閹宏奪牧馬草場不得與貧民爭利而定國公徐光祚請薊州莊田事下復奏罷之人皆以公有古大臣風然當是時方更化飭治士皆喜趨功名見事輒取而公更醇德雅度挈綱經元專爲維匡納之太和不爲聲聞其所啓沃調護甚

董學士澐園集卷三十二

書

多人不及知也要其悃悃誠厚卓然稱鉅人長者天下方倚以爲重 上數加意焉而公亟稱疾矣時在 內閣者二年年六十四耳雖不究其施用而其知足之義視三公如脫屣超軼榮名杜門田野詠歌太平使海內知有元老爲國家宗臣豈不善始善終極輔弼之盛哉公性沉毅好深湛之思在翰林常扃門讀書不從同舍宴游其志恬如也務博極典籍而其學主于雅

醇爲文章稱說理道究約指趣論事引繩墨當
是非皆足爲世楷式屢主考試文一出而天下
誦之所取士徧列中外多時名雋至今稱得人
雖老猶著作不倦精力益壯聰明如平時揮毫
運思酬答遠近四方趨慕焉居常謹勑貴且老
益甚鄉閭不知其爲尊貴人戒子弟不得放逸
各有法度子弟皆彬彬興學舉于鄉者數人自
是未可量也歲時必朝服趨拜公所五鼓必先

董學士志園集

卷二十一

三

至拜起弗敢掖扶居二十年如一日每旦必早
謁家廟焚香再拜而後食有時物必薦饗祀必
慎忌辰必哀蓋公之忠孝出于天性如此好賑
施尤厚宗族嘗置田以贍其貧置塚以歸喪之
不能舉者盡讓諸兄以先人產業所得祿因以
與之不自私其家如公者可謂篤行全節者已
公生於天順甲申冬十一月六日卒於嘉靖丁
未秋八月三十日曾祖叅政祖父三世皆以公

貴累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柱國禮部尚書兼武
英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元配張氏累封
一品夫人繼室趙氏子二葵萱蔭國子生皆殤
女五長適舉人王爾次周府奉祀梁汀次李森
次王庭次谷衮以從子芳爲後封中書舍人孫
男三長曄早卒次暉蔭中書舍人次暉孫女三
長適趙中次陳二典次幼皆芳出曾孫男二鑰
曄之子鑰之子芳以某月日葬公董村之新

董學士志園集

卷二十一

三

阡某乃掩涕而爲公銘銘曰 瞻彼崧高實生
申甫懿彼明神降畀有所河穎之區厥惟中土
含精毓和赫昭靈祐誕肆元德應期作輔厥德
伊何於鑠孔純洵美外鬯內葆令淳追琢金玉
有炳其文爰以文興珥筆入侍粵惟周旋掌
帝之制實簡 帝心登踐三事三事既踐受命
益恭秉心不回夙夜在公寅亮左右允釐百工
庶祗厥叙以奏膚功如何勇退曰惟止足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世若燕雀匪知黃鵠位極功成
不可以祿亦既歸止于穎徜徉敝衣繡裳樂壽
且康拜帝之賜以承寵光式歌且詠景福
無疆人言申甫明哲保身誰謂遺則復纂自今
進則良弼退爲老臣巖巖維嶽其石磷磷惟公
之德高山崇林四方所宗萬天所欽我作銘辭
列于詩人百世而下視此貞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公神道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

碑

安貞熊公諱佐字尚甫南昌之東壇人也祖秉
治父邦皆有隱行邦篤學苦操鄉人重之稱之
曰熙貞先生遭世亂不肯仕明興弘治初
詔舉懷材抱德有司上名奉召亦不就人愈益
加重更稱曰徵逸先生徵逸先生有子六人而
安貞公其長也安貞公倣儻有大志少不喜爲
舉子業嘗自言曰學不必趨俗要適于用仕不

必擇途要行其義乃辟府從事授浙江壽昌丞
壽昌民黠好訟善持官府短長中之以法縣官
鮮能滿三年去自免者公獨爲丞七年攝縣事
者半民皆服之終以擢去竟七年無敢調語在
縣時桃源盜劫城邑至浙旁諸他郡被害者不
可勝數方掠開化遂昌乘勝趨淳安甚震諸長
吏皆竄伏無敢出計策守巡曰是必熊丞辦此
乃檄公守梓潼源諸路公扼險奮義設方略日
夜隄賊賊不敢犯當是時淳安以小邑獨完其
擢去爲安吉州判官安吉陜阻山谷之間而孝
豐方湯許二氏作亂至集數郡兵平之其孽黨
往往而散懼誅民又訛言縣有亂者法當屠乃
盡恐無固志上官遂署公攝縣因大布威信開
示禍福民皆安堵則嚴籍均繇益立政紀祛弊
滌垢究施治端化爲善邑復攝長興縣事縣故
多逋民株連瘦禁者甚衆方盛夏獄且疫悉召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

訊枉繫者出之活三四百人郡守大司馬劉公甚異其政上官數移文推獎焉在安吉者又五年以病乞去去二年卒甲申十一月十三日也凡公爲丞若判者踰十有二年所攝事數縣皆能檢身勵行始終兢兢如一日當州縣強梗悉拊循惠和去皆見思至今兩郡人猶有能言其事者而其位不稱德材不盡展竟止于是良可悼惜然其所自施見者亦足表于天下已使其

董學士函集

卷二十二

事

據重持柄可以遠施其功名又可勝道哉然而公之子冢宰公遂能奉遺教力學自致奮庸策勲顯躋首卿統正百辟赫赫盛矣此天以酬公之所未盡卽予曩承乏吏部獲與冢宰公周旋省中見其秉公持大體守繩法不阿意爭天下是非慷慨正色履道彌遠可謂有大臣之節予心服之及久而知安貞公行事甚詳古云世人不誣也及予見江右人言安貞公配萬夫人

者又婉淑有至行能與公合德公性孝篤敬養友愛諸弟仁睦宗黨周鄉人之急而夫人恪以婦禮朝夕贊公事父母不懈公第夭者夫婦皆歿與公撫其孤如子傾貲爲小姑嫁具嫺恤懿親惇惠鄰曲而至其處身服勤攻苦好取疏糲與最下同衣食以助公羔羊之風而又薄榮知止亟勸公引老以成急流之義是又有可尚者夫其夫婦明德以昌啓冢宰公固有以也公先

董學士函集

卷二十二

事

卒而萬康壽親見冢宰公貴顯天子加恩贈公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如其子官而冢宰公會祖及祖皆贈如公封萬爲一品夫人而曾祖妣祖妣皆贈如萬冢宰公以萬夫人老再上疏乞養天子溫旨弗許而勅有司禮問萬夫人蓋夫人年九十矣方彼疾猶強起拜詔數月疾益甚卒與公合塋于松岡故阡公子五人長浹卽冢宰次洽七品散官潛邑庠生先

卒浚饒平縣丞泮松江府通判女一嫁李瀧孫
男十一人瑗珩珩皆國子生珙璵皆府學生璆
琬琰琰孫女九曾孫男八人熿蔭國子生曾
孫女四於是冢宰以父受明贈制得樹碑神道
屬其事於予予謬在太史銘當世潛德以貽後
來職也乃系之詩曰 昔在熊氏系出軒后周
始啓封以續神明之胄俾鎮南服建國于楚今
茲南昌楚之疆土豈其苗裔遠率其祖祖有明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二十二

三

德作師周王赫赫冢宰百辟紀綱端笏于朝匡
翊 聖皇惟我安貞實肇厥祥德有本始式穀
以臧天作其合配亦似之篤生明哲以昌熾之
惟 皇錫福推本及親褒存恤往曳玉帔麟熊
雖舊崇 寵命實新我作歌詩以告後人相爾
孫子百世其振

江西重建貢院碑記

江西舊貢院自 明興設科時建正德間宸濠

叛舊貢院遭兵燹多毀遂卽宸濠所構陽春書
院者改新貢院焉方兵亂初已有司當廢墜不
暇給因書院管置謂權宜得策然識者竊非之
事寧敢議更建嘉靖丁酉侍御陳君上其議爲
當事者所持遂寢會壬子新貢院災今侍御吳
君因鄉大夫請集藩臬議君議曰昔孔子作春
秋有災必書說者言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
馴而爲災書之著變也逆濠首難閱彙身隕國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二十一

三

絕爲世大諱而所謂陽春書院固其淫材橫歛
以宮室是逞蓋民怨之府而聚謀不軌之地也
而賓興有國盛典有司當齎潔以貢才賢望之
忠孝而始進由是地而出非所以示訓也且禮
所宜赭其宮者而更加飾之本末舛甚天將醜
濠德灰燼之以示赭乎吾屬違而興之不可乃
議卽舊貢院而重建焉初新貢院在城一隅士
就試患苦不便而司試者執事諸所東西不相

屬察訪尤難監臨者每慮焉卽靡有災固議更
建矣而舊貢院者當會城之中土道里均矣居
湖之陽水土蕃厚風氣所聚候望者稱其鬱鬱
始設科所建也事失則及其本今其基尚存天
其意者有待哉于是吳君議上報可繚以崇垣
重門闢爲文場度爲前後堂室旁及諸所庖屬
皆具聯視如亘始入宏廓深遠而中聯絡靚幽
所以示嚴密而慎防者無不咸備煥乎美已工

畫學士沁園集

卷二十二

畫

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凡爲室若干楹
吳君以舊地頗隘稍拓旁近地廣之云其成始
來請記今制諸省每三年試士上之禮部謂之
鄉試禮部以明年合諸省士去取之貢之天
子謂之會試其年親策而高下之賜之以第謂
之殿試然皆由鄉試始也鄉試者卽古鄉舉里
選之遺意其法備于成周觀詩書所載周室得
人之多雅頌鹿鳴鳳翔皆嘉賓吉士周官得而

序之以舉其職小大之臣罔非正人咸懷忠良
以承弼厥辟底于至治蓋孔子稱唐虞于斯爲
盛猗與休哉然惟鄉舉里選彼其所以修于家
者皆忠孝大節綱常人倫之懿得于實行者深
也漢雖重文學經術然數詔天下興廉舉孝廣
招賢良方正之士猶爲近古是以其時皆能以
行誼自立及其強臣權豎執國僭命逮繫禁錮
之慘死徙交迹相踵不悔漢鼎賴以重輕雖不

畫學士沁園集

卷二十三

畫

及有周之盛而猶能維持其衰其大義可睹已
明興上鑒周法倣其遺意雜采漢唐宋之制而
校之以文去古益遠世益以薄稽行則不勝其
僞校文則猶有可考故也今所校皆根本六經
傳記大聖賢人之微言興趣博極諸子百家六
藝之文貫穿數千年上下備其興衰治亂之故
察當世之務而究極其用其實甚廣而約之于
正其不合于道者寡矣至其綱常人倫之大其

說尤皆統焉士亦自此而躬行以實之而已吳君以更建之始特發其義徙去逆藩故地昭然示人以跬步不失忠孝之指其繫世教大矣而其制嚴密悉具所以益防其僞而欲得其真也將有如周漢之士出其間以翼戴其世而著得人之盛者乎予故論其大者使士有所興起焉江西號稱巨藩士之由貢舉而擢第者往往甲天下位通顯者相望于時始嘗有朝紳半江西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一

奏

之語蓋其樹勲名者亦不可勝數矣是皆由貢院出者也故尤深致意于後去先是旌忠祠附新貢院今貢院更建而祠仍舊以見專祀且曰此二公死忠之地祀之以明忠也是役以吳經理得宜故舉大役有大費而民不病云吳君名某浙之海寧人某君某某君某皆贊其事與有勞者也得並書

呂梁洪水部陳君去思碑

呂梁自關尉開鑿通道而其間怪石爲險始予家居時聞言呂梁者皆心戰而惕及予北遊京師戒舟而度中洪而幾敗蓋兢兢而得脫未幾舉進士實與陳君通藉而陳君授水部郎奉天子命督呂梁事士大夫從呂梁至京師者具言陳君鑿洪狀予竊奇之比予請吾將母氏還君嘗間金呂梁而南春水方至舟行不戒度以瞬息蓋無復異日之險矣予固益奇陳君而洪父老數千百人皆謁予請紀呂梁事予趣問所繇諸父老乃前言曰往者洪爲險者水湍石隱出水中以故舟遇敗不可勝數而前後郎皆置不問卽有問者民以爲天地設險鬼神所遺未可以人力治也會陳君至則召諸衆人人怵利害言異同而陳君乃斷曰郎受命來治水事事固在我無慮鬼神鬼神爲民主當相應卽有舊患郎以身當之廼立聚民數千計率數十人立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一

奏

一長長各率其衆衆限若干丈各部分鑿處陳
君椎牛豬雜具諸酒食往督作者作震厓屋凡
三日而作畢鑿石凡廿有四所衝二百餘丈廣
半之父老因指厓間小山曰此洪所鑿石成壘
也予既聞父老言知陳君益奇且代報命天子
諸父老擁道留居月餘民盛懷歡甚于是父老
陳璽等從千里走若霄間復謁予曰君往識陳
君又親度洪上知洪事詳父老又嘗具自君今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一 三七

予惟國家轉漕計至甚重而南北道當呂洪至
甚急陳君平之于國家當思往來度呂梁者昔
險而今平勢不啻什伯往來者當思然陳君于
洪且用民之力民宜有勞而洪之衆人反思之
予又聞洪上人往以洪險道舟楫要金錢甚衆
而洪石平人無所復藉陳又重禁要舟楫金錢
者舟楫即投金錢亡敢受洪上人宜夫其業而
思陳君昔而輩也故鳥趨于林魚懷于淵人響
于德德厚而靡弗思者至公之效也予喜諸父
老思陳君以公故許之勒文紀其事
通州重建察院碑記
御史按行方鎮郡邑在所有察院所以召見吏
民布宣條令列上下之體治文章肅耳目樹防
杜微闕慎內外以重使事之職也自山陬海僻
有司莫不立察院歲時繕治以望行部焉通州
故有察院辛卯間燬于火周制王畿千里之內

曰旬服稱內諸侯漢京兆馮翊最貴外置三輔
皆股肱郡也御史按順天者轄京兆地及輔郡
體宜益重事任尤大而通州按行往來道所錄
顧察院廢不治靡所弭節而聽政得非闕乎州
昔薊燕地爲漁陽郡潞邑漢世祖初下新市數
用漁陽兵及還薊亟遣吳漢耿弇等逐銅馬五
幡于潞東滅之薊以次咸定遂成帝位後漁陽
彭寵抗命復遣祭遵擊走寵將于潞以收漁陽
蓋州最燕薊要處初我 高皇議下燕也使常
開平先移偏帥入州徐武寧繼之而燕平天下
一統 帝王威武成大業固得其要如此至成
帝定鼎燕建萬世策而州在京兆最爲近鎮東
控密雲西連紫荆中 諸邊而立南以一面通
海江淮之運多藏粟其間有陳留敖倉之積列
城衛而制重其勢尤要焉前年虜內犯騎且薄
城下幸逐出塞至是遑復急御史蔡君曰急莫

驗者乃疾馳而至是時以察院燬居西察院
西察院者御史巡倉者也卽有急巡倉且金至
又遠弗便州人自其守入請圖之君弗許曰吾
聞古歲儉弗舉而春秋作門重民力民方備虜
而圖吾所居乎于是州有識者皆以政先大體
昔陳小國而客不投館單子譏之吏氏有取焉
方其時陳豈無事之國耶而所以譏者蓋小國
而當其事政易苟簡足規其爲國也彼于客館
若是而况察院按部之重哉且方虜急而州上
下俱震以御史之重臨之威外播而人心內安
于國體孰大且州在畿近而部使無所居無蒙
單襄之譏乎復入固請乃許而通州察院成外
爲重門度前後堂最後爲樓列爲兩廡吏隸庖
湑之所皆具繚垣而屬之崇廣觀密其可以明
上下閭內外而重使事之職者已是役也守兢
兢成之取材于他所廢解取費于輿皂之餘直

稍益以贖金役舉而財不及民蓋奉君重民力之戒也工始于今年癸丑八月七日畢于九月之十一日僅閱月云予嘗聞自古畿內難治其民統于尊而近上情玩而法不易施寬之益怠操之則伎吏常有所舉動旁顧羣掣議久而不集故漢之治京兆三輔者一切用猛以勝之而每患不克今以茲役觀之可以見治道易行知蔡君之政已君嘗令溧陽溧亦畿邑也廉潔才能至今號爲卓絕及按畿輔務安靜簡供億所至若無事者及其當事遇有警驪馳率先風采甚茂故茲雖一役而有可書者嗟乎御史按部居則與郡吏守紀綱以拊綏元元急則勵將士援桴鼓知要害之區奮長策以拱衛社稷今時方多壘而京師屏蔽莫如州爲安者予備著之使後來居是院者有考焉蔡君名揚金衛輝人州守劉堤宜得並書云

保定府知府題名碑記

昔召公奭封于燕建國于易州蓋保定燕地也其後爲燕趙之際或合或離皆爲大國疆明與而燕而保定在畿輔稱股肱雄郡議者言漢置三輔鼎立而衛京師今畿郡固猶漢扶風馮翊也而權不稱宜置輔郡高秩比京兆以效鼎足承君之義而置郡莫亟于保定易州之簡卽召公故都據形勝扼紫荆諸關之險屹爲西障便初畿輔真定最大獨保定屯重兵設巡撫填制而易州亦有備兵憲臣蓋輔郡遺意而或言漢之諸郡皆得以統軍吏專征伐故邊境有事則各自戰其地其民居則耕牧自休守境而急則藉之皆勝兵也故漢匈奴非大人則不待遣將出師而郡守以下自奮勝矣此其兵不分而責專也今縱不能盡行諸郡而畿郡宜不可緩議雖未行而朝論知畿郡之重矣間者西土不

靖虜屢犯紫荆邊臣擁峪游騎稍稍薄關關以
內殊震而京師九門陳兵戒嚴蓋保知定尤重
矣識者言漢以來建都皆去邊遠獨明興甚
近所以制重壓虜境而奪其膽誠百世上策然
紫荆而南地益平無高山大川之限輕騎馳日
夜而傳國都獨保定居間太山四維之基也故
保定得其人尤急自邊境多震將吏懼不支請
師日聞于是遣京率張援益廢旁郡近充之徵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一
調繁矣備日益廣兵日多而燕遠近歲侵諸邊
至來石數千錢輓率一鍾而至石轉粟不繼矣
時大水濫燕趙間橫被千里而京師決城市堤
梁踰甚役不暇給而近郡蕭然煩費矣蓋保定
在諸中當往來要衝而以水故多徒道車爭轅
而馬接迹民奔命罷矣吾固見保定之難爲也
然燕地石公用之矣陵夷至其後裔北抗蠻貊
內措強晉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彼召公之烈

也故地不必難易在所用耳予友人西安趙子
爲保定守當其獨難而趙子多任劇才具經畧
能呼喻立斷大事性精白持高節不紕除民所
最疾苦者一切裁省與休息更始民懽呼思奮
庶幾知義而可用矣部使者交察其治行上之
咸曰卽有緩急趙子其人也于是趙子以其郡
之題名碑來請時方數患虜而保定繫京師最
重故予論著本末蓋急其所先者而保定召公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一
地獨故致其意云召公治燕不可考然周之
王化始于召南當是時聽政棠下而民不忍伐
甘棠之詩作焉蓋其得于人者遠也誠如是則
是碑其甘棠之屬乎否則民聚而議其後是瘡
于剪伐已可不懼哉予故備載之使後之守是
郡者覽焉趙子名忻號尋齊與予同舉進士其
詳見于趙名云
直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一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三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與何震翁書

竊惟先翁爲一代宗工百世大雅至今藝林言我明作者必以信陽北地爲取法焉而我翁復遠法古初近續先業卓然成家如馬談有選班彪有固後起者尤勝而向來文人鮮躋大用惟翁獨承盛際早荷主知視草北門紬書東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三

觀備歷清華之選而金華授講鑾席橫經親膺眷懷日有啓沃蓋爰立左右乃旦夕事耳份以爲聖朝繼三代之絕統文治方興而高賢介千載之昌期明良適會意大用其在茲乎而向來文運之阨今將適值其通乎蓋佇目而觀跂足而望譬之蛟龍起于九淵則霧雨施于四海而涸轍之鮒亦舒鱗而思躍焉何者以其類之同也而况若子與孫皆出門墻冀其陶

鑄者乎顧不圖名高則忌生位近則嫌逼遂以瑕釁橫被斐襲實足爲世道之興嗟不獨知己之私憤也昔太史讀屈平之賦而流涕刷通誦樂毅之書而泣下蓋傷士之不遇時之難明而際會之莫乘功業之不易就也夫古者慷慨願忠之士而詘于流言貞潔厲行之臣而掩于浮議豈獨一人哉其今捧栢若之編固知太史之非徒悲而蒯通之真有感也夫翁昨爲宸衷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三

二十九

獨注天語數褒構排莫爲昭雪則階下遠于千里而咫尺若隔九霄彼離騷所謂黑白混淆高下倒置者又何可以勝道也是則有識而嘆世者其激于義而觸于情亦有不啻自己者矣然聖人不能違時君子委之有命古之達者進則以經綸之績勒之鼎彝退則以黼黻之文垂之金石卽如先翁位未通顯而其文與日月爭光山川不朽何李之名豈絳灌所能遏金張所

可比哉矧翁曩日已嘗揖讓 人主之前論思
密勿之地敷陳旣已有緒而襄贊尚未獲終歸
而續輯九流包羅百氏使五車有統再世復興
則其所爲不朽而垂光者固自有在况 天佑
方篤人望益隆謝傳起自東山溫公召于西洛
皆翁異日事也高明何爲而不豫鄙陋何必以
介懷哉

與 叔孺書

董學士沄園集

卷廿三

三

二六六

叔孺此來適當吾冗劇異常之際遂使骨肉不
能盡吐肺肝忽忽若茲人生之樂何在亦真足
慨耳自叔孺行後則繁冗更甚困憊更深起居
不遑食息靡暇而弱體亦遂不支矣春夏之間
作疾者再夏間益甚至於發暈擾亂兩日夜始
甦而適當改曹百務增劇力疾治事莫可與言
惟叔孺乃始道之耳嗟乎仕宦若此亦曷足貴
哉亦曷足貴哉時當清明而使病朽之夫輒叨

華任其宜引去何待智者後知而畏罪感 恩
兩有不敢反覆輾轉莫能自由念之祇增病也
如何如何使者旣久令人一見卽爲靦顏顧日
夕勞勞病復歉歉彼所目擊想當還道吾叔孺
必亦憐之也吾老矣又病若此所望者全在叔
孺與兒輩相次振起庶可以慰鄙懷而兒旣匪
才命復多滯區區屬意惟吾叔孺耳叔孺早孤
更有家累乃能銳然奮發自致青雲上以慰先
公九原之心下以杜薄俗睥睨者之念誠世之
所謂豪傑也但吾于叔孺至親又身受先公重
託亦有不得不盡言相告者蓋叔孺質固美矣
而或欠深沉才固逮矣而或欠靜斂加之東吳
之習素多浮華侈麗之風而親戚交游又皆鉅
家名族其華侈更有甚焉吾恐此念一爲相入
則有日浸月累而不自知者雖使深沉靜斂之
人見稍不定將恐轉而之彼又况未必能者乎

董學士沄園集

卷廿三

四

二九六

且吾叔孺孤子也向每見顏色微紅而嫩每切念之近尤痰火時作日夜多咳尤益可念者此必須萬加節養萬加葆固乃爲遠大之兆乃爲壽福之徵若從彼中稍有所肆漸不自知千金之軀非可輕視吾不吐露以告則人孰敢言亦孰肯言哉區區之勞困極矣而猶滿紙真不容已也其他皆小節吾可無贅惟叔孺深察不宜

答于肖玄書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三

五

三十八

曩在京華備承契誼雖過從未數蹤跡昔疎而公之注存份之傾企皆有獨至焉及戊午之歲公爲文宗而份適叨典試其發省解者達其道卽公之考校爲學官弟子首而加以優禮錫以嘉名者也方其考校之時公對郡縣學官諸弟子曰今年京闈之解必達生也及其考校既竣還轅入都諸縉紳大夫問之亦曰今年京闈之解必達生也會份于至公堂開卷則卷更報曰

達其道焉當是時也監試侍御矍然起而稱慶曰得人份問何以知之則曰此任邑弟子員之首于侍御數言之矣彼固謂今年京邑之解必是人也份亦矍然奇之而是年榜出則知諸爲弟子首而領案者蓋五十餘人而榜之居前列者皆案之前列也份尤矍然奇之而諸縉紳大夫皆翕然共稱以爲天下文宗當省試而一榜有領案者五十餘人此嚮來所未嘗有者也而公則歸之份曰天下典試而收督學所取領案五十餘人誠嚮來所未嘗有而賴公收錄以道于不明吾兩人遂締爲相知益深契誼矣然公之才名甚盛執法甚堅于是人之才有不逮者則忌生人之請謁而法有不得者則怨生忌怨相仍而公遂橫以謗去矣當公之去而份知莫能辨義莫能施臨行欷歔至爲哽咽非獨離別之足傷實以愛憎之可畏耳今歲華荏苒已踰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三

五

三十九

三十餘年而一話一言宛若昨日事公所親歷
豈不然乎今彼此罷歸山川懸隔邈不問問途
爾睽違公既屏居華陽精修不怠份亦棲迹霄
下偃臥無聊而身既衰朽復嬰奇疾夏秋之際
屢已瀕危適奉德音不覺戚然有感未知能得
再見與否乃以三十年前事爲公誦之夫老人
好說舊事固其常態而某所以疊疊不厭者則
以公爲文宗超越前後而歸臥既久世未必其
盡知故特筆之昭示有識不徒爲奉復也惟高
明察而亮焉

答徐老師書

昨吾老師奮不顧身以樹當世非常之績未有
殊絕之賞而流言險膚巧摘微細羅織其事欲
以干側公論排嫉有功設當名實混淆之時猶
可諉也朝堂廓清衆言宜定而顛倒反覆一至
于此昔馮唐有言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之三

七

三十七

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
奉法必用陳湯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
里振旅而司隸反加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而
當時耿育頌湯之功曰安不忘危盛必兼衰今
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
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
尚望追錄其功以勸後進湯幸身當聖朝功曾
未久而邪臣欲爲斥逐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
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
此雖欲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于唇舌爲
嫉妬之臣所係虜耳韓昌黎稱張許之守睢陽
以爲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
之不亡其誰之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
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接也不追議此而
責二公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詞而助之攻
也份嘗覽載籍竊杜其說而痛其念焉然魏尚

董學士泌園集

卷之三

八

三十八

功未甚著湯功著矣而頗多不法其人不足言
張許不幸當大難忠而未能滅賊今推陷巨寇
殲滅遺類至遺其地七八年之安爲天下障蔽
而人乃從其後議之一言無不相應輒繩以法
無過而加疵焉欲寘之甚危之地此非所謂爲
倭夷報讐者耶非所謂制于脣舌耶非所謂自
比于逆亂而助之攻耶此誠古今所深恨不念
身親見之門生多奮激顧媿孱弱無能效焉而

董學士函集

卷五

九

老師書來深自貶損猥加獎許門生何以仰承
徒有感于前言書之滿紙亦足知千載上下事
固有可慨者往往若是耳不相知者則以爲繁
蕪無益也惟老師亮察不宣

與胡梅林少保書

仲冬之初曾具啓附小壻人脩候所欲言者已
略具矣不審曾達轅門否春夏之交賊至擁衆
一二萬計數道入寇此其叵測之志何如哉當

是時我兵未集而賊鋒方銳數郡之去賊未遠
者皆以爲勢必不敵人人有自危之心雖京都
聞之亦頗爲之失色特賴翁設羈縻之策陽許
以降而陰爲之備是以得緩其方張之勢殺其
咆哮跳號之氣離其黨與而散其交然後從中
而圖之以能有濟不然彼以偏師橫行中原一
時莫嬰而今擁此大衆駢首就戮斯豈偶然之
故也耶份嘗以此說急倡之諸公之間蓋非以

董學士函集

卷五

十

份之一喙足爲輕重而地方大故軍旅大機此
亦關涉不淺份固亦不敢以自隱也份聞古之
君子其當事任變不但身之利害禍福有不能
以預計雖其名之毀譽亦有不能以盡顧者向
使此賊今不速殲則其不遑豈可勝道哉然策
之素定早見而預待之古之所以成大事者往
往如此故曰非常之原常人者駭焉及臻厥成
天下安如也故樂爲翁一言不知高明以爲何

如頃者 天眷殊殷 寵褒簡擢赫然爲當世
之光蓋縉紳所共慶不獨相知而已而份忝辱
教愛則其情有尤至焉茲謹具此遣人專賀適
份以寒疾方瘥神思殊短言之無緒并惟照原

與李克翁書

頃承 新命朝端縉紳無不踴躍稱快皆以裴
郭在唐韓范在宋身繫天下安危一出則社稷
增重而况吾夫子力任斯道經濟之具皆有根

董學士澍園集

卷廿三

三十五

本志于伊周而不屑漢唐以下者則其茲出其
爲 國家慶可知也是以互相傳誦如份墻屏
之士執灑掃之日久親見吾夫子用世之學其
間櫛柄旋幹機緘鼓動有非淺淺所能測識者
其爲稱慶又當何如特份承訓教素深亦嘗有
耿耿之志幸在與進今吾夫子在上使得備一
役于幕府或可借籌以效尺寸之愚而乃羈繫
于此進退莫據想望旗鼓所向誠不勝馳神也

東南廢弛極矣昨寇所至往往披靡非盡力不
敵以人心怠而令不行故也此非大振刷之改
易其耳目而作其敵愾之心則有未易以驅策
者竊以夫子既至便當深究要塞樹立規置而
考尋利害一切爲 上言之至于軍興之初建
立之始欲以矯墮飭廢必難盡徇衆口此亦宜
預爲指陳先揭端緒以曉未識者之疑策既先
定則臨時自無紛紛矣凡百便宜在夫子已有

董學士澍園集

卷廿三

三十五

成畫何弟子之敢贊詞顧此乃鄙心所偶及不
敢不一言也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本欲特遣人
稱賀偶值有便先爲附此令郎二兄俱隨行否
此誠當世美器恨不能卽置廟堂明秋可早來
否必俟嚴冬驅馳既勞而情思易困恐不若早
至之便也并惟惓惓不一

與許鴻川書

襲寶應諸湖數有風濤之變船之漂者不可勝

言人之溺者易能勝計此固一時之大異當世之深憂也所幸者明公倡無前之議建特築之堤而軍國百萬之漕賴以利涉河津百萬之命賴以獲全而四方百萬之朝宗者賴以無恐此其功在社稷亦易可勝道哉僕遙想其堤如河漢之上界以長虹龍門之涯屹以砥柱明公勲業亦將亘立天地之間與 皇明百萬年之鴻基鼎祚鞏固無疆矣而每聞明公精白之德足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三

三

以質于神明恢廓之才足以運于宇宙卓立之志足以挺于太華若明公者則亦 聖朝之砥柱也詎獨是堤哉茲明公且奉 特簡承 專勅而按東吳矣昔神禹之功始于導河暨于浮淮而成于震澤故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禹之大功畢矣夫明公前日之堤浮淮之業也而今日所按則三江震澤之區也天將啓明公以續禹之蹟而爲 皇明社稷之臣哉昨聞明

公濬白溝諸河而通海矣又修松陵諸塘以捍江矣而松陵所患則以田圍之大而水不易洩故其田最易渰旱則圍大而水不易周故其田最易稿蓋松陵之貢額甲于天下諸邑而宿逋亦往往不貲蓋其田本腴而歲旱潦渰仍圍大而易于渰且稿也今得明公下令于縣以其圍瓜分之四通其河而潦則水之勢分車戽可瀉早則水之流旁達車戽而施此築一成而松陵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三

四

世世永無患矣昔召信臣之守南陽不過能開溝瀆而民稱爲召父及杜詩繼爲南陽守亦不過能修陂池而民稱爲杜母自漢至今而兩人之血食南陽不絕學士大夫稱召父杜母者亦至今不衰則未暇遠引神禹而明公之功在松陵當永永血食與召杜齊芳固將世世稱父母無疑也抑份嘗考周稱井田者亦以其田四分之字形象井故謂之井也豈意數千載之後而

明王之制復見于今日哉昔孔子稱禹以能盡力于溝洫而溝洫者大則河渠小則田間之水道也夫禹之三江已入震澤已定河渠之大業已畢則因此而治田間之水道以竟其全功固亦禹之餘意哉然則明公繼周之井田修禹之溝洫而方當 聖皇在上遡二帝法三王嘉明公之功晉而在廟堂侍 宸極贊理海寓匡佐治平則又非召杜之可並言矣故因附謝而布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三

五

其積愆焉惟高明覽而察之

荅曾魯翁書

每思辛丑越今已四十餘年翁丈當釋褐之初所謂江夏黃生洛陽賈誼惟當年之英妙則此日之康強固其宜也乃如份者本以弱質積多沉痾而毘勉苟延喘息猶在雖千里之外睽隔相懸而兩歲之間通聞者再不可謂非天幸也昔孔文舉貽書曹孟德謂五十之年公爲始滿

融又過二蓋古人邇年華之荏苒嘆逝水之不留其感慨有如此者今份已踰七表而公亦邁六旬矣昔日同遊凋落殆盡此時至誼耿切彌深使文舉而存不知又如何其爲嘆也然份則如絳縣築杞之年惟可與輿人爲齒而公則同伏波請擊武陵之歲便將爲漢帝稱嘉矣茲四岳方薦拔側幽而 九重尤寤寐耆舊臺省布列巖穴幾空而豫章之區楚林之地蒲輪未駕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三

六

弓旌尚稽蓋東山之出有時而 北闕之命將下固可佇而俟不卜而知者也如份者始其進也既不能以勲業建立當世及其退也又不能以行義表率鄉閭徒讀古人之書誦詩人之咏聊以永日因而自怡茲既益衰每嬰危疾則書詩亦廢而誦讀俱忘惟獨坐蒲團深掩蓬戶優游待盡偃仰以終而已而翁丈乃因兒輩忝竊亟以貽褒遂使第之疲翳亦爲屬望此如隔世

之事夢境之談無可爲承而何以爲復耶然倘未填溝壑獲見登庸則當聞抵報而騰懼酌杯酒以自慶非慕高賢之進實爲斯道之光也楊使迫行殊多匆遽輒爾繁蕪統惟照亮

荅念華張公書

伏承高義甚厚下問甚勤而鄙人未及門牆未見顏色雖有狂悃豈敢妄談但生自歸田竊見他處按臺舟行則十里之外先爲淨河輿出則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卅三

七

三八三

數里之內先爲罷市淨河則一船不敢過罷市則一門不敢開可謂嚴肅極矣而昨聞使鷁過湖則他船任其往來但不敢近耳河固未嘗淨也及駕入省則諸肆任其貿易但不敢喧耳市固未嘗罷也然而威不褻則益嚴刑不黷則益肅蓋人之畏服者益甚而知明公之所見益高矣彼其所以淨河而罷市也正以末世多擾亂兆易興故預爲之防過爲之備然不知渤海民

亂而襲遂軍車汾州軍亂而段秀實匹馬固不在車徒之衆而在于有應變之才不在護衛之多而在于有臨機之斷使變而未知所處機而少失其宜則車徒反啓其疑護衛反激其寇此襲段之所以聲色不動而變亂以平也况當無事之時而爲張皇之過乎故明公者誠超世之獨見而鎮俗之一端也遂因使便輒一道之且浙固善地向來未嘗有他而以軍啓其端民踵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卅三

八

三八四

其後遂乃倉卒致人駭驚亦由始失其宜繼無所處遂致此耳不然則今之民卽昔之民今之兵卽昔之兵也何昔之搏噬勢若虎狼而今之縛擒易若羊豕非兵民之有異而處之者之不同也故有處而得宜則強梁化爲羊豕失宜而無處則傷弱變爲虎狼此固彰彰較著者也今變亂已平人心已定觀明公目前之聲色不動而此後之功業可知矣鄙人本無可言者但見

醇既誦明德而承教又見虛心則鄙人固不敢欺而于臺下尤不敢負也故敢忘其固陋而畧陳梗槩焉其一曰嚴論劾夫浙中近日固平且定矣然當擾攘之餘乘荒災之後以輯經爲本以休養爲先而欲施綏養之恩必急去賊暴之吏譬之醫然人有宿疾初瘥大患初瘳固當補其真元調其血脉故主之參朮輔之甘苓皆補之之方調之之劑也而設使臟有痼痰脾有積

董學志園集

卷廿三

五

食則其痼益甚其積益深雖有補調反加堅錮矣故田仁奏事先刺三河范滂登車先澄冀境誠知吏之爲害民之所深苦也然份以爲効不泛施亦不拘滿惟擇其泰甚發于不時則一人去而百吏以懲一吏除而萬姓欣躍矣此非有所指亦非有所聞但槩言之以待裁察耳如無其人則非所當聒也其二曰嚴訪察夫臺下者代天子而巡狩者也古帝王巡狩之法專以

問民疾苦而除其害蓄故國朝之制吏有橫恣民有兇豪皆屬之按臺所以代行巡狩之法者也若橫恣而甚兇豪而極然後訪而擒之如無甚且極也則雖大郡不擒一人不爲廢格也如或有之則雖小邑多擒一二人不爲顯刑也然不擒則可姑置而擒之則不可以少原譬之雷然夫雷者所以行天之神威而震物者也譬之霜然夫霜者所以斂天之元氣而肅

董學志園集

卷廿三

五

物者也故春雷無聲則五行志紀其變隕霜不殺則春秋記其災蓋言雷之當必震而霜之當必肅也今凡稱諸臺則必曰雷霆雷霆一擊則民惕然而畏又必曰風霜風霜一過則民凜然而寒夫天子端居而所以震四海肅萬民者獨賴諸臺耳今郡縣之蠹吏閭里之豪民設使未擒則如霜之未零雷之未發猶有畏志猶若寒心嚮今擒而復原則反視霜爲非寒視雷爲

不必畏而臨事益恣居鄉益兇矣然所以擒而有原者恐其訪之未真而擒之或枉也故訪而未真寧爲姑置擒而既得勿爲少原則人既不冤而法無輕縱所以代 天子之職盡矣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其三曰嚴詞訟夫地方之稱惡者莫過于風俗之刁而風俗之刁實起于詞訟之巧蓋彼徼倖一准則雖不勝猶足夸其能若或勝之則益肆其惡然郡縣猶之可也藩臬猶之可也惟臺下則位既尊嚴威復震竦刁者得准一詞則氣焰頓增財可坐索弱者見一詞之准則魂魄若奪事任所爲矧證佐附其強梁共相飾詐或問官慮其原告不甚加刑就令鞠其真情間爲薄責而刁者已多于勒賄弱者已苦于費財矣昔朱博爲刺史民之擁告者甚衆而博以不親細事悉罷遣之馬援爲郡守曹司之關白者甚多而援以當持大體皆置不問彼爲

刺史郡守耳而猶若是况臺下綜核百察統制千里者乎然非謂絕無願也但其始則詳覈所告之詞而准之甚少其既則倍加反坐之例而罪之甚嚴且刁訟之繁興皆由訟師之鼓舞若遇反坐必究訟師而所在訟師布滿鄉曲倘訪其甚者必爲除之則譬之塞一濁源而羣流皆潔拔一惡種而稼皆蕃矣并望裁察右三者皆老生之談腐儒之語其或偶合者則高明當已願之其所甚狂者則有識或以見哂且以明公之嚴重而爲鄙人之妄愚則未同之言將取代斲之媿而輕率之說必致越俎之譏然明公既開心于兒醇又推誠于衰朽則真有秦誓之好善葛相之布公者故詞無足采而心則頗忠冀明公亮其心而不責其謬耳使者傍晚投緘晨卽索東以明公渡江在邇而奉報或遲故也時旣匆遽十不盡一倘後有便當更續上不宜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五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與王鳳洲書

昨兒還傳言翁日來苦空茹蔬雖甚不得已時一出關而屢過其門不入以爲古之禪師居士無以復加矣然份正以禪師等向來本以茹蔬爲常齋苦空爲行逕雖復不易猶自習然惟翁放浪于嘯咏之場遊戲于懽醉之頃曩爲曠達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一

二十六

而一旦遂入槁枯此非上智之人大豪傑之士外無牽繫內無滯留萬緣灑然一絲不罣何能遂至于此且入關而槩不出既足爲難過門而猶不入其難尤甚蓋人情不經其地則中無動不溺于目則意不萌今翁若此真蓮花不染之心到處般若之域矣而來論猶讓利根者何哉如份者本非有識而徒以益衰遂築流水之區借爲鑿坏之處其可少息欲以苟延而頃因兒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二

二十九

輩讀書暫假別館遂使老無所寓復止舊栖然亦兀坐蒲團時學枯坐小品下乘已不足言而塵緣雜念乃復屢作此暫得息彼又忽來適讀荆石學士之所謂求覺尚迷離覺安在者數言甚爲超悟而鄙人猶未發矇不能輒斷根因致有牽繞此其鈍之獨甚者視翁于將莫邪一割卽盡者蓋萬萬遠矣兒又言羽于世槁枯而容色腴潤此雖昨所謂靈胎仙骨自有不同而實親得與訣真傳果有特異也健美之甚嚮往實深方擬亟泛扁舟坐聞要道而尚苦伏枕正多鬱懷乃忽承注存遠貽教劄將俾從諸老之末結耆英之會份既不類而方苦沉痾固未能也且示及孫嗣之說尤見至誼份于舊歲先使杜門月餘將欲請告矣而京華諸公旣嘗面督穉子又復移責鄙人謂新政方嚴而初進求逸勢旣不可理亦未宜以是暫止翁今已一切遺棄

百事不開而乃念人父子之間圖其永遠之計
卽交游有此猶復謂其義比骨肉感入肺肝而
得之于翁則其義其感當復何似蓋翁雖人已
平等發菩提心而假令不爲通家稍未知厚則
亦何肯至是也兒久沉淪今且老大翁素同郭
許特擅人倫見其墜翎假之刷翮謂不終墮落
尚可飛騰雖非其資尤乞感也腆貺并謝不宣

與王守原書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三

三

份嘗讀史見直不疑之長者而誣以洿行陳景
公之高賢而謗以辱事自古以來其顛倒反覆
不可勝數矣故鵷鵠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
而鴟梟以腐鼠嚇之鵷虞不履生草不啖生物
而豺狼以斃狸投之此雖恣豺梟之性而何足
爲鵷鵠之損也然抵巇者其術甚巧而當路者
其察不明則中之或深而發之或悖此巷伯之
所爲作也今觀其投畀不受之說屢更其辭必

微其極固恨而過之疾而甚之也夫以詩人之
和平斥而不已以夫子之至聖取而不刪豈以
情至于真有不可奪者耶蓋亦憤世嫉邪有不
可廢者耶份是以婉轉誦之未嘗不再三興嘆
也而不圖于我公身邁焉且公以文學飾治以
悃悃自將其恬淡無欲精白絕塵而臨事持平
處之厚道此其所謂鵷虞之不殺鵷鵠之潔清
者非耶而乃以未下車之時不涉已之事無故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四

四

誣之蓋外而方鎮重臣按部使者旣多極許內
而秉衡大老持紀臣僚亦無異辭而忽以浮言
橫爲指擿至于監司爭之而不能郡國欲言而
莫懇蓋嘗問之親當其時者豈不然耶豈非所
謂日月當天翳霧持掩者耶然事已往矣無可
追矣而份偶于嘉禾獲見直指旣爲扼腕相惜
振足興嗟及所遇藩臬諸公則皆直見于詞義
形于色其嗟尤甚其惜尤深而又聞撫臺特爲

移書當軸以所誣之事開制列辯甚爲稱冤此則其所嗟惜者不但形之空言而且見之行事此則他人所不敢往昔所未聞也是以識者皆偉而服之然非親見我公之實德發自乃公之真心則亦豈能至是哉故份嘗謂以公操持而橫遭此謗此固以見世情之莫測畏路之難居然以公去後而共爲直言則尤以見天理之猶存公論之不泯蓋公旣去而賢名益彰矣份聞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五

三九七

其會今倘優游于草萊荏苒于歲月鍾期漸少伯牙倦彈則所謂誰爲爲之孰令聽之此何以解哉份懷欲陳之正欲遣僕特爲勸駕而適會使至得公之書至于不忍輒讀且恐其有難進之心也遂以附布惓惓焉餘客專僕特候更布所私不悉

與胡順翁書

不穀曩承乏典藏史職在老掌故耳無能爲當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六

三九七

名同文舉而位望勲業過之顧亦知擯黜之人
沉淪之叟有如份者而貽貶之厚乎其嘆嚬當
復何如而稱謝當復何似也顧緣他故偶爲阻
之夫四思而必有報古人是歌七襄而不成章
詩人所刺今有瓊瑤之寄而無木桃之酬必將
謂其妄庸嗟其衰耄寬之而不譏讓則已過矣
而又繼之是照乘再投而連城重獲也卽雖妄
庸卽雖衰耄而能有不感者乎感之有不切至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

七

三九七

者乎昨承遠諭謂欲覽其所著得其手書而份
失之於前將以少贖于後竊以槩出舊作則不
足以仰答見知乃特撰塞上歌而書軸以就正
焉昔夷狄之患莫有過于匈奴者蓋楊子雲之
疏班孟堅之書論之悉矣其在嘉靖間虜小入
則小剽大入則大殘諸所擄掠不足言而邊塞
幾危京城盡閉近者屠毒遠者竄逃其殞命沙
塲身膏草野元元之塗炭極矣茲者百鍊之鋼

化爲繞指肆行之強轉爲厥角獨誰致之與夫
豪傑以奮身砥功盡力効職運籌帷幄笑談尊
俎間坐鎮疆隅翊衛社稷而媒孽其後者隨之
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則文吏以法繩焉此馮
唐之所昌言而馬史之所深慨也份故于翁其
寓意深矣然翁固命世之才濟時之略望重天
下簡在帝衷其功名所至將有不可勝道者
矣他日紀之雲臺書之麟閣將有勒在國史昭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

八

三九七

垂後來者夫豈待稷下之談能爲輕重而郢中
之調所可揄揚哉顧申甫能藩王室則尹吉甫
作歌列于周雅裴相能平淮夷則柳宗元是頌
薦于唐朝此亦史氏之司而掌故之職也份雖
甚耄其敢廢哉秋風方作太白旣高千萬珍愛
不悉

與少宰王荆門公書

頃方具啓付之小孫恭達記室而僕輩從舟北

上恐其稍遲故因徐壻遣人復爲附此昨兒還道我公欲得鄙人舊稿錄成帙而備覽觀焉因盛言公之意甚勤其屬之甚切份豈有敢辭者然向來交游不知其不肯欲探其橐而出之多矣而份竟不敢出卽兒醇自以其意請者亦數十百矣而份終不敢出斯何物而欲秘之哉其所以然者蓋份少嘗讀古人之書頗能窺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嘗略得蹊徑輒不自量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九

三十九

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積者久矣顧其才有不逮性復多病大槩每歲伏枕者踰半心慊慊不自持故不能竭精畢思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黽勉應酬聊以塞責免咎旣而展誦則曩之所得蹊徑者非但不能踐迹而且往往背馳相去天壤矣是以旣成之後每當一讀輒復自慚惟以錄授其人不復更存其副卽存者亦不自愛惜其間散落者多矣嘗以文自秦漢

以來必有蹊徑得其蹊徑而旣能登堂又能入室者此古之宗工大家卓然傳後世而不朽者也得其蹊徑而未能遂臻其堂室者則或傳或不傳後世或尊稱或否者其次也其有未得蹊徑而才亦足以自騁氣亦足以自凌有不得亦有偶得則雖不能以必如古人必傳後世而亦足以名擅一時者此又其次也而世之人才不足稱氣無可取不過巴人下里耳而惟其不知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十一

三十九

蹊徑也故不自識其合否不自解其是非而落筆不休覩顏自許凡忝仕籍必梓一編人或憤之至欲借秦火餘威投之者言雖若過而其多已甚則其可厭亦宜也今份略知蹊徑而才與氣不能副之匪惟堂堂卽藩籬未越焉故深藏而不敢出亦庶幾古之知恥者耳而公不察其心數加懲慙而徐壻恭時之奉使也公寓意尤勤且切臨別囑之再三且云子他日使還赴公

車而見我當卽以是爲贅矣于是徐數過請之
兒復跪而助其誦焉以爲公在交游則舊知在
文章則識者今從數千里外數致勤倦而數謝
却之恐非古人所以待知己之誼而取正有識
之心也且泰時方鼓篋公門將藉手以見長者
儻不得此則何以復爲贅之命耶況古之子弟
其家大人有一言必謹志之有一善必謹紀錄
至勒之彝鼎示之子孫而醇不能自喻其誠未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十一
遂所請使家大人所著未一布宣則醇之不孝
深而歿罪莫贖矣且家大人自謂不能竭精畢
思而數十年精之所勞思之所構實亦在此將
天之意未肯遂泯斯文而假之有識舊知以回
其深執不然之惴未可知也份因其言輒亦感
動遂忘其恥而稍緝閱之則數十年間棄置已
久南還舟潤而篋封不啓腐敗頗多蓋平生散
落者十之四腐敗者十之三而鼠嚙蟲蝕浸漶

不可考者尤多焉所存且一二耳而類皆手書
諸無副本者雖遣人繕寫大略亦十餘冊矣適
嘗校之則漫漶者腐敗者必沉吟記憶可漸補
續而所遣人亦復自多謬誤更須屢校乃得無
訛而份病雖漸瘳元神未復不能遂勞恐當淹
至冬初方能再遣馳上也頃者緝閱之始兒見
其漫漶駭而欲泣曰今尚若此使踰數載當復
何如茲令醇得稍爲加哀而獲免于不孝之萬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
十二
一皆大造之賜也是以與壻喜躍而深感焉欲
刺骨矣而不知份雖下慰兒女之私而上貽知
已有識之醜傍華儒林藝苑之譏則份感雖固
深而恥實增甚耳病久精力甚乏不能剪裁遂
致蕪蔓且因公通家誼篤故以家人語進焉惶
恐惶恐
與少保豫所呂相公
份不肖曩承乏從公上鑾坡緝金匱珥筆奉崇

登記載之府游著作之庭頗追隨歷年所矣份庸下奉職無狀削承明籍列編氓居草萊伏丘壑而公遂以元德簡汪匡贊萬微統理四海晉鼎足受顧遺禮絕百僚位曠一代非不欲緣往昔之誼陳欸欸之愚而地分懸隔不啻霄漢之與土壤也卽欲自致路旣無繇心亦不敢輒僭以是避畏遂至因循茲幸兒醇謬獲計偕北上份伏而思之身在擯廢無故而上達者僭也幸

人之彥聖斯豈其善與彥聖之不足而徒藉之人者哉蓋有善而不名有彥聖而不露包衆善合羣彥劑量其才折衷其極端拱而天下治焉此秦誓之所美而孔子之所錄也漢末遠古其爲賢大臣必稱長者而時所指慕必首屬絳侯東陽侯丙丞相之爲人且漢興網羅天下之才寧少善與彥哉而卒賴數公以定漢基成文武之業帝王而下必稽焉庶幾哉秦誓之風矣今

而置之份不勝幸甚

與大司馬鑑川王公

曩份承乏寓直而公方鎮邊疆未嘗有貽問也及份負罪偃伏海隅平生舊知轉瞬若不相識而公從數千里外越重關望天末勤渠轉附而致書幣焉當是時虜氛方熾烽烟四起赤白囊交馳聞者寒心臨事者失措宜乎食不下咽踵不遑息也而公顧念寂寞之濱懷損廢無之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四

五

士發其櫝則石銘梓刻龍蛇走于席上珠玉滿于目前大槩多宴游之詞慷慨之作焉蓋公之意氣近而不昵遠而不遺固古有道之交而其臨戎急而不亂暇而有餘真古大將之事至其見之詩歌垂之著述亦可以想其傑槩而識其英風矣既而公揚師振旅戡逐虜塵縱間遣謀得其要領于是拘繫愛子羈縻名王重譯來朝納款恐後始若號虎繼若驅羊始若貪狼繼若

豢豕或以爲當中國之盛值胡運之衰偶然致

之而不知公策厲將士屢摧其鋒固已先奪其膽矣而威信有素又有以默結其心是以虜感其不欺知其不可犯而甘服焉夫與人鬪不扼其領挫其咽未有能制之者也不降其心絕其意未有能制而不變者也昔漢賈生終軍之流欲以表餌啗胡長纓繫越而竟不可得而漢謀臣如雲猛將風起皆欲單于來朝匈奴內順而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四

六

竟亦不能觀楊雄之歷叙可知矣何者戰不能摧而信不能結無以制之而使之不變也不圖公之奇功遂至于此然虜狼虎情不可測策不易施而議起卒然人所多駭凡人難于慮始易于撻瑕我方竭力于前而循常蹈故者已含唇擁吻待其後故此甚奇之功而亦甚難之舉也自非抽肝揭髓深得虜情徹其底裏者不能見此自非傾誠瀝血專爲國計忘其身謀者不能

爲此自非有超時之識越世之才闊達不拘直
行不顧者不能任此而自非上有不世出之

聖主傍有不世出之賢弼察世所未嘗見之事
定世所未嘗有之猷則亦不能以成此也茲不
不暇遠引卽份釋褐以來虜之大入者每歲而
有小犯者每月而有小則擾邊大則內掠又大
則飲馬潞水火照甘泉京師震驚九門晝閉所
募兵遣將騷動一時費以巨億萬而民脂膏遍

書王泌園集卷五

七

野號聲震天尤不可以勝數蓋上下皇皇危慮
者惟虜耳今邊城晏然胡塵不作內省不貲之
餉外無不忍言之虞昔之跳梁轉爲稽顙昔之
侵塞轉而叩關人固樂其成功而特難于始倡
也然則公之所以雍容暇豫俯仰嘯歌者固已
先有定畫哉份與公往來頗久其契誼相期意
氣相洽怡如也今份沉淪若此而公功名如彼
譬之鵝鸞與鳥亦嘗同林神蛟與魚亦嘗並泳

及其翺翔雲霄吞吐霧雨其光景不可挹而變
化不可知矣曩承貽書闕然久不報宜以爲罪
而往歲兒醇抵京反益加厚令人其慚茲當病
瘵始痊勉力具此所言者關涉頗大徒以素所
蓄積略爲發揚而不計其諛否也公方受天
之眷其功業不可量無俟野人之言不敢多及
與少宰同麓余公

書王泌園集卷五

八

頃得邸報知我公特膺新命以學士晉轉左銓
矣夫唐堯之典命官爲先臯陶之謨知人則哲
此固王政之首務帝治之元機也夫有道持衡
則四海增重正人綜輶則百辟改觀份蓋爲當
世騰懼而非徒爲相知稱慶矣且向來天曹之
貳實儲祕閣之輔固將繼登三事豈但並列九
卿昨公與瑤老始嘗鴈行協祥雲之兆今將鴻
漸應夾日之符則比肩而事聖君接踵而趨
祕殿其地旣近其期匪遙矣夫新王履乾清

時聲泰方虛懷而容哲弼不席而待名賢固欲配二三帝王之隆啓五百君臣之會也而公本抱夙望今履昌辰經濟公所素優忠貞公所素秉固非鄙人所能贊野老所能言者然古嘗有云持重者變色適遠者預春言持重之難爲而適遠之宿備也今公將膺九鼎之任贊萬國之圖其遠且重曷加焉惟益念其難爲思其宿備如昔賢之兢兢業業惟慮少疎汲汲皇皇惟恐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四

十九

弗逮則德盛而益盛功崇而益崇行將致主于唐虞躋身于稷契皆公異日之事也又何所容口哉份與公道義相質肝膈相孚名雖交游實踰骨肉故當進用輒效迂狂冀公必能察而原之亮而采之耳溽暑鬱蒸沉痾困憊草率無緒惶疎彌深臨書惟有瞻戀不悉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四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五

烏程董份用均甫

與大司空印川潘公

自古河患所從來久矣昔漢武皇以英傑之資聚智謀之士竭天下之力以治鉅野天子駐蹕羣臣負薪僅能塞之瓠子之歌至今足慨焉自漢以來無代無患然前代避河爲患而已明興乃引河爲漕則是前代止避其患而我明兼利其用蓋天下四百萬之漕賴焉固國家之大計社稷之重事億萬年靈長之祚所關也而公獨以一人任之乃聞且就緒矣是漢天子數年所難就而公暮歲所落成何其偉也份聞河之爲患也下流最甚下流梗則必決故大禹治河斷爲二渠斯者東而約之使下流有所趨而勢無所決也今聞公專治淮陽等堤洩下流束水勢而急趨于海此從數千年後獨用大聖人之遺

法而扶國家社稷億萬年之祚斯非大臣不世之忠當代不朽之業天下所共慶而史冊所必傳者哉份不佞嘗欲一紀始末藏之私家附之稗官以貽之後日焉不知公于暇豫可以諸議諸疏及諸行移示之詳悉否昔柳中丞奏捷而韓吏部移書欲得其軍中事宜爲寄蓋欲知其謨畫記其功序耳向來文人喜事往往如此顧份不文而有此念良足慚也然今野史徧天下

畫堂志

卷三

二

三七

豈必盡文哉亦固各紀所聞見而已曩承遣使惠書中間骨肉之義肝膈之真宛若親承藹若面命勒之鄙悃感刻不忘顧出處旣殊途路懸隔每嘗馳邇莫繇附聞茲乘便風輒爲布此不宣

與大中丞鳳洲王公

曩份病臥牀榻而公枉駐輅車存問甚勤慰藉甚切惻怛之旨至今在胸臆間不敢忘也但從

別後僕病寢加往自丙子以逮戊寅猶臥起相半漸就疲羸昔劉楨病僅十旬猶有岱宗之懼而鄙人危積三歲乃免茂陵之求真大幸也新秋旣爽宿疹稍瘳且謂公方閒居久闕奉報遂于昨望強出泛舟取道蘇門將過梓里而偶因小飲輒復微酣途中薄寒驟爾作惡倉皇返棹荏苒杜門竊惟公旣念通家復軫夙好其于衰朽每致勤倦而份夙懷明德屢感雅情顧于高

畫堂志

卷五

三

三九

賢反多疎曠昔之罪累非人可文而今之乖違若天所使靜言思之謂之何哉適于故交偶見新刻而此君頗爲他人所借未閱其全然得觀目錄則已略覩其鉅麗矣昔樊紹述之文較公特十一耳而昌黎稱之曰多矣哉古未有也今公博識宏才高文大冊類分四部帙踰六十總之極百萬言則其多固何如而又豈古所有耶漢稱馬卿之賦遲而能工枚皐之文速而未善

今公有馬之兼枚之速工而能速是以若此
其多而不可及也其文如廣陵之濤莫測其勢
滄溟之水莫知其涯可謂詞林之大家而作者
之宗範已不揣固陋輒咏一篇夫鄭巫見壺子
而反走河伯望海若以興慚物相形則易自失
也故延壽賦成而蔡邕自隱其作陳思才贍而
楊脩恥獻其文此亦自失之常也今份乃并題
小祗園及返棹之作凡四首俱以呈上得無來
落筆不休之謂而有敝帚自寶之譏乎然業已
稿成不敢隱也幸公有以教之

答郡伯及泉李公

昨鎮署之碑非借公德望不足爲重况仰齋公
始賴薦達今復遘逢亦仕路之奇也故輒敢及
之并請教正中間數語殊復寂寥顧體有當然
未能少罄鄙意乃承特諭令人增慚若公才操
超凡政績卓異固當邁越海內前追古人歌誦

畢興史書不朽且將世世爲敝郡增重豈獨目
前而已設份雖不文尚能爲公紀之顧恐鄙陋
未能盡述耳論中所論循良云云份不佞竊以
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者何君公也去
後見思而所居名復赫赫者黃次公也二公皆
漢賢臣歷至封侯拜相其名稱有小異而其俱
爲循吏則同蓋君子取其心核其實耳故一時
無赫赫者非矯以避名也而其有赫赫者非飾
以邀名也大槩內有愛民之心而外多惠民之
實則名雖欲避而不得雖不邀而自隆故漢人
謂之循吏今公精明振發一郡翕然服之當路
翕然推之真可爲赫赫矣斯固黃次公之所不
邀而致者也而公乃歉然自持惟恐于何君公
之事不合份竊以爲過焉雖然古之賢者其道
益進則其心益虛其名益隆則其志益歉昔舜
之大聖而猶問之田野問之芻蕘惟恐其治有

毫髮不至而民有繼芥或遺以是汲汲焉耳份
屢獲趨侍見公有惓惓不自滿假之思既已深
服而茲讀來翰服尤甚焉夫心益虛則德益盛
志益歉則治益崇此固將有出于何黃之上者
矣惟公益弘此心益厲此志則份何敢復贊哉
而亦豈敢爲諛哉適有遠客極多匆遽便附
復殊覺潦草容更面布不宣

與大中丞嶺山張公

董學士函集卷三

本

別來聞攝養益吉動履遂安殊深慶慰辱示名
梓尤副夙懷芝蘭隨風金石擲地不覺官商之
振響而芳馨之襲人也近體婉約長歌振迅皆
協于初盛唐之間而長歌尤更超邁譬之騁駟
騷裏尋常或可及之至其奮足康衢汗血長路
則絕羣軼類瞬息千里蓋其才不可強而力未
易追耳且喜且愕因略布之非敢以爲諛也然
此特玄圃一枝崑崙片玉他時不惜全集肯爲

傾囊更當有喜而欲狂愕而反走連城不爲
千金未足珍者矣幸察而終教焉承許東巡乘
便枉駕則吳興山水亦當生光匪獨鄙庸爲之
寵藉而已得先命一使報之幸甚昔魏侯不失
虞人之期郭令不爽郡兒之約況在衰老知公
必能踐其盟也

答符卿戚中獄公

承顧敝廬良感至誼顧兒行甚迫方與治裝未

董學士函集卷三

七

二百七十三

能啓張禹之後堂留林宗之信宿誠慊慊也使
來知公方苦微瘡不能出聲大槩熱鬱于中寒
擁于外寒治則熱之入吮愈深熱治則寒之入
支愈固能者取之拙者疑殆不可不慎也此惟
以至靜持之而公示所撰次方刺股劇腸極意
著作卽非病亦且苦矣如何如何檣李名地文
獻末章爲列傳甚善讀諸篇不溢美不隱過力
追作者成一家言仲堅所稱實錄也份老不文

何足爲助而公未以授梓先以貽教昔敬禮文
成臨淄辭潤彼八斗之才如是况謗淺者乎然
竊念公方竭思病且不顧將欲以齊馬班之駕
邁今昔之轍也份忝骨肉承布腹心微有見而
不言不惟負公亦乖友道矣大匠構堂庶工效
琢采其羣晝以落厥功傍皆稱能主人置酒大
匠首祝庶工無聞焉以其能采也竊謂撰述其
事者傳紀之司論贊其語者作史之志左氏不
贊以釋經也馬班有贊以明志也公欲齊駕二
家必當略倣其法故輒儼兩傳聊啓其端公一
視之不必用其語或稍采其意可耳非公之憤
不能以發份之狂蓋公憤而不自專故使份狂
而無所諱心之相感固如此中間更訂數字益
狂矣高明者亮而擇之

與少司徒吉陽何公

份自入春抱病歲已過半而時止時作未能遂

瘞又血氣向衰神思日短漸迫老耄矣而適來
得書承公示以羣羣病目今且益明方尋釋昔
日之言紬古人文字之指錯綜百氏欲成一家
而讀所賜書則見其詞達意從字順非篤于鑽
研何以有此然公本于斯道既得其真方直截
指明以開當世之疑發不傳之秘此其著作之
大者當日月並煥江河同流豈復更籍筆墨歷
逕有所沿述哉此蓋公家居之暇偶以餘閒而
精力益強心思益妙遂本其所得以其所遊時
發于詞所謂戲弄翰墨此固君子游藝之一節
而有道之善者機耳豈世之淺淺者所能窺哉
新刻見教尤得古法而寓以己意因人模寫因
事敷陳離而匪違合而無強雖云戲弄亦復苦
心矣此非公精力有餘目光全復豈能若是份
齒少于公而精日以疲力日以惰目日以昏一
二年來燈下遂不能閱字閱亦蹙眉締視數過

乃能卒卷甚多艱難夫長者病目而復明少者無故而漸暗究其所至雖養有淺深而邇其所由實稟有厚薄蓋天之所獨縱于公者也今末世多故耆舊凋落所以主張此道撐柱乾坤者天意必有所屬茲公步履益康起居益吉天之所屬者亦可預見矣邇得之縉紳間聞海內宗依有素而廟堂推服方新或欲先借南都游秉北軸雖尚未爲超格而反喜其稍近得以數通

董學士志園集

卷五

十一

二十七

言

與少司成大疇萬公

江右爲天下名省而浙亦次焉自份筮仕時江右諸老顯陟臺閣秉握機衡常不闕二三人其餘輿而馳者亦常數人蓋兩都九列大繫江浙

踰其半而又布在津要何其盛也自頃年以來則浙既寥寂而江右比曩時亦甚少矣蓋逆波而挽者難爲力順風而呼者易爲聲嘗謂遭摧抑之時當孤睽之際非卓然樹立昭然表見如日月之難掩山嶽之難搖則亦未易以自持也如公者僕嘗得從容史館追隨後塵其在當時固已知其有匡濟之才爲公輔之器矣傾企雖切而蹤迹睽違及公歷自清華洊膺簡擢則份既歸林壑迴隔雲霄然每見士人無不稱服皆視以爲楷願以爲師蓋公以精白之德醇厚之風寬大之度精白則人有所法醇厚則人有所賴寬大則人有所容故不擇賢愚無問遠近而其服公心事之洞徹稱公操履之雅醇莫不以爲當世之鉅人廟堂之長者則若出諸一口焉夫無往不復者氣之運也無塞不通者時之會也然其來必有以倡之其始必有以主之既得

董學士志園集

卷五

十二

三十九

我公在 帝左右爲世宗依則鄉邦之賢可以
茹檠而出雲蒸而興矣安知自此不將獨盛于
曩昔耶今時當末世人皆以矯抗自喜苛刻取
名而不知元氣日漓士風益薄識者竊有憂之
若公者正秦誓所謂休休周詩所謂几几乃救
時之碩範鎮俗之弘模也天固爲國家爲海內
而豈以私于一鄉哉份之所云蓋有感于江浙
所值而偶及之耳份自南還其于京華未嘗敢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三

三

有通侯而特承問及起居念及夙雅夫份旣在
擯黜而不敢輒爲具聞者此野人之所以自分
也公之不遂棄遺而益加存念者此有道之所
以爲高也然則今當便風份豈敢守其固陋之
衷而復取自外之罪哉用是少謝往誼并布積
忱其言非敢爲諛聊以道其實耳萬惟照察不
宣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

終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六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荅少司馬南明汪公

昨份偶遊白嶽卽謁玄廬謂千里戒行不虛至
願而廿年馳企可慰夙懷矣豈知立轡雖勤擁
麾暫出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高山
旣陟而景行尚遠每一念之徒切悵望然份將
復嚮往旣已治裝而偶因沉痾輒爾中阻秋且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五

一

三

云暮常春以爲期耳今海內言文章鉅工能力
追古人獨步當世者必以公爲稱首份雖已老
而曩嘗有志焉願得附牛馬走竊窺豹班計奉
晤有時或可取質而公方膺 明天子隆眷爲
中外共推或漢家須封禪之文議明堂之則必
召馬卿授簡使申公加璧而况文武吉甫所用
咸宜卽折箠使胡長纓攜越固公建牙已試之
明效而樞筦未竟之閔謨也恐璽書且下新安

而輶車當指上國則份他日徒復躊躇愈增歎
恨耳堪與晏生持素書來自天上如明珠墮于
人間藏之懷中光不可滅永以爲珍顧份衰年
兼苦宿疾投之瓊玖報之木桃祇增慙也旄節
北上倘從東吳否廣陵觀濤洞庭張樂使病夫
起色而聽者神搖則夢寐俟之矣份謹白不宣

與郡伯及泉李公

份昨因民間洶洶出而觀之見水皆滔天圩皆

董學士澂園集

卷三

二

三

如沼而室家倒揭遠近呼號份望水則魂搖聞
號則心碎不知天之降災何至是極也今稍窪
者已蕩沒矣惟高者尚在救護然其間不過十
之一二耳而天倘不雨則人力猶有可施今雨
勢不但不止且時復傾盆恐不沒不已也將如
之何聞公以惻隱之心懷焦勞之志日來爲民
祈禱無所不至矣今所恃者惟有公至誠回天
若稍得雨止或可救此十之一二否則一望皆

涸矣乞公身率各屬檄下各縣大行停禁咸極
焦勞真有爲民請罪于皇天之意庶幾天或稍
回民可稍活則萬民仰戴而亦公憫民窮恤民
隱之至情也昨嘉禾流民聚衆攘動閩郡驚惶
而我湖獨賴公撫綏有素坐鎮有方是以隣壤
如沸湯而湖中獨如安堵人實陰受其賜而不
知其公也故份獨闔門感之逢人卽誦非以爲
諂亦自謂獨知其所由耳然舊歲我湖雖未可

董學士澂園集

卷三

三

三

爲豐稷亦未盡爲荒歉是以民不敢動法猶可
行今田旣皆泮人將無賴矣頃聞自平望至荇
城百里之間沿途多搶行舟將絕恐攘奪之端
一啓而變亂之漸將生機已動于目前非細故
也今所恃者全仗我公夫此時非爲處常實乃
禦變夫禦變之道必先結之以恩而後重之以
法所謂恩者公有焦勞祈禱竭誠之意民旣知
感矣而必當預爲多方賑濟之圖民知將有賑

濟則庶以少安其心民知急圖賑濟則尤以感動其心民之恃公真如赤子之恃乳母豈有赤子而忍悖乳母者乎如此則公之恩結矣而後以法制之昔在周禮治亂國則用重典而孔明以嚴治蜀實倣此意夫周家仁厚豈欲其用重典哉而三國當戰爭之時姑息不暇孔明豈欲其用嚴哉蓋亂國而待以仁厚則民無忌憚而其亂益滋戰爭之時而待以姑息則軍無統紀董學士沁園集卷五
四
三九七

而戰爭必敗此聖王之法而賢者之妙用也今當此時雖未爲亂而其機已萌矣其漸已見矣若一人不治則百人效尤一處得利則百處效指此必須大爲出榜重爲禁戢而訪其甚者擇其渠魁轉申部使者示以嚴禁處以重辟彼見法令如此自不敢犯矣夫恩以結之而民有所依法以制之而民有所畏聖人所謂安民者計無出此伏惟高明察焉

答大中丞鳳洲王公

份異日者有頭風之疾每苦岑岑頃當微勞輒臥不起岑岑彌甚承教督以題咏僕病未能也公新從楚來貽所著作方調宮激商歌陽春奏白雪彼巴人者舌橋然而不舉口瘖然而廢足荷走仆矣自楊德祖之才見臨淄而辭賦況下此者病且委頓乎昨覽名園奪天工極人巧如奕秋布子歷歷妙趣所最難者從城郭中得大地足以施開鑿展陵架列峰迴峙迴溪分流真若移二華於人間引九曲於席下也而幸昇籃輿追飛蓋笙吹前導伶伎後隨出入洞天宛轉丘壑亦何異泛桃水之源迷天台之路恍然樂也已而發長嘯於林表聆玄言於亭中目睎藏經心游竺國青牛將度白馬欲鳴臨發躊躇又爽然失矣僕雖衰倘未卽蒙霧露亦何能辭登高之作虛授簡之命乎病有間當謹如教附上

也公此行且趨金鑾入紫禁秉石渠之筆曳承明之履以制作黼黻功業經緯僕當遠從南土移文北山爲一大噓公能容其狂否使節有期治裝方迫佳箋之什金玉其章華絨之詞芝蘭有馥然碧山焚魚謹聞教矣五陵車馬敬以還公頭痛未竟所言

與憲副鹿門茅公

份長夏抱病苦馬卿之病渴新秋增憊同滿齋

董學士志園集

卷五

六

二十七

之畏寒惟伏枕自憐杜門興嘆而已偶得雄篇誦之如珠玉在側炯炯照人金石擲地琅琅餘響不覺起而諷咏至爲躍然乃知曹公讀陳琳之文能已頭痛不虛也且份形如槁木志若灰而翁丈方有老驥千里之思鷹揚一時之意何人之精力度越不同如此也至于雪華之章此則以份視之如夢中景隔世事矣夫跛梓不越咫尺而天馬歷塊過都鶻鳩不離榆枋而大

鵬負風超漢物固有然者矣至如人有不勝杯勺而于公食酒石餘人有不舉匕箸而廉頗飯斗米肉十斤其不同固若是也夫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味亦聊足怡矣然竊有過計惟恐于廷尉之不能解醒而廉將軍之過飽也彼欲學將軍廷尉者有不爛腸而潰腹者乎輒戲及之語曰無錢沽酒妬人沉酣份之此言將得無妬之意乎臨絨增噉

董學士志園集

卷五

七

二十七

與大司馬印川潘公

留都固優閒之區而樞省爲黔轄之總承平既久饑饉沴臻適觀賊盜之橫生亦時事之隱慮也所以振率諸將檢閱六師作其奮起之心革其積習之弊稍以其漸俾知所懲如孫武子之號令數申李光弼之旗幟生色籌畫尊俎坐鎮廟堂制江海千里之衝保社稷萬年之固在公必已先見預待有長策遠猷固何俟于鄙人之

言而公勲業既隆眷注方渥且將旦夕宜召左右弼諧北上有期非南中可滯尤無煩於迂儒之說然時有伏於未發而計當先於未然未至而圖之則優游而甚裕已兆而後議則迫遽而倍勞公雖卽行而略示規摹啓茲端緒貽之來者杜其後憂此亦爲國之大忠而濟時之偉略也份忝附腹心之義輒効肝膈之愚蓄積既真狂誕無似公能恕其率易而亮其至誠否渥暑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

八

具

與學憲壽齋喬公

份不肖竊嘗謂明興以來作者沿襲元代氣弱而辭卑未足以稱盛世之選自空同氏起始能上法楚騷遠追秦漢決決乎有古人之風此後則槐野二三公相繼振軼學古者取衷焉乃若曾翁三石公則與李接踵與王比肩其學粹其

意深其才達二三公者所造不同而各有所至號稱名家皆開西產也乃至今日則又有公者承其遺準嗣其芳徽名著海內則份衰老居在僻隅雖未能盡讀公諸所記著而要其梗槩則皆三石公之遺而尤極其至者也夫關中河山稱天下百二秦由是而王其氣足蓋天下焉二三公者皆秦之氣也是以天下卒莫能及蓋友弱爲強轉卑爲亢雄哉壯乎一代之大觀已而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

九

公家獨父子嗣承尤足稱述份嘗觀古載籍奕世顯庸致高位樹功業者間有之矣而父子以文章名世者殆寥寥無人獨漢司馬談論六家而遷嗣之班彪續列傳而固嗣之夫發六家旨趣其著論雖美而上下數千載之間以成史記必綜於遷續列傳事實其肇始雖勤而博采西京二百餘年之迹以創漢書必纂於固蓋前開其端而後總其極亦天道然也然則公後起而

極至者固如此矣其關一代之盛何如哉且先
公嘗爲督學稱首而公復嗣之其懸鑑朗識若
登太華之高而曠見百里舉遠近靡遺矚也其
秉正持法若立砥柱之上而坐制橫流合斯世
莫能回也夫督學固在知文而尤莫重於秉正
若先公之與公可謂天下無雙海內鮮貳者茲
其前後相繼今昔並稱其盛又何如哉份與公
未嘗執一日之贊有一公之容而昨過錢塘伏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
承夜出郊墟早至湖上信宿從容朝夕浹洽殷
勤甚厚欸曲不遺卽平生故知無以踰此不知
衰朽何以得是於高賢也每欲一具短絨少布
此悃而因使節且按敝郡義當遠嫌遂爾暫止
今公事竣返旆之日固份削牘自通之時也况
小孫穉兒繆列高等以公之考校雖鬼神莫知
而豈有意哉但造化無私而人心有感份父子
銘刻真不敢忘故歷叙積懷聊展所蓄然份之

狂論蓋天下之公言也不以有感而發不以納
交而諛知言者當得之矣兒醇淪落不敢叅承
顧其惊忱又不容已并取進止不宜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
終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
終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七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與大司馬近滄谷公

自公乘軺行部秉鉞臨戎蓋兩閱歲矣而烽烟無警枹鼓不聞縉紳頌稱黎庶歌舞而皆未知其故也夫外寇之入必藉內地之通謀以爲去來而內地之奸每視當路之舉動以爲進退故險不在地制實由人備禦少疎則中原先自有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一

三

隙威名素著則大海當亦無波此事之自然勢之必至者也昔充國行軍而羌人已驚老將汾陽在陣而虜酋咸呼令公彼其不戰勝人先聲懾敵蓋名非偶得功若夙成斯其所以爲難耳而世見其甚易謂爲適然譬之稱莫邪之斷堅而不識其鋒鏑之利慕驪婁之歷塊而不悟其步驟之神豈不愚哉以份觀公其志慮之所存謀猷之所設無一日不在防寇亦無一事不在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二

三

安民故外有揚師振旅之威而內無增料加額之擾兵有訓練團集之實而人無呼召供饋之煩用財之比往時未能百一而取効之於今日動皆萬全坐鎮而人不知功成而迹不露蓋公養之有道出之有原固有如此者份于平生誠非敢以爲佞而今當遠別則亦不容無言公其亮之否公在浙省旣已安又一方茲晉本兵遂將贊統四海此其運籌畫策正芻垂紳措斯世

助高明乃又徒以寒溫或褻尊重祇增丘山之罪而何以効毫髮之私故反覆其間躊躇其義與其進多溷漬將不免於取愆不若退守拙愚猶不失爲相體蓋非敢於自外而實發於由衷者不知我公以爲何如昨聞公凡遇湖之士夫無不問份起居訊其款曲意義甚懇眷念甚真每因傳言益多抱感夫份在部治之下不敢妄干而公當柄用之時數爲存注此公之所不可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七

三

三十八

離而伸追送也會晤有期不敢他及

答大中丞胡玉吾公

嚮者因遭災荒頗多攘奪份以歲之豐歉昔嘗有之而民之橫行時所創見蓋此風必不可長而此端必不可開也非加禁嚴無以卽遏倘政

或稍緩黨將日繁則弄兵將興而揭竿有漸矣而世之議者或以姑息爲王道謂宜且寬或以擊伐爲霸功謂不賞急而南都縉紳所聚衆論攸關南臺綱紀所司國法攸總故因乘便輒爲縱言欲以仗濟世之宏才收救時之急務而實以藉高賢之正議止末俗之迂談蓋內激時艱而外忘出位恐人將罪其僭越譏其狂癡而適因聖朝偶有嚴旨臺下謬許遂謂適符夫杞人之憂譬之野蟬之噪鳴何足取靜何足論惟當是時而一人持戈百人攘臂閭里不敢抗郡縣不敢呵是非當路之名公力爲秉法又非中朝之睿算勅以加嚴則未有能使潢池之瀾回於頃刻燎原之焰熄於斯須若是之速且顯者也夫呼吸之間安危是繫尺寸之楮實勝百萬之師份是以服廟堂之處得宜致國家之勢大定而周宣端拱於上方朔効勞於下共成至治以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七

四

三十九

振中興固以上下相成內外會合故也此皆我公贊襄機務之功實不可泯而鄙人冒昧蕪蕘之說又何足云哉因承特諭故并及之餘俟遣評更申專候不悉

答憲僉憲理菴公

份自南還偃伏田野日迫衰遲而諸君方登攀雲霄益以懸隔自以爲不復得相聞矣公獨遠存之千里遣人投之書貺其意甚篤其義甚高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七

五

非非薄所可承也而又忘鄙人之固陋究作者之指歸啓我勝游示我諸吟金石夾擊珠玉在前真大雅之音登高之賦矣且白嶽一行遂得詩數十首大篇間出短什疊陳外有奇觀內無乏趣讀之如高山可觀佳境宛然令人心馳故鄣之區而神飛齊雲之上矣昔屈原放楚乃有離騷賈誼浮湘遂賦鵬鳥六檠古之詞人墨客原逐益遠則著作益傳載在藝林至今誦法公

獨何以異此乎公才華超軼志操卓然本宜立致要津嚮用當世而曩以無故橫見擠排茲既年尤復留滯此有識所爲稱屈而故人所爲不平也然太史以虞卿之書窮而始著昌黎以柳子之文謫而益工意者天奪之於彼而伸之於此耶公已早辯無俟鄙人之言矣承諭份著述有所折衷何敢當是然少嘗妄不自量亦欲稍異末俗力追古人而賦性本庸栗質復弱文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七

六

園之苦渴漳濱之沉痾雖無其才而病實加甚遂不能自副其志以竭其所知雖或時有應酬間爲掇拾而要之取具倉卒固非實有準繩尚未能窺昔人之藩籬何況登其堂與者乎是以執筆興慚藁成輒棄誠不欲寶其敝帚啜其遺羹以致達人之譏也然從事既久積思頗深或能見其一斑論其大指亦略有可與知己言者而偶當客過接踵坐談滿堂况值暑中兼以衰

疾途邇困憊未竟鄙懷倘徼福於天得公移我浙憲臬俟按部之暇尚當傾囊橐之所有以備斧斤之所裁也惟照察不盡

與王相公書

昨倭寇消息乃琉球國之報也其報言倭王關白并吞六島其勢甚強其志叵測既已造船二萬隻聚衆二百萬人將以九月間大舉入寇矣蓋嘉靖間東南極遭倭患今其地方之存者皆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七

七

三七

昔日殘破之餘也人民之存者皆昔日創痍挫逃之種也一聞此報則城郭皆修鄉村皆謀遷進城郭蓋倭雖未至而民間洶洶已不可勝言矣夫談虎色變此固有然者况嘉靖間非真倭也不過所謂汪五峰者勾結葉徐諸黨皆海中狙獍之徒椎埋之輩而招引中國寇盜無籍之類雜以倭奴僅及萬人耳而猶橫行數千里蹂躪籍吳越閩廣間所向披靡無不受其荼毒猖獗

十餘載乃得稍寧而今據琉球之報至有二百萬人則比前不啻二百倍矣其能無震駭哉然鄙人于此報則不敢信者二焉夫倭夷泛海比平常江湖不同必用針使風風便乃能入寇故閩浙屢歲止于防春以春多東南風彼所便也若夏則不防矣而九月近冬風多西北彼安能違風而入犯哉其不可信一也又常得之海濱諸人與夷爲市者言關白故慈溪人姓陸嘉靖末年從鉅賊曾一本反于粵中敝鄉陸巡撫名穩者討平之一本被擒而關白逃至倭國其國王信任作相凡十餘年遂行篡奪而又萌逆志欲犯中原然計其篡國以來特二十餘載耳倭國原不甚大所并諸島亦皆眇微何得遂有二百萬人哉若與二百萬人則必其國有數千萬人之衆而海中何嘗有此大國哉意彼或有逆謀琉球覘知之而聲張過當耳其不可信二也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七

八

三九

然于此月初旬而海濱來報言倭果泛海將近
寧波之界而因風未順暫泊某灣敝省軍門一
日至有三四報故總兵叅將俱出而撫公亦將
戒行則鄙人所不信者若實有之而今既已踰
旬杳無再報蓋夷之入海爲市者時常有之而
海濱因聞琉球之說故遂倉皇如此然觀其更
無再報則知其爲市倭而非大舉之寇明矣然
古言有備無患或者 天佑我 明故先倣以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七

九

虛聲而使之預修實備惟翁秉國故敢奉聞焉
且某復有說惟恐世以爲迂而亦不敢隱也夫
琉球順國其聲張則或有之而何苦無故爲此
虛報哉蓋今歲雖不來而明春或不免矣大舉
雖未必而小寇則反有足憂若一時大舉則將
自送歿獨不見苻堅事乎昔苻堅據秦大國而
又滅燕入鄴兼蜀平梁幾于有天下三分之二
矣而及其率百萬之衆來寇晉都當是時晉處

一隅地不及其十之三兵不及其十之一而淮
肥之戰殄絕無遺蓋夷犯中華天之所必不與
也或難以胡元之事而胡元乃累世相承非一
時大舉也且兵至百萬則統操甚難故韓信論
高祖止將十萬而夷狄以不教之兵遽興百萬
之衆此固必敗之理况入人之國戰人之地乎
矧 天朝之國運方昌而小夷之妄圖敢肆豈
有不自殄絕者乎苻堅之事固其明徵也然鄙

董學士泌園集

卷十七

十

人更有一說更爲甚迂聞者必當大笑而倭若
果爲大舉則當必用此策無疑矣夫琉球素爲
順國而昨一聞倭謀遠爲來報尤是義舉且倭
旣併六島勢已甚盛而琉球與之隣壤誓不肯
降是其力能敵之也夫當其甚盛之時尚能與
敵則其空國之後豈不能攻今倭若大舉則其
國必空矣夫以夷攻夷此兵家之妙策自古之
玄機也昔龐涓偪趙而孫臏教以直走大梁正

所以奪其根本使其失所歸也今聞琉球來報者聞中禁錮方嚴不若朝廷特赦出之而遣使押其人因宣諭焉嘉其來報賜之重賞以勸外夷忠義之心而所謂遣使者非縉紳也乃厚募其與夷通市素有膽智者多方說之以攻虛之術得其有激而起則最善矣否則亦招徠琉球以刺取倭寇陰事亦古人用間用謀之法必不可少者也今倭隔在海中茫無毫釐消息所甚

幸者有琉球一線之路耳而乃重加禁錮則不惟絕外夷嚮義之心而恐反助其同惡之隙矣故琉球必當加意處之不可失也今古之名將不敢遠引矣只如胡梅林者其人固多可議而倭之方盛汪徐葉三大寇夾立諸小寇擁之而胡多方間諜使其自相攻擊而胡從中挫弄以收卞莊之功當是時也胡之潑皮揮金如土而富浙中繁富凡百庫藏皆爲搜盡而世宗在

上悉爲任之真有一應軍資不從中制者故此潑皮得以成功今士皆謹勑畏慎雖欲求此潑皮不可得矣縱或得之而事稍有出入好事者朝聞而夕擠去之矣故事之至難莫有過于今日也今賴上天之佑倭若不來則爲大幸若或果來則鄙人此身亦無處所矣其又何言然此乃翁與份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也故煩瀆至此琉球之說惟千萬留神焉

與王荊石書

今天下之大患而古今所少有者莫過于下之議論易起而上之威令不行夫議論易起則廟堂反爲動搖而威令不行則邊疆孰肯効命今東西有事則威令一節尤目前喫緊之第一着也且寧夏之變真賴上着實鼓舞遂能成功而昨觀監軍之疏則惟彼與李如松及蕭如熏麻貴楊文等登城對敵當矢石犯危險而

不顧耳而其餘將士則呼之而不至召之而莫從矣所以然者 上雖賜劍而諸大帥未能于對敵之間實以劍行之夫對敵之時三軍所共屬目而呼喻之間大勢安危之所繫也若當場而以劍一行則萬人皆懼而三軍翕然動矣今既未能則是威令猶未震也而所以然者則以狃于姑息多不顧忌而議論素切之耳蓋寧夏之功全在決水水既一決賊遂難逃勢既披靡

董士泌園集

卷廿七

主

三九八

故擒之稍易耳不然則賊之梟勇倘或潰圍而出可不寒心哉若倭則萬萬不同矣賊不過負一城之衆而虜不過擄掠非有大志也今倭所統兵至號數十萬是比賊百倍不啻也而倭一舉卽陷朝鮮彼所以窺伺翺翔將以朝鮮待畿輔耳其志之叵測與虜亦百倍不啻也則我所以備禦之者豈可不百倍其力哉竊恐 聖衷見西之狼蹶終亦遂平而不爲加意焉則其寒

心又不可以勝道矣今翁此入真大機括也必得翁爲 上分別其原備言東西百倍之勢而勸 上所以震刷天威者務比西亦百倍焉必得 威令大震則督帥與諸將皆悚然怵惕翁然奮興庶有可爲耳今言倭事者既衆而鄙人曩啓已繁似于可厭矣然此等大頭腦處寧可言而見譏決不敢隱而自默也又寧夏事雖因河水灌城擒賊稍易然書言功疑惟重而漢武

董士泌園集

卷廿七

十四

亦言行疑賞所以申信也且噉賊者始而戕毒主帥一門繼而屠戮邊人萬衆固神人所共憤天地所必不容者也今衆將力擒諸噉亦足以正天下之大法快天下之人情而聞邇來議論又異焉則將士解體忠義灰心恐必不可也且西賊雖平東夷方熾今出格而大賞擒西賊之功正所以鼓舞而掘起其禦東夷者之志也此亦大機括但恐翁至則賞典已行或不及耳且

天下屬望翁久矣今當初至而巨敵方臨必須
翁抖擻精神勸上震刷威令務使君臣同
心上下揮霍譬之晦冥閉塞而轟赫雷霆則
乾坤若開世界另闢而此等精采日月增光矣
翁須稍謝冗煩一路優養神思之蓄積既深而
臨時之抖擻大發則真所謂達一失望而識者
歸心聞者躍足矣千載一時四海共望決不可
以毫髮因循也屢以自戒而又多饒舌古所謂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七

五

發發于口者也奈何奈何

與王荊石書

邇來人心易動人言易淆或以科而論科或以
道而論道或以科道而交劾或以部署而肆詆
倏然而起紛然而興莫測其端莫知所底每聞
邸報輒甚憂之夫人言一淆則國是無主人心
輕動則國體難持此非天下之細故也故古人
以處士橫議比于洪水橫流而今則朝士橫議

矣鄙人于此真有發不恤緯而杞憂墜天者雖
爲甚迂而亦似非全妄也夫當此之時非太華
立千仞之霄不足以鎮羣阜非砥柱屹九河之
口不足以遏狂瀾今所恃以爲太華砥柱者莫
有先于翁矣夫正人端士其屹立于朝也則人
言猶有所忌人心皆有所歸而天下不之覺也
然使國而無此則莫有適從矣故汲黯在位則
淮南寢謀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詩亦稱讒
人之亂四國淮南者自外而圖逆者也其事顯
而易見讒人利口者自中而爲蠹者也其釁深
而難窺苞藏異心乘間抵隙一旦發作如果實
自中而潰其憂可勝道哉故曰覆邦又曰亂國
其旨深矣汲黯庶僚耳猶能弭之翁以身許國
且又將遂秉國矣非翁之望而誰望也曩聞太
夫人起居康吉飲食頗加某竊以太夫人一日
安于家則我翁一日安于國此天地之大祐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七

十

海宇之大慶也而昨忽見翁疏欲請數日之休沐以便定省焉蓋翁篤念慈母而又不欺聖君是以稍有未安卽爲上請耳然而其從數千里外不勝馳念焉竊以老年之人起居時有未適飲食時有未調其小小不安亦是常事正不足過爲介念而況太夫人稟賦素厚且天祐國家必當使壽母康樂長生俾相公恬愉作輔固必然之理也今觀事勢則廟堂之上決

董學士泌園集卷七
十七

不悉

與申瑤泉書

今自翁秉政以來天下之人無問中外無問賢愚無問識不識莫不稱翁之相業固盛而相度獨優蓋翁然同聲如出一口矣而其嘗覽史冊未敢遠引三代而自三代以下賢相之以度稱者如漢之丙丞相宋之韓魏公則上下一二千載間前後數十世內古今卓冠者兩人而已是

董學士泌園集卷七
十八

固稟天地閎廓之氣備陰陽混合之精會融一身而包括四海者也及其至也則書之遵王之道無好無惡詩之順帝之則不識不知此實相度之準而臣道之極也茲翁于史冊所稱其度斯邁詩書所誦其道可幾非兼韓丙之賢尤爲古今之冠者哉某之拙性平居未嘗敢諛顧以至親誕辰則屢有祝然其祝也欲得其似而非以爲諛嘗以人之擬其似者有優孟焉其言笑

舉止無不似叔敖也地之擬其似者有新豐焉其井里屋廬無不似舊邑也然得其似矣而未真也至于摹日月者難爲光圖江海者難爲大則似猶未易真復何能哉以是其不敢別爲鋪張侈其綴述而悉舛藻語獨陳樸詞以異于優孟新豐稍擬其似惟高明省察焉幸甚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七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七

九

其關繫之大真莫有過焉者也而其要則在楷模之得其道陶鑄之善其方而已夫立表所以爲模也表端則準益樹設範所以爲鑄也範正則器益精公以有本之德有源之學其施之有效而出之已孚矣中間益爲深造益加涵育其本源益進則其所以養成者尤不可以勝重矣有聖王在於擇相賢和在於用才然用天下之才以成治者相之任也養天下之才以待用者督學之職也譬之木焉或用爲棟梁或用爲榱題者大匠也而養拱把以至合抱養合抱以至參天者場師也今徒知重大匠而不知先於場師者是豈識本源者哉而本源之地以爲養成者又豈可不益致其極哉千里一書勢難數及故馳神益切措詞益嚴不敢徒以寒溫之常而實寓其期望之至者以晉唐人非徒常交也幸高明察而亮焉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八

十一

三十八

與少司空五臺陸公

昨承道駕枉駐敝廬既不能以倒屣奉迎又不能以攝衣侍教雖高明闊略或賜亮原而份之不安甚矣份以衰年復遭奇疾冬間屢發每至瀕危春季稍痊尚未全復邇來亦欲勉爲梳櫛強攝衣冠而暫一出門經旬伏枕蓋時瘥時劇或起或疲誠足隱憂亦徒自笑耳以是屢思進謁輒復稽留然所以不敢遣人者以必圖躬造

臺上志園集

卷廿八

三

三十八

也茲者既延日月恐太遲違乃先具緘略布積悃伏惟亮察焉公有經世之才抱匡時之志而持正太過秉直不回遂或忤於人而未諧於俗耳然高風旣邁重望益隆吳越之山川固不足以淹廟堂之履舄而昨見德容益粹精采倍常天之生賢誠自不偶賢之用世亦必有期公決非林丘人也獨恨份之庸鄙公頗見知幸其暫得優游而不能數相親就上以質公妙理冀有

發明下以摠份愚衷祈爲取正而乃偃臥牀蓐仰視屋梁真足興嗟用爲浩嘆耳份之快歎者實復爲此而非徒以往來之迹而已也計公必能察之餘容相晤更盡不一

與中丞春宇賈公

貴榜號稱多賢中外推重今歷十有六載而晉濟九列崇履三臺皆有當世之望焉如公者內爲中朝棟梁外爲北門鎖鑰而雲中據三關之

臺上志園集

卷廿八

四

三十九

阨當九邊之衝密邇虜巢形勢尤迫固廟堂所選擇天子所倚毗者而公才略足以濟時精忠足以報主遂能使疆場無事方圉晏寧此真一時之難逢四海之稱快者也份曩忝仕宦餘二十五年當是時也世皇之英明馭將之威武而戎馬入塞鼙鼓徹於畿甸烽火達於甘泉份嘗承乏直廬親侍宸極所休目而驚心者屢矣茲得我皇在上獨運神聖制御華夷

而元戎諸公皆大展謀猷緝綏邊境以致稱臣
納款者接於道背盟犯順者絕於郊而大同昔
爲戰場今爲安堵以是淵衷篤眷與日俱隆
輿論同歸爲時稱首行將總握邊關之鎮入統
樞轄之司使萬里無塵八荒咸靖自此而勲庸
益震名位不可量矣然戎狄獸心夷謀叵測自
古紀之故不恃其不來恃我能禦不喜其稱服
喜我能防蓋積穀待饑枕戈待寇古之確論今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八

五

之要言也乘茲閒暇之時而大振兵機則我爲
有備當此和柔之日而不宣將略則敵爲寒心
彼旣寒心則不敢以輕動彼知有備則益堅其
來降此不戰而服人先聲而奪魄者也我公所
以制虜者想已用此故得帖然而份乃恃故交
之情撥迂儒之說不亦足哂乎然份頗多杞人
之慮復承惠子之知慮切則中有可懷知深則
言無所避是以効其愚悃發其狂談且我公當

邊事孔棘之辰受閫外莫大之任他人方運籌
靡給操檄不遑公獨於軍旅之中而念衰廢之
叟數千里遣使跋跡遠來此古道也翰劄勤渠
禮文優渥意皆出格詞皆由衷此厚誼也份感
在肝膈而不能達於語言故以薦芹之悰而備
采葑之察聊見其非泛語其少以答高懷耳不
知公其亮之否也份老擯林丘公寵躋霄漢瞻
企雖切會晤莫由徒有浩嘆倘藉大佑得尚苟

董學士沁園集

卷廿八

六

延侯公功成或能勉爲歌章略圖紀載如周詩
之美方朔韓碑之頌裴公雖知不文無足爲擬
亦欲以述盛世之事爲藝林之傳耳并此發公
一噓不宣

與郡伯段蒙岡公

曩承存問殊感至情雖歷數年而懷念如一日
也顧伏在田野且隔山川曾不能具答高誼每
一思之卽抱快歎茲又再辱軫念遠爲貽書以

公愛厚之私而自省疎曠之甚感雖益切而情實倍之如何如何吾蒙岡策名清曹負屈既久謫徙海郡厥歷復多吾以爲資望日隆必有超擢今自倅而伯雖亦足爲超矣而黔黎之地荒服之邦殊非所以處高賢而置遷客也以是一聞邸報甚爲悵然夫汲黯出守淮陽猶以爲遠況在今日其枉可知份忝道義相知休戚一體真不能無耿耿也然展誦來書其氣甚平其意

董學士澂園集

卷四

七

三十九

甚適可以觀所見之達所得之深而他日遠大有不可量矣夫地無遐邇民無要荒苟撫之失宜雖中原之區或多梗化若緩之有道卽徼外之衆莫不歸仁昔泰伯之居荆蠻箕子之避遼海越在百世稱爲大賢古今同揆何爲其不可也矧中原禮樂雖繁而詐巧亦劇徼外風俗雖異而質樸猶存詐者其心難孚樸者其化易浹公之氣平意適而不鄙夷其民將有報政獨先

爲天下最者矣柄用之基握樞之任不自是而始即份頃患痔毒痛楚異常偶因公之遠遷不覺馳念乃爾多言若此而襟緒既惡殊甚繁蕪讀之良自媿耳何如何如

答侍御孫鶴峰公

陳使來承惠書甚感僕曩在詞林幸隨先公後有忘年交而今兄次公又附同館契誼頗厚既而立峰與足下相繼以場屋之故忝在舊知是

董學士澂園集

卷八

八

三十九

僕於公家直若有宿緣者昨立峰枉顧敝廬因而縱談殊以自慶然份非薄當此損遺惟有偃臥林丘嘯歌田野築園鑿沼灌樹種花聊以閉戶自娛飾巾待盡而已其於廟堂之上霄漢之間固聲問所不敢通夢寐所不敢及也而公乃從數千里之外當驅馳按部邊塞多冗之時而軫念不已遠托存問是非篤古人之義切通家之情豈有乘此冗劇而不遺衰遲者乎展誦華

緘實多推服匪獨稱感也公之先世以忠孝建
節正直持身行貫神明名滿宇宙而公承其家
學佩其訓言其志操卓然無愧前列而才猷當
更加焉今既進用幸益努力使人謂三世所積
殆非偶然而碩大顯融則自公始豈不偉哉份
老矣惟拭目以望不勝鄙衷耳使旋附謝并布
區區不具

與許敬菴書

董學士泌園集卷廿八

九 二七二

奉別以來忽踰半載未嘗一日不念左右而流
光荏苒知已睽違亦徒嘆離索之寡聞而衰老
之易逝耳且某德本謏薄命復蹇乖當此危疾
之餘忽興剝膚之患古人所謂天高而不得不
跼地厚而不得不踳者不圖年已垂盡身親遭
之偃伏枕席偏側墻垣抑鬱無聊方無處所而
忽得遠教其爲浣慰如何可言曩者輅車一行
某正謂公政教兼施威惠並播八閩遠近將有

山川如關景界一新者茲承示正俗之編及大
疏之草則知公內以閩事所得自處者條列于
下而俄頃之化將興外以海事所不盡自由者
布聞于上而先時之防以飭歷觀往哲惟文
成在賴能邁數千年所未覩者首倡于前今惟
我公在閩能繼數十載所將湮者踵接于此
皆以聖賢爲志以道德爲宗而非世俗所能拘
簿書所能限者固由于心得本于躬行而亦非

董學士泌園集卷廿八

十 二九九

徒講說所習傳易見所窺測爾也且文成之才
局甚大規格甚弘固學者所難及而我公之行
義甚高踐履甚實尤當世所共推蓋略有柳下
惠魯男子之遺意焉故文成特揭致知之教以
關向來訓詁之非而我公特主格物之說以爲
近世疎漏之警蓋實以相成而非以相背也斯
亦所謂以不可而學其可者哉望公益平其心
益深可學而無別立門戶無專事語言則鄙人

之忝末交而蓄至願以稍露淺近之見効質直之詞或亦蒙鑒察而不鄙遺耳又保甲之法乃安民之首策弭寇之良方而先行鄉約者則孔子先正簿書之義尤策之當先方之最善者也今次第舉之可謂甚得矣且閩海國也數年前倭報未聞而海寇已曾猖獗則今之當急莫過海防觀公歷陳馭將練兵治艦蓄具既已略備矣昨傳開白已故復云甚誣不知何以有此今

畫學士函集

卷廿八

十二

三

若此報不誣中國或尚可緩否則其憂正殷耳且南方所以甚幸者以此賊之志叵測專欲北伐直取中原而適當舊歲甚寒非人之遽能奏功而實天之預爲奪魄也倘或長鯨猶在略萌蠶食之心則閩必先爲竊窺越亦旋爲睥睨凡在兩國皆當亟防者也倘此信略傳則其變甚鉅必須出格預請銳意先圖司馬云非常之原常人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蓋處非常

之時必當有非常之舉若復守常拘泥尋常支吾則如公文武之才經濟之學恐必有所不安矣又海防之弛已非一日而間諜之闕尤最甚焉兵家固爲多端而知彼知己之說則固識時之要領料敵之真機也夫已非難知而所以言知己者貴于知彼之形而已足以當之故古之大將不但知彼之強弱與地之險夷而謀之短長事之鉅細皆若觀火無不燭焉故百戰百勝

畫學士函集

卷廿八

十二

三

萬舉萬全者由間諜之得人而預待之有術也況茲海道與彼共之彼懸隔萬里無故而入人國不數月而舉朝鮮如探囊如拉朽必用諜有素耳而我則視滄溟如霄漢但見波濤莫識地里其人之生歟尚未能知其真而國之舉動又何能測其繁故近來關央莫有過于間諜者而欲用諜必須通商故昨觀大疏欲開海禁者匪但閩人利在于海關之足以慰民生而實用諜

必資于商開之足以關國計非公有大識見有大擔當不能爲此議也然謀人者入龍蛇之淵蹈虎豹之窟古有千金百金之士蓋專爲此非縣重購何以得其捐軀而近來惜費太深則人何苦而輕生赴難閩雖非富國然幕府百凡節省則曲處此費或不難今海禁新開適乘此念萬萬不可失也然海禁之開其所關亦甚不小蓋汀漳之間素爲倭類寬則民急則寇若駕馭有法則必爲我驅馳若防範稍疎則反爲倭引導故計之得失而安危繫焉乾之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夕猶惕者蓋聖學之要而心體當然耳此固公所優爲而某復多贅者以愛莫能助忠無可施聊致區區以見耿耿耳大槩海禁既開必須留意加嚴庶不爲寇讐鄉約既設必須從長關略庶不爲民煩此則衰朽無窮之至情直慙無知之積悃也想在高明必當原亮不

與許敬菴書

昨已遣一介之僕賁咫尺之書專謝臺端計達記室矣某非不知使者在此將卽告旋而復爲遣僕蓋以公之此舉發于道義光明磊落可質日星而某之感激刻于衷腸懇切堅誠匪同木石向非專遣而但爲附聞則不足以稍自見耳然公之有道豈形迹所能拘語言所可謝哉而某之區區若此正足以形其淺陋矣且某當此時雖日以苦楚之詞憊懇悃悃猶恐未能而今乃以迂闊之說妄瀆聽聞尤若無謂而某積之既久未獲布宣故有感而興不容自已耳夫朋友之交本列五倫之一而五倫者孔子並陳之以爲達道萬世永守之以爲大經者也顧世衰道微風漓俗薄自周時已有谷風之刺後世遂有翟公之題朱穆之論而友道浸衰矣乃若在

漢則前有王貢後有范張史册載爲美談儒林紀爲高義歷數千載至今有稱然王貢惟出處相援不以窮通異趨范張惟然諾相信不以死生踰期耳未見有卓偉大節照映天地間若我公之于見羅者也夫見羅公雖與公同講性命之學同以志行相孚固誼如斷金心如介石矣而世方醜正時方忌賢見羅遂嬰滔天之譏而動 主上震雷之怒且將犯天下不測之禍蒙

董學士泌園集

卷廿八

十五

三十九七

天下不韙之名矣斯其時爲何如哉蓋內而百僚外而四海見者痛心聞者酸鼻而雷霆不可干滔天者能反噬故高者扼腕下者魂消亦徒置之無可奈何而已獨公則真見同志之冤深惡壬人之妄故明目張膽叩首伸肩移書廟堂達之當事而正論既興國是斯定昌言一發衆志協從然後稱寃之疏不紀于時執法之章日騰于上而見羅遂得脫九關之險離千仞之

淵如去黃泉而見白日矣是雖一時諸賢共成其志而實公之一書先開其端也是舉也上而使 清朝無過舉 聖德益顯彰下而使正直不終誣忠良必獲雪其爲一時世道所繫豈淺鮮哉其爲千古名義所關豈不甚大哉乃知君子爲彝倫之準斯道之宗誠不虛也然而天下知公大節之炳烺而其淵衷之粹純或未深識焉蓋公始自吏部或謫或遷或出或入其軼軻已久其挫抑甚深夫世之常情軼軻則其氣易詘挫抑則其心易曠故懲羹歛鑿又世之常態也况公新爲京兆則特承 殊眷而顯被超遷于世俗尤有金注之意焉而况京兆列在九卿九卿敢拂廟堂而不敢拂言路蓋廟堂猶有公心而言路則不知所抵止也此又世俗皆然者也而公乃明言其失直指其非曾不少爲依違少有假借真足以定一代之功罪決當世之嫌

董學士泌園集

卷廿八

十六

三十九七

疑輔正關邪褒善貶惡卓然不貳毅然不搖嚮
使其中有毫髮爵祿之心有毫髮顧忌之念能
至是哉故人皆稱公有浩然之氣是則然矣而
孟子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行有不慊于心則
餒矣嚮使道義本然之體不見之素真養之素
定則其心將餒氣何得伸哉故某于公之此舉
謂公之心學獨得其深者蓋以此也然而公又
嘗以此少挫矣而廟堂所以服公者愈甚公之
望在天下者愈隆 殊眷益崇而大用蒸蒸日上
矣此雖人心所屬而實天意所注今海內多故
時事日非將 天祚 皇明必使稟正氣而有
心學者以幹旋宇宙負荷乾坤而公之才與力
實足當之意其降大任于是人固有在矣而大
任伊邇則他人處之其吹鑿益謹而金注益重
又孰能越二千里之外念三十年之交不待其
求遙度其事而徧達當路解其至危者乎夫鶴

鴈之詩云雖有良朋况也永嘆蓋言急難之時
良朋亦無可恃惟有嘆息而已矧地之相懸宜
若可談而心之加切更若弗遑可見公道義篤
于衷而意氣發于外非遠近所可隔非緩急所
可移金百鍊而益精玉三燒而不變其本體既
純而事勢所不能奪也故因邇見羅之事而并
一道焉不知者以某當危急存亡之時若故爲
遊談贅語者而竊謂百千年復爲公作大傳者
或亦有本焉何者以論得其實而能深究其心
且有關於大義也故不復屑屑于感激之私焉
惟高明察之不盡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二十九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與督學石洲林公

鄙人幸託契誼而頑兒復附門牆昔忝通家茲當臨部則雖亟圖候謁數布簡書猶未足以喻慙懃慰離濶也而偃伏田園復迫衰病未能望見顏色又不敢輒相通聞斯於形迹亦甚疎矣而其忱恂則可亮也我公道德淵源得之東魯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二十九

二

文章蘊籍本自西京而耿介之心不同流俗精白之志直追古人樹立卓然蓄養有素是以世知模楷士樂陶鎔藉指授者卽有法程經品題者遂爲超異上下稱服遠近宗依莫不慕其景光想其風采而頃者璽書特下寵命崇頒當塗謂爲出格之榮識者猶有過時之嘆蓋滯留既久望實彌隆朝之佇用方新而人之屬望尤切固有如此者况份繆緣意氣夙忝交知者乎歲

月唯春福履當倍更新順時納祐以慰鄙私至祝至祝

答勲部百泉皇甫公

公固藝苑先登明時作者而猥以同志復念通家繆承獎借之私屢荷慙懃之雅昨周始甲巳枉瑤章頃及稀年更填綺調何公之善言必再而厚誼無窮也古有一字踰於千金片言等於華衮者而况我公采百家之英粹爲一代之宗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二十九

二

二十七

工稷下談天而諸生皆退郢人歌雪而千人益稀此其遇之不常得之當重明矣份固當百拜以謝什襲而藏不敢忘也但份質本薄弱病復侵尋賦非長卿而素多渴疾才非公幹而數苦沉痾加之阮籍多疎嵇康積癩昧無言不酬之義懷有德未報之忱時一思之卽復抱恨今惟有感刻之甚而增媿赧之深耳大雅之詞非龕匪可步不能自己聊復效焉茲以答章書便

面尚容專遣更布欲言不悉

答侍御周乾明公

昨聞我公下車以寬大之德出精明之政不假聲色而事體肅然不露威嚴而風裁丕震每見按屬之吏部治之人莫不愛載惟殷而稱服尤甚生嘗竊嘆謂數年以前時頗濶濁矣邇來振刷雖號清明然而世喜紛更士多立異以爲不刻深則不足以自表不猛厲則不足以取名故

董學士沁園集卷五

三

或於暮歲之間而盡革其一方之故專以操切爲事搏擊爲能而訟訐益繁刑獄益衆是以人心日以薄民俗日以偷此誠有識者之私憂而非盛世之所宜有也每以爲世之所尚士習已成雖知其非或未易變必其道足以自信才足以自持卓然有定於中而毅然不奪於外始克能之而以今觀於我公則誠有得於是矣今公不假聲色不露威嚴車輒所巡誠若無事者然

人視公綱紀若山岳之不可搖遵公憲條若雷霆之不敢犯蓋山岳惟靜則望之者益尊雷霆惟不輕發則仰之者益畏此勢之必至理之自然也然非真得於道則不能以違俗而自安非充裕於才則不能以輔時而爲治公既兼備他日所以相太平之世成雍熙之風使天下得見有道之作爲服真才之運用者豈淺淺哉又豈但浙中之感而已哉鄙人既託相知豈敢徒以

董學士沁園集卷五

四

諛言相奉而此實政體所繫治道所關欲公知所見之稍同可以益諒而欲世知所言之近正可以共勉以是雖多煩瀆而不容已耳高明必能察之兩承貺儀殊感厚誼但份擯居於草莽之野得公造福於桑梓之邦雖絕不相聞猶足爲慶顧茲貽贈屢致勤倦銘刻雖深而愧悚實切此後倘蒙存念但得一爲寄聲則寵藉多矣不敢復勞腆惠以軫高懷也言實由衷萬惟照

察不悉

與藩伯南臺魏公

份以鄙愚獲附交誼其相知獨早相與獨深每憶曩時追從歷歷在目而迄今已三十餘年矣縱令人生獲至百歲而光景已三之一焉則此後歲月其可把玩者復有幾哉且彼此兩地相去數千里向猶擬公宦游或過吳越則份之衰老尚可冀一晤逢而今公又謝政歸矣閩越睽

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五

違山川修隔即欲通問猶每甚難而况望清光思素愛欲一見得乎以是臨書甚爲感愴蓋肝膈之交骨肉之厚所居既遠復當暮齡則其因而興思至爲淒楚者非獨兒女之仁亦丈夫之所難免也吾南臺以爲何如南臺竭力畢誠奉職樹業昨者嘗平賊難輯綏黎充人方稱其勲勞而反以謫誣詆既而積久公論漸明遂乃踐更多所敷歷謂外則填撫方域內則贊襄廟堂

行且伊邇矣而公輒抱高志曾不少忍須臾一

旦掛冠遂栖林壑使其有纖介不釋毫髮縈心者能若是乎玉陽晤時傳道公有去意已而得見邸報始信其然蓋公素少宦情尤乖俗好功名之念本薄出處之際自輕故能灑然不留飄然難挽有如此也斯豈所謂綽綽餘裕者哉份自歸耕伏在田野頗識隱居之趣真爲拙者之宜甚覺優游時多暢適乃知郭蔣之好逝張邵

董學士泌園集卷五

六

之逃名固有以也今公行亦見此矣顧份菲薄之質迂庸之才譬之冷灰不燃逝水莫追甘心遺棄遂以自怡而公一時屈抑舉世共推譬之鳴鶴在幽老驥暫逸雖復偃蹇終將飛騰出處既殊指趣或異似未可以同日論也然飲酒不已同於一醉仕宦靡極同於一歸縱吾南臺復用於時有所自効於世然其優游暢適恐不能忘於林居也南臺且復以爲何如別來屢承寄

問兼辱贈遺遠而不忘久而靡厭南臺之所以爲古道也但份處在荒僻頗乏便風適因玉陽之行聊爲附此臨緘增悵不勝依依

答侍御邵梅墩公

伏自使車行後懷高誼感厚德未嘗不切於衷而楚越相遠江山懸隔且臺端嚴肅無繇自通徒耿耿耳昨聞公主江右貢舉盡釐宿弊弘闡至公合內外簾並用殊卷參其符會而獨斷之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七

言五

是以諸司秩然衆美咸萃江右人士皆歎以前無比肩後無與繼可謂卓然超軼者矣顧恨未得其文而讀之也及使至乃亟啟亟始閱嘉錄則以義理真趣發之於宏辭以古昔高調準之於時格是以質而不俚藻而不靡其識甚深其論甚正真足以冠絕天下表著藝林不但程式江右而已也份已擊節再三稱嘆不暇而載觀刻卷則諸士皆燦然而出蔚然並興可謂游采

珠之淵照皆明月入聚香之國動皆馨風者也昔者公按東吳所梓之卷學士今猶稱之而適來所梓則更加精矣蓋由采珠得人則淵無遺寶聚香有主則國無遺馨非物之難求而采之聚之者之難遇也然則公校士可謂獨備其盛矣但份衰朽之齡固陋之質曩者旅進旣無以裨益於廟堂茲當損還又無以樹立於鄉黨而徒偃臥丘壑忝竊歲時每一念之方切愧悚而

董學士沁園集

卷五

八

言六

公乃貽之華劄重之雄文比喻非倫推許過當至原吳越之本始叙劉宋之宗工而謂其可嗣前蹤追芳轍若足爲桑梓慶者則份之媿竦益增而背汗且浹矣然公有倒峽之才有凌雲之氣而文皆就事實披肝膽固非若世之徒飾浮說駕空言者此其詞所以益高義所以不可及也顧份實非其人耳份素苦痰厥而適值嚴寒喘咳浹旬晝夜不息寢食俱廢形神甚疲雖有

欲言自不布一耳勿違僚倒統惟高朋亮之尤幸

與學士余同麓公

昨當公之赴徵也官程有期而迂道枉顧留連薄上者既信宿矣而又念及亡人之塋不遠百里特遡青芝而弔祭復移日焉昔太公之齊宿於逆旅逆旅人曰客寢甚安非之國者也今公乃盤桓日夕不但安寢而已抑其故舊之義深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

九

故進取之意緩耶然公自簪仕以來屢疏請告數年家居澹然不自知綽然遠也古言趨利者於市趨名者以朝趨市者足不旋踵趨朝者車不濡軌膏車躍馬惟以待特而公獨逡巡乃其志固有素矣份感公高誼誠不敢忘而服公遠志尤足興歎然公一至則已再遷茲且晉三禮之曹躋八座之列矣蓋君子之于仕如不獲辭聖朝之求賢如不及用此上下之皆得而明世

之難逢者也昔元愷之在虞室同屬嚳咨及姬召之於周家是稱夾輔今詞林無遇政府有需譬如登山徑者前後接踵攀雲霄者扶搖直上在此時矣公固有元愷之才而將繫姬召之望者也夫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月儲糈言其所期者遠而所備者豫也公昔之優游樂道俯仰觀時其備豫者久矣古之人將欲有爲於天下必先志洽於廟堂將欲建立於朝端必先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

十

心信於海宇其行磊落其義中和故正而不睽周而不比所以得道之紀而合時之宜者也幸公直以身任之萬萬無讓份老矣賴公等在上並崇相業力致太平使得以擊壤而歌抱甕而灌不敢謂清朝之遺老亦得爲盛世之閒民生而無營死亦何恨此真積惓故樂爲公誦焉然居一丘處一壑幸而無過者其事易贊萬機無萬姓必欲盡道者其責難份以難望公而自處

以易其分然也公則何以慰之別將閱歲莫寄
我思茲乘便風聊復布此但胸中觀縷而臨楮
茫然其言無從意不可了亦徒依依悵悵而已
惟照亮不宣

寄大宗伯測橋陶公書

份忝居桑梓之鄉幸有岑丈芝蘭之義亦嘗得
作台範領緒言荷謬知而附末契矣然份擯居
丘壑而公晉陟雲霄出處既殊蹤迹懸隔遂以
遺惠上泌園集卷二十九

十一

踈遠積成曠違然景企之私未嘗不切而高明
之鑒或常見原也浙中號爲仕國而頃來頗少
要津如公者精白之德海內所推正直之風朝
端所倚今雖尊居八座統率羣僚而猶滯在周
南置之閒局其於天下之屬願識者之傾心尚
未盡協焉然新皇英睿時政清明公暫居鳳
凰之臺尚持羽儀之望而九苞爲國瑞五象表
聖徵他日來虞舜之庭巢軒轅之閣光昭盛世

顯弼王猷固可佇而俟矣以公位表鳳臺德合
鳳質故輒爲公誦焉相通之初未敢多及尚容
嗣布不宣

董學士泌園集卷二十九

十一

十二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祭岳翁吳太宰文

嗟乎我公天之降衷秉世全德爲時人龍太華
卓立滄海兼容不吐不茹和而不同匪激匪隨
履道之中蘊如完璞氣貫白虹用若太阿穎厲
颶風三爲督學儒林鉅宗歷更藩臬懋著勲庸
勲庸伊何文武爲憲鳳節斯持虎口是踐海外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

一

強國輸誠化叛尉佗稱臣南粵琛獻閩中巨酋
負固怙亂白羽親揮綠林黨散險阻旣夷方岳
以奠維彼宿州建業之衝朝受齊斧夕禦賊鋒
孤城抗敵睢陽之忠奇謀制勝卽墨之功神將
效靈天兵震疊鼓無濡嚮旗不再掣一戰雷轟
萬衆景滅惟公銳志以身許國下固封疆上
衛社稷陵寢不驚留京靖謐帝之股肱時之
柱石始當徐淮河決爲災千里墊溺萬

姓興哀受命賑之厥惟艱哉縣無儲帑倉無

見穀具疏奏請經月往復卽緩須吏民皆溝瀆

乃輒專制先截漕粟爾州爾縣以分以給地旣

甚使人各霑及開口待哺枵腹得食震天呼號

伏地喜泣嚮非急賑旦不能夕惟皇之恩惟

公之力民式鼓舞播爲訟聲謂覽傳記千古有

徵活千人者其後當與矧公茲賑百萬獲生世

世未艾爰聲此行追原公心非爲陰德急民之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

二

生躬不遑恤專制之罪寧任其責惟皇明聖

天高聽卑匪惟不責又寵嘉之旣陟司空旋晉

端揆遂統百官以掌邦治兢兢業業畏居要地

斷斷休休曰無他技用人之長是謂大智人皆

攬權公獨以避喜無作好怒非以恚坦夷和平

實養元氣惟公平生尤秉精白歷五十年有如

一日百練之金無瑕之璧公之仁心騶虞不殺

公之真純太璞未斲泥而不滓撓而不濁始終

一德俯仰何忤當公在位 國之老成及其居鄉士之典刑動爲楷模言作準程予末小子幸忝館甥愛之如子教如友生肺腑相屬道義相成媿非玉潤以附水清自公掛冠予亦解綬百里非遙扁舟可就攝齊登堂捧觴爲壽將比漢人疏之廣受公實謂予惟吾與爾始嘗同朝今接閭里人生有涯仕必有止往來旣親罷居反喜公稟素厚夙受異傳獲彼鴻寶秘證玄元丹顏有渥頤而美髯翩翩塵世望者若仙皆言得道豈但長年孰意我公先我而逝郡城地陷文昌星墜哲人云亡震動天地雖百其身疇能贖矣神魂內銷生亦何意肝腸寸裂何況涕淚繁與夫人公之元配早歸德門性實穎慧邁此多艱身嘗百瘁誰謂荼苦其甘自慰內緝女紅外事拮据孟光并曰少君鹿車同歸樸素尤備勤劬豈忘暇豫靡敢荒虞顧嬰疾病憂與生俱病

不忘勞費不圖逸分工督婢各授其職杼無停機泉無廢績夫子宦遊四方涉歷海北天南皆有轍跡強與偕行固辭以疾夫子顯榮安處幽寂詩稱樛木貴能逮下至于小星分亦無假豈若夫人委之能者推其家政身無與焉色無幾微人無間言心迹兩忘和氣藹然史載班姬求養長信班本婕妤其理亦順豈若夫人尊而能遜築成靜宇悠悠屏居焚香潔掃早暮澹如其行逶迤其意恬愉凡若此者總爲夫子委畀得人家可以理事苟以集功不必已閨壺睦雍刑于伊始是謂有相用成其美遂俾夫子益顯令德淑懿祇承表儀靡忒厥惟夫人實生予室撫育之恩乾坤罔極當其盛時二老垂白有五丈夫金紫間立諸女來臻交映翟茀予亦追隨燕喜侍側以祝以稱舞綵駢集親心旣懽子姓悅懌如何末齡 皇天不恤家難薦臻外患彌急

致此二親相繼憂卒冠裳之禍縉紳之惻行道
酸悽矧茲至戚我辭欲陳徒以嗚咽適當兩甥
素獲過庭聯舉南宮並對 大廷甥既先驅子
孫必興陰德之報當可益徵相湖蔚蔚或應嘉
名悲莫自遣聊慰二靈嗚呼哀哉尚饗

駱太孺人祭文

於乎孺人生自茂族作嬪高門淑儀維則令問
夙振履和蹈順蘭郁其芬奉君子之休範托內

董學士蘭集卷三十

五

史之微音稟肅雍以成德每敬將而服勤羌中
道之不造邁哲萎其癖心嗟育鞠之惟恐懷離
愍之長辛設樹背以代怙斷餘機而示箴懷遺
緒之不墜儼惠教于前聞子擢穎以發祥服明
訓之可珍聊假翮于天路遂翱翔于藝林依日
月以振曜望天雲而抒忱指枌梓而就養爰息
駕于湖陰何靈曜之忽匿迫發景之夕淪豈化
塗之不處抑遄運其相循嗚呼壽母實哀哀子

悲號馳悼些于京國慟秘苑之羣僚份等傷懿
德之不見念令子之可徵緣弊誼于省闈標芳
輝于典刑雖裔美其克揚終母善之有成堯明
盛之嘉渥赫雲章而是承冠六珈而爲副享五
鼎而在庭斯御乎生者未盡而得乎亡者亦足
榮矣嗚呼象設虛在翟度焉憑信時命其有當
卽泉臺而杳冥將痛往以送哀亦緣存而慰誠

祭王愛荆文

董學士蘭集卷三十

六

大海湯湯百川所注婁江瀾瀾五湖交互吞吐
日月襟帶寰宇是惟奧壤足稱天府巍巍洞庭
天之南戶金簡玉文實藏其所惟帝閔之寶茲
千古間氣涵凝精靈翕聚宜有異人以乘遭遇
誕啓我翁實生賢輔命世而興篤天之祐昔貳
秩宗佐 王典禮匡贊 帝猷黼黻 皇紀用
有寵嘉推其本始錫之絲綸分以纓組龍蟠其
章鳳儀其羽惟翁荷之承以慎默樂道于鄉屏

貴于國丘園栖遲州郡絕迹脫彼塵樊蹈此逸
躅中林射雉平原鶴鹿鴻飛青冥白駒空谷其
顏沃丹其人如玉豁達有容高曠無束翩然凌
虛眈然離俗惟此賢輔素膺訓迪道德是崇綱
常是植卓如泰華萬仞壁立業若砥柱中流挺
出惟彼持政肆其專愎蠅螬經天天光眩惑人
不敢指又誰敢拂決裂大閤樊倫將數塞蒙去
之不與同國上疏陳情親老是乞匪徒律人以

董學士函集卷三十

七

身作則匪惟憤時念我罔極不以三公易養一
日亦有賢仲才名相翕金昆玉友聯珠合璧大
山小山並歸巖窟同氣同心同時侍側二老在
上章甫翟茀二難在下金紫繞膝鼓樂稱觴聲
諸琴瑟先意順志承顏奉色性分之樂天真洋
溢謂集至和益延壽褰如何彼蒼弗弔弗恤宜
膺百穀遐奄一疾孝子摧心路人酸鼻出入哀
以晝夜血泣病莫能興嬰而彌瘠時有否泰運

有通塞 天佑 皇明齊以良弼默啓 淵衷

夢與卜叶神之聽之好是正直 帝曰念哉予

惟汝翼爲商伊虺爲周且稟格于 皇天以成

一德千里築隄 九重万席喜動萬方惟騰百

辟外夷聞之亦慶中國人心之悅 天意可識

自昔下相未有今日孝子諏期方營兆宅寵自

天頒適與會值黃麻宣 綸白驥引絳曠古

殊恩一朝而及用籍 宸光洞照泉室顯有明

董學士函集卷三十

八

徵足占永吉入輔何辭大事既畢相旌前行仲

翰繼出比肩立朝同位社稷移其孝思以罄忠

赤體其友于協恭盡職翁而有知永慰寥寥份

忝通家契自時昔廿年之交豈一朝夕奕世之

好傾吐肝膈匪予爲慟實同休戚以榮以哀情

由悃悃靈其昭鑒之尚享

祭李文定文

於惟我公間氣篤生晃孫之策卓冠漢廷房杜

之業光佐唐興才稱命世才不自矜學號儒宗
學不爲名產茲淮海度合滄溟挹之不損汪之
不盈是惟雅量莫與爭能嘉隆之際宰執交傾
貴溪分宜新鄭江陵同堂宴豫中有甲兵轉瞬
指顧伏戎以興有間卽投惟繫是乘殺機內發
刀踞外成前車旣覆後轍莫懲吏用冠虎擊如
摯鷹文深次骨衆憤填膺逮公爰立泰運來亨
爰調鼎鼎察齊璣衡受遺 玉几精貫金滕崇

董學士松園集卷三十

九

承 元首首列股肱位高心下任重志兢乾乾
惕若翼翼忠貞允諧庶尹協誓同盟虛懷夾輔
屈體仰成威福不擅喜怒不形志意浹洽太和
熏蒸休養元氣順翕羣情百辟景從四海風行
土無矯虔政無紛更巖廊樂職田野安生坐鎮
雅俗緝熙黎氓清靜不擾中外又寧曩之險害
化爲和平曩之疾苦轉爲懽聲欲知至德厥有
明徵昔在丙相寬大見稱不案官吏不問閭爭

至于韓公厚重是敦安國定祚正笏垂紳二公
度量廓乎無垠相彼前哲公實與倫猗與美哉
其疇克臻維我 肅皇英明睿智祈天永命欽
若 上帝妙選詞臣夙宵直侍公與常熟實先
應荆菽茲匪人亦復忝廁同荷 眷知超越故
事西清築室內禁 賜騎居則連楹行則接轡
聲欬聲聞步趨踵繼公實謂予遭逢豈易世之
懿親莫如兄弟幼而茲育長則分異惟吾與爾

董學士松園集卷三十

十

實踰同氣匪朝伊夕靡往有離非仗 殊恩曷
乘奇會予曰然哉宜勉終始數不可常期不可
恃惟各矢心益崇道義奉以周旋庶無乖戾公
旣大拜予則匪類秩宗序遷承乏代置緬惟疎
慵當軸見罪滔天之瀾起于平地機械滿前畧
樓舄避前言未幾須臾自惟雖由德薄命亦有
制予固甘之公乃勤慰千里貽緘十年至誼介
推歌蛇孫陽泣驥鼎湖 龍髯抱者已墜郊墟

罷駕顧而彌媿瑤華先投木桃莫寄豈敢有忘
政府難致及公南還角巾東第維揚雖遙一葦
可至顧嬰沉痾遲違累歲廣陵之濤小山之桂
欲因招隱起觀其槩僕病未能公已長逝梁棟
之摧邦家之瘁惟有慘裂曷勝涕淚予與夫子
霄壤既懸詎宜茫昧輒有攀援獨念往事似締
夙緣爰居爰處一話一言數形夢寐恍在目前
向恐自附未敢輒宣今已隔世夫復何嫌秣陵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

於惟我公永安寧尚饗

祭曹母文

天振曹宗孺人來歸玉範其度蘭郁其儀溫溫
惟恭淑慎不違思媚諸姑徽音是齊博綜德藝
功容自持紛有此美亦復勤止雞鳴夙興衿纓
櫛篦靡事不親靡勞以弛饁醢是將爰及酒醴
適于姑所以御畜旨豈曰在中實贊夫子蒸洽
祖妣敬共孝祀悖睦懿親穆和閭里內外咸宜
相惟在爾既嬪于曹曹以日昌天祚令德篤啓
俊良恩斯勤斯于鞠于將匪惟恩之厥訓孔彰
匪徒勤之以翼以匡雖微必勅雖晦必臧於惟
哲嗣敬訓不遑實象母德以勗周行秉心塞淵
易直孔良令聞令望如珪如璋仕于天朝在
帝之傍藝林始陟栢署于翔秉國之紀以肅典
常乃巡于南四牡煌煌天子曰俞予不爾忘
爾有父母賜之寵章母及夫子惟以壽康拜一

帝之賜翟芾于光人曰天只惟善降祥云胡母氏罹此疾殃亦既七十非以殞傷人曰善祚百歲未央胡寵之集乃病之戕殫等早同哲嗣出入徜徉珥筆負橐鳴珮鏘鏘慘我母氏實悲我腸無謂壺儀不聞于外周旋哲嗣備歷年載我書所聞遺細紀大無謂千里其傷不情哲嗣于我惟弟惟兄銜悲奠絮有淚如傾尚享

祭孫封君文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

三

昔在萊子乃若於陵咸有淑媛作配幽貞伯鸞繼之孟光攸稱並以合德避迹藏形珥管惟形削簡惟青是紀是訟千載垂聲茲惟孫翁古之逸民賁于巖穴不出戶庭亦有劉母克佐儀刑翁不喜仕母不希榮實與昔賢前後照映潛德雖同運履其盛時當昌熙主逢明聖有子冠世賢良方正著書五車名動萬乘途率羸侶首膺寵命惟翁之生性甘寂寞不雕不斷獨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

四

全其璞仁人之心惻隱憐但麟不踐生騶不喜殺長者之度坦夷恢廓不設城府包弘海嶽動無過舉語無虛諾家秉成規鄉遵遺躅導啓來裔以引以續惟是夫人高門望族壺儀蘭芳母慈蕙郁蘋蘩澗沚締絡中谷肅共宗祏昭示內則攻苦茹淡匪以家恤力勤積纖賑施嫺戚內外同心惟善是植一年樹穀百年樹德天心所祐間氣蓄積祚霏發祥異人挺出自膺首寵繼以優渥視草北門橫經東幢銅龍金馬石渠麟閣晚下蓬萊朝咏芍藥豈徒賦歌匡輔聖學格君有道經世有略惟聖眷懷不忘啓沃遡其淵淵貤以子爵褒晉清華殊恩特達簪紱光輝輦翟聯絡高堂二親紅顏白首恩自九重錦帔紫綬學士宮錦裁爲舞袖斑斕絢綵笙鏞繁奏鸞雛翩躚鸞鶴交奏食以列鼎酌以大斗禱其萬福祝其千壽懽洽庭闈慶浮宇宙

昔之隱者嘗有此否人視二老儼然若仙造物
何忌胡不永年將厭人世欲離塵樊並駕黃鵠
上陵紫烟踐十洲之外三島之巔耶哲嗣純孝
泣血其漣茲埋雙壁宛若珠聯我聞具區吐納
百川亦有洞庭萬嶺蜿蜒高山拱后大澤當前
葱葱蔚蔚真氣昌延份忝肺腑之親道義之契
哀固有因淚非無自來臨窆聊慰予志永妥
厥靈垂蔭百世嗚呼哀哉尚享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

五

祭陳松谷文

昔在世廟總攬乾綱嗣聖作配懋建元良
天之歷數在我穆皇如彼皦日未臻扶桑外
韜其耀內蓄其光浴于咸池應于少陽惟茲少
陽養晦東極雖有明容運之玄默雖有神
武藏之于密敬天之命順帝之則帝篤
儲宮樹之輔翊惟我陳公是匡是弼性本真誠
神與正直導之三善傳以四術玉裕金聲周旋

贊迪鸞輅龍屏罔不矜飭鮑組之登太公避席
桐圭之封周公建國雖微必謹凡動威秩兢兢
執玉以全嬖璧終日乾乾小心翼翼歷此百艱
用成一德承天之運厥惟其時同珥在昨

玉几受遺躬率六螭挾日以飛照曜天下萬
國同輝殷周伊旦虞室龍夔四岳咸讓三事是
躋元首正位股肱以隨乃齊七政爰贊萬機
轉幹洪鈞密察璇璣以斷國是以決羣疑有言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

六

必吐無鱗不批金石可貫玉鉉是持太華特立
砥柱不移四方拭目願覩雍熙百僚振足咸共
瞻依功業有緒曷爲棄之惟時新鄭位在冢揆
亦有江陵並叅鼎司皆自潛邸荷恩講幃謂
當同心式贊康哉如何轉瞬自興睚眦權旣相
軋勢遂以携廟堂密勿戈戟交馳胡越起較豺
虎成蹊不狎不義不履其危六龍御天已遂
所期一蛇在野何必復追几几赤舄翩翩羽衣

王眷方崇臣節固辭范蠡霸越號稱鴟夷張良
與漢赤松與歸婉彼明哲非公而誰惟公超矣
用行舍違大人之道與時委蛇時不自作道以
推移知進知退知幾知微不言其故莫測其機
鳳翔千仞匪夷所思黃鵠四海弋人何施巍巍
大哉高出五嶽積石巖巖表以劒閣奠茲梁益
作鎮西極亘地四維去天咫尺惟公之高實與
壁立萬山具拱百靈咸輯我聞華陽神仙之宅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

七

中有至人不飲不食夕餐瀟露朝霞與吸奉藥
一丸坐生羽翼胡不千年遂以奄忽天柱西傾
誰鍊五石豈厭塵世蟬蛻濁濁上遊 帝側鈞
天聽樂王喬左吹洪厓右拍生既無生樂兮莫
樂安知公神不在寥廓嗟于小子自惟不類顧
緣始日幸乘其會同舉南宮載涉中秘天閣石
渠王版金匱圖書之府靡往弗暨著作之庭有
行必與惟予與公二三兄弟雖殊所生實爲同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

太

氣規之正言間以善戲和而不同親而匪比切
劇以道豈曰游藝行義相質志意相屬高山有
崖是仰是企崖木有枝是攀是憩賴其夾持以
不實墜緬惟 世廟夙重 王言謂茲制體豈
宜蕪繁昔在典謨百世是遵漢猶近古見號雅
醇迨于末葉以君譽臣遂發 明諭妙選詞林
俾隨內閣試之絲綸追邁古昔作範自今 九
重特命一代鉅文公才燕許迴邁淵雲秉筆東
觀視草北門簡而有要約而有倫 皇風是穆
國體彌尊片辭之出華袞爲榮黼黻治化粉飾
太平公之大拜兆已先行願予不佞亦被誤掄
濫竽雖媿珥毫益親借光隣燭瑩燭增明愈深
晚契重篤初盟自予寓直略如參辰及其報罷
霄壤遂分凡予與公始同末異惟其誼深不能
自寬實結于心匪以公貴踰四十年宛如昨事
自其笑言時形夢寐頃當計音增予衰憤哀此

哲人邦家之瘁吳蜀相懸越在萬里天從人欲
兒得奉使宣告大廷頒之 皇制生沐 殊恩
沒膺嘉謚兒方行役寵揚御祭份之私悰附以
哀些南州之孺酒亦濡絮東州之路慟曷能至
予則自傷公其可慰仕逢 聖君家有賢嗣韋
賢文學玄成是繼楊震忠貞遺秉及賜 帝曰
休哉是父是子開先既難接踵不易光輔 王
室在爾奕世惟其元功懋啓相裔 天佑方來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一

九

祭茅恭人文

繫與夫人出自華裔毓德閨闈受書姆氏茂有
令聞實多夙慧稱詩引禮知其大義牛衣止泣
仲卿是勵鸞刀斷機樂羊銳志桓喜輓車孟甘
椎髻日則攻苦夜罔寧寐欲佐其勤身先勞瘁
琴瑟雖諧圖史淬礪遂相夫子學冠當世奮登
王誥名成高第振發才猷恢弘經濟出入踐更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一

十

懋建勲勤當其宦遊不遑家視及其旋歸嘯歌
自慰是惟夫人綜家巨細外運謀謨豈獨中饋
力持堂構何但絲枲壺政肅宜家日昌熾默以
贊襄匪曰攸遂份與夫子早期樹立以文琢磨
以道羽翼情同琬琰義貫金石締之肺腑攄以
肝膈如彼賦硃得依珪璧資雖不類光則相襲
如彼蔓蘿得附松栢質雖先凋心則匪易越五
十年以歷茲日惟切通家用知內德繫與夫人
淑慎淵塞毅而能和嚴而不迫張弛有宜操捨
靡忒樛木其纍恩能下及鵲鳩有子愛則均壹
顧復之思不遑頃刻義方之訓浹于旦夕爰有
哲胤遺教是率夫子先登嗣人繼迹碧漢聯翔
金閨接籍皇華祗奉大事斯畢懷母之仁荷
帝之力鄉人寵榮孝子悲咽惟予冢婦夫人自
出樛木鳴鳩式遵母則綿我宗祀藉此餘澤匪
徒以詞感結胸臆醴茲絮酒涕沾舉緇瞻彼武

州封禺之國夏王南巡千方玉帛勝槩留傳車
轍馬迹佳氣猶存葱葱鬱鬱龍岡之陽卜其兆
宅山拱護世世集吉顯榮伊始福祚無極九
原有知永妥魂魄嗚呼尚饗

祭徐雲翁文

嗟乎我公實懋厥德對策 大廷分符兩邑仁
人之心惟多隱惻長者之度專用惻惻操履端
嚴斷金介石襟抱洞朗光天霽日鉅量汪汪小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

三

心翼翼森然臨事經綸縝密藹然待人珪璋潤
澤剛柔不偏張弛有則惠是以弘政是以集愷
悌之歌咏于周室循良之傳載之漢帙公實兼
之遺愛無斁始蒞上黨以憂去國繼徙恒山赴
召而入兩地攀轅萬姓伏軾至今慕思崇奉血
食惟公德厚實感歎靈歎神是降英嗣篤生奕
世甲第亦宰松陵家學授受縣譜傳承志操相
率冰蘖相成前旣崛起後益勵精胡威與父同

有清名傳綽及子並馳政聲一時有赫四海齊
聲惟比松陵尤號繁劇錢穀獄訟天下無匹盈
庭羣訟充棟案積較之他縣其難千百雖有賢
能每不遑給英嗣之才冠世獨立如彼鵬鵬負
風奮翮如彼龍馬凌雲絕迹遂號神明實惟卓
軼人仰鳬飛益知燕翼於穆我 皇睿聖御極
端拱 九重照臨萬國大計郡縣博考治蹟公
與其子前後超出父既無雙子復第一 皇曰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

三

休哉 明良喜起有 君有臣是父是子接踵
而興與我共理並置臺端俾掌綱紀寄之耳目
屬以心膂鐵冠前趨白筆後珥相繼鷹揚相隨
虎視咸巡西北振飭邊鄙聲震百蠻威行千里
誰謂一家有兩直指惟公訓子其言甚偉曰在
古人有進有止今自吾身親躋世美共承 天
恩惟吾與爾爾既奮庸吾且迤邐豫州之域是
惟中土貝茨之山大塊之所軒轅受圖廣成冲

舉神靈之區仙真之宇既生其鄉能不瞻企吾
其歸與以適吾志爾其勉之以畢吾事臨邛之
節于是遂弭谷口之車任其所抵蟠桃方朔紫
芝黃綺箕嶺捐瓢潁陽洗耳榮寵之途棄若敝
屣寂寞之野耽如甘飴人謂我公已探玄旨得
道延生專精內視將踰百年茂臻萬祉况當昌
時正逢不諱四聰既達四門方啓宜有弓旌還
公戟祭黃鵠雖翔白駒維繫與子同朝荷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

重

天毗倚九鼎夾持三台接履予日望之心其何
已云胡一旦哲人先萎予未識公識公賢嗣是
惟我侯屬在部治藐茲弱孫附侯而起以斯駕
足得隨驥尾聯題鴈塔追趨鵷侶遂以通家謬
忝一體猥是畸人特承知己昔在言遊澹臺是
喜至于必賤陽橋是鄙人皆樂彼侯獨取此察
予之拙不求不忤諒予之愚無隱無諱赤心頓
惟皓首相締始終不渝表裡靡異肝膈之交骨

肉之誼嗟予朽衰世所擯遺命之不造家難頻
罹孰予爲憐侯獨存記金玉之音遠而數惠琬
琰之懷久而篤志鳥鳴嚶嚶求其友生亦有鶴
鴒義比兄弟侯之意氣實非世情予之悵惘敢
不鏤銘休戚攸關變故倏更一聞公計曷勝震
驚八十之叟百病交嬰歲月荏苒弔唁未能念
之蹙額言之涕零聞侯按遼四牡歸追中途心
動夙宵惶急食不下咽寢不帖席軒車倉皇人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

重

馬辟易兼程而趨見星靡息僅及還轅公將易
簣孝感昭彰弗違時刻公當彌留執手而泣訓
之立身矢之報國其息漸微言無他及我公
忠貞靡間存歿我侯永懷益秉正直以答宸
衷以匡王室功書旂常名紀竹帛公志以慰
公事以畢雖歸黃泉有如白日獨嗟予生居限
南北朔雲可瞻渭樹懸隔遙持絮酒灑公空安
哀些有盡鬱紆靡極嗚呼尚享

祭潘夫人文

天爲國家篤生明哲必有淑懿俾作之合詩
咏鵲巢專靜純壹遂顯君子能正其室至于雞
鳴警戒畏惕克佐君子恪共厥職乃知二南肇
端四德惟我潘翁占鳳叶吉亦惟夫人乘龍是
擇潘楊之睦秦晉之匹當其始嫁百兩來集資
送之盛豈無絡繹顧如少君悉去華飾共爲輓
車獨以行汲蘋藻是采其簪是執及其既歸羣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

三十

董

勝擁立女工之勞豈無任役顧如敬姜貴而猶
績匪敢卽安恭盡其力朝夕是訓內外是率迨
其承恩屢賜翟芻山河之服豈不赫奕顧
如曹家女誠斯飭葛覃是遵布裳是懌薄汚薄
澣服之無斃暨其益顯列鼎在席山海之珍豈
不易得顧如樊姬諸肉不食藜藿是甘嘉蔬是
植持齋茹素守之無失猗與夫人厥有仙質騶
虞之性不害生物鵲雛之饑必資竹實葦穢屏

除潔清是適名香日焚淨宇弘闢誦經奉道朝
元禮佛翁之操履素厲冰蘂爰藉夫人成其精
白規範肅崇庭戶慎密交際之餽雖微不入非
禮之干雖親必斥一塵不染四境咸寂其門如
水其心如石用俾我翁彌著忠赤慮無及顧事
專報國遂臻八座確持三尺持法過堅乃啓
讒慝巖谷潛踪廟堂動色聖心頓寤帝簡
載錫弓旌特招蒲輪加璧澤水與咨金堤斯繁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

三十

董

宜房既成瓠子遂塞通漢之漕續禹之蹟萬里
底貢千方咸謚夫人孔嘉和顏可挹聿來幕府
同與宴息瑤池會啓青鳥先集樂以鍾鼓翁以
琴瑟謂當遐齡茂祉並迪夫人離家偶懷返室
如何暫還遽以奄忽惟邦之媛實邦之戚夫人
高行足爲婦式至其善教又爲母則勸學斷機
近俎徙宅家法之立有嚴有翼義方之贊以訓
以勗自其村摩雖每置膝諸所督趣必爲正色

威儀凜凜德音秩秩晉之陶母宋之申國保護
既端英賢斯出昂昂長君 大廷對策伏龍已
起鳳雛奮翮周公拜前魯公接迹名振洛陽符
授京邑神明之政海內傳述卓異之稱漢家第
一奕奕仲叔品皆超軼俊傑之才博雅之識如
鷗如鵬亦將聯翼嗟我夫人胡不覲覲 天豐
其德胡年之嗇翁既悼亡子乃泣血我獨何人
能不軫惻惟份與翁素忝同心曩嘗結綬獲附

董學士文集

卷三十

三

盍簪意氣相許道誼是敦寧獨杯酒以展殷勤
三十餘載一浮一沉翁登霄漢不遺丘林誼重
當世道追古人謬以舊好申之婚姻肝膈之契
肺腑之親迹同倚玉義實斷金緬茲耄叟藐以
弱孫樂卻衰胤王謝高門私衷自撫曷其能任
顧聞夫人每獨懽忻孫嘗病疹意甚注存至屢
禱卜遣問尤頻休戚一體痾瘵切身勒之悃悞
敢忘至仁興言及此涕愈沾襟闔壺之懿人莫

能聞幸屬通家梗槩略陳其詞雖繁其事則真
嗚呼尚享

祭嚴心萱文

猗與我翁爲生相公受 天之寵爲世顯庸凡
能言之士載筆之雄固以纘福履之純備極盛
德之形容份雖擬議無所措其工矣而執紼興
哀薦芻灑泣淚非無從悲由中出則以早承話
言幸覩顏色想其梗槩記其髣髴蓋翁真有所

董學士文集

卷三十

天

不可及者焉人徒見其豐頤廣額嶽峙山立以
爲倜儻非常魁梧傑出而不知其載信以行推
誠待物握手同游因吐肝膈傾蓋相逢亦披胸
臆本無睚眦何有別擇如履周道盡去叢棘如
撥陰雲以懸朗日就之可親望之可卽不問賢
愚無論交識而皆稱其爲時之鉅人古之遺直
翁之心事光明此其一也若夫內蘊淵弘外多
坦易豈曰諧俗行非尚異道貴兼容人無可棄

片善咸資一長必譽卽或負之亦罔攸悔事不
夙憂情靡留慰終裕雖懽始窘無伎不以戚戚
而爲生累式歌且舞以遊以憇用以延年常適
其志翁之度量闊達斯其二也至其佐人之急
賑人之艱施不辭匱求不諉難匪以爲俠惟義
所先視人患苦若予痼瘵憫然動念慨然發嘆
惠浹宗黨周及里閭獨親昵踈越亦然雖不
能及意必至焉人之有過毋以情原務成其美

董學士澹園集卷三十

五

以救厥愆私則勸戒明則獎宣發之自東有味
其言翁之性資仁厚又其三也然翁本有揮霍
之才闊遠之識動有成算策有定畫立談解紛
安坐應卒指麾不煩頃刻而集倘蒙際會獲階
寸尺譬之神魚躍鱗驚鳥揚翮屈伸變化飛騰
卓軼必有可觀詎無建立而不在其身在其後
人海亦有源木亦有根培植旣久涵蓄者深明
堂作棟大旱爲霖布澤無已任重惟殷惟德獲

報匪 天有親厥報伊何 帝命屢崇錫以章

服袞繡來從其德如玉其光爲龍禮絕百辟爵
等三公豈爲爾私與子同份與令子若有宿
契南宮附攀東觀注記禁廬寓直銓曹叅侍黽
勉同心婉如一氣而才薄分踰本同未異其登
若躋其失若墜升沉旣殊迹雖有媿休戚相關
義不敢背昔份遭閔旅視是扶翁來會葬白馬
素車痛失怙恃哀此孤孤慰唁俯至期望實多

董學士澹園集卷三十

三

顧我若是負翁如何舉柳在道薤露興歌光景
恍昔傷感倍初臨風一慟翁其鑑乎嗚呼哀哉
尚享

祭沈筠溪文

曩予與翁俱游黌宮翁固才同倚馬學比雕龍
思如涌泉氣若吐虹當是時也翁爲先進予則
蒙童膏挹其遺響拜其下風謂當擅藝苑之望
爲儒林之宗豈意翁之不遇鼓瑟徒工予之多

幸濫竽獲容昔在楚國客歌郢中陽春寡和下
里多同斯蓋翁之高調時適不逢而予之偶合
實以凡庸也然古言一年樹穀百年樹德翁之
家致源淵厚德培植積其鴻休詒以燕翼厥有
令子是繩是式長公先登伸翁之屈多歷年所
踐更出入仗鉞晉郊握樞漢室正將贊畫廟堂
勒勳 社稷奕葉駢繁本枝茂密鴈行比肩麟
趾接迹奮興有始功業崇赫俊髦繼之志行卓
軼雲蒸而起 天祐叢集方當養以九鼎稱之
萬石顯揚雖著褒封未極何其遽厭塵凡之世
高蹈玄冥之域耶然翁發軔青徐參佐郡國政
尚循良治用經術解燒釋苛專務隱惻拂以清
飈煦之化日海岱之間猶留惠澤未展驥足即
振 翩謝彼樊籠投我纓綬澹然無營悠然自
適史稱龐公不入城邑亦有澹臺不至縣室出
則小試既舉厥職歸成大隱世莫可即仁人君

子其儀不忒惟翁之歸優游若仙醇酒一斗辟
穀十年不須服食道氣凝然不必吐納真息綿
延固已心與雲逸神與淵潛若可從赤松之後
對黃石之前矣而長公在鎮 帝命頒宣六曹
暫轉八座將遷 鳳綵既下熊車急旋遂因荷
眷得以承懽顧當省覲之暇杖履偶艱日夕扶
曳旬月留連迫切上疏哽咽陳言遂得躬奉屬
纊親事飯含其在我翁爲壽福之全其在長公
則忠孝實兼豈獨一時所難得抑且後世所可
傳此皆足以徵厚積之德而見嗣續之賢也份
自束髮以至于今數其既往六十餘春早隨執
筆晚共投簪桑梓密邇芝蘭同馨爰自長公暨
于哲孫交誼益締世講惟新遂以弱息輒附高
門肝膈之契肺腑之親潘楊舊睦朱陳有村匪
敢繫援夙好是敦葭莩自媿生芻以茂滌非無
從詞實有因嗚呼哀哉尚享

祭施南石文

嗟乎南石實古逸民鴻冥混濁蟬蛻風塵昔在厥考是曰菁陽始以文學倡興湖邦儒雅蘊藉意氣激昂曰孫曰劉結社翱翔義比琬琰追琢珪璋嘯咏丘壑名動廟堂如彼麒麟霄漢于騷千里方騁一蹶斯傷未究其業以貽後人君從弱冠名動縉紳朝霞標格秋水丰神謝庭蘭桂虞室鳳麟凡彼高賢以逮懿德並屬品題共借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

書

顏色染翰雲典昶躬壁立尚及千秋砥行三益君實瓊瑤予惟山石詎有寸長謬長一日情投肝膽義堅膠漆戴崇懽洽彭宣簡率惟吾與子兩者兼得五十年餘陶陶永夕余謝纓綬歸于紫桑君亦卜築彭澤徜徉徑同蔣詡志邁向長溪山策杖烟水流觴辛夷列館紫葍名房蘭堦竹戶芟製荷裳與子同老樂亦我臧君復善脩皓齒華髮顏茂渥丹談霏玉屑食日松喬共享

日月奈何一疾遽爾永訣露繁星隕珠沉玉缺

蘿薜春消烟霞盟絕茲從吉卜逝將永藏顧予不造適有新喪莊生哭惠潘岳悼亡決旬典勵期適相當屬纊方運執紼莫將嗟乎南石余曷爲心雖有絮酒孰爲余斟雖有素車孰駕余輪極目遙睇菁山之雲振足銜恨潯水之陰辭覃于楮淚滿于襟北邙樹鬱西陵草深夜臺風響幽壑霜寒余腸已割余身幸存君有令子足嗣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

書

德音哲孫伊茂必振芳塵九原可慰奕世將興靈乎有知昭格來歆嗚呼哀哉尚享

祭紀明齋文

通家之誼合塋之辰輿輓同舉具溪之陰旌旄雙逝簡田之瀆時良日吉風和氣溫我酒既潔我有既陳靈其並鑒尚冀昭歆既乃告以文曰予自束髮卽從公遊班荆而語傾蓋相投坐而接席出則同舟握手宛轉聯袂夷猶匪朝伊夕

自春徂秋何行不與無言不酬以彼婉變成此
稠繆豈伊私暱惟道是謀志同意合聲應氣求
始予少時妄不自量嚶嚶古人落落天壤箕踞
林間聊睨世上秉性既狂吐辭靡讓獨于我公
去所歸嚮醉公醇德服公雅量曰茲締交惟予
與丈公亦不鄙許予追隨卅誠既結皓首爲期
肝膽是歷腹心是披成其小善箴其闕遺匪曰
爲美實弼其違用是託子俾之得師始甚頑劣
董學士必園集

天鑒其志表裏光明始終靡貳公處京邑久而
不愉亦既屢躋謁選公車中有蘊蓄欲一發舒
其階尺寸自展寰區汝南之與河洛之都是惟
地中亦曰天樞江淮屏蔽楚蔡鬱紆本稱沃壤
未乃荒蕪公至憫惻惻然嗟吁不先安集曷施
拊摩寵其征催寬其負逋有費斯華有弊必除
公之臨民父母勤劬愛若一體痛若刺膚公之
視事神明與俱堂如水清心如鏡虛萬姓鼓頌
四境懽呼及轉比部政如其初省減文法飾之
以儒司寇倚任僚案同乎名之所集忌亦實多
方形晉用忽賦歸與公之未歸予日望爾及其
既歸謂天所啓陶令開園柴桑伊邇莊生觀濠
亦有惠子予棄于時介居于此豈令昔人獨擅
其美劒合豐城珠還玄水四十年來復能聚止
予既大幸公亦甚喜人命靡常天不可恃懽樂
未幾吉凶相倚詎知一朝捨我而逝晝猶含笑

夜遂不起藏壑舟遷槨中壁毀莫識其由安知
所使撫心如摧有淚如雨公不憖留予亦曷底
形骸雖存神觀往矣憂來無從悲何能已惟此
紀氏世稱德門至公昌大肇啓縉紳匪直光顯
行義是悖篤于孝友重于義倫信如貫石交如
斷金作則鄉黨遺謀後昆二子俊穎復以雅循
璵璠之器廊廟之珍流澤既遠遺風未泯粵惟
宜人比德來臻譬彼田稼耦耕以耘譬彼築室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

三

並構而新親歷諸苦備嘗百辛恪共中饋旨蓄
惟殷肅嚴壺政茂嗣徽音順于舅姑睦于懿親
女工兼擅善刺繡文廢彼華綺好是儉勤績比
共姜機同少君祿能思約貴不忘貧要于有本
先績有因內外協力成此令聞穀則同室沒則
同墳陰爾世世絲爾雲孫嗚呼哀哉尚饗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一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默泉

先生吳公行狀

吳公其先海寧人世居邑之園花里 明興處
士微者雖不仕實大吳宗微生裔裔生岳池公
昭始徙秀水而吳遂爲秀水人昭生長葛學訓
履菴公方而長葛實生公云初長葛篤學才高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一

二

倜儻有大志喜奇節嘗授經館舍聞家方誕子
亟趨歸道逢里中人方醵金鑄像弗就里中人
皆奔走徬徨無計長葛至咄嗟出袖中金私祝
曰卽兒果奇像當就金一投立就矣莊嚴如天
成衆擁集詫異歸視兒亦宛然有似者心益奇
之而像卽道貌所謂上元天官者也公生而夙
慧讀書知大義甚奇與同郡大司寇鄭公曉同
稱奇童方五歲長葛嘗携之謁戴泰州經戴方

局其門縱橫其木曰將以禦盜公哂之問而不
答固詰之則曰所禦者卽大盜耶木不足固卽
小盜耶穴竇皆可入也木何爲焉戴大驚曰此
怯僿之論童子何知之異日者必爲國器遂以
弟之女許聘焉卽戴夫人者是也稍長爲郡第
子員學博洽貫穿每考校數冠諸弟子弟子從
而受學者常數十人弱冠舉進士授工部都水
主事治南旺泉源有異政聲綽然起以父喪去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三

改刑部復改兵部時方議妙選諸曹文學行義
之臣名實著者特遣典省試如兩京闈例公遂
典山東試而是年山東最號得人文亦爲天下
式天下翕然稱之轉曹郎轉貴州按察僉事督
學以母喪去改廣東督學轉廣西叅議復轉雲
南副使督學轉福建叅政故事按察督學少有
再者公獨歷三省前後且十年所察舉士于困
汙中而知名當世者不可勝數持憲紀立章程

施之後來皆足爲法蓋公益以文學行義重天
下矣其在廣西也肅皇帝方罪狀安南將征
之先遣公奉勅往諭而安南酋莫福海者強
黠夷也陳兵其界甚盛名爲逆勅實欲怵使
者折之人皆戒公勿輕公獨挺身叱馭往福海
已驚至則宣布上威靈神武邊吏請言而擴
天地好生德弗卽誅先遣使諭此誠化逆爲順
轉禍爲福時也福不可徵時不可失大兵方壓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三

境毋敢後後卽滅國無種矣公貌偉氣壯詞直
而意和從容中要領夷皆灑然變色稱天人福
海亦大悔悟伏地稽首惶恐謝死罪具表隨使
者乞哀上因赦弗征安南事遂定人皆言公
重厚長者至其臨大事蹈虎口不避而壯國體
銷夷燹蓋一使之任勝十萬之師焉其在福建
則有平洞之役初福之覆鼎佛耳諸山勢甚峻
剝險賊陳日輝等擁衆據之官兵數仰攻弗剋

賊益熾公親入率梟將批亢擣虛奪其險日輝
失據就縛諸洞悉平乃相山川圖要阨畫六策
以弭絕賊計全閩遂安至是公又以方略經濟
重矣轉江西按察使復轉右布政使尋轉左遂
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填撫江西時虜數寇邊
邊餉乏部議悉裁天下費佐餉而江西則盡裁
諸郡兵快等役錢方趣解虜急餉重人莫敢言
也公獨以南昌五郡皆臨贛江湖南贛二郡尤
連接閩廣故皆大盜藪若裁備則賊發莫制一
時裁之易悔而復之難因力持遂寢及公去而
諸郡盜果起贛尤甚江西人幸有備弗裁服公
慮事遠守正持重不阿意得大臣體焉始吉安
有殺人于道者賊不得捕方嚴適一樵傍睨睨
遂執以赴獄而郡治獄者鍛具論死樵不勝鍛
輒妄承獄上公獨內疑密令人蹤迹人果得真
殺人者而釋樵獄人皆稱神南昌張甲者巨猾

善書計積掌郡賦冊潛竄賦額萬餘于他諸郡
諸郡不知也公盡得奸狀置張重法而諸郡冊
悉清人莫識所從稱神者尤重公政持大體不
細苛而往往明察多此類轉工部右侍郎改刑
部左會河決徐淮間而十七州縣薦饑孳積道
路 上聞憫惻特遣公發所在米麥四萬白金
五萬往賑之公馳赴因疏請曰夫淮徐間非常
大變今所發幾以十萬計實非常 大恩也顧
災鉅道遠臣以一身驅馳其間勢不能復問錢
穀乞以部署才廉者一人專主錢穀籍俾臣得
一意專主賑便乃別遣主事莊蒞民者隨公行
公因以錢穀屬莊又分遣諸郡縣才廉吏各詣
其地賑而公以民方饑餒死我何心獨豐膳哉
乃却供帳薄廚傳而竭思殫慮焦神瘁形以節
儉勞苦感動督率之由是吏皆如公親臨民皆
如公親給人人得哺而僵者起幾絕者蘇皆感

泣曰使賑少須臾緩吾儕皆道路草矣蓋公一出而活百萬命懽呼者聲震天焉而徐淮間有識者曰是役也公有至難者一得法外意者二其始也公雖有發錢穀令而所在倉庫一虛無可發者例必復請復請則踰月而徐淮間以呼吸爲存亡者也不能待乃截漕糧發之而令甲漕糧不敢請況敢截乎雖春秋大夫出疆得顓制而公亦奉勅許便宜然非忘身爲民未有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一

六

能越格而直任者也斯可謂至難矣其繼也公職專賑耳而以無田無戶者賑矣有田有戶者賦不盡蠲則賑者得生而不蠲者亦不免于死也乃請并蠲焉得法外意一公賑者十七州縣耳豐沛碭非賑地也而災實同乃請并賑焉得法外意二公挺大節不小拘是以全活者衆而建祠樹碑以頌公者不可勝道矣遂改兵部左兼右副都御史撫淮督漕先是公以賑得兼治

河而修河道千餘里矣及至淮則方草灣河復決前督漕者費十六萬金弗能築決口公親往視一經營決口立塞而當公未至也有神降于桃源自稱柳將軍通祭祀能人言數興大風濤河中顯靈異遠近言柳將軍輒搖手畏憚忽一日曰吳公且至吾去矣問誰吳公則曰前賑此地者是也及公至而決口塞人益神之時河南賊施尚詔起攻陷歸德府竊名號擁萬人震旗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一

七

鼓將攻宿州公適謁陵還抵州治將士言州無備不可守不若去而就堅城勁兵處公大臣也賊方熾不宜自輕公乃毅然曰此逼近陵寢走南都要衝也吾守此兵當有應者賊烏合不能久當可與力持設吾棄去則歸德與宿孰大小彼陷歸德何有于宿乎宿陷則賊益難制矣且吾爲督撫稱折衝臣而城寨弗守令賊得驚皇陵一草木罪何贖哉吾固以死守之守

一夕備稍具乃檄叅將梅守德專禦宿檄副使
李天寵守蕭陽遏賊東奔檄僉事朱舜民守穎
毫防賊南向或言公太早計敵未接而先慮其
逸乎且兵宜聚宿而各使他守則勢分公弗聽
已而賊大至有王千斤者賊軍鋒也出陣大呼
躍馬爲賈勇狀公使素所獎用沈思學者亦出
城大呼躍馬擒千斤歸賊一軍失色稍引退而
公方假寐夢漢壽亭侯來助曰第疾戰吾當贈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一

八

精兵三千破賊如其數矣因驚寤而城下果有
應兵三千至公異之急驅力戰遂敗賊而斬馘
亦三千焉戰已因引俘鞠之俘言賊始謂宿易
陷因長驅泗州而以一枝窺南都一枝奪漕路
本計其狂逆顧不意驟敗又覘蕭陽穎毫間備
皆嚴遂不敢越東南而反走勢失尚詔遂爲他
伏兵擒誅矣人皆服公料賊不失錙銖而本兵
亦稱公以孤城折賊銳使尚詔摧喪走死宜錄

爲首功公數移書固辭執政亦嫌其無求遂中
沮然公所具疏亦不名其爲叛但云流賊而已
其不欲張大者正以讓功也賊平賜白金四十
文綺四勞公已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晉
工部尚書初 上以賑事重公嘗問中貴人以
賑濟吳侍郎者何在及公爲工部數上議議開
宿雲河以通漕道議城瓜步鎮以障南都議罷
福建諸鐵冶賦額以寬閩徼三議皆利國便民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一

九

之大者也 上益注之會冢宰缺 上特命輔
臣餘姚李公暫行冢宰事居無何又命李公合
六曹九卿正貳諸大僚侍從諸要職分別三等
列其次以賢不以官蓋異典也而李公疏上以
公爲諸臣第一 上重注公見第一益喜無何
而李公事竣還輔復具缺 上御批推忠正者
來及推上遂用公爲冢宰矣公爲冢宰以大柄
歸 天子以銓綜屬所司渾然滑而不濁齔然

泥而不滓終身無瑕如完玉虛已無執如懸衡
嘗有所親及故所善者自以爲必當進用人亦
以進用目之而公第屬所司平平耳亦嘗有乖
悟負公者自以爲必當屏黜人亦以屏黜慮之
而公第屬所司平平耳以是人莫測其度或規
公擬進退權不自專無以震耀天下而有識者
折之曰昔漢丙吉張安世皆賢相也丙寬大吏
有過不案而張尤慎密用人不使知之公固行
董學士泰園集卷三十一
古之道者已而有識者又曰斯亦未盡知公之
心也書不云乎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斷斷兮無
他技休休然如有容此則公之心矣公乃矍然
曰吾薄德敢當書傳所稱哉然 天子神聖過
五帝所進用皆自決吾敢專耶至于睚眦報復
以屏黜行已私則鬼神實臨之吾死不敢惟日
夜兢兢救過過不自我而已故當是時天下稱
公終始清白而持以寬大慎密不作好惡其間

者蓋舉天下如一口焉然公嘗奉 命薦文武
士而文薦胡叅政松王副使崇古以下諸人武
薦馬芳李賢以下諸人其後胡公歷至冢宰王
公歷至大司馬列三孤皆爲賢臣著重望馬李
亦爲名將顯戰功而以下諸人亦皆能有建立
無一失者則天下稱公知人能得士又彰彰較
著者也以冢宰奏績 上特加公太子太保方
寵任而公終不樂重地會有言其衰老者忤然
董學士泰園集卷三十一
曰此誠知我者也遂懇乞骸骨歸歸而棲止舊
閭偃仰一室圖書在前鼎彝在後泊如也自部
治諸當塗皆以公爲邦之典刑國之師表相與
推崇之而攜李諸縉紳亦皆以公爲鄉之標準
士之楷模尤相率尊事焉公嘗病諸縉紳合一
祁共禱病尋已則又皆合而稱慶如初此其風
何盛也居數年公復病病益久公旣與世隔絕
移易訟訐大興或乃引繩批根株連其

子者公聞之不恙病雖甚無恙也會中子紹先病天矣而仲子緝以訟故復天乃驚曰吾薄德人既魚肉吾子矣而天復割絕之耶病寢篤遂卒已而戴夫人亦卒蓋先後皆以憂死亦天下之至痛傷者哉公性至孝母夫人嘗寢疾醫謝弗治顧天請代弗得因刲股以羹進垂殆輒驟痊皆駭異久之而戴夫人見其刲處驚問焉乃知母之復生公之孝感也兩遭父母喪皆摧毀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三

欲絕或責以毀不滅身之義乃稍稍啜糜粥始甦尤篤友愛待二弟恩意甚浹自少拊摩訓教如子而起居有禮如賓數賑施諸族園花之族屬遠矣猶買海寧田給之親知之托其藐孤者以身捍強宗而卒護全其子其厚誼多如此初長葛之爲博士也嘗娶其邑中女劉爲妾有身矣及長葛謝病歸劉亦病甚不能從家居數月生子男而劉竟死公常遙念之忽有自稱劉子

男者來衆皆以道遠莫辨公獨愀然曰人以父遺體來逆詐不忍因發其足駢拇曰吾父固駢拇當信遂收之築舍授田如復得弟焉命其名從厚曰吾厚以親也蓋橋李人素稱公德厚而此則尤服其至厚云好讀書自經傳百子道佛之藏星象歷數十筮諸家捍關禽遁諸術涉獵廣博而見人若無知者人亦無能知之器度宏遠而勤小物周細故纖芥無遺行履坦率而按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三

矩矱謹法程尺寸不失平生莊敬天未明起盥櫛焚香布几席肅然雖老不衰雖病不廢居粟梁若對神明而所至亦有神異者初廣西一解宇乃故韓中丞開府基也堂甚壯偉而相傳有祟莫敢居公獨移往諸藩臬皆力止不肯從及夜方寢而左右忽寐中起爭髮皆相糾結公徐爲解之復寢中夜乃有長巨人自屋梁引其足至地及見公則驚曰噯正人也吾當避之而解

中之祟遂息人皆稱公爲鬼神所畏云卒之月
郡城忽無故陷陷數十丈其去公家亦數十丈
豈天地爲震動耶公諱鵬字萬里世稱默泉先
生生弘治庚申卒萬曆己卯享年八十所著有
歷任奏疏十二卷飛鴻亭藁二十卷行于世始
以督漕績贈祖岳池公父長葛公皆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 母黃皆淑人
配卽戴封淑人旣而以吏部績贈祖若父皆吏

黃學志園集卷三十一

市

部尚書而祖母及母皆夫人戴封夫人而公則
以伯子繼都事績進階光祿大夫而戴晉一品
夫人伯子雅醇忠信人也與予相嚮哭謀纂公
事上之 當世之秉國史者而予小子從公宦
遊久知公獨深故伯子詳于家庭而予小子詳
于宦履各從所親見也子男五長卽繼尋甸府
知府以道遠親老上疏不之官而侍養焉娶屠
氏次卽緝中書舍人娶嚴氏次卽紹廣東叅議

娶郁氏繼娶顧氏次紳鴻臚寺署丞娶鄭氏次

綬國子生娶高氏女七而國子生包汴錦衣千
戶項元淳庠生朱瑯國子生張夢傳錦衣都指
揮陸繹庠生蔣子昂與予皆壻也孫男十惟貞
國子生娶卜氏成德時斂尚幼繼出惟臨娶徐
氏惟泰娶俞氏緝出惟觀惟豐未聘紹出民悅
娶王氏紳出惟異惟震未聘綬出孫女十一長
嫁鄉進士潘大復次嫁庠生戴元溶次嫁庠生

黃學志園集卷三十一

五

查九持次嫁庠生張汝詰緝出次嫁湯之萊次
嫁周應侃次嫁庠生馮伯禮次許聘王鳳毛紹
出餘尚幼曾孫三顯科庠生聘黃氏惟貞出餘
尚幼民悅惟臨出繼等擇某年月日葬公于相
家湖之原公所自卜云

成國太夫人行狀

成國太夫人陳氏成國公謚榮康之配成國公
太傅希忠都督同知希孝母也其先邵之睢寧

人四世祖諱政從 文皇帝平難以功封睢寧伯謚榮靖賜第金陵爲金陵世家而榮靖孫二長諱鐸爲濟川衛指揮次諱鉞有高志弗仕人稱曰大隱君配伍氏實生太夫人云初榮靖公葬時卜地者言當有錦鷄玉兔見主女德大貴吉已而葬果然葬逾年太夫人生穎異精女紅通經書大指性孝友父母疾日夜侍不離不喜逐宗族歲時宴聚獨從兄弟間談說古今忠孝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七

事輒有當于心不忘于是父老有識者咸曰曩雉兔之祥其應是乎陳大功之後天不乏其世當有興者今未見其人必在此女且兆所卜也及筭歸榮康公榮康事其父恭僖及母夫人張氏至孝太夫人躬親起居服紉滌饌勤且有禮凡所以崇榮康之孝咸足爲法恭僖嘗兩被命守備南都已而還 朝榮康數從往來南北間嘗獨留公夫人南都內持其家外奉宗廟守墳

墓規畫綜理事皆肅然其在南都數嘗以四時饌果盥手封識先貽京師爲舅姑獻而後敢嘗食其誠敬多類此舅姑薨而榮康治喪祭惟謹尤任瘁勞人咸嘆嗟之榮康以兄居承天有疾將往視會江水暴漲或沮其行太夫人輒曰兄弟急難古之義也脫不諱將何及耶榮康乃矍然趣渡江見兄于楚郢之間執手悲感數日而兄卒人皆以成榮康友于在原之義者太夫人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七

也榮康所以飭身慎職保有國爵爲世祿元臣令始淑終當世稱美其亮節碩行有足述者至其隱微規助太夫人實宏益焉榮康嘗病劇太夫人不解帶不交睫禱于神請以身代得愈數年疾再作憂且禱踰初劇時弗應而榮康薨太夫人號于神摧痛幾絕衣衾拊具皆親爲之恨不能以殉毀傷有人所弗堪者歲時忌旦必衰服獻食致未亡之悲蓋二十年于茲如一日焉

性儉約敬慎子數受 賜子皆襲藏惟謹卽一
饌弗輕授曰 主恩不易也然急親誼好賑施
待宗屬皆有恩意貧嫁娶不時者給之所娶歿
又爲之繼往來請給終歲數有之不厭子弟可
教者使就學喪不能舉者爲之助恤孤拯患靡
所怙吝曰 上賜不可隱也其知大義如此榮
康薨治家益嚴飭約束有紀戒婢僕不得踰中
外閭限堂與秩然慈仁溫惠視子婦如女躬撫
育諸孫自服食寢興咸親調護不假保姆然稍
長則摩其髮曰成人之漸也勉之勿復爲童子
嬉女孫嫁時適病侵甚尤親視其奩多自其手
出然必舉女範數持之故皆服其慈而畏其毅
用成其家法云始榮康數從父南北而太傅都
督尚幼太夫人親課教之造就傳學歸必程其
學所進稍情卽不喜徐諭之曰家世承茅土之
祚剖符列爵與國長久固將以勿替其宗也今

不自勉勵卽與市井兒何異耶吾非不汝憐顧
欲汝明忠孝大節以紹先世必自今日力勤始
耳及長俱拜官太夫人念榮康之逝語及曩昔
輒悲感泣下因曰此汝盡忠孝時矣家庭間未
嘗不以此爲訓今太傅承大國之封備三公之
位以忠賢結知 主上直贊左右攝代 郊
廟 躬近日月之際爲勲臣首 眷顧之隆嘉
賚之盛 恩寵赫奕莫有居其右者而都督新
被 渥命躋進崇階官列一品伯仲曳玉照映
于時可謂富貴得意之極而太傅身在禁密蒙
召接最久能以恭默終始不涉勢權都督周旋
謙抑以隨伯子之後皆有漢石傳之風其盛殆
未可量雖二子之賢實榮康太夫人之教也太
夫人享有其子之貴方日夜兢業以訓其子而
誠勅其家是以益知所守不致危溢有自來矣
太夫人以希忠貴再封成國太夫人公侯母得

封太夫人異數也而再封尤所少有者太夫人
厚德淑儀殊恩全福固間世所見至是雉兔之
祥始驗云太夫人兄弟五人曰維曰緯曰綸曰
約曰文質維緯文質皆先歿太夫人痛之文質
者最少太夫人尤鍾愛且教爲之娶構廬與居
而尤早世重悲念焉文質中武舉嘗有武功授
錦衣衛世襲百戶約應天府庠生茲適來自南
都實襲太夫人殯云子二長卽希忠以成國公
黃學士志園集卷三十 三
加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先掌五軍
十二團營諸軍務總兵官今掌後軍都督府事
娶張氏前軍都督府右都督寰女次卽孝錦承
衛都指揮使以建重城功陞後軍都督府同知
仍掌衛事娶湯氏靈璧侯紹宗女庶子曾娶徐
氏永康侯源女孫男一時恭卽太夫人所摩其
髮而教之以成人之道者也聘予女孫女一適
少師元老介翁之孫錦衣衛千戶嚴鵠卽太夫

病時所親視其奄而訓之女範者也皆太傅
出太傅嘗內直太夫人無間寒暑必起詢早暮
時而趣之其自直歸雖中夜必慰勞之至是疾
作太傅方在直 上覺其色慘問元老知其故
乃使歸侍及不愈太傅數欲請告太夫人亟止
之曰汝受 上知眷宜一心供職豈得復顧私
耶慎勿以我故瀆 上且汝弟在側汝婦素善
事我今皆以竭盡心力又何必汝爲哉因再三
黃學士志園集卷三十 三
戒遣之太傅不敢違旣而疾且革太傅乃匍匐
哭請命良久語曰吾家承 國恩深厚榮極已
所願汝等益全忠孝以勉盡報稱卽吾死何憂
復語都督曰宜急立子都督嘗生子時霖而天
故太夫人尤念之云始都督之拜 新命太夫
人疾亟已猶起坐執玉帶以賜是日喜劇甚太
傅兄弟皆以將有瘳也而未幾遂卒太夫人卒
時方有 大慶禁常封勿進 上乃諭輔臣先

以其意示有司使以時舉諸恤典而後以聞
蓋上所以加禮勲賢近臣哀其私而念之者
惟恐不及故特踰明禁而致優渥恐後之情
其君臣一體之誼至矣太夫人生榮死哀
天寵蕃錫當代鮮儷非內德之盛何以承之且
太夫人始終教其子以忠孝今二子以特受
上知寵殆未艾太夫人九原亦可以無憾已太
夫人生弘治甲寅正月二十五日卒嘉靖甲寅
七月十三日太傅將以某年月日葬拊榮康公
塋乃哭跪求狀於予予深謝不敏然獨念先太
保公與榮康公同仕先朝太傅都督與予又
同事今上在世講相善獨切而太傅又與余
婚姻予以通家往來久知太夫人深且熟者莫
過予也則于狀誼不得辭乃詮次其事以俟
當世之巨儒宗工秉國史者擇焉謹狀

明故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孫柳西公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一

墓

配徐宜人行狀

孫封君其先松江之上海人明興有道迪者
戍成都留家焉因為蜀之綿州積善鄉人道迪
生鑑鑑生本洪皆有隱德本洪生鵬是為封君
父嘗以醫名于蜀往往起店危却報謝弗受人
感其德尤厚皆言孫氏世善能稱其鄉名其家
當必昌云封君少穎敏年十三為州弟子員州
弟子皆推讓其才服之尋病痼棄去專意養生
之術久之病始愈有州守者檄而為散官非其
好也性慷慨自喜負奇節有大度諸守皆目之
會鄢藍賊起勢且犯州境甚急守素奇封君使
督兵五里壩禦賊當是時賊方熾而封君所驅
兵皆市人咸為君危封君竟往弗顧至則日夜
治所近鄉中人喻以利害以義激
之皆願前死籍其勝為兵者人咸奮無不一當
百揚聲嚮振兵威賊聞不敢進是時綿中諸鄉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一

墓

所殘破不可勝數惟五里壩獨全已而綿旱斗米至五百錢疫大作死者接道人行皆厭苦之封君蹙然曰此爲時所厄卒卒若是顧不閔念而厭苦耶吾賤不能救其生而掩骸古之道也重募工周長子者日給米倍值俾循途而轉埋焉時遂無暴骨人以是爭慕之然封君悛悛自持更折節退讓居常若無能者慎言謹行擇地而蹈望之知其爲長者碩人也事伯兄萬鍾撫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墓

庶弟萬鈞咸有恩禮分產取薄情愛備至孝友行誼卓然表著于鄉尤足多焉封君諱萬鑑字良玉別號柳西以子續貴封承德郎刑部廣西司主事晉封奉直大夫刑部廣西司員外郎續嘗迎封君京師時諸縉紳與續交善而其父在京師者凡九人日往來爲會皆有高德厚誼龐眉我冠照映都邑好事者或繪爲九老圖以附香山而後其盛云封君居乃嘆曰吾聞水木

本源今松江吾始姓先人之墳墓在焉移家五世而吾不知其何以爲重本乎且吾老矣恐不及往乃亟南下徘徊故里歛歛登祖塋致祭立石而還厚賑其族人劍輩之不能自存者蓋其知大體周宗族多此類南還而續拜命守真定凡所以飭厲子者皆事君持身大義留真定踰年歸蜀郡中人贈之卽其子同官皆一切謝却解其裝靡長物初續自郎官守真定有精白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墓

操治能最高超絕諸郡一時皆以爲弗及諸公咸異之至是乃嘆曰有以哉封君之教也諺曰欲知其父觀其子其是之謂哉已而封君歸蜀病續日夜泣乞休部使者以虜警弗許會奏續復交疏留之咸謂其可起而封君逝矣哀哉封君元配徐氏贈安人加贈宜人繼配邵氏封安人加封宜人徐性慈懿善事舅姑起家極儉然好賑施與封君同趣又能贊封君教其子人皆

稱賢焉先是徐宜人歿長子夜夢得葬地吉厥
明鄉人有以地告者封君馳往則故嘗所督兵
地也地主羅氏李氏故所與同督兵者願減價
而納地焉封君方議其便有識者咸曰吾聞活
萬人者後必昌此公所保障意者天其有以報
乎不然何其適值也且夢先告之矣于是遂葬
徐宜人葬之日實壬辰十二月二十一日也葬
五年而續舉鄉薦又三年舉進士又十年而封

重學士澐園集卷三十一

美

君歿又一年爲壬子十二月十一日續與其兄
封君而合葬焉是爲五里壩之象山有甘露再
降其地云封君生年月日歿年月日年六十有
七徐宜人生年月日歿年月日年五十有四子
三長繼娶左氏次卽續直隸真定知府改雲南
大理知府娶王氏徐出次紀聘張氏邵出女三
長嫁生員張繼徐出次嫁生員金湘次許嫁楊
邵出于是續見份于京師哭而告曰昔張季

友不得昌黎文則不葬王庾諸家不得孫興宗
文則不勒石古人之重銘如此然太史氏叙荆
軻則徵夏無且叙大將軍則徵蘇建蜀在遐方
不能走數千里乞銘且懼其無徵也夫葬而無
銘是委于草莽矣子其爲我圖之因咽不自勝
份與續善悲其志乃具述其先德次序爲狀上
之當世元老宗工有所徵而采擇焉謹狀
明故福建按察司副使監泉上君行狀

重學士澐園集卷三十一

主

上氏自明興以來世居秀水之思賢鄉有積
慶塘在其左人稱積慶上氏亦以世德名云其
先有諱璠者以財雄里中瘡生顓顓生周三世
皆隱厚長者而周雍容結冠蓋游諸公間益飭
以文矣周生宗洛闢達有槩顧不喜禮節好飲
酒務一切與世脫落自稱長醉翁屠太史志其
墓以附于竹林醉鄉之徒要其抗志適意良亦
有足多者長醉翁實生君君少穎悟能日誦數

百千言始通春秋已而授尚書居一室不履闕外篤苦于學嘗讀書至旦見牖中光驚曰月乎問之知旦也遽馮几寐忽又復起當爲諸生時督學楚汪公閩林公暨今少傳大學士徐公皆數稱許而少傳公尤奇之嘗指謂郡守曰此其人當爲國器少傳公以當世宗儒按學所至得一言之譽輒相慶而君獨見奇乃益奮已而弗第嘗夢詣國子有泉涌上出周恭肅公居泉側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天

謂曰泉上出及物象也其命汝矣宜謹志之覺而大悟遂自稱監泉以貲入國子舉順天鄉試再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奉命錄蘇松諸郡囚以廉平稱轉員外郎又轉湖廣按察司僉事督江防蘄黃間始江防無專職時往往盜起攻剽州縣急則阻險與有司爭一旦之命緩則匿萑蒲負濤浪出入爲漁奸議者言控扼全楚居江上游宜專置憲臣便未幾而君往事皆草創君乃

按行謠俗悉問民所疾苦畫郊圻固封守立里保設形勢之利定經邦之制其法麓備又以地常碗汝淮楚之交轄在諸省民輾轉易脫而吏亦私其人法易梗而奸不易得也乃與約關白勿違異按捕勿格失弗察者與同論以故犯者輒覺發輒獲期年而令行如流盜弗敢作惟君壹意以誠行之郡縣轄諸省如一家焉于是郡使者皆上其治狀稍遷湖廣布政司叅議會諸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堯

軍征苗寇弗克君乃慷慨發憤曰夫兵如醫矣病之患恒多而醫之治道恒寡以寡道而欲愈多患此以人試者也以寡術而欲弭大寇此以國試者也遂著征苗圖記其略有九大槩言兵貴先知其情以形合之知勝而後戰定策而後進如秦越人視垣一方靡不舉矣總督中丞張公頗采其說而君適提湖兵與張公會沅水上遂以平苗多有力焉再遷福建巡海副使倭方

作難海所在皆震客有爲君危者笑曰夫倭聯
絡洲島倚海而居譬如颶風掣電其源豈能盡
絕獨恃吾有以備之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
恃吾固而外與倭逐是馳颶而擊電也乃益審
方略飭將吏練士卒謹烽堠制險要大治樓船
積糧糗以待賊又輯倭圖記凡十事如所輯
征苗者云初閩諸郡多入海爲賈而漳泉間尤
甚大率與諸夷爲市平居縱弗禁則法廢禁嚴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一

手

則牟利之民失職而待亂稍稍爲賊內導或且
攘臂而起助賊爲勢最難治而海禁兼握利
權每舶至有玳瑁象齒犀香之奏下者往往多
自敗而潔廉者避弗肯爲獨君怡然居之皆以
其精曰數十年來所未有而政務寬大一切與
民爲宜民旣安其令而賊亦知有備弗敢犯焉
當是時賊屢寇甌會吳越間攻城掠邑數千里
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歷歲餘而不能制閩最

當海衝君在閩三年始終宴然民不知有兵及
君歿月餘而盜起立名號擅署置者不可勝數
倭亦益侵矣此非其明効大驗與君少卓立志
聖賢之學嘗受業吳興唐公唐公雅重之退而
與諸儒講論質義人人皆自以弗及然君默而
深湛躬務篤行蓋其中所得者深焉與人交言
不出口至可否若辨白黑寡所游納一見若落
落久而益親居官持獄平無害而文法精人不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一

三

得出入每論讞成老吏吐舌嘗悛悛見人若無
能者及其當利害秉法持正勇于爲義雖有力
不能奪之每按部輒先審慮定計核已事驗成
畫不嘗所疑毅然行之故君雖儒者而嘗周旋
兵間每試輒效其中定者素也君諱大同字吉
夫父卽長醉翁國子生不肯就選以君貴贈承
德郎刑部主事再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前
母周氏母賀氏封太安人再封太宜人君至孝

始舉進士而長醉翁歿辟踊走數千里窮日夜號哭而先是君以辭家獨行入國子已而奔計歸泣血哀毀終不近室者六年人皆難之事多此類初長醉翁有四子君最長次大有大觀大順大有大順皆舉進士君嘗與其弟同學煦然和也責以大義視如嚴師長醉翁歿太宜人欲分異諸弟君泣諫而止其二弟舉進士輒貽書勉以家素貧賤幸蒙恩有此宜深以爲懼共圖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一

三

報國又貽書觀以兄弟鼎盛古之所深戒宜益謹飭以無爲門戶憂故二弟治邑皆以行能卓絕稱自致通顯而觀亦守其家戒吏茲土者每相代去必曰卽士大夫皆如卜氏吾復何難焉于是稱以長醉翁雖醉而能教子非真醉也實君有以倡之云君性恬退善自閉匿在刑部時遇有佳選輒闔門惟恐及之及補外未嘗一自通貴近卽貴近問遺者亦弗報也人皆以爲過

而君行之如常然時方重其爲人且大用而君已矣君夢所謂及物者其止此哉斯亦可哀與君以嘉靖乙卯九月四日歿于官距其生正德乙巳月日僅四十有七檢其囊不能具棺云配周氏封安人再封宜人周卽前母家恭肅公弟之女也先君歿子男四曰兩娶薛氏曰蒙娶屠氏皆庠生 聘吳氏 未聘皆幼孫男一孫女三子嘗與君同受業唐公又同出少傅公之門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一

三

慕孔氏請車之義而弗及也君第考功君以予知君深屬予狀其事將請于 朝之總國史而道德文學足以垂後者勒墓中石以爲君慰義不可以不文辭輒序次如左謹狀

贈淑人亡室顧氏行實

顧淑人者予元配也顧其先會稽人宋顧臨天章閣待制歷吏兵刑三部侍郎翰林學士而臨孫隱元從南渡徙吳興之韶林家焉吳興言世

姓者必曰韶林顧氏而隱元數世孫顧行貧爲
凌壻以婦姓爲凌行行生淇育子凌因仍其姓
鄉人推淇長者稱爲犁雲翁犁雲翁生椿椿嘗
爲邑弟子員篤學弗遂晚益殷以親老棄歸養
自稱烟村處士而處士寔復顧姓蓋顧之爲凌
者踰百年至是克復人皆欲稱之處士慷慨豁
達秉德重義教其家有法子弟方彬彬而起人
以韶林顧且復興云而處士配丘氏繼周氏皆

畫學士沁園集卷三

畫

三

名家丘寔生淑人淑人生數歲而丘歿自傷失
恃甘澹薄飯蔬糲衣敝數綴幹滌弗遽新綜女
工無所不學晝夜有程弗中程弗休卽病弗息
處士數勞苦之嘗言此女視瞻正步履端法當
貴儉約習勤勸其爲婦必賢以是擇配弗輕許
或有言予者一日見予學宮奇之而淑人遂歸
予既歸益勤弗懈夜率諸女婢分功並作挾箴
績刺繡文理絲枲人人以意訓勅勤則獎懈則

警陰以勵予助之讀稍就息未明起趨舅姑所
唯恐緩如是爲常始予先少宰公有末疾淑人
歸未幾忽劇倉皇號呼顧禱脫簪珥爲醫藥資
收療無不至幸疾少間能進食製大布厨衣鞢
臂就竈問食所欲親烹調以進少宰公爲感動
加食當是時予母太夫人張在坐而仲母屠孀
無子予奉而母之二母皆愛婦而性不同太夫
人溫能和含忍不見喜怒哀仲母明爽稍嚴喜督
趣而淑人皆得懽心稱不置予嘗問淑人爾何
當吾二母二母之懽甚也不答固問之則曰姑
不同而吾以一心事之恭愼而不敢失或免罪
然溫則婦有以自容明爽則婦賴以察本之
皆姑之德豈婦之能乎予聞而憫然居常念母
丘蚤喪悲哀宛轉心病痛至喪舅姑痛彌甚慘
恒摧割身毀瘠如不欲生人弗忍見蓋其識婦
道知大義篤孝類如此亦庶幾賢矣賢而不永

畫學士沁園集卷三

畫

三

哀哉豈予薄德當譴天亟奪之助哉抑亦命固有所制歟先是淑人之從予而北也道感異夢不樂諱弗言泝潞河鼠齧其篋衣盡裂意惡之及抵都常忽忽會都城大疫閭里病者十室而九予寓數千人皆病偃臥庭無行跡然尋以昏甦乃淑人病數日不起矣嗟乎命也夫淑人生正德壬申十月十二日卒嘉靖甲寅三月廿六日始封孺人繼贈恭人子姓婚媾以下並詳先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一

美

大父狀中初淑人卒而子道醇扶櫬厝先塋茲將于 年 月 日於 山舉櫬葬焉竊惟古者婦德不外見間有稱者則以史氏所紀載賢者所論著得附以傳也

宗工鉅儒倘幸而賜之一言則閨闈華袞泉壤白日傳且不朽用敢錄次以聞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一 終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二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明故順天府府尹近川查公墓表

查氏本姬姓周惠王始封于查因氏焉其來久遠多顯于世者故嘗居休寧京兆公始祖自休寧遷槁李又遷海寧之園花里中園花人稱顯族必曰查氏凡六傳而生益益有子五人繪約縉綬縉約都察院副都御史父封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而繪有子四人秉中秉直秉衡秉彝秉彝京兆公也父贈禮科給事中加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而秉直亦爲南京刑部郎中園花之查益顯公幼有大志中憲公奇之使從諸兄學學成舉進士授黃州府推官至則專務矜恤惻怛中于民心嘗攝麻城麻城人喜爭訟持縣長短巨猾數犯殺人罪縣不敢詰公擒治之一縣帖服至今號爲神明公本用寬大爲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三

一

治而時有所鉏擊其可快如此聲籍甚襄楚間
上官皆推重公而公廩廩持當否不肯阿上官
意有勢家奪人地者公執弗與因飛語媒孽公
欲以激怒上官上官愈益重之前後薦公卓異
狀不可勝數以薦徵爲禮科給事中公爲給事
不喜撫拾人獨好論國家大體當 莊敬太子
將出冠讀議未定公奏以 陛下上鑒文武隆
古之規近稽 本朝已行之制舉甚盛典天下
董學士澐園集卷三十二 三
方拭目以觀而有司爲繁禮苛節未足仰稱臣
鄙愚謂禮有以少爲貴者宜別具儀以俟裁擇
或因時日未可亦宜蠲吉布告以安中外心不
宜但已奏上采納會 九廟災更建郭希顏等
方持異議公又奏數百千言大略謂羣臣之言
有可以當 陛下之心卽可以當 祖宗列聖
之心有可以當 祖宗列聖之心卽可以當天
下萬世之心蓋欲 上順人情而遵 祖制異

說不得以亂正也二事關宗祀爲天下本當其
時人未知 上意所指不敢言言且抱不測罪
衆相視洶洶公獨從容言之詞婉而義直竟以
感動時適有楚藩之變楚世子將以計免公覈
其報計日月情見僞得因按春秋嘗藥討賊之
義遂定楚獄而公念 明興且二百年支葉日
蕃分封多而祿以日不給不及今圖之且不可
繼聖王之道久則變變則通通則可久而禁嚴
董學士澐園集卷三十二 三
事重相循以爲諱則是坐視其敝也乃條六事
一曰處封祿二曰重恩典三曰肅閭教四曰止
交五曰飭藩度六曰擇府僚事皆切中而到
祿尤世所難言者公素謹厚其有所激發不顧
忌又 斥言事甚多予不著著其大者凡爲
給事數年轉 右又轉左已而謫定邊縣典
史轉建寧府推官又轉刑部主事改吏部歷轉
文選司郎中公初改當家宰李公時李公主刻

嚴而公意在疎節簡目每相忤是時李公氣盛
犯輒碎公獨安之尋亦解故事文選每鎖門謝
客務以絕請避謗而或不免公曰是自詭迹速
謗也既受命誠吏門無留客客至延見弗及乘
款段數造請諸公間而公法本畫一杜倖窟祛
弊源所選舉皆富人益稱之轉提督四夷館太
常寺少卿又轉大理寺右少卿又轉太僕寺卿
轉順天府府尹官日益進所至皆以潔廉精白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二

四

爲縉紳望方冀其旦夕柄任而公甫復順天卒
矣哀哉公豐肉廣頤厚領衰腹巨肩舒坐緩步
而多笑人稱爲查佛言其大度忘物我喜怒也
或曰佛性善以公好善故云爲人坦易一切多
闊略及臨事動有矩矱不失尺寸平居訥訥不
喜有所分別意惟恐傷人及持論若辨白黑與
人交無他腸不設機穽不立城府休休可親于
故人謹護之尤厚每委曲致其意至其所不可

者雖有力不能強也然惟公誠信于士大夫其
所委曲人不曰私曰公之厚也其所不可人曰
豈以公而薄哉乃其所甚不可者耳是以天下
識不識稱公者不同然必曰公表裏洞然長者
也及卒哭之者皆哀曰長者亡矣性孝友事父
中憲公母恭人周皆可爲後法父卒事兄刑部
如父自刑部仕宦所歷公每飯意未嘗不在兄
所也伯兄歿遺其二孤公所有督教之如子周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二

五

恤宗黨施浹族里人無間然若公者可謂惇義
質行之士矣稱長者不虛哉不虛哉公字性甫
別號近川生弘治甲子四月十三日卒嘉靖辛
酉閏五月十六日年五十有八所著有近川蕪
稿校垣奏議藏于家配恭人陳氏子男三志文
國子生志宏舉順天府鄉試志立禮部主客司
郎中女二適徐善胤朱來旬皆國子生孫男五
允揚允揆允壽允光允元孫女三皆幼始查氏

自都御史後二十餘年而公舉進士又二十年而公之子志立刑部之子志隆相繼舉進士行義皆有父風而諸子弟方彬彬而起查氏其未可量哉公卒志立乞予表其墓予惟古者墓必有誌名公貴人制得以樹碑其有隱德者爲之表今公得樹碑矣何以表爲雖然碑以崇制表以彰德如公之德而表之使過者有式焉亦以關世教也予與公游久兩人爲忘形交知公起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二

木

居行事獨詳茲序述較備蓋皆親得之見聞者云

明藩藩教授趙川蔡公墓表

蔡氏其先永年人元末避兵他徙 明興七世祖士亨復還永年遂爲永年世家士亨生成成生興興生恕恕生智智生芳是爲公父始蔡爲世家皆以力田孝悌稱而不喜仕公母王育慧而早卒臨卒勉其子以讀書光顯先世公甫七

歲痛母亡感遺訓聞里師有善教者挾冊往受讀不待介紹里師奇之又聞郡師盧文學者善經術亦挾冊往受講家貧每日中未爨不恤也惟專精湛思求微言質與義盧益奇之學成爲郡弟子員先後督學使者皆奇之拔諸弟子中列高等諸弟子皆以弗及也而命奇數舉弗第已而子國熙舉進士第矣進士授尚書郎底績當封尚書郎轉蘇郡守膺 穆皇帝登極恩當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二

七

封而公謝曰吾極知褒封寵然人各有志吾數十年屈首受書苦矣其不遇也顧亦欲効尺寸以畢吾志而已矣國熙乃不敢強其父而僅以例封其母居無何公遂貢爲輝縣學訓縣有蘇門爲天下勝公以絃誦暇數携諸弟子游悠然示以舞雩意指諸弟子亦爽然得也以是諸弟子學日益進而公之教亦日益有名遂轉開州學正開累年乏舉于鄉者公乃謀建奎光閣選

諸弟子穎異者肄其中而身督趣之士皆奮然起是歲遂舉二人教益章章顯矣而公益命其子推古聖賢治性之術立身之道勒之碑而諭之不敢懈也久之轉潘藩教授不赴歸而卜二園開三徑引淦水傍注雜蒔花木益植荷芰渺然有江湖之思偃仰嘯歌翩翩人世之外望之若仙郡縣守令咸高之而廣平趙守題其園曰葆真語實也然公蟬蛻塵壒而加意鄉黨時趙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二

八

守方行鄉約重公欲禮爲約正疑其不屑而公直受不辭因萐萐勸人爲善傲其不及懲其怠違鄉既慕義懷仁服公有素而公明是非決可否犁然有當于人心見者歸誠聽者神悚至有聞聲引咎望廬息爭者人皆比之陳仲弓王彥方之風焉性儉約常服䟽食糲乘敝車羸馬終其身不厭而好賑施數周人之急分田以贍宗族傾囊以給所親諸待以舉火者若干家有王

郡博潭者山東掖人也卒官不能歸公惜傷之遣僕數人舉其柩至掖人又以爲與范巨卿送陳平子之喪有合焉其義舉類如此然家無宿儲屢空豁如也人尤難之性剛毅當其定見自謂賁育莫奪而臨事采善歸于中和外耿介若難親而與人無過求又甚坦易人有嫌者忘之犯者不校始若牴牾終遂化從以是遠近皆誦義無窮懷德不已焉蓋公雖不盡効于官而所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二

九

施於鄉者亦略可見矣先是自守擢憲皆在吳中吳最號難治公戒以持已秉法副國委任以緝熙其民而其子奉命惟謹其持已如冰玉皦然不滓其秉法如雷電昭然不疑當是時稱之者皆以精白無雙神明寡貳當卓冠天下而予與其子善獨規以持已不可太峻太峻則忌生秉法不可太過太過則彙集而子奉父之教不悔也然亦遂欲乞歸馳使以請公曰獨不聞

古見幾明決之說乎世稱操刀必割標竿必發言貴決也何請之有子于是棄其官歸會公亦歸自開州矣詩曰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父子之謂也公父子以行義相高道德相慰輕去就忘榮辱食菽飲水視富貴何有哉而公晚益沉冥喜禪寂結龕趺坐臨絕使人歌歌竟逝蓋其所得深遠矣公諱逢光字實卿別號東林又號趙川生 日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二

十一

卒萬曆戊寅十二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配李氏以子貴封恭人子三長卽國熙蘇州知府轉太倉兵備副使復轉山西提學副使再轉陝西兵備副使配郭氏贈恭人次國相國賓皆庠生國相配郭氏國賓配曹氏孫男二長繼之娶張氏賓出次胤奇熙出孫女五崔珩馬兆祥唐欽亮王聯芳龔登雲其壻也珩欽亮皆庠生兆祥武生而欽亮早卒國熙等將以公卒之次年十

月朔塋于滄陽東家堡之原而予論著公之大者表于墓以示後世云

明故承務郎南京光祿寺良醞署署正中

河吳君墓碣銘

中河君吳氏吳江人也 明興父子致位尚書者海內凡十五家而吳江之吳其一也祖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立齋公洪而立齋公長子訥菴公山亦爲刑部尚書是爲中河君伯父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二

十一

而次子維石公嚴爲四川布政司叅政實生中河君中河君少穎慧感槩有大志方祖父鼎貴時慨然思繩前業刻厲自許弱冠父維石卒而立齋公哭子疾篤亦相繼卒于家一時承祖父之變人謂年少且不支而君斬疑自立反起其家皆以爲難然君亦用是棄去舉子業以貴入國子積歲授南京鴻臚寺鳴贊非其好也居嘗不自得數欲棄去所親輒寬喻之已而轉南京

光祿署丞又轉署正復輒欲棄去會賊犯吳路梗道適疾作遂止無何歿于官君廓達好賑施有俠氣多所交納自祖父行朝之尊貴人及天下有名豪賢之士皆折節與游其在南京官最薄然門獨多車馬至閩監里巷忌者目之幾敗官然自喜益甚日夜治具設供帳沉陰積尸列炬在庭興愈益劇相歌呼達曙而門者又報謁矣數造請諸公候問不絕或嘗貴而失勢者慰

董學士澐園集卷三十一

翁然稱君而君曰是瑣瑣不足錄也蓋其志如此至性篤孝甫十歲喪母哀毀踰成人及父維石公卒號慟自擲幾絕事繼母尤謹具滌髓備鮮飫珍有可以悅母者靡不至卽病召醫藥每一揮百金極盡勞瘁稍已輒踴躍喜方署丞次當選數遺書貴近乞緩遷待考爲母封也其誠孝多此類初立齋公祖有陰德遇異人相地曰墓此當世世貴果兩世尚書進士接踵予嘗行

董學士澐園集卷三十一

觀其地乃前當太湖峙馬蹟諸山而背負其城氣蔚葱云而君墓父言幸列藩岳不別樹阡而耐非也乃爲維石公卜地已而君無子或有議當徙者而君言已無子而徙父墓以圖吉非也不肯徙然君亦無子予悲焉維石公與其兄同舉進士歷都給事慷慨敢諫諍號直節有維石稿諸集行于世自給事十一年轉叅政以君考績贈中憲大夫君母封孺人徐氏加贈淑人繼

母封孺人沈氏加封太淑人皆以君績而實從
維石公秩也維石公三子君最長弟邦棻邦材
皆天無出君且歿召昆季議所立嗣衆遂巡讓
君曰伯父有大恩德于我而吾弟子望骨挺身
脫我于難吾是以得歿正寢乃以子望次子承
廉爲子蓋初卷公諸孫也而君初已育子望次
女一人爲女云于是承廉遣人至京師奉君弟
比部君子寧狀來乞銘曰父歿時遺言也予既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二 古

月十六日以上以是年 月 日葬君 地 銘
曰 維石有火維膏有明胡然美矣弗永其生
悲哉佳城

明故吳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吳氏皇甫進士渙之母吳世居烏程之
蕩溪在予里中而近孺人父東原君者與予府
君交好兩家數通往來予少與渙游學長尤相
愛前後舉進士于朝旣而渙以南昌令奔孺人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二 圭

喪而歸會予先太孺人亦以是歲歿于京邑予
奉視返葬渙逆予相哭甚哀居一年所而孺人
亦將葬渙來乞銘于予予始不敢應也久之乞
益懇書月至繼則日至予讀其書未嘗不嗚咽
者曰嗟乎古人有言悲者不可以傷感言其情
之易爲激也方予喪太孺人懼無表章潛德遂
湮滅以重不孝蓋日夜懷痛以幸得之彼皇甫
顧獨異哉而予廢賢母之行不述却孝子之請

不承殆非以孝體人之義也故予叙孺人之事
有傷心焉初子聞東原君無子獨愛女擇壻人
謂曰必欲得賢壻無如皇甫氏子者而渙之父
東墅某遂館吳氏與孺人經紀吳氏內外吳氏
不知其無子也孺人雖在吳而孝舅姑時起居
供饋舅姑不知婦之未歸也及吳有子而東墅
與孺人歸皇甫氏歸則盡讓諸昆弟分不受諸
昆弟不知其歸也于是孺人不携吳氏貲不有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一

末

皇甫之業獨齋節力作旦起耕絡親爲艱劬與
家人均事適苦茹糲服敝以起其家反得與諸
皇甫充裕者等益加盈焉然東墅性闊達好賓
客日治具高會譟呼飲宴孺人常預勑備客愈
進而不乏時東墅有所賑與佐宗族親戚里閭
所知之急欣然勸而出之有貧不能償則勸棄
責與之故孺人積繼而東墅有傲儻好事喜義
之名不聞費而實施不踴訾而實裕由孺人知

所務而得其理故也當是時自皇甫疎親及遠
近皆以孺人爲能渙常言孺人惠和慈愛居諸
始裡中常懼人人以爲親已諸女婦至皆以溫
言接之有所指使慰籍不已不及則再三諭之
故家人皆有恩意惟教子嚴甚每東墅督責輒
亦厲曰父望爾以早暮策立亢其宗如樹藝之
望獲也兒獨不自奮以慰大人乎子恐至不敢
視益豐饌食縱使廣師友以從質問德藝聞其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一

七

進輒曰勉之母怠如是以爲常其待女尤嚴辭
色不假借進退有法故雖孺人歿而家守之以
爲範云史董氏曰自古內行非有奇節異行不
書以在閨閫而學士大夫無由得而著也予獨
與吳氏同里渙又最善少長聞孺人甚詳予傷
渙之思表章其母而其志足悲也遂備著之孺
人生成化丙申十月六日歿嘉靖己酉十月十
五日年七十有四子男二長卽渙爲南昌令有

聲將召用而孺人歿渙娶沈氏次沛先卒娶陳氏女三壻溫希明莊閭倪恩孫男二長禎縣學生聘朱氏次孫女二適吳璞黃坦今年辛亥十月日葬孺人儒林里珍字圩之新塋銘曰具區湯湯水所歸奔流未至成漣漪澤爲諸溪當鴻陂水淵深長土則夷樹木蓊茂蒸靈奇爾住宅之神魂依佑爾世世永爲期百世之下視銘辭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六

明故處士悅閒姚君配徐碩人合墓墓誌

銘

友人翼具述先大父母事告史氏乞銘曰嗟乎禮有之親死必求仁者之言以銘論譏其德善其先有善而不稱隱也稱而瑜誣也世獨不忍以隱而每多瑜稱竊嘗非之翼大父不幸無策立顯名起閭閻要亦有自異者惟子著之而異何敢瘡焉大父處士性倬儻好奇節少讀書不

善從儒生受經見儒生輒曰吾不能齷齪守章句磨厲吻舌積日累勞拘文而牽墨也且丈夫偃仰天地及時恣睢玩世而自樂耳吾聞之服衽者志靈則是燕趙無奇士也紳趨者無非則是鄒魯無義行也故吾願布衣肆志游而從吾好矣其後邑署賦長處士輒趨邑受條約謹會計爲郡賦長先儒者皆讓曰子不樂詩書間以爲勞而乃算斗斛提貫衡出長吏側奉趨督較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五

錢穀贏縮間顧不勞而樂乎夫儒者固自有樂子不視其深而議其淺今遂以自苦哉處士復之曰夫珍鼎魚膾世之所染指也而或薦以草菹味固無定嗜也絲竹鼓鼙人之所快耳也而或間以瓮缶聲固無常節也燕處堂序而鴻鵠卑之然鵬搏扶搖而鸞鳩亦笑之及有以自適其性則大小一也子而知樂又何詩書錢穀之殊乎否則皆自苦耳其言卓詭以自用儒者莫

能難焉處士遂以此自終然處士初饒于財而竟以賦長單竭至舊產以償縣官家日落而處士不悔也嘗數散半緡以給里中立名義好然諾里中甚重之每行賦出人前後反走具食爭先爲壽所至空里擁道有爭訟因就曲直曉以所犯令各具服遣之最謏貧下常多方爲地卽有勢者責以義法咸歸誠乃止其重處士若邑長吏云邑長吏數有疑事更取決處士處士

董學士必園集卷三十一

主

至無不立辨邑中交重之故處士嘗有俠名然心非鄉曲暴豪以武干禁逡巡退讓常若有畏不敢過舉人以是益重焉予按處士姚氏姚故桐鄉名族元秀有季五者始徙歸安之姚自秀五孫能華而益著能華生亮亮生處士予嘗聞姚所居南北溪皆名姚溪以姓顯也見處士家世能重其里云處士名玘字瑩之別號悅閒配陸氏徐碩人其繼配也陸有賢德早歿徐能撫

陸之子而思之愼然簡重不數見喜怒哀謦無蓄以爲女私其內行足稱焉處士生正統己巳十月八日歿正德庚辰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二徐碩人生天順癸未十二月十一日歿嘉靖壬子年三月三日年九十初處士歿而子州判君以歿之明年辛巳葬後悅鴻里之陰會家難葬而無志翼以碩人歿之年 月 日奉其柩與處合葬乃以碩人之墓乞予并志處士墓云

董學士必園集卷三十一

主

嗟乎處士不喜儒能禮儒生以詩書教其子爲學至孫翼學益有名遂能述處士以顯然處士蓋惡儒之章句而小拘者也其行誼指意實亦有得于儒者多焉以處士所見良有絕異之資要其所自得使有儒之通大道而深于所樂者以告處士其可量哉然處士在布衣之位而隱不減名俠不犯義亦足自表見已予故志之無使其泯泯焉子男四旭高郵州判官次旻次昊

邑庠生陸出次晨側出次長適仰鸞次適王朝
臣陸出次適沈元禎徐出次適汴惟洪側出孫
男六翼翊應年應朝應科應翔翼邑學生孫女
六適潘密陳良策錢汝周孫熙道茅坤郎祥良
策熙道皆邑學生坤廣西按察司僉事曾孫男
五一貫二南三才來復四象曾孫女一幼先是
陸歿處士祔塋稱四圩祖塋歲久不可改云銘
曰歿三十年而得銘何其難也身有二配而

董學士澹園集

卷三十一

墓

明故處士犁雲凌翁墓誌銘

犁雲翁諱洪字本清姓顧氏予按譜記漢顧確
爲吳相封醴侯而梁顧野王者以文顯世爲吳
人宋顧臨以館職修經武略而臨孫隱元從宋
南渡徙吳興東山居焉遂爲韶林顧氏而隱
元持高節不肯仕宦其名所以識也後世化之

皆不仕迄今無顯于時者而數百年間稱郡
族必曰韶林顧云然韶林顧以不仕無祿往往
多貧而翁之父耕樂翁諱行者乃以貧故贅凌
氏凌卽晏如之後晏如以書進歷都給事中至
僉都御史掌都察院事甚見尊寵而晏如以清
峻其家亦貧顧雖以貧爲壻而猶擇世系不慕
饒富亦先德之遺也然耕樂翁依其外家故姓
凌氏而翁曰始外氏實以子吾父而孫我吾不

董學士澹園集

卷三十一

墓

忍背也乃仍凌姓而命其子後顧焉翁亦有隱
元之志讀書不仕而奉其父耕樂翁之教自稱
犁雲犁所以耕犁雲言其稼如雲而耕足樂也
或曰犁雲者言身隱於耕如雲之悠然以適而
不繫世累也初耕樂翁積纖儉治家節食用力
本作藝桑麻時有畜美兢兢謹繩墨而已及翁
乃勸父曰昔唐詩蟋蟀山樞之篇有今我不樂
何不鼓瑟之詠傷其俗之苦節而過勤也父老

矣曷亦稍用爲樂今兒得以壯任而稍展其家
慶焉父乃嘆曰嗟乎兒志之大也然獨不聞李
札稱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風焉故曰良士
瞿瞿却顧而思後也夫家始未嘗不儉勤而後
稍後情也故用儉者易持思大者難繼甫田之
詩可悟矣故翁父子皆身行田里親督越作不
敢自康以終其身然翁性闊達足智頗好節俠
稍廣其家而里中心害其能坐以絲役而中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詩

困矣然重義自喜益甚居常慷慨不戚戚也里
中遂稱其度皆推服云諸有爭者必居間解之
無不立聽當是時翁以字行其居間者必曰非
凌本清不能也及翁居間則曰凌本清在矣無
慮故遠近諸大姓無不知有凌本清者然翁和
易坦直長少皆得其懽心未嘗以意凌物稠人
廣坐獨常訥然人以是益稱之嘗喜爲詩然不
多作每曰吾豈與少年較聲格逐工否耶以是

適閒居而資偃仰耳蓋翁亦可以爲達已翁生
丁亥十一月二十三日歿已酉三月初七日年
八十五配夏氏繼配許氏始夏與翁同拮据以
持其家有賢德及夏卒而翁家亦稍衰伯子椿
夏出也能復振之今梓與諸孫皆成立翁死可
以無憾已子男卽椿娶丘氏繼娶周氏梓娶溫
氏女三壻曹廂沈嵩張岳孫男五名娶于氏
娶蔡氏啁娶唐氏 聘陸氏 未聘名聽選官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一

重

啁郡學生孫女七長嫁董份次沈繼科次錢
次沈 次施守學次陸 次 曾男二君簡聘
潘氏 曾孫女二尚幼先是翁卒一歲份亦
有太孺人之喪伯子數哭語使序翁事而圖墓
份以喪疾未能也旣而份欲以力疾銘而伯子
圖墓方急會病甚病一年竟不起恨恨曰吾獨
少此目將瞑而淚承睫急呼名曰吾死爾速圖
焉使死者有知可以見先人而謝不孝也歿而

名與啗請諸梓以成父志將以今年壬子七月
二十六日墓翁某圩之塋因瞻偕來徵銘嗟乎
份安忍不銘其銘曰 是惟犁雲翁之墳昔爾
以德爲犁禮義爲耘今爾子孫其從如雲惟爾
諒殺後昆世世食報以于茲墳

明故沈母徐碩人墓誌銘

徐碩人家世吳江人歸給事君沈水西先生爲
側室而邑學生嘉禾之母也給事名漢當 今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二

墓

上朝數以言事顯慷慨切直朝中人皆目之號
才給事而最後以忤旨罷而歸居吳江者二十
餘年先碩人卒初予至吳江數慕給事君以切
諫罷往見之而吳江人皆稱給事君有子乃孫
更賢沈氏彬彬而起未艾也予因得交諸子而
禾與予有姻特善今年碩人歿禾慟哭徒跣走
乞銘至者數四愈懇慟益甚以予交給事君父
子之間而附護予于禾哀其請不忍辭也問曰

子之母何以禾拭泣言母歸沈時大母太孺人
老而嫡徐孺人初喪母并而始歸遂能經畫家
事外不煩父而內教謹甚備得大母心家視之
若嚴嫡也及嫡俞孺人繼而奉其家以復于俞
唯俞指恭命俞視之若無能者然俞視若無能
而趨事事辦諭指指得乃悟其實能而多其讓
家視之若嚴嫡而柔夷惠和鄰婣里婦望見顏
色莫不可親諸女婢不及不先譙訶而矜誨之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二

墓

恩意甚至乃皆服其嚴而感其慈故其生也俞
孺人愛篤而其歿也家哭之悲若是者可以書
乎予曰可以書矣天下莫難于閨閫之間而材
莫忌于相形勢莫患于相逼當新故之際尤至
難也徐碩人處之可謂從容而曲中已使在君
子以此處世則有材而不露當世而匪彰施之
天下何難哉然予聞給事君立朝人皆危其數
諫嘗據楊草疏而碩人不止及疏上得忤人處

且不測妻子爲累而頌人不怖疏下報罷蕭然
南歸家居久而頌人怡而不對數慰籍給事庶
幾若知君子之道者此尤可書也予惟古之史
必有關世者書之予職國史哀禾之孝而銘其
母因爲世之君子告焉懼其無關而賣史也碩
人父某氏生弘治某甲子八月十七日歿嘉靖
辛亥六月三十日年五十四子男一卽禾娶丘
氏女一適邑學生徐行孫女二長許嫁陳紹芳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一 末

明故陳母王孺人墓誌銘

初錢塘陳子與予同舉進士交厚而陳子爲歛
令去已而喪母時陳子父爲崑山學訓以書屬
其子曰董史嘗與兒厚知而母賢卽幸爲銘母

死不恨矣陳子痛哭以告予遂志其母作銘按
狀陳母孺人王氏諱志良陳同邑饒州判王君
宜之女始歸學訓君入門會姑病卽謝去紈綺
脫簪珥爲勤苦侍湯藥數日姑死廢寢食號痛
逾毀人固以奇之矣先是學訓君父獲菴翁客
游川廣間而伯父樂菴者無子孺人旦暮擇善
飲食時寒溫躬製綿絡揣意所至死歛甚厚
而舅方遠游孺人則日夜爲學訓君泣學訓君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一

末

亦日夜相對泣會釀且熟指謂學訓君曰若翁
及飲乎釀則何爲復嗚咽遂挾貲使往問游所
學訓君且行迎其父而獲菴翁適歸時皆以孝
感云孺人服疏茹淡好攻艱勞平生于甘淪泊
如也而善資計能以纖羨致積不累學訓君每
計生則曰非丈夫也居家厯厯裁足甚愛惜餘
棄然奉侍長上飾養具潔祭祀備墓物夫所當
宴游子出從學卽傾家貲勉性知大義凡與學

訓君相儆戒私相行處有古烈婦風煦煦愛育諸子至教習不少假借故諸子進退皆嚴若師以及于成若孺人者信可謂賢母已學訓君始爲名儒爲諸公鉅人所推敬經所指授有行義顯達者凡若干人歛令少長學于父博洽貫穿而飭躬謹蹈勵志古昔以母憂去歛歛之人遮道攀哭以隨孺人之喪兩人者以成立若此孺人死不恨矣而何以予言有無哉孺人生成化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一

三

甲辰九月十三日沒嘉靖癸卯九月十三日年六十歲母陳子男六情禮部儒士娶沈氏道娶沈氏善卽歛令娶俞氏事娶吳氏師娶方氏猷聘方氏道事師皆郡弟子員事繼族父天祿後善旣倡率諸昆弟而諸昆弟皆且將及時自奮孺人之澤可勝道哉女二賽葵適沈繼武賽菊適吳承祖孫男四植桂植槐植椿植楠孫女九柔嘉許聘傅和柔正柔中柔順柔異柔賢柔淑

皆幼二在襁褓某年月日塋孺人于西湖馬塢嶺之原銘曰 猗與賢母勤孝攻苦室家自持德義是輔有美夫子粵賢維嗣迺附青雲名施後世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一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一

三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三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龍

潛張公墓誌銘

張氏其先博野人 明興諱貴者爲潛白濮驛
丞嘗行其風土樂之曰是惟江漢楚之粵區其
地膏壤可以植吾後而蓄焉會職滿謝去而丞
有二子乃以其次子端爲潛劉氏婿而端遂爲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三

十

潛江人居城東南白龍灣之里端生洪洪生公
公家故貧躬耕田野間養父母其篤嘗積纖致
贏好賑窮乏事可濟者濟之不可者必盡意乃
已無厚殖而人多蒙施焉咸服其長者會縣盜
起督里中追捕故事捕得賊者所捕送獄卽囚
脫重坐故每至得賊當送虞其道亡輒以計滅
之里有郝璽者凡捕七人縛石將置諸湖而一
人者以註逮公密聞乃攝衣獨行迹至湖所爲

其人暴白請命其衆衆怒挺楫擊公公奮不顧

以身擁之泣益甚衆始悟竟免其好義佐人之

急事不避難多此類居甚莊毅雖子女必嚴自

燕游未嘗見狎侮數以禮折人少所假借人以

事就直務分別其原正色諭之否者輒責數不

置俾以義媿其心往往面發赤訕謝皆云寧被

縣官鞠無寧張公知公居布衣之位親在貧賤

而人憚之銷其邪心喻有司諸侯之權嚮使得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三

二

階尺寸握賞罰如建瓴而下可知已古之豪賢
困閭閻而不獲施用者可勝數哉人以是奇公
然公謹身約行必由矩矱兢兢自持未嘗以俠
加人其所爲發于至誠而人服化之識者尤重
焉初公不喜仕而好經術所以訓其子者皆古
大義躬儉薄力苦茹荼至延師儒益闢館舍縱
其子學不問貲費嘗摩子中丞曰是子大吾門
者中丞舉進士一年所而公卒已而爲嘉興令

卓絕嘉興去予家甚近予備聞令賢遂定交相善已而令轉諫議數規切朝政指斥當事者以正直顯天下遂歷中丞始予列國史中丞數泣謂予曰先公下世久而墓石未勒予小子念其砥志勵行有不偶然者而當其存無以顯揚聲施于朝卒又無表著大懼泯滅而非是信史不能紀載傳也小子故有待焉惟子哀而銘之予敬喏會中丞謝病去而予亦罷歸矣先是中丞

董學士澐集

卷三十三

三

筮仕二十餘年未奉賜典及今皇帝登極布浩蕩恩中丞方病家居而得贈父如其官蓋異數也于是楚人皆曰士厚者藝蕃水深者澤博獨不見張公有隱德而中丞蒙殊榮雖人子之奇逢實其親之攸致也已而中丞病且愈起家撫陝乃遣人自陝走數千里抵予家請益力予惟中丞喪其親久既已鼎貴豈無當世秉筆之士記之顯名而跋涉山川屬在林壑豈真以予

言爲足傳耶又豈若世俗浮沉之見耶乃序而銘之公諱永祥字詒徵別號龍潛處士生成化甲辰某月日卒嘉靖戊申某月日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胡氏封太淑人子男六師載師戢師成胡出師忾師儀師戢側室龍出師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總督浙直江西軍務巡撫浙江等處今巡撫陝西等處師忾庠生女五適某某孫男某某某年月日葬公崔家

董學士澐集

卷三十三

四

垸之先塋某年月日下窆石銘曰古者士不得志則龍蛇其得志則從龍澤雲流漢國家爾其淵潛爾子雲興江漢湯湯爲沱爲潛其氣毓蒸永固爾宅以究其澤世世無斁

銘

明故處士南津杜君配劉孺人合葬墓誌

進士杜君鵬翔以其友歸安令邊君侯所爲狀來告曰嗟乎先人下世久矣翔竊念其終隱約

懼卒泯沒無以表見于後惟當世之立言者以
圖不朽茲復出君子之門翔得以其間請而不
幸母氏適喪痛心摧裂靡及已雖然君子哀而
賜之一言則是肉白骨而噓枯也卽下從九原
無恨矣予聞其言而悲焉按狀杜家世霸之瑞
麥鄉人祖諱敏起家湖廣通城令謹厚稱長者
治行高有廉潔名在通城十八年及歸惟故衣
囊家居疏糲窮人言廉吏必以通城爲首通城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三

五

有子諱清美髭髯睥睨絕俗眇然如神仙人博
學能文辭有大志嘗爲弟子員數試弗第歿人
多惜之配盧氏霸之名家有賢德是生處士處
士讀書好禮義惇篤孝友口不言而家行有足
多者性澹于者欲專務儉素與人交立然啾悵
慨終身皆可復勤本業督耕不肯從閭里競錐
刀設機利所與通財不數校當否卽弗當于心
泊如也楊氏曇者有難懷金託之與以脫禍及

事解還其金曇德處士而畏其義難于言乃私
道一鎰置篋中而去居數日處士檢篋得金驚
曰噫是楊以報我耶亟追還因責讓之其輕財
篤義較然不欺多此類劉孺人者延川令英之
女少沉謐溫懿能攻苦茹淡躬力作助處士爲
業積緘不妄費然能知大節審取與延川嘗屬
以重貲會其遠諸季欲共分之相與立田產孺
人叱曰汝輩欲專擅從便宜而違父乎吾死勿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三

六

能也延川歸封識宛然見而嘉嘆知其事者皆
曰此誠杜處士配也處士先孺人歿且三十年
諸子方幼孺人親與爲艱難內劬勞鞠育而外
力持其家備歷勤瘁至老益篤不倦云初處士
教其子嚴暇則數勞之日甚苦篤學然欲以立
身亢宗顯融光大非學弗克也勉之及處士歿
孺人益趣其子于學日夜取其師程不中程輒
怒曰而忘而先人之教乎因嗚咽感動諸子共

相率勵蓋孺人誨戒之力多焉霸古幽燕地自昔多悲歌勇力之士少以詩書見者 明興稍廣文學今孳孳盛矣予觀翔方刻志遠大而諸子弟相繼以興杜氏蓋未艾也此固處士所屬以亢宗者然處士身弗及見孺人且見其成矣方逮祿養而未幾以逝故翔尤哀焉處士諱銘字自新號南津生某年月日歿嘉靖乙巳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生景泰壬辰五月二十六日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三

七

歿嘉靖癸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子男四長延齡次鵬舉徽休寧丞次鵬遠次鵬翔卽進士君也孫男九萃芊芍芹芥艾芫萃鄉進士芥艾州弟子員曾孫男四允讓允繩允恭允蹈女二適韓鶚劉卿孫女七長適鄉進士顧廉次適鄉進士趙子宗孟次適孫遠次適臧樞次適 布政司叅政次適鄭良相餘未字曾孫女二始處士葬某地先塋翔與其兄延齡等卜以孺人歿

之明年甲寅某月日祔而合塋焉進士與歸安君皆予所薦士其言足徵乃爲銘銘曰 吾聞種德者昌樹藝者穫爾鄉瑞麥知爾之德有蕃有裔有蔚其宅惟德之瑞匪瑞者麥合德流光往卽爾室並游以寧其無斁

明故湖廣布政司右叅議石雲沈先生墓

誌銘

沈氏世家汴宋南渡時徙會稽其後有庭芝者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三

八

徙松江又徙嘉善庭芝生瑾始徙秀水遂爲秀水人瑾生璠璠生淵淵生度度生復自稱東園處士石雲先生父也先生幼有氣略嘗與里中兒戲輒具最列隊伍行陣指麾設敵制變稱雄衆兒中識者知其奇兒然數好馳馬一日馬逸墮東園翁因問謫之遂折節爲學性穎異兒時能日誦數百言通其大指至是益攻苦志學遂成充邑庠生貲爲國子生舉順天鄉試登已

且進士授行人嘗使代過渾源城會虜犯雲中而遣別騎圍渾源方糧竭甚恐先生時在圍與其守議曰渾源雲中倚角而虜雖強不能久今能盡發帑羨誠得十日糧因雲中爲形援足持虜矣已而圍遂解當是時虜急人無完心其計畫所以全者先生力居多先生由渾源趨雲中抵代與虜騎間前後見者驚囁指代藩以其馳不測致命重之厚與金帛一切謝不受爲行人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三

九

秩滿當詣部選諸赴選者前拜冢宰更伏謁乃退獨先生拱不伏謁冢宰方切詆論學者衆謹諱之獨先生就試輒論學遂擯不與選然部皆目曰是不肯伏謁而好論學不諱者也再選因得刑科給事中嘗條上四事其一言內閣輔弼臣宜首選道德其二言明徵士吳與弼檢討陳憲章尚書王守仁皆卓然爲世儒宗功振絕學宜下禮官議謚配祀以風厲學者其三言諸巡

按御史及諸督學憲臣所以總率綱紀化道所先宜博求其人庶于治理有所幾助其四言今賦益繁吏緣爲奸以罔愚民之不逮甚非所以壹法守而示久遠也宜令有司均賦定式以明畫一之制疏入人稱其知大體而均賦事自先生發之江南諸部縣多施行稱便焉星殞應變極陳修省感格之道言甚切直劾罷自宮男子二千餘人諸前後章五六上往往見采納會吏部舉外考察而冢宰阿權輔意專以睚眦中人擊平生所不快者無故罷者甚多而僉事韋先生商臣等四人賢行其最著者也在罷中故事考察畢給事御史得論其當黜而遺者謂之拾遺卽不當黜而罷者不得復論而先生與給事中戚先生賢等先是上言考察當世大典宜最慎重其當黜不當黜請令臣等得以俱論會四人報罷乃奏以此四臣者治能卓絕徒以剛忤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三

十

權貴而部挾報復亂白黑至此宜亟還以正國
是事下部議以諸給事變例違令坐以重比人
咸危之而上知其忠直且業以預請無以罪
也遂得釋而四臣者卒不留初先生舍與冢宰
隣不往候冢宰冢宰固已銜之及是又無所發
怒而先生已轉右給事矣乃出之爲山東僉事
衆益籍籍持不平遂交論冢宰一日至十餘上
上以其言訐杖之冢宰亦竟罷而諸言者或黜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三 十一
或死先生用憾然日夜謀解印綬會母疾乃乞
終養先脫身馳月餘得報許始先生聞母疾馳
也甚憂忽假寐似聞蓬間語曰無恙無恙歸果
愈人以爲孝感云然母終患末疾先生家居侍
者且十年先生初侍母疾父東園翁方康乃治
具日召故人所善賓客與父爲樂怡如也乃母
喪闋先生爲父在益謀所以樂之者如侍母時
而東園翁責曰爾本請侍母且母有疾宜爾今

父無疾而欲以我爲辭耶因數以君臣義趣去
而東園翁故嚴每斷斷不可先生不敢逆旨乃
去改授江西屯田僉事轄池郡屯政廢而池民
連他諸郡豪占屯者不下累萬積三四十十年不
輸軍暴骸償有司莫能問先生廉得其弊建白
移有司躬勘還之官而貸其故逋貫其罪民旣
情見幸免逋與罪益願還田歲餘侵田還者數
千嘗攝虔州兵備大使曾李文彪賊其母兄質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三 三
官以叛郡縣皆震或言宜急剿先生曰是烏合
寬之則黨散急之則勢聚因其瑕釁可以立散
而成擒也乃赦其黨而計誅文彪兵不勞而寇
息南安諸屬邑各額機兵數千歲班赴贛操正
德中割上猶增設崇義縣而上猶兵不減民苦
之先生乃議裁上猶額三之一歸崇義而崇義
城守免贛操兩縣稱平焉尋攝九江兵備河南
賊驛騷自商城歷舒南走英山掠將迫九江先

生躬以上旬校舟兵以下旬校步騎兵務水陸得其便以制賊賊卒不敢犯境初東園翁聞其子所至功業有迹嘆曰甚善是如何日在我側乎我所以教督趣之者有以也喜甚然先生竟以在九江時暑淫閱兵得之勞而強事疾發遂篤會上績抵家與東園翁見閱月而卒卒之前二日報轉叅議云先生少有志慨然慕陽明先生之學讀傳習錄曰得吾心矣乃欲渡江從之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三

三

游會陽明往征思田弗果及爲國子生始獲見甘泉先生及陽明高弟中離薛先生者益發其精義其學日進及宦游益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切磋講明遂以學自任方陽明蒙謗奪爵衆懼且有奇禍莫敢復爲言者獨先生抗言請表章謚祀在前四事中事雖未行竟不罪人乃知上本無意深過之時禁稍解居山東建書院二于青萊間江西修書院五千度而度故有陽明

祠多圯益行縣具飭凡十餘所而先生所居舍傍亦有祠祀皆所以尊陽明進師儒諸生弟子歌謠修習其間務有所興起士彬彬嚮風焉蓋先生不及見陽明見甘泉中離而晚與一菴唐先生緒山錢先生龍溪王先生游益親其得于三先生者尤深且久自是篤信陽明尤益甚先生其解悟融會浹洽吾不知其與三先生上下也及其沉毅深湛之思各有獨至焉遂遂唯謹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三

古

擇而蹈畫尺寸不失雖廣所建置延進同學然好推讓行之本于至誠不峻門戶故人多喜議諸公論學者長短獨無以訾先生云居官勤切常程日簿吏按事傳爰書互讞數夜分不休性敏吏抱按具前頃刻判數十按無留事至見人若無能者斷獄善中情隱造訊立辯然不喜鉤鉅取辭具而已嘗慮囚盡條刺當出者俾贖或代其贖而遣之其仁如此家故贍食不重肉衣

不重彩自米鹽出入皆有數或言其纖細先生曰道無巨細顧心之用何如耳使密察于細而不累本體此所以爲學也且君子于財與其取于人孰若節于已乎與其汰于家孰若能施于人乎故先生自奉薄一介不受而待以舉火若干家然其所施有制人請寄不遂者稍望之先生不加益亦不絕也以是其交皆可久蓋先生信心而不移于外多此類故人之知不知者其

董學士澹園集卷三十三

事

稱先生皆曰雅醇篤厚君子云先生病人爲禱壇宇者所在常數十百人多至遮道其死弔者哭皆悲焉先生諱謚字靜夫別號石山又號石雲父東園翁以先生貴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母賀氏封孺人配盛氏贈孺人繼配盛氏封孺人子男二啓原繼孺人出鄉進士娶禮部員外郎錢君萱女啓文側室潘氏出娶鄉進士王君愛女女三許嫁吳邦校項國亨盛朝綱孫男一

先生生弘治辛酉五月十一日卒嘉靖癸丑八月十八日至是將葬啓原以其友吏部進士余君狀又述遺事遣人走數千里來乞銘記予始受經傳得見先生荅雪上當是時予方弱冠而先生顯達也一語意合定交旣雅知先生有年悲原之意而嘉余君狀足徵也許之銘葬以某月日墓在里賢里銘曰公昔諫闥出馳憲垣二十年而不調何其進之難也聞調二日而竟

董學士澹園集卷三十三

末

死命何艱也公旣聞道謂齊生死進退淹速又何語此予則悲公未究厥志俾其有待何弗能致乃勒此石垂示後世

明故贈國子監司業夢山范公同配封太安人陸氏合葬墓誌銘

贈司業范公者其先大梁人七世祖昇之爲宋廣德州叅軍因徙烏程其支徙秀水徙秀水者世有廬仕而烏程未顯然烏程范大宗也自廣

德公五世而生悟菴公縉縉生西巖公完西巖公娶于袁而生公公至孝年十四喪父哀慟毀瘠人不忍見聞已而葬父菁山之陽因自稱夢山志慕思不忘也公始生縣治西里既葬父乃稍稍葺廬菁山下以慰夢思遂爲菁山人而縣稱名族者必曰菁山范云事母備供養務極其權母嘗病籲禱甚苦已而病寢篤醫謝弗治悲號無所出乃刲股和藥以進有頃母霍然病已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三

七

起而更生者餘十五年人皆稱孝感焉性友愛篤厚待季父禮敬備至周施宗族于貧昆弟尤飲食調護之初公喪父時諸宗或陽浮爲好而中盱衡欲乘喪利其危數齟齬公幾殆及公稍裕益親睦賑其急佐其艱而諸宗挾憤枝心或構縣長吏危公公弗計也數傾身之施益弗懈諸宗有難往脫之忘其仇而口不言嘗屬所親貸旁郡所親匿貸金而旁郡貸者收責公念其

窘售田以償弗問會縣檄公主帑藏公復屬所親意其感媿贖過而復盜帑金公益念事洩罪重售田以償弗問卒爲全好所親若不知也此尤世所難者蓋公坦中闊節宏深隱厚多此類公幼穎慧授書嚮應嘗治舉子業而以喪難憂苦致疾疾輒甚乃謝去入山修先世之業而息之然不喜與時俯仰逐末利而獨惇信義立然諾務力本起其家家亦有天幸其贏得過當愈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三

太

于末業遂日以益饒而言治生者推范公然公大度恥纖嗇嘗貫息里中遇不足則焚券罷責不收及有餘則廣施不惜諸所繕橋治道食枵櫟齒往往不可勝數而平居藉以舉火者若干家于是晚亦厯厯自給而公持高節足不履縣庭身不見長吏長吏嚙不附已又諸宗爨構之數苦以錢穀重役公不出第任人代所任者數侵負家漸單竭而長吏嚙不止舐糠及米必欲

逮致公公如棄敝脫垢寧傾家實吏橐卒不詘其身以是單竭益甚而公慷慨廓達豁如也惟益關精舍購諸奇書多延四方名士與二子居督趣于學又數引古入之道飭二子閒雜論郡縣吏孰以廉興孰以墨敗孰仁而昌孰苛而滅廩廩皆正言故二子以文學興而皆刻志厲行卓然樹立公之教也先是陸長公麟者與西巖公同里善見公少而雍容閒雅甚都奇愛之以

董學士澹園集

卷三十三

九

女歸公是爲太安人太安人入門佐公孝友惟謹公母痿不自溲溺者十二年太安人日夜宛轉扶掖暇則取姑廁牕澣湔穢即眇小不役女奴如是者始終如一日其時公旣孤而母病諸宗乘危齟齬公不得則翼其所最賤妾數毛舉困安人安人恐傷姑輒引咎辟匿困者媿罷去反稱安人賢始安人歸而陸長公歿矣母朱無子安人白公迎養之公視朱如母而安人視

姑踰其母兩母各以爲得居相怡然朱沒厚歛葬之而朱橐中金數百則悉歸嗣子不分一錢也初公治生徒綜大計若操筭披籍貽贏積虛安人力爲多然嫻大體至好施慕義則又蠲竭贊之如太安人者可謂與公合德並美者已予嘗觀古治生若范大夫蠡功成逃五湖數致千金喜分散公甚似之而烏程去五湖近豈其苗裔耶予嘗言蠡振世之傑何至沒溺于利而所

董學士澹園集

卷三十三

十

以爲此蓋托迹以混時自污以翫世耳古今豪傑借此翫弄者多矣非凡所知也公亦儻有蠡之意哉然蠡有傑氣而無篤行又乏賢子較公越逕庭矣公二子才皆高始亦同滯留而伯子一旦對大廷第一擢翰林修撰以忌稍謫遷轉國子司業蒙恩贈父如其官而封母太安人旣而司業轉中允侍上經筵日講又轉諭德掌南京翰林院而太安人卒上念啓沃功

又蒙 恩諭祭其父母五品得 諭祭蓋非常
殊典湖自 明興來未前有也至是而烏程之
范顯天下矣伯子方負天下望且大用而數讓
曰仲其才實勝我卽一旦出而顯親者不啻
是然則范可勝道哉公諱萱字思孝生弘治辛
酉三月六日卒嘉靖辛酉八月一日太安人生
弘治乙丑七月三日卒萬曆乙亥五月四日子
二長應期卽諭德娶沈氏贈安人繼娶吳氏封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三 主
安人次應明太學生娶施氏女二長嫁縣學生
沈泗春次聽選官邵堯化孫男二汝訥太學生
娶溫氏期出汝訥聘李氏明出孫女五長適太
學生沈如封次適嚴浚明次適周 次許嫁
吳 皆期出惟適嚴者存餘早歿次許溫子望
明出亦歿曾孫一尚幼始公卒而權厝菁之別
業茲卜武康見龍塢之原將以月日啓公厝而
奉太安人合塋焉禮也余世與二子爲通家知

其事詳因序而銘之銘曰 身有處士之行古
稱素封克顯厥後不當其躬內外合德淑始令
終孝義並植善祥攸鍾深山大澤實惟生龍見
龍之原其兆克從伯也攀鱗捧日 九重仲將
附迹蒸雲大空天之所命人曷能庸克顯克昌
世世無窮

明故逸士夢溪胡君墓誌銘

胡夢溪君者嘉興之雙溪人也其先宋安定先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三

主

生瑗教授蘇湖間胡氏著姓吳興八世祖德一
始自湖徙嘉興遂爲嘉興人曾祖璣祖奎父葵
皆以貴喜施能賑人之急躬先行誼于鄉家旣
饒世有厚德鄉人盛稱服之而胡氏之在嘉興
者族亦益著君尤儻好讀書慷慨不能小拘
嘗從諸生受尚書業諸生多推讓君而君曰吾
不樂是瑣瑣者遂罷去父早歿大父以君罷業
不仕則強使授陰陽訓術君前讓嚴不可強一

就而益不樂又罷去則治園廣亭榭蒔花木奉
大父宴游時起觴爲壽自暢大父前曰卽乘朱
輪馳華轂有官職自守孰與今侍大父樂乎大
父歿益避匿山水間不與世接獨從諸公長者
文士談說今古雅飲嘯歌著爲聲詩儵然若軼
埃壚之外志有以自娛泊如也與人游務盡款
洽其慕賢者如恐弗見急諸窮交時其有無無
不滿意以是諸公長者文士皆交口譽之然獨
不能強合非意所得至不忍見好面折長短卽
尊官貴人強有勢者不能借一辭人稍稍望君
弗顧也中歲忽遭疾疾已好道家養生言謝一
切事嘗言遇異人蔡者授修形鍊神之術謂海
寧士吳子曰凡人所爲兢兢者以益生也今高
嘗富人舉離齋計贏羨貴者慮勢變虞得失此
特自苦生耳故吾願稅身汗漫游天下五嶽名
山海外人之所不能到方庶幾安期羨門之流

吾又安能與富貴人論語言上下耶且吾所未
畢者已今年耳子幸謹識之吳子大奇其言居
一年所而君歿歿之日方授書其僕忽跌坐氣
奄奄逝吳子愕曰是嘗與我言將脫去者非耶
然君少孤自治生業家日益起其既歿自室廬
田宅器具嘗省皆有石畫非脫屣人間者將形
遇而神不沒耶君性孝友少持父喪號哭逾禮
父嘗自稱守溪君則行號哭溪上寤寐見父于
溪因遂稱夢溪其所治事必徧謁父所嘗厚者
而後從事事見父諸所嘗厚者事之如父親督第
于學第逢有雋材君督之力常備給其貲使畢
學舉省薦弟歿婚其孤撫恤尤至家在城郭終
其身不入縣庭不見縣長吏縣長吏聞君孝友
或就見君于家君所以異于脫屣者非在是耶
君諱道字中甫生弘治己酉冬十二月歿嘉靖
丙午夏五月配項氏襄毅公孫女二子宗虞娶

沈氏叅政圻女宗陳娶錢氏主事术女繼娶魯氏知縣奎孫女虞陳俱郡學廩生有材名女一適張一曾太學生孫男三白聘屠氏康僖公會孫女泉泉俱幼孫女一許聘同知范言孫應賜以丁未年十二月 日葬君于漢塘德化鄉先兆君所遺有夢溪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予聞君葬父母薶土窆木下錮泉德化之鄉兆所安其德惟似世所賢過茲者式胡氏之阡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三

墓誌銘

明故處士董君配蔣碩人墓誌銘

處士姓董氏子伯兄也董氏世家梅林村初董氏梅相傳枝葉可覆畝許村以是得名宋高宗渡江至梅林蹕召諸侍臣數十人宴董氏梅下賦詩嘆異之羣臣屬和焉時遂以人主所留宴改梅林村爲上林而董氏遂爲上林董氏明興諱子復者徙居潯溪能以禮義崛起其鄉鄉人重之而是時上林董氏稍微在潯溪者始益

著有子諱鐸是子之曾大父有二子長卽處士祖諱序次卽予祖諱庠蓋處士祖生三子有孫十一人而予祖亦三子長卽予父諱環贈翰林院編修有孫一人予不肖份也贈編修公未疾而予幼蓋予多難幾不能自存而處士數掖而持之處士父最長諱珏授蕭縣學諭始董氏當宋末天下方亂及元父子相戒不肯仕而明興詔天下置學縣官歲時持書按行部擇弟子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三

墓誌銘

應格者就學督趣之而董氏世以隱德自遂未嘗見官府兢兢謹行誼守田里而已聞縣官下則屏戶率子弟辟匿而予祖故亦不仕然好讀書有智白兄曰夫士貴知時今 明聖嚮意學縣數宣布令以好召而若攝逮避匿非也時不同而固守奈何指學諭公曰是慧宜可就學處士祖大悟遣之學諭公始就學爲縣諸生考輒高等稱名士而予父後至名益顯皆弗第然董

氏文學自茲始學諭公生處士早諸昆十一人處士最長而學諭公爲諸生貧不贍處士嘗甘苦從錙刀錙銖以給父及父爲名士諸生多所受學稍稍贍及爲學諭遠近受學者盛增裕處士獨無私一錢家不益及學諭歿而處士方販江湖間往來歷寒暑犯霧露甚苦卒不能贍其家以死嗟乎可傷也已處士長者無他腸少貧識廢著好權變而不能守不虞人欺屢被困又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三

主

命數左數遷其術而竟不售用是終困然里人言闊達隱厚忠信必稱處士初叔父嘗以事至都處士家方困不以妻子爲解挺身從不反顧會中道賊劉六等攻剽殺人屍被數十百里處士與叔父晝伏夜行從死屍中間道走至都而還時穀踊貴妻子餒迎告之處士慨然曰命也然幸叔父無恙終無他語其輕身好義類此嘗見予少從役多病輒曰勉之吾與若二父皆篤

學而不顯董氏世德當有興者其必在子恐吾不及見爾處士歿而里中人皆憐之諸昆哭之哀而予獨傷心焉夫以處士豈有恩澤利益及人也此亦可以觀其善之不泯者已自處士歿而諸兄十一人者或歿或困而予又病浮湛一官無以當董氏世德又足歎也配鄭氏有賢行嘗及處士贍時能積纖力勤助處士供舅姑爲給繼配蔣氏二氏皆著姓蔣歸時處士家益衰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三

主

不久歿蔣善刺繡賣以易食歷窮窘離散以節終始云予嘗記二碩人前後對處士言西叔自祖以來一孫如園竹獨筍耳天必不絕予曷念諸故處士掖持之尤力蓋予家在西故云予言之益傷焉處士名儒字大貞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蔣碩人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鄭碩人早歿羣悚四圻先塋處士歿殯而納之淺土蓋十餘年雨甚土數敗予聞而尤痛傷之其子

力不能壅嘗哭而告予至是碩人歿予乃助之
買地合葬而序其事以抒予哀云葬以其年月
日在某地新塋處士子二玄齡娶姚氏 氏椿
齡娶 氏崔氏女一嫁嚴大民孫男某 其銘
曰 久者得葬從者得往魂兮魂兮其無愴悵
後熾昌安以饗

明故慶陽府通判夷門唐君墓誌銘

始慶陽別駕唐子歿于官其父西園君以慶陽

董學士澹園集

卷三十三

五

與余遊厚善數千里遣人京師乞余銘余自京
師哭之慟會余還而父西園亦以憂歿余抵其
家哭尤慟見者淚歎歎下也余傷慶陽客死萬
里至憂其親有足閔念者乃慶陽之子鍾吉持
錢水部狀來嗣請父銘以纂其祖志嗟乎余忍
負存歿三世之款款者哉按狀唐氏其先天長
人元末避兵徙烏鎮遂爲烏鎮人高祖章曾祖
端祖緡父禧禧卽西園君也唐徙累世不仕及

西園君以積著起持謹慤尚雍容教子弟以學
而是時唐氏文學亦忝忝興矣慶陽少穎異施
青州識之曰此唐氏亢宗者也其伯父博士君
亦喜曰此能亢吾宗者也以貲入國子時少宰
程公爲祭酒每校文必列高等而少司馬蔡公
尤亟稱焉蓋慶陽名在諸公間籍籍諸公館競
目之雖慶陽亦自以爲青雲可立致顧性多病
病歿衄血每血下欲絕因棄去學爲黃老言久

董學士澹園集

卷三十三

五

之病稍已謁選爲萬全都司斷事萬全古上谷
地懸邊徼無郡縣比虜數入諸將或戰或北中
丞皆下斷事核上而少司徒遲公以中丞撫上
谷故知諸將選與北則挾賄請解脫操之如束
溼薪而斷事持平數從文書中可爲地者微見
其冤狀不則強爭會一將官中丞欲深文論之
斷事爭益力人或譏其少愬斷事曰我豈不知
迎合意爲便哉顧罪止此若執法媚上我不敢

爲也中丞始疑斷事闌出有他故察之實無他諸屬斷事論讞輒報當諸錢穀皆任斷事總領之盛稱其謹飭繁修守法不阿意署上上考而司徒方以正直爲一時重素慎許可銓司覈其署異之乃轉慶陽爲別駕在寧夏司餉初諸邊皆有尚書郎督餉事寧夏則別駕專之任專而地遠地遠則易偷任專則可以自肆前後以賂敗者甚多獨君益自刻厲條罷諸爲餉蠹者故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三

三

事餉美歲若干例給別駕用盡謝却弗取部使者廉其實以爲難數勞獎君業且察舉而君故病在萬全時稍作自以邊域久冀遷得見父于吳越之間乃益西極邊念身病父且老每忽忽數移告乞骸骨歸諸使者固弗許益病病遂篤以歿使者皆驚愕畀傳符護其喪軫恤甚厚藩郡奠賻相繼民戍攀號其亦可哀悼哉慶陽性恬愉常屏居冥坐一室掃滌浣清器具精雅麗

如也好圖書自經史載籍下至稗官小說多所

通曉見之默若無能者可謂翩翩塵世之佳士

已慶陽名國寵字光甫號夷門生嘉靖癸未某

月日歿壬戌某月日配趙氏繼施氏子男二長

卽鍾吉次鍾德皆國子生鍾吉娶錢氏繼李氏

趙日發卽水郭君貢女也鍾德聘嵇氏女一許

嫁慎施出茲以隆慶戊辰之九月日塋于

某地之新塋而余銘之銘曰蘭馨桂芳早見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三

三

伐珠摧玉燭明晝滅天有所厚命有薄厚者善

兮薄者促旣畀汝哲胡弗穀倏兮奄忽世喑嘯

魂遊西夏路冥漠賀蘭山前鴈飛却魂返南青

關塞黑歸來故鄉何不樂吳山越水固汝宅永

昌後人名不歇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三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四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明故南京刑部江西司員外郎進階朝列

大夫凌藻泉公墓誌銘

凌氏其先安吉人當宋時有景夏者舉制科第
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詆和議稱直臣而其子
及亦同平章赴徽宗難死節元有時中者集賢
直學士輕車都尉吳興郡侯嘗以兵安集德清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四

諸縣而其子懋翁亦翰林直學士嘗討平西粵
諸蠻父子同以勲節顯爲安吉世家而懋翁子
壽徙歸安壽生鈞德鈞德生賢賢舉洪武浙江
鄉試授教諭知武岡縣轉應天府治中所至治
狀有迹而忤用事者謫均州民會隆平侯張信
方博訪天下士盛言賢可大任 宣皇帝異之
作招隱歌 遣行人賚賜 召馳驛見見大喜
命進兵部尚書又 命掌都察院事皆謝疾

篤固辭 帝知不可奪嘉其志益喜因 御書

賜老堂字寵其歸而賢子晏如以書進爲中書

舍人嘗寓直 召論事受知擢吏科給事中遷

都給事中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是都御史

顧佐節廉精白厲風裁爲一時冠人莫與並獨

僉都御史齊名身居要津數令人抵家鬻產自

給產幾盡及卒而子敷困無聊往依晨閔氏爲

婿因徙晨里凌遂爲烏程人而敷生子震是稱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四

二

練溪先生先生嘗爲郡弟子員顧自厭其業方
與司空劉公麟進士施先生侃孫山人一元輩
日夜爲古文辭文益高而弗第晚得黔博不旋
踵棄去遂坎壈終其身然郡當是時士知薄第
子業翩翩而起有力追古作者之風則自先生
與施先生始乃先生敦樸謹飭行義皜然潔修
郡尤信嚮之所著有練溪集行于世而練溪生
藻泉大夫大夫少有異才既承家學長益從施

先生游施故多圖書盡出陳示引與其父素所
嘗校論者發難揚推因推及其趣大夫由是盡
得二先生之秘益涉躐廣博網羅百家言務遡
其源淵貫穿浹洽其指而發憤思苦抱心疾每
劇則中怛怛如車搖轂擊怔忡不能持以是嘗
自恨其思未極至其應世酬俗瞬息綴述爛焉
可觀譬之握驪龍之珠啓白虹之劍不覺其奪
明月而衝星斗也故其文一出而海內誦稱之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四

三

文多未梓乃其子工部君先梓其書札所謂鳳
笙閣抄者見之無不推服云予與大夫交善每
欲序次其文以傳會其將葬而工部君持左使
陳公狀來乞銘遂著之狀言大夫之起家而知
全椒也當南北衝冠蓋絡繹相接民屯雜居號
難治大夫下車振厲釐弊剔蠹案無留牘獄無
庾囚數召問謠俗知民苦養馬養馬者有歲駒
之課起俵之需率閱之罰一馬買數十金而富

者供丁貧者貸役歲俵之馬官給三千而美歸
吏囊賈責民售坐是馬耗民益困往往乏絕大
夫遂革丁均役蠲贏育駒省閱罷罰因定籍著
爲令官有常核吏無緣爲奸不得復收其羨民
困稍息馬亦益良矣而大夫政先教化暇則數
從諸弟子授書明經示以師法朝夕樂與游縉
紳之徒咸來觀聽由是絃歌洽而頌聲起數薦
聞于 朝爲諸郡縣最顧稍遷知沔陽州州故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四

四

大水積逋五萬餘監司屬徵督趣大夫曰民貧
矣吾不忍急稍立假貸法聽民自輸民感之輸
先期集監司亟喜資金幣獎大夫愀然謝曰民
以逋負罪而守受獎是幸逋以爲功非與民一
體之義也卒辭之已而沔復水捍禦稍平而大
夫念沔當下區每春夏交荆湖襄漢之水皆會
非人力所能禦也獨築堤可乃請諸所部而身
親臨率之築長堤爲不朽計堤成沔稱凌公堤

因樹德政碑頌績焉再遷廬州府同知值 三

殿興採石淮徐間名花斑石石事初起民不知所採聚徒斂財以鉅萬而吏多侵升徒或咨怨工是以慢弛當事者懼不測罪振恐乃檄大夫督之至則躬節省却供餉爲諸吏先而親勤勞按行諸徒衆由是吏不敢欺而徒衆爭奮石就緒矣 殿成有白金文綺之賜外郡受賞蓋異數也而人所最奇者當在椒時賊師尚詔起將

董學士涑園集

卷三十四

五

窺南都而椒近郊一夕十八報大夫乃誓衆曰南都天下根本賊過椒則長江勢與其矣吾必以歿守之因扼險置哨益募勇敢移文請屯操兵列營十里布旗鼓揚聲嚮爲畿邑援部使者視師曰賊方迫吾從西來大郡且鳥獸散彈丸地顧有貔虎士耶會賊寢謀而大夫威名震諸使者皆察舉之其在汚有胡廷璧者始負固抗捕稍稍集亡命浸強因圖不軌官欲興兵討恐

益激卽緩之慮其後不可制方莫如何大夫曰

是烏合散之易耳乃遣兩力士受方略出其不意擒其渠魁衆遂瓦解蓋談笑而定之云工部數爲予言大夫與人和無町畦至其介有嶽嶽不可動者嘗奉檄權鹽諸商實金于薨名餽酒怒而責遣因以平權廬有斷事某以雅故餽茶受置于室而實爲其親犯法求解發茶得金因追還立抵其親干法有勢權求郡縣賂不得輒

董學士涑園集

卷三十四

六

加辱獨大夫義形于色其人媿反禮焉嘗曰卽以請謁非義干進雖斫頭陷胸弗爲也性至孝始舉于鄉當宴而哭及子舉進士報至亦哭其事足怪而實以父不及見痛之宦游奉母王太宜人周旋侍養者十餘年逮轉南曹母卒絕弗仕矣志亦有足悲哉事二兄甚謹悉讓分產弗受歿而諸後事一切身任之曰兄猶父也其篤行多此類好標獎後輩遇其鑒識必稱才賢因

佐其貧乏賑其窮成就而爲貴人名士者不可
勝數士尤德之居家厭埃壅閉門却迹數引墨
客與談立詩十格賦咏意灑如也末年喜禪旁
及黃老自謂有得別稱淨因齋王有以仕進勸
者瞑目曰吾已結淨因矣予因爲之銘銘曰嗟
乎大夫洞覽古今采珠文淵擷華藝林卿雲爛
漢蔚爲茵輪靈芝擢秀五色紛綸有典有則如
玉如金大雅之什清廟之音未用于 朝郡縣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四

七

三試不勞而理所至稱治云胡能哉儒學節吏
倉卒遇變與衆爲誓時無堅城文有武備豈惟
守疆思爲 國衛雖曰未戰亦壯敵愾弭亂銷
萌卓哉足記旣列南曹朱紱將至豈伊 盛時
虛此國士悠悠閉關眇然離世昔在乃祖謫爲
編民隆平之薦實合 楓宸 朝有遺碩功歸
武臣片言朝入夕馳行人脫之間閭欲授國鈞
煌煌際遇千載無倫云胡大夫 柱不復世無

隆平孰與推轂豈乏才賢隨時反覆用則雄飛
不用雌伏我何與哉任彼爭逐振衣高岡長嘯
空谷或爲鸞皇或爲鴻鵠晚結淨因冥懷二氏
百慮無管中夜一氣永綿爾神何遽奄逝生本
有涯祉遺來裔旣榮謝蘭亦森燕桂此焉葆藏
世世無替

明故雲南臨安府檢校東軒閔先生墓誌
銘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四

八

閔氏其先汴人也宋寶慶中將士某者避亂徙
烏程之展舍里中途爲展舍閔氏六傳而生綬
贈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綬生復復生理是
爲先生父先生名芹字時獻所居東軒遂以自
稱云初烏程有二族曰嚴氏閔氏故皆爲世家
而閔氏贈尚書公綬實生莊懿公珪爲時名臣
多更定律令載在國典而展舍閔氏始著于天
下先生少有大志承其家問弱冠爲郡弟子以

力學得疾幾殆廼以昔爲國子生起家拜雲南
臨安府檢校受牒監稅而臨安爲勝衝金齒夷
棘之交號稱煩劇檢校君至則解曉釋苛除去
一切與商旅爲便而益多歲羨入官人皆稱檢
校君廉平部使者異之將察舉君而君以遠道
官薄非其好也遂致仕去檢校君既不樂仕廼
歸東軒稍稍開館舍益治園庭時花竹歲時從
父老昆弟宴聚其間酒酣自暢相與和而歌意

董學士澐園集卷三十四

九

彌樂也已而長嘯人莫測其志云爲人負氣自
喜雖豪貴人在已右者必與辨報務直廼止然
在已下者未嘗輕忤性善理財而豁達不事蓄
聚卒之日囊無一金田乃不盈頃少多病既老
而益康髭髮皆黑起居如童年然竟以嘉靖二
十三年四月四日卒年七十有六而以哭兄致
疾人皆憐之初君之從子如霖爲諭德于朝以
病在告也而份適往省之會東軒訃至諭德君

忽號哭質亂一家皆驚份趨入牀下諭德君病
益亟悲傷填胸且告且止因言伯父之卒而無
子也喪無王者子因得聞東軒君之詳旣而諭
德君起視事踰年念東軒之葬病復作而賜告
且歸因謂份曰昔者病時惟子見其情矣今伯
父墓石敢以累子諭德君卜以今年 月 日
葬伯父先大夫贈編修君之阡初贈編修君與
孺人相繼早逝諭德君少而孤也膺父母柩室

董學士澐園集卷三十四

十

中會火作得雨廼止諭德君自傷日夜泣下而
伯父憐之聽納直而捐其地爲墓卽棲梧新阡
也先是君配丁氏有側室二人俱無出諭德君
屢乘間請立嗣弗聽而君雅敬信從母弟沈君
宗殷亦力請弗聽志倚諭德君也諭德君乃先
君未卒之三年建藏於父塋而君左焉君有養
女一嫁太學生沈應暘而應暘亦先卒至是喪
大事者唯諭德君一人諭德君以道藝進顯時

方議以任大用而亟于請告唯以君故縉紳義之而君亦誠知人得所托矣銘曰嗟乎善可以延世而弗嗣也德可以自致而靈蹟也友于同阡享弗替也從子是顯名則暨也我勒于幽以不墜也

明故封刑部員外郎吾昌先生墓碑

昌氏宛平人其先以千夫長謫興化成因徙莆田家焉遂爲莆田人蓋天下言經學必稱莆田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四

十一

而昌先生治尚書學經明當是時有卓先生者以尚書爲莆田宗門常數十百人獨毛生鄭生昌生稱三雋以次都授諸弟子而毛鄭推昌生謂弗及卓亦曰他日昌吾學者必子也已而卓舉進士顯毛生鄭生相繼登第而昌獨詘有東里黃公者識其才欲言當路伸之聞而亟止曰吾不敢不慎其始也會部使者將舉鄉試先合閩八郡諸弟子而總校之署昌先生第一故事

部使者高等卽試見遺必有優異而督學使反抑昌先生擯焉昌先生益困乃退而居鳳山之麓絕意進取不與世通而徒衆從者愈盛益誦說經指剖析疑義無不人人得所欲其弟子遂者翁夢鯉黃楊陳其範等數人未遂而散學官知名者不可勝數于是閩中大師涉尚書以教者必稱昌先生而昌先生有二子中子應會少子應時先後舉鄉試時復舉進士爲刑部員外

董學士澐園集

卷三十四

十二

郎封父如其官貴矣先是昌先生困也人皆曰三雋同才一鳳在野至是貴則又曰高山有基大海有源昌先生基與源可量哉初昌先生好遊有自遠招致者輒往往必規以道嘗西過景隨州不合去而新昌林令有肺腑親謹迎之乃東遵會稽從林游懽而林稍嚴因從容諷以寬條卒弛嚴政而翁開州迎亦往翁卽夢鯉昌先生故所尤加恩而教之遂者也感而贈遺甚厚

悉謝却強之收一縑謂人曰吾非矯顧以成翁
子之介耳及中子爲漢川令少子授寧波推官
先生數往來二子間名就養實欲觀其政親教
戒之每引古循良寬大及諸他名臣節廉爲法
二子用父教所至多卓異先生喜會漢川忤
景藩中貴人且得罪而寧波亦以舊嘗忤執政
奪刑部謫武攸先生曰人臣當奉職死節官下
吾兒素無點卽黜謫何憾哉其持政慷慨如此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四

三

性孝友父嘗病躬率妻晝夜侍不解帶者數月
備極勞苦人皆稱昌孝子歲大疫死亾甚衆夜
若有物過門者戒毋犯昌孝子家人尤異之小
弱第家落與貴爲椽椽罷使治田田蕪售財財
隨手盡每乏輒更給之不已所親林玉中瞽廢
數與其子錢穀贍養林歿見其子必泣蓋昌先
生篤大義有長厚德多此類居常忍訥耐侮與
人不爭行之發于至誠多所感化比之王彥方

焉然昌先生雖子貴而無家自漢川轉而客真
州依故舊而刑部在謫所馳歸將從先生臘未
及至會先生疾亟卒矣哀哉昌先生卒後三年
刑部奉其柩焚甫又踰年而刑部復補湖郡貳
方見子輒嗚咽以墓碑請適余病請益至乃勉
而作昌先生碑昌先生事載誌狀表碣中甚詳
予特著其大者墓在莆錦亭山云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署郎中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四

古

事主事黃雙湖公墓誌銘

黃雙湖公者其先世分宜人已而徙南昌明
興徙天下豪宗鉅家實金陵輔固根本謂之輔
戶有司以黃雄資中徙而雙湖公高祖友誠者
自南昌徙金陵友誠生應洪復還徙南昌而黃
遂爲南昌人應洪生子禎稱坦菴處士而處士
生三子長卽雙湖公數歲能通古詩辭善屬對
鄉先生見者數稱其穎異奇之稍長益就學學

上戊會逆濠方括城中有貴者攫其財而繫以役當是時黃雖屢徙而貴實雄郡中濠亟逮之擄千金名隸役籍處士大窘雙湖公年十六輒棄學去挺身奉奔走役歷險艱靡懈間白父曰兒已落虎口矣願大人勿復念兒第謹門戶趣二弟學以無墮黃宗濠益恣叵測今徐觀其變可也旣而濠反皆僞署其黨官職驅渡江獨雙湖公拒弗受或迫之脅曰君臣天下大分也逆

辱吾家然彼志不過利得金耳吾故已先見之矣何恐蓋其臨難慷慨中有定主類如此性篤友愛自傷早棄學弗竟日夜規弟奉父教有程家方免于兵又遭燬室廬荆棘舊業喪走數千里從商賈親爲艱難圖復先緒而一切弗以關弟俾專意儒術二弟遂皆以文學名實雙湖公成之也廊達喜賑施外族有三喪不能舉者舉之間里有急者佐之賙人惟恐不及與人謀惟恐不盡因事喻理解紛息爭孳孳得人和遠近咸服至今稱忠信長厚者必曰雙湖公云雙湖公歿而其子起家舉進士爲湖郡守一日守持狀詣余欷歔曰先人歿且葬蓋二十五年所矣而墓中之石未勒竊念其勤苦植德生旣未有以表見而歿又無所附以傳是委其親于草莽而終無聞也始不肖孤家居時數聞太史以文章序述當世之賢德必傳而恨未有繇今乃以

奉職適值于此是天所以不忘其先人而幸其孤有以託也惟太史念之余乃序雙湖公事而歎曰嗟乎濠之造逆慘矣當其熾時如虎莫敢撓燎莫敢近而雙湖公弱冠往役義不反顧何其壯也及其首難竊名號從之者如蜂擁如蠅毛學士大夫甘心受署或忍不引決者矣而雙湖公服役肘腋間獨奮而起其志遠其言正何其烈也至其逃匿不賍而捐軀代父指顧揮金

重刊志園集

卷三十四

七

又何其屢蹶而不悔處變而裕如也蓋其忠孝蓄積于中而大節炳烺如是而守又言父平居儼然瞻視不苟起居有常屬纊時氣力寢微猶斥去女婢不使扶須臾竟絕其廩廩有足多者此其所稟者然也噫嘻是真足傳矣雙湖公諱璽字國信生弘治庚戌閏九月十二日歿嘉靖甲辰九月八日以子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配茹氏贈安人子男

樞卽湖郡守才操卓絕其興有未艾者娶熊氏封安人女四長適任某次適徐某茹出次適丘某又次適熊某側室鍾出孫男二慎脩府學生娶張氏慎習聘陳氏孫女二一適其某一許聘羅某守以父歿之年葬雙湖公于灌城鄉陳家橋之原而今以隆慶三年 月 日銘窆焉銘曰 世皆患險艱然志以艱遂節以險全則譬之王磨益瑩金鍊益堅蓋常人以失其度君子

重刊志園集

卷三十四

七

以顯其賢向使雙湖公不逢逆亂或且泯沒閭閻卽乘時進用亦未必炳炳烈烈如今之可傳也惟此合德人而有赫貽謀誓嗣光啓宗祐繩繩後昆世世罔斁

明贈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雲龍陳先生

墓誌銘

予嘗觀漢儒林諸人皆碌碌未有奇節可自表見而獨起經術家名經世守其學多貴顯或至

宰相九卿而史氏敘其世裔福祚與諸漢元功
竝何其盛與而予所睹記吳興諸博士弟子卽
篤學身弗遂者往往其後必顯若合契焉而范
太史數爲予言陳雲壠之賢予甚異之會雲壠
之子都諫君行健得請歸葬其父與弟行簡持
狀涕泗乞予銘予與都諫皆從中秘義相厚不
可辭而發函太史狀也因諾曰是固與予言久
矣按狀陳漢中人其先有名仲實者徙烏程歷

董學士澹園集

卷三十四

九

五世而孫昇有高節重義能佐人急人至今誦
德實開陳宗昇生琦是爲雲壠父能守身爲善
而早歿時雲壠方六歲家遭燬衆爭取財帛器
物獨挾書懷出烈焰中屬人曰吾他日事業在
此衆皆笑而識者驚是兒奇稍長益發憤見陳
世隱約弗振思以學自致脫迹閭里誦首受書
務博洽篤志自勵日夜吟誦不休當夏蚊時輒
置足兩甕中每坐達曙見者莫不相勞苦以爲

昔之懸髮刺股不過也蓋其篤如此好深湛窮
究杳眇文辭秘授拾皆細心繹思根極體要含
蓄雋永下筆人傳之卽諸名士皆自以弗及諸
名士更相聚結社推長盟資其益而諸先生後
出門下者且數十百人當都校時層列擁聽而
雲壠剖經析傳上下采獲必極奧微而因人所
長左提右挈俾各有所就人人皆自以吾師愛
我感之下是諸生學成去而通籍有美名者不

董學士澹園集

卷三十四

十

可勝數而諸名士自其社發高第躋膺仕者亦
往往不乏其人然而雲壠顧弗第凡七試有司
落舉雖蹟不悔恬如也晚見都諫兄弟穎敏因
難諸生授程而躬率程督之卽中程喜不中程
輒飭弗怠益著四箴立十二格列座右警焉其
言具道德仁義之指朝夕規切聞者悚然遠近
愈稱服性孝友痛父早世母孀身服素茹糲親
爲艱難而奉母治滌澆供具禴衣旨食如富人

周旋曲當其意母病號額請代歿哀毀如不欲生事伯兄敬順家燼畢竭而悉讓父遺業弗受推甘分苦逮老益厚不衰少娶于章館其家不私一錢章無嗣族爭立矯悍獨擇諸從子宜者立之章祀賴以不絕清脩立行外不設城府而內剛介有觸輒勃勃發不能忍善者傾身下之不善者屏弗與見嘗自詆過激終亦不能改也然坦易無他腸記人之笑忘人之怨洞見底裏

重刊志南集

卷三十四

主

人以是樂親焉持身端毅卽病亟神氣弗亂勉其子忠孝大節戒勿用浮屠事言已遂歿嗟乎可謂好學守正有德君子者已歿而鄉之言師法者必曰陳先生云陳先生云陳先生母方氏諱麻字欽之號雲堦以子貴贈戶科給事中再贈刑科左給事中生弘治甲子十一月二十八日歿嘉靖己未九月五日配章氏封太孺人子四長卽行健戶科都給事中娶鄭氏贈孺人繼

倪氏封孺人次卽行簡國子生娶王氏次行孝郡庠生娶張氏次行道聘許氏女一嫁愈文言學訓君兄之子孫男一光祖行簡出孫女二其一許嫁陸用駿兵部右侍郎北川公穩之子行健出其一許顧行孝出夫陳先生身雖弗用而都諫奉其學顯功名未可量其弟又將以文學進諺曰藝穀者穫藝木者蕃陳先生之所藝厚矣陳氏其未艾哉予是以備著于篇而附之

重刊志南集

卷三十四

主

儒林焉獎以隆慶三年某月日地在某之原銘曰兒時目焰挾書冊篤志勤苦視兩甕學自性生功益密命有所制心不易座著四箴十二格身雖坎壈中有得行義飭脩介如石士知宗模鄉慕德光啓陳基永無斁

明故樓筠處士張公配褚碩人墓誌銘

史氏董份曰子舅氏家難可勝言哉始予舅歿于毒官方按治而仇傾家財倚有勢者抵搆以

其間外大父棲筠翁及褚碩人相繼以憂歿最
後舅子仲兄需亦下世人之云亡家亦殄瘁痛
哉于是伯兄震就祿遠方自照磨稍遷棄其官
不赴歎曰所爲萬里仕者欲竊升斗以葬先人
畢大事耳今官既貧而業益窘卽萬一先霧露
恨可贖哉益棲筠翁葬已久矣而未有銘碩人
歿已久而未葬震獨念曰夫葬而無銘與無葬
同歿而未葬與無子同子誠已死而孫不能舉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四

墓

與無孫同震何面目以立世也乃與需之子四
聰等來言銘事會予方以太孺人喪未能就也
居歲餘又泣而言曰惟不得銘以不敢卜日月
而溫氏兄應祿亦數責予曰子傷母而獨不念
母所自出乎且忍使二大人歿遂卒卒無紀載
比委于草莽者哉乃摧心裂腸拭淚而序其事
張氏者其先烏程潯溪人也翁曾祖華甫以高
行稱潯溪人言大姓有禮者必曰張氏祖恕

敏皆有隱德居潯溪翁少有雅度自兒時爲塢
村褚丈人所奇遂歸女爲翁配因依褚治田宅
盡讓兄潯溪所居而徙爲塢村人性簡重悛悛
口不出辭未嘗折人以辨然論理道識要指犁
然有當于時人亦不能難也顧不喜仕不肯授
章句業而塢村在潯溪西有沃野膏田陂池之
饒乃樂其地益規治時桑麻藝林圃親率耕耨
其間入其境叢陰茂植流泉掩護曖然隱居也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四

墓

大槩勤身儉節以起其家而不事貨息不爭廢
黷以就麻利其古之所謂以正道自殖者與治
家不得開費自尺寸有經而問義所當不小拘
也人以是稱之教子孫有法繩束軌限毫毛不
得違度數延經生博士使子孫以次受學傳誦
日夜趣問所進稍稍寔以師說爲處其然不多
中幻眇經生博士捐几而聽之無不許善其行
已極慎進退步履皆有常處至遇人煦然無不

得其歡心居常微行瑣節皆可述者予少侍先府君太孺人之側時時言翁而予早不解事久遠不能言也要之誠謹篤厚表裏醇壹斯所謂善人長者足以貽后昆而敦薄俗者與曩記予數歲姆孀戲翁膝下翁授以古歌詩能言其義數賜金錢甚喜而予好弄不羈獨溫氏兄卓然成人起立不苟而翁兩取之歎曰術者言我宅相當有甥貴而兩兒皆不凡倘在是矣丁酉之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四

三

歲予幸與溫氏兄同舉于鄉人皆以翁之言有徵而惜夫翁與碩人其皆逝也碩人卽塢村丈入之女始歸于翁輒屏鉛棄珥自力作苦身紡績織紉工與婢最者校食與下者等人無媚指家無遺粒翁積治產業多碩人之助也然與翁孝養舅姑嫜室宗戚事上惠和敬恭而閨門甚肅其遺範餘風凜如也人故益知其賢平生不踰閭閻獨以子死官驗屍與翁相持出哭屍下

悲號甚慘官乃動曰是父母將并爲子死四可釋哉乃卒按仇罪然無何翁歿而碩人失明十數年亦歿嗚呼哀哉予見碩人失明後常處一木榻不下每飯不過數匙肉三四舉食蟹不過一節而壽九十餘而歿問之碩人往故少食如此夫味薄則神清而氣堅碩人自少能以勤儉助翁而壽老固以神用也然則世專以極味窮嗜爲養生者不已汰與翁名鳳字某棲筠其別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四

三

號也生 庚申九月十日歿正德丙子八月十九碩人生 丙寅四月十六日歿嘉靖庚辰九月十四日暹卽死于毒者也娶沈氏女三長嫁沈次卽予母太孺人次卽溫氏兄母也沈淵子父環溫氏兄父瀚也子父以貢士不肯就選贈翰林院編脩溫氏兄父亦以例貢不選將待封云孫男二長卽震授鎮遠府照磨遷 周府審理娶陳氏次卽需早歿娶丁氏孫女二適

蔡槐陳梓曾孫男四四維娶金氏四科娶談氏
四聰娶黃氏四教聘陸氏四維四聰皆學生曾
孫女三適閔隆慶陳汝登莊寅玄孫男四嘉謨
嘉猷嘉言嘉行嘉謨聘閔氏嘉言聘宗氏玄孫
女六長許嫁陶某餘俱幼翁以正德辛巳葬潯
南之箋字圩今嘉靖辛亥舉碩人合葬焉 銘
曰痛者子繁則孫痛彼朝露其繁如雲雖以憂
歿實慰乃魂古云作德祚及其昆諸孫彬彬實
重學志園集卷三十四 圭

余山人墓誌

史董氏曰材難之稱自昔以來久矣子瞻傳記
說時自放之士多尋志佚行大雅所不進而紀
冊載之達者誦焉蓋其材亦有奇也子獨傷世
慕融顯而忽簡微喜常蹈而惡殊軌故雖顯者
進所歸者退彼倣儻負俗者生不得藉死不得

誅而豐爵厚植之家力能附名公先生振揚其
先以施于後而名公先生亦往往假借于文辭
傳益其事以爲重故富貴之家仁義存而貧賤
之士名行晦子竊歎之乃于於余山人有足悲
者即使山人與世之勲德駟行之士自較其長
短予知其不同日而語矣比之庸庸浮沉里巷
積著親負纖鄙而有所托以施後者此其人何
如哉予故稍撰敘其事母令其蒙晦沒而不著

重學志園集卷三十四

圭

焉山人字濟之始自稱月山後乃稱華陽山人
然月山之稱行于世吳越間自士人以至隸隸
皆知有余月山氏者其先餘姚人後徙海鹽至
山人徙澉溪潯爲烏程大里多士人雍容好辭
賦山人喜遊之賃舍其南里居焉性敏辨善記
問少嘗從所親間詣郡吏乞部使者所下狀郡
吏重有難色約以厚賂吏乃持牒手示之山人
方一舉目因蹕所親曰第出而覆其辭所親復

以核吏不遺一字乃皆大驚人或口舉其歌詩至數十山人覆之不遺有難以多者至十數人皆舉數十山人益覆不遺當其舉時旁顧諸笑雜以酬答若不經意者人以其稱服居常能日誦數千言然山人亦自恃其博其於書不暇深也讀書不肯爲舉子業專爲歌詩皆取立就常從人呼韻韻畢句成能輒至數十篇皆亮節逸響慷慨超絕見者稱善而山人酣頽叫譁亦若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四

无

不經意者人以其愈稱服然山人亦自恃其捷其於詩不暇深也好大言盛自詡獎徧易其坐中人坐中知其多端有口輒交務相折而山人詆調健出莫能窮者坐中皆靡其遇富貴人愈益甚富貴人聞其材有欲振其貧者見之皆否終其身竟困然其所屈服如茅敷部蔡歸德則又從少年識之傾身抑下此又異也家貧嗜酒喜六博常治小艇繫所居畔每出游吳越間好

事者贈之滿舟卽還多蓄酒饌遇過從者醉飽歌呼夸美所有數見擊鮮不自知貧也或時召博家一擲而盡則又泛空舟出遊而返逐復如初人或規之以子之材稍自損挹何落魄至是且不及此時稍以贈遺漸歛贏省一買田舍爲後日計乎山人乃歎曰吾非不知顧吾不能邑邑從人間選粟求活吾願適意以樂吾貧耳取死之日千金與虛僿等也吾又何後日之計乃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四

无

後縱酒博然山人其後亦賴敷部諸子厝田數畝屋數椽吳江其地之上遂卒於此敷部厚贈之移柩告歸德及子經營其後事會敷部調廣平郡而子北上夜遇于清河屬子志余山人旣而廣平轉南駕部子乃寄錢爲山人買墓地寄志以告山人嗟乎如山人之材子志之使人知貧賤而有奇者不至晦沒又惜山人不重慎其材而放達以死也山人死某年某月日年若干

父某母某氏妻某氏繼妻某氏子某女嫁紀某
某年月日葬某地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四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四

手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五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明故地南余處士墓誌銘

余之先歟人也其後徙崇德安丘里元亂譜散
莫知其始徙者然崇德人皆稱安丘余云元以
米安丘余最著 明興有顯衷者尤以賢雄于
鄉而剛直好義氣與諸豪家爲忤諸豪家害之
遂中以法得戍罪余氏之業微焉然人稱安丘
余者不衷顯衷生永銘永銘生慶慶生瑞瑞生
修安丘之業而余氏復著是爲處士祖而處士
父東丘君傳者實繼之傷余氏之中微而念父
之恩績其先也慨然自奮受經師學攻苦厲志
以必欲大余氏之門而數就試弗第用側貢授
浦城簿非其好也浦城劇難治而簿勞會處士
從父浦城乃跪請曰大人春秋高矣獨能俛首
屈膝隱忍州縣間鬱鬱爲升斗祿計乎兒卽不

敏力能具菽水以無勤大人願今歸矣東丘喜
曰吾志也且世莫不利其親仕宦雖卑之
過屠門而嚼亦寄饜焉兒獨能以歸勸父
東丘歸已先決願以處士言用益喜遂謝歸而
浦城人業知簿有賢子縉紳士皆投贈處士成
帙故簿序官而父子皆有名浦城云處士既奉
其父歸益治宴飲召賓客日夜以娛其父嘯歌
賦詩樂也少有至性暑時喪母卽哀毀泣長益

畫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五

二

痛不止樹萱草所居每對嗚咽諸公憐其意爲
作慕萱卷悲之常曰人孰不欲以時養父母而
時者難乘而易失卽于吾母雖欲如父一日樂
不得矣故其思母不忘而其事父尤若不及蓋
其中所感者深也闕達好賑施其于兄弟宗族
尤篤第仲喜俠爲惡少誑誤逋官錢者千金仲
死而處士盡償其逋又恤其殘厚嫁其女交游
親戚以窘來告傾身資之雖昏夜不怠必當其

意不能酬者罷其責尤閔喪葬趨人之急惟恐
不至要其哀窮振孤仁心慷慨發于隱惻故人
識不識咸德之語溪暴風夜二航覆溺死者百
餘人立往白令買地盡瘞死者令勒石載處士
事有挾數女子潛渡者處士見而疑之密詢女
所自曰平湖良家也賊掠而挾我因執賊詣獄
服罪曰還女子其重義脫人險艱好立奇節類
如此然謙退不伐望之溫然長者也與人交恂

畫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五

三

恂不貳居衆中若無能者人犯則謹避之以是
鄉黨慕行誼者益推服焉教子弟有法數勅以
孝友具書數千卷修學舍督訓習其中於是彬
彬興矣癸卯子田舉于鄉庚戌舉進士嘆曰此
子大吾門者吾先人之志而惜不及見也以子
顯益謝絕城邑與名士結社屏匿佳山水間興
至鼓楫浩如也人皆曰種藝者穫種德者榮水
源深則龍魚出土滋厚則草木叢此理之必至

也以予觀余處士尤信予家去崇德百里而近予曩聞處士賢數見崇德人好問處士起居與其行事甚備及處士歿而田來見予觀其辭條容瘠令人嗟傷之田憐恒篤孝他日忠義所建立當不可量者處士嘆田舉進士感其父不及見抑孰知田方進而處士歿又不見其成也以處士之德而榮不終耶痛哉然安丘之余積數百年至處士教其子以有達者亦可以無憾已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五

四

處士名懷忠字進之號圯南生弘治戊午十二月歿嘉靖庚戌閏六月年五十有二母費氏配趙氏子卽田娶胡氏孫日望聘姜氏田以某月日葬處士西安丘之祖塋田乃以其同年進士湯子狀來徵銘予因雜采所聞而次叙論載之銘曰 玉沉在淵其光燭天或爲虹流精靈蟄蛭寧爾潛德光獨不然今此塋玉苞光九泉望氣者當觀葱蔚在余氏之阡

明故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一溪王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諱祿字汝學世稱一溪先生盱之新城人也王氏故盱郡名族先生高祖益曾祖灝皆薦于鄉益仕爲無爲州同知灝河間府教授祖鼎不仕父達以貢仕建德訓導家既貧仕不至通顯然盱江人論世姓言高衡德門者必名王氏雖富貴纓冕擊鍾之家自以爲弗如也然盱江人亦惜王氏世有厚德而名位不顯于時至王先生而益發憤有大志好博觀古圖書諸子百家言折其眇微見謂浹洽其在諸生時則人以爲且大振王氏矣督學關西李夢陽務尊古文辭懸設殊格簡拔卓異之士士少有當意者行部至盱獨首引王先生慰籍之甚篤先生亦自許也然王先生被鄉薦而屢就禮部試則亦弗中乃亦仕爲福建平和縣知縣平和爲閩會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五

五

極南五嶺所際辟在重山谿谷之間 國家新
所置縣法度草創條束未備民居則剽椎急則
奮臂而起或挾蠱道以窺伺縣官自縣之初置
縣官至者二人皆以敗死而王先生其三也至
則廓達不疑推誠直心于民與之更始民皆服
其長者務解苛釋燒以閱其不逮節繇費以佐
其窮專欲以德化之益禮學官修黌舍建廬溪
諸社學出私俸買田以食學生時延進長老俾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五

六

各教習子弟遂曠然一大變其俗成禮義之化
矣則繕城垣備器械以嚴寇立保伍設要約以
察內姦當是時平和號稱大治部使者方欲上
王先生行能第一而先生乃疏言正 大禮養
皇儲二事人慮且不測幸 王上明聖稍逮繫
福州罷去於是平和人老弱遮道泣千里擁送
歸則諸鄉各立石書王先生姓名又各采王先
生治迹播之歌詩梓傳於世嗟乎以王先生行

能使少須臾忍且立致省闈然後陳納未晚而
忠過其分不勝惓惓以取報罷然王先生雖罷
失職而海內皆奇其爲人王先生亦自薄其官
茹苦飲澹有以自樂泊如也而會其子子難且
中禮部試選在中秘拜國史紬金匱書視草代
制而 天子加恩封王先生翰林院檢討徵仕
郎視其子秩而子難因數欲歸侍左右先生輒
棄其書罵曰吾旣已罷居豈固青爾以榮仕者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五

七

顧吾有耿耿之志而弗克終且王氏自數世至
爾始振幸顯在侍從吾又強食乃不思以此時
盡忠孝大義以畢吾志而欲戀戀親側效兒女
子乎子難謝不敢獨念 明天子方歲冊 諸
王國而史臣實行因得以其間便道省覲幸奉
節持冊爲親寵光業以職事行不至譙遣無何
禮官且以名上而王先生計聞京師子難被髮
踰地哭欲死曰嗚呼天慘烈至此也曾不留數

月獲見吾親而屬其友人董子述銘其親行始
董子與子難同列史氏間及平和令之事知子
難王先生子也卒問如前言作而曰嗟乎有以
哉子難之爲王先生子也子難于學無所不窺
其源淵自王先生浹洽也子難其爲人節槩英
奮中無他腸好慷慨論天下事志不可詘茲王
先生所誠直忠鯁也語云人名樹影不知其父
視其子子于王先生宜銘初先生罷歸好爲文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五

八

章詩詞獨成一家言參歐氏蘇氏法修著宗譜
創王氏廟歲時率宗人合祀宗人賴賑者視力
賑之撫第孤如嗣可謂彬彬雅飭君子已年六
十有二卒卒某年月日母李氏配包氏繼配郭
氏曾氏包氏贈孺人曾氏封孺人子男六長卽
子難名材包出次休檄邑諸生次臬棨俱曾
出孫男一維熙孫女三材將以某月日葬某地
新門銘曰 直道而誦官信已而合難尺有所

擅寸有所患其裔繁符其躬不謬用施後世以
勒九原

明故朴齋丘處士墓誌銘

朴齋丘處士者今吳江令岳之大父也吳江予
先人之墓在焉去年予以奉母視自京師而南
令嘗臨其喪又遣人執紼導塋而祭之惻甚
佛子竊以隣壤在疚之人而令待之有禮此其
于境內簡陋有喪者當何如也心獨知其賢會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五
九
予力家居累苦若未有以報聞而令以處士故
制將承服邑人士攀號送令悲其喪而痛其去
者不與令之傷大父也令且行哭語邑學生沈
嘉禾曰岳不幸失父母惟祖氏實教督之今奉
職于茲勉勉夙夜以不敢廢墜庶幾欲使祖氏
之訓稍稍較著于時而祖氏已矣惟是掩墓之
石得附之名世勸之幽潛垂示永久此亦所以
卜告先祖于九原而死且不朽者也聞董子嘗

乘筆國史多紀述當世賢公卿大夫之事僅得
之一言是炯玄臺而見白日也顧今在荅雪諸
山之閒去江百里而遠岳方日夜奔還勢不能
越壤而見君子因益泣下以狀授沈生輩來乞
銘狀言丘氏黃岡人處士祖某文端文世有隱
德至處士皆不仕然黃岡人言隱居篤行立
信義植本務實可以敦俗者必曰丘氏云丘氏
既皆有德厚而處士益坦直與人無他腸皆樂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五

士

其簡易愈親就之然至義所不可卓然自持莫
得而奪也要之必不苟與者人以是服其有容
而嚴毅居家遂遂務爲謹勅趣子弟就學卽惰
日繩之卽學乃喜晚見令舉進士及爲吳江有
聲乃益喜曰茲不負吾教矣沈生輩皆言令歲
時使人候問處士必勉以樹立大義而尤以慈
愛爲本指惻惻皆長者之言也處士益厭世靡
薄專彌文而寡實以爲詐僞繁而世敝矣反之

者其朴乎乃自稱朴齋性儉約能積纖起家力
作業勤本務廩然古之遺民也予往往見吳江
人頌令如出一口吳江當津道要衝賦稅甲天
下易以奢泰而令一切節省之身先朴素望之
布衣儒者也與人交言簡意深登堂不疾呼未
嘗以急怒鞭責人者吳江人以是思令而不忍
其去以今言之抑孰知其皆奉處士之教也顧
令以卓異數聞于朝行且大用而處士不及見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五

士

以爲令悲然卽其所以教者亦足明已處士其
真有德而隱者哉予不識處士而以其孫觀之
良信法宜得書且予有先人之墓在令所治而
令行遠獨不得哭處士于前以附于攀號者之
衆傳曰重其親者必重人之親予何以報令之
臨其親而致不敢忘先人之意乎今旣已無及
已則銘史職也不當以幽憂辭處士名大鵬字
廷霄生丁亥五月六日歿辛亥七月廿九日年

八十有五母尚氏配宋氏子尚忠娶熊氏女適張大鳳孫岳娶黃氏女適黃勉然岳卽吳江令也岳子二一舉一鳴某年月日葬處士庶安鄉高沙村之後畝銘曰歲在亥處士生歲在亥處士歿年數應應有德德不售昌其後是謂不朽吾銘勒之示永久

明故奉直大夫刑部清吏司員外郎明齋

紀君配宜人吳氏合墓誌銘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五

三

紀氏其先汴人宋南渡扈蹕臨安元有紀秀者徙潯居焉遂爲烏程人四傳而爲存和處士旭旭生循朴處士榮榮生棲巖處士中而棲巖生鉞是爲臬石公臬石公不喜仕而好讀書務多所涉獵築小山雜蒔花木日閉門挾冊不與俗通居鄉篤行擇地而蹈尺寸不失與人交終始無貳臨事執不可奪鄉之稱長者必曰臬石公云而臬石公實生明齋君君名灝字宗周少穎

敏善記誦父愛之而兄遲鈍父嚴誦有程不中程輒笞督君進則涕泣哀請與分痛而退趣兄如程免父責日夕兢兢如弗遑自少篤友愛矣及兄既長廢學不治產家遂窘君本貧積纖時贏以佐其急而兄儻易無他腸事乏檢制君數引繩立準俾不得過差雖窘而弗墜初君昆弟四人君其仲也叔子嘗無辜被重誣抵獄幾危君挺身傾家往救得出人皆義之然君貧益甚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五

三

弗悔晏如也季最少早失母君携與居者十五年同衾併衣分甘均苦撫之如子教之如師及季爲諸生學成能自樹立始慰入其家四昆如一人焉性至孝母病晝夜宛轉掖摩身不抵席目不停瞬越旬而毗繫骨立家人憐之病益亟與吳宜人顧天攀呼請禱誓夫婦同以身代母歿不食者數日憤暈欲絕久而稍甦吮血一號聞者摧痛君行義本篤嘗從吾師唐先生游授

斯道之指學益有悟而與錢選部溫太史及予
爲石交每推君不可及而予三人前後皆舉進
士乃君亦舉于鄉矣顧試進士數弗第久益厭
遂謁選得光州州故汝寧輿區而相繼爲食墨
者所魚肉民不堪命蕭然矣君至嘆曰嗟乎樹
伐則本枯水洩則源竭民括之如此能有生乎
乃下令罷供億平收發除罰鍰禁賤市省里甲
諸所爲州費而股民者數下令悉去之令既下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五

古

自長老皆以昔所未見民舉手躍足謹騰四郊
相慶得生矣然州介淮黃汝漢之間冠蓋絡繹
取道而君既悉革諸費無應之士大夫或銜君
藩府中貴人爭益甚時適有行州中見君諸所
布令者察其實驚曰彼方自苦如是豈獨裔人
會泉石公嘗念子抵州買一蹇驢從兩僕來居
無何復策驢從僕去州始不識旣乃知之則又
傳相報驚曰彼親父子間如是豈獨裔人于是

爭者稍息銜者亦益解至有引車郭外驅過曰
毋苦紀君爲也然君事皆有宜毋已甚廩傳減
而不乏徒役少而無道亡久之更稱便焉州積
薄無蓄藏民齷齪慎忤好訟而多盜訟者自尺
布斗米數十錢以上或愬監司下州而盜自尺
布斗米數十錢以上或株連坐罪者亦不可勝
數君閱獄大笑因閔民愚抵罔至此輒盡論釋
報允遣出而君決大獄煮大豪立斷不爽毫髮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五

五

莫不翕然稱神明焉然君遇訟必先諭以理弭
其競心言之發于至誠人人感泣以是訟益少
而所釋盜尤開諭與更始俾知自新人人尤感
泣願死而州仇氏者大盜也椎埋聚黨剽光黃
間歷數守捕弗獲一日衆忽擁仇至君愕問之
則諸被釋者轉諭其黨同奮死縛以報効者也
君大喜勞釋者案仇而赦其黨盜以是益屏迹
民遂安堵而州號無事矣君仁愛感化章章較

著多此類當是時政遂爲諸郡縣第一在州部
使者察舉凡五去州察舉有二而遲中丞顏柱
史尤嚴明慎許可皆以君爲舉首有敝車羸馬
悃悃卓異之稱云而趙方伯者剛介嫉惡人也
或忌君者中之以事趙疑而使數輩至州偵歷
月餘無他言反盡得君治狀因執君手曰君精
白我幾爲人誤矣而曹汝寧者尤潔廉嫉惡見
君所釋重囚疑輕貸下州反其獄凡三下州三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五 去

而以州績進階奉直大夫封父爲奉直大夫光
州知州而贈母丁氏封配吳氏皆爲宜人吳宜
人者卽所與君禱母願以身代者也性端靖莊
慧少嘗讀孝經女訓知大義故能佐君事父母
盡力繕紡績補綴故能佐君貧約茹荼糲甘澹
泊故能佐君操持君之賢宜人實有助焉吳故
多仕宦爲松陵世家而父柏山公淮尤以信義
見重其族配陸氏是生宜人宜人精組繡潔滌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五 去

隨能力勤治其家懿美極多予獨著其大者如
此君生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卒隆慶丁
卯七月十三日宜人生正德壬申八月二十五
日卒萬曆二年六月十八日君繼母 氏子二
有章縣學生娶理問丁君女繼娶贈南京吏部
郎中沈君女有德府學生娶縣學生閔君女孫
女四長許聘舉人朱君之子某次許聘太學生
朱君之子某次許聘太史溫君之嗣子某茲有

章等將以萬曆四年正月合葬父母于簡圩之
新塋三千皆游吾門有才志哭而請銘予亦哭
遂爲之銘銘曰 德爲君子治爲循吏轉權未
幾繼以隕逝哭胡弗弔命則有制有子而賢能
嗣君志簡田之陽精靈所會埋此雙玉蔚蔚其
氣昌延後人綿爾百世

明故太平府知事陸肅齋先生墓誌銘

今吳興言世家彬彬盛者必稱陸氏陸氏貴自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五

太

瀘州君始瀘州名震有厚德以詩書起家宦不
終而訓子弟有法有子四人長御史崑次學諭
崑次南平令嵩又次爲肅齋君而御史南平同
舉進士御史當 武皇帝時言闕瑾事杖闕下
有風節而南平于民有恩犯毒暑禱雨死民愛
而祠之當是時陸氏名震天下肅齋君受學御
史痛父下世所以事御史者如事父學益日有
深久不第以例補太學聲益起又弗第選授太

平知事知事于選爲下考人言其篤學就第困
而趨選宜入高等且使馮依父兄借稱譽諸公
間可計知拔而方閉門却交謝游揚推挽之力
矯矯羣衆中以至此而君拂髯曰有命抵太平
三年故郡幕自念官下貧薄皆樸慙舍狗行偃
與羣吏趨走承事太守前有牒事蠅起聲撲鉤
未櫛纖以求給又趨走承事諸倖以望太守顏
色傳詞而冀容肅齋君家故贍能數自給恥與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五

左

諸幕爭纖持修朗橋侶獨立不能事諸倖諸行
部如虞御史諸君微察其能異之而倖不能平
也輒陰中以事去君君又拂髯曰去吾志也遂
歸君故美髯狀貌甚整性高潔所居自稱肅齋
以明意語琅然有聲目不流視行端步有矩抗
首肩立襲衣簇裾坐止進退秩秩見者肅如也
嘗試入其家無繁好雜翫而朝夕按行掃治自
庭宇所置物必有其處治屋不務崇廣而觀幽

繫精几席咸序室無游塵蓋君之心靡所往而不欲其肅者其素也能治生處部力作有次嘗任人興著不好專機利而數誠信將之其始非所以逐時而其後可持久用是不益饒而業不易墜與人言甚簡事已往往可覆卽城市史隸鄉野微細之人皆信君之能肅焉然君于太平乃以肅去其守官勅行廩廩不悔歸而益嚴既耄踰謹終其身足不妄蹈事不妄求口不妄褻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五

主

兢兢有古人長者之風又君之大者云先是南平早歿君既歸而御史亦歿惟君爲陸氏老內外子弟咸尊君而君善自怡樂數置酒與縉紳大夫高會縉紳大夫知其不妄敬目之人皆言陸氏伯仲顯名而季獨康壽以禮終始天固各有所豐也彼樹名于朝立義于鄉夫固咸有當爾苟德之不愆又何殊焉予與君之子陵游相善而御史之子隅舉京闈是歲予亦舉于鄉爲

同年南平之孫穩舉進士爲比部郎與予同朝蓋陸氏益盛矣陵有雅才學亦益博而亦如君久弗第至是君歿陵來見予于家以比部狀乞銘而予方治行諾之而未及銘也予還都而陵遣人數千里趣銘以掩壙乃序而銘之君名崗字如崗歸安人生成化某年月日歿嘉靖某年月日配張氏子五陵郡學生乞銘者也某先卒某某俱太學生女五嫁施偉凌啓嚴治張某閔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五

主

某偉 丞啓梧州府知事治太學生孫某某陵等以年月日葬肅齋君錢柯山之新塋予與陵及諸昆善而壻治予姻也故知君獨詳銘曰錢柯之塋君生所營也產色土而化文石其精疑也游斯終斯志則寧也盛德不當世後將興也徵逐諸昆慰爾靈也厥來烝烝視予銘也明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資政大夫叅議吳公配夫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大司寇吳公山者吳江人父少保公以功名顯弘治正德間忤逆瑾罷而公相繼起始舉進士由刑部郎歷按察布政使司三爲巡撫都御史轉刑部左右侍晉大司寇數著直節其爲郎諫武皇帝南巡震怒命廷跪五日復廷杖三十幾絕而公不悔其撫河南也伊瀋豎挾王爲奸利橋虔恣虐民被其害者不可勝數而臨漳強宗附肺腑犄角招亡命掠民財人尤患苦之前後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五

三

當事者莫敢問公獨疏豎罪狀因請薄責王使改而論強宗免爲庶人于是伊瀋不勝憤激庶人等走京師奏詆公執政者亦銜公素仇入巧詆落都御史左遷而公不悔及爲大司寇竟坐郭助事助者武定侯召侍輦輟親在上左右藉貴怙寵擅威福竊政權咸洵洵懼有異志用言者衆下廷臣議而議者劫積威窺密指多持兩端不能決公獨奮曰夫人臣有抗命無求容

以勛權雄及今剪之所以折逆萌弭釁漸爲國大計而萎腰咋舌如噬臍何豈人臣砥節不顧身之義哉乃窮究論勛棄市讞上久不報勛竟死獄中肅皇帝怒公奪公官歸而公不悔因曰臣家起布衣世承誤恩媿無尺寸稱塞今得誅賊臣除禍首獲奉骸骨恩愈渥矣卽旦夕蒙霧露填溝壑何恨命其子曰昔劉公大夏以罪戍邊卽日荷戈去何健也乃僦民車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五

三

陸走不掇抵利國監驛病作遂卒公旣卒而伊瀋竟以蓄不軌削滅嚮使早從公言稍去其黨芟其藥牯牛積豕豫銷害本豈憂其後哉嚮使助不窮論或因緣得出藉薪寢虎禍起肘腋間又寧渠伊瀋比哉公平生謹厚言若不出口號稱長者及其臨大議蹇諤人訥我奮執法不撓爲社稷慮深遠君子以爲不可及也公字靜之號訥菴始配毛氏贈淑人繼配劉氏封淑人

公卒且二十年而子禎奏郎署績例宜有賜典
扼時禁弗得請值 今皇帝臨御閔正直臣譴
斥者生有殊擢沒有加恤撫按臣皆以吳公聞
乃還公司寇官贈太子少保會孫燾以叅政
恩加贈公資政大夫毛氏劉氏皆加贈夫人先
是毛夫人已別葬墓久不可改而劉夫人新卒
諸子奉其柩與公合焉公墓亦久矣有誌傳甚
悉而諸子以適當啓封幸再蒙贈階遣使 賜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五

五

祭營墓至難邁也宜易題重紀並告父母以昭
曠恩示來世乃相與涕泣請余而公始終履歷
諸善政美行具載誌傳中余不著著其大者而
劉夫人未有述余特詳云劉夫人者長洲世家
有賢德識大體性莊寡言笑至事舅姑則愉婉
夙夜潔滌隨供饋伺起居承顏色務先意得舅
姑懽前姑王早世尤哀惻每王族屬至必厚禮
以寓思王行之至誠見者莫不感動其篤孝類

如此吳俗侈劉夫人兩家皆貴顧樸素服簋布
數斛諸嫁時錦綺至老藏篋笥若新身務力勤
內程女工而外綜家事操奇贏審廢者考計籍
毫髮不爽然至其散財周急救疾苦卽不訾又
弗計也知時趨舍臨事剴裁明決宏規遠圖有
丈夫之志焉當是時吳公出入踐更驅馳齊魯
江浙河洛閩蜀之郊積功勞以至大位不遑其
私而家以日拓劉夫人之力也劉夫人足不越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五

五

閨闈綱紀肅然家人奉令莫敢違業成而鄉閭
不擾吳公由是益喜初劉夫人歸而子棟方少
三女未嫁鞠育顧復如已出諸子長各與治第
一區基布鼎列望之較若畫一自分財授田至
器具皆均嫁諸女亦然諸子女不知其殊母也
卽鳴鳩之咏何加焉然其家範嚴訓教有法疑
善懲情又未嘗少假借也以是吳人至今言賢
母者必首稱劉夫人余女嫁禎之子撫旣熟聞

夫人賢而頑備狀其事益信蓋吳公專心許國而無內顧憂以成其名其亦有自哉嗟乎明興以來父子爲六曹尚書者天下廛十七家而吳其一也然吳公父子爲司寇同卒而贈少保同尤難父少保以瑾去子少保以勛去父子以正直見忤同尤難子少保與弟叅政巖同舉進士而弟知府崑亦嗣舉進士少保子副使禎與孫叅政燾同舉進士而諸孫熙廉等數人亦相

書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五

志

次舉鄉進士方彬彬起尤難諸子孫仕宦者以潔修顯後來者以文學進皆謹飭有漢石氏風其興且未艾尤益難也故天下稱吳公獨盛而余并著之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劉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其世系子姓詳並見前誌傳云銘曰吳公立朝秉志直夫人鞠子其心壹始則相成終合璧吳江之水匯震澤洞庭諸山當前出天帝闕之地靈謐積精鍾粹延世德

後來方興永無數

明故烟村先生顧公墓誌銘

煙村先生歸安之韶林顧氏也父犁雲翁爲凌甥用外氏凌姓而先生一日請其父曰顧氏得姓自有夏顧伯以來以封國爲氏所從久遠而譜牒可紀者醴侯以後代不乏人今祖父用一時困依外家義不可背獨奈何泯顧宗乎父蹶然許之復姓顧氏先生以祖隱元始徙韶林本

書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五

志

當世亂不仕而子孫數百年間遂無顯者恐其後益以寢微墮其先而無以光世系也乃補邑弟子員日夜吟誦不輟思以續乃祖絕業努力自致于時者因旣久益厭會犁雲翁老且病乃曰丈夫之處世也得其時則龍蛇奮興虎豹炳蔚吾祖顧伯以下是也不得其時則苞光含章淵蟄霧潤吾祖隱元是也今迄數百年以至於斯命則有所制矣豈吾一人實爲之吾聞命不

可徵時不可強吾既已困而方欲騁筆墨間與
新進者爭逐上下茲不已徵有制之命而強難
得之時者故且士所爲厲精罷神摩歲月希升
斗祿爲榮養也今既不可必得已親日且老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會 詔天下弟子員親老欲
辭歸養者聽加以冠服先生乃以例告而諸學
官弟子員相繼白先生篤學質行有狀而以親
故罷去宜稍承德意以示獎禮有司乃遣吏表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五

天

先生之廬而聽其請焉歲時衣所加冠服趨走
親側奉觴上壽拜舞極懽已乃對所知嘆曰昔
班爛非古而萊子行之以娛親也吾既已不仕
而猶資其章身以爲華哉凡吾爲此皆以親在
耳然簡兮之篇賢者所爲不得志而作以翫世
而自娛也彼其不知者以爲誇詡所遇則遠矣
於是人皆重先生之孝而嘆其心先是犁雲翁
大度喜俠志意甚廣而家以役戍晚節頗邑邑

不自得而口不言先生揣知之益鑒池繕亭闢
園場治廬舍畜音飯日與親爲樂置酒歌呼示
以豐厚內數窘多所質貸或時無僭儲而犁雲
翁不知以爲實贍也大喜蓋先生多方悅親類
如此性儉易數從閭里聚會善撫掌談笑竟日
意常怡然時有所開說人人勉以爲善解爭懽
忿奪隨所及衆自以不舐蹄也篤親戚故舊尤
厚招邀造請無虛日常若恐不及者緩急扣門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五

无

不以難爲解不以有無爲辭必謹盡力嘗慷慨
語客曰吾幸免溝壑欲以餘年築一塾以教里
之子弟設棺以給不能斂者終不爲子孫後日
計也語無何病甚而歿嗟乎先生有志不得施
用於時而僅欲施里中者卒亦不得耶嘻又何
甚也先生諱椿字壽夫別號煙村生辛亥十二
月八日歿壬子六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二配丘
氏能勤勞恭慎助先生爲學以過勞得血疾歿

繼配周氏有賢智子男二長名聽選官娶王氏
次喏郡學生娶唐氏女四長嫁董份封孺人次
嫁沈繼科聽選官次嫁施守學次嫁陸孫男
一君簡聘潘氏孫女二尚幼於是名與喏痛哭
擲地以告於份而亟圖大事焉且曰子必以銘
吾父份曰亟葬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
士一月而葬中外之親至今踰月矣世之孝子
慈孫始欲慎葬而未因循者非慢也其志欲備
禮也與其葬不得速寧不備而舉亟圖之是也
中外之親附肺腑而知先生者份于分深銘其
何辭乃杖泣而銘之葬以七月二十六附圩
先塋其世系載先生父犁雲翁志中銘曰哲
人云亡世之瘁傷其亡于何于此中藏人固其
宅神呵不祥抱志而歿中有耿光爾佑爾後而
熾而臧惟爾不亡

明故散官直齋李處士墓誌銘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五

三

李氏其先河南武安人武安言鉅姓推李氏至
明興有從戎東勝衛者隸衛籍遂爲遵化人而
遵化之李尤著處士性闊達好游年二十則出
遊江湖間嘗慨然曰夫賢豪卓犖遇合仕進建
功業而流聲名此固有所長也吾弗能已謹垂
堂戒踰閭守田里拘咫尺之地以老且歿吾弗
爲已並江涉淮犯風濤歷險艱安居者之所忌
而亦有天下之壯觀焉此吾之所適哉少善鬻
著覽物之所廢興蹠通能知時而遇變遂因遊
行賈走名邦大區所至無不得意者乃益起其
家凡諸賈專積纖嗇爭錐刀趨什一乾沒而處
士以雍容稱其游甚美諸大賈務俠廣車騎飭
冠劍從歌舞誇美靡治處士乃更折節儉約尚
樸素被服如儒者其術以能擇人而處當寬易
大度傾心推誠不警察微細若脫而畀之故咸
樂爲盡力至其施於家者自贏縮信訕規畫條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五

三

貫森列備具皆可以爲後式用是人益多其能
焉好義賑施有告以急者必謹當其意事感若
切已立然諾本忠信與人言皆可按覆也動止
進退皆有法人稱爲長者甚禮重之然其飭身
常恐恐畏異遇怫卽好謝讓道避室懷然自持
睦宗恤鄉尤號惇慤故其歿也邑之賢士大夫
深所嗟惜云處士名文宥字道榮祖恩父友皆
有厚德不仕而處士正德間嘗授散官非其好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五

三

也故以隱終焉生成化十九年二月二日歿嘉
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年七十有一母氏
配王氏子男一錄太學生孫男二汝漢太學生
汝淮生員淮先公沒孫女三適歐陽樞歐陽格
張其仁俱生員曾孫男四模枏校忒曾孫女一
俱幼予與處士相善久嘗試詢往所游歷與言
名山川顧盼矍鑠如在也其意有奇焉至其家
行確然不誣蓋隱問閭而自淑者與初予授汝

漢經而錄遊太學交好其父子居京師夏月秋
溢未嘗數從敖也間之知處士家法焉處士雖
不顯而子孫率其教彬彬將有興者處士足尚
已歿之明年正月八日錄葬處士城南龍山之
新塋請銘而納諸壙予旣交善其三世之間知
之獨詳誼不可辭也乃爲之銘曰嗟乎處士
有四方之志而老湫一室有山川之游而藏之
寥寥龍之巖幽是閔是恤啓爾子孫曰靡有斁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五

三

生于予交歿予銘石世世咸式石可泐銘不可
息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五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六

烏程董份用增甫著

明故正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畫溪姚公暨配淑人錢氏墓誌銘

姚故虞系生姚坊以地建姓而唐中書令梁國文貞公崇以名相昌厥宗而文貞九世孫宋禮部尚書延康殿大學士祐以文學繼其後姚遂益顯文僖生子侯守梧州而侯數世孫文爲元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六

一

長興學訓因徙家焉然張燕公撰文貞碑云姚自吳興徙洛則文之徙長興固復其始也以是吳興言著姓必稱姚焉而文生國用 明興爲民兵萬戶國用生貴貴生士傑士傑生岳岳爲宿松令實代廷尉陳公懋陳公清名振天下而岳前後婉德縣並樹祠皆吳興人也識者美焉治蹟宿松誌中而宿松生良輔以貢入太學是爲公父方太學之卒也家益貧公以孤童治經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六

二

明諸遠近弟子員從說經者衆已而舉於鄉又舉進士授行人選御史按山海等關刺舉不避風裁肅然以次按陝陝故織文絨輸縣官供尚衣進御以中貴人督之多乾沒不訐而織麓惡肅皇帝怒罷中貴人改命御史專督適當事首公頓發主者臧弊纖精美而省費四萬免餽給萬餘 上以御史辦治陝矣乃進俸仍令按陝一年蓋 特旨異數也初陝內多藩封外沿邊境藩數責逋有煩言而邊乏軍興遺隱患公獨兢兢多籌畫力節省而又蠲贖鍰出餘帑稍稍足濟矣然公以陝迫虜阻險民勞苦宜安靜務簡易而時乃有議專設管馬都御史增設靈州備兵副使而關西本有守巡道又設涇邠道公曰政不修而多置吏徒煩民耳乃悉疏罷之而撫臣張鎬之債敗總兵吉象之貪饕公曰此尤蠹民者也乃亟論黜之歲適饑因內發倉廩賑

錢穀以拊民而外振聲威壯敵愾以爲民衛故
公在陝虜不敢輕犯民皆安堵云陝事既竣乃
巡京營初京營冒鉅萬計姦利不可勝數而提
督臣爲宰執肺腑親人莫敢何問公輒奏去其
甚者宰執銜之公爲御史久荷 上特旨留人
謂旦夕內轉竟以京營事出爲福建海道副使
當是時海夷肇難而閩當賊衝公獨飭武略嚴
備禦卒免夷禍轉江西叅政以母憂闋改陝督

董學志園集

卷三十六

三

糧陝故按部地因親歷諸郡縣人懽呼擁道樂
輸不敢後已乃轉江西叅政使又轉右布政使
尋轉左會時政方更始而撫江西者稍稍取故
約束紛更之以傳廟堂指公屹屹持不可因大
忤數侵公公遂謝病拂衣去居無何用言者交
章薦乃仍以左布政起公山東公兩爲左伯輒
先下令諸解銀者入則所司緘封進而出則以
原緘發之公據案疑坐惟縣衡謹權錙銖無所

移筦庫不得與可謂風清塵絕矣先是山東嘗
籍戶分九則遇徭役輒以則爲差而至是議賦
者亦欲以則準焉諸大僚方主其議公獨曰夫
則壞成賦古先王制也萬世無改而籍戶分則
起於一時壞有常而戶易變且賦固壞出也今
捨壞而案戶其本末舛矣獨奈何廢萬世有常
之制不遵而徒以一時易變之籍爲據乎議者
遂沮退其援經證古執法不撓類如此公經術

董學志園集

卷三十六

四

明習而學深沉長藻鑑其按陝嘗典試事所舉
皆陝之雋也陝翕然服之旣而兩以提調叅試
事而典試者悉委重公所舉如陝故皆稱公知
人能得士焉初宰執掌銓者與公無雅素而采
衆論卽家用公復自左伯轉太僕卿未幾轉京
兆自謂有大德而公未嘗通書已不能無少望
及見又長揖不謝乃深恨而公恥浮湛薄比周
本不喜仕遂一朝乞骸骨歸識者曰古稱仕貴

遇合今宰執方用公嚮使公一造門少濡忍何
所不可致而始不爲謝繼不肯留鼎軸在前棄
去若敝屣史有云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斯豈
可與世俗道哉然公歸而少保馬公方議起公
撫陝議既定而公卒矣斯亦有命制之耶哀哉
予少嘗學易於游先生而公毋游先生兄弟也
故早與公善及予從太史後而公爲御史同列
侍從故知公獨深公平生悛悛如不出口至其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六

五

引繩墨切事情必罄竭無隱家居渾渾如不暇
別擇至其察賢愚辨當否必昭晰無遺與人溫
溫如不欲峻絕至其砥精白厲堅貞必始終表
裏無貳此其大略也然公要以寬大篤厚爲本
較然不欺以是天下知不知皆稱公君子長者
云公至性孝友親病叩天請代居喪慟哭哀毀
幾絕旣葬廬墓不還痛父早世視兩叔父如父
視伯兄如叔父撫兄子如子悉推讓兄祖業不

受而稟白家業不敢專家庭肅如也雍如也益
葺鄆南祖墓哀封樹置祭田纂族譜邇祖源流
推功德所自紀錄其語言爲家訓又博采古忠
臣孝子各序贊成書以示族且曰教以忠孝古
之道也每月朔則大會族而洽比之申啓迪焉
而又助婚喪拯急難匡其所不逮佐其貧故族
自數十年來少失所者仁矣哉公恬愉寡嗜欲
屏翫好不近聲色終身無媵妾喜焚香晏坐夫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六

六

婦相敬有古其缺梁鴻之風雖子弟不冠不見
雖病篤必盥櫛屬續無惰容怡然而逝若公者
真鄉之模準國之老成矣稱君子長者不虛哉
公諱一元字維貞別號畫溪生正德己巳五月
十日卒萬曆戊寅九月十七日壽七十先是以
奏績蒙 恩贈其父太學如子官而母游配錢
皆貤封焉錢系出吳越王爲縣鉅姓淑人父處
士淳母張氏而處士君有知人鑒識京兆公賢

當貴乃以淑人歸姚而游太淑人安貧性嚴重
喜樸惡靡淑人揣知其指乃盡脫簪珥綺縞爲
疏布衣太淑人乃曰嗟乎此真姚氏婦矣淑人
益竭勞瘁勤織紉治滫瀡奉爲姑懽病則宛轉
晝夜扶掖必調適而後已用是稱孝婦者籍甚
初京兆公繁修門無夜掃或有乘公出投饋者
淑人輒厲聲遣叱出之于是士大夫皆曰匪獨
公能也乃淑人亦烈丈夫也淑人遂著名而京

董學士亦園集

卷三十一

七

兆公廉益顯淑人生正德丙子二月十六日卒
萬曆己卯七月二十六日壽六十有四公三子
將合墓而持左伯陳公武選錢公狀來乞銘予
以二公有道言足信而予知公固所親聞見者
也乃稍傳益著之云三子皆太學生篤志奮厲
必能繼公而發者長紹科娶處士施君愈女次
紹儒娶縣令趙君文昭女次紹憲娶左府參軍
閔君道孚女女一許聘吳叅政公龍子道堯蚤

殤孫男十一長光宇娶陳君履貞女卽左伯公
孫也光宙聘太學生臧君懋德女光裕聘布政
司經歷周君文政女光宁未聘俱紹科出光世
聘虞部郎王君豫女光治光德未聘俱紹儒出
光啓聘太學生臧君懋和女光薦聘曲靖太守
顧君嗣衍女光祐光祚未聘俱紹憲出孫女十
二一適鄉進士張君天秩子郡庠生彞訓一適
選部郎沈君桐子邑庠生之方一適太學生丁

董學士亦園集

卷三十一

八

君良材子邑庠生應謨一許聘太學生金君敬
成子志立一許聘曲靖子明表二尚幼俱紹科
出一適都察院照磨臧君繼蓋子懋完二尚幼
俱紹儒出一許聘太學生凌君稗隆子洪初一
許聘進士臧君懋循子爾煥俱紹憲出曾孫女
一地在唐興山之陽以萬曆十年壬午正月
日合墓云銘曰 猗與姚公言不爲異行不尚
同如璞外潤如玉瑩中名以義立身與道從屹

然不搖寬大有容君子之德長者之風何不留
止寅亮 天工意所不可不顧萬鍾皎皎白駒
冥冥飛鴻白駒可摯冥鴻莫弋鷦鷯所棲梧桐
竹實彼鵲何知仰視曰嚇物固有殊志各有適
彼桑之間一畝之宅彼鄆之東五湖之澤人以
爲失我以爲得優哉游哉聊以永日與汝終老
胡遽奄忽如可贖子人其以百我聞周召化行
南國大夫素絲秉是正直夫人鵲巢專以純壹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六

九

豈曰偶然實惟躬率吳越之王貽厥婉質淑慎
其心孝敬維則脫彼綺繡恪共絰織采鮑抗蹤
孟桓接迹黜絕饋遺助此精白穀則同心沒則
同室愛篤爾嗣昌啓家祔延麻繩繩望氣蔚蔚
山川不朽爾世靡斁

明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白石蔡公

墓誌銘

公其先上蔡人宋遷都而秘書郎源

者扈車駕抵浙因徙德清家焉遂爲德清人七
世祖舜卿仕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
可宗生文浩文浩生綱綱生本本生麒麟生玘
玘舉于鄉爲延平府同知而同知生公年十八
舉進士爲行人性穎敏有異才好讀書一覽輒
過博極古今九經諸史六藝所纂百家所傳墳
典丘索之遺鼎彝篆籀之秘網羅涉躐浹貫
穿而時發于詩含英咀華落筆妙天下年少官
薄而天下言才子者必首推公莫不以賈傳復
生文彥再出諸公卿始皆欲收置門下尉籍甚
篤公數謝不顧反心害其能會時方選才彥充
宮館侍從輔導凡數十人獨擯公公閉門嘯詠
不輟恬如也嘗以行人奉使還報命而轉比部
員外郎久之以母憂去起而復爲比部公故倦
游益厭上書乞南復爲南比部優游郎署間而
前數十人在選者十敗八九世以是高之自行

董學士志園集

卷三十六

十

人爲郎凡十二年所而轉歸德守歸德故州也
方改郡而公首至譬之墾荒磧諸無所承公翦
草萊闢城郭初郡治小者立斷大者議聞具條
令督率諸縣備制度以整齊吏民政一時皆新
聲赫赫震兩河間矣未及三月又以母憂去起
而得衡州公以歸德初建治當急而衡樸淳宜
緩由是一切開略文法持大體務長厚數問民
疾苦因其謠俗諭以得意煦煦拊循而令長丞

董學士澐集卷三十一

士

尉率職于上父老里胥導命于下既無橋度亦
無廢弛愷悌之政行平和之氣通民忻忻若更
生矣封以內多名山暇必出遊遊必有賦而此
邦之人式歌且舞與之相應陶然樂也復立石
鼓書院集諸弟子材俊者其中弦誦肆興球鏞
夾擊彬彬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歸又進其尤材
俊者授古作之指摩以道義勉之力行其得賢
士尤盛焉識者言公治歸德猶以疆幹名至治

衡專以經術醞釀之近有道矣然疆幹者易見
而近道者難知公真不可及哉自衡轉四川副
使以父且老乞終養不報又轉江西叅政再乞
養不報竟以父憂去又轉山東按察使江西左
右布政使晉都察院副都御史河南巡撫時虜
犯內地山西諸寇猖獗勢且壓境公先機命將
殲其渠魁散其餘黨經略具布紀綱肅然而益
綏以寬大鎮以寧靜疆場宴謐民以乂安廟堂

董學士澐集卷三十一

主

益重之又晉兵部右侍郎掌京營理戎政京營
多與中貴人相連數問遺造請公獨謝弗與通
固心望又方疏戎政敝將上諸中貴人益忌之
時肅皇帝以虜事怒本兵而見公祝釐時足
微跛不悅因中以飛語徙南刑部右侍郎公喜
曰是固吾郎署時所上書乞者也遂行然公行
二年而足益病醫誤治之竟卒蓋年厯五十耳
哀哉公詩本奇而迹其所游歷登泰山上日觀

觀日出海中問秦漢所故封金泥玉檢處謁闕
里過洙泗並大江沿句曲遡武夷數居金陵瞻
鍾山王氣涉雲夢望巫陽駐衡嶽徘徊祝融峒
嶠七十二峰之上轉岷嶓躋劔閣渡河洛窺中
恒入幽薊以歸此皆天下大觀往往于公詩見
之靈爽互相與發是以奇益甚焉始其于詩喜
鮑謝多擬齊梁如珠璣錯陳藻繪在目外無遺
景內無乏思亦天下美麗之極矣而公顧恥其

董學士澹園集卷三十一

三

雕刻晚節聲律益平與錢劉並驅高岑接踵然
要之精詣各有至者文亦力追古昔成一家言
引繩墨切事情春容雅醇有足觀覽今所著自
知堂稿七卷樞筦集若干卷白石文集八十卷
嗟乎多矣哉稱才子不虛哉然公生八歲則其
父嘗携之大儒湛先生惟中見先生論道輒首
肯其天性固有合也及仕而與江西鄒先生羅
先生吾師唐先生益質微言究指趣學遂日進

觀別著五經札記足明其潛心于道矣即未及
公所至而嚮令不死其學當何如哉悲夫公名
汝楠字子木號白石生正德 年十月初六日
卒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父同知公號夷
軒公以南曹績贈祖及父皆通議大夫南京刑
部右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元配
臧氏皆贈淑人繼配吳氏子一炳齊官生聘陳
氏繼聘嚴氏女二長適國子生茅仲籍副使仲

董學士澹園集卷三十一

古

子也次適吳稼心炳齊將以隆慶二年閏十二
月三日塋公郭觀山之原初公精白潔修不喜
問錢穀產業而臧淑人力佐之起家及臧歿家
落矣又多難炳齊勢不能立而寄于陳獨賴侍
御朱公數保持之侍御公固衡之高賢自石鼓
出者也今恭浙藩開省湖郡所以恤公家者厚
道高義卓冠一時公塋固待之而舉乃以副使
狀來趣銘予與副使及公三人爲束髮交而予

宦游頗與公相值知之較詳故備著云銘曰

嗟乎蔡公生而夙慧才冠一時名滿海內江夏無雙洛陽鮮貳作爲歌詩超絕羣類咀其英華含蓄粹粹蘊山川靈發鬼神秘國之琛寶

朝之鼎彝叶胡不薦于清廟黼黻當世而乃

陸沉金馬束縛麒麟辟如太阿惟其所試耳筆

文人分符循吏飾以儒學合于經誼歸德畏威

衡有遺愛緩急以宜變化以概張弛不違惟道

書學志園集卷三十五

五

是賴踐更既多撫綏靡懈秉鉞天中揚旌河外

股肱皇家折衝邊塞方恃主知將熙帝

載扼于中涓阻其大拜我思蔡公夙秉明哲始

不競進晚不求合優游郎署尚持高節况臻政

塗豈能枉轍德如玉溫操與水絮乃如之人何

遽摧折千里之足隕于一蹶郭觀之原惟公之

宮山川崇深望氣鬱葱埋其文章化爲星虹百

世而下光被無窮

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坡東王公墓誌銘

穎王氏者其先居魯之蒙陰蒙陰人相傳爲漢

丞相陵後而穎王氏以世遠弗明也故斷自仲

和公始仲和公者自蒙陰徙東平明興從大

將軍徐公戰拘嶺破堅配穎旗校領兵屯穎東

七十里遂自東平徙穎聚族居焉而王氏遂爲

穎人仲和生文興文興生志剛志剛生普通普

通生琳琳生冕冕嘗治尚書爲穎弟子員弗第

書學志園集卷三十五

六

卒是爲公父父鮮兄弟獨生公二年而孤母錢

氏亦蚤卒當是時外無期親內無長母王氏勢

若綫而生母吳者未并歷拮据履險艱嘗荼苦

誓死撫其子以無墜王宗公感母劬勞痛家難

而遭變年十二則力耕穎陽勤稼穡以養母稍

成立備甘旨而母吳亡矣蓋公方弱冠而慟瘁

幾殄治喪盡禮營葬有法人哀其孝而稱其志

少孤不務舉子業不喜仕進而好延名師禮

賢士以篤教其子厚治具供帳數督趣之及子
謨舉進士爲推官則教以厲明哲恤民命無懈
而謨奉命惟謹及謨召入爲給事中則教以竭
忠盡事 主上無懈而謨奉命惟謹謨爲推官
有卓異名而其爲給事有正直名皆公之教也
于是兩封公如其官故事郡縣非部使者察舉
卽奏績不得貤封而謨以卓異數察舉自推官
得封蓋殊典云而其爲給事也則以 穆皇帝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一

七

登極恩再閱歲而再膺 褒命鄉人榮之至是
而王氏赫赫振矣人皆言一年之計種穀十年
之計種木百年之計種德王氏幾蹶而復興始
微而繼振者其德懋也然公貴顯不自居出不
具車馬衣不事文繡較之耕穎陽時如一日意
恬如也居不樂與當塗交非元旦不入縣庭不
能與縉紳罄折至其遇鄉父老雜然間處懽然
道故携酒促酌問桑麻序田里興劇而咏暇時

而奕則又未嘗不爽然暢也平生重行義好賑
施鄉黨有急者傾囊赴之不吝而緇黃者以禍
福怵喜人則堅拒之不納蓋公之待其鄉甚厚
而持其身甚端類如此人謂公德懋者此其一
也而公素不飾言語不尚表暴其美行亦不能
盡稱焉然吾聞公母吳之亡也適公生辰公逢
辰則悲痛却飲食有舉觴爲壽者輒益泣不自
持迄公高年而家人喻其指未嘗以宴喜爲祝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一

八

公亦悲痛不以既老衰若公者非庶幾所謂終
慕者耶始給事君出叅楚藩而念去公遠欲乞
歸養公不許而謂所親曰吾兒早計吾近七十
始足慮耳既而六十八而卒卒之日子孫羅側
顏色不惻引鑑整冠從容而逝夫未卒而預知
將卒而不亂若公者非庶幾所謂達生者耶公
大者章章如是斯亦足以傳矣先是予嘗承乏
校天下士得給事君奇之而給事君于予門不

數數也及予報罷而給事在楚藩貽書慰予義甚篤既而當事者怒給事以正直忤自楚左遷業又自左遷轉僉浙憲予居浙甚僻而僉憲君迂道過予義尤篤及僉憲君聞父疾亟疏乞歸未得請輒棄官去去則復迂道過予益篤蓋其以父疾憂惕身亦病且殆矣抵予家匍匐不能見予亟往就之獨涕泗承映咽不語意若有爲者及僉憲歸而父疾彌甚顙天請禱靡差乃刺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六

九

心血和藥進之越數月而公竟不起矣乃從千里外遣人計而乞予言誌其墓焉會予亦病病且久而僉憲君從千里外遣人者三予固聞僉憲君至孝有傷心者念其懇不可辭也遂次其事而銘之公諱邦益字子謙別號坡東生正德庚午二月十六日者卒萬曆丁丑二月二十一日封文林郎直隸保定府推官再封徵仕郎工科右給事中配郭氏工部郎中昇之孫女再封

孺人子三長卽謨配姜氏贈孺人繼配劉氏封孺人次訓配李氏次誥舉人配李氏 增之

女女一適楊益炳孫男五尚循尚衡謨出尚從尚復訓出尚胤誥出胤穎學生孫女五長適尚克孝百歲翁 府通判 之孫次許聘吳

倨國子生仕榮之子餘尚幼謨等以公卒之年四月二十八日塋公穎東河之南鳳頭屯先塋之側其銘在後歲者以予病且遠云銘曰 由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六

十

洗穎濱莊樂濠梁幽人之貞千古之芳公從往躅于彼徜徉從容觀化委順之常鳳屯之原白雲之鄉優哉游哉樂以無疆

明故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沈氏墓誌銘
一品夫人沈氏今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之元配也公嘗過份出諫議龔君所爲夫人狀屬份誌之因言夫人早世傷其賢懼遂泯沒塋二十年而墓石未紀蓋慎

之也茲以屬子矣份竊念公當代鉅老以夫人之賢宜得位望崇重足信後世者序次其事以傳而謬辱小子不稱非公始慎之意也輒謝不敢居數月公益趣之遂復念份門牆士幸列國史紀載職也公有命不可辭按狀夫人家世松江華亭人祖淮雲南按察司經歷以文學名父錫邑庠生號柘山嘗自奇其女擇壻惟謹初大司馬聶公爲縣令方以古學親督率諸弟子鮮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五

三

所當意獨少傳公年未及冠有大志喜力學令數目之謂夫人父曰必欲得賢壻莫如徐者父亦心奇公曰是公輔器也遂納聘焉未幾公舉于鄉又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故事進士未娶者得請于朝公以翰林賜假歸娶蓋榮遇也于是郡中人皆稱沈氏能擇壻族黨爭夸夫人乃夫人兢業若不自勝者事少傅父贈少保公母太夫人顧孝敬甚備當是時贈少保公

端方飭厲動以道自持太夫人尤嚴家上下原廩夫人婉約巽順獨能得舅姑心旣而從少傅公北上道聞贈少保公之喪公哀痛欲絕夫人亦慟甚曰婦事舅姑猶子事父母也子旣不得奉湯藥視飯含婦復在遠何以爲解乎歔歔惻惻聞者感動居常以不能事舅爲恨事太夫人顧尤盡力數先顧意承之待長姒甚恭無大小輒讓曰是吾舅之冢婦也待公母弟有禮勉以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六

三

務學撫恤甚至曰是吾姑之幼子也顧是以益儻而公第太僕公至今每言夫人必低徊嘆嗟不能已歲時爲致祀云公旣貴家益薄夫人紡績舊纓纓動作積纖爲旦夕具施槃紵箴績左右紉綻服疎茹糲勞苦不自休或言諸貴人皆珠璣綺縞坐而鼎食今卽不能何乃自挹損如此夫人慨然嘆曰嗟乎夫儉者廉之操而奢者賂之端勞者善之基而逸者縱之始也今仕宦

而敗者未嘗不由于奢與縱吾夫方厲志節吾敢以是爲累乎抑吾樂此不知爲苦也人乃稱服然夫人性慈仁好周給親戚有急者必視力所及賑之或不能賑卽惻惻不樂會父坐縣中役破其家吏繩以重法甚窘夫人遽出奩笥陳于堂泣告公曰父迫矣何用此爲請悉以是償其逋少延須臾命而公亦傾家所有資之事尋解然夫人竟以憂致疾卒于京師夫人莊重知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六

墓

大體不喜巫覡疾且亟家倉皇欲禱祀力起止之與公訣無他語但云當以禮儉勿用佛事恨其不得終養太夫人而已識者偉其言而悲其志焉夫人生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嘉靖庚寅六月二十六日年二十有六封孺人贈恭人再贈一品夫人母錢氏子一尚寶司司丞璠娶季氏封孺人孫男三長肇泰聘朱氏次肇祥又次肇遷孫女二長許聘包漸林次許聘郁

伯純始夫人卒之明年辛卯公以諫謫延平推官攢窆夫人于蔣涇之祖塋某年改塋于白洋灘之新塋今年庚申份爲誌其墓竊以詩人歌王者之化始于室家繫之周南召南言化自周召出也茲公實有周召之任將興二南之風而夫人命弗永惜哉然公方以道德輔主上媲美成周天下所歸頌而尚寶君能循雅守家法夫人亦可以少慰矣尚寶實奉明旨馳檄歸因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六

墓

以月日安誌墓中云銘曰古者婦德不見于時維彼二南詩實歌之王化所始匪伊則私繫古邈矣疇是則倣猗與夫人實秉恭孝勤爲善基儉則明操胡德斯美而弗永年嗟乎夫人維邦之媛人何弗淑悠彼蒼天吾師少傳佐主于道海內頌之曰周與召匡贊化原以弼世教夫人有知爰慰厥衷何存何亡而悲弗終我今作銘繼于國風百世之後尚視茲石山川有

改吾銘弗易

明處士竹墟顧公暨配丘孺人合葬墓誌銘

顧本名族其先顧臨者當宋熙寧時以給事中
歷吏部侍郎龍圖閣學士而諸學士蘇軾孫覺
等皆稱其慷慨論議凜然有古遺直風而臨爲
會稽人臨孫隱元者始徙吳興之韶林遂爲韶
林人而隱元五世孫煒元者爲元宿松簿官早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六

重

而治狀著得祀名宦祠而煒元三世孫原愷者
當元季盜起大盜竊名號據吳中羣盜剽攻肆
出而韶林吳之西界也當是時邑無完城里無
寧墟韶林居其間如斗大獨原愷號召集少壯
爲兵築堡壘隱若敵國盜不敢犯會 天兵平
吳遂定焉人賴其保障皆感泣而遠近莫不知
有元愷名 明興采漢徙強宗以實京師之議
號曰富戶而原愷首在徙中家 輦轂下者四

十五年而復歸原愷生彥璋彥璋生儼儼生璇
璇生佐是爲怡竹公蓋處士父也怡竹公娶姚
邑令女孫因徙婦家居焉爲姚莊顧氏而人稱
顧氏者必曰韶林云初姚母孕處士將就蓐處
士父忽夢有袍笏貴人者至車從甚都衛仗甚
設方呵擁入門驚起亟視則處士生矣甚異之
及長倜儻瑰瑋立然喏尚忠信嘗稱寧人負我
毋我負人人有德于己者弗忘必報之至嘗所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六

重

施德于人者如弗知也周恤宗人賑其急遇婚
嫁大故輒趨辦治卽捐家所有無吝尤篤友愛
親兄弟五人常同起居共筦鑰公錢穀不私均
賦代役翕然如一家見者以爲古姜肱不過也
會部使者喜鷹擊蜺驚立威每逮鞠死鞭箠下
者十八九民聞逮輒避匿避不能者家必哭送
之而處士兄被重構逮急適病不能行方無措
處士乃奮往挺身代如赴虎穴無難色及鞭箠

幸不死既脫虎口無德容識者高之其重友于
輕生好義緩急無貳類如此初予婚于顧而婦
翁煙村公者處士公之弟公蓋予丈人行也而
處士之子富川令震者與予爲束髮交以文學
道義相砥礪志趣相洽其游如昆季懼以是嘗
數過處士家處士頎而恭樸而毅目光睟而晶
焚與人無煦煦言而意厚見人不喻喻熱而情
親每予至雖病必出雖高年必終坐數而不厭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大

圭

久而益真諒如也予乃退謂所親曰嗟乎漢人
之稱長者有味乎其言之也今處士公義甚高
多大節而謹慤厚重專務實行黜歎詞非漢所
謂長者其人哉而今俗益偷文益盛薄先進而
喜後生不知其所抵矣孔子稱魯道斷斷者所
以傷俗也予蓋重感嘆之而予先淑人每歸寧
顧氏數爲予言丘孺人者誠賢母也其敬養舅
姑有禮惠愛諸子孫内外有恩指摺佐家事有

法與婦婢分工其惟與最上者等食與最下
者等啖苦習勞晝夜不遑息事事有緒其言猶
在予耳不忘而富川言處士父輕財廓達始讓
祖產千金繼讓外家產亦千金弗受蓋磊落丈
夫也而家遂不振獨處士身率五兄弟盡力畝
畝而丘操井臼爲諸妯娌先積纖累勤家以日
起而好施賑無吝惜其佐處士起家而多行義
者丘實有力焉丘亦白馬鉅姓孺人祖璫以貢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大

圭

爲國學生父璧母凌氏大中丞晏如之後裔孺
人生而早孤育于仲父某仲父有隱德人稱其
爲王彥方之流數訓以內則女史家教肅然孺
人之賢蓋亦有自云今年冬富川將塋處士以
孺人配而匍匐過予曰震不肖無能爲辱而公
實重吾父母矣銘非公不可會予病未亟就而
富川之子御史自京師貽書來曰始爾行兒時
嘗戲大父母膝下大父手携之曰今日董太史

上來斯固自弟子員而吾知其爲國士矣嘗試
與汝出迎之而大母夙夜治具供帳如天人弗
遑暇蓋行不肖不足以辱而大父母素重公矣
銘非公不可病有間遂次其事著之處士公諱
壽字惟高別號竹墟生弘治己酉八月二十一
日癸嘉靖乙卯九月五日壽六十六孺人蓋始
壟北沈九圩至是合葬焉子男二長卽富川震
孝茅氏按察副使坤女弟也詳見副使公所撰

墓表

墓

墓表中繼沈氏又繼施氏次繼宗天女一嫁理
問沈价孫男五長卽爾行陝西道監察御史娶
施氏爾志太學生娶費氏繼閔氏爾德娶茅氏
爾力邑庠生娶施氏爾功聘王氏孫女四一適
曹某一適胡子升一許嫁吳繼祖一許嫁沈之
壘曾孫男三克京邑庠生娶沈氏爾行出舜京
聘茅氏湯京未聘曾孫女一許嫁施某皆爾志
出初處士公嘗語丘儒人曰吾先世自龍圖以

天官學士建功名歷寧間而數百年無顯者其
思所以繼吾祖乎乃多方教震震亦篤志力學
治經明諸督學使數考校冠湖士十不失一而
竟弗第廩爲富川然富川學以弗第益博親以
微言與旨授之爾行遂取進士魁選頃嘗數上
疏言事中外稱名御史而人言龍圖以諫議有
古遺直風爾行以御史有龍圖風可謂能不匱
其祖者矣而諸子弟皆有俊才益厲學顧氏真

墓表

墓

未可量也葬以萬曆壬午正月朔日墓在北沈
九圩之原銘曰 古稱盛德其世必興處士敦
懃孝弟力行重厚長者老成典刑赴兄急難義
重鵠鵠奮身代死不顧其生應奇夢袍笏降
禎天命匪偶未顯厥徵昔在陳繇實叶鳳鳴歷
千累世乃爲國卿周室掌夢與筮協靈身旣植
德配以順貞源深流長本固末榮不在其身
其後人子以經術比漢儒林孫乃嗣也振忠直

聲父教彌著祖武有繩 天子之詔赫赫明明
將膺曠蕩蒙馳賁坐絳駟寶翟內外寵承理有
先兆象乃預呈世世罔替尚視茲銘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六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六

三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七

烏程董份用均甫著

明故贈恭人莊氏墓誌銘

莊恭人者今大中丞陳公元配也初予從太史
後而陳公爲御史與予善至是貽書曰嗟乎吾
莊恭人之賢而足傷也太史公方叙述當世賢
公卿大夫之德窮不遺閭閻不廢閭閻其盛
天下莫不聞乃吾莊恭人歿十餘年所矣始塋
董學士泌園集卷之三十七

一

東山未有識茲卜改兆吉以待太史公一言非
所敢望也敢以請予謝不敏會予病閱歲寢加
而陳公從數千里請數至不輟益勤已而病有
間乃稍按狀而著之狀言莊恭人者閩世家某
郡守三溪公之女也少穎慧至孝知大義始歸
陳陳公念母恭人氏早世有婦而不得一日
見也嗚咽泣承映哀不止恭人亦念爲人有姑
而不得一日事也亦嗚咽泣承映哀不止是日

家尊章諸姻姪親戚及諸侍嫗從婢見者皆泣不能視滿堂皆驚既歸潔滄澠醢醢外事陳公父大中丞雙溪公甚備雙溪公亟稱孝而內事陳公繼母高庶母王亦亟稱孝不置王始因陳公失母撫陳公有恩故恭人孝事高而事王與高埒重恩也于是二母皆懽人尤難之歲時恪共祀惟謹至恭人忌輒追慕嗚咽泣承映哀不止如是爲常蓋篤孝其天性云歸陳甫匝月而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二十七

三

陳公數游諸他邑授諸弟子經年歲一再返還則輒尉勞問指授若何業進有幾無兒女子刺刺言間陳公家居益勉懋業夜則挾箴續繡文或理絲枲助陳公誦不休倦則起歛衽曰而忘翁大人堂上之屬望乎而忘母恭人地下之銜戚乎彼閉室出其書錐股流血者何如也陳公感益發憤及陳公數困弗第頗悒鬱則又慰曰夫桃柳春艷蘭桂秋華物固各有時也鸞鳩決

起鵬鵬扶搖物固各有志也茲亦厲志以待時而已世豈有才如子而終困者哉何悒鬱之有乃身椎髻布衣悉解故嫁時簪珥綺繡裝貿以資陳公學陳公愈感發憤已乃舉于鄉又舉進士先陳公未舉時恭人嘗夢恭人勞之曰孝婦甚苦吾兒困不三期舉矣迨三期果然及舉進士又夢曰孝婦亟起吾兒明日歸矣越明果至人皆以恭人孝感云自陳公以進士授推官察卓異召選御史寢顯而恭人服䟽攻啖不異故惟布時檢約其家有加乃知所以日夜厲勉陳公者固非爲其身富貴計也恭人亦賢矣哉予惟古婦德不外見其著者固附其夫以傳也故羊叔子斷機鮑子都鹿車王仲卿牛衣載在史傳至今誦之不衰則以三氏固賢而三君子尤足附也今恭人事與三氏略同而陳公持風紀抱經世才他日所建立當不在三君子下其必

董學士泌園集

卷二十七

三

傳無疑已而陳公又言前爲御史將按楚恭人病歔血欲延醫診之拒曰夫修短有數死卽死耳婦人何得使醫執其手診耶及楚行未幾恭人竟不診而卒當陳公待命公車倭寇薄樂城急衆懼無措獨恭人顏色不變第曰懷三尺白繪曰卽更急吾持此從恭人地下矣何懼其家及閭里皆異之蓋志節凜凜類如此尤足傳矣陳公名省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封父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七

四

雙溪公如其官贈母及莊皆恭人而繼母高封恭人今轉右副都御史巡撫而以高喪歸得改葬莊恭人于莊恭人生嘉靖甲午九月廿九日卒嘉靖丙寅十月十六日子男三長濟娶主事林君朝聘女長源聘叅政林君舜道女長澱聘長史君德女長濟長源皆生員女一許林大宗伯林公濂仲子孫女三尚幼銘曰賢而不永年足傷也賢而必傳德足彰也附

青雲之士有耿光也貽厥後世其延昌也

明故南京太僕寺丞王子敬先生墓誌銘

明興重翰林自庶吉士始昔周歌吉士未有其官皇祖舉數千載曠典開文樓置館駕數幸親校肄優異之而肅皇帝諭閣臣以翰林承顧問備輔弼宜慎選而壬辰歲選而報罷罷復選之甚慎重也至辛丑歲上親命題覽卷定其次而浙王子敬者在選中浙首省而子敬發省解第一人爲東南才子海內博士諸生翕然退讓之稱王先生云而諸吉士見之亦曰此所謂東海王先生者也皆推焉而子敬獨善予予兩人自以幸居著作庭紉天閣東觀書益涉躡貫穿法古昔矯近世反之乎正成一家言自許當不負久之予承乏史局而子敬改刑科給事中每恨同趣殊途不復能究其業而予嘗語諸君觀子敬身不踰五尺志雄一時數叩首伸

董學士沁園集卷三十七

五

眉論天下事意欲有所出之得其當以報主
上匡國家其素所蓄積也而茲列諫爭卽他日
有披肝膽瀝仗下誓死不回者必吾子敬已會
禮部試天下士故事考官入試闈中各局戶閱
所分卷人不得數往來卷不得更易而考官彭
者分宜人怙勢險詖剛暴士也居嘗突入他考
官所強其卷奪之他考官不能拒已相顧咤矣
及出而輔臣翟公二子皆在彭取中覆之則奪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七

本

他考官卷也以是人益咤而京師大俠張者亦
江西人與彭乾沒以財通而故從二子所鬻權
爲奸利至是益出入彭翟間醉酒宜洩事甚露
諸司無不傳相語咤矣而翟方當國人未敢動
又翟在諸輔中能恭謹下士士感其煦濡忍之
而子敬獨奮曰所以稱耳目臣者謂其抉幽發
隱備所未睹聞也業已彰著而忍不發謂耳目
何且天下事孰有大于貢舉者乎而輔臣以提

衡總綱紀表正百官爲職而令貪人大猾挾其
子行私籍籍播汙惡言而猶欲掩耳目蔽日月
又何可忍也乃抗疏疏上肅皇帝下其事詔
獄逮彭張雜考之引繩批根得其實上盛怒
立罷翟黜其二子而彭張或黜或戍他考官謫
有差蓋天威赫赫震矣先是言事者多不測
事至則錯愕搖手皆寒心及子敬挺身撼鼎鑪
犯忌諱而赫赫若此人乃謂天子本神聖而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七

七

下無正言卽言不當耳觀王給事疏一入而譬
之震霆一擊天地開朗矣于是人皆稱壯偉而
權貴人目之恐其建白益多將及已乃因事出
爲湖廣按察司知事轉廣東新會縣知縣縣負
海習環利好訟爭而愼伎多豪豪皆賄官怵民
恣吞噬民畏苦之子敬乃密召縣父老具列諸
豪姓名好兇狀次第剪艾人不知所出稱神明
而盡案諸訟訐傳爰書論讞考當無枉始而訟

者嘗數百人至是咸輸服稽首稱神明者益衆
踰月訟遂清縣故椎埋多盜而黃毛鼠者大盜
也怙險聚黨數劫掠莫能制子敬乃部民兵嚴
號令設方略立擒黃毛鼠散其黨千人戮有罪
宥無辜而大盜既誅小偷咸息枹鼓亦益稀矣
而瀕縣海口最鉅數決子敬令諸犯載土與石
贖既具因多置破艘實土石其中沉之口遂塞
塹地盡爲腴田新會稱樂土焉初遷謫者畏嶺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七

八

海所從來久矣或抑鬱失志自傷或負貴不親
事廢職乃子敬獨晝夜竭力爲民勞人以是益
稱之暇則引博士諸生傳以經術親授師指而
擇其俊又厚廩餼勗其成而邑人白沙陳先生
者儒宗也延禮其裔梓其書使學者知所誦法
其在楚則校選文苑詩布天下而苑詩天下不
多見見則苦其繁及校選一出皆踴躍稱善蓋
子敬厲精任事而以其間崇文重道孳孳如不

遑多此類而楚中諸生吳國倫者嘗以文投語
一見驚曰此我輩人也當取高第以文顯既而
吳亦發省解第一人爲給事數遷謫而與李于
麟王元美稱七才子大略與子敬埒云子敬自
新會轉南京太僕丞人猶以淹屈而終以權貴
人銜之言者受其旨論去焉夫士以挺身誓死
披肝膽言天下大事于前而望風承指之人乘
毀譽細微以議其後此巷伯之所爲作也亦

董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七

九

可深嘆矣然子敬至性篤孝歸而父母幸無恙
旦夕具甘旨治尊俎捧觴上壽數自暢二大人
前愉愉樂也若不知有罷官者及父沒而摧痛
毀瘠殆矣及母沒而積痛益殆數垂絕若不知
有生者尋遂卒哀哉然子敬卒十年而子萱亦
舉進士選吉士授國史編修繼其父稱才子而
國史君奉使還紆道百里枉車轡而臨子會子
開出而駐車解轡者越五日見則歔歔持狀乞

銘予因謂之曰古言求名于朝今予自長安來
欲顯其親名而以臨予左矣然予與而王先生
遊踰四十六年而歷歷在心目事本末非外人
所具知也予固當銘然予聞王先生將卜室嘗
夢巍樓業業有大槐樹亭亭覆其上旁有指之
者曰此公家樹也寤而立起如卜室所則樹果
在焉因定築居之今綠槐堂是已夫槐者古三
公象王之上世常植之且王先生膺 先皇帝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七

十一

慎重之選而其志未畢今在子乎夢實命之矣
予因論次其事歸焉王先生名交字子敬一字
徵久別號龍田晚乃號同齋慈谿德門里人其
先義之仲弟璘之實爲始祖越二十世而大父
坑爲廣德判官父峇舉進士母周氏配費氏早
卒繼配薛氏封太孺人子男四益國子生娶張
氏荃娶董氏董娶蔡氏荃董皆庠生荃則國史
君也娶陳氏 繼娶包氏封孺人女二長

適包觀次適顏子望俱庠生先生 丙戌

六月八日卒隆庚午九月七日益等卜以萬曆

丁亥十月塋 之原銘曰 高山幾幾誕降

厥靈大海湯湯通疑其精精靈鬱結明哲挺生

荷 帝之選禁秘是登圖書之府著作之庭珪

璋既琢琬琰以承謂當朝夕式奉準程始同末

異獨往難并舍我偃息趨彼諫爭虎豹九關逆

鱗是櫻鳳皇千仞朝陽一鳴志貫金石力撼鼎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七

十二

鑑 皇赫斯怒震驚在廷正 國之紀顯 王
之明如日斯朗如雷以轟凡百有位孰敢不貞
悠悠昊天不鑒孤立羣邪醜正黨黑惡白朝以
言進暮以讒譎人不必用貴其正直言不必多
貴其匡國維此一舉何媿竹帛要觀南海祝融
之域九疑微茫蒼梧可質心旣不啻人則何恤
澤有可施地又何擇與民周旋帶星出入諸所
建樹亦足暴白彼何爲哉復此訛謗孰取訛人

投畀有北賦吊湘纍歌咏巷伯嗟嗟彼蒼曷其
有極惟此王氏將必有興 帝召掌夢示以明
徵有人在下欲輔其成再世而起莫之與京相
彼槐矣實應台星禎祥將集符兆先呈用占爾
喬當秉國衡安此窀穸世世其寧

明故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東臺王

公墓誌銘

太僕東臺王公者名惟中字道原其仲兄慎中

畫學志圖集卷三十七

士

以吏部郎忤權貴出爲叅政海內重之稱遵嚴
先生先生有冠世才作爲文章能博極羣書發
以已意超出筆墨畦逕之外而洞見本指其義
躍如固天下宗工也公自少受業尊事其兄如
嚴師而先生亦推讓其弟如畏友大槩公貫穿
浹洽得之先生者獨多而湛心潭思亦有深造
遠詣卓然能並峙立一時稱二王焉天下雅聞
二王名及公舉進士待公車衆皆景嚮公美髭

髯頰而白皙飄飄有凌雲氣望之若神仙中人
及久與居則引繩而趨擇地而蹈循循實行君
子也性沉默言若不出口及扣之則持論簡而
當約而理莫不中要領焉以是諸老先生爭識
之以爲國器而諸同進者皆自以弗及也已而
以父憂去起家授武選司主事初武選隸武臣
世系有本籍而擣度吏故貿亂之使不得肯綮
吏遂握利權甚重獨公嚴嚴其籍追邇本始而

畫學志圖集卷三十七

士

吏不能爲奸人莫不稱快而大司馬聶公亟推
許之名遂隆隆起尋改儀制進郎中有王子乞
封者遣人以千金來致公正色却其金寘其人
于獄而稽勝考序則固當封者也卒爲請封如
故或問之曰公怒其人而遂其請何也則曰吾
黜汗絕滓所以正法也而玉版有成牒 天潢
有定序尤法之正也吾豈可以繫吾身而廢法
哉于曩在史局實聞斯言則嘆公守職甚峻而

持議甚平峻則古高士之茂烈也而平則古有道之至公也峻不可及而平尤難公其難矣哉
會東宮將加元服行大婚禮當是時肅皇帝睿聖凡諸大禮皆宸衷親自裁定羣臣咸惴惴莫能當獨公援據典故參酌時宜屢疏屢報可而少師徐公爲大宗伯甚倚賴之禮成上甚嘉悅居無何擢公尚寶司卿蓋特命也人皆以公荷上眷懷將且顯用而公遂巡奉

董學志園集卷三十七

五

而使微藩矣久之轉南太僕少卿而建安李公爲太宰以疆直自遂與執政抵牾而奸人乘瑕毀謗語言加以巧詆陷李大辟而執政批根諸閩人爲李晉用者無論賢否悉逐之公亦在行中人皆惜公之才爲公稱冤不已而公灑然曰吾有母壽考而兄方家居吾歸而奉慈母之暮齡聽先生之緒教餘論未必非得也居二年而母夫人以天年終先生亦遂下世旣已備極慘

戚而二弟復相繼以沒則公之荼苦莫踰此時矣公經紀其喪撫其兄弟之子如已子又撫其女弟之子如猶子惻怛保特恩恤備至蓋其天性然也公篤于懿親施及故舊凡待以舉火者若干家每歲時伏臘發粟于庾發金于囊徧存諸故人故人有急旦暮叩門未嘗以無爲解卽已紉乏亦必轉貸赴之務當其意南安有黃生者自負跼蹐酒坐不可近賓客皆棄薄之至

董學志園集卷三十七

五

則唾而走公獨與深飲益懽察其窘艱時時調其困終身無厭倦也人以是服其厚道誦義無窮焉平生煦煦喜汲引後進有當奎通問必再三稱述人善而絕不使之知慷慨好直節負不平少司寇詹公自言在時其家嘗有獄獄獄使者誤聽欲釋其仇罪而反罪其家焉公與使者有舊乃直入白其冤狀言甚剴切使者竦聽之獄遂得無枉而其家實未嘗請公亦不待其請

也其光明磊落類如此然古有言目能睹遠近
而不自見其睫公能暴人之寃而不能自免于
厄則亦未必非直節者激之也然公則曰古人
爭席爭竈呼牛呼馬言隨所遇而櫻于懷也今
吾比竈席之爭牛馬之呼雖有甚焉而要之則
所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莊生之所
謂達也予聞公言益嘆服既而公仲子同休舉
進士矣予乃貽公書曰申包胥有言天定勝人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七 未

也其言皆身所閱歷良信而予與公同舉進士
同仕于朝又親所睹記者也因加裨益而序次
之云按狀王本光州固始人唐末始祖保隆公
開府莆中因而占籍及明興有子元者徙安
平爲晉江人子元生瑞昌瑞昌生寰皆有隱德
稱長者寰復徙郡城而寰生紀以子貴累封奉
直大夫考功員外郎配徐氏尚寶司卿竹坡公
少封宜人而吏部公生子五其仲子卽遵嚴先
董學士志園集卷三十七 主

生而公其中子也配氏公生子人長
國學生先公卒次同休卽比部也女人適
公生于正德辛未九月十三日卒于萬曆戊
子七月二十八日年七十有八歲比部卜以
塋公于之原銘曰惟閩與區處天
南極大海環之高山壁立葱葱蔚蔚其中有真
人宅焉二王之興間氣所出若麟比駕如鳳聯
翼公有師承能自振飭仕雖未竟確砥厥職峻

却千金厲聲正色我思古人惟揚清白涅而不
滓于今有赫廉不失已貞不戾物既峻且平光
明如日匡佐大禮有典有則授經考制加以潤
飾五帝神聖其臣莫及公達國體上契淵默
皇命昭宣如綸如緯方期顯用遽膺枰擊崑山
旣焚不辨玉石孰取讒人投畀有比公獨于歸
灑然自適優哉悠哉母兄之側昊天不弔愍
凶于值蓼莪之哀棠棣之戚死喪荼苦慘焉倏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七

太

集公于此時痛安有極鵲鴒在原鴈鳩純一撫
其遺孤佐其成立視若已子病若已感篤于憂
倫天性惻惻傍施宗親故舊咸及忘已之艱赴
人之急遠近誦義鄉閭歸德接引善類暴白冤
抑名公播揚乃證其實匪以納交本由秉直直
節不回卒抵于厄省躬不訐于人何恤昔在往
聖猶有削迹暨于達士任其爭席公旣已達心
乎曠逸聰明不衰加餐強食謂踰期願何遽奄

忽有子而賢天衢奮軼方如黃鵠振其六翮日
夜銜泣卜爾窆窆高巍魏巍大海湯湯公返其
真此中是藏子孫承之百世其昌

明故秋軒李處士墓誌銘

秋軒李處士者給事中科之父也始給事君嘗
迎其父京師年且七十矣強食善步能視聽不
衰居歲所忽不樂久游念其鄉給事君乃上疏
奉父還又歲所期當行而思父且老徬徨不能

董學士泌園集卷三十七

九

去處士輒趣之曰予先諫大夫之後也嘗以直
顯于朝今數世幸復其始謂當旦暮努力竭忠
畢思幾有補裨以續吾祖此孝之大者乃效兒
女子依依親側乎且時固有宜事固有分吾年
及而幸未衰此固汝自効之時也委質而盡其
事者分也卽復數年逮吾衰而歸侍我豈非兩
得者哉遂數趣之給事君乃復來京師又歲所
而處士病病竟不起給事哭踊自躑曰痛哉吾

不能違父命而至此極也乃以其友國史曹君
狀來乞銘予與給事君善悲其志又數聞處士
賢爲之叙季氏江陰人明興諱有開者嘗爲
刑科給事中卽所謂以直顯者也處士高祖恒
曾祖瑞祖晟宗皆不仕而有隱德江陰稱爲善
族父文昌邑弟子員別號墨軒以學著處士少
穎敏能傳父學而遭值多故輒棄去經營其家
供父母養嘆曰此古人所以爲學也亦何必從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七

手

儒生習帖呬事筆硯間而後稱學乎然處士好
圖史多所涉略數究觀古人微義與旨抗顏爲
諸生師顧不務仕進鄉人以是知處士非不學
者志固有在也性孝友能竭力承其親居喪有
法親歿產單盡諸昆累繫左提右挈力持之俾
各有成立及子貴悉推居室讓之曰此吾夙心
也旣老友愛彌篤宗族調護之尤厚內外肅雍
鄉人稱家行者必法焉與人交坦易洞見肝膈

不設機事不疑人欺人亦以季公長者不忍欺
之遠近皆相慕而鄉先生湯廷尉者端介人也
平生少許可獨稱季處士賢每與處士語必移
日諸先生皆願交處士當是時處士聲籍甚吳
中已而給事君方進用顯矣乃更辟匿吳中人
尚雍容喜游俠諸貴家車騎甚都追從甚盛不
則相恥處士獨布衣徒步數游里門問故所嘗
善與道夙昔踵趨接坐恬如也諸先生益慕之

董學士沁園集

卷三十七

三

造請結社俛仰嘯歌意若世外云好趨人之急
振施恐弗逮求方書手製良藥遇病者輒給焉
嘗慨然欲置義田以贍其族建義學以待鄉子
弟之無師者而竟未及惜哉處士生弘治戊申
三月二十五日歿嘉靖庚申八月十八日年七
十有三母周氏配徐氏繼配葉氏子男一曰科
禮科給事中也娶邢氏女三適吳旻沈曜趙觀
觀縣學生孫男三長曰同春聘徐氏次同寅聘

葉氏次同芳聘張氏初給事君以處士言復還京師將少濡忍其地封處士日月有期矣處士遂先卒予以是尤悲之茲以壬戌之八月十三日葬處士黃山祖塋之傍銘曰 延陵季氏人所賢學不希進居林泉教子大義繩其先其行足法言可傳生有明德歿弗諼佳氣蔚蔚黃山原今往從之返真元藏玉其中光燭天我銘茲石常炯然

黃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七

三

明故南京高橋門千戶所吏自西野俞君

墓誌銘

俞西野君字湯和湖之烏程人也其先有應符者宋之僉書樞密事應符生興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興生如珪提舉廣王府事如珪生俊俊以子衡州府知府觀貴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俊生縉縉生叙曲江縣知縣叙生諤九江府檢校而九江實生君君少慧能讀書九江

每奇其子使務舉子業而君輒不樂佔俸棄去爲浙藩掾滿授前軍都督府吏目府使徵閩器不踰月速辦有劇委皆心儀君而君丁九江憂會南京高橋門千戶所上績吏部 勅授

郎性習文法稍飾以學術前後諸所事重臣皆以君無害任之君遂秉心直行壹意以報上官諸同事者稍見妬嫉有指揮張者號稱剛鷲喜陵轢操下持長短而多不法君值與典軍張盛

黃學士泌園集

卷三十

三

勢待之君不爲動乃陰欲與君務相蒙隱而君卒盡發其奸狀張遂抵辜君時與張構南都人皆危君及其事證更以君能擿發大豪皆復贓君縉紳士著爲文章稱與君者不可勝數如鴻臚卿歐公南野輩諸鉅儒皆亟稱曰君直槩有氣略士也初諸幕僚皆故諸掾妮卑下務闕承有勢曲體宛轉齷齪規升斗人競相汙隸而君獨抗禮自持喜從儒生游爲雍容以是人多

忤望而縉紳士名公反見慰籍然君自以世家
 負氣槩爲下僚終默不自得而母董碩人年且
 老遂上疏乞終養 詔許而君獲奉母氏親孝
 養者蓋十餘年母歿不之官非其好也君始善
 居者知羨廢取贏家嘗饒給廼營九江阡于西
 郭因多構室廬稍廣園榭率多往來其中益從
 前縉紳士談說古昔務博傳記綜軼事散聞相
 與爲辨難日多嘯歌郡守吏以下時間臨之車
 從甚都宴飲甚設君嘗自稱西野王人人方交
 譽其盛而晚節末年家益漸耗君亦以寢疾不
 起矣嗚呼命之殄瘁如之何哉初九江生二子
 君董出章國子生陳出君配申氏無子章生而
 九江且老陳病羸君以父命鞠章于申申撫育
 備至義若子然而君以從子錫爲子錫國子生
 娶嚴氏繼娶湯氏女曰長適國子生朱孔暘次
 育于申女弟潘室適國子生包大宇次適應襲

原缺

泌園集三十七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董份撰份字用均泌園其號也烏程人嘉靖辛

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是集爲其孫

嗣茂所編凡詩七卷文三十卷

嚴文靖公集十二卷詩一卷

〔明〕嚴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嚴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嚴文靖公
集十二卷》提要

嚴文靖公集序

鯁生燦業詩早歲而有
概於卷阿之咏鳳凰也
所稱噦噦其羽者必曰
亦集爰止亦傳于天蓋
謂其羽雖華而冰集止
傳天以親附乎上下則
華羽之實不彰夫賢公
卿之擅名當世者其華
實寧與鳳凰異耶故繼

之曰藹藹吉士媚于天
子曰藹藹吉人媚于庶
人以明人士有華國之
美要必媚君民而方顯
其實也是詩固善喻哉

比爍壯而筮官以試藝
銓曹獲出養齋嚴先生
門下旋以試職典翰墨
獲事先生於
綸閣凡其尊

上厚下日在懷慮謀畫間
者崖畧已習見之矣而
猶未見其論著之全文
乃茲筮權吳闕吳人有
以嚴文靖公集示爍者

先生生平所為文具在
則伏讀而仰歎曰至哉
文乎其華實相稱即威
鳳奚擇矣大率人士儲
翰苑列詞林所不足者

非文也第患其空文浮
曼實不稱華而於君民
無標末補益雖華亦安
所用之先生由吉士之
選以馴致卿相諸所論

著文章妙天下然皆其
華耳未足為先生多也
獨其忠誠結乎

當宁慈愛注乎閭閻更行
藏歷頃久而甚殷彌篤

則誠翰苑少雙詞林寡
貳而於文之實際又有
至焉者矣燦無暇縷陳
即如篇首之序應天試
錄者推邈赤子服勤供

賦之煩而督畿士以煦
嫗布惠副所望而釋所
嗟其仁心盎溢詞表者
既如是進而申約四海
九州士祇承勵翼扶

聖皇體乾之運以協保其

泰亨之休祉者語具會

試錄後序中又何精白

純固蓋臣也總之先生

所疑思而揖志者惟媚

天子與庶人是圖以故統

銓曹則超格拔才精澄

民牧參佐

綸閣則訂密議祛積習

而蘇醒民命於阡危請

告得謝而歸里聞

國有慶事 朝有美政輒

喜動顏色或不滿意輒

鰓鰓然寢食靡寧必

君身強而 君德清始快

也率是以見乎文無不

與所媚之圖兩合者方

其在位視民舍遼隔甚

矣顧獨孺子畜之察知

疾苦狀而亟為之控呼

拊摩於是有寇災請蠲
賦之䟽迨及家居時
君門日益䟽逝而戀戴不
啻家嚴然恩威慮其未
暢斬政府交褻以覃究
之於是有拯水災弭寇
冢之書其他所序記頌
贊所誄銘吟咏有關於
君民旨趣者殆十之八九
而時俗之雌黃濫說誣

諧戲詞等類則十無一
焉此其實際所詣世之
藝人才士孰能雙而貳
之哉故譬先生之在位
其猶鳳之巢于阿閣耶
豈不孤高而覽輝尚依
夫人境至家居則猶歸
隱丹穴之鳳焉其雖喈
之徹寥廓者訖不以深
潛而絕響然則先生固

吳中之威鳳而是集乃
鳳德之所傳寄也歟吳
中談先進賢公卿者每
以范文正公為最文正
公之言曰居廟堂則憂

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
而進退軌躅悉如所言
故足述也若先生者斯
亦文正之朋已燦敢綜
其實而宣言於世曰吳

中之華實純粹完具鳳
德者前有范文正後有
嚴文靖知言者必信其
允協公評而不坐為門
人故吏之私阿語也

萬曆歲在丁亥仲春上
澣

賜進士第戶部署負外前
試中書直內閣門人
唐文燦謹撰

嚴文靖公集目錄

一卷

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會試錄後序

皇恩闡幽冊序

世德流光冊序

蘇州府水利圩圖序

重刻真西山先生心政經序

嚴文靖公集

目錄

二

海虞錢氏世譜續編序

二卷

序

奉賀大師相存翁徐老先生一品九年考

績序

送褚謙齋之任仁壽序

贈王子元肅補任永清經衛序

送禮部儀制主事鈞玄沈君之南京序

送北山袁先生司訓龍泉序

賀贈大兵憲汲泉李公擢叅浙藩序

奉贈大中丞雅齋胡公榮晉少司徒序

奉贈郡伯雲溪劉侯序

三卷

序

奉贈大公祖侍御梅墩邵公按吳還朝序

奉送邑尹仰松張侯榮徵北上序

會送邑尹龍津張侯榮徵北上序

送袁一松序

嚴文靖公集

目錄

二

奉贈邑尹中台留侯擢刑部主政序

大封君柳亭李老先生七袞壽序

奉賀大司寇景山錢翁八袞序

四卷

記

工部營繕司題名記

勅賜惠濟祠碑記

覽輝樓記

南陽二王先生祠記

鐘鼓樓記

白茆港新建石閘記

灤白茆塘記

五卷

墓志銘

明興寧令敬軒陳公墓志銘

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沈公墓志銘

明趙州守丞礪沈公墓志銘

明故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盧菴錢公

藏文靖公集

目錄

三

墓志銘

六卷

墓志銘

明大冶令豫齋陳公墓志銘

明故儒官梧山蕭公墓志銘

明處士春疇王翁暨配嚴孺人墓志銘

明故承德郎汝寧府通判北原金公墓志

銘

明故奉政大夫四川叙州府同知前山東

道監察御史守愚朱公墓志銘

誥封一品吳夫人壙志銘

七卷

墓志銘

明故常熟令勅贈太僕寺少卿蒼野王

公暨配董恭人墓志銘

明故四川叙州府通判三井程公墓志銘

明處士耻齋邵翁墓志銘

明故處士春園顧翁暨配室朱孺人合葬

藏文靖公集

目錄

四

墓志銘

明故陰陽訓術朱君墓志銘

八卷

墓志銘

明封太常少卿心椿陳公暨配呂恭人墓

志銘

明奉直大夫廣東鹽課司提舉太湖陳公

墓志銘

明王母郁恭人墓志銘

明故庠士起虞先生郭君墓志銘

明強學蕭先生墓志銘

九卷

墓表

明貴州前衛經歷海峰顧君墓表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荊陽府知府陽涇袁

公墓表

勅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古村瞿先生暨

配封太孺人秦氏墓表

藏文靖公集

目錄

五

明廣東布政司叅議趙公墓表

明故袁州府學訓導萬溪俞君墓表

明故處士怡東顧君暨嗣室陸孺人墓表

勅封文林郎長樂縣知縣慕節蔣公墓表

明文林郎滋陽令白崖桑公墓表

十卷

墓碑

明贈禮部尚書瞿文懿公神道碑

明潘藩教授趙川蔡先生墓碑

竹泉王翁墓碑

行狀

顯祖慕杏府君繼祖母顧孺人行狀

十一卷

傳

史玉陽公傳

雜著

敬一亭頌

上巳板襖解

藏文靖公集

目錄

六

察舉遺風冊引

奏疏

東南寇災請蠲恤疏

書

水災與張師相太岳書

水災與張師相鳳磐書

十二卷

祭文

祭師相徐存翁文

祭思質王公文

祭仲山王公文

祭何春泉年伯太孺人文

祭一江顧公文

祭譚母錢孺人文

祭巫礪沈公文

祭昆湖瞿公文

祭文川周舅翁文

附詩

嚴文靖公集

目錄

七

五言古

夏夜同王雲竹曹紀山諸侍御飲董潯陽

太史新第分韵得栖字潯陽嘗寓予館

予至自楚潯陽遂遷居焉

出自薊北門行

徐侍御華原年兄巡按雲南有日矣乃置

酒靈濟宮為同館之會席上遂各賦詩

贈行

寄贈師相瑤泉申公

秋日泛舟過朗城菴

卅泉詩

賀邑丞石君有序

五言律

德州承戴戶部渾菴冒雪移樽來訪

送洪芳洲

月夜與曹紀山偶集王雲竹館時徐華原

往按填南分袂未幾因共憶之

董潯陽修同館之會予時不赴以詩投之

嚴文靖公集

目錄

八

洪芳洲至自南都過曹紀山因宿焉呂沃

洲王雲竹携酒邀予共往觴之席上漫

賦

送王雲竹

中夜對月二首

元日宴徐省郎館用唐韵

雨中聞雁

見月率詠

五言排律

送胡青崖提學江西

忠弼堂

瓊翰流輝樓

聞海嶽許公入相志喜

投贈張司馬二十六韵有序

七言古

秋風辭

送武子南還賦得兩花臺

燕臺行送客

嚴文靖公集

目錄

九

送張為山年兄推吾蘇賦得虎阜吟

長洲行送趙尋齊年兄令長洲

詠荷花

南村行贈周將軍

七言律

楚邦藩臬諸公邀登黃鶴樓

九江王巖潭鄉丈郡伯邀登海天閣

登齊山和杜牧之韵

送沈江村憲副之楚

慶源堂

世芳樓

登金山

中秋對月

贈周總戎

諸將

聖誕習儀玄元宮

詠菊

師相瑤泉申公五十誕慶奉賀二首

嚴文靖公集

目錄

十

送桑守白尹清流

七言絕句

桃溪詩贈孫山人

嚴文靖公集目錄

嚴文靖公集卷之一

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令甲天下三歲一大比士鄉各舉之而司校文者率以屬學官即間命京朝官旋亦議罷獨南北畿

天子必以近侍儒臣董簾以內領學官以為常而畿

帝業所根本且首善自京師始而因以重之禮

嚴文靖公集

卷一

應天府

也乙卯之歲屬當其期應天府府尹臣宗元府丞

臣汝志與任提調豫檄徵學官於四方既乃疏

請考試官于朝乃七月丙申

上以命臣訥臣晟馳驛以往臣等既拜命戊

戌陛辭

上賜宴于闕廷遂以是日發洛河北舟兼程趨

役惟虔當是時歲比侵館人糗御匱弗充所至必

營之踰時乃僅僅給臣等欲須之則嚴程弗敢

緩欲督促之則館人以藉告感不忍視於是悉就

約取可濟而已臣等因竊念自茲至龍江之僻凡三十驛而餘凡館人費當若干秋毫皆

皇上所震冒赤子胼胝其手足暴其髮膚于廬井封洫之間而以其服勤所得山稅賦以供者也即在穰歲亦已勤矣况今若是藉乎夫此直自臣等所目睹言之耳自而畿外天下為藩司者凡十有三其聘校文學官當幾何人其介紹所薦幣當幾何其所馳驛又當幾何其各竣事而還也其道里費又當幾何夫此直自途之所經言之耳自

嚴文靖公集

卷一

二

北闕之宴及駐府治及日展采於闈及升歌鹿鳴凡為宴者不知其幾在臣等如此即學官可推也在南畿如此即北畿可推也在南北畿如此即天下藩司可推也夫此直自司校文者言之耳自獻歲來府臣若藩臣日亟鳩庀百需簡百執事凡所以便士者何所不具其所為費又何可勝計夫此直自大比時言之耳先是諸提學官所按部其有司供億當幾何即試於太學諸曹其筆札費當幾何居常太學及諸郡縣學之養之也其日

月廩餼當幾何凡若此者秋毫皆

皇上所震冒赤子胼胝其手足累其髮膚于廬井封洫之間而以其服勤所得出稅賦以供者也夫其煩民如此何為者哉欲以求士也求士何為欲使布列有位為

聖天子保所覆冒之民以翊贊中興太平之隆者也夫所為求士者如此而今所求或不得士即得之乃不過藉科目為梯榮之資他日布列有位不必能有裨於民令民欣欣焉裹胥慶心或顧以

嚴文靖公集

卷一

三

浚之則今日既為求士而煩民矣而士之既得民乃間嘆曰安在其煦嫗我也或問曰詔數下惠我甚胡用此奉宣之不勤且過闕者為也甚者曰如我生何也

聖天子求士之意端豈然哉豈臣等及諸臣與有任者承

聖天子所任使之心哉豈斯民出稅賦以供臣等及士之用之所望哉臣是以竊不能無懼焉既又念之士蓄所學以待世用非設科以求之士奚繇

得且今天下才賢衆矣即如南畿自子游遊聖門斯道已南嗣後代有其人其著者如范文正公朱文公何如其人明興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于茲一時紆畫折衝肇關鴻駿之英大抵此邦之產居多累朝偉輔鉅卿亦踵相躡况迄於今日

太祖之澤覃浹者且二百年積德既深禮樂弘新加以

聖天子作人三十四年於茲正所謂

王者世仁

嚴文靖公集

卷一

四

聖人久道化成之時畿士孔邇尤所先被而謂無名世者出於其間以副

聖天子之求使臣等所懼得以釋乎然臣等所職者校文耳文足以盡士乎未敢必也蓋以言取人自聖人不能無失而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薦者或色挫孔子亦嘗聽且觀也而得之今臣不過據士之文擇其能言者取之而謂能得士也不殆於誣乎蓋臣亦竊以是念之雖然古者不有言揚之典

乎虞廷官人不曰敷奏以言乎即孔子亦不曰有德者必有言乎夫論薦者固不可遽與為君子矣若使盡疑其色莊而不之與也則將與夫論之不薦者乎且國家設科之制厥亦有道矣今誠使經義不詭於聖人論著條對不贅乎時宜辭多由衷言可庶行即其人未易知不亦可因其心聲之發而得其所存乎且誠達識古今指義燦然本仁祖誼芳潤藹如其為人也必也能擇善而從嚮道而行即見靡麗紛華當亦不惑志於戰勝之後

遂至棄所學如弁髦猥浚民以逞而自甘非夫也即有之亦渺矣故在彈其心以甄之不為彫曼驛浮者之所眩而惟深造自得者之是求勿謬迷於取舍而已矣蓋善相驥者索之驪黃之外其良者遇矣臣等既早夜以是盟心亦遂早夜以是相與道語比至府府臣所徵學官為教授臣冀龍學正臣濟武教諭臣欽命臣萬言臣世德臣瀛臣應元臣朝卿先集以待監試御史臣惟中臣東萊方共

悉飭百執事既周既秩既稷既肅已已入闈臣等

則合百執事交誓於

天若曰 國家之務莫求士為大今天下方須士至急

聖天子求之亦方汲汲今日而有不惟至公是秉與早夜兢兢致其祗慎顓翕其精神澡襟注明如平衡如皎鏡無反無慝以冀得士而徒大烹之珍之是靡者 明神禍之而不然者 明神亦鑒之既誓乃合提學御史臣趙鏜暨太學諸曹所遴士四千九百十餘人試之至於再至於三弗懈益嚴

遵 令甲拔士百三十有五人凡二十有一日而錄告成是為賢書走驛馬 獻焉夫臣等所拔士若文具錄矣士今褒然率先天下士偕計吏奉清問將遂布列有位為

聖天子保所覆冒之民以翊贊 中興太平之隆其能措其薦論與仁誼有德之言以有裨於民

慶無嗟無俾文正諸賢擅美於前無負我

太祖德澤及戒

皇上作人求士至意及斯民出稅賦以供士之用

之所望者於是乎釋臣等所懼且貽之得士之光則俟諸其後云

會試錄後序

聖皇壽考作人今已未為嘉靖萬萬禩之三十八禩譬之於四序纔發春耳夫乾陽也為天為君陽生於一而昌於春春於易為泰泰則吉亨是故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聖皇體乾行健妙運陽德以作之君師聲為律身為度士日陶煦道化歲以寢盛蓋歲丁未臣訥嘗

藏文靖公集

卷一

七

分校士經歲乙卯嘗總校南畿士于時臣已謂士濟濟乃今合四海九州之士統六籍校之類能仰窺聖皇雲藻昭回之章而不詭於教一諸訓旨焉壽考作人之效於是大著蓋益濟濟滕曩矣此與品物資始於乾元而依形焉者何異泰所以吉亨歟夫天道泰品物遭之品物之幸世道泰士遭之士之幸士知虞周乎上有堯舜文武之君而八元八凱四友九臣之倫其榮聲亦彰施到今何者聖作類從而附之青雲也士今遭

聖皇當不令虞周士得擅其榮聲臣誠為士慶之虞周之時固皆稱泰然在虞降水滔天黎民阻飢百姓不親不遜蠻夷猾夏而寇賊姦宄嘗以咨之周則昆夷獫狁及殷餘頑之屬其矯虔尤甚賴虞周君臣同心迄用庠績然亦已勤矣今天下泰於虞周時矣南交來庭矣河警溢而旋就道矣歲間告歉頃屢登矣溟島鯨鯢取而烹觀之矣崔澤數剽者戢矣細黠誘蠹胡天威褫其魄喙允矣禮樂備矣法度彰矣聲教訖矣好生之仁洽矣和氣薰蒸三光全而寒暑時矣兩風露雷各得其職矣草木鳥獸咸若矣奇祥上瑞曼熒燿雪歲荐臻矣士今所遭不尤幸歟臣誠為士尤慶之臣自辛丑歲應科荷

藏文靖公集

卷一

八

聖皇親賜教育掄備侍從頃又荷拔擢令得駿奔天衢臣所自幸自慶尤倍萬也乾造罔極戴誠切心然而未知所以為報竊聞人臣有以人事君之義今恭奉校士之命念可藉以報萬分一者在得士耳臣方恭辭於迎和門未效纖勞輒先拜琤饌

文綺之賜恩私益渥臣用是益矢心得士冀不仰
負任使入闡來夙夜與臣璣等矢公矢勤遵制額
錄三百人夫錄之者錄其能言道也而聖訓所謂
行如其言臣未知其若何也臣聞之世道貴泰尤
貴恒泰

聖皇時幾勅命相宜裁成所以保泰者至殫心矣
而祇承勵翼則存乎臣益

聖皇嘗祝諸天曰治世獲匡佐之良又曰贊政若
虞周之美此其籲俊尊帝之心正所以保泰也而

廣文靖公集

卷一

九

為臣者何忍負之泰之九二得尚於中行以光大
也故必有泰九二之德乃克類從乾之九五而無
負乎風雲之會天地之交士方拔茅彙征行且載
名仕籍臣用是僣僣焉以期於士夫天極奠而歲
功著者二氣五行宣其化也皇極奠而治功洽者
四鄰九德熙其績也士既幸遭泰且親見

聖皇切於保泰其尚相與祗承德心協保無疆而
勵翼主泰之
聖皇永以祉元吉哉

皇恩闡幽冊序

楚端王次妃田生 武岡王五歲而殂 武岡既
即位請于

皇帝願因子貴封母如制

皇帝俞之 賜冊追封次妃訥之丞使過楚也會
武岡奉 制詔監國訥入見語訥其故且曰吾母
之鞠我也亦甚劬瘁矣而不得一享吾養吾時時
思之誠不勝其痛盡今幸賴

皇帝隆德錫之封冊 恩典所被耀之無窮人子

廣文靖公集

卷二

十一

之心至是始可慰焉耳矣言之貌若甚怛且幸者
訥既仰見 武岡之孝為之三嘆則遂壯向拜手
言曰神矣哉 聖化之風動也伏見

皇帝之念 先獻考也極之以追崇之典秩之以
明堂之祀凡事之如天者必竭必至勿之有遺焉
皇帝之奉

皇太后也備之以中宮之養躬之以送葬之勞凡
事之如地者必竭必至勿之有遺焉陟降而弗違
繼述而弗悖蓋自舜文以來天子之孝未有如

皇帝之純薦者也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而天下皆徧為

帝德矣然則 武岡之孝是固

天子成之而亦孰非

天子之所風欵夫君親之不同尊而忠孝之理惟

一 武岡德於 太妃必効報而後已則其荷

天子之鴻休而思展其藩屏之忱以媚之者當亦

無所不用其極矣傳稱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非

武岡之謂歟訥數竊觀 國家之冊建 宗藩也

藏文靖公集

卷一

十一

其制命有之曰為子莫大乎孝為臣莫大乎忠惟忠惟孝可以立身而永祿夫王者之善亦多術矣而獨於孝與忠乎致意焉者何也則道德之至要而萬善之所從生也孝則承祐啟之澤於勿替忠則藉敷睦之慶於有終而永祿立身之道信莫遷於此矣 武岡孝矣忠矣而受福之多也豈不謂自己求之者哉訥是以原本

皇帝德化而因以頌禱于 武岡若夫 太妃之賢所以媲美於先端王者則既有 制冊褒之而

武岡之德之成要亦可知其有自也或顯是冊曰皇恩闡幽是之取爾

世德流光冊序

嘉靖二十有四年

天子既建

九廟成乃 詔給 誥勅封京朝官及其親以廣

朕崇孝之心時訥同年友尚書戶部主事定夫吳

君會迎養其二親京師有 勅封主事君承德郎

遂封主事君父前蘭谿丞玉溪公如其官而毋為

藏文靖公集

卷一

十一

孺人語具在 勅命中於是其鄉人一時仕於朝者同年第進士者所親者嘗與往來者咸繪章侈賀積以成冊主事君乃彙而聯之屬訥題其端曰世德流光且謂訥云守貞嘗過蘭谿見其學博士葛君雅稱吾子弱冠即名能古文是冊也吾冀吾子叙之訥亦仕為翰林國史編修 勅封文林郎而家大人因被 命封為拜 命之日訥竊自念訥本涼德何以今乃謬膺 恩寵為之悚惧既而忽自解訥則何能其諸荷家大人之澤乎家大人

歸落有大志銳情古道敦善不怠人有急難匍匐
救之臨財好施與不務居積家屋所恒言秋毫皆
天理可質鬼神遇事雄論軼出咸鑒鑒宜施行固
用世才會家中棄壹意給親養不克仕徒以行義
為里中所孚服而先世料署桂籍竟無以紹其芳
也乃天不終掩假輒於不肖訥而終褒揚焉天福
善人其恢恢不漏固如此哉夫訥則誠何能吾聞
王溪公為丞蘭谿清慎自持涅而不淄民善者字
之其不善者鋤之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惟揆理徇
法而一無所撓奪常曰吾求無愧於心不負吾所
學而已民多德之至為留生像以祠之如公者即
涉要津何異丞蘭谿耶而遽恬引以去然則今日
封命所及雖主事君能自致非不肖訥可比
而麻澤所貽或亦由於王溪公無疑也親之恩罔
極未易以圖報今假
君之恩而錫之封人子之心其亦少酬其萬一乎
而
君之恩則又何能忘之他不暇論即 封及其親

浩乎天地不足為其大也而不知所報無以語於
人臣之義矣報親之恩則假於

君之恩報

君之恩其亦假於親之恩乎訥少時家大人教訥
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事君以忠誠
萬世之常經乎兒子識之夫教以義方親之恩也
誠率而弗渝以忠事君人臣之義其庶幾可無倍
焉耳矣蓋拜 命之日訥又以自概於心如此而
不識主事君亦有同乎否也訥既承主事君之命
辭之以不能而不獲則以已意相與論之其亦遂
相與欽念之無怠哉

蘓州府水利圩圖序

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蘓松為最蘇域介
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而
田即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甚下隰岍
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芄芄
起矣而河流猶曲其上舟行者蓋俯而窺也岸或
陲墮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昇去水遠

而水不及既者則又終古歸鹵田在上下壤之間
土厚而水深則彌膏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為旱澇
備也而所為能蓄洩者以有圩耳歲苦旱則河
之水續桔槔而上以入於田河不龜析田不乏既
歲苦澇則岸水出於河而岸障之雖勞人力不盡
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涇疏釀失宜恒雨注積而無
從尾閭也水襄於岸寸而膏腴汨為巨浸不能與
下隰者論良瘠矣 廟堂深惟 國計軫念民瘼
枚擇憲臣專董水政而闕之林公實來公承 簡

蘇文靖公集

卷二

七

書之重躬橈載之勤周爰咨諏尋源徹委決壅導
積滌茹存滙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之闡之以為
宣節之大計者既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圩岸為
切務而修築焉卑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而
厚浮令杵而堅規畫既定先有司而躬督察之東
馳西顧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事凡閱歲而
次第告成方歲之澇也故老相傳說以為正德之
庚午嘉靖之辛酉以及於今顧辛酉之澇纔匝昏
旦而漂沒無算今雨決旬彌月而民幸不悉魚者

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而成勞之陰賜也公以由
溺引責而不以禦災伐功嗣厥胼胝聿觀厥成益
至茲謀及圩岸而公之大造民者悉巨細矣使公
緒之就先三歲民將不知灾而且忘公力於何有
然今而後其蒙福被慶何限也且圩岸之有無其
利害彰彰也農民櫛沐蘆蓑罄室竭力於田而婦
子懸命焉寧束手於一朝之患號呼奔走其傍痛
莫之救而獨不為先事之備余慙而求其說矣每
圩田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百計百家之中

蘇文靖公集

卷二

七

有十不協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益也農雖值
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澇而轉徙者眾矣室未暇為
圩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寬則田窄小民愚不察其
損小而利大也惜不忍令出於官何力不協遠
近風行咸德上佚道之使永圖之懷誰不予來誰
復惜小况公誠意感孚一時司牧者競心公心勸
相多方視民之私計者功相萬矣故圩岸之利不
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為之任之也公績不磨
而有紹之者民其永賴哉夫述禹貢書河渠志溝

漁者古今稽之圩圖冊慮遠也公曩歲有事裁常
熟白茆所謂塘之者也余竊記之茲冊太府朱公
示余而屬余序以予郡人也余雖不文也敢辭諸

重刻真西山先生心政經序

守令親民之官天下之民之司命也往余忝天曹
誠不敢不重是選每守令出則必以聖賢所訓於
從政者諄諄焉誦述以勸之率所謂老生之常談
而至理乃不外易然而勢不可遍及時不可恒繼
思有宋文忠公西山真先生所輯心政經其有關

藏書

卷一

七

於吏治甚切欲多其板而廣布之以諭諸人人余
既請告還邑令會稽張侯時時就床蓐視余相與
商政更僕不置余因談是經授以舊帙侯忻然曰
是吾先子侍御公所嘗服於膺而訓諸庭者誠我
民牧之準的先哲之模軌也遂袖去三復於燕閒
而考視所躬行已乃捐俸刻之欲遂留板邑中以
公其傳時御史中丞洪公操兵於江善張侯之政
既已有所推轂又聞其有斯舉也為之移檄懲惡
張侯以治最被徵而板刻亦適就緒斯可謂交相

有成者矣夫天地萬物皆君子所宜視如一體況
在其父母之者哉而或愆然不以為心傳舍其官
胡粵其民心既無之政於何有忍哉若人固不足
論其有質英材諳致詳於簿書期會加察於筐篋
刀筆綢繆法制粉飾教令此非不赫焉煥焉事有
顯績人有能稱而求其真德實意淪浹於民肌髓
之間者則眇乎鮮也譬之櫃水為沼簇綺為花泉
不溢於流果不碩於枝奚益於灌與啗哉何者耳
目可塗而源本則索也即使心乎民矣操存涵養

藏書

卷二

六

稍有不至而客感習氣或得以乘其間而燦之則
斯須意念差之毫釐而好惡喜怒之間背天理拂
人情至縲以千里者紛若矣是故心有存放則政
有修廢心有敬忽則政有得失其幾甚微其效甚
大誠不可以不慎先生是經心政並舉而心在政
先所謂有意其推本之者不其然歟先生廉勤公
仁四事張侯之所備有而其所誠十害則張侯之
所絕無張侯之於是經夫既得之後之從政者仰
止格言日置座隅朝夕省繹如臨師保於所謂命

司於我者至誠惻怛一體以視則生於其心發於其政當必有不忍人而使之得所者焉斯無負先生所以輯經與張侯所以刻之之意哉

海虞錢氏世譜續編序

往武肅王錢氏稱雄吳越夫人而知之矣後宋南渡時有千一公者由通州入姑熟舍焉今奚浦祿園仲橋慶安諸錢其裔也邇王之世歷二十有三而千一子孫以千數國初有仕為選部者頃歲科甲蟬聯族望彌振屈指吳中世家罕儔矣乃其

錢氏譜

卷一

九

世譜向嘗葺於天順間則孫竹深公之為也再葺於嘉靖間則孫友蘭公之所為也竹深譜屬耄勸止收遺文而略宗裔至友蘭方並修之自隋殿中將軍至太師公凡八世而始武肅則宋未南以前居錢唐而徙汴京者是已自宋寶文閣待制至朝議大夫凡七世而始千一則宋既南以後由維揚而徙常熟者是已其他人自為傳載累朝寶命以榮之述國史邑乘以信之載薦紳大夫之記誦以張之而又立家訓以約束之友蘭之譜蓋如此噫

備矣而日者封比部虛菴公出又謂是譜宗裔載宋安撫使諸官雖世祖武肅然非千一派也不芟則混從友蘭迄今凡幾世子姓至紛蔓也不收則遺而竹深以來鴻文碩筆浸充物郁乎盛矣而葺不以時則散凡此皆余所欽念也且列傳不作則美刺何稽矣衣冠不表則勛庸何勸矣瑩域不詳則世業何考矣於是摭括前牘擷攬嗣編置館葺之其發凡略準之舊而登削裁以已意視友蘭公加之五而總之不詭於常典自是錢之宗裔事行煥如秩如一展可親信乎一時之佳譜矣夫譜之作在尊祖敬宗以聯族也學不足以識此行不足以際此誰能修之即修之其誰遵之虛菴公嗜古好脩蚤歲延經師授諸子即傾產不惜嘗讀史見古薦行高誣者輒手書以傳有虛窓手鏡方行世焉諸長老嘗為我言公居西北偏未貴時先墓有蕪沒者公無不修復也族之孤寒無不贍也親自毋黨以下無不省也其眷眷於源本室也乃世俗多驚貨賄而豔顯赫至問其所自出則漠然不

錢氏譜

卷一

十

審為何然則公之賢於人也不亦遠乎而是譜之
葺豈文具也執譜成公謁余曰仁日虞譜之不泯
以為宗羞願微一言之光且亡兒順時公門下士
也竊有望於冥冥矣惟公圖之余雅重公為人為
之敬諾而比部君適以使歸滋力於請遂為之書

嚴文靖公集卷之一

嚴文靖公集

卷一

主

嚴文靖公集卷之二

序

奉賀大師相存翁徐老先生一品九年考績

序

存翁徐相公之歷一品九載也在今年夏五月而
聖天子萬壽節則秋八月初吏部以翁績上聞
有 詔賜白金寶鑑麟緋上尊餼牽又 命改兼
首曹 賜勅 賜宴示褒禮至意翁辭不允又辭
宴又不允於是翁乃移書秩宗曰勿遽也天先於

嚴文靖公集

卷二

一

地君先於臣古之制也

聖天子萬壽四方萬國方且桴航來賀而某列在
股肱日侍 穆清但宜專一精神倡在 廷諸臣
夙夜祝

聖躬萬萬壽御寶曆無疆

聖天子即覃恩其敢先當之哉矧夫榆塞秋防又
國之重務幸狼燧悉沉羽檄不馳材官櫜弓偃戈
當宁釋南北顧之憂而後臣子飲食宴樂未晚也
慎勿遽也既百官屆 虹辰效嵩呼是時朔虜創

父不遠數千里遁去而南邦撫臣亦蕩平島夷以捷聞禮部乃始請勅若宴宜

聖天子之恩而因以成翁忠敬崇禮不敢先君之誼於是吾鄉諸仕子朝自尚書顧惠翁而下如千人相與稱曰夫有王者興必有名世雲龍之相從魚水之相投蓋天實作之合矣

聖天子受命改元是歲壬午肇稱賓興之禮翁以明經舉於鄉明年計偕

聖天子首策士而翁對稱旨遂褒然擢上第冠

多士此非聖作物觀黎獻共臣之時乎而明良相遭實自此始矣天既有意大任翁

聖天子則成之歷試翁以政事翁所著偉績在在而是初聽民訟於閩不獨民以不完而數千里被化督學楚越之間楚越今士數也所造士不獨擅長文字而率仁翁所躬行廩廩多德讓君子之風而今方羽儀金門蔚有輝焉與望既屬簡在聖心於是拜翁司成拜少宗伯拜少冢宰遂由秩宗入秉鈞軸而一品之階於是歷三考矣翁秩益

晉而績益茂著如

聖天子所褒嘉語煌煌具勅中明良相遭之隆天實為之其所從來固久遠哉唐虞疇咨乃重師錫故知人則哲而能官人堯舜之大智也頃勅下之日人無問老稚無不舉手加額稱

聖天子明者薦紳者曰是信式我章縫者曰是信模範我襁褓者誦韋者曰是信粒我續我閔仁而惠綏我大號廷揚而頌聲巷傳明良之遭其斯為蒸隆者也夫

聖天子萬壽無疆而翁顛方黑

聖天子日夜孜孜中興至治而翁式克欽承翁由此歷數十考如鄱陽殆且不啻惟明惟良庶事乃康惟喜惟起庶事乃熙翁績紀旂常銘鼎彝後之誦君臣者將千萬世歸之又何啻名實加於上下如今所睹也吾鄉有翁吾鄉有光盍賀諸於是遂相率詣翁賀而屬筆於訥訥以謂翁信當賀然不獨以同鄉故當為社稷賀為天下賀

送諸譚齋之任仁壽序

謙齋褚子將之仁壽過余而論政余曰仁壽何如
曰民雖多良然好訟也余曰子將何以治之曰吾
不知其所以治之也其先教之乎余曰仁壽其治
矣而子之報政抑有異等之効乎蓋賀諸褚子曰
吾蓋不知所以治仁壽也而以教謀於子子不諗
吾故而吾賀則何故也余謂之曰古也有志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耻且格是故古之善為治者必以教化為務不以
法令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本也夫民
之生也不能無欲欲之所在民必羣而趨之趨而
有不得則爭爭則訟故訟者生於民之爭得其所
欲也坊爭莫如過欲過欲莫如崇化先王知訟獄
之所從生豫塞其源是以弘敷五典而式和民則
陳之執極告之訓典予之法制引之表儀使民各
迪於彛而毋失其性之所宜問何居業則米廩瞽
宗問何肄習則絃誦詩書問何導帥則師保樂胥
先王是以克納民於軌物邇無騷離而遠無距違
遠至通安刑制不用順是以下皆有人民以相統

也何獨不然故子產為政於鄭一年豎子不戲狎
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
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聖期不令而治夫民之難靖久矣同然而乎無弗
格也唯善教也故輿人之誦曰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其是之謂乎吾子仕族之嗣也世增其業不廢
舊績嫻於政矣今承

王命以為民牧於仁壽而教之是問是務知先王
之政本也天下可以何有於仁壽詩曰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子君子也民樂而
儀之矣何則不治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子有樂只之德民父母之矣焉能
已於德音若不昭德立坊以經紀其民而屑屑焉
思倚法以削毛摯為尚縛束為理使其善良不獲
泐其恩信其姦回不獲聳其悔忤上下惑貳塾隘
無所顯比是示民倫也其何以輯民夫上之所為
民之歸也上以教先而民或弗由之是以威罰加
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以倫示民而民亦應之乃其

所也又何輯乎子不其然民之主也 國之基也
天子之所予也吾敢不賀褚子拜頓首焉曰教以
率民吾之心也若夫刑辟之興法制之多罔民之
事林世之政非吾所知也雖然微子之言吾幾不
能一以守此既承命矣吾敢不拜敢不敬佩請書
以為三筴

贈王子元肅補任永清經衛序

往年吾鄉王子元肅以例授羽林郎同邑瞿太史
為文惜之曰王子科目遺材而不遇乃至於此末

嚴文靖公集

卷三

六

復喜其無悵惘不豫之色今王子以服起復補於
永清而王子無不豫猶昔也余所以致惜及為王
子喜者不能異瞿子王子乃稱曰古之君子欲仕
惡不由道今之君子亦欲仕乃惡不居大位嗟夫
是惡得而惡之哉蓋得失之遇窮通之數龍蛇鼠
虎莫測其辨其故自古已然達人曠士乃有矯而
易之若莊生者莊為漆園吏訢然容與若將安焉
及聘楚相則喟然遠去曰吾寧曳尾於泥中即惠
子欲哂之而弗能夫莊子賤相而貴吏豈人情也

我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杜子美當天寶末
受率府右衛參軍置在散地所賦奉先諸詩許身
稷契固不挫其激揚矯厲之氣迄肅宗拜以拾遺
一疏輒斥而公之志懷以惋矣今讀其詩悲歌憤
懣布在篇什往往而是夫莊與杜皆英靈秀發而
鑒別稍異則胸次係之故吾嘗以謂讀杜不可不
讀莊以陶鑄塵心吾安知其他哉余於是益達其
言王子雅以博洽聞於邑中好觀古名家文章而
有味其雋永者若莊杜等書是也永清固政簡而

嚴文靖公集

卷三

七

王子性復喜靜既拜命僻居小巷中日密爾自娛
於斯文初不知門外之有車轍馬迹也間課其子
習舉子業其子幼而穎因而從吾兒遊王子亦時
時屏騶御相過從相與瞽古論文不改其故交時
焉噫王子所謂吏隱金門者歟即其所自評隲其
殆不莊不杜可否之間歟豈與夫汨沒聲利之場
日營營焉瘁其心思憊勞其形骸即稿項黃馘而
猶不知返者可同日而語哉永清諸將佐多碩畫
之士得王子參輔其政相率為質介王子之友太

學徐子伯陽朱子益修徵文於余余為著其達識
異於俗者歸之

送禮部儀制主事鈞玄沈君之南京序

金陵佳麗蓋自古而記之於今為南京諸曹務視
北京為簡而禮曹其尤也吾友鈞玄沈君雅好文
學自弱冠時即能讀梁蕭統所裒文選涉拍義矣
又高楊雄氏風悅其太玄亦銳然覃思摩著鈞玄
子以見志遂因以自號其意誠欲求文章成名於
時蓋下帷距躍者亦已有年今第進士拜官得南

康公集

卷三

八

京禮部儀制主事君殊洋洋喜也顧余稱曰南京
吾所樂遊焉乃今幸得之吾茲其往也浮大江遡
秦淮遂謁鍾陵上石頭望茅峰盱牛首陟鳳皇
之高臺瞰白鷺之芳洲尋覽名勝肆其品隲乃托
撰著以紀全盛追三都鉅麗之辭增一代大雅之
章吾志豈不愚哉子何以助焉吾觀今世仕者往
往欲仕於北而君乃獨喜得南士一致身青雲自
非神庭是遊德宅是都者鮮不攬挈紛華之場炫
鬬聲利之塗而君乃獨高抗風塵密娛斯文觀昭

曠之原謂君卓卓拔流俗也豈不然哉然吾竊聞
之君子所務不朽者三太上以立德其次以立功
又其次以立言君今遭明時擢賢科分祿懷符蓋
始基之而豈終客南京宦儀曹哉夫南京我

太祖所定鼎地宮闕園寢儼然崇設繫我臣子所
宜瞻拜而緯思者又草昧所創儀章制度萬世聖
子神孫豐芑之貽蓋一時咸起於東南君從其間
究識其大異日隨所任職措以事事數為令猷共
勵翼我邦家其所樹立豈可勝道哉而安貴枝葉

康公集

卷三

九

其辭務華錦觀令壯夫捧腹為也君祖刺史葵軒
公所在見思里人至今服其長者君家科第烏弈
信公盛德之報而虞麓之會余與君伯氏巫礪若
輩相與校枰者凡十餘人皆相繼發科盛矣而當
時意氣所期亦多在佔俾之外詩云無念爾祖又
云惠於朋友君力此矣祖有賢孫吾儕有良朋何
龍光哉此儻君志所內舍乎於是君起謝曰旨矣
子之言是知吾心是大有益於吾願書貺行李敬
服無斃

送北山袁先生司訓龍泉序

今浙之處州為古縉雲縉雲之地其君子尚禮小人勤耕稼風俗澄清而道化隆洽其良也乃自古記之矣今年春余所親北山袁先生拜官司訓乃得龍泉龍泉固縉雲屬邑先生時輩同時拜官者得縉雲屬邑為多顧多歆龍泉以為舉凡縉雲屬邑莫先焉則龍泉尤縉雲良屬邑也於是人咸為先生稱喜而先生亦欣欣自以幸得其地樂賡官憑以去曩余雖與先生同遊邑庠業聞其初與邑

廣文靖公集

卷二

十

中前輩甲科諸公並馳時名然先生常居北山而余亦泮然讀書東郊草廬間不數值以故不甚識先生余妹嫁郭秀才一虞一虞質美力學好觀前輩人文字一日余過之見其几案間有管仲反玷論一篇蓋一虞手錄不知為誰所著余謂一虞所手錄必佳因閱之不一再行即作而歎其奇古閱終篇雄論軼出意高而語新且典嚴不浮也絕不似時輩作者余因愕問著此者為誰一虞固不答乃曰試先評其何如試利乎余既評如前語且謂

廣文靖公集

卷二

十一

其必且名世不翅利試也已而一虞稱為先生所著有司所試居第一者余不任欽重時時往來於心余既官京師先生乃貢於鄉來需選天官當是時先生所親豫齋陳先生端士也繼先生貢而來館於余先生因數過余討繹章句連日夜話不去余始得究先生之蘊益其中汪然探之不易窮及其搦筆而書之牘每滔滔然不能遽休止先生與陳先生亦猥邁余識時時相就質因相得益驩余間與先生道世事先生則簡易平實其所斟酌必宜人情徇天理不驚僻迂亦不局瑣屑朗如也余心儀先生不難達偉業勸之終効藝場屋而先生則達於命數之際從天官拜今官此誠負先生之材余誠惜之獨幸龍泉地良尚有足為先生慰者吾鄉之文學實肇自先賢子游子游宰武城崇禮樂之教於是乎絃歌之聲相聞宰與學職不相倫然亦稱民師帥國家所使宣化賢哉乎子游之善化其民也先生生子游鄉文學之長固宜有所從來今茲往司訓龍泉誠亦教以禮樂學職於教視

宰為切士於仁視民為尤易而又况龍泉之地之
良將龍泉益家禮戶樂人人希古君子固不翅響
絃歌如武城而已耳哉 國家之制學職之增秩
以其學秀才黉科衆為功績先生行矣龍泉之士
其勵志學道且有如澹臺滅明之出於武城為子
游所得者以章明先生教化而發科細事又安待
論哉貢士初拜學職尚得就其邦科試亦我 國
家之制先生且將於此蜚振固亦不待以功績增
秩也余為先生慰者第謂其得譽髦乎士而已

藏文靖公集

卷三

主

賀贈大兵憲 汲泉李公擢叅浙藩序

今天下食貨之殷賦役之重文物之革訟獄之繁
洋汎之廣一利弊而係安危一舉措而關損益者
吳越為首稱矣江右 汲泉李公之以憲節脩兵
於我吳之江南四郡也實擢自越之湖守而今之
遷藩叅也又復於越凡三閱歲公凡兩遷而皆往
來吳越間盖 廟堂之上注意 國家根本地得
一才碩則或以師帥或以監臨或以旬宣必孜孜
擇任惟亟俾悉心為元元造福矣乎公登第以中

翰入臺既巡荆襄而出守湖湖與蘓接壤公治湖
之政籍傳吾蘇而播聞四郡初下車士民忻忻望
風翹首曰是嘗為御史飛簡乘駟而愕愕朝端者
乎是嘗揚風裁於荆楚宏聲兩廣而棠陰千里者
乎是方綏牧吳興鉏耜豪倨而衽席羣黎者乎吾
何幸得此使君今夫復何求慎聽教令以期毋犯
而已廼公按部獨念以為四郡者天下命脉而灾
祲連歲民將不堪其積蠹所由如病癰痼者實坐
勞瘁外浮中虛不徐求其本而標是從一旦耗竭

藏文靖公集

卷三

主

不支即有俞附倉扁神術無及也主之以寬恤持
之以鎮靜揆之以調停詢民事所急者計長策而
懷永圖至於蠲賑之奏請破格 憑款以沛實惠
多公之所劑量條畫若夫剪鯨鯢於將萌消波燧
於無形上寂神功而下受陰賜公之蓄威制勝嚴
有成算矣邇者和氣漸臻豐穰來應民方喁喁待
澤而公且以擢行越之士民又將望風翹首曰是
昔以良二千石馴我湖而又以一路福星為蘇松
諸郡所得者乎乃

天子又不忘吾越加秩進律而使大庇吾越人耶
不待旌旄及境而各忻忻慰願矣而吾四郡之士
民父老則欲尼其行而不可得公之屬守大夫吾
蘇朱公晉陵某公雲間某公潤州某公相與謀祖
餞而激言于予夫子之情獨異於士民父老之情
我顧余思之仁者於人無遺愛而立達之多寔視
所蒞之廣狹孔子之聖而化限于相魯公孫僑春
秋之賢也而施澤不能踰鄭格於勢也李公正直
忠厚光岳完氣

蘇文清公集

卷三

十四

天子方將使肩鉅任重以輯和寰宇即吳越豈能
久借公哉試言其近

天子既念越而遷公以藩莪且又念吳而寄公以
撫蓋可佇俟也士民忻望風翹首如昨而加雀
躍焉詎不又有日哉四郡之大夫與公同心共事
方以得所稟承為幸於公之行誠有不能怒然者
聞予說而公唯之遂命書之以為公贈

奉贈大中丞雅齋胡公榮晉少司徒序

我吳民之德於名撫臺也前有吉水周文襄公而

今有永昌雅齋胡公其德於良二千石也前有靖
安况侯而今有薊州李侯云江南賦額獨重於天
下而蘓松尤甚國初且積逋數十萬矣文襄公
撫江南謂最病民者莫先占額官田亟與蘇守况
侯計之奏減重額田賦可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又
募民墾闢污萊之田補賦一十四萬九千有奇免
徵被淹田賦二十九萬有奇而招復流移三萬六
千餘戶其澤民仁政備載琬琰可稽也蓋而公未
去任而吳民已歌舞之尸祝之矣迄今廟貌煇然

蘇文靖公集

卷二

十一

在在有之而棠憩岷碑其遺愛之入人也與歲而
俱深焉其在於今則又有胡公與李侯亦一時相
邁之盛云萬曆戊寅秋疾風撼禾螟蟻乘蝕民則
已菜色其明年霰潦濫濫雁為大浸民無所蓄
而剽殺四起郡邑以聞胡公怛焉憫之李侯督率
其寮屬勘災達胡公而胡公亟上疏以請於朝下
于計部計部據郡邑所覈報為劑量於所解所留
之賦而議蠲焉又聽有司畫筴賑焉又聽官糴平
米直焉又聽濬渠築塍募傭給饘如周禮荒政之

舉馬諸可拯溺而拯饑者蓋胡公方與李侯夙夜殫心圖之如周之與况也而胡公以積望既隆忽被內召入為少司徒矣公之屬蘇郡李侯松郡某侯常郡某侯鎮郡某侯及其寮佐咸極一時之良而協志於公則相念以為公今去吳如吳民何吾儕即欲活吳民如無所受成何欲鼓吳民叫閭借之李侯過余而擬議焉余曰公即不駐吳而吳民所天猶在也夫計部所為重蠲者謂公家經費如京儲邊需例不可闕而一切畢資正供若輕蠲之有如一旦有急安所取辦蓋其職主國計故所計惟國若中丞職撫民民天賴之故所計惟民職有不同而情亦為之懸異今公由中丞晉佐司徒則計國計民公兼之矣上之固宜為公家計久遠而未可輕損其經費下之則念百姓之艱待命孔亟為請暫捐固帑而甦其目前似亦宜者即無論本固邦寧而力田有民正供可無匱焉是計民非即所以計國者乎公既督於計國之道在於計民則公即不駐吳而吳民所天豈不猶在耶曩余叨柄

蘇文靖公集

卷三

七

銓實賢且才公而拔之銓曹蓋前乎拔也公固已炳朗於聲華而後乎拔也公愈益卓犖於勛猷今為吳民所天撫績尤著夫才矣而所仔肩者彌鉅則其用弥宏賢矣而所併懽者彌廣則其惠彌普公行矣履斗躡台翼裴熙朝將六府三事無弗修和而萬方羣黎有弗藉藉樂生者哉而吳民所天又不翅足矣於是李侯起曰吾儕所營者分在官民今日事也翁所期者他日事也又天下事也大臣以天下為度而天下之民共賴衽席吳民直其所最先者而不得專焉者也請遂書翁言以為公贈而相與拭目公所措注首為吳民得所天慶而次以為天下之民慶云

蘇文靖公集

卷二

七

奉贈郡伯雲溪劉侯序

邑長吏號親民而統於郡郡諸大夫其秩隆而於民稍遠故事邑長吏缺則郡大夫出分邑事事勢不得不稍假其重而於民亦親然見以為所理事視郡事愈繁瑣又邑長吏朝夕至而吾居非常職則靡不傳舍其官而故紙其尺一者也其鑿鑿為

蒼生立命者抑何畎邁哉乃今蓋得之劉侯云侯甫蒞吾郡而余從郡中一奉顏色則廩廩德讓君子也民有質成於侯者悉庭遣之暮月間庭無留獄吏罔宿奸聲大起以能推替餉京師東南輓輸經三千里而遙撼洪濤冒嶮岨稱最難鉅侯躬儉素以約束從胥諸徵會豪猾不經例一切禁格之昕夕擘畫進止下上便安以先役者用是舳舻迅發不三月事竣而我蘇計他歲費獨省十之三七邑之民競尸祝侯矣今年春會邑令覲往民僉曰盍惠我劉公而監司從民心果檄侯視邑篆至則慨然振刷曰夫譽人者槩以為非崇職而傳舍之元元安托命哉且守官之謂何繇是延見三老庶民所利苦而罷行之諸所展采宣猷程能植經靡不右長厚去武健而其所聽獄究比精讞驚詳于在郡時老黠大猾莫能乘隙一舞文也暇則親造學宮敦禮譚文葺學道之堂增先烈之祀嘗課諸生執而慶厥優者費取罰錢不足則出俸資償之不以市已恩破縣官一錢也人埒之劉會稽楊荆

嚴文靖公集

卷三

文一

州云侯起家戊辰進士拜大行晉刑曹驥嚮柄用矣其佐吾郡則已職治民而於民猶稍遠自其來攝邑而於民始親侯之所存心於澤民者始大酬民亦熙熙然倚侯若輔姆乃知侯與民交相幸也今侯且復理郡事矣民驚相謂遠我父母然猶侯統也

天子旦夕大用侯則侯之去民愈益遠民寧無盈盈望哉傳有之泰山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遍雨天下百物滋焉即侯躋膺仕握要柄要必霖雨霖內蒼生不腆郡若邑侯故肝卵翼而係其思者寧無終惠之也侯所乘鷁且翔邑士大夫咸德侯咸盈盈望猶之民相率祖餞之而余為抒其情嗚呼孰謂仁以宅心隨職効官不可以得人哉凡在位者請於侯乎觀之

嚴文靖公集

卷三

文一

嚴文靖公集卷之二

嚴文靖公集卷之三

序

奉贈大公祖侍御梅墩邵公按吳還朝序

命臺使代天子巡部中職雖主在文法刺擊讞鞠而地方水旱軍儲資給又皆得以封事白上而使宜罷行之昔在嘉靖中侍御有觀所周公者嘗持節按吳矣吳時適大潦民被饑且溺者骸枕籍河壩織如也余先宮保恤之亟遣人告余使上其事而先是上疾有司奏灾率面謾例却且罪之矣余官雖備乏史貲竟不暇為譴却計詎之賴日月之明得賜采擇而觀所公疏亦會踵入於是上益不疑而詔蠲東南租數百萬父老垂白者皆相顧錯愕以謂亘古異數既壯嚮賴手

聖君而退則啣周公德共語曰是文襄復生也蓋天順中撫臣司空周文襄公忱嘗奏減吳租額亦數百萬而觀所公姓偶同故云渾觀所公曰迨今按院邵梅墩公又若干歲矣吳愈凋而灾又荐至曩夏五月至秋七月不雨吳田高者萊而大風雨

嚴文靖公集

卷三

一

嚴文靖公集

卷三

二

陡作震蕩民舍即所稔汙田藁結亦偃拔實狼籍眇收乃司計者則下令詰有司某年至某年逋不入稽饒邊當罪公籌之曰大司農誠欲貸民第數數為國計筭無所出抑不知民灾故至此亟草疏為民請須臾停其言雖適不庸而民有竊收其稿者讀之詞最酸楚不知有諱之觸者則又相語曰是觀所再使也蓋公與周公皆姚人而其按吳皆為民疏灾故云疏之幾月公使決一年當代去吳屬邑搢紳太常少卿陳君刺史盛君葛君及學諭季君輩乃擬借公代期一年如周公又擬公遂即吳徙學臺如周公而皆不果則每過余語而相與愴愴余曰嗟君等何必公日輅駐吳哉公上近臣也今往納上節有如吳幸上詢以吳事公豈得不為民覲縷言之即見大司農懇懇出數十言亦即吳福也且凡按臣第高者例徙入佐卿寺無幾何遂移撫臺以為常公非按臣之矯矯者乎公為人端蕙淵懿惇大直亮其襟三尺肅諸寮貞百度固惟正是執屹不可奪而尤欲為百姓根本計慮慘

憐焉惜財省徭刊弊剔蠹定經久之制以愈增邦
家之基計謨宏遠矣今往籍令一日大臣為吳擇
撫臣而肩保釐之重寧有處公上者乎公行必即
撫吳如觀所公矣公等其需之矧公起家翰林學
該材鉅遂由是躡斗台握樞筦以弼茲一人亦可
計稔而致則吳中甘棠繫思公等而其所沾被尤
有遍且洽焉者矣於是相顧色喜咸為之洒釋而
公之北馳也則屬余發櫝其指以贈季若往教姚
嘗物色公於珮中聞公之來語人曰邵公必顧我

嚴文靖公集

卷三

三

奉送邑尹仰松張侯榮徵北上序

今之用人者其賢乎哉即如吾邑張侯之賢而見
謂異等以徵可知已侯為吾邑砥礪清白凡所自
奉悉從簡儉而世俗所嗜好一不縉於其心民所
輸納於公故事沿有羨餘公用資之習以為常侯
一切掣擯寧節縮諸費至闕於典禮而一不以恩

嚴文靖公集

卷三

四

於其民此其大節固廩廩也而侯又敏才善於幹
辦吾邑苦焚苦潦民不聊生侯一意拊循務在生
養休息不事苛細農播告及輒屏去騶從獨躬乘
葉舟勸課於阡陌之間相於陂塘以濬以隄惟民
所便與舉惟亟而不自覺其過勤而賜雖未恒若
而一有其赴即顧天以請不敢後時誠意所孚天
亦相之自侯來而百穀歲登上下相安熙熙如也
邑編戶雖夥而沃瘠纖鉅皆瞭然在侯臚臆中其
所定徭役輕重大小品隲曲當衆各心服無後言
者民故健訟侯懇諭利害開使息爭即鈞金束矢
之入亦弛之不責獄不淹繫至空無入久之而民
以大和暇則率士子講肄邑先賢子游之文學士
風為之端所趨尚而民益因以向化侯之政不既
卓有成哉侯先君子侍御松溪公余之同年友也
明習法令所至有聲而侯為其子忠厚正直得於
家傳固已有自侯初承侍御業嘗掌賦於其里中
巾篋携書且讀且督賦入不虧而學則增進以其
故間閭疾苦遍歷洞曉蓋自為士而即諸吏治侯

茲有治理效殆非偶然也余曩在內閣綰銓部之章會侯舉進士觀政於

朝吾邑令適缺余廉知侯賢遂以借重今銓部亦遂徵侯殆與余相為終始者而余幸不繇知人亦與有榮光者也侯且行邑士大夫欲留之不能相與送之而屬余贈之以言孔子稱子文不云乎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其不肯獨為君子而且加志於其舊所官也侯入都新邑侯方除若邑之故與侯之所以為之者心法之精政績之良悉

嚴肅公集

卷三

五

以語之即絕盛難繼而畫一可守清淨寧壹即如侯在邑時也則侯雖去而遺愛永存邑民永有賴矣邑於蘇州賦號最劇侯惻之數以為言意欲圖寬之願國家仰給於東南者最急而強半發之塞下塞下無戎馬乃可議緩且蠲耳侯今赴徵必拜臺諫臺諫可條上安攘之策何以能使虜不南窺邊鄙不聳田得屯牧復其故緒而不復以蜚蜮所出重貽困於是邦

聖君賢相閔仁元元將侯朝有所陳而暮見施行

寬恤之恩不啻吾邑被之而已也吾茲有望於侯矣侯異日愈當路隨所事任咸以為邑之心推之則天下戴誦咸如吾邑今此之人任重道遠善作善成吾又於侯有大願焉於是邑士大夫皆以為然遂書以期侯且以慰士大夫薦應於侯之意

會送邑尹龍津張侯榮徵北上序

張侯先為江西之贛縣而才調吾常熟兩地之士民咸戴之兩地之撫按監司咸推轂之政成而大有聲會臺諫負缺

嚴肅公集

卷三

六

聖天子命擇茂異以充而張侯於是被召焉國制選臺諫內則取於中翰行人博士外則取於府推縣令而曩余備位銓部謂政必由踐更而始諳也府推縣令躬理民事賢於內之優游以養望者而天下政務無一不出於縣縣令統六職無一不究於心其所踐更視府推較親切臺諫以言為責而言之者正欲其行之也夫以其所嘗踐更者而以為言必將度其可行而言者無所不當其有關於宗社蒼生者甚大予是以每選臺諫多於

府推縣令中取之而取縣令尤多於府推重踐更也重踐更者重諳政也姚江之張本積德世家學有淵源侯之兄已未進士龍峯君先任都諫有碩望侯以青年登第資性英敏而根之以誠直持之以端重潔以勵志儉以持身公以宅心明以照物嚴以馭吏寬以臨民蓋良牧之超等也即試諸一邑且無所不可為矣而況為令者再乎臺諫之拜其孰有能先侯者乎異日者立於文陛進厥臯囊賢孰宜用邪孰宜去利孰宜興弊孰宜革灼見於中無所蔽眩風裁獨特而諤諤正言之而即可行之而即有益於宗社蒼生俾海內傳誦曰

藏文靖公集

卷三

七

聖世侍從果得人也吾固於侯預卜之矣邑士夫以侯赴召將行欲扳留之而不可得各依依焉有借寇之意予謂侯在邑則惠澤止於邑中侯在朝則天下皆蒙其惠澤而邑中亦未始不波及矧侯德政卓然多可為世所楷範者芳軌所貽以開來指踵而循之則侯雖去而惠澤固永存也第宿

宿信信自不能不繫情於仁父母爾於是相率餞送于郊而屬余綴其語以贈之

送袁一松序

攝吾邑篆有惠愛於民者吾耳目所睹記蓋有二公焉其一金壇丞某地某號鄧公其一今郡屬江右一松袁公是也二公來為郡邑吏皆坐調鄧調自諫垣袁調自御史臺鄧之善政父老能言之袁則余得述其槩焉邑中賦稱重極頃歲水旱相仍民所藉以生者愈益微甚舊逋新徵莫之能給自非散之四方蓋鮮有不轉之溝壑者袁公拊循其間無所不用其情苟可寬民一分則汲汲圖之不間夙夜邑俗雅健訟又強有力者往往憑勢凌轢羸弱公不欲使小民不得其所也見啗冤來籲者輒為感額不平亟以理諭解之其黠以梗者乃大鋤之久之而莫敢恣且欺焉公所律已絜如冰玉固不待論至其待士以禮而重徇其私御史人默弭其舞文而不事夫摘發有所承於上官未嘗苟隨出入自奉泊如給役者若不知有官府要皆非

人所易及也夫今之攝篆而能不苟焉者吾見亦罕矣其好實者謂夫前者之可射而後者之莫能習也於是乎有探攬之計生此固不足置之蔭類其猷事之徒於前人事謂無與於已也而漫不加省即已事亦謂有後人之承之也一切飾辨文之具而因循以待歲月其號為才者則又欲亟自表見於前後之間也功利之是急而意氣之有加課其績非不赫然可觀而覈其澤之及於民者則索然無幾也嗚呼朝廷所以設官為民之意良豈

康平集

卷三

九

然哉且夫仁者之心天地萬物皆視為一體苟不得位斯其仁鬱焉而無所於寄一為天子所命則斯世斯民皆吾所當仁者一日臨於民上則一日當盡心於民何獨以其非吾所素治者而忽之哉厲民以自便乎公固仁者蓋與聞乎天地萬物一體之義者也夫天地萬物且欲視如一體則郡民吾赤子也邑民吾赤子也吾今所可仁斯仁之而已安問其素為我所治與否也斯公之所以能有惠愛於吾邑民也夫公攝篆且爾况任之專乎况

久於其位乎吾願夫有位而專且久者皆有惠愛於民如公而不獨致望於攝篆者而已也令吾邑者冀北蒼野王公王公吾父母之良者入覲且還公當還郡於是士大夫餞於郊而屬余叙以贈之嗚呼此豈出吾士大夫之私媚也哉

奉贈邑尹中台留侯擢刑部主政序

邑博士李君馬君周君率其高第弟子繆生元吉輩若而人儼然而造余曰公邑長中台留侯頃遷尚書刑部主政矣慕芳等師儒欲以文賀敢有謁

康平集

卷三

十

於公余曰賀侯何以乎曰賀侯遷曰侯遷也賀之乎曰然曰賀不必以遷也曰何以也曰以遷也於是李君輩灑然易容曰既不以遷賀侯矣而又曰以遷也何居乎曰不賀侯遷而賀侯之因遷而能處也有說乎曰有夫吾常熟之為邑蠟邑也為之難也尚矣侯以明經甲科承厥先忠宣公世懿之傳來令於茲時齡纔逮壯耳則已老成持重而嫻習吏事跡其所臨應牒者操管而答之如風霆焉訟者片辭而剖之如神明焉戴星燃炬勵精處事

無怠朝無怠夕而旁午綜之如吳鉤之新簇于剛
隨遇輒解而遊有餘地焉夫是其侯細者也邑之
患莫患於水溢歲用大侵民不聊生侯視之若已
痼瘕然亟白於上官而請蠲請賑以拯之溝瘠道
殫較之他境為獨鮮焉邑之利莫利於水慨白茆
諸巨川是也而工浩費繁踰固底績侯奉上官檄
為殫智勞力以濬導之遂踵周禮荒政役萊色之
毗而甦活之因以就佚道使民之緒焉諸所興利
諸所除患未易毛舉而各有攸當也夫是其猶侯
細者也自侯下車再考滿績歷六年所矣鑑可蒙
泉可濁而侯志之精明如一日者不可涸也金可
鑠石可泐而侯操之修潔如一日者不可緇也然
則侯之為邑也卓卓矣頌聲四馳矣薦剡數騰矣
銓司以名上之政府列第三人矣始邸報至侯閱
之不色喜也自若也既而報遺侯之名也侯亦不
色驚也自若也居久之而報侯遷今職也侯亦不
色喜於果遷亦不色驚於遷之不酬勛也自若也
矧任限已迫行李已戒家人以先發而登塗而上

官以逋賦未竣固借侯督趣之侯辭之弗從去之
弗能民困莫措淹數越月侯亦不色愠也不弛也
不激也自若也此其度之汪汪將天下情態何所
不可涵茹其器之恢恢將天下事功何所不可樹
立而侯之優於肩重而到遠也此不可以預卜之
哉然則遷未足以賀侯而侯之能處遷也斯有足
賀也已李君輩曰善乎公之賀侯也固也侯範我
禮我庇我植我德之矣而侯之樂育乎諸生尤
疊疊也課於旬試於季耳提面命於朔望其所陶
鑄莫不譽髦及若貧也而恤之寃也而雪之役若
賦也而免之均之蓋諸生之德侯也尤深不知今
將何以報之敢圖於公余曰古語有之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侯豈有望報之心哉而諸生之報之也
則宜夫子游邑先賢也子游亦令武城矣所得之
人如一澹臺滅明而至於今艷之侯今為子游所
產之邑而嘗有所揭于賓賓之館其言曰得人期
多於言子也侯所屬望諸生之心何其厚也諸生
誠能端於蹈履而不苟徑趨重於持檢而不驚室

謁如澹臺其人焉處則究學道之功出則施愛人之政而且濟濟郁郁不啻一澹臺也斯則不負侯所屬望而所報侯者不在茲哉李君輩曰善乎公之為諸生圖報侯也侯今行矣請遂以公言贈之異日者侯大亨于天衢而其所造士亦振翮而相與翱翔則侯得人之效以彰而公之言尚亦有徵哉

大封君柳亭李老先生七袞壽序

余嘗讀四牡詩感周公之聖善體人情而竊為當時臣子深有繫焉夫人臣既委身於君欲鹽王事而奉簡書以驅馳分也但以事君之故而不遑將其親則內顧之情實人子所不免者若夫菽水斑斕承顏致娛於子道得矣然立身揚名之義親或有厚望焉而莫之愜道泰時亨明良會逢隆偉其德業而士獨塊然泥蟠恐亦無以錫親之光也故事君事親之道古昔蓋亦有難兼者焉度緩急之勢審內外之分乘時宜之便固存乎其人而幸於所遭者誠僅僅獲見是以託馭者徇國不待版輿

之侍絕裾者違親有忝捧檄之榮天常天性期於自慊焉爾已李侯山東之產也以甲科剖符尹於吾蘓之長洲自山東抵吾蘇雖千里而遙然由清河以濟於江淮舟楫之利可坐而達也乃得携其親柳亭翁以奉養於公署李侯出而蒞官則跼步鳴琴之案入而侍彩則咫尺繞膝之歡無昔人之所難兼而事君事親而俱遂焉李侯其幸於所遭者耶於是李翁年七袞邑之士夫咸修子姓之誼引觴稱慶者相屬李侯辭之莫釋也假令李侯奉親於家雖竭修醴致腴洗車子弟羅拜堂下孰若此祿養之寵及搢紳百姓之共致其情假令李翁獨家居固亦自喜在李侯膝踈瞻雲能怒乎即李翁亦烏能無念若子也由是觀之李侯誠孝翁福誠備矣夫孝不易盡天人合而孝全福非倖微感召純而福集余未嘗見李翁也則嘗見李侯矣李翁之教李侯子不可得而知也則嘗知李侯之政矣李侯明敏練達剴剴無滯廉慎公平表裏如一蘊為天下繁郡而長洲乃蘇之劇邑田下而民瘠

胥黠而俗澆治之實難自侯之來剔蠹飭地惠良
補廢邑之吏民始焉諫以戰既焉帖以服又既焉
則恬以安又既焉則孚以誦夫長洲之難治治之
若此推之天下當益易易尹所任繁瑣且任之裕
如進而臺諫又進而省座其所展錯又當何如自
非義方之訓夙佩稔聞仁義根於衷猷畧嫻於素
能是有是哉余觀於李侯之政知李翁之有教因李
侯而知李翁非恒人李侯之克孝天實祐之而李
翁之福固其所自求者哉李侯昨者報政當即有

蘇文靖公集

卷三

十一

內擢

天子憫念元元方 詔久任是以需之然卓激柄
用亦伊邇矣李侯仕日崇祿日騰翁年益高慶益
薦膺累封耀榮名福正未艾李侯之自憚於忠孝
益方進進也詩曰豈弟君子邦家之基豈弟君子
德音不已李侯有焉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
只君子保艾爾後李翁有焉余蓋歌南山之什而
釋然於四牡之章太常亞卿文峯王君余舊契且
姻也歷宦居鄉兢兢謹厚以能無隊先正文恪公

之緒李侯雅重之因與相懼茲欲從諸大夫之後
以致祝於李翁聞余言而謂為非佞遂持以為李
翁百千歲壽

奉賀大司寇景山錢翁八袞序

天子既嘉止遂恭上

兩宮徽號而 恩覃域中有 詔云云會大司寇
吾吳景翁閱歲八十郡刺史某公及其寮某公欽
奉

上命惟誠惟慎廼於首歲元春備物如詔聯綴詣

蘇文靖公集

卷三

十六

翁茅宣

上德意旅實須賜翁子進士君某振翁拜嘉遙望
虎豹之關祝

天子萬年而登受之禮也已遂大張慶筵置酒高
會而吳中搢紳章縫輻湊全集見謂殊榮競艷歆
之乃歌曰獻歲子歲春氣轉兮鴻鈞華席兮肆陳
燕喜兮方新維嶽兮降神應運兮生申壽曜現兮
炳南辰凝瑞彩兮映吉人寵絡繹兮駢臻綴緝熙
兮彌純難老永錫兮壽無垠為春為秋兮等大椿

又歌曰 恩澤渥兮沛自天渙大號兮播 王言
念羞者兮尊高年 命有司兮展敬虔稱兕觥兮
其觶致珍膳兮相鮮恍執鸞兮袒割儼咫尺兮天
顏國叟兮皤皤拜舞兮踴躍世熙兮時泰 主聖
兮臣賢軼治古兮美不專膺異數子箕蓋延嚴訥
聞之曰盛哉煌煌乎斯誠寰宇之上禎邦家之曠
典也詩所謂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膺之翁之謂矣而要之有本焉夫慶不虛鍾惟人
所召翁自通籍綰符遂縣銓署若躡台斗率持兢
兢之心而闡翼翼之猷靖共在位僂僂匪懈是故
其所拊循其所藻鏡其所陶鑄其所欽恤其所戰
遏功德所被惟宏惟深蓋天實孚之而有弗祐之
者哉且也據理而動順則而應貨利弗以榮其胸
聲色弗以殺其真機械籠絡弗以滑其和蓋翁之
善攝生也固不待於解組懸車之後而生有弗永
者哉而況乎進士君之克孝也先意而承竭力以
事蓋翁安其養而怡且愉者久矣詩禮是學義方
是敦行將應

帝制亨天衢續翁未究之緒而益恢張之翁既懷
其式穀之心而有弗衍其至薦之慶者哉於是訥
亦從而歌曰惟穹昊之降祥兮無鑒善而不忒黃
派爵其苾芬兮注玉璫其有瑟相君子之系行子
隨踐更以善職凜四知之是畏兮曾弗隊於三惑
允為上而為下兮協上下以昭格兼蓋德以並隆
兮宜 聖朝之禮食又歌曰至人應人間世兮每
抱朴而含淳翁默契此鴻術兮和天倪於天君日
綜理乎案牘兮如縹緗之是親大隱隱於金門兮
若圭華之與鄰乘宦遊以采真兮詎徇物以役神
在朝欽其抑抑兮在鄉瞻其恂恂善提身以定命
兮通保命而康身又歌曰翁有令子克紹芳兮左
右就養亶無方兮循陔采蘭誠是將兮脩以斑舞
悅高堂兮
天子休命謹對揚兮科甲羅英速騰驤兮庭訓攸
顯有 褒章兮煥爛然泥耀龍光兮奕葉濟美祚
無疆兮余伯子治者進士君所與同袍而踰莫逆
者也余蓋命治代往賀翁而治悉以余語語進士

君進士君延亟搯舟謁予稱曰日家君之届八袞期也

帝命寵施郡牧致儀其遭孔奇聞先生聲之而榮輝陸離我攄感私敢不拜稽既拜則又稱曰先生矢音颯颯惟旨家君聆音亦既訖只願遂書之彰厥盛美敢敬以請先生其毋諉夫翁雅與余善予固願有所致而翩翩公子惟親是為又何忍負其意乎則為之詮次以畀俾侈

上賜俾懌翁志俾介眉壽於百千禩而俾昌俾熾

云

嚴文靖公集

卷三

九

嚴文靖公集卷之三

嚴文靖公集卷之四

記

工部營繕司題名記

尚書工部其屬有四營繕司其最先也自國家建署以來為是司郎中員外郎主事者無慮若干人矣而未有題名余同年友郎中曾君于拱圖舉之會擢憲副以去未果郎中蕭君禹臣初為遂寧縣以材徵補是司主事歷員外郎居無何其長尚書若佐約菴歐陽公輩材之言於天官卿遷為郎中甫蒞事即稽諸往牒得成化三年以來郎中盛綸而下若干人員外郎朱銳而下若干人主事項文泰而下若干人撫其姓字歷官而鏡諸石以成曾君之志蓋百數十年來闕然未有之典一旦有之即君材可知也工部古司空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修濬宗廟宮殿廨宇梁道之繕葺工匠程式咸綜理之而是司尤其專職凡任土貢物儲積供侍胥以隸易故於其間能展采錯事省試以道使百工効藝建國家之業而誕章煥起則

可以能稱矣而又能砥礪廉隅懷冰壺之潔即委之以貨財而出納之際皦然一不以自縊也斯不亦廩廩君子之操無媿乎孔子所稱見利不虧其義者歟於以載名斯石也何忝焉雖然不啻是也故事 國家將有工役則 命中官會計所費而人情億不克繼所計或多浮焉乃郎署則從而司平其間 國家經制不可闕且當 中興之時閭閻色丕緒多所建置費且不貲然而秋毫皆仰給編氓頃歲侵四方比不登縣官大空道瑾相望即甲令所恒徵蓋宇內無處無所逋也工役一興輒出少府禁藏以贍之而猶尚不給於是乃召先商為輸所費易而倉猝未能以酬其直蓋須次者至累經歲且其究也每有不盡酬焉者矣而商於是告困迄於今為甚於是督逋之使又不得不結轍於道而編氓將益剝敝不甦夫若此者豈非有道仁人之所深側焉者乎夫不得已之役不容已也而浮費乃可縮也蓋在周禮以九職任萬民固有所謂百工飭化八材者而即次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有

所謂土事之式焉謂當節以制度無或使過侈焉以傷公家之財而因以為民害也職是司者上體聖天子兢兢焉慎乃儉德節用愛人至意而下以念夫編氓與商之病而思亟以寬之而他有弗徇焉有志於利濟者不當若是乎誠持是心不諉於不可為而遂已也即伯禹即益即垂不得擅其隆於古昔而名載斯石不徒不泯且有榮光矣斯固蕭君所以顯名之意見器於其長而有孚於同時諸公者乎為記以發之

勅賜惠濟祠碑記

淮壩有惠濟祠相傳正德間道士袁洞明方圖所以妥神靈者而會有鉅木浮淮而來若為神之所錫祠之建蓋於是乎始

皇帝既嗣位

章聖皇太后遣 賜金幣而道士繆道鑑等遂以拓建鐘鼓諸樓乃嘉靖丁酉而住持道士張真海等又因募建鎮淮之閣

皇帝賜金額焉川嶽之長其秩比古諸侯蓋 國

家既以列祀典矣而茲復有祠則何居金匱稱武王伐紂川嶽之神衝大雪而來衛武王命太公望各勞謙之乃去蓋自古帝王昭受天命為百神所主而百神樂於效職莫不皆然故周頌有之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正此之謂也淮固一大都會淮之為流控泗滙河以入於海其勢特駛國家歲漕江東南粟及天下所貢輸咸繇此而達於京師郊廟之祭於是焉供大官之養於是焉給六軍之需於是焉賴匪須好用之資於是焉取而運艘萬里舳艫相接一有驚風怒濤之險將漂沒之是虞而其何能濟乃今安流數百年人藉利涉免於不測謂非神所默衛殆不可也其有功於國家也固甚大矣而祠可已歟且

皇帝閔仁元元即匹夫匹婦病涉亦必以軫慮而亟為之所如梁於溲沱可知已淮沔不但運艘所涉仕且商者亦繇航焉而涉一弗利誠

皇帝所矜也

皇帝以元元為心而賴庥於神繫

皇帝之仁

章聖皇太后

皇帝聖母也金幣之賜

聖母亦為元元以賴神庥而於神乎屬情矣而

皇帝從而成之繫

皇帝之孝

皇帝之仁之孝具於是祠見之而豈祀之不經者倫歟訥先以奉使後以省覲兩道於淮而真海等再以祠記為請堅不可辭也謹為論著云爾

覽輝樓記

雲間九峯其一類鳳皇因名焉今貴陽學憲中江莫君構別業其麓又建樓以對乎茲山取楚辭所稱於鳳皇者而顏之曰覽輝初君為儀曹郎於朝每與余遇輒談其膝君既拜新命且往南服計得取便過家復登茲樓思一發其所以顏之之意乃屬記於余昔有訖茲山者其詞曰長向鳳皇臺上望不知何日鳳皇來此豈望鳳皇哉望其人也夫鳳之所以稱嘉瑞者不徒以其長羽族而已也五

文六象七德九苞蓋君子以比德焉君內介外和
義高行完而又以其所嗽潤於六執者發為文章
燦如春葩絢綵奪目此誠所謂邦之彥也使二南
風人有所詠於君也必將曰于嗟乎鳳皇矣而昔
人所望謂得君而始慰之也非歟且君之所遭吾
竊為深慶焉接輿譏孔子曰鳳兮鳳子何德之衰
楊子雲稱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乃以自況也
而陳黯則謂為誣鳳而詰之吾嘗以為譏鳳者誠
狂而詰鳳之誣者殆未為過何者聖人以天下為
心必欲以道濟之孔子嘗曰如有用我吾其為東
周乎蓋其志也行可一仕相事一攝即事功烝烝
如世家所稱矣然季桓子一不却齊饋遂不脫冕
而去乃若轍環諸國亦皆未嘗有所終三年淹故
自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孟子亦曰可以仕
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也接輿自繫其身冥冥鴻
鵠焉耳夫豈知鳳德者而乃敢譏之耶寐莫自甘
遊心太玄如子雲者固亦聖人之徒然未必如聖
人之汲汲於濟世也即有之亦當視時行藏其間

康文靖公集

卷四

六

而不可以道而徇乎人時至偽新亦既劇如秦矣
縱不能去美新之作亦不可以已乎謂在亂若鳳
豈然哉無惑乎陳氏之詰之也孔楊信有辯矣而
天下之無邦則皆值之此豈君子之幸者哉
聖天子應運中興制作之盛同符於唐虞三代君
乘清時翩翩儀曹為
聖天子典司禮樂若夷蕪然今又奉
聖天子命視學南服若契承辭命敬敷五教以親
百姓詩稱蓁蓁萋萋離離喈喈此之謂也且南服
之士被菁莪之化而譽髦焉者久矣俊造之選頃
歲為之增額嘗聞鳳皇所集鵷鷺之屬不期而至
君行矣引其翩翩而翱翔者悉羅而登之阿閣之
巢使夫鵲鵲吉士維
聖天子所使以媚於上下則卷阿矢音以鳴成周
之盛召公又不得擅其芳於前矣然則君所覽輝
獨山樓也與哉為廣其說寓書其楣間
南陽二王先生祠記
君子成德立行樹駿垂鴻褒然名天下者即其身

康文靖公集

卷四

七

沒而採諸輿議則國有史書之紀酌諸祀典則鄉
有祠廟之崇誠立身之遠圖不朽之盛美也余向
為史官登著作之庭得以披覽當時賢士大夫之
籍而考論其世於斯每致意焉故嘗竊謂國史與
祠宇相表裏何者史以紀行實垂將來祠以樹表
儀章既往茲皆揚先哲訓後人而厲風化者也顧
史書所載騰諸金匱絨諸石室其事嚴閼世罕得
而覩焉惟夫祠宇穆清飛甍綺疏歸然具瞻斯不
惟乘軒擁騎之夫過而徘徊景仰羨慕即使芸牧
之堅乍履斯地未有不竦意驚盼而振乎歆起于
中也嗟夫非卓犖不羣之士烏足當此哉南陽古
帝王之鄉遠帶嵩洛其山川蜿蜒原野曼衍古多
豪雋士以余耳目所睹記則文莊王長公文惠王
次公此兩公者皆人傑云長公名鴻儒次公名鴻
漸鄉試皆舉第一相次由進士起家長公仕至留
都大司徒歷事三朝孝宗夙以大用器之正德間
公起南部少司徒時中官劉柳恣睢擾倉場姦利
不法公疏力奏之詔守備官不得與曹事著為令

無何召入貳銓曹值武廟南巡禮官議請建儲居
守而嬖倖寧彬皆謀樹所厚驅藩以市權羣臣亦
陰有主之者競持議不一公以故語大學士梁公
儲上鼎盛春秋儲官未宜輕議萬一有他故即吾
曹伏鎮不難矣顧柰何以國家大計徇道傍營營
語耶議竟寢餘具名臣錄中次公義讓長者親沒
籍苦塊而寢外者三年其性行大率類文莊公所
為人守廬州墮不入境民為立生祠後徙治蘓蘇
故有上守諸歲例錢皆竣却之覲京師會郡倖解
情為撫按所中傷當黜公廉倖枉迺抗聲言曰假
令守徇私請先黜守次黜倖毋令清朝誤舉錯為
也聞者皆危其言直公不為動竟直倖士論韙之
繼長蜀憲時蜀藩馘而置有司莫敢誰何公屢引
正法彈折之有一令不阿藩藩怒欲屈法陷以罪
公力為白得釋仍偵其所陰嗾者數人繩遣之其
風裁廩然若此昔二陸擅文苑而吏道未光兩馮
聲宦業而詞林弗振若二公者文學政事雁行而
起同聲海內而醇實之德孝友之行廉靖之守見

諸縉紳所傳誦者尤足以起懦習而振頽風即南陽故多豪雋才如二公者豈易得耶二公繼捐館部使者已採鄉評列祀鄉賢祠其士大夫猶謂不特祀不足以愜輿望樹風教嘉靖戊午太守戈公藩叅郝公至諸生吳桐等上議請建祠咸忻然從之廼以其議上諸若撫若按若學憲若藩臬諸公皆曰可於是即郡城社學之西偏為祠祠成議者又謂文莊公制得謚本主既以官謚列書文惠公以方伯老謚未得請書止如其官廬伯仲不稱無

嚴文靖公集

卷四

十

以示嚴重廼倣文中靖節故事謚稱文惠公自是公論咸快而二公賢聲益光光布里中矣乙丑秋文惠公之子慎向與余游因來請余記焉嗚呼二公行事在名臣錄郡邑志懿懌表表而足徵信異日掾觚擣翰之臣著為史書名列賢雋之林無疑也廼茲祠宇倣建示民具瞻洵惟卓犖之才足以當此即以之訓後人厲風化豈眇小哉余猶記曩者文惠公守蘇為弟子貢就試公詞色溫溫可念既晉秩去而菱棠之愛民恩繫之迄今事久論定

專祠於鄉棟蓍輝映所謂立身之遠圖不朽之盛美二公誠得之矣語曰虎留皮人留名夫世之履膺陟華聲權熏灼震疊海內者胡可云紀廼其終或與物共盡無所表見孰與二公之沒世垂名榮竟鄉國為久遠哉世有謁祠下者其何能無所繫於心

鐘鼓樓記

國家設權於蘇之澣墅歲以司農分署者舊矣署去郡城將二十里前臨通沭後迫平壤非有闌閤

嚴文靖公集

卷四

十一

騎匝繚垣扞護而堂宇湫隘規制弗備余每道而南北則輒有慨焉豈宦於斯者率傳舍視焉而莫之省耶抑權務之煩雖省之而未暇計耶抑以勞費為嫌遂相襲而為舊貫之仍耶夫以瓜代之迅席未及煖而旋已促駕則勢之未暇誠有然者真定栢鄉趙公之來視權也始而曰權以弊地則稅者漏漏則虧公既而曰途以權壅則行者滯滯則病旅於是戒津吏申禁約刷厩蠹廢躬則晨興而啟鑰坐閱竟日罔懈關無留舸昔之舳舻紛紜甚

或鱗次柳比填堵而弗疏者今且蕩若長川焉而震澤之濱支汭旁出或為犴狴之竇者則莫不兢競稟度無敢逸越由是稅者稱平行者稱便公課登而途旅悅頌聲四溢而公亦委蛇不煩暇則覽景而紀載采風謠而賦咏油然有餘思焉則又曰費勦而利博者費不足靳也勞邇而計遠者勞不足憚也乃稽羨餘度址勢程工量事為鐘鼓二樓於署旁下通道而陡植壁於河壩稍倣周官修閭氏互櫟之制於以即晨昏而表譏察焉署堂之後則為自公樓以壯屏倚與舊所有閱帆閣相稱蓋不踰時而工告成余適維舟信宿其下則見署之前後左右肅然鼎峙而翼張左聞鼓鼙鏦然右聞鐘鏗鏗然嚴更達曙非復昔之苟簡而規制畧備矣余方躋公之所為而關之士民施文學輩造余而言曰公之尹鄒平也其循良之政動為百姓慮根本恤無疆嘗構聚廬以安宅貧民既報內擢矣而孜孜觀成者猶弗忍置今茲視權令信惠孚公職不帝舉矣公行不待改歲而又為地方建此永

蘇文靖公集

卷中

十一

圖是公當其勞而貽庥且無窮也是不可以無記也自公樓給諫湯公記之核矣鐘鼓二樓記何獨已而公廼辭以事之細也其云何余曰公德弘才敏邦家之基權特其緒效也樓誠其細事也雖然畢公以克勤躬亮衛武以洒掃章民單公以道葬危陳孔子以墉完善蒲事有巨細心無内外公之建茲樓也其有朝考夕序之虔乎其有警嫻振聵之思乎其有聞雞嘯月之感乎其有惜陰待旦之懷乎公豈謀一身營一時者充是心也他日靖共夙夜以佐宵旰之理使歌興作息樂和金玉而躋斯世於雍熙端於公有望也茲樓其始兆也記焉可已耶施文學等以述於公公首肯余言遂以而登諸石

蘇文靖公集

卷四

十一

白茆港新建石閘記

吳之水莫大於震澤其克有庥定則以三江入於海也禹貢志之矣三江今已湮其二而太倉之有七浦常熟之有白茆之二港者其口皆瀕於海而吳諸水所從入若可當二江然其關於水利也甚

大嘉靖初

天子特命大司空率其屬臨白茆濬之費二十餘萬金江南數郡供之而其工亦役數郡之人歷年多而濬日已湮久議當䟽以其費鉅役衆而聞者皆相顧逡巡不敢輕動吳之境內坐是數十年中灾被水旱者常六七頃歲諸上官以諮於邑令張侯張侯數詣遍視謂其役亦不必求如昔之大濬徒煩煩舌而坐失事功也則權宜小濬之其深廣丈尺具顧憲副記中時又有獻計者謂港所由湮徒以海潮湮進而沙積焉耳今欲圖久遠莫若開於海壩時其啟閉以節制之便而欲其開之固免於水之衝噬而未易崩也則莫若石潭以麗之便是張侯以請于巡撫林公巡按董公溫公巡鹽麻公兵憲湯公郡守蔡公諸公皆心切利民皆是之先是並港居民有牟墾於積土之上者張侯弛其罰而第令計畝補稅為伐石之費其餘則斥邑帑之羨金而撫院而下亦各發贖金之餘助之三尹唐侯乃奉檄委羨於其地專志經營二尹夏侯

時往相之而邑士夫經事唐君雅於此留心焉與張侯議克合因亦廵致多所詢訪畫既周詳而唐侯輩亦殫智畢力勸相多方早作夜思寒暑無間未幾張侯被徵去而郡貳守龍公金公張公吳公王公迭臨以董蔡公每於勤勞有旌群心衆力不懈益奮邑新令許侯繼至又往督之而裨益其所未及蓋經始於戊辰年之六月凡用銀肆千壹百肆拾壹兩有奇役工凡伍萬壹千叁拾有奇迄巳巳年之五月而開告成矣今之蘇松公家之賦強半仰給主計者每議設官以督之而不知賦出於田田資於水利水利誠修則田可不蕪而賦可不虧是以有識者謂宜裁督賦之官而專設官以司水利可謂知要之論夫古之聖王之治水也即躬自胼胝亦所不辭而周禮遂人稻人匠人列其官曰遂曰溝曰洫曰澮曰川辨其制以蓄以防以蕩以均以舍以瀦備其法蓋有以也今之食於民者號稱民之父母民有當興之利不亟圖之旱則坐視壤之易鹵潦則坐視鄉之沮洳蓐裝不可施鉏

艾無所獲而徒叢蘭絲於懸磬之室濫鞭械於菜色之吐其不轉徙與剽殺也者幾希矣而有道仁人其忍乎哉昔有渠於谷口者而其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公起後有陂於南陽者而其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斯後也水得所循而不為害禾藉以溉而饒其生歲挽凶以為豐土化瘠以為沃士女老稚饑饉之厄鮮罹而公私之需多賴其頌聲之作夫豈後於谷口南陽之歌者哉往港既大濬復設有導河之夫導河之艘以防其湮人以

廣文靖集

卷四

十六

為有衣袂之思其後工直在官每借以他用而所存者特其名而已河不復導而欲其不湮也難矣今閘所宜防亦何以異於是吾欲告後來者慎葺其間而勿使漸圯且凡可利民若茲閘者相繼講求而嗣興之以弘有濟於蒼生故於許侯之請記也為不辭而書之

濬白茆塘記

治江南之水之使之顓設也在萬曆初禩而侍御閩省雲源林公其第一人云江南之水雜匯具區

其入於海也繇吳淞江諸川而吾邑常熟有塘曰白茆者亦其一云是塘也自余所睹記嘉靖間嘗一大濬之歲久漸堙而田收不饒頃歲稍稍疏之閘於海壩蓋余文甫勒珉而閘以不堅圯矣中丞海公撫吳忽撥艇臨視銳意仍大濬中作而會公遷其志未畢令

天子踐阼方與宰相協籌所以利天下者會中丞凌公疏請興江南水利謂必以憲臣領治水事而顯其任乃可以行便宜計久遠而責其成功公時

廣文靖集

卷四

十七

在南臺敏練毅直輿望咸屬於是廷臣共推轂公遂簡在

帝心爰有特命重之以璽書新之以符章而充是使者自公始矣公既弭節境上則延見諸搢紳父老講水源委一一中窾則念以為興事役衆必資於財夫所謂治水者本以利民也民未蒙利而顧先索財於民乎况民瘵已極即索之必無有乎縱民不以為厲已也而心乎民者忍乎則與撫院胡公按院胡公計之先是正供之賦有所謂宗人

府祿糧者民見謂可緩而歲逋以為常繫法宜追徵可得金三百四十有奇民居並塘年蝕水道而租匿不入繫法宜追奪可得金二萬一千有奇夫其追奪者民甘之矣而其追徵者則以歲比大侵民逋如故而金數不贏公則又與兵道按察使徐公詳計之適有江上練兵羨金貯之潤州遂携取八百有奇而輻輳焉財用既庀公則倣周禮救荒之意募厥無饘者即以工直給而賑之菜色樂趨畚缶雲舉公躬率其屬蚤夜董督殫神劬形即胼胝不辭即奸黠不憚有舟車橈楫之遺風焉凡再閱月而工遂告成袤凡四十里有奇為丈八千有奇廣凡十二丈深凡丈有二尺而塘則大通復嘉靖之舊矣嚴子曰夫天下之事圖之貴豫為之貴力守之貴恒全此三者則事殘不濟夫江南廩田惟下下而厥賦則上上者利於水也誠利於水則惟是為務可矣而司牧者率弁髦視之阡陌之間蹤且絕焉而遑理溝洫乎職水利者朝非不除而徒寄空名不覈事實即陂澤細涖且莫知股引釃

灌而況其鉅者乎間有奮而任者時迫於官守之數易而念墮於怨謗之叢興僅粉飾而可觀多咥窳而不確亦其勢然也異時役既就緒猶謂湖海之交水什伍易以淤積嘗置導河之艘導河之夫使歲導之其後有司迂之而夫也艘也誰何之者鮮矣今欲圖於豫力於為恒於守自非設額使也得乎 廟堂有見哉而簡及於公可不謂得人哉塘之方濬也會連歲連雨亘數百里水猥溢溢賴是塘漸泄之如不然者垆野田廬汨漂無論即開闢官亭當亦在浸中自是以後水苟不甚溫其泄滋易歲即旱亦有海水由塘而入可桔槔挹也鵠鹵之原獲既以腴沮洳之隰免於墊溺將歲之所收祗可數鍾正賦足供而農粟尚餘公私藉之水誠利哉夫觀於一塘而他川可知觀於吾一邑而他州郡可知公之功何其大也公又議復異時導河之制檄有司每歲於冬春農隙之時役夫乘艘導之必勤毋得苟應故事即泥水相溷衝激不填而塘得永通公之功又何其久也蓋昔人有言

微禹吾其魚乎吾今亦云而鄭白諸渠民歌之史
志之千載而下侈為美談江南人德公安知不遂
號稱林塘而傳盛於竹帛間耶公之屬邑尉王儼
邑簿秦湯相吳縣簿任可賢吳江簿李三省奉公
令惟謹各効有勞績而蘇貳守王侯邑令留侯其
賢能較著公謂王侯識見精經畫當謂留侯寬得
衆廉生威特為之剡薦于朝上名尚書而公之知
人善任也哲哉

嚴文靖公集卷之四

嚴文靖公集

卷四

十一

嚴文靖公集卷之五

墓志銘

明興寧令敬軒陳公墓志銘

訥之姑之夫敬軒陳公今之古人也父曰知足翁
封兵部郎中諱克讓娶於劉封安人側室曰周曰
章長子東麓公諱言仕至撫州知府周所出也章
孺人一夕夢吞斗間一星遂有娠以弘治丁未十
一月十一日生公而行居四公生而朗秀不凡知
足翁鍾愛焉每卧弄必置諸腹公既就傅即儼然
自持舉止不苟其所嬉戲惟密書先聖賢名號日
禮祀之而尤獨繪陶靖節像佩焉同學姚生松購
淫書其流輩竊玩轉相手錄公奪而火之衆皆慙
且大恚公曰吾恐壞人心術耳郡倅桑淪齋公聞
之語於知足翁曰此盛德事不謂兒童能之也年
十七游鄉校所相與論文講學者皆一時豪雋而
浮薄之徒則絕不與處學既自得文采炳蔚部使
者每試輒置高等旋食餽廩

世宗登極之初年乃舉于鄉屢試南宮屈於數畸

而章孺人冉冉老矣公重違親志則遂謁選得拜
浙之永康縣令永康舞智難治而公一以誠直待
之不事鉤鉅之術久之士民相孚不忍欺公道通
五省冠蓋相屬駟傳供億徃徃告匱公一切裁抑
縮費十四五民得安堵而過客則不便之矣有以
毀言告公公不為動曰吾寧解吾職耳何忍趨合
於時務以悅人而為吾民病哉俗憚侈嫁凡產女
多溺不舉公嚴為之禁而活女甚衆巨寇湯民範
烏合於山公挺身徃諭之立散其黨疑獄淹久公

蒙文靖公集

卷五

二

悉為剖決而多所平反有干請者公據理執法一
不阿徇竟以此為權貴人所媒孽而調知湖廣之
興寧公曰民一也吾但率吾素履焉耳徭徭出沒
為患公單騎禦之渠魁十餘人皆歸降號之曰新
民歲大旱公微服徒步禱於江濱過勤孔虔用是
諸邑不雨而興寧獨雨民喜相謂為陳侯雨而上
官亦異之命建靈雨坊紀其事先是積穀數千悉
發以濟民饑而民多賴焉故事率三十年一伐山
木而巨商汪姓者欲賂公如徃例公固却不許竟

移文禁之而民得不騷邑枕巖穴民被庖惠公令
民編竹為戶禦以藥弩而虎遽出他境以去當路
剽薦檄褒行有崇陟而公忽浩然而歸民為遮道
攀轅泣留數日始釋蓋公兩任其所自奉皆取諸
其家而一不以煩民其在興寧憫其地硠瘠即俸
金亦辭不受永康庫吏饋金五十興寧巨室以金
繒雜贈之皆以資公路需而公皆弗為納也行李
蕭然惟有圖書數卷而已興寧人謠曰須臺月雖
好不若陳侯明楚江水雖深不若陳侯清夫有所

蒙文靖公集

卷五

三

感其心焉宦游十年而田廬不益家居清約曾不
異布素不輕入官府不妄接賓客獨處一室澹然
自守而終華靡麗非其好也門以外事不惟不預
且不省問始公筮仕時人有勸公貨乞美官者公
曰將欲事君而先欺之非臣子之道况位以驚得
則名器濫而吏治不振豈清時之所宜有哉其蚤
於掛冠亦坐無所藉為先容者寧其志之不伸績
之不彰而不肯猥易以輕失其身也嘻狷介矣公
事知足翁甚孝知足翁疾公籲天願身代之知足

翁恍然夢神與語曰念汝幼子懇告至切姑假汝數齡周之遇章孺人也凌窘以恩而公處其間亦多有難堪者公含忍委蛇孝敬不衰周後悔之而竟得其心公惻章孺人之茹辛也先意承志務悅母心無所不用其極不但脩隨之供而已知足翁念公少不能事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貲屬諸伯氏命之同居俟公之長而後畀之語公曰吾非薄汝欲不汝累以圖大奮耳知足翁既逝公以田讓伯兄而亦不請歸父所屬者大中丞虞山陳公為作傳以表之公事伯兄恭謹無失時節致饋必精必腆伯兄有無妄之訟公曰同胞之難甚於同室匍匐救之不避險艱伯兄欲托孤以金委之伯兄亡旋還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扶植其子愈於伯兄存時曰冥冥之中吾豈敢負吾兄哉處父母之喪哭踊踰禮歲時蒸嘗必為之流涕纂述知足翁懿行作先德錄以志不忘人贈之詩有白首兒郎慕未休之句吾姑提身親重而公敬之如賓即燕處不昵褻教子以義方而亦不失其相親之和

嚴文靖公集

卷五

四

公端肅方正性本天植平居雖見諸子未嘗不冠雖屆盛暑未嘗不衣雖當急速倥傯之際而此心寐若不擾本業南雍時寓有鄰女奔之明日為徙其寓而亦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寃獄公白於當路脫其難後以女為謝公正色而拒之閨閫之中絕無媵妾見人畜嬖倖心惡面斥不少假貸平生惟好道潛心篤學案上日置經籍展玩之而諸子百家自非詭於道者無弗閱易而因取善以尚友也所著有五經註釋及心說及主一稿皆其所心體而得之者公年八十餘而疾作二子請禱公曰修短有數何以禱為日惟誦韓子佛骨表程子定性書文山正氣歌以自怡因援筆手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諸字又自吟曰一生清白渾無事夢寐猶如白晝看一日忽呼其子而命之茶曰吳思菴先生坐在坐其子驚謂大人夢耶曰吾非夢實見之耳時疾則革矣其子泣請遺命公曰吾使若等為清白吏子孫斯吾之所遺乎且若等知反本乎吾陳始於漢太丘氏七世祖存一公自金陵來教授蘇

嚴文靖公集

卷五

五

州遂占籍常熟累代業儒而世善相承至汝祖兵部公恢弘雅度為名公所重號偉男子若輩做人慎無隕厥家聲思益光之耳因命啟篋視有簿子五皆平日手錄名儒粹語曰此以付吾孫可令熟識之而他則自數敝服外吾一無所有也言畢而逝是為隆慶己巳五月五日其子慎卜吉壤而久之未遇乃擇其又明年四月十二日權厝公柩於虞山西麓而屬余作墓銘以俟之嗟乎士習日偷醇朴難返幼學之時惟務剽竊糟粕雕繪厄蔓與速見投於有司以為得志而安知有所謂身心之學一隸仕籍豁豁其欲而漁獵乎民浚膏脂充囊橐孰法以取媚巧宦以干進而至於上負下蠹則恬不為顧勢既失矣志益肆焉猥瑣於籌鑰之握屑越於帑廩之藏續紛於耳目之娛侈以相高豪以相競視為固然而名義罔惜蓋比比矣學古信古壹志不回自束髮迄蓋棺終身行誼踴有古君子之風如公者夫豈可多得於今之世哉景公大端讓田類薛包能敬類巢缺拒女類魯男辭祿類

原憲却金類楊震而彭澤歸來簞瓢晏如五柳先生之高致公夙慕之而卒與一揆曾無異轍訥謂公為今之古人良非虛語也至如御史大夫思菴吳公邑之先哲國朝之名臣其所撻持皦然不緇尤公所景仰而心切嚮往焉者瀕終矣而神與之交正以意氣之相膺合也二公蓋皆非今世之人矣公配嚴孺人是為予姑其懿德實克有相於公先公八年卒訥蓋已先誌之子三人長曰大謨娶屈次曰大有娶周又次曰大成娶鄧大謨先卒大有大成俱庠生有志行女一人適褚仕孫一人萬齡大有側室朱氏所出質甚俊穎即公付以名儒粹語而望之者孫女五長適查公輅次適宗好問次諾徐餘未諾曾孫男一繼芳萬齡及繼芳俱未聘緬惟訥十三歲時初習舉業輒為邑侯節齋王公所錄公作書賀之曰鵬程萬里此其階也既而每試訥多當公意公所溢美最多而軼韓駕蘇臺閣氣象二語則今尚能記憶者也因命訥與其子為文會而器愛有加自訥拜天官卿方遠嫌不

寓書而餘則簡劄絡繹亦每以古人待訥而期之者甚大相與談笑往往忘分而有時且下之訥荷公之知而愧莫能當其何能忘公而不時時以置於懷哉公墓之銘即微公命訥固願為之而況其子意承見屬訥何敢不諾墓未書所在待有吉壤也公諱交字汝同鄉人稱為敬軒先生銘曰

陳在漢世稱有道有道如公克追紹內則古心外古貌古人芳軌歆所好博搜縹緲力探討勤秉觚牘闢與窳非苟知之亦允蹈言行敏慎實愷愷出處風節咸矯矯席珍不渝瑾獨抱好爵自縻堅雅操年所多歷聿既耄德義由衰老彌劭令終有後天則報庭訓弗隕曰惟肖善祥攸鍾審宅兆我綴銘詞後是告億千萬禩永有耀

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沈公墓志銘

吳江沈公第嘉靖戊戌進士官至湖廣按察副使致其政而歸又越數十年為歲隆慶戊辰二月二十日卒承重孫令像等持其鄉翰林吉士給諫徐君所為狀來謁墓銘余既雅重公而公之孫令聞

又余所薦士諡不得辭公初命為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蓋甫筮仕而公遽乞南志於恬也部有大事輒倚辦於公

肅廟幸承天備幸當有龍舟造則費繁否者

駕戎猝至且得罪尚書周公難之以問公公請具百需於龍江關而遣人候

駕所從適後繇陸費省甚鉅周大才公

皇陵守宦以歲久請修計度當費百萬尚書宋公屬公勘議公與錦衣朱指揮偕故事右武武不為

遜公慮朱或黨於中官行坐率禮貌於朱默結其

心因告以

太祖重禁

皇陵啟土之制朱唯唯至中都復以制對諸宦者申之朱竟協公議止修周垣是役也費不及千金

歲壬寅滿考以績最調刑部四川司尋徙河南司

貲外郎浙江司郎中詳恕不苛郵罰麗事無冤抑

先帝神聖威用不測 詔獄皆

上意所注莫敢輕讞而公經三十餘事奉法自如又多迂權勢人不少翫法以徇六人盜一人自首鞠官免首者而抵五人者法不伏尚書聞公以屬公公察首者乃實謀主其不分賊為姦計也竟坐之而餘得減死其精明多此類乙已擢知紹興府有宿豪許棟烏合數萬眾於海通番弄兵其地一士夫欲倚棟勢議開市舶輒自草詵給公上之公堅持弗為動棟之黨汪直尤大黠猾素以貨賂啗有名位人獨公與都憲朱公紘疇然不為所黠直畏服並稱之議平會稽新昌蕭山之田賦遂均其徵糧之役富有力量者初難之而後亦謂為便鯨魚化虎啗人公祭告山神仍化去及若籲天而霖應火息蓋亦三異也庚戌乃有湖廣之擢時方征辰溪諸洞督撫張公檄公往紀功次公奮欲臨陣張公懼或不虞沮之公抗議即行率辨黑苗級首之詐而我事賴以不悞又賞格斬一苗者予五金兵多妄殺而公下令擄得生口者亦賞如之全活以千計始公在紹興沮市舶之議而因以對公者

方在言路媒孽公公又不通書要津遂為所中公浩然展脫囊中空無貲惟圖書數篋而已公早歲從二廬先生游邃於易學旁綜六執泛闢百家之書及昭代諸曹之所職掌皆究心焉而得其肯綮以故隨所事任鮮有未諳居南曹悉知其中事少宰張公以糧數軍數問諸其本曹皆不能對高給諫舉公張公諮之公縷述其數無遺秋官曹郎必擇才諳典詠章而公於律精於政體練達聞公所為專任公也文物淵最盛而紹興其尤公出守實以蔚望推余嘗作詩送之有白雲司裏郎官筆之句既而公以職事入余復與會於都初島寇萌芽詔置都御史開府鎮戢而朱公首應詔法行甚肅人不便其私者遂大譁朱公行部至紹興語公云韓襄毅王陽明二先生亦嘗峻法賊讎矣而謗不叢興則何故公以謂彙二先生或有善藏其用神於鼓舞之權而眾莫能識者爾朱公領之蓋昔人有言行欲方智欲圓朱公誠正直而剛偉然人品矣使得公助之施為緩急好謀而成當更有

妙濟者而公所至茂顯聲績良非偶然者也公即家食矣志亦不忘匡濟如王郡守攤耗楊邑令築城則贊成之揭簿欲增荒山之賦則止之其心惟欲以利人即虧已弗恤公貌恂恂誠慤中存而遇事則有猷有為勇於赴義公所師盧次公嘗途疫公值之欲奉之入舟從者畏相染諷止之公斥之弗聽而听夕調視惟謹益力盧德之亟以揚於人公性泊如宦游十餘年不携內人及還吳考槃仙人山與里中耆舊結詩社為驪游屏跡公庭訓其後以耕讀所著有南廐誌南船志牧越畧議吳江水利考皆公政務所寓而越吟楚吟西臺靜稿家居藁雞窠額稿杜律七言註晴窓便覽則公自寄其性情者而公之所造所得可知也余於乙卯歲校士南闈得一易卷雄甚手之不忍置因取冠易房遂刪潤其文錄之為式及啟封其人乃沈令聞邇其易義乃公所親傳公豈無所本之者歟公之先由河南隨宋徙蘇之長洲後有贅吳江者遂占籍吳大父本生經為醫學訓科娶於吳以弘治四

嚴太靖公集

卷五

七

年八月二十一日生公名歷字子由江村其別號菊冠失怙即能自立正德己卯舉於鄉既第而貴有勅贈其父為南京工部主事母為安人配郭封安人子四長察舉人先卒娶王次理太學生娶黃次問娶張皆郭出次慶太學生娶范側室趙出女四長適太學生顧名節次適顧勛次適長洲金堪皆郭出次適太學生童教良側室馮出孫男十三令像縣學生令儀太學生令聞即余所薦經元令善太學生令成縣學生令名應天府學生令猷縣學生先卒令德令行縣學生令範令謀令緒令言孫女六壻朱可大顧曾志趙舜臣陳爾學周順卿申五常可大太學生曾志爾學順卿五常俱縣學生曾孫男十二瓊芝瑶芝王芝同方同樹同寅同生餘未名曾孫女九一諾大叅王君之子士騏一諾太學生吳君之子汝階一諾別駕陳君之子士華一諾鄞縣尹陳君之子允楷餘俱幼公墓在吳縣西山雞窠額之新阡蓋公之所預營令像等卜以庚午年十月之己未日奉公柩往葬合郭安

嚴太靖公集

卷五

七

人之兆禮也往吳安人孕公嘗夢角獸觸懷公為
兒時輒架梓片為堂寢能相通主事公謂為肯構
兒公果起工曹竟服鷹繡噫嘻亦奇矣哉銘曰
德厚於蓄則其業也宏志專於用則其神也凝譬
之膏沃而燈輝熾明煉精而劒氣鬱騰公所措注
公所撰輯孰非先民是程而道猷是經宜其施裕
而弗匱穀貽而孔贏吳岫崢嶸環列翠屏遍景望
而卜吉既華美而鍾英公自茲乎宅安瑩穀璧于
佳城欲知公後之嗣興盍觀於芝蘭之盈庭乎

懷文靖公集

卷五

五

明趙州守丞礪沈公墓誌銘

海虞之沈自刺史葵軒先生以科第起家而其後
多顯者先生之孫趙州守丞礪公其一也公父金
吾似葵翁配張孺人善事其舅姑舅姑祝新婦生
佳兒無何公生少即穎異齡方五六耳輒能作徑
尺大書貴客至對之揮翰自若畧無顧縮態於是
見者相詫目之為奇童家以世宦故多書而似葵
翁教子且甚篤所延師多名士公既稟雋質而又
有所引迪故自六經子史及若國朝彞憲大略

咸得蒐閱之手輯心惟多識不忘發舒詞章典不
浮薄為學官弟子每應試輒歷時輩時輩亦咸讓
謂非如公餽食蓋有年而余方游於校中公猥見
投介談每契合且有葑菲之采因約數友訂會北
山之麓公弟僉憲冲玄公亦與焉月校執者再會
必相與劇切數歲間絡繹皆發科余幸隗先而公
昆弟乃一時同登公特魁於南畿人謂是會為絕
盛云公後為文如郢調寡和屢試南宮竟不遇識
者乃謁選銓曹得知陳州州守於選格最高然在
公不為奇公為陳二年如冲玄公所稱聯民居以

懷文靖公集

卷五

五

定保甲禁違式以消禍本慎編審以防飛詭嚴徵
解以杜侵漁芟除豪右與民休息宜有治理效矣
而又不為當路所識則調知趙州趙亦名州不眇
於陳且當南北孔道部使賓旅冠蓋相望接應輻
輳公性雅濶疏不樂掣肘尤不耐折腰遂挂冠拂
衣而還初似葵翁治第甚雄以貽公公願弗居也
而初闢於野還自趙則又買他姓之址而堂構其
上以居歲時約里中所驩結詩酒社而相與讌遊

吳歌楚舞爭妍進風晨月夕山介水隈容與相
羊惟意所適而家人生產則薄之不事也凡得年
五十有九而公歿世矣冲玄公狀謂蒙莊一死生
為孟浪而又述公所嘗嗤笑於彭殤者而謂公為
達自今觀之公科而不第官大夫而不卿家非不
足而亦不有餘年不為夭而亦非上壽若未足以
充公之志然而公未始殺於靈府而役役焉於柵
其內也以名為實賓而不務多取以仁義為遽廬
而不肯蹙躓踈其間以爛熳其性命而攫人之

藏文靖公集

卷五

七

心以軒冕為外物之儻來而不因寄去而悲視三
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而不以淪約趨
俗知化而生化而死猶之旦暮之常而解其天授
隨其天袞脩然來脩然往而不類生物之相衰達
哉乎公此庶幾乎古之所謂懸解所謂采真所謂
自適其適焉者而與南華之指何異然則冲玄公
謂公為聞道也夫亦聞蒙莊所稱之至道者乎蔡
軒先生諱海似蔡翁諱虞繼配為程孺人公諱應
元字子春巫覡其別號配聞宜人有懿德子六人

多彬彬汝成娶憲副石溪王公女汝達娶王汝安
娶徐汝定娶朱汝瑚汝璉幼未聘女五人一適周
先平一適太學生錢懋中一許字陳二幼未有
所許揔之婦皆名門之女壻皆名門之子稱其世
閥者也汝成等卜以公卒之明年正月十九日葬
公於虞山寶巖灣祖塋之次而先是冲玄公率之
謂余以墓銘請余少與公初未識而公不知何所
取於予也而以書拒余多所溢美因數數過從擷
甘網鮮輒以見惠欲締金蘭之好余迄於今銜戢

藏文靖公集

卷五

七

不敢忘矧又同在會中其於銘也誼得辭之乎冲
玄公達公余亦達公遂曼衍之而以為銘銘曰
正德辛未正月十五日公於是乎假合隆慶己巳
七月十二日公於是乎大歸而於天地之委形委
和委順委蛻存亡得喪榮瘁詘伸然不然不可
蓋一條一貫焉而不以智規故於宦也有拙者之
效於謀生也曾無巧者之神奇但取於恬焉愉焉
厚奉其生而至為厥後計也則惟遺之以安而不
遺之以危居不祖依藏則祖隨於逆旅乎奚懸於

真宅乎奚睽恣睢轉徙不局鑪錘任大塊之所為
璧日月珠星辰萬物備齋送之資吾知公必且逍
遙於無何有之鄉而和之以天倪其自得也怡怡
其自多也恢恢矣乎

明故 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虛菴錢公墓誌銘

邑之錢武肅王之苗裔族莫鉅焉蓋數十歲中而
發科者十餘人而昆弟並舉進士者為順時為順
德而進士則虛菴公之子也余主南畿試舉順時

嚴文靖公集

卷五

九

于鄉余主會試則舉於南宮蓋皆推轂其才耳而
世相沿謂為門生以故公之卒也順德自述公狀
過余謁銘泣稱兄既受知於先生而順德之舉也
會先生秉國鈞又辱為門下士茲不肖欲以先君
墓石恩先生冀不朽我先君敢以先君之囑不肖
者請余病夫也頃歲更億方將屏思慮謝文字而
公父子間余夙有世誼焉其何能辭則為力疾勉
應之公諱體仁字長卿纔十二齡而父濱江公即
世有修其先舊怨者乘其孤嫠相與構訟聚殲之

公挺不為懾懼然隨母趙負其直氣赴愬於當路
而事竟得白即強有力佞有口者非能以孺子誰
何之也蓋公幼即機警不羣稍長益淬礪奮超通
經術習書法欲以見世第無柰子立之難不能不
以治生役易何哉既順時輩見頭角毋最公以教
子公專意殫心奉母命惟虔而順時輩遂以致身
順德為刑部主事時有 詔覃恩封公如其官階
承德郎而公由是鼎貴矣公性孝痛毋蚤寡即啜
飲必盡其權視寢問安寒暑不少間毋病癰醫競
云莫能為公號籲于天走數百里迎名醫治之癰
竟得愈比毋歿公哀慟毀瘠當是時島寇狎至公
奉毋柩權厝境內而寇猖獗甚公惧不免則握鋤
碎首又號籲於天竟冠去帖然人咸以為孝激明
年而定於濱江公誠信自竭一毫勿之遺悔也歲
時禴家廟每伏地沈瀾者久之世譜蕪散公手自
彙纂家畀一帙勉使敦睦族有廢祀者置祭田供
之一族人因父祖負官錢累千百法當戍公憐其
非罪白令公出焉於昔所嘗伏甓下石視公机上

嚴文靖公集

卷五

九

南者及釜席勢重轅狡焉以逞而睚眦公者或意
公必嚙之且甘心焉公曰尤而效之非夫也即其
人叢慍懟被詬辱公曾不肯雷同撻舋而覆用引
手拯之奚之渠其所灌漑可百里許歲久且湮矣
公念先世肇勦之地不忍怒視命刑部君言於監
司檄其屬濬之而澤泳迄今里中人應掌賦之徭
鮮不傾產蓋人昔嘗以此病公者公曰人縱我病
我則豈病人倡議捐已田可得租數百石謂之公
田以助徭費其後徭易支賦易征胥永賴之公產
本不踰中人而每不後於振人之急饑者我饘飿
者我糲即囹圄呻吟亦念切閔矜而歲出百粟以
拊鞠其最嚙究者公嘗覽節嘉慕隨筆以記名之
砥節瑰琦當其心者輒擊節嘉慕隨筆以記名之
曰虛窓手鏡而梓以風於人人今跡公所為可謂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晚好遊凡吳中名勝幾
遍則遂詣武林入桃源殆經千里而遙所至登臨
輒詠有篇什闕所居隙地疊石時木而亭館其中
四座列古名蹟圖史叢彙時與所親相對娛玩而

超然於埃壘之外刑部君奉使慮囚便道省公公
病吮既瘳而刑部君留不忍行公曰嗟順德汝行
矣刑部君復遭延不行公屬聲曰君命無宿父命
無詬刑部君弗獲已乃行越明年而公訃至矣濱
江公諱元禎邇濱江公父諱泰泰父諱洪洪父諱
友義又邇而至千一其居常熟之奚浦自千一始
凡十世又自千一至武肅凡八世其詳具世譜中
公母趙配亦趙封安人撫子相夫兩趙並有賢德
公生有五子順時其長也少即雋穎今大司寇麟
陽趙公初令江陰奇其文錄為弟子高等其所識
拔蓋先於余將拜官使還而沒方進遽止惜也娶
卞從子守志次即順德由刑部主事晉貢外郎瞻
學敏猷善承父兄之心娶趙封安人又次順理先
卒娶徐纔笄耳亦誓守志又次順治邑庠生娶時
俱先卒又次順化娶黃女三長適趙次諾黃俱先
卒次適陸孫男五長世揚邑庠生娶顧順時出公
為順時反服而瞽世揚學益力今方以善屬文有
聲人比之懸藜云世臣聘王世顯聘徐世勛順德

出公念順理不嗣命以世顯後之世熙順化出孫女六適何諾湯諾歸順德出諾時諾孫一幼未諾順化出曾孫男一伯美曾孫女一諾譚世揚出孝我刑部君之為子也述公美善具矣總之多可為世範矣而余又論其軼事蓋公所勤用其志者有三而酬者一不盡酬者二往公延子師類騰茂蜚英之士而余姑之夫魯府典儀筆峰蕭先生其一人也先生嘗為余言公禮師慕隆師有所欲營每先意饋濟之夫婦拮据搽作以充其所自將羹藜含糗而晨夕醲鮮乎其師者則未嘗不屬饜也歲大比先生與賓興將赴白下而旅橐空無資以告公公慨然曰此吾為主者責也敢不圖之則遂稱貸以給其行而鬻田以償待他師盡然師烏得不概於心而為之忠於教乎子迄有成親以子顯公志則既酬矣公始號海西因讀老子書有味其致虛之言於是更彌虛菴凡養生家傳雜老子原於道德之意若叅同契諸籍無弗披也凡方外士習養生之說自謂能采真者躡屣擔簦聞公之戶

無弗賓也余請告還里冀卻其疾亦時時就問公公意取服氣似有所得者矣而竟以火沸內紅血耗足痿久之有一士挾篋引術至自淮公館之而諮焉術茫無驗而疾遂不起公客於世六十六齡而已公又雅好堪輿家言每遇善相地者投贈不薄聞有吉壤無論龍從盤紆灝漭滴渥踵之博搜勘不知疲規葺諸先塋所增損崇庠數運畚鍤期必中度嘗稱苟可以妥已亡召新福吾即費何計今長與新阡卜云其吉乃若右於公所自選此兩端者謂悉酬公志也其然乎然公生平既足範世榮名昭垂殆且壽諸無疆而玉樹瓊芝增耀燕貽昌後之床亦豈顯藉夫壤之鍾秀者哉公生於正德己巳十二月十三日其卒也為萬曆甲戌閏十二月十二日而刑部君輩之奉公以葬也為萬曆丁丑二月十九日銘曰

矯矯王孫系孔碩兮藐失所怙挺勁質兮髣亂罹院不威惕兮勢以理誣熱豪敵兮惟孝惟睦厚自植兮扶困救災恒軫恤兮由戚逮疏務樹德子述

冊與瞽手自撫兮嚮往修旨可緯兮攷厥視身
哲允迪兮鄉推行誼協評隲兮式穀其嗣必悉力
兮俾光前人無遏佚兮嗣克承之射 制策兮清
廟明堂薦鼓譬兮

帝曰封之 命寵錫兮又曰褒之 錫璽勅兮

勤蘼蓁歲則獲兮乃紆曠襟恣探歷兮楚粵名區
多寄跡兮逖愉適恬自適適兮適苟自適何適
兮伯陽竅妙致虛極兮神忽冥契就玄窅兮胡濙
朝露簣遽易兮有丘樂哉素心溺兮茲吉嗣卜墨
乃食兮日月並良行安即兮畢如鬲兮於焉息乎
後昆翩翩譽籍籍兮遺訓克遵佩無斂兮勵翼
熙時懋奏績兮尚儀 後命賁窵空兮我有銘詩
勒貞石兮高山景行泣者軼兮

嚴文靖公集卷之五

嚴文靖公集卷之六

墓誌銘

明大治令豫齋陳公墓誌銘

陳譜稱周陶正之苗裔其先為侯官人宋樞密直
學士古陵先生四傳至元大教授溫州轉官於虞
遂家焉又五傳為德容德容生播德容師事吳文
恪公播教諭慈谿而其地尸祝之播生遇彌思靜
遇生官則大治公也家世業儒即潛見不同類多
善人君子公為邑諸生試輒居最公已食廩而余
方有識每見公端然凝靜容止雅飭蓋甚心敬之
余為史官公以貢至都余長子治甫成童欲為擇
師計莫如公良乃延公就余館穀在昔思靜翁與
弟省菴翁近伯仲間砥礪甚力省菴翁登第為名
御史心術政績卓然有聞於時而公之性則稟於
思靜翁公之學則得於省菴翁每於治兒課讀之
暇輒談叙之而其早夜孜孜以求無愧於世德者
乃不懈而益力也余既重公之為人而公亦過信
於余時以舉業文字相就正曰今之世非此莫克

自進然舍德較執抑末矣况舉業尤限時格為是者果於道無二乎哉余為言聖賢言語非事虛飾即其躬行實踐之所自得者而舉以訓於人學者不能深會於立言之旨而標竊補綴於章句之間以為鈞聲弋寵之具一旦僥倖苟得則委而棄之若弁髦然此舉業之所以為無用而有志之士率厭為之試能以聖賢所自得者求之於心體之於身而因茲之於文則文固載道之器而學者之心聲也下焉者以此進修無妨於為已上焉者以此甄錄無病於得人夫敷奏以言蓋自古則然矣舉業之於道又豈有二乎哉居常以陽明王先生文授公使觀之公曰陽明先生嘗保釐江贛余林省菴翁被其檄聘相與講明心學以興振一時之豪傑者余竊與聞其說固余之所夢寐饑渴而求者也今何幸其文有足讀耶文果若是何莫而非道因手自輯寫日夜究研以之觸類諸書多能意悟神解自是作為舉業文字大率由自心得之語非擬拾套說者可倫矣公可謂好學自強者哉公就

太學仍應北畿試其文益大合有司尺度而竟亦不售余於是方謂之有命已而公拜青田縣學訓導尋丁外艱服闋補武康旋轉青田教諭前後在青田幾數載推誠化導士風丕變間又詢民所疾苦言於令令知公長者足信凡有興革率咨於公公所言多施行之島夷入寇公率諸生與令分城捍禦賴以安堵第黌校經火寇去亟議新之士民德公到今稱焉先是武康青田士業不振已久自公過化而賓興者相繼則推其所自成者以成物也當道遂以文學政事薦公余時典銓並用三塗因擢公令大冶公素以繩檢自律行已惴惴如處女胷中甚井辨而口訥不慣演宣至於發擿商課尤不樂用其巧智大冶俗悍且滑公惟以廉慎蒞之誠樸感之其民亦稍稍向方而一二宿蠹逞狡舞文弄難鋤剪置之則恐誣法迫之則虞鼓釁竟猶豫隱忍忿鬱不釋結成乳疾公固不肯一日尸其祿位者於是遂解官而歸公視非義之餽若將浼已瞋目搖手却之惟恐後公初歸自青田括索

中金尚可買田葺廬為晚歲居食之計既而報遷大治乃以半授諸子半為之任之費及歸自大治則竟蕭然空囊居僅僦屋出輒徒步一稚子應門一老蒼頭給薪水不獨不及為儒官時較為諸生時業更替使公在大治稍通時變略倣世俗規算者所為或且未歸即歸也何遽至速貧如此耶公事親孝處族睦思靜翁之歿庶母吳生弟宋甫四月公痛其父而恤其弟撫而教之逮其成立讓以祖業弟亦事兄如父不知其失怙也公任青田時

藏文清公集

卷六

四

曰璋娶孫曰珩娶周曰璿娶張曰琛娶錢繼娶吳以誠為省菴公伯子憲之後曰瑛娶沈繼娶丁女一適袁類錫孫男十人大臨大素大中大和大成大任大受大亮大讓大孝大臨娶顧大素娶鄭大中娶徐大和聘陶大亮聘瞿孫女九長適程次適張適李適何適翁諾沈諾吳曾孫男二人秉文秉德曾孫女一公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葬虞山北麓祖塋次昭位徐孺人之弟邑庠廩生徐君作公行狀而曰璋輩奉以徵銘於余余於京邸見公教余治兒終日危坐凜然未嘗有戲言隋容不怒而威至於起居服食則時視所宜所以誨迪愛護之者甚薦今治兒幸不昧所趨向余安敢忘其所自然則銘又奚辭遂按狀誌而銘之

藏文清公集

卷六

五

地之祥

明故儒官梧山蕭公墓誌銘

虞山之北有壤曰興福而封四尺其上者邑梧山蕭公之墓也公伯子進士君應官卜以萬曆丙子三月廿有七日實奉公柩葬於是先是進士從父魯藩典儀筆峰公乃余姑之夫為致其欲請銘之情於余余本病夫方擬杜一切專醫藥謹謝不敢而進士聞之不已也筆峰公則又以其意謂訥曰若甫弱冠即與進士父游器之頃歲嘗見進士文

藏文靖公集

卷六

七

且聞其行又亟器之蓋親舊無焉若之病吾非不若恤第今於誼殆有不容辭者即病強為吾宗應之而今而後惟若杜之可也訥不得已唯唯於是進士哀經過余泣請盡力余語之曰君從祖金華教授鳴齋先生有聲邑庠邑中推高之乃辱不鄙余折行輩與會文而君先子偕焉君先子之邃於學而優於文也余蓋知之鳴齋先生以德行稱而君先子相與淬礪切劘持已遇人朗霽坦直不媚不矯頤然君子余蓋亦知之獨家庭隱微及余宦

藏文靖公集

卷六

七

別以來其所蹈迪未之悉耳固所願聞也進士曰吾曾祖永寧訓導北莊公性嚴峻而吾父自少侍宦邸遵訓惟謹其稍不當意曾祖輒對案不食吾父務為婉解伺色喜乃已數年歸補邑諸生而家產素微吾祖且好施益無羨貲吾父即力學願屢躋場屋乃喟然曰進乏終生之壯志退窹計然之餘策是我不丈夫矣則遂置稅明農而日糾眾率先躬鋤田畔因顧謂不肖即事詩書當無忘田業治生不待危身而取給者獨農事耳居久之而島夷突入自海上縱燒民廬時吾曾祖與吾祖尚皆在殯也吾父號慟籲天惟幸勿燬既而旁舍皆燬而二棺獨不燬若天佑之然者負毋出走陷賊中既求得毋則與弟肩以籃輿日馳百里而遙寇去則於餘燼中索荏麥啖之然膳毋未嘗不甘旨而營兩塋咸必如禮仲弟儒病厲家人懼染多避去吾父則旦暮留侍仲且死有遺孤吾父收而撫之嘗以里徭為縣送獄吏應募抵法吾父廉得其寃狀挺白之官釋其罪此吾父大略自如翁所

知外蓋翰檢趙用賢嘗述應宮意詳狀之矣余曰其然乎夫竭力耕田供為子職可不謂孝乎冠裳矣而養生喪死耦俱無憾可不謂孝之尤者乎而他美謂不從是出哉且公之不顯也豈公之不能致顯哉余昔見公試於有司輒不後於人丁酉之歲公蓋與余同試於郡而郡守肅齋王公取公為第三人余尚能憶之余意公於科目夫何難者而不圖其崎於遭也嚮使公不以鋤鋌困其身又不以兵燹瘁其形則公得凝神進修而志可不外所謂科目者固不能盡公矣而公之不顯也豈公之不能致顯哉雖然進士則顯矣進士即才且賢要皆闡公之教而成公之志者即謂為公之顯可也而況自今以往進士且服有官政隨所事任懋所建暨其進方不可量亦孰非闡公之教而成公之志者乎而况 朝家彞典必且邇厥所原而以贈以褒於公公不啻名位獲如其子而公之為人所可稱述者終見於世不至泯泯而又將傳盛於其久也公不較顯矣乎天則何負於公哉邑之何陽

蕭氏世居之自學憲公後世業儒為著姓而北莊公名繹生詔詔娶於錢則以正德壬申閏五月廿有一日生公名仕字維學梧山其別號凡處世六十有三年進士既餼於庠而公乃受檄為儒官非其好也以萬曆甲戌二月六日終無幾何而進士捷聞公則不聞之矣配曰徐孺人實克茹辛以助公者有子五人長應官即進士娶龐次應商聘許娶周繼聘徐次應角娶黃繼錢次應徵娶龐次應羽娶錢女二人一通錢疑一通錢時萬孫男三可聞聘陳可聰聘錢可傳幼未聘孫女七諾王諾瞿諾劉諾孫諾錢餘幼未諾蕭氏世精堪輿家術其先有能福蔭人而積糈致富者今公墓地亦其族所自選夫既能福蔭乎人而豈不能自為福蔭計耶銘曰玉匪璫弗蓄珠匪蚌弗毓惟缺惟蓄乃珠乃玉矧也貽穀庭訓孔夙俾克紹於先服而慶是用薦兆殿虞麓吉協宗卜允矣興福福興有併寵被且緡奕世其永祿

明處士春疇王翁暨配嚴孺人墓誌銘

漢陽刺史盛君之母春疇王翁之女兄也翁憐其苦節孀守迎之歸養因撫育刺史君初令姓王示無異待心及刺史君顯則命仍姓其父姓曰無以我故遂茂盛刺史君德之乃父視翁而誓必報之當令增城時以考績赴闕而余適為史官嘗謁余備誦其舅德徵余文為壽翁既歿而翁子玉汝特走漢陽與刺史君謀欲復徵誌於余玉汝還道病柝家而劇且屬續呼其子棟輩語曰嚴公之昔未

嚴文靖公集

卷六

十

遇也雖尚為童汝祖輟器之汝祖之兢兢生平嚴公亦夙重之今欲圖所以不朽汝祖宜莫如嚴公汝必識之無忘哉所薦注心者越三年為隆慶己巳而棟輩卜壤於虞山白龍里以二月十三日啟翁配嚴孺人之窆合翁以塋刺史君偕棟輩詣余注述玉汝雅意因力以誌銘請蓋余嘗謂翁可方於彥方仲弓今按玉汝所著翁狀及余所稔聞者翁誠不愧於古人云翁於羣籍無所不閱每遇古人節義處則感慨於衷至為之雪涕及若亂臣賊

嚴文靖公集

卷六

十一

子則必厲聲叱咤嫉其悖逆嘗欽鄉先正范公父子義田麥舟事則謂為大丈夫而慨然慕行之翁性既明達復濟以學有所自得以其故立心制行不肯徇俗苟同而動輒師古年十四而孤家又涼也煢煢奉母晝課隴上夜讀燈前務竭其力之所得為以慰悅乎親心母病則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毋為頓愈而益以康壽痛不及養其父歲時祭必哭其孝親有足多者翁所自置產數百畝耳輒割數十畝以濟族亦號為義田而族之窘者婚喪等費量以取給歲大侵則又自甘糲敝以勉調其族人嘗語其子曰斗粟尺帛得一分且做一分若必待有餘是終無時矣設義塾以羣集宗鄙子弟躬為督誨多所成就修葺族譜不使之散逸示必永聯其好其睦族有足多者待姑表兄弟無間遠近視若同胞視甥輩若子跡其遇刺史君母子而他可知也其敦戚有足多者塾賓錢世達歿於書館遂即以為喪次歛含必親里中疫不畏相染遍持藥以療人人多賴甦不盡殞命其急人有足多者

宅心質直而且和厚與人接謙恭自持色笑溫煦
即余髫時何所表見而翁邂逅間禮貌之甚敬久
益不衰翁見人有善則樂道之見有不善則面規
之無私怨惡於人是以善者愛翁而強悍之徒亦
潛化帖服而不忍翁慙其有縱慝於隱微者亦往
徃虞翁之知而竟以自戢其善處衆有足多者平
居勉人惟以忠孝道義教其子若孫必先德行而
後文執官長或以政治諮之敷陳條畫一依於天
理而不詭不隨亦不避怨與嫌而有所韜匿其成
人以善有足多者嗟乎古聖賢垂訓於人本以為
修身心計也而俗儒挾冊書自書自我即因文
見道者亦少矣翁乃能繹而體之實以見諸躬行
不徇視為蠹簡之虛文賢哉乎翁世豈率若人哉
翁處閨閨其行誼已堪範於鄉城使翁當事任歷
四方不負其幼所有志其所建堅安可昧道翁衣
食僅僅給且恒賑恤人不少嗇使翁饒於貲可以
遂所欲為其所沾被又何啻所親所識者而已耶
翁著有菜根居士集又有居家條約雖非其至亦

翁志所存翁之所為善師古也翁年五十餘邑賢
令月澗徐公親顧其廬延列錯賓部使者李公餽
翁粟帛又旌為善人斯可謂知翁者而翁之慎修
其身庶幾其獲見於世也噫翁於是乎可不朽矣
翁娶於嚴塘為嚴孺人實克相翁養其姑必躬致
甘脆祀饌所供必豐必潔翁樂施孺人黽勉有無
協力以成之惟其命而一無所違與其節姑同居
姑性端毅而孺人承以柔婉姑籍以安相濟營家
而翁得不累心於內顧其間懿難悉總之靜重澹
慧而於翁為好述翁之為隱君子也孺人蓋默助
之者哉翁之先宋人隨宋南渡狀稱王孫世居常
熟之福山傳至月濤翁娶於章以成化壬寅四月
一日生翁諱錦字日章春疇其別號年八十有三
以嘉靖甲子三月十九日卒子一即王汝邑庠生
娶葉玉汝之病也以慕翁故蓋死於孝女二壻為
楊韶季宗甫孫二棟邑庠生娶季柱妻朱棟柱皆
有志而文是不隊翁訓而將振起之者孫女一孫
壻為沈熟曾孫二應期應時曾孫女一往刺史君

在職翁時時寓書誠使清白而刺史君服膺惟謹
所至砥礪卓卓有聲既克彰舅訓以報之於是翁
且葬刺史君主其事曰茲吾亦以報吾舅其於翁
德可謂無負然翁初待刺史君實為其女兄保盛
氏孤興盛門耳非專自為光耀計也翁無所望於
刺史君而刺史君則不忘翁舅甥之間恩義兩全
是亦可以風於世矣銘曰

瑯琊之望兮氏曰王自中州兮通海邦哲人學道
兮蟄蟄藏懷握瑜瑾兮洵善良行則古昔兮義聲

藏文靖公集

卷六

五

琅琅車有輔子服有箱曰嚴有媛子蕙烈芷芳結
襦來歸兮樂由教房伉則為鴻兮儷則光宜爾積
美子埒阜堂北巖之阡兮鬱蒼蒼體魄宅安兮慶
無疆貽後以穀兮世必昌欲考潛德兮視此銘章
明故承德郎汝寧府通判北原金公墓誌銘
余與公暱就為好所從來久矣邑先達大中丞虞
山陳翁為侍御時丁內艱家居月具豆觴集邑髦
課所謂舉業者時余歲十三公十四並與焉虞翁
見謂不亢器之而余亦解心敬公因與締交蓋繇

總角以迄於今號為平生驩者也悲乎公今亡矣
余即欲寘所嘗誤則誰與切劘矣即欲增所知識
則誰與砥淬矣嗚呼噫嘻良友舍我可痛也已其
墓中之石雖微公嗣日章奉公遺命而於我乎屬
焉亦安忍不銘之公金姓世編戶海虞曾大父和
贅於王而生瑞瑞生鳳皆嚴王姓鳳號菊林娶於
晏生公而復姓金初名梧其易今名汝礪字若金
則虞翁所命也菊翁亦亦纖嗇化居乃有意世所
華艷思欲擴其門祚則顯顯以舉業教公其所事

藏文靖公集

卷六

五

生計日僅給耳顧獨腴羔雉隆師傅以覲有所開
迪而凡可以資公進修者即費與勞勇冒不惜公
自少即意承惟謹努力感奮晨憲夕箝矻矻寒暑
誦讀纂綴味腴蹇英其功蓋真百倍於人良苦也
屢赴有司試即有利不利邑中固已蔚著傑聲歲
甲午與余同游邑庠丁酉則與余同舉於鄉初本
習詩聞錫仲山王先生邃於書學往從之改習書
遂以書遇及試南官則以數畸屢誅於不知已者
丙辰謁選拜河南永寧令永寧戶故蕃自縣官以

征徭擾之而民多竄匿公下車覽籍太息為巡行
勞來而酌舉其政導之力本帥以節約民獲稍蘇
則與崇學校釐習俗定役法恤土兵疏釋滯囚寬
省罰鍰種種以安集拊循為事謂宜有治理效矣
而當路者顧殿其課調山東陵縣公乃疏乞間散
得教授浙之衢州席未暖尋召考湖廣鄉試及還
任壹意造士因修輯郡志校先賢清獻公集而暇
則奉翁翁以遊於柯山吏隱祿養意頗安之余之
柄銓也其所登進多取諸淳質之吏蓋謂若人者
誠心愛民異於俗吏矯飾庶幾如夫子所云為邦
之善人耳即在幽滯亦宜亟章顯之以風屬於天
下乃從學職中拔擢其凜凜德讓者數輩而公除
汝寧府為通判會余門人葛子叙卿方守汝寧公
固其先執又雅善也故公得舒志展猷為立保甲
輸錢等法諸所建置皆同心以濟而民胥戴頌又
承大司空朱公委督徵積逋而河工所賴者尤多
一時令譽為之空起部使監司亦往往有推轂之
者矣余既請告歸里中忽報公遷衡府審理正

此其故不可知則余實愕然駭惜之蓋公之為人
惻惻敦朴無機警辯慧以舜智而騁能其容貌恂
恂然若愚其言訥訥然若不出諸其口然於廉耻
大閑兢兢慎持起踣謹畏其接人謙抑坦易溫恭
有禮然苟非其人不肯瓦合其在官不肯脂韋軌
法即遇上官及有勢力臨蒞之者亦不肯為容梯
嬖媚之態以曲媚善事吏民即豪黠亦欲以誠化
之不肖事鉤鉅籠絡鷹擊毛摯繩督之術以其故
所至第見諒於君子長者而浮猥精悍撻切集事
之徒遭之則多以迂腐目公竟令公蹇於仕途還
迴次且弗克大伸其志公夙有陟岵之思不樂曳
裾王門遂奏記解綬返初服橐中則空無裝行
李蕭然僅賴日章貸置一第勉奉翁翁以居而修
隨之具則無所於給每對余嘆傷哉貧也無以供
老父養而室人且不免於謫我其柰之何公性本
至孝且恩德於菊翁之教之也念必得一封典以
弗負其辛勤屬望之心而竟以宦之不巧不能逢
辰邁會以貽有一命居常既以竊恨而養又不贍

愈悒悒不自得第日通麴藥聊托自遣而疾以鬱致竟不可療也假令公狗時所尚驚於榮肥即不能銜鬻以躡至大官而吏權攸握羸縮在手豈無可以私便其圖焉者即家食矣稍修刺謁偵伺顏色亦豈不可微餽遺而備甘滑以藉娛其親而公皆不為之即不論其他而公之難能也不於此可見乎公七歲喪母蓋沒齒以為慕養慈母錢亦厚用其情還自汝寧謂菊翁既老矣不忍離側遂不入私室日同卧起居飲食菊翁辭世公哭之甚哀毀瘠踰禮久之過余曰汝礪愧不能報先子獨思所以不朽先子耳敢以墓銘累公獨柰我病欲狀先子行而未之能成何悲乎庸詎知公未能狀菊翁而日章乃遽為公狀乎人間世之事辭之烟雲安有定蹤而或者乃欲逆料而豫計之乎公生於正德庚午六月二十七日初居北山之麓因以北原自號歷春秋六十有二卒於隆慶辛未十二月十五日其明年壬申三月十一日日章奉公塋于寶嚴灣之新阡公配陸氏子二長即日章國子

生娶杜氏次日新聘王氏先天女二一適王道成一適錢敬宗孫男一永祚聘王氏孫女二一適沈文達一許華元復亦天總之婚媾皆望族也公雖不裕於貲而於三黨亦各有所施惠以振其急云

銘曰

在昔貢禹之概於漢俗也爰有居官雄桀處家豪雋之言世趨江河而鮮不踵以相沿公獨以宦則拙以謀生則無計而一任乎其天及既蓋棺而全歸於九原邈厥生前曾無愧怍於俯仰之間存順沒寧可謂曰賢然則所云豪雋與雄桀者果孰為然乎

明故奉政大夫四川叙州府同知前山東道

監察御史守愚朱公墓誌銘

昔在正德辛未甲榜吾邑常熟登第者三人其一為古愚朱公寅至嘉靖甲辰榜吾邑亦三人其一則公乃古愚公之子也邑先有重慶中蔡軒沈公者為人敦慎富經術而古愚公父慎齋公丙甥其室故古愚公之學有師承云而公幼負穎質又淵

源於其外大父與其父之學也十歲即能屬文句
輒驚人甫成童失怙恃則藏修於蘇之何山寺手
不停綴口不絕吟蓋下帷發憤者歲餘而所携家
所蓄書讀之殆悉由邑庠入太學每應試士莫能
先公大司成陸文裕公以文鳴一時見公奉既拔
以冠士且嘉賞不置其年遂領鄉薦於順天六上
春官以甲科除知山東之昌樂縣昌樂土瘠民窶
俗驚剽劫且孔道交衝結轍旁午似非公恂恂儒
者所堪也而公則以愷悌之心行拊循之政驅游
惰禁淫酤督農桑地征役民所利病一切罷行以
其故農狎於野商輯於市即頑悍之徒亦多化而
良矣賓旅載途應以簡易事不贅滯而閭閻不騷
暇則簡萃校髦與之講業課執而甄造之部使者
入境旁縣民持牒訟者必請曰願發昌樂令訊鞠
即死不恨蓋境內則絕無訟者而凡訟於昌樂者
多旁縣民也自非公公且明能得民之情民安肯
傾向之若此部使者揖公進曰吾聞民謠云田有
黍苗野無寇盜朱父能體天行道為民牧者願不

藏文靖公集

卷六

七

當如子耶於是令聞籍籍交相剡薦有 詔徵入
擢南臺御史巡上江尋丁繼母湯憂服除補山東
道御史御史大夫崦山周公民譽也謂公持重使
兼攝四道綰印纍纍時執政逐不已附者忽逮治
及公 廷杖幾斃出判鄭州公不携家而孑然赴
鄭渡濠颶作將覆舟賴反風免人以子方方之其
治鄭一如其治昌樂者鄭民德之亦不異於昌樂
之民會浙中繕兵部使者才公因檄之行鄭父老
爭攀轅留公擁衛不得前伺間出城輒復昇輿入
其見愛戀若此公之惠澤深結民心可推也遷知
遂安縣公亦以治昌樂者治之歲侵民阻山發礦
格殺官捕其勢張甚將蔓一省部使者檄公剿平
之公慨然曰民不聊生計無所出直利此土中鎬
銖度晨夕耳何用煩兵魚肉我赤子且濫及無辜
為乃引兵駐山下遣人諭以禍福羣盜於嶺上望
見公羅列而拜大呼曰仁侯有令吾屬敢不服從
眾立解散去不復嘯聚而所全活者不可勝紀部
使者獎之有文以作人武能輯亂之語焉無何遷

藏文靖公集

卷六

七

叙州府同知初公拜臺官念有言責欲亟効謹直而見謂當路掣肘有未易行其志者則遂有意於卷懷矣既免曹乃憚於就道而逡巡不行同年瞿文懿公艤舟強挾之行公乃指虞山誓曰吾不久當考槃此中軒冕外物豈足以累我哉及落職倅州則曰此

君命也吾豈敢違乃又強往然非其好也至是則喟然曰吾業已倦遊吾惡可復蹈嶮巇乎哉於是馳還里第稱病不出所親勸之往堅拒不聽或乘

康本清公集

卷六

主

隙簞踊輒觴以醇酒令勿復聒也所居旁有湖山公築臺濬池取可登臨而寄適其間日以圖史自娛興至則集賓友暢飲為樂不更問置酒事公平生悃悃溫厚卑以自牧而待人則色和而禮恭內不設城府而外亦不修邊幅臺中時嘗謁郡守衣不薦繡郡守易之後覺而悔謝之公自若也居鄉益朴素無侈靡之餘人且不知其有官者而又安知其官之為雄要也不虞人詐不累人過不嫉人得志人即有犯莞爾容之古愚公清白無好田宅

公既仕始漸購之而宦囊虛弗克常從人稱儉公家雖無饒貲而好賑人之急嘗為其外家置祭田以承嘗其外祖父母而因以時讌會其黨其先世所遺舊居則讓諸其同堂之兄視異母弟存愚君不啻如同胞而所以保護維持之甚篤姊既適而貧則迎而養之亡妹有孤則收而撫之下至臧獲亦莫不用情而煦嫗育之蓋在邦在家咸謂公長者長者非溢美也公世本汴人宋南渡時家於邑之橫瀝國朝有晚翠公果以學行為學者所宗

康本清公集

卷六

主

生孟章公堅孟章公生慎齋公始徙邑慎齋公則生古愚公仕至工部都水司主事娶於鄒以弘治壬戌正月二十六日生公本其名于喬其字其自號守愚則公意承考也公娶亦鄒郡守近齋公女繼廬方伯三渠公姪孫女又繼李山大宗伯文安公之族子德光太學生娶處州別駕濱湖王公女女通太學生何錡側室尤出子大奎娶安陸令言泉連公孫女女諾大司成琴溪陳公孫欽光李幽女通王應元廬出孫學顏娶大中丞虞山陳公

孫女學曾聘太學生鑑湖譚君女學思聘經聞紹
葵沈君女學孟聘郡守育菴葛君女學閔聘鄉進
士雍山何君孫女學仲未聘孫女一未諸翰甥女
王適泰和令東洲繆公孫繩祖曾孫女三長諾邑
廩生石澗楊君子應昌餘幼未諾公祖墓在虞山
公之既病也忽一日強起携親族詣其地命兩僕
掖履西北隅小阜曰此吾少所買欲為返真計者
也幸相識之公年六十有七以隆慶戊辰八月六
日去世德光等卜以萬曆二年三月初九日葬公

虞山靖公集

卷六

墓誌

曩所履地實奉公命先是吾友郡推百川孫公狀
公之行而德光等持以謁余屬余為銘慨自世道
交喪而聲利之場士不賦其中者鮮矣其未得也
則皇皇以求其得之也則詡詡以夸其或失之也
則戚戚以悲而益復逐逐以馳訑汨其五內而莫
知息機勞瘁其四肢而莫知保身蓋舉世皆然沿
習固然而公獨不然公不亦遠過乎人哉而奚但
可稱為長者而已也是宜銘之以醒世銘曰
射策者科之選而即晚遇也猶榮侍從者官之華

而即偶蹟也猶重惟公儻然視之坦然處之而曾
不為之少動公隨所事任裕於施設智克效官洵
不愚也而宦則獨拙辟當鼎鼐指染而已而曾不
取饜於多啜彼耽所可欲健羨中熟猥趨勢以儻
徊因席寵以饕餮如蠅聚鮑腥蟻叢最腐蘊蘊營
營而自甘樸滅以公而較其果孰為明哲者耶虞
山鬱蒼孔樂故鄉生結盟也愜於栖汲踐約也寧
於藏蓋公本自造物來雅與之遊而仍還歸之今
而後公殆有不亡者存焉而豈不永與之洋洋

虞山靖公集

卷六

墓誌

誥封一品吳夫人壙誌銘

夫人吳氏常熟虞里人父諱相母周氏以正德九
年六月乙巳生夫人年十六而來歸以余仕屢受
封余任翰林編修封孺人余任翰林學士封恭人
余晉陟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為宰輔階太子
太保封一品夫人萬曆六年三月甲寅卒年六十
有五夫人賢明仁厚達識大體自幼不凡方齡亂
吾祖贈官保慕杏府君見之於我外父所即奇之
遂訂昏焉及夫人之歸而喜可知也自予讀書以

至聲華歷官夫人莫不余偕多所相助余罕所內
顧男五長治次澂次澍次澤次濟治澂夫人所出
澍澤濟側室出孫男七長楨次楫次樺餘尚幼孫
女四本年十二月壬寅葬夫人於本縣練塘儀鳳
里龍齊華水之陽夫人例得請葬祭余自愧忝竊
未敢輕徼

聖恩茲略紀生平而系之銘銘曰

榮爾祿匪斯爾齡縣爾福慶視爾子孫之繩繩維
是佳城瑞滙吉疑奕世其永興

嚴文靖公集卷之六

嚴文靖公集卷之七

墓志銘

明故常熟令 勅贈太僕寺少卿蒼野王公

暨配董恭人墓誌銘

嘉靖之季年島夷自閩浙寇吳而吾常熟令蒼野
王公死之公北產勁直有勇而遇事果銳既第進
士觀禮部政屬北虜犯塞公即拊髀入白大司馬
請纓會有 冊封楚藩之 命公奉以往事遂寢
使竣吏部受符為吾邑令邑地雄政勢臺府常關

嚴文靖公集

卷七

察令勤懈為喜怒而公自蒞任努力瘁心捺持甚
廉而幹辦惟敏檄書所委及諸獄賦案牘不待督
促即已戴星快遣無滯停有所廢舉咸宜於俗御
士民接察吏色常莊毅而人不敢干之以私一時
邑中蓋脅息治也以其故剡薦于 朝者凡三十
餘人佇待徵擢矣一日忽夷警檄至民猶嘻嘻公
遽為變勃絕意進取而惓惓以扞守為務日惟校
閱士伍又選良家子各將其家屬至邑訓練而自
挽強弓鵠射以教之署曰耆民兵時世治久官不

除戎器而公猝冶金不集乃權畫輦佛寺中鍾千石者鎔而試之幾誤傷公首公不為懼又購夷弩弓刀倣製以禦之而吾邑城自滕國來其址久圯欲築之財苦絀適鄉富室譚獻其貲四萬公乃大喜亟下令鳩僝夫工盡瘁奮鍤而公晨車夕騎僕僮巡視風日中月幾三城已板三縮夜有報夷來焚劫福山鎮者民驚潰出竄城半虛公望之嘆曰寇來何速我彼曉至見吾樓櫓不立必攀援上壘立陷矣不如逆之且示有備於是立部分其屬洎

嚴文肅公集

卷七

鄉縉紳居守而自率耆民兵逆於尚墅先鋒薄倖李宗昭家人安者廣右產驍武最敢戰遂殺夷渠魁數人夷果如公料以有備虞我而逋公還民潰者亦還迎于市而公謂之曰汝等無狃勝夷必且復來其尚速畢城工清野以俟明年夷果至是時城南成而夷陰伏其黨城中厚集其醜攻東面公乘城望見夷舞刀來射殪之而又使善弋鳧者從城上弩夷弩加鳧微必中故夷應弦倒其勇者復冒矢來薄城公則命善投石者投夷却之明日轉

薄城北又忽而西北乘山高巔以臨城勢洶洶幸公搜得其所伏黨及為所向導於城外者親刃而支解之尸於城上且齧其肉啗以示夷故夷失其援畏而驀去又明日天大雨城新四崩夷乃復還乘風縱火攻城北烟徧守陴者將散夷升壘在頃刻而公亟呼民牢駐自頂笠衣簑當城崩所補苴之故城幾危而復安明日又追斬夷于三丈浦殆盡夷亦自是被創誠毋復犯公擣明年夏夷乃寇吳門公聞方噉指豎髮而夷忽載其重寶經邑城南將取道尚湖以入海公筴夷水戰不利乃激耆

嚴文肅公集

卷七

民兵急乘舸追擊夷湖上而公自與鄉耆紳叅政錢公泮為先鋒夷知公踵之乃即携舟搖拽過險而先是數里潛登陸地曰尚塘者伏道左俟公公至湖果不得夷而益追之及尚塘夷伏乃發突礮公射公舟中公與錢公猝麾兵前與陸戰戰頗捷而公足適陷葦淖中遂遇害錢亦同殞焉嗚呼傷哉是歲嘉靖乙卯五月二十四日也邇公之生為正德甲戌四月十四日蓋父母各夢鉞星隊蒼野

中故公命名鉄而號曰蒼野今即公死考之豈亦數之前定者歟公之將出兵也解元邑文川周公夢兵還時乃輿神主入城惧以告公公惡聞而言他竟不少却顧而出生還之兵迷公瀕死目且瞑矣猶尚疾呼舟子急沉火器勿使資寇嗚呼公之捐軀任事心不忘公可不謂之死靡他者歟撫按諸公以聞

天子贈公官為太僕少卿官其子佑汝錦衣衛世祿百戶立祠邑中春秋祀以少牢世世勿絕蓋公

藏文靖公集

卷七

四

年僅四十有二而公之貞忠大節名垂竹帛則有千萬禩不亡者矣公本浙之東陽人為五季時禁陳將軍安後入國朝有諱通者以間左籍順天遂家焉通公大父也生睿睿娶鄣繼娶和生公公性最孝友少執父喪不入閨不茹葷菜毀踰禮事和夫人色養志養無所不用其至處三兄怡然而遇同母弟鏞恩義尤篤公於綱常大誣堅植不回蓋其天性也公配董恭人父某母某亦順天人生有慧質褻身淋慎其事舅姑而養生送死之必盡

其誠也克配乎公之善事其父母也其處婢奴而無間言也克配乎公之善友於兄弟也公居官清白囊無賸貲而恭人甘之公之歿也上下數口至無以資其生而恭人拮据其間以慰以撫罔弗賴之恭人可謂與公合德而相助以有成者矣公以死勤事本以為吾邑之民而吾邑之民亦傾戴之見公家人力不能還而亦不忍其還也乃留公之弟若子占籍吾邑請諸上官為之致第致產爭先恐後以効其報此亦可以觀公之得民而民之易以德感亦可見矣而公之後今遂為常熟人恭人生於正德己卯二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九以隆慶丁卯七月初七日卒公子二長佑汝即世祿錦衣者娶單次輔汝邑庠生娶李女三東陽庠生張汝經永康太學生徐啟成吾邑周錫禹其壻周即向夢公不利山兵者鮮元公之孫也而張已亡孫出佑汝者曰用材用棟輔汝者曰用楫聘俞而女皆幼浙陽谷王公之令吾邑也捐俸賻公又為公擇善地于拂水巖之陽因與經營焉佑汝以侍衛

藏文靖公集

卷七

五

京師不得歸而輔汝奉以牀父錫命卜以其甲子某月某日奉公與恭人並塋以葬余門人御史大夫世寅徐君往在南臺嘗持疏表公之烈頃又狀公之行而公弟率輔汝持之謁余請銘公墓輔汝因泣謂余曰吾先子與尊翁先大學士心萱公最善而心萱公裨益於吾先子者亦不一而足今姑據吾所記聊述其兩事之大者當城議方興而人傍城以居者俱有所妨奪乃多陽浮慙慙而陰實阻之吾先子以為慮心萱公新置氓廛若干直不下數千金慨然捐之以語吾先子吾先子以心萱公之率先里人而餘可樂赴也遂忻然銳意克就城事假令心萱公恠弗肯捐而衆皆附和同然朋興洎言吾先子且柰之何哉海上巨盜某者負險以逞亦既有年而捕久不獲吾先子患之欲撲之則恐徒勤兵欲招之則又惧其不來謀於心萱公心萱公謂吾能招之吾先子大喜躍曰此吾心旌日夜搖搖焉者若可招來海上民可帖席且無滋蔓而吾之威重亦可無損矣心萱公唯唯則手書

數語使家僮齋諭此盜家僮憚不肯行心萱公力強之去三日不返家僮之妻子皆號泣謂不知死所矣夜分而家僮還報謂盜已約日款伏及期果來請罪于公庭吾先子釋之因訓誨而用之蓋不費斗糧不煩葉舟而潢池之氣弭焉乃其後禦夷挺身奮勇搃奸誅謀多得其力是皆吾先子計安百姓真切憫至之心而藉心萱公之成之也夫心萱公成吾先子於生前而公豈容不彰吾先子於歿後乎余聞其言嗚咽不能對乃稽首受命揮淚而為之銘銘曰維南有畿國鼎所奠吳其北門虞也肅縣匪茹夷醜蹂躪我疆毒稔虔劉鯨呿獸驤顯允王公有文有武帝命尹縣曰誰余侮衛民設險爰作戡城百堵言言寇至可嬰蟻附而傾力幾不守公扞以身固轉如阜狼暉之勇喊洪之忠攢斧雖膏國賴膚功聖主褒嘉登銜錫爵廟食春秋報匪公薄西巖鬱鬱雲木鈎連伉儷雙埋壁奠于闐節繁威稜過者必式尚有餘休以貽燕翼

明故四川叙州府通判三井程公墓誌銘

養齋子曰余讀武舉程君度所作父狀誠不能不為之閔然而咨嗟也度父諱大經字可權別號三井少與余同徙塾師遊長與余同薦於南畿而偕計北上則日與同載同邸情好契洽積有歲年而知公為最深蓋公實有邁人之資書過目輒成誦不忘且無論綴文即戲為工技亦巧若郢斲而閭閻之情世俗之態多所諳曉至於都會輻輳屠販市直亦莫不纖悉而知也因念母老亟為祿養計

廉文靖公集

卷七

九

遂謁選銓部官拜縣令得廣之樂昌廣饒省也而樂昌則三廣之交其地岳險而介于徭且錯之以宗藩宦於其土者往往隨豪計為貨賄所餌輒被緇染桀黠事即露受制於私而莫敢誰何蓋相沿以為常公至則矢志砥礪一切屏斥而人不復思以苞苴溷也廡於境內得其首惡元愴跡彰彰素著者按置之法而其餘則導以嚮化倣使自新私捫利甚鉅廣人每假藩府行賂以冒禁而否則撼之以勢公皆屹不為動持其禁益力而竟公之任

廉文靖公集

卷七

九

無竊冒者聞帥勦賊於大羅山公承檄橫遏其衝而賊不得奔其徭嘗擬道樂昌冠鄰邑公選徒練卒多設方畧而夙於繕備徭聞之寢其謀遁去然公之聰明雖能燭幽而至於行法則不事刻覈遷卒周某者捕得盜數十人欲以徼功公輟之乃誣執良民耳無左證也立脫其械蕭某蘇某者罪已議誅死謫戍者也決遣之頃公心疑之為訊得其寃狀立平反其獄俗工於釀毒每以自斃而誣坐富人公徃徃剖而湔之蓋公威德相無時幽善用而人畏且懷卒多帖服向之負固者聞召輒來向之逋賦者先期而輸即雜夷獷悍父阻聲教而以公制取有道亦徃徃感悔而馴也胥吏聽令受成即欲舞弄文法誑之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廝隸第日呵擁出入給役而已而田里之間初不聞有追呼之擾諸所興利除害教育拊循無非所以便乎民者以故下有青天之謠而上官待之禮亦殊絕每入謁留便室竟日諮以庶政即藩臬大吏殿最績課謂公忠信可憑亦密以詢公於是遂交章薦

之食謂必擢公以不次而不圖銓部竟束於資格
直還公通判叙州府耳去任之日士民爭攀轅而
踴饋獻報德者老稚載道公諭之曰欲有所將者
雖汝之心而終不可奪者則戒之志也却之遂行
而士民競越境遠送臨岐相向泣別而去其後廣
人有商於吳者猶眷眷於公而起居者相屬嗚呼
此不可以強而要也公入庭闈見母大喜計遂欲
終養不顧之叙州予在都下聞之亟移書勸之行
無何而公忽遘疾逝矣蓋再閱歲而余終握銓部
之柄論者率謂公不逢余以嘆之而余則謂余不
逢公而所為閔然而咨嗟者匪獨以驩好之故也
夫官之設也本以為民而親民之官莫若守令守
令而良民斯安焉民安而天下治矣是以余在銓
部惟守令之為重而孳孳講求亦惟良守令之為
先然而守令之良者即四海之大不能數數有之
何者士能修藝應科試矣不必能知民瘼知民瘼
矣不必能習吏事習吏事矣不必能端潔其身平
恕其心酌裁乎律與禮之間而務協乎天理人情

嚴太靖公集

卷七

十一

之宜以安乎其民故苟得若而人余則汲汲乎擢
用以風之蓋嘗乘大計之後藩臬大吏咸集部中
余令各舉所知拔其卓卓尤異者疏請超等擢之
亦幸有十許人當是時也假令公不逝而尚官則
公正余之所深知者夫何待乎人之舉之而超等
之擢公豈不優邁其列乎柰之何公不少待於余
而余遂無從得公耶是孰為不逢者哉是孰為不
逢者哉公薦於倫理孝友天植父雲樓公蚤沒公
恨不及養語輒痛慕不啻伏臘雲樓公配王繼配
諸公則諸所出也公念母貞守惟艱順志承顏務
多方悅之而日率其婦所以體隨之者甚具晨暮
必詳候安否時於夜分往撫其衾枕懼其或薄或
有缺及而寢食不自逸亦不少懈也公從弟栢山
公亦鄉舉士初公亦嘗與之偕計矣舟行至徐而
心忽旌搖公拊其膺怛然曰得非吾母病乎遂不
北而歸歸而母果病已數日公皇皇巫醫而母病
尋愈其赴樂昌往也請母與俱母以老不肯行則
以產盡屬之弟雙井君以養母家人至詢及於母

嚴太靖公集

卷七

十二

未嘗不潸然淚淚也公姊二人弟亦二人待之甚厚所得俸餘時以領之而發由悃誠絕非矯飾公心事洞達而言動輒直秉道行誼其所樂談而所軒輊乎人者惟公其尤所欽愛者晚節末路之克全者也蓋余與公處者甚久而其所譽欬余耳熟之猶宛爾如昨然則公吏治之良夫固出之有本者歟而豈直智効一官云乎哉公先河南人將仕郎八三公者隨宋南渡因占籍常熟公高祖式弟進士仕職方主事土木之難以扈

康大廟公集

卷七

十三

英廟蹕死之朝廷蔭其子勉仁而勉仁以讓其弟嵩後仕至延平府同知勉仁公生海屋公海屋公生公父雲樓公諱鉞而工部尚書希軒公則公之從曾祖也公生於正德甲戌二月十七日歷春秋四十有九其逝也為嘉靖壬戌三月廿九日配韋繼配黃生四子長即武舉度娶沈庠廩生十洲君女次康亦業武娶盛藻陽守劍峴公女次廣邑庠生娶周鄉進士文海君女次虞娶徐庠士范山君女女二長適譚國樞太學生鑑湖君子次適邑

庠生陳欽讓國子祭酒琴溪公之孫太學生笠澤君子也孫男六度出者曰育仁其二未名康出者曰得仁曰依仁廣出者一未名孫女三康出者諾金餘幼未諾度等卜以萬曆四年正月十五日奉公葬於城東之新阡過余拜而請銘思昔南畿之薦四人公逝之後而繼之者為北源金公蓋逝者半矣而余與三吳張公存者亦半往年余既銘金公墓而公墓之銘今又以屬余嗚呼余安忍銘之乎然又安能不為之銘之乎銘曰

康大廟公集

卷七

十三

言公之業儒也文學非不長僅舉于鄉言公之筮仕也政績非不峻僅倅乎郡言公之寄世也稟非不碩守非不力僅不為天云爾而曾下壽之不獲夫若茲者將悠悠者莫之尸乎抑茫茫者弗可知乎然不豐於其身必將不膏於其子孫是則蒼蒼者有定之時乎斯丘公歸我銘慰之公其可洒洒怡怡而永即安於斯乎

明處士耻齋邵翁墓誌銘

耻齋邵翁余祖姑丈也其人非今人蓋古焉行君

子云邵氏世居常熟蘆簾村以農起家滕國時有諱寶字道貴者於翁為高祖敦本修德鄉稱善士生二子仲彥臯贊盛氏始居城北以信義致雄貴邑有邵巷自此始彥臯生源源生楫寔維翁考遊邑庠有志行學者稱為守齋先生語具門人徐昌穀誌中翁之生也稟受純茂器識端謹八九歲從里師受小學聞古人嘉言善行便知嚮往稍長受語孟諸書每見孝弟字義欣欣慕悅常淫孝弟二字於左臂已又刻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懸於胸臆以志不忘蓋其天性若此我曾祖慕杏公有人倫鑒器翁以我祖姑適焉祖姑母朱夫人性嚴重閑家有則祖姑似之既適翁相莊以德有冀缺氏風家貧教授里中能以師道自尊闕里有孔朝綬者作宰松陵其人宜聖裔也而賢為其子擇師聞翁名不遠百里走幣迎翁翁於是賢聲益起而一時名族欲善其子姓者爭延致焉翁偉丰儀謹進止廉潔好修直心自許常稱曰我心具天理循理即敬天不順我心理欺天莫大焉學者望而嚴

之多所成立性喜讀書年逾古稀猶不虛寸陰兀坐一榻研訂經史衣食僅僅給不以縻懷怡如也翁見輓近世民習於偷鮮敦行者慨然憂之行而過古賢人之廟及忠臣義士孝子烈婦之祠若慕未嘗不顧瞻徘徊也見匹夫匹婦有一善未嘗不喜動顏色咨嗟歎賞也給諫林暘王公死靖難事節甚偉人初未有識其墓者翁一日於草萊中得之嘆曰此賢人之隴也可使蕪沒至此乎亟顯碑以志其處又憫公無嗣聞有族人在田間者徒步數十里外求以為公嗣時鄉賢子姓多行賄乃得嗣其人貧聞客至慮有他匿弗肯出翁好言慰之乃出而烹伏雌以餉翁翁笑曰曷有潔廉人而食人伏雌者乎不啻一癩而還邑有賢令楊子器欲知民疾苦而無由也時時造翁詢訪已欲委翁以賑饑事而難言翁心知之曰此吾事也不憚勞瘁家至戶察見民釜中多野菜蘆蕪至捧之以泣而所全活甚眾家近市鄰有倚門者家人偶從假浴器翁就浴矣詢知之遽躍出曰污我污我感有夫

天家貪而誓守志者翁聞亟往拜且泣謂曰饑死
事極小汝勉之即襄殮有不繼其雖貧當分半菽
以給汝矣翁嘗曰余平生遇糞穢不作唾所唾者
行不芳潔人耳又曰平生口不擇味惟鯢魚則不
以沾唇醜其淫也翁大節不可枚舉而即此數端
揅行亦略可覩矣翁所著述最多要歸有益於世
不為浮艷談今存於篋者有皇明啓運錄餘稿散
逸翁諱相字文吉母朱氏生於成化辛卯十一月
廿一日卒於嘉靖乙卯十月廿七日享年八十有

歲

卷十

七

六前六十時有司禮請鄉飲翁褒衣博帶儼然大
賓位者二十餘年士林倚為師表或策杖游行里
中見者莫不辟易讓道蓋樵牧胥吏咸知翁德云
子二人長在娶丘繼張後公一歲卒仲堅有父風
事翁色養備至侍疾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數月
人服其孝娶顧繼葛孫男一人昌鉏娶錢名出翁
所自定曰吾欲其老犂鉏以昌厥後也孫女二人
一適吳應恩一適錢汝義俱仲山余為弟子負時
謂翁為古人中人既而宦京師不得數數見間歸

謂翁翁老矣常語余曰某毫無似無足為子道者
所庶幾者其此心一念不欺天乎若乃聞人之善
若已有見人之疾若已病不義之物去之若浼許
人以諾生死不移此數者雖戒未能不敢不勉即
一旦填溝壑不識可托重於子以垂不朽乎夫翁
所自道若平平無甚卓絕然非信道力行君子烏
能及是哉翁之葬有日月翁之仲子寓書請誌夫
以翁之賢翁不余命余宜誌翁况又翁意久屬於
余者耶願余不文不足以揄揚盛美且知翁素不
喜諛不敢為諛墓之言以拂翁志聊即翁之所嘗

歲

卷十

七

語余及余所諗知於翁者以誌諸石而為之銘銘
曰

混沌之鑿兮知巧斯訐璞瑜遭詬兮雕琢為工無
懷而下兮邈矣淳風直生全理兮誰其似翁絳帳
河間兮庶幾文通鄉閭矜式兮太丘比蹤緼褐無
華兮令聞則隆寧論人貴兮天爵維崇一言一動
兮作訓羣蒙俯仰無慚兮浩氣如虹既耆而耄兮
天年令終有子有孫兮可以無悵卜藏山麓兮旺

暖斯鍾無芻與牧兮君子之官

明故處士春園顧翁暨嗣室朱孺人合葬墓

誌銘

昔在天順中少保太倉毛文簡公之大父年且老有術者相之曰子貌當達頤今邇達時尚遙以歲計之必也其耄乎文簡公之大父掩口而笑曰若

是則吾骨且朽矣居無何文簡公生遭

孝廟掄魁及第是歲其大父年果耄又若干年延百有十歲有司為致優老之典及暨人瑞坊以表

慶

卷七

六

之歿贈官如文簡公好事者或筆而傳之今以觀

春園翁所邂逅一何類乎春園翁之先在宋有為節度使者自汴遷蘇之長洲而春園翁昆弟承世醫澤皆業醫初家常熟與余同里閭以醫有聲翁少時嘗有一術者鑒翁貌謂其修偉而癯法當貧年至耄乃達衆與翁亦如文簡公父笑之其後若千年而翁家果不給又無兒年且半百始育一子稍長用經術造之而為郡諸生因遂遷郡城年適八袞而子領鄉書又越三年成進士於是始訝術

者言不誣而目為異物矣進士即今梁材也既登第在京師分曹視政銓部將授秩竊計之曰嗟余大人薦老矣梁材即幸被任使例可得恩爵乃大人則實薦念余余歸得日侍卧起饌飲食怡愉終其天年亦

上恩也奚必以爵為於是不暇及寓書白翁即日疏白情事

上憐之為下俞旨而京師薦紳皆為改容稱嘆製詞餞之者紛若梁材信才且孝矣哉而歸吳頃之

慶

卷七

九

會

上有高年賜級之詔郡守蔡侯行鄉飲酒禮于郡膠曰非顧進士父不足辱乃遂致仕者服令服之而延之飲郡人榮之壽至九袞乃歿方術者之被誚於春園翁也術者又就熟視之曰君後固應爾但達祇應得服飾而家可儕中人夫為進士父居三四年所何患無爵以其祿驚產殖豈徒中人而春園翁竟爾則知人富貴有數而史家所傳方伎非盡幻飾也翁諱某字其大父某父某母某始娶

吳繼朱即生梁材者梁材娶其孫其某娶其翁以
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朱年必翁若干歲而卒
先翁一歲翁之卒語其子曰第葬我郡近郊故梁
材奉治命卜城郡西廂丘山東歲字圩之原而以
是歲萬曆丙子十二月某日合毋朱葬焉先期撰
狀自郡中衰經詣余以銘屬狀頗著前事而末稱
翁事先虞朔望謁廟歲時致享必呼其先人若孩
孺然上食立必喻時子弟或跛倚而翁自肅若家
雖貧能持忍不輕以貸于人配朱幹室勤老猶辟

嚴肅集

卷七

七

麻泉為家人治暑服及縫紉不懈梁材第欲余書
此於石其他事行則悉云具家傳矣夫為人子者
孰不欲侈親美為溢實之詞頌侈之愈多而人之
信之者愈寡梁材之所措慮者深矣而况其考若
妣起蓬衡克令其子有成即不侈其賢孰掩哉余
子治頃居郡邸而梁材方徵其女為子婦號有姻
誼其為親請也余欲辭之得乎乃遂以著銘而其
遇術者事他日史家容亦有筆之者銘曰
人有云蚤發先美大器晚成此在人之福亦然而

豈徒論夫勲名以翁譬之若璞具瑛誰物色之惕
然以驚曰八十齡而始重寶價與連城蓋術者之
譚生也固如耆斯告如燭斯照而其卒以往身之
餘富餘貴子之可公可卿 綸頌自 宸而黃焚
於瑩後趾之者烝烝繩繩繫有德者必食報於冥
冥而君子之以理推也視之術者之以貌鑒也不
尤有神明焉者乎

明故陰陽訓術朱君墓誌銘

虞山之陽陰陽訓術朱君之墓在焉蓋君所自營

嚴肅集

卷七

七

也嘗徵余作生誌而未果君以嘉靖二十五年二
月十七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而其所嗣嗣為
陰陽訓術曰衮者乃承其父志謁余徵銘余為誌
而銘之其誌曰君諱鐸字廷美余同里人也少孤
窘不能自立於是習販而君善心計凡所歷貨能
審其直重輕逐時低昂父之樹其家遂以貴雄里
中嘉靖十五年有詔輸粟拜官於是以例補邑陰
陽學訓術初令下約每郡縣不過補若干人而訓
術於邑為有司屬又綰章也非如空寄術者豪貴

家子弟爭欲先得君意重迂之猶豫未定方夜坐深念忽座左若有曰汝第往者君顧視之未有人也頃之又聞座右曰第往視之亦無人君怪之為起曰斯事無乃神我襄乎則又聞稱第往第往者三於是君即其夜買航入郡治投牒而邑中人猝未有或先者君以故得最先拜其事實甚異君既拜益砥礪自奮力屈首習職業冀表見於時於是邑大夫有所公委或部使者行部至邑承令臺側而君雅愿馴能趨時又足辦所欲為樂見庸於上官不避煩勞即公務業集無不立就緒於是邑大夫謂君材也悅之加敬禮焉而邑中人始於是知君邑丞隸訓術歲餽繒粟雞酒約可數百許冀得此弗為禁以為常君曰吾既已饒矣而復此罷也奚可乎即榜諭諸巫一切却絕之於是邑大夫又以君節廉也移文旌之邑有道梓堂鄧先生與余亦因為說嘉且勵之而君之賢聲於是又益彰矣梓堂鄧先生之修邑乘也邑大夫命君董梓堂事竣而載君名於後君觀之喜謂余曰吾始徒望成

家安望沾任秩哉况乃附名青雲得不遽朽乎既而曰吾聞古之人富好行其德吾今為造物者所厚此而碌碌未有所興舉令異時里中有所述也不能無覩面目其若何乃可余因謂曰人茅患無志志立則無不可為者施惠振急惟君所行耳當是時君益銳意力行善矣余既別君偕計入京遇里人每寓問君所為第聞君所嗣亦以例補訓術居無何又聞君病一日余方宴客君訃忽至余不覺大愕為泣下沾裳客亦為離席問余所為悲者為誰余既以君對且曰吾非敢浪悲也誠謂朱君有志上向惜其遽已耳蓋客既去而余復為悼歎未夷者經旬月云君恨蚤喪父不及養養其母甚力毋復喪也連日夜哀號絕而復蘇者至再三聞狄梁公嘗望白雲思其親乃扁所居樓前楹曰雲軒以志所思因自號雲軒子其孝如此其說具余所作記中君素有機智遇紛厄輒能用計解脫余居與隣時時聞君自言余不殫述述其一節君家賈所主也有一人賈賈賈賈所通價急其人不

能償乃謀諸善訟者夜集其私黨詐為賈音聲叫
槌其門碎之又自壞其器物明日以聞於官曰賈
無能皆其主所為欲以誣君君馳視之其人舉所
碎門及其他物被壞者來君見其門與其戶新舊
大小不類忖曰彼新門且未碎此直他戶舊門耳
即潛以尺量所碎門遣人以計往較其戶果絕相
懸君喜得間默不發候其人舉所碎門入邑治門
不可竄說乃笑謂其人曰汝何謀之鄙且拙耶汝
欲誣人乃小有所惜先自陷乎汝所碎門乃他戶
門吾已較而得之汝今則謂之何其人計窮不能
對乃叩首自伏君竟不為所誣其他多此類焉蓋
晚而折節自飭每稠會中必詭縱其言語或動容
間有弗協矩度歸輒追悔掩戶向屋隅自撾呼其
名詈曰辟何乃若是舛也人今殆辟嚙矣君心甚
虛雅樂聞善言余家大人與余或有所告於君君
未嘗不為善也善也而亟於行嗟乎信有志哉若
人而胡乃遽已邪君大父曰孟洪毋沈氏以成化
二十三年正月初二日生君娶馮氏實以勤慧助

君生殖者側室陳氏訓術衮即其所嗣娶袁氏邑
校士之女馮氏生女一贅婿程鑰程固世家君蓋
特為其女相攸孫男一名文德其銘曰
溢篋鑿染織則致而蓬累緇樞忽珂且縷赤縣畧
儀爰察躔離變化有概奇滕文持教誨爾子式穀
似之達識遺安厥亦胡危生筮一丘歿乃藏斯昌
闡其潛我有銘詩

嚴文靖公集卷之七

嚴文靖公集卷之八

墓誌銘

明封太常少卿心椿陳公暨配呂恭人墓誌銘

邑河東之陳著閱望者舊矣頃代以通顯聞者為
韶州別駕一鶴翁為重慶守愛鶴公為太常少卿
兩亭君而封太常心椿公諱策字獻可於韶州翁
則子於重慶公則兄於太常君則父而所以成其
父成其弟成其子而愈益恢振其閱望者則封公

嚴文靖公集

卷八

也韶州翁儒時環堵蕭然無以為家則命公治生
公則為之治生韶州翁偕計而拜官則以俸貲畀
公仍命治生公則仍為之奉以治生始者重垂給
耳既有所藉矣則于以菑畲于以堂室率其家人
肯構肯播本業是力而家漸以起重慶公太常君
質並穎敏公見謂青紫可芥拾則教使習執邑庠
章氏永州守祭歸化令宗實其未仕也有聲邑庠
公延為塾師凡其所飲食饋問必精且腆以感其
心使日勤於訓迪已又集邑時髦數相與為文會

而弟若子之執於是茂進試輒歷時髦公詣韶省
親而具以告焉韶州翁喜曰吾後幸既有人吾又
何戀五斗為哉遂解組而歸公則奉以怡老而弟
若子亦先後第進士矣方韶州翁學微公何所賴
以埶志于學迨韶州翁仕微公亦何所賴以埶志
於仕韶州翁在宦邸而重慶公家居父即欲以詩
禮傳子而不在庭也子即欲聞詩禮于庭而無所
于趨也微公則父欲教子之心孰與體之是公之
成其父若弟也乃若教太常君則尤有大焉者太
常君初試為永豐令公教之曰勉盡令職永豐令
即烝烝吏治卓有異等之效遂以廉能為天下第
一而有詔徵拜給事中為諫官公則又教給事中
曰勉盡諫官職給事中則謹教敢言亟進皂囊最
後批鱗論攬權者非其人欲罷之被逮杖闕下公
謂兇彊不能勝杖初聞亦慮之既而曰兇即死死
諫耳榮矣給事中譴還居無何有詔起敢言者而
給事中重離公不欲行公曰聖天子天地恩厚即
若不死其恩何量况召用若乎此正若報國之日

嚴文靖公集

卷八

三

胡濡戀我為給事中乃復赴瑣垣久之遷太常而請告奉公于家朝野輿望咸屬焉是雖太常君所自樹立而何者非奉公之教以周旋也是公之成其子也則又不翅一第而已公之孝友根于天性韶州翁初娶於金生公繼娶於徐生重慶公及郡陰陽正術公公失金安人時纔十齡耳輒已蹕踊號慟絕久始甦如成人矣韶州翁違養其哀毀亦如之因自號心椿以志永慕即奉繼母徐亦生順

處士請公集

卷八

三

上塚年即進慕矣猶雪涕霑裳生平綜財而義之所重財即輕焉受韶州翁所畀而一錢尺帛不為私蓄徐或妄意公乘間諷韶州翁而韶州翁篤信公弗聽也已第第析產公出產籍指示兩弟曰某田地善弟可擇取之吾第取弟之所遺者他器物亦稱是嘗奉韶州翁命買郭西田數十畝業受券矣邑豪某欲攘之出不遜語公遂聽之弗與較頃之豪死而其子持所攘田仍售乞直公厚償其直而更餉其娶以緡錢諸凡所償產直蓋無不過厚

處士請公集

卷八

四

者自奉不華侈而每振人之急貧交跡昆弟往往待以舉火族人亡嗣則祠其主而養其娶太常君捷鄉閭榆莢中貸券子母約數百金一旦焚之以溥惠於鄉人公年且七十與側室包舉三子太常君懼公復以生計勞其神也顧以前所受公產析以授弟公曰吾鄉所畀若者皆若王父所貽吾不能為若益而柰何又損若乎蓋秋毫不以煩太常君一如前所以治生者為其三子殖焉而亦未嘗孽孽於非望也公素悃悃坦易不柴柵其內亦不町畦其外然聞人有善則動色稱嘆所親有過輒面叱之或談及怙勢飾詐桀猾宵人則豎髮裂眦怒勃於色邑舉蜡宴以大賓禮迎公公一強赴之若欲以私恩邑令丞而有所干公公拒不應也公之疾革也呼子若孫來前訓以大義若忠孝若勤儉皆關於立身立家者而以心為田之訓則尤諄諄申之簣且易其語大率類竊不可悉曉第曉其趙叅藩有好兒之一語叅藩兒蓋謂太史君也好者好其骨鯁也嗚呼傳所謂得正而斃者公之謂

矣公元配呂恭人其從王父麗水令中村翁與韶
州翁善遂以恭人字公恭人既歸黽勉有無佐公
起其家又佐公教其弟子凡所以飲食饋問乎
師友者多恭人脫簪珥以助其費也繼姑徐安人
還自韶而恭人事之惟謹徐所生女及已子介婦
徐則煦嫗憐之而獨無所悅於恭人恭人日憂憂
必欲致徐懽且拮据井臼間甘與婢子同勞不懈
益虔而曾無懟意待徐女及兩姊每迂其身以下
之而必厚必和而重慶公配孫安人與恭人乃更

藏文靖公集

卷八

五

相得孫嘗為恭人從容言于徐曰呂姆心行純白
且陰重不洩閨中語也於是徐意為之稍解而竟
亦不得其懽嗟乎王繼母朱不慈於祥謂為前妻
子嫉之耳祥婦何辜而亦株連之受凌輓耶孝如
祥而子職是共固宜祥婦而亦順朱不違則難能
也以覽之賢為其兄而調和於朱固宜覽婦而亦
為其姒而數以身代則尤難能也吾茲有概於恭
人姊如間矣雖然設令王之母非朱也祥夫婦之
孝與覽夫婦之賢其孰從而彰哉今之陳猶昔之

王而太常君亦何重惻於恭人之所遭乎韶州翁
諱復韶州翁父曰慎修翁立慎修翁父曰甘拙翁
永吉甘拙翁父曰碧溪翁元謙之數翁者所謂著
聞望於邑之河東者也公凡三受封一命永豐縣
知縣再命給事中三命太常少卿而呂恭人亦由
孺人歷今封焉恭人父曰猷母曰朱而余母一品
夫人於恭人為姑其閨望亦埒於陳者也公生於
弘治甲寅年十月二十七日卒於萬曆丁丑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享春秋者八十有四而又素健康

藏文靖公集

卷八

六

恭人生於弘治戊辰十月初六日卒於嘉靖己酉
四月二十四日得年僅五十有四子四長即太常
君贊娶貢士繆西莊女封恭人次璫娶庠廩士孫
維揚女次璫娶太學生項朴齋女次玘聘錢湖山
女女三長適須別駕孫誠次適杭經府子重本次
適太學生孫三川子庠生林孫男一太學生禹謨
娶太醫院吏目劉貞泉女孫女三長適沈文璧次
適節推孫百川子延嘉先是太常君業奉恭人柩
葬之虞山祖塋所而青島家訐穴有水頃太常君

又擇吉壤于大和東始里卜以庚辰年十二月十一日丙午遷恭人就公而合窆焉因自為狀以謁銘於余余惟恭人姑余母而公嘗以女諾余長子治之聘太學君又嘗以女諾余仲子澂之聘雖女各不育而嫺好則接三世篤矣余雖不敏銘其何辭蓋太常君孝親縷狀其二人其居常者余不悉論也而復著其所聞於醫士謝君輅者謝為公里人雅知公一日言於余徐之黨嘗粹戲問公曰人謂公操管籥父橐中頗私有諸乎公佯應曰有之

康文靖公集

卷八

七

他日又問公又對如初其人曰既有之私今安在乎公乃呼太常君出示之曰吾所私有者此子耳其人大噓去公益謂天鑒吾無私因以此子賚之是時公已識太常君必發矣太常君磊磊德業既足名世為社稷臣而太常君今又有子太學君方博綜群籍善于屬文而蜚有雋聲行且踵美于太常君然則公之食報於天獨發太常君也歟哉銘曰
少之時為公子及其壯也為封君及其老也為大

耄賓穹昊之嘏公也可謂純矣而公不負乎穹昊長厚以宅心廉靜以禔身其容止也溫溫其言動也恂恂所驚者誼而所敦者倫三命滋益恭走必墻是循噫若公者豈不善始善終為兩間之完人矣乎大河之濱樂丘維新卜云其吉而公斯返真淑媛亦蒞而同穴以親佳氣鍾鬱慈尚利其後昆詩不云乎宜爾子孫振振予吾於斯乎亦云

明奉直大夫廣東鹽課司提舉太湖陳公墓

誌銘

康文靖公集

卷八

八

太湖陳公者大中丞虞山公之從子大司成琴溪公之仲子也中丞公以政事司成公以文學咸卓犖聞望為當代所推公性資雋穎風神朗秀而又夙薰於二父間其所聞見類非尋常者蚤歲銳情舉子之業治經為文亦既蔚著華采為有識者所器矣繇邑庠入太學與海內賢豪者遊相觀以摩而藝益加進司成公與魯恭人俱即世門內外事遽叢集於公公用志遂分業以家奪屢試場屋而屢不售也乃乘強仕之年謁選天官拜光祿寺監

事會

先皇帝青邱講學侍從皆遴簡以充而公獲與焉
公翼翼雍雍翩翩如也當

先皇帝心既滿考晉署丞

先皇帝親灑瓊翰作中正二字 特賜以寵嘉之
大同迫虜虜數為邊患而守土奉職者恒難其人
當路才公則以公出為大同府通判專理兵餉夫
軍興所資莫餉為急前此播虔吏溷出納之際措
狗侵牟故兵常缺食不能宿飽踵相病者久矣公

藏文靖公集

卷八

九

潔以律已以蒞事詳覈徵籍而按實行之無苛
於歛無滯於散抱公絕私儲蓄羨衍而應令蜚輓
所在給足不復若疇昔使士卒赴闕者苦枵腹而
憚捐軀矣乃議增俸乃議繕械乃議訓練乃議屯
種諸有關鄣徼而最切要者白諸上官次第修舉
靖共在位勉勉匪懈歲庫申虜擁數萬眾環攻左
衛城甚急而鎮兵皆先期他調倉皇莫禦公盡籍
丁壯雜編家人躬櫟甲登城率諸軍吏協力拒之
虜火城東門且燬矣公令穴城旁以沸脂灌虜虜

為之却虜乘夜薄城突上公親築石投虜一首立

斃城中於是鼓譟嚮應矢石交下虜氣沮喪避舍
而陣公見勢岌岌度不能支謀於主壘者謂虜驕
易我我不可示怯且與其束手坐令魚肉我孰若
偵其或瑕也襲之乃部署行枚縋城而出令謀潛
導猝掩虜營斬馘者甚眾虜驚潰宵遁而公亦因
介馬馳也墜傷左足當是時微公左衛城幾陷夫
公承學書生且貴介公子耳戎事非其素狃而機
智揣畫勇略奮迅如此謂公才信矣公既力於保
障懋豎偉緒而又閔哀邊氓之橫罹毒螫也聽斷
之間多以恕求情獄讞稍疑輒與平反蓋數百人
無稱冤者於是閭閻德之什伍德之將佐德之而
交口譽之監司賢之部使者賢之督撫大臣賢之
而交章薦之而公之才名轟振於殊俗矣

藏文靖公集

卷八

十

天子賜白金文綺且有 璽書旌異若曰匪徒勸
功亦以訓忠公其榮哉兩廣自被島寇繹騷政
久弛當路又才公則擢公提舉廣東鹽課公所轄
鹽場凡十有三為里動數千境甚遼濶私販之徒

吏受賕不能戢而法鹽不行鹽商舊所乘白槽船
多為賊所焚而惧冒厲禁不敢以他舟載之而商
又不來國課歲逋習為故常公至移文諸務令根
捕諸為奸者悉寘之法宿逋緩弗亟徵以安輿情
而第下嚴令戒勿少虧新課商艘所載一切聽從
其便遠近輻輳鹽得遍鬻而課至有餘矣公又承
部使者檄蕙提舉市舶司公乃平番貨之直禁民
無得低昂而官所征歛耦俱從薄華夷互市各得
其所番禺南海嚴省之鉅邑也會二令皆缺部使

藏文靖公集

卷八

十一

者業已檄廣州通判攝署矣而督府敬重公才則
更以檄公公力辭之不從且加檄以閩府糧事公
綰四篆章并府任而五也且當大都會孔道之衝
藩臬星羅冠蓋雲集案牘簿書輻輳紛委而公馳
蒞諸衙區綜庶務日無停晷夜每達晨泛應如流
動中肯綮上下之間無不服其諳曉而敏捷者蓋
公才名日益籍甚而旁睨者之忌亦從此萌芽矣
公獨一子嘗從余長子治學竭有進取之志畿試
下第輒憤鬱而亡公在官聞之盡傷幾絕不復能

視事宦興頓替會入 覲過家痛子不見哭以成
疾而所見穉孫烝然一童遂不復北轅而公亦坐
哆侈免矣公本優於才則以計然所未盡用於國
之策而施之家擇人任時逐什一射贏為生產計
湖山佳勝之處爰拓先業携歌童舞女恣遊縱飲
笑傲終日蓋人徒知其歲殖貨利以貲雄邑中不
知其盡暴所有外眩矜詡而橐中實鮮有藏鏹也
人徒知其日通聲色極人間靡麗之樂不知其況
之無聊心之不平有人所難堪者而不得不假托

藏文靖公集

卷八

十二

於物以強自遣也蓋居無幾何疽發於胸而奄然
不起嗟可悼也已司成公先娶於顧生子道繼娶
於曾晚而得公最鍾愛之而公事司成公與魯恭
人極孝奉養祭盡志盡力中丞公初無嗣以道
後之司成公念魯恭人有協相起家之勞悉以業
貽公既而中丞公有子則以司成公所貽於公者
而析以與道公一一惟命敬聽弗違而事中丞公
異得其懽心歲時餽獻滫瀡相屬公配夏孺人經
歷公諱之女有淑德先公卒而公不續娶幼弟今

太學生堯仁司成公以托於公而公撫之有恩堯仁亦恩之公於用財若纖然亦好行其德時募餓夫掩道上齎餼謂澤死者賙活者可兩濟之梁於通津尤不惜捐費嘗割田百畝助里中長賦之後郡守為贈坊額表之有倡義崇仁之語人或有所覲於公者公不樂應然公襟次爽豁接遇和煦平生亦未嘗有所忤求於人公之先福之侯官人宋秘閣校理陳伯暘始徙南沙再傳徙常熟又三傳為繼芳繼芳生璇璇生稷稷生中丞公察司成公

張本靖公集

卷八

十一

寰而璇稷皆以中丞公貴贈光祿卿公名文周字汝中太湖其號晚歲改號觀如道人蓋在釋氏書言人世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而人之處世應作如是觀公有味其言而契之因取以自號夫亦有所概而然也而人今觀公辭世太速則誠有電如露如夢幻如泡影如者矣未必非兆云遡公之生為正德丁丑八月廿有三日其卒也為隆慶辛未八月初六日春秋五十有五子名欽明娶余同年友刑部郎中補菴華公仲子鴻臚元臯公女生

汝愚今甫十二齡而華孺人誦栢舟守之公女二長適余仲子庠生澄次適廣藩叅議益齋趙公子翰林吉士用賢公之行狀其所叙述付公之弟與孫齋詣余請銘墓而余按之者也汝愚聘余門人浙臬僉事竺洲王君女孫女一尚幼公往卜吉壤于虞山北麓興福里中欲葬夏安人權厝他所而為合壙以自待汝愚涓降慶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奉公葬其中因移葬夏安人與公合成公志也銘曰

張本靖公集

卷八

五

以公之智効其官也可稱能臣國允利賴奚負乎替紳以公之意承其考也可稱能子家益恢弘奚忝乎門第南山之南巘聳湖涌公返初服而寄興其間放浪沉酣蔗境晚適孰不歆其甘北山之北蜿蜒地脉公樂斯丘而歸全其間永寧窻風氣攸鍾裕後其有繹

明王母郁恭人墓誌銘

今士大夫談吳太倉王氏世望之盛者多本之厥先少司馬質菴公若宋太原晉公三槐故事是固

然矣而或者則曰王氏有賢母有令妻則又指郁恭人言之也恭人慧性天篤警穎不凡自歸思賢公忤間以內事若家廟蘋藻賓客牢醴以達於絲枲米鹽胥智以効之卓越於恒矣而至其從夫子馳驅燕薊間繼又節制海邦出入塞垣凡所畫策凡所條疏鮮不與知大端而間為密計之而其計又朗照淵識慮合機宜足裨丈夫所不逮故思賢公時時采之用能上協廟謨下制群力虜雖或跳梁即出師禦之被大創去而天下稱偉二子世

藏文靖公集

卷八

十五

貞世懋世所希有才也自其為童子時便出語警座而恭人知其為王氏英物勗之以聖賢沃之以古今弗以犢駘寄愛故二子皆式克用又弱冠登第博綜既富狹陋俗學與海內才子十數輩力追丘明遷固及騷選以來諸古文詞振起浮靡而天下稱傑王氏繼繼信盛矣而頃歲顧不幸父子並以直道風節兼之功名烜赫為時所弗容至有已未之慘世莫不惻之然未有明炳幾先而蚤進徙薪之說者獨恭人於其時履盛懼危每思質公有

大勛績祿秩 詔進報至輒咨嗟涕洟竟夕輾轉若司繇在戶者其家人罔不怪之也而其後料果中闔門鼎沸一愛女嫁張氏者在邸舍以噩死恭人將從之已而省曰幾悞矣善人罹殃毒流縉紳彼造孽人亦亡無日矣而胡不忍以湏之乃東歸為掃除思質公墓計而臺諫已數數起攻竊弄威柄者

先皇帝明聖賞言者直而法用事家敗矣是時令上又興於是恭人喜且泣即日遣世貞世懋詣京

藏文靖公集

卷八

十六

師叩 闕訟冤 上俞之事下吏部議果核有 詔洗雪前御史大夫誣枉事復其官而世貞世懋亦為時所推轂鵲起翩翩仕為山西按察使禮部員外郎矣向令其狗小見汶汶為夫子死直死耳夫子名跡疇與暴之乎恭人雖一婦殆天令啟王氏盛又佐其緩急而所繫涉非偶然也然則今海內籍籍稱世家賢公卿內助其彰明較著若季氏之有敬姜呂氏之有申國夫人而指必為今王氏屈其一者有以哉

方恭人之遭劬幾載也備極荼毒至是親睹白日
春煦向榮而二子又方鵬於時 恩命進封且旦
夕下而胡恭人之溘就木也豈曩時忍死夙志幸
已克酬而亟亟然下報夫子慰之於九原耶不亦
可悲也夫二子固有文而吏事亦精絕所至贍治
狀洽民譽乃恭人則嘗教之第坐思質公錮導晦
丘園久厘蒼生之思其頃為公車剡出者恭人命
也其建豎未有涯云郁世居本常熟弘治間分屬
太倉遂為太倉人恭人太太父按察僉事容大父

藏文靖公集

卷八

七

華容知縣勲父典膳遵母劉恭人卒於隆慶庚午
九月九日距其生為正德丁卯四月十七日壽六
十四世貞娶魏氏世懋娶章氏女一適太學生張
希九即死於孝者孫五士騏聘沈氏次次俱幼未
名為世貞出士騏聘袁氏次幼未名為世懋出孫
女七為世貞出者長適工部主事華叔陽早卒次
適朱木次許聘華次許聘徐次育於從子世虔許
聘張為世懋出者長許聘楊次許聘凌恭人卒之
又明年壬申正月二十二日世貞率世懋即項涇

陽思質公兆奉恭人合窆焉其前一月二子手太
史荆石王君狀過余拜稽乞銘夫太史恭人里中
產也其言當核余何足加之第念恭人為余年家
嫂氏而按察君方為其幼子議聘余子治女禮部
君又為余曩所舉士誼不得辭乃最其事之太者
書之若夫事姑賑族養厥母養厥妹及廩外家之
遺孤諸嫩德懿行蓋在他婦所難而女士若恭人
宜其優為之種種甚多不可勝言也銘曰

藏文靖公集

卷八

七

婉子澤而若瑜命服斯煌子翟而流珠隨夫君以
叱馭子勉盡瘁手簡書內含章以默贊子運幢簪
其孔紆甘嫠恤以待天定子忍未亡於須臾保詰
胤而王立子竭名世之鴻儒矢勵翼於 熙朝子
共翱翔於霄衢家閭絲之彌恢子邦彥藉以增誦
貽徽音於寰域子復還元於泰初佇 褒綸之重
賁子耀龍光於玄廬福裕後其勿替子衍善慶之
有餘

明故庠士起虞先生郭君墓誌銘

常熟吳文獻邑也士游歌鄉校中者無慮三四百人數性行詞業率多以獎閭輕俊敏利捷給為賢而夷靜謹介者不與也蓋予自為諸生時見俗業已然矣而獨於嫻黨間得先輩一人焉曰起虞郭君則所謂夷靜謹介人也郭君故良族居邑之雙鳳鄉其祖諱本號存耕自雙鳳鄉徙入邑城生君父諱棠字希召號一新世有令德至一新先生為儒族乃大君為一新先生長子生而秀穎好潛靜寡言笑既長稟一新先生教攻舉子業正德中為督學張璠御史者選入邑庠為弟子員時一新先生已老厭于學日與諸常所往來者為飲集君心知其故家素貧窶猶每會必致酒殽奉其親與賓朋洽懽而自輟開戶治經史績文無餘暇或有延之家塾者則益以其資備物奉親初一新先生在學校學行最出諸生上其以增廣生試場屋視科第可唾手取而晚竟不收意常悒悒已乃見君能養與學則又未嘗不色沾沾喜對客詫君為吾家千里駒也孰意君後又不諧於時然里中先生長

者論士則不以其不諧於時而不敬重君也蓋君為人形貌眇小辭氣不揚人初遇之直視之尋常爾及退而考其行則敬而不肆貞而能立不以顯修不以冥情其居校中也時其戚有與人爭被毆死者毆人者故多金聞君與死者家善乃夜謁君求解君叱之君家有老僕蓋其大父時人也濱死有厚貲無子可屬以君仁厚素有恩欲屬之君竟不取君家在墨市君夜讀有女欲奔之君正色以拒女大慚去卒以節自保君初不育其配沈孺人蓄有一婢頗端麗孺人勸君納之君曰吾寒士安得有妾後竟不御其好修如此而狀又稱君內行甚純親死久一日發其詩讀之淚潛潛下弟為掾沒柩停於寢不能葬君為之稱貸以葬與人交久而不厭即有犯亦恬然受之或有攻其過者雖過直不以為忤也以故人見之輒愛敬交口嘖嘖稱良士邑中舉賓筵典必擬曰郭先生其人乎而君過自引避逡巡不就也吾向所謂夷靜謹介者非耶君諱元望字恒甫以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十五

日生嘉靖四十年三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五
曾大父琚妣張氏大父妣方氏父妣顧氏配即沈
孺人賢而慈慧能相君起其室生三子一女長登
賢娶嚴即予妹次應賢娶魏繼王次尚賢聘趙早
亡女適庠生李四奇孫男六梅彬森杰梧校梅娶
程彬贊沈森聘章杰聘屈梧許贊徐校尚幼孫女
二一適陳如鑑一許繆早亡曾孫女三俱幼登賢
應賢梅俱庠生有髦譽而尚賢嘗以孝行旌于有
司其餘皆蘭森玉立君在時每晨夕奉起居誦詵
聚膝下客至以汾陽領之故事戲之君笑以為然
也然史稱于公王賀多陰德有後若君者真其人
哉真其人哉君卒後登賢等卜以 年 月 日
奉君柩葬于虞山寶嚴灣之原以予向職在史氏
且知君者來徵銘嗚呼君固予姻黨中賢者向計
至予方惜其死不置茲尚忍銘君耶而其子則書
再至矣乃具銘銘曰
吁嗟士人維民之則兮利慾交趨矯虔攘攫兮勢
決滔天厲禁曷禦兮君抱淳一條 罔鑿兮重賄

治容胡為我接兮棄之若遺師我先民兮魯男有
光伯起趾美兮積德冥冥不愧長夜兮有嗣如林
迓我休祉兮我銘厥藏以詔來裔兮

明強學蕭先生墓誌銘

強學蕭先生名允禎字賢甫余從姑夫嗣曾父也
靜菴先生奎由進士仕為雲貴提學僉事為人端
方潔廉稱其為儒者宗實先生之祖於余姑夫為
曾祖先生心師乃祖因欲其子繩其武也遂命之
曰嗣曾而先生為人實無媿為提學公孫云先生
年十四五即絕去童心力學為儒甫弱冠益日事
檢身之學法朱文公投豆為書一冊號曰省錄日
檢意念所發盡白黑圈以識之始者白黑兼既乃
白者勝黑亦欲如文公駸駸焉日向於善乃已家
本貧惟宅一區有弱先生者計蕪之先生遂以興
之自是惟僦屋以居既為邑庠弟子員人多延為
塾師先生敏學並篤嘗館于錢氏錢氏作書室如
洞狀四面皆漆先生讀書其中每夜達曙其主人
已晨起而先生尚未寢也居久之為漆氣所中遂

得濕疾下體痛甚先生猶復誦習不廢其疾益深
賢不能療遂痿不起先生乃嘆曰嗟乎是余之命
也夫是余之命也夫亦無所怨於天焉因讀醫書
見素問論痿乃又嘆曰此誠痿所繇致何醫者之
罕有明也由我觀之天下之人其不誤死于醫者
幾希矣遂博求古方書細綜之為醫學類纂而因
學為醫凡所投圭匕無不切中人病人多療者先
生雖已痿處狀禔然愈益勵志謂近世習舉子業
者不體聖賢立言宗旨謾勦蕪詞以塗耳目無益

藏文靖公集

卷八

主

於世用乃即孔孟書研覈經傳依蔡虛齋氏所著
彙引增入諸家善發義理而其說不詭於孔孟者
間附以己意輯為一書號四書精義是書既成又
有感於孔子假年學易之說乃更究心於易陰陽
消長之道卦爻變化之蘊靡不探討凡諸家說易
而辯者亦彙撫焉號易學二書皆手自書寫即涸
寒隆暑無間其子恐其勞勸且少休則曰我自樂
之何勞哉先生既殫心二書常執以教人亦以教
其宗嗣子姓凡得其教者多所成就先生信古

好學前三書乃其大者其他亦往往泛涉至老彌
動不衰即病革猶尚挾卷以稽也未屬續之前三
日召余姑夫語曰吾所訂五音六律度数凡若干
紙汝諦察之尚有譌若佚焉者乎余姑夫細讀一
過復之曰是覈且詳矣乃頷曰果覈且詳吾無憾
矣先生且死如此生平可類推矣冠婚喪祭必古
禮是遵教子以義方行止語默必繩以度子輩如
迪所訓則喜動顏色否則怒且詈一遷善亦即已
先生誠貧先生誠無日不自怡誠有簞瓢屢空晏

藏文靖公集

卷八

主

如之風為醫療人略不責報人有餽遺即以辦藥
物為療人具苟不給輒先貲之樂市中諸子時時
勉為償之即先生身後尚多逋者常稱曰我能療
一人即我行一陰德何必計我貧也為醫一事如
此他所好行善亦可類推矣蕭氏本汴人宋季隨
駕而南曾祖名韶穎悟絕人博通經史生提學公
贈工部主事提學公生維色庠生幼即警敏著作
鳴一時維娶於蔣氏生先生先生之年月日為
弘治戊申十一月十有四日其卒也為嘉靖乙卯

十一月初二日諸子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十有六日葬於虞山之西合祔孺人兆先生生於世凡六十八載而病之年過半先生生余姑夫為嗣曾吾伯祖培杏府君有女為余從姑為之擇壻以歸余姑夫為童時先生即教誦五經余姑夫過目輒能成誦提學御史蕭公試而奇之即令遊邑庠吾伯祖因以余從姑歸焉是為嚴氏次生嗣科邑庠生娶錢氏繼娶金氏次生嗣第郡庠生娶陳氏次生嗣進娶胡氏生女適邑庠生龐士英余姑有字不育以嗣科次子一誠及長女為後一誠聘施女諾褚嗣科生一元為長娶盛幼女未諾嗣第生女諾錢嗣進生一道聘周女諾吳先生之卒也余姑夫奉先生命徵余銘其墓中之石時余典文南畿方北上余姑夫追至江許泣語所以而先生從弟東塘先生亦先生所教者邑中所共推篤行君子也貢為鈞州訓導時方同余舟補選天官因相與從史始東塘先生與余同會文數為余談先生善甚詳至是復約其大端云吾兄有五甚身病甚家貧

甚志堅甚行方甚義高甚余知先生稔者謂斯言信不我誣也遂抽其旨為之銘曰

人謂先生病余不謂病蓋病於身不病於心即病何病人謂先生貧余不謂貧蓋貧其家不貧其學行即貧亦何病然則先生今死矣而翩翩有子克紹其志即死不死匪徒不死有言傳久是又不朽彼自反而疚惟賄是守及身歿而影響銷歇無復有者其與先生孰得孰否我銘其藏俟慶厥後

嚴文靖公集卷之九

墓表

明貴州前衛經歷海峰顧君墓表

苑山壤界無錫常熟二邑而顧氏世以貴雄長其間為著姓至貴州君始益鉅君父承事郎獄母蔣生丈夫子二人庶出一人君行居次名與清字子澄別號海峰其狀瓌碩不凡其性宏宕不拘其才亦磊落不羈父命伯子習儒業為學官弟子而以君有心計委治家產君遂日夜籌畫料穰惡算盈

嚴文靖公集

卷九

一

縮程舉廢以子為取擇人任時人物歸之襁至輻輳歲掌鄉賦賦不虧而羨溢奉縣官役每犂然充舉內外公私裕如也然君心薄錢虜乃以其貲事結納遍餽遺諸通顯人諸通顯人莫不交口賢君會有詔令秀民入貲補太學弟子君應詔北遊太學太學奇雋數也君益折節廣締交諸附離之者一時為之傾心而君所善厚青雲之士乃林列四方矣久之選為貴州前衛經歷此直以資故非君所好乃貴州諸鈐轄大臣則業已知君因微

君度田又檄監稅檄紀戎績檄對讀科場文卷最後檄攝視郡篆君所至輒辦勞勩茂著能聲籍籍獨以勾剔糧餉法稍嚴重為不便者所撻觖君乃嘆曰嗟乎此豈足以行吾志哉遂脫屣而歸君之子大棟者亦太學弟子才軼好事大率類君君雅好美居室燠館涼臺重薨複榭往往棊置而大棟又所謂肯構者爰闢怡老園以待君君歸得恣所遊嬉時節選聲伎具供帳邀集賓朋酣飲為樂睨視天下事無足屑諸意中而惟與造物者逍遙而徜徉君有幼女諾余幼弟而余幼弟殤無何大棟卒君怏悒不樂越若干年是為隆慶改元四月九日而君亦病逝邇其生為弘治丁巳六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一君墓在盛塘亦君所自營君之孫文耀卜以君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啟君配華孺人兆合窆焉文耀自叙君平生偕其二叔大桂大椿謁余請表之君為童子即已負氣自豪人有睚眦之者飾重事訟之官欲以誣蟻君君父感類懼為所穿君挺身就逮竟以理勝得直於是人咸畏

嚴文靖公集

卷九

三

童子英而莫之敢犯初亦學儒忽走都下投帥慕
拜武功爵銳然馳志伊吾之北謂麟閣雲臺業可
立就以父命召還乃復棄之而其志固甚卓偉既
而以其策施於家則大起倍徙於先人又以用
於官亦類非縮胸選要甘與時浮湛者惜乎位不
足以稱其才而志所欲建豎竟鬱不得展也假令
君當國初草昧之際必且攀鱗附翼赴功名之
會以有耀於竹帛即使今號為上官者惟才是惜
不局於資而責之備君亦豈儻忽遂已哉而其柰

康文靖公集

卷九

三

弗遭何也吾觀史所傳范蠡計然及季布朱家之
倫繁皆倜儻非常之人得太史公彰之而其名至
今弗湮若君者可使泯泯無稱於世耶君事父竭
力色養務悅其心志毋早卒時痛之而厚其族事
繼母周無異於蔣親喪致客遠近必集兄與潮無
子以大桂為其後盜戕弟與洪君報其仇而撫其
孤族屬姻黨無間踈逖賑施不絕及若潯河繕梁
葺祠榑殍諸所殉義如驚此尤君行誼之大可表
也文耀有君之略而善持以恭慎方仕為光祿監

事文采翩翩是能不噴君之家聲者君可謂有後
矣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荊陽府知府陽涇袁公
墓表

余昔舉於南宮見同榜中有青年玉貌而器度凝
然大不類於恒者問之為誰則長洲陽涇袁公之
子繩之甫也既而見其言動不亟不弛動中機宜
心異之幸與之同袍及繩之服有官政為紹興劇
郡推官以斷獄公平有聲因燕攝餘姚劇邑而政

康文靖公集

卷九

四

務畢舉被徵為禮部郎出刺荊郡副漣廉訪所至
有殊績余第詫其德性才質之美得之天賦者特
厚而孰知其一本之陽涇公哉公諱校字子授陽
涇其別號少失慈恃能終養於其大母惠後母施
而撫其弟寢食與俱有昔人同牢共被之義未弱
冠為邑諸生蔚有才華譽起場屋間然家屬中圯
至餽屋以居人且侮之有不堪其憂者幸遇郡刺
史可泉胡公而始獲免于荼蓼居若干年幸有繩
之筮仕而始沾上恩命封節推釋章縫繼以荊州

績考封郡刺史而金緋華其躬矣當是時繩之官漸登勢方赫承迎者日衆即公稍為炫飾封殖亦未有非之者而竟薄不屑第日延賓飲醇讀書問字愛溥於人而怨忘不蓄度斥其奢而禮執彌下余嘗為先殿學士定壞於貞山道公別墅觀其所居室宇蕭然僮僕器用皆蠹而朴余因問山人公所食御皆簡約不備出入一小艇或繪以彩公亟命抹去人不知其為封君也其後繩之提兵淞東當夷之方熾以有備無患論功當得遷顧為案一

蘇文靖公集

卷九

五

吏贓墨者見反噬而去淞東人為不平立石紀之而公恬不驚即人有效翟公賓客為暄涼者亦不問其持重若此以斯而言公之德性材質本無不美繩之實夙稟于公而公之躬行又雅範之自繩之之幼以至其登第之日無非其所教者夫然後知繩之之不類于恒固其所自然也公大父某父某母某配某子祖庚即繩之孫某公生于弘治壬子四月初九日卒于萬曆甲戌十二月十五日壽八十有三繩之卜以某年月日葬公于陽山之新

阡既乞銘于其友太常袁公謂余年家且知公來微表其行之大者夫余何以表之凡吏之績成於廉而廉者防檢必密彼行苞苴而靡穴可入未有不假謁其家大人與子弟而旁緣之者使其餌不辛而悞銜之則計中矣繩之固執法吏也在淞東日有部將以重幣投公曰吾無所干姑以為公壽渠意固嘗公耳而公智足以知之却不肯受嗟乎公真可以為法司之父準也繩之官稱備兵受寄于天子甚重而時屬軍旅倣擾機不容失毫髮為人親者苟受部將之餽是令其下有所恃于吾子

蘇文靖公集

卷九

六

三

也有所恃于吾子則其受命也必不共臨敵也必不力雖其子從而法之而事已償矣此公所以必却之歟繩之以一儒生禦不制之夷而其下用命保固壤地無一殘破者未必非公一却之力也人則安能知之故公他美余不暇揭而第揭此因表之曰此吳却金廉封君之墓庶頑夫過其下而目之或神聳汗浹云

勅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古村瞿先生暨配

封太孺人秦氏墓表

昔蘇明允砥行績學隱約於眉陽垂至長公竟以文學列侍從榮聲當世歐陽子奉鄭國訓誨以無忘崇公遺教其後都軍樞本政府文章德業為宋名臣用是以觀積厚派光貽穀基曜士有起奧渫致青雲位高而名尊者原本厥始有不由家學之漸世德之流者哉按瞿之先自礪齋公義不仕元抵國初為御史周士良表厥墓世以守清白尚氣誼推重於邑里至古村君生而敏慧身歟白眉

藏文靖公集 卷九 七

目疎豁少習舉子業一試冠邑士後以病不果性至孝事父遵隱公暨母鄉孺人唯謹正德間水潦頻仍業頗困時拮据奉養鬻故產幾盡乃授徒社里中資歲時脯修為朝夕涇澠費然器度夷曠雖宴豁如也師道甫六七歲躬課之讀書嘗指架上編示之茲先世所遺即蠟金弗若也盍誦毋怠讀稍力復慮劬書致疾輒令少休暇其義方多若此類歲庚辰居鄉母喪哀毀踰禮嘉靖辛卯適遵隱公邁脾疾疾且逾歲君左右醫禱不少懈既營葬

事勞瘁備至無何即邁疾越癸巳冬遂卒配秦孺人裔出少游後既筭歸日與君共清苦時孺人裝貲頗饒既盡鬻之佐古村君備芳旨每上食必整食畢將其餘雜麤糲中取僅給仍不令舅姑知也古村君卒孺人矢志蹈節哀慕無休時嘗泣語師道迺父朝夕冀汝成今長逝矣將何慰乃父迨祭卯師道舉於鄉明年春首禮闈賜進士及第每報至孺人喜且泣曰恨兒祖父不及見也是年秋迎養京師越乙巳

藏文靖公集 卷九 八

天子以廟建推恩制贈古村君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封母秦為太孺人方北面叩首畢見子婦循堂下拜賀輒泣然不止每製衣一再服輒藏篋笥時強之服曰念與汝父共貧賤久今不能獨富貴也師道傷其意不敢強焉初抵京惟師道不赴公廨事事師道告之故復曰汝盍圖報塞母取克位為也每朝賀竟夜忘寢趣師道早入戊午秋師道被命主應天試事念母老憚行孺人即起語汝竊祿且數年惟以人事君可籍是報萬一今奈何

以老身廢大義汝第往既竣事歸適轉秩左春坊左諭德孺人喜甚然時見縉紳結軼相過執羔鴈者雲集復懼曰汝本海濱一儒生今起家文學歷王堂晉輔青宮榮分過矣恐不堪也祿養垂十六年食無重肉衣惟布素躬以勤儉率婦子聞親屬有貧乏者輒慨然太息令歲出粟給三族不靳也御童僕甚恩有細過輒掩護之間有醕酒恣睢者裁令撻責傲其餘或時加訶譴其寬而栗若此古村君諱國賢字汝臣古村其別號云夫自古嚴棲

成功飄飄高翥以弘開其舊學而聲施于後世則其先後幽顯視歐蘇前事碩不大相類耶然余又有聞焉蘇俗雅尚書畫士往往以是競名高古村君筆法道古其字畫大類沈王風格然適意姑試為之即為之旋復棄去不靳名家棄棄遺榮葆真守一高立埃壘之表有足多者自後世廢姆教而婦姓鮮明習每倚外財歸驕其夫家或至苦不能經事孺人家故高貲而歸事古村君竟能嚮奮甘樸茹儉而居勤爰至御僕調姻咸有繩矩尤婦德之難也余與師道曩共筆札余從史氏後又與為同寮近締姻好益知其家世頗詳故表于墓俾天下後世過者得覽觀焉

明廣東布政司叅議趙公墓表

夫氣節與客氣異吾邑蓋齊趙公賦性甚直魁岸傲儼有所不平於心輒露諸詞色之間與人語不枝蔓其說亦不樂人枝蔓之說人或無道觸之則張目叱咤直報之不為受然胸次坦坦不設城府居常更悃悃近人而無他腸即三尺童子與之接

亦未嘗不溫且恭也見齷齪輩所行事寧面加誚讓而不肯以口郵傳之掩人瑕疵若不聞知者蓋其意氣感慨則颺發霆震不少蓄藏及至紛解神怡則澄霄霽景無纖毫凝翳然則公之為人固不比夫選奕之徒脂韋其態以浮沉於時媿婀於俗而彼軒軒自豪卞急而復鉗忌恣睢连物快已者正不可與公同日而語也由此觀之公非客氣者也乃氣節者也公成進士仕為江西贛州府推官被徵為南京吏部文選主事遷稽勲郎中擢廣東布政司叅議其材譎籌畫所至效官事詳在狀誌中余不復殫論論其大者為推官時滑胥畏罪暮夜橐金若干獻公公婉却之明日竟抵於法其在南吏部也權門使所親要之謂能置公當路公辭之曰我素廉賂非吾所能且吾安吾分焉耳殊不欲驟於進也其人慙沮去公之止於叅議亦坐不能屈折媚人遂拂衣而還而方公少年時嘗有竊奔之者公拒不納此皆公大節之凜凜者也夫色人之所欲而公不苟合利人之所欲而公不苟取

藏文清公集

卷九

十一

勢位人之所欲而公不苟徇苟求豈非毅然卓立義貫神明者歟不然近時名臣若澹泉鄭公椒山楊公皆不可輕許可者而謂公有長孺子孟之風豈非公之立心行事有以動之歟而惜乎公今已矣公譜稱宋之苗裔公父永遠公玘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稽勲郎中母顧氏贈宜人公諱承謙字德光益齋其別號生於成化丁未五月五日亡於隆慶二年九月九日壽八十二歲公配蕭封宜人子四人長用賢娶張繼娶湯又繼娶陳次用賓娶沈次用貴次用貞聘章女三人瞿恕孫尚德顧台光其壻孫六人體常聘徐體中聘陳體玄聘繆體亨聘吳體文聘徐體立未聘孫女二人王維城錢時俊其孫壻繼之所與合好者皆宦族虞山之北桃源澗之阡公所葬屢隆慶某年某月某日則用賢輩卜葬公之期也往永遠公嘗出果賑饑賴活者甚衆衆為籲天願生賢子公實應祈而生而用賢舉於鄉其氣節類公行且繼公以顯公於前後可謂克光且裕矣公之與計偕也余先

藏文清公集

卷九

十一

君適以事至都一宵人有所扶而迫先君公抗聲斥之乃不敢肆先君德公而時時為余述其所以此亦公氣節之一端也公致政家居先君與諸耆隨公杖履結詩酒會甚驩而邑人擬於香山谷社之英余既雅敬公又因先君所德而謹識之不敢忘又於通家之誼有當圖不朽乎公者用賢輩請表公墓余得而辭諸

明故袁州府學訓導萬溪俞君墓表

余君之疾之革也余時養疴錦峰山舍聞而馳省

藏文靖公集

卷九

十三

之君居隘巷中實不能容肩輿余乃徒步入其卧室見君形雖憊瘠而神則清甚尚與余評郡邑政務可可否否井如也既而曰我從此逝永與公訣矣敢以不朽我者累公乃就榻強起稽首再三余揮淚頷之君以隆慶三年三月廿九日辭世而君之子汝宗等奉君遺命衰經過余泣道君志會余病不能遽應而汝宗數數悲懇不替益力夫君之為人余所雅敬即微生前之托亦不忍默默况重以孝子之堅誠乎謹按太學王君所為狀余甥申

藏文靖公集

卷九

十四

宮諭所為誌而撮其大端及所親睹聞者而為之表于其墓往余在史館閱廷試貢士卷得君之作爾雅雋永則拔為天下第二人因延為塾師時長子治方髫君不以童子待之日所課督令亞經藝而崇道術正所趨向期于大成余私敬且感之蓋君少而學於舅氏長洲漕湖錢公長而學於崑山莊渠魏公錢公善屬文魏公以道學為海內士所宗而君皆有得焉君才甚敏捷數千百言援筆可立就不事結構不尚綺麗而惟欲不詭于聖賢之旨遊庠時每就試輒居高列名聲蔚著弟子多從之廩饒有年乃貢入太學需選為袁州府學訓導君雅欲以道淑人所得於師者每遇同志輒娓娓稱說異同歸焉而訓導職在於教尤君所行其志之日每與袁諸生相劇泮無非身心性命之學而文事則其所兼也先是東廓鄒公過吳君嘗謂之得聞陽明王公致良知之說君在袁鄒公適又過之君又率其弟子謁之而袁之士習為之不變多所興奮若頃歲吳江令易君可久吏治卓然微

入冬曹乃君所甄造中一人也衙舍讓諸其僚自居其敝陋者有司欲與葺之辭曰我于士無功而何忍勞其民哉表學膳金皆行免役法信輸于官君第取其正額餘皆不取諸士修脯之餽亦聽之弗較其貧者則或館穀之且稍資其筆札君天性峭直不能諛事上官又所為刑其僚所不能竟坐疾者所萋菲遂拂衣而歸夫以道學如君何難於擢取高第亦何難躡取大官而僅以諸生久次得貢仕又僅為儒官而在職曾未之久此其故何也

藏文靖公集

卷九

七

蓋君所撰述惟取闡說道理不皆循有司者之尺度夫既以理學自任則不肯為脂韋突梯毀方瓦合之行以求容于時其齟齬落雖君亦若有自致然者而君之為良士端人乃亦以此也君前在余塾余每朝夕食聞君雖黃近代人物歷歷可聽至論及奸回則面赤聲厲若將浼已者其好惡之正蓋如此一日作一書欲授之荆川唐公意賢唐公而責之甚備出以示余余竒之然謂唐公不必盡遵其意而亦不必帖然受也既而唐公復書大

都如余之所意者而辨義利嚴名實躬行力踐慎以率人唐公則顧諟復其詞以屬望於君今具荆川集中觀之可以知唐公而因亦可以知君君豈非有道之流哉惜乎九原不可作矣君諱國振字終玉萬溪其所自號父曰符母錢氏以弘治丙辰十二月七日生君之先出宋御史中丞璵璵子侯從高廟南渡遂土著蘇之長洲君之子姓婦壻則有狀誌詳之云

明故處士怡東顧君暨嗣室陸孺人墓表

藏文靖公集

卷九

七

始顧墓在邑均塾里中業葬處士怡東君與其前配蘇孺人矣而虞山之北有新阡焉則君嗣室陸孺人與其子雲龍輩遷葬君而其後陸亦合葬云邑先達梓堂鄧先生每誌人墓慎所許可而獨賢君陸懿行則其子今進士雲程所自述進士并持之偕其兄雨雲龍謁余合表于墓余並賢之而為之表之云君諱早字希寅怡東其別號自其大父賢父江世居均塾以資雄里中君至孝善事其親蚤歲親相繼即世君痛毀甚初居喪口僅入水漿

後屏葦茹素者十有餘年曰吾不逮養吾親風木之恨將終身焉而忍甘肉食哉每遇諱日輒鍵閤為孺子哀歷久不少替兄沒母視其嫂子視其三孤授之產而身任其徭其所婚嫁諸費多自君出居常賸人不贍甚已之私姻黨之窶者為衣之食之甚或田廬之沒無所主者則不問疏戚一有所聞亟樸之瘞之如梁津甃衢諸可便民者一切孳孳為之不後也君席先饒產歲長鄉賦異時賦長率巧機穽繁籠絡以恣所漁獵賦故有正耗耗之

蘇文靖公集

卷九

七

浮正之虧也又匿官量用私量而倍其所收君獨軫民艱感然曰民困矣奈何又浚之即正賦歎弗能充輒捐已所歲入者補輸之不藉口於耗以病之有一奴要溢耗數君撻其奴而立返其所溢自公量外不屬給以一私有以貧故售所居者君憫之弗却既昂其直以酬之又割已所居規其故基相埒而室其上使居之曰若與吾隣久吾何忍以拓居故令若速去戒哉里有構者謂君公平多就君直而兩心咸服有坐誣於官者君陰賂與直之

而不受其所償賂君既彰有賢聲邑令而下爭禮貌之每屬以義役君慷慨力赴必濟乃已君於勢位熏灼者不輕曳履其門而君子善人則樂於暱就贊候醕讌無弗腆也嗚呼漢所稱孝弟力田有行義及所謂富好行其德者謂君其人也非耶而陸孺人出右族性穎慧中饋婦紅其所夙嫻內則列女傳等書雖未之習而徃徃默契其大指顧君先娶王生霽繼娶蘇生兩而孺人則最後娶顧食指且干而前異母子二人人各有心乎之實難而

蘇文靖公集

卷九

七

孺人婦顧時終季耳即能子其二子驩好無隙其御臧獲量能而使無敢有儻莠些窳者其於家政之綜無論鉅細裕如也顧君諸所驚義多孺人所從史而躬以纖勤佐之業益蒸蒸日上雲龍生三齡雲程總四月而顧君寢疾遽革孺人籲天祈以身代箕且易顧君品厲前後諸子而總以保育托之孺人顧君瞑而孺人欲逝以從既乃重夫君所托而勉存為未亡人居久之後與侮頻仍而業中微孺人拮据經營以勉持之雲龍雲程漸長孺人

使就外傳而親為內傳日課其所誦讀而夜則篝燈續以伴之時時為稱說夫君生平及所屬望於幼子者冀以聳其心而激之使奮雲龍以病輟儒今為良士雲程則遂第進士克成孺人不負夫君所托之志蓋孺人實教之孺人之賢大率協于顧君顧君敦倫孺人亦敦倫顧君好施孺人亦好施顧君有露濡之感而孺人於丞嘗必躬蘋蘩以相不以他屬孺人自孀居後不茹葷者亦二十有餘年顧君敬恭寡嫂而孺人為之加睦于沈奉已父

藏文靖公集

卷九

五

母生饋沒祀咸竭其力女兄寡則迎與同居而養生喪死焉待顧君前婦之戚屬如其戚屬其待諸黨多厚而尤惻怛於無告者至如梁津楚衢諸可便民者家人如以聞即其業不若顧君存時而亦一切孳孳為之不少衰於顧君也孺人宅心以慈而提身以端其撫子也內愛而外嚴所啖惟糲所衣惟衲不徒事煦嫗令知人間窮苦也居常誨其子曰人有德於汝願汝勿忘人有慙於汝願汝忘之又曰與其上人寧下人與其先人寧後人繫皆

有道仁人之言而孺人能言之聞進士拜定海令未仕輒寓誠於道中曰吾雅所惡於官人者盛苞直以汚點苛鞭箠以殘逞耳吾子若此吾不汝母也此昔傳循吏者所指為廉廩德讓而孺人能以勗其子是尤其識之踔絕者也嗚呼若孺人者即謂之有光於顧君可也而豈徒協其賢而已哉虞山之阡往堪輿家吉之謂後當有福蔭傳不云乎天道遠人道邇而余亦謂地道隱人道顯夫以賢如顧君如陸孺人設令終葬均塾寧不有賢後人

藏文靖公集

卷九

五

紆發其潛燄耶而况其遭有吉壤也即其壤果吉而秀所鍾也亦天以其夫婦之賢而假口於堪輿家以畀之而迄于今驗之堪輿家殆不得而尸其功也進士稟粹於厥父母而熟聞乎父風飫佩乎母訓恂恂其衷遂遂其容實克蕙厥父母之賢而肖之為士則有學有文今且服官政則必有守有猷有為天子賢之邇厥本始而顧君夫婦荐被寵褒可立而待矣龍章輝賁奕葉嗣興而壤之為吉也其應亦寧可以數計之耶顧君夫婦生卒之期

與其子姓男女之詳已具誌中余不縷析直為書其大者以俟復有驗於他日因示福以賢致而用風乎世之為夫婦者

敕封文林郎長樂縣知縣慕節蔣公墓表

天之道陰居大冬入伏於地山谷涸涸水澤腹堅其為氣也夫固凜冽而慘愴矣而陽乃潛蓄黃鐘之宮逮攝提協候孟陬圜轉則土脉煖融萌動蠢生而宇內萬物莫不訢訢就交鬯而閭閻焉惟人之道亦然曷不于蔣封君乎觀之蔣之先世籍常

藏文靖公集

卷九

主

熟夙著閥望所從來遠矣汝州刺史企菴公岳生思靜公栻而邑之文村季實亦右族思靜公娶于季生封君甫再閱禩而思靜公蚤世季孺人乃賦栢舟矢志靡他以撫育封君汝州宦廡家不饒鄰嫗數以糊口謀諷季而季不為奪封君有穎質季見謂可教教之齡六耳即令就外傳誡勿逐群兒遊戲封君雖童佩服惟謹長而為博士弟子下惟發憤研究經術蓋學既有成再試于南畿會季病卒封君痛甚亦病而業從是遂絀有子伯仲咸雋

敏封君則以經術授之封君之有聲於時也邑鉅室爭延為師而二子先後偕從封君以其所自得為其徒諄諄而二子耳熟神會業日益贍遂伯仲以丁卯同舉於鄉其明年伯子繼第進士今方為比部郎而其季相業儒伯氏之令長樂也天子最其績原本於父即其家拜如子官而封君於是被褒命榮章服云嗚呼方節母之煢然發居落莫艱辛冰蘖自茹形影相弔緬髦晝哭奄息未亡耳詎意得見子之能有立也子即能有立而數亦恒畸

藏文靖公集

卷九

主

懷璞自珍獻輒不售亦詎意子顯遂顯及其身且諸子翩翩皆乘扶搖翬奮也在昔萬石五寶之倫人莫不相詫謂為隆赫而今郡邑中亦競豔封君孰知封君固非儻然致耶不有積陰而何能遽煦以陽春哉矧封君隱德類有非人所易及者初季已送思靜公返真則屬工模其貌以示兒封君居常恨不及事父每蒸嘗觀所模貌輒隨節母悲慟不置侍節母湯藥衣不解帶者經月躬滌廁牕不以委人節母存則自號順節歿則更號慕節順則

就養竭力愉婉盡歡而慕則陟降焚墻效孺子哀
念節母苦貞顙顙以懷而兢兢以圖嘗因邑令馮
公知已謁扁於楣貞節是揭夫馮公由給諫左遷
足重矣而封君不但已也夙夜思請于朝而阨於
弗遇弗果則乘二子偕計而首以屬之謂無論第
與否此事莫大不可後也伯子則為具節母狀叩
閭闔陳之而竟得俞旨旌表貞節云記稱一舉足
一發言而不敢忘其封君於節母之謂耶噫孝哉
思靜公有兄思誠公與其配譚憐季節守而無以
聊生為衣之食之封君乃父事思誠公母事譚又
親暱其子世臣至捐先產畀之其女適袁而寡無
子者則周卹其生死而沒身報伯父家不衰節母
嘗嚮季宗田封君惻季式微意承節母歸季田而
返其券眉州學正守約朱公器封君贊封君為館
甥俄而守約公逝封君則迎公配終養而沒身報
外父家不衰其他凡隸三黨及所親識有窮乏者
封君往往縮已賑之視諸守財虜碌碌徒自營而
屯膏悵施者薄不置齒類既受封絕無侈汰博衣

方履脩然山澤之癯每徒步與鄉人狎焉而曾不
肯僂偃官司事干請郡邑間與人交無他腸即持
論侃侃鑿鑿而越宿訊之輒不復記少嘗寓一所
鄰婦有投珥欲奔者封君念節母何如人吾為節
母子忍遂人失節乎密徙去又嘗夜宴客客醉遺
累金封君蹴得之為善其藏俟詰朝還之此尤長
者事封君初不以語於人而人亦鮮有知者而天
之默祐封君則多以此類也封君教其子非獨執
焉而已義方是率以正弗邪每遺長樂書述汝州
世清白謂當淬礪家法慎勿以纖賕自點所以迪
之為循良吏者甚具長樂報善政有羔羊委蛇異
等之效矣於是部使者騰剡交薦長樂治行舟于
天下而坐直毅強執不能脂韋媚權勢人即重徵
乃僅官南曹人多以位不酬伐扼腕太息而封君
見長樂過家則多所慰藉如云食味忌厚馳坂忌
迅兕即不侍禁近何礙遠到澹與徐乃久道也信
有味乎其言之也跡其教伯子者若此而它所貽
穀於諸子者類可推已封君名世卿字元佐春秋

六十有六以萬曆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卒之又明年為萬曆戊寅十一月二十五日比部革奉繼母湯命卜葬封君于虞山陳家澗之原先是比部手狀公平生率諸弟棘樂詣余拜稍願請余表其墓余既睹狀為之概於天之道也聞之夫天之禍福人也譬猶張弓然高下抑揚相為倚伏如吾前所云陰陽迭運而封君之顯於孤也固已微矣然節母以淑封君而封君又以淑子子率父教敦善無數少選伯終喪趨服官履斗躡台懋樹壯猷勵翊熙朝而仲季亦且接亨衢駸駸焉嚮昌阜未艾此如肇發散于翕聚之後卉孳斯析蟄戶斯啟而駘蕩青韶茲直權輿其將來之進孰禦之哉孰禦之哉封君二配皆封孺人諸子伯即比部以忠娶周仲鄉進士以化娶徐季以行娶嚴以載娶歸皆博士弟子以仁娶施以遜聘程比部而下諸子姓婚嫁詳具志中蔣與余世姻而比部幼女則余為幼子濟方委禽封君諸懿行余亦不能觀縷而所為表焉者特其大者云爾

嚴文清公集

卷九

五

明文林郎滋陽令白嵯桑公墓表

邑之著族有世行而文溯自國朝以迄于今不隕光譽者蓋莫前於桑氏而白嵯公則所謂善繼而好行其德者也公塲之十年余以病告還梓里未及表公墓又十五年公之季君大恊即余乙卯歲典南都試事所舉者倅杭歸則墓木拱矣復再拜請而余之弗御子墨者復載閱期是余罪也有間因修缺事撮其大者表之公諱介字于石為處州別駕瀟齋公季子時桑氏以登第起者九人咸有才聲而柳州悅則又傾海內望世所稱思玄先生者公之從兄也公幼敏能讀父書髫髻即卓犖不群一洗純習甫冠廩於膠學必宗經傳談周孔蓋疊疊焉朝飧而夕夢不置也已輒試不售應貢卒業南雍大司成方齊林公甘泉湛公先後掌國子公則又疊疊焉條陳十二策如祀周公完六經等議皆青衿士所不能言者兩公交器之雖其時諱避不及轉疏而公之負才揚志即便欲舉萬物於鑪錘興雲霧於激翥者也歲辛卯舉於鄉再上

嚴文清公集

卷九

五

春官不售廼謁選授滋陽令令僅三閱月耳其措置有昔令所累歲不能得者公銳焉圖之念民貧而使車旁午一切上官之供亟言於當塗請以隸充二十七州縣均之豪倚宗藩橫剝田廬子女者法之至罷馬役歲祿之橫征活饑民以千計皆政體也以故民恨得公晚而豪者不能無啣於公公嘆曰是使陶公千載之上笑人寂寂也遂拂衣歸上官知其雅志不能俯仰奏改天河公曰吾願附陶翁耳竟不仕以老公性好吟其有感觸併欲為

嚴文靖公集

卷九

主

而未遂者恒托之詩乃其器度坦直喜則笑啞怒則叱咤憂則吁戲無委瑣態故發諸聲律獨騁心機隨文合節耻前人優孟所交懽者必修正之士如其人相與商確今古纏纏弗休非其人即語客林立睚中如無有也而性至孝友事父母恭甚迨其沒也請於朝祀淪齋公於鄉焉附柳州主於廟而祀焉草溪南園二兄有恩也終其身父事焉以行誼文章提身以行誼文章訓諸子若孫公之生平如是而已謂今之古人非耶夫以繫世承芳

而公且也才不以聲華動色淡泊潔已閉戶述作所著有吟史和陶等集十六卷與文衡山賡吟集二卷俱梓行於世未梓者又有理學會通五經問荅膚言諸書賢者之寄志誠遠矣彼其質行無當於君子即號冠簪而或有他長玉屑挫絛耳能成璋綺哉則白岵公可風已公仕不滿德而嗣公後者無慮廿餘人乃季君大協復能守先人之志而訓子若孫皆英英國器天祚明德以綿祉於後令益光大其在斯乎余故表其封為德門白岵桑先生之墓而系之銘曰惟墓之石可磨可泐而公之修潔匪缺而匪涅尚其識之以詒夫後之式家世生卒詳具狀誌中

嚴文靖公集

卷九

主

嚴文靖公集卷之九

嚴文靖公集卷之十

墓碑

明贈禮部尚書瞿文懿公神道碑

明興以來吾邑中科第其中省元也始自某號施公而昆湖瞿公繼之其中進士第一甲第二人稱及第也則自瞿公始焉公自少奇穎不凡讀書過目輒成誦有所屬綴援筆立就若不經思公本世家而中微藉受徒束修以資其生而所設帳處多名鉅之族冊籍充棟公得恣所披覽皆了悟其指義融貫膈臆而所最契悅者左氏春秋傳及蘇端明集而其間策略斷別諸篇尤其溺心焉者公於是以古調為時文迥越群輩每御史臺及郡縣試輒居最而群輩亦帖然欽服之讓以為弗如公既騰實蜚英而余後公而學公偶有所見誤謂可與則約余集邑中諸能文者數輩訂會于虞山北麓先宗伯李文安公祠中每朔望為時文七篇公腹笥溢出多不起草而又速若注射卷完獨蚤則以其暇上下于山巔水涯與余縱論僞儻非常之人

嚴文靖公集

卷十

卷十

三

其志甚嚮往於叔向子產有願為執鞭之意而它若齷齪用罔之徒攫獵富貴逞烜赫權力為世俗所豔歆者殊非公意之所存也逮諸作既就哀帙聚觀公據理評騭之又誤謂余必且先發而數數以語於客是歲余果幸錄於鄉而公之登第也余既已承乏史官云蓋吾蘇先大學士震澤王公亦好讀左傳蘇集而時文獨擅其長海內膾炙宗之今論時文者以公與王公並稱則以其調之皆古而非若襲套者之徒冗長也公初除翰林院編修遷侍讀遷左春坊左諭德遷侍讀學士掌院事遷太常卿掌南京國子祭酒事皆以久次得之再拜而遷南京吏部右侍郎五越月而會世廟升遐先帝即昨簡用耆舊有詔召公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公且行疾陡作部趣行甚公力疾詣闕請告上見公果憊則俞公所請而公於是歸梓里矣公歷官嘗奉使封鄭藩嘗管理誥敕嘗授中貴人學嘗主南京鄉試者一主武舉會試者二分考會試經房者三而佐南部時又嘗攝吏禮工三部

事其使鄭也實介恭順侯凡鄭藩所餽餉公悉却之而恭順侯效公亦一無所受世廟神明不遺遠密使詞狀恭順侯賴免於難而亟於公乎歸德其代綸命也陸中尉欲封及四室而公據義典拒之暮夜有投峻辭不為動故嚴相當國勢甚熏灼公還覲自吳與談策倭而厲聲詰其議之不然至使色變口噤而一座為之皆驚其訓豎璫也日取前代宦寺可為法戒者諄切譬曉之冀感其心弗納於邪其試文武士也所薦拔多壞磊奇傑若今元

嚴文靖公集

卷十

三

老淮南李石麓公省元吾蘇王荊石公乃其卓卓較彰明者而其他不愧師門之倫安可勝數其設教太學也一鐫解文法而以身為師誦弦雍雍實有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之風而士樂鼓篴莫不醉心嚮化其佐太軍計吏也不以平日迂已私隙而黜其司郎蓋公之為人心本忠厚而外則慙直居常坦易可親而苟非其人或媚不以義或雅無一識而強比之者輒面加誚斥不少假貸其出諸口者人若不能當跡其行事則又不苛礪初未嘗以

不能當之事加諸其人令失所而有嘆也憶余在覺宮時見諸生中以一前輩濫列賢祠乃倡為激論鼓衆攘攷其神位衆疑以為快而公獨默然良久謂何必乃爾大凡責人則易而責已則難學者顧自樹立何如豈可輒輕前輩耶度後日能自邁之否耶且予奪在上亦豈書生之所得專而況欲以繩人乃先自陷於浮薄此非吾所知也其平於持論無所猥狗即未遇時而鄉人已推之為長者頃歲政府承私鬻名器之後宜莫如去其太甚奔

嚴文靖公集

卷十

競是抑以正士風而公輒移書李公悞或錮人此於博大之道固宜如此而母亦易地皆然云爾昔者夫子於叔向稱古之遺直於子產稱古之遺愛公素企此兩人由今觀之公豈徒曰古之人古之人而已乎吾邑東有昆湖而公世居其壩五世祖封兵部武選郎中湖隱公宗大生守之公欽欽生遵隱公珥珥生古村公國賢娶於秦以正德二年五月廿七日生公諱景淳字師道以昆湖自號志所居也而學者因稱為昆湖先生公大父父遵隱

古村二公被逮儲恩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大母母為淑人公娶於李初封孺人而至是亦晉淑人公年六十有三以隆慶三年七月廿一日卒而李淑人以聞上悼之先是先帝錄功纂修大典勞加俸從二品至是則贈公禮部尚書諡文懿賜葬祭如制嗚呼公可謂生死榮哀善始善終者矣公少見鬼燐叱之尋滅如狀中所述其事固甚異公之偕計至都也余訪之邸寓公為余言昨夢御筆畫吾面為一字此則公及第之顯兆一日

藏文靖公集

卷十

五

並轡長安道上公又為余言吾居距虞山數里吾微時乘舟入城忽見山浸川中草樹璫瓏蒼翠鬱芊心恠之因遲遲其行及返自城而舟復經焉則水碧如故而山影無有矣此豈非公鍾馗山川之秀而造物者一露其機緘歟然則公之遇也夫豈偶然者哉公冢嗣汝稷以公廕入太學茂有學行率先諸弟祇奉天子恩賚營公墓於拂水巖之西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先期持太常少卿兩亭陳公所為公狀而謁余請銘其麗牲之碑公之齡

長於余余本兄事公公視余子治乃猶子而誤器之往公既顯矣乃為其季子求聘治女為婦而余辭之不能也今治女雖殤而公之忘分忘年自屈尊重類與後生講秦晉之交公之為長者餘可類推而余父子間實心德之夫以盛美如公驩好如公而余何能不載之於文乎夫誌公傳公者按狀已具而余所論多軼事皆平生親得於睹聞者雖猶未徧記而詞不一飾銘曰

吳之海虞滙漾昆湖景浴輪珥秀翕蓋輿公稟靈

藏文靖公集

卷十

六

異生質敏慧詩誦窈窕時孩甫晬童小操觚麗藻春敷長而博通為君子儒古調時文舉世可冠知已未逢擲俸溝斷璞邁卞和驥遭伯樂遂掣大魁霄翥寥廓金馬玉堂鴻碩相將掌帝之制燁其有章公軀雖眇公氣則浩公氣雖浩公心則小介以持已貞白弗淄弗為勢疚弗為利回毅然勁挺言貌侃侃接遇悛悛則削崖岸國是所繫強執弗阿施政則平溫然寬和少聞虜警食不下咽人笑謂迂公志乃別自任匪輕日省兢惕動畏名義凜守

範型所推轂士類多名彥文武布列極一時選以
人事君濟濟勵翼原本所自實維公績帝心簡在
召之登庸公感奮焉趨赴惟恭素所蓄積欲從此
展遷苦堅侵莫克免勉乃乞骸骨帝允其奏得正
返真用實未究天子曰嗟失我良臣我有卹典頒
自紫宸以贈以謚以葬以祭褒寵渥恩罔不備致
虞巖之陽公臯斯藏天休有耀地運無疆

明潘藩教授趙川蔡先生墓碑

潘藩教授趙川蔡先生之新阡也其伯子學憲國

歲次靖公集

卷十

七

熙率其二弟卜萬曆己卯陽月初吉奉葬先生先
是狀先生行徵余銘其麗牲之碑學憲之守吾蘇
也其烝烝治行號稱天下第一人嘗輯守令懿範
以示余其意謂吏貴儒不貴俗以故其所右者公
儀休公孫僑之屬而龔黃輩且亞之余善學憲稽
古得師而遠有所宗乃今讀先生狀而昉晤學憲
固取諸家法云狀稱先生甫七齡而喪母母遺令
必讀書先生衷佩之無何不介不贊謁里師學里

師異之及長乃從名儒盧貢士遊而學日益力都
試者遴充弟子員試輒前先生廩餼有年以明經
貢如其師盧君歲已未余校士南宮得國熙推轂
第進士拜戶部主事三載績最例得封先生而先
生遜不受也欲自樹以見志筮仕河南輝縣學訓
導遷開州學正兩學皆先生所葺各屬國熙記之
而其意皆主於明正學淑身心以風厲弟子拔其
雋異鼓舞舞絃誦而士多感奮科目踵發擢藩府教
授而先生於是屣脫矣先生性明敏事至猝辨嘗
稱士君子處世一日當任一日之事若徒安飽是
志無所事事直天地間蠹物耳非夫也既歸田乃
日率家人務本力作終歲動矻矻不休所居傍
有市集蕪廢已久先生白於郡邑而復興之并議
立義倉以備賑行鄉約以厚族郡邑聽之謂一舉
而備三善諸不狃於不為多此類也初食貧時環
堵蕭然午尚未炊而先生讀書自如不芥蒂意中
及子貴已且宦而粗糲是甘不異疇昔家人即進
以腴綺輒却之曰吾不以恣口腹欲而暴殄為也

歲次靖公集

卷十

八

自奉甚涼節縮僅給而義之所在則好施如驚與族人田各數畝而里中多待以舉火者親友婚喪匍匐往助人有請貸量力應之即負之亦不責償先生不煦嫗狗物而中實坦無城府人或睚眦之先生亦能容之而移時即覓消每以道誼勸率鄉人有就先生質成者據理公剖之不肯首鼠兩端而保愛之意常溢邑禮為約正即黥夫悍子亦多心服向化里中有李節婦籍孝子先生為拜其墓而表其閭僕有竊續者人告之至再而隱之不發曰此僕事我久吾何忍以一青而遂棄之蓋淑慝之間好惡甚嚴而善善則尤其所長云余觀學憲自通仕籍淬礪貞白龜勉夙夜所至鼎革綱紀犁然其蒞吾蘇苛賦是蠲冗役是削燕聘饋遺事取成禮惟休養生息之為急憫吳族侈汰則痛抑其奇醪會遊宴而導之食力憫吳族侈汰則痛抑其奇表哇麗而導之崇儉為備旱潦則置常平倉為興教化則郡建書院而鄉置約所簡耆英集衿髦而躬督誨之談說經義講明心學亶亶諄諄有味乎

其言之而俗遂為之丕變逮晉兵梟閱伍繕艘戕埃轉餉亂豪戢猾弭寇遏萌肯繁動中而游刃餘地搃之本仁祖誼經文緯武之鴻詰也按厥狀中老先生大都謂其勤苦清約之操足以儆晏安而戒淫縱其慷慨激昂之氣足以紓急難而振頹靡其嚴毅果斷之才足以決猶豫而集事功其寬仁含蓄之量足以釋怨嫌而結恩信之數端者良可槩先生而孰非身教學憲者耶且也先生之言教又有足多者即燕居諸子常侍立移時言動稍錯辭色必厲訓使實學勿事涉獵以為常國熙將蒞蘇命之曰天子付若天下名郡若仰承德意悉心為生民造福吾顧愜矣蘇守直已行志不肯翫法以徇部使遽飄然拂衣而歸先生以書趣之謂明哲見幾聖賢之所貴也蘇搢紳送守為咏以詩曰誰能教子輕華綬實高先生云守既抵家則以繼往開來之業望之令無作空談至謂愛身以慰親善持以杜釁皆指為切務戒不可忽先生遺簡具存國熙每撫之流淚焉國熙起家再守蘇歷今官

而所至卓然有聲蓋先生實成之所謂有是父有是子也非耶先生永年人父芳娶于王生先生名某字某初號東林更號趙川學者稱為趙川先生晚歲習禪學于葆真園中生于世者春秋六十有八其辭世也令侍者歌曲曲竟而瞑先生有道可徵也配李初封安人加封恭人子三人伯即國熙山西提學副使娶郭贈恭人次國相娶郭次國賓娶曹俱邑庠諸生先生世系及子姓婚姻其詳具誌中銘曰

藏大清公集

卷十

十一

儒以士儒以仕士成已仕成人之子而已之子亦成其士與仕士則為君子儒而仕則為儒吏遡厥轍似曰有攸自壁藏溢原鬱鬱葱葱乃萃佳氣行見龍章闔闔來賁褒詩禮之芳傳晉寵贈之巍位而豈徒以儒終始者耶

竹泉王翁墓碑

夫有生必有死必至之理也而邑有高士曰竹泉王翁者能洞識乎是自為壽藏虞山西麓列奇石為屏旁樹萬松建精舍其中決渠引泉流而環之

其地枕山瞰湖上下映帶蒼翠蔽虧曠衍幽閒信可樂也翁合而題之為雲林蓋敘述倪迂氏所自號而人亦遂以擬之謂真相後先云翁甫耄即畢婚嫁移家居之日夕登臨嘯歌待天年之終條然烟霞怡怡自如殊不復戀戀埃壘囂華而以死為諱也余之奉使還也與家君訪翁雲林翁持所自叙生平大端屬余際吾存也誌之余視翁貌視棄人世如視展脫無秋毫感心者昔有人自為墳既成時時引賓朋入飲遊之亦有自為文先屬續自

藏大清公集

卷十

十一

祭者余嘗達之而以謂今之世或難有其人嘻乃有翁哉翁豈儕俗者乎翁之先君子西巖先生早棄翁翁乃殖其家王巨姓故稱素封及翁而較著翁好博觀群書遇古人行義高當意者輒慕嗜為娓娓誦不置既乃法以行事家君與翁交最驩翁齒尊蓋予大父行家君必叔呼翁翁忘其年也輩視之余髫時家君每歸自翁家輒談翁教其二孫事時翁二孫亦髫耳顧雋穎綴文多驚人語日侍翁翁訓之甚嚴必以義方即坐作食飲頃刻必以

禮家君蓋引以易予予以故數聞之而他日閑居又時時稱翁謂不可易及予不能殫述述其大者正德間歲侵道多餓人翁思以活之於是棺其轉死者以粟募餓人持而瘞之蓋而俱賴焉時盜起翁密廉其魁召與要曰若等所為直期不餒耳即餒死孰與扞法網死吾少給汝旦夕費活汝汝勿復嘯聚自取戕戮可乎其魁感泣拜諾而去其黨立散狄沅江為吏廉貧不能辦所居為買屋以居邑治失庫金千餘邑大夫以為虞翁感然曰安有子民不急父母者乎即出自橐中藏如其金數白邑大夫充之一日道見遺金拾而懷之尋踪跡亡金人覈得其情還之而翁乃復自評吾尚不如管幼安也客曰幼安揮金信賢矣如其心果不以自計而以便人則還之與揮均求仁而得仁又何印類焉而翁終不以自多而且以伐也初雲林有樓額曰萬松一夕夢神人謂曰若題樓乃竊書號乎翁明日以告客客曰聞之武林蓋有萬松嶺云而宋忠臣岳武穆王之墓邇焉神人殆武穆王非耶

嚴太清公集

卷十

七

翁即為貌王而祠之樓中居頃之有一人持一香爐來中有款識紹興己丑秦丞相鑄乃奸檜故物也翁喜即重價購之因鑄一檜像踞爐足間戴而獻之翁既定居雲林日欲登茲樓念褻王乃移祠於中峰僧舍又約好義者置祭田永祀之而家君亦與焉其事具翁季子經歷君所撰記中蓋翁雅嚮往於王且不平於奸檜之所為也有概而即奮云其他見義欣赴多此類也翁葬其先君子及歲時伏臘展祀先廟期必誠信勿悔其母陳太孺人壽逾九十而翁亦七十矣晨暮間安視膳猶尚勤也不少衰止人以方於老萊子翁性冲約不喜靡凡言動必以禮自飭教其子姓與其族人肅而有儀一如其教二孫者所居無華飾然紆雅有逸致園池臺榭芳卉美石即別業亦有之不獨雲林為然遇古圖史器物亦輒購得客至常出觀以娛然寓情耳不溺也平生不信機祥不禱鬼神有所如或有所興築家人告蠲吉斥不為答即堪輿所基忌直冒不避而終翁之身竟不聞有所為祟于是

嚴太清公集

卷十

七

里中人相語曰吾事神謹矣殃不必免王翁未嘗媚神幸福壽康寧巫何為者哉蓋徃徃而化焉翁善旣彰聞於是邑大夫欲有為者輒延翁以諮至或造其廬禮焉邑治旌善亭蓋被旌者僅四人而翁之名首列其間每舉鄉飲必邀翁大賓翁雖辭而人則咸曰莫如翁宜翁初為江陰人翁配徐孺人常熟之自出也翁為徙家為常熟人而徐孺人甚賢克左右翁伯子曰授縣學生其著述逼命騷惜乎殤也有遺子集方傳於吳中仲子曰撫南京太醫院院判而南京羽林衛經歷曰揖則翁季子即記武穆王祭田者也再季曰按亦博雅君子余前所稱二孫一曰積即翁伯子遺以集者一曰穆院判子俱以文學有聲他則誌狀詳之咸號彬彬云而翁先墓在顧山翁欲子孫識不忘方即雲林別樹先德之碑余曩訪翁雲林時翁年已八十猶張讌坐語至夜分既而親視予浴予恐其過勤也亟請就寢翁曰數載之潤得令夕良晤我誠樂忘倦明日早起復談如昨予既鼓返棹翁又親作書

授予更繼以詩詞旨健溢類盛年作者予訝嘆以為此胡考百年之徵即翁母壽最高翁不又逾之耶以是雖承翁生誌之屬然尚少須也而翁乃忽已矣予雖誌翁墓也翁不得而見之矣嗚呼悲矣翁計至京師予誠為愴恨者兼旬既而經歷君寓書於予欲畢翁志表翁行墓道予既雅重翁又夙所諾也宜復何辭則為書翁大端而系之以雲林之歌使展祀焉翁名澄字文潔自號竹泉居士翁後顯矣蓋貴命行及天所以篤翁又將於是乎在

其歌曰

雲林子巖阿岬岬塊軋兮石嵯峨樹輪相糾兮縹叢柯蘋草靡靡兮雜青莎麝麝兮騰倚紛慕類兮泚泚若有人兮山之幽眠薜荔兮蓀蕙綢被琳琅兮鏘鳴璆攀桂枝兮心瀧留荷蓋兮葦室蘭橈兮荃壁辛夷楣兮椒堂衡芷帷兮葍房鳥啣嚶兮屋上水潺湲兮廡下雲迤迤兮承宇被葳蕤兮璫之圃山中人兮忘歸憺憺逍遙兮容與日吉兮辰良瑤席兮既張壽宮兮繁會大斗兮挹漿靈連蜷兮儵

來蹇欣欣兮樂康愴愴兮騁望儼盤旋兮洋洋遺
夫君兮三秀建芳馨兮未央

行狀

顯祖慕杏府君繼祖母顧孺人行狀

訥為史官竊祿於朝考績者且三矣往年冬有繼
祖母之喪計聞既為位哭乃疏請于上曰臣祖衡
之卒也臣父恪且卜葬會臣竊廩食于庠又明年
臣舉於鄉又明年臣奉制詔讀書成均者三年臣
父於是覲臣領陛下恩然後共舉臣祖大事令有

藏文靖公集

卷十

七

光寵也乃權厝臣祖柩一密室以湏既而臣上南
官對陛下制策陛下則親賜臣進士第出身俄而
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者又三年及授史官會陛下
覃九廟恩於是臣父幸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如
臣官而臣母呂為孺人會榮藩請封陛下又命臣
奉節冊以行使還且陳烏鳥情事會又有師命不
敢以請也今臣繼祖母顧新卒當與臣祖合葬詎
不可復緩臣誠乞歸養臣父舉大事用侈陛下之
賜伸臣父夙志唯陛下幸哀憐許之制下吏部吏

藏文靖公集

卷十

六

部以訥九載滿近不過兩月資且當轉秩為閣其
疏不覆居無何訥又懇疏上吏部知訥意堅遂覆
奏天子乃報曰俞於是訥遂馳歸卜以嘉靖癸丑
正月二十六日與吾父奉吾祖慕杏府君暨繼祖
母顧孺人柩移厝新塋遇吉而即葬焉訥謹稽顙
泣叙其行實嗚呼吾祖慕杏府君故蘇州吳縣人
唐給事中穴之後也勝國時有為海道萬戶者明
興徙富民實京師吾宗與焉其在吳縣者多負氣
任俠好為豪舉自封刑部員外郎仕儀府君遭火
燬甚而家始中微家牒亦散墜至其孫種杏府君
乃徙常熟仕儀府君諱某於吾祖為曾祖種杏府
君之父為廷王府君諱某而吾祖之父則種杏府
君諱某者也種杏府君業醫且市藥故以種杏為
號或贈之詩曰富春山下隱君家畱得雲仍種杏
花十里香風消病渴到門何必問丹砂而種杏府
君素誠直人好以古禮自持晨暮着一冠即燕私
不脫去顧獨不喜華飾不喜世俗習為浮薄娶於
朱生二子長諱某吾伯祖培杏府君次即吾祖某

字以正而朱孺人性潔齊顧第稍嚴吾伯祖大較類母吾祖大較類父而父與母所鍾愛大較亦各隨所已類然吾祖終束髮而種杏府君乃棄吾祖卒矣種杏府君病時吾祖日籲於天祈以身代既而質所吉凶於神則焚二香其臂自昏達曙以動神聽臂瘕積久不滅世俗婚期將及而會有大喪往往奪期以婚恐後時且可縮費也而種杏府君之卒或有以是力諷吾祖者吾祖泣曰父死之謂何而忍以婚議為執不肯從竟苦塊處者踰三年

擬大靖公集

卷十

五

而後婚初卧種杏府君柩側夜忽有聲吾祖呼父而號曰大人胡弗寧令兒悻耶是後竟喪寂然吾伯祖娶於葛葛亭山鉅家也裝送有貲陸省祭以女妻吾祖是為陸孺人既來歸伯祖則欲析產以居吾祖莫敢違於是廬取其敝田取其下器取其刳遂析以居無幾微介於心故亦無幾微鞅鞅於辭色而陸孺人淑且慧者也於是亦即所裝送相吾祖拮据以治生乃亦克有立奉養朱孺人順而且謹吾祖生吾父長矣而朱孺人或有所恚吾祖

輒跽請曰得無見有讐乎大人撻兒耳無自傷也朱孺人或遂撻吾祖吾祖則含笑跽受已尋起牽裾撫慰曰大人得無損乎必求歡顏乃已執朱孺人之喪其哀毀踰節竟三年不變一如喪種杏府君者先是陸孺人卒吾祖繼娶於曹相與居室甚歡也然曹乃微不當朱孺人心朱孺人既屬續吾祖乃謂曹曰吾母不汝悅吾何忍復與汝偕巫以孟水擲地誓曰此覆水可收汝乃可我留耳因泣遣去曹亦大號相拜而別禮所稱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吾祖蓋誠信於心竟割愛而行之而求仁得仁亦豈有幾微之懟乎訥蓋聞之吾父母云而吾祖則曷嘗一以自言吾祖雖與伯祖析居然日過起居至老不衰吾伯祖嘗有難吾祖挺身以赴即被逮受詬箠甚絕不憾若是者數四吾伯祖志勝人號有崖岸而吾祖則肫肫惻惻無纖芥他勝對妻子與對人無異詞與人交確而且和即三尺童子遇之亦以禮以情盎然可即也人以故待吾伯祖多敬而待吾祖多愛吾祖雖平生無少逆

擬大靖公集

卷十

五

於人然所好惡甚公見節義事輒擊節稱嘆時時為誦不置聞人為非義即軒冕有勢力人輒呼其名怒目咤詈若加於已然者然而終身絕不指以暴於人也吾父少時吾祖訓令讀書嘗抱坐膝上口授章句所訓必正而陸孺人則篝燈績以伴訥自有知識至成人吾祖訓之尤篤率就外傳必先期誦吉致禮唯謹訥稍習為文辭則親買書肆中親為裝潢令易以繙閱至今手澤尚存也訥坐書室吾祖輒入誦昔人勸學語以勵訥嘗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芳歲易邁隙駒甚駛努力勿懈嘗讀朱文公不自棄文心善之時時為訓釋一過因稱丈夫生當有益於時死當有聞於後不然幾何其不自棄也吾今已矣汝心勉之毋忘吾所期於汝矣平居極謹於禮歲時率訥祀先必躬必虔訥蓋從以有事者且二十年每祀未嘗見其不流涕也閨以內肅然入室必揚其聲吾母嘗為訥言吾自嬪汝家汝祖即盛暑時不衣幘不入偶吾遇未嘗不遽避去其他

處大倫之際必森然不苟也吾祖疾吾父與訥日侍床下吾父偶言里有生產日茂者吾祖遽視吾父謂曰汝雅不歆羨人今亦歆羨人耶疾革吾父痛泣吾祖曰孔子大聖人也尚生於世七十三年耳吾今且加一年矣何憾吾有子若孫又何不足吾怡然入地耳吾父請遺命乃曰吾何言吾祖宗之訓曰絕筆莫題僧道疏有錢多買聖賢書吾守以為格言汝第謹識之我逝汝苟延浮屠人微冥禧即妄矣訥又泣請所欲語時目且瞑尚顧囑曰讀書而神氣竟不亂云嗚呼古謂考終令者吾祖信有之即謂之得正而斃也非耶繼祖母顧孺人之相吾祖也甚靜且專吾祖意有所存輒先知之敬聽從弗違吾祖重大倫謹正名有所昂庫其間顧孺人輒隨而昂庫其間陸孺人生吾父已有吾母矣而顧孺人始歸吾祖顧孺人竟無所出遂注心吾父視之若出自已者人謂吾父無母而有母顧孺人無子而有子也陸孺人遺二女一嫁一未嫁而顧孺人撫之尤勤且甚均二女視之亦不

知其非親母也處吾母婦姑間尤煦嫗而吾母孝事之亦孳孳然不知其非親姑也訥為兒時依顧孺人多於依吾母而顧孺人鞠育訥不異吾母當是時訥且不知顧孺人乃祖母非母矣而尚安知其非親祖母也顧孺人偕吾祖督農人治田者十餘年歲時作苦必先以勤身率其婦子而自親杼軸者尤力孀居時甚老矣蓋晝哭吾祖無筭而績尚不廢吾祖卒于嘉靖乙未三月初六日邇其生為天順壬午二月初九日顧孺人父某母嚴以天順甲申七月初十日生顧孺人壽八十有八以嘉靖辛亥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子一即吾父娶吾母呂女二嫁沈雷嫁高文奎孫二長即訥娶吳亦以恩封孺人次詞吾庶母張出聘何孫女三嫁庠生郭登賢嫁庠生張勳嫁楊符曾孫二長治方應科試聘張為鴻臚署丞五岡張君女次徵聘陳為國子祭酒琴溪陳公孫女曾孫女一方諾尚寶司丞古石徐君子往陸孺人葬邵家灣祖塋之以且三十年於此矣堪輿家謂氣所鍾已久如他有吉壤

茲耆無洩於是吾父乃卜地頂山之麓是為新塋嗚呼古今有名稱於世者曷嘗不以有藉而然哉其上鴻漸青雲依日月之光邁會乘時矢謨奏猷厥有勲伐旌於旂常炳於丹青此如順風而呼勢之所激聲必加疾其次閨筆之儒披覽墳籍驗諸時事究觀物理人情之變探考得失之故鏤肝濯心著一家之言以追往訓詔來者此亦足以垂見於後世若夫身處閭巷徒兢兢行誼至沒齒不少玷缺既無崑然斬截之行以礪世而賈譽而時無王公大人為之造廬推轂如白季之遇異缺劉表之遇龐公而以其耨且饁於疆畔耕且耘於隴上者表而揚之以風於人而士之操觚著春秋者遺於見聞無所撫據闕然不為立傳如太史公重嗟於箕山者即有軼事亦漏不論竟泯泯也此豈可勝道哉即如吾祖固兢兢行誼至沒齒不少玷缺者顧一切機筭不待屏絕不事而性中本亦無之信理而行率其天良初未嘗有意驚奇節為名高此必不能使好異之倫相與扼腕抵掌而談也然

嚮使用世必不矯激行恠偽飾外貌以塗人耳目而內以饜其谿心苟遇大節亦必不肯輕於然諾竟脂韋突梯以嬖姁於人而求苟容至決裂綱常之大坊可知也然惜也在閭巷無所藉以顯而不肖訥又不能奉教周旋務不忝於有位使夫原本厥初者知有貽穀之謀而因以歸其功而錫之光訥誠懼其闇沕弗章而無以為為善者之勸也謹用述吾祖大端乞當世鉅儒特為之載筆其所藏以期有耀於幽而且以告於後之人傳曰先祖有美而不稱是不仁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今人之子孫蓋鮮有先祖有美而不稱者弟稱焉而弗誣者蓋有之矣而亦或鮮耳訥今稱吾祖之美皆吾祖所有寧猶有不能縷述者若曰飾其說為溢美之辭以誣吾祖且以自誣也則訥誠不敢伏唯照管幸甚謹狀

嚴文靖公集卷之十

嚴文靖公集卷之十一
傳

史王陽公傳

王陽公溧陽人也溧陽蓋有漢溧陽侯史崇塚云而侯四十四傳為贈給事中慎齋公祚又傳為光祿少卿知山公後而光祿娶於王生際字恭甫是為王陽公云今海內諸史多苗裔於侯而在溧陽者號多宛財世世連櫬擊鍾為江左甲族而光祿為給事中在南京諫舍時魏國莊靖公鎮南京道逢給事中意氣揚揚魏國初傲視之既而英傑遇之給事中方喪王孺人未繼魏國因以女妻給事中給事中據要路年總弱冠耳家又世饒魏國貲送其女又甚盛而勢滋張給事中素任俠自喜而至是尤好豪舉而王陽公為舍人則已有才子稱後以太學生奏藝於魯司成鐸魯公故南省元意競士而獨魁磊一史生試輒寘史生首它日又以所撰著為太史崔公所賞識而王陽公文譽於是籍籍嘉靖乙酉舉於鄉歲壬辰第進士除禮部精

膳司主事禮部雖省曹而其地清峻稱外翰進士
擬缺必用高等而王陽公以儒雅見推居郎署間
所與天下才望殆盡名日蔚起而會吏部遴考功
屬咸曰史君閱人多望且宿宜遂令居人倫地故
王陽公徙考功為考功有聲又徙文選選格滯且
殺者坐閑節子而王陽公既自富方幅利不逐賄
才又通敏選遂清一時居頃之 皇太子出閣有
詔擇東宮官屬而近臣中數賢有才又多屈指王
陽公者於是與前太史唐公順之羅公洪先等一

藏文清公集

卷十一

三

日同被薦王陽公官遂改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
侍書而士有請謁失意者竟論止其進王陽公坐
是免歸家居常深念富貴者人之所最觸爭鬪戰
寧甘僂辱亡其軀而不為衰止者而過享之則身
必危在昔范少伯知足以知之矣而史載其去越
遠齊三致千金而散之非迂也今余官為郎雖非
臚仕而其先有事產埤之以祿竊慙不克勝吾將
為少伯乎乃絕意仕進去其家幾百里陽羨山中
近少伯所嘗扁舟泛湖處考卜盤桓之廬為重坐

曲閣高廊四注杳眇如列仙之宮而居之其跡日
深以藏而人之慕聲光于曲謁者自貴游以迄山
人海客水浮陸馳日雜遷於其戶而王陽公皆揖
而進之既見有饗致館致積饗飧醴牢饗蒞醢醢
之物畢具而客即彈鋏而歌無倦色既辭歸又腴
贈君子以謂王陽之於客也真不媿古平原孟嘗
而王陽公自是顧愈益富而愈益好行其德嘉靖
甲午乙巳圻內民數被災薦飢王陽公為發其家
紅腐餉有司者動以萬計而庚申辛巳灾尤甚至
親駕跋履民蒿萊間物色甦餓者飼之而生活老
稚視昔較衆天子以撫臣奏旌其門溧陽之墟有
壤渰者焉弃不治王陽公行見之則計曰此可以
耕而貯穀其間異日為賑民地乎乃捐粟若干傭
顧領民數百深其渰為池而畚渰之土為田凡得
田若干畝歲得粟若干石因監倉貯所收入而旱
潦有備名之曰救荒渰其經制擘畫委折具唐太
史所為記中夫今天下多弃壤蒼莽不可勝計而
溧陽以王陽公故皆化渰為沃固知人力有遺漏

也乃撫臣有周公者亦下令置倉郡邑鄉社如玉陽公指實軫東南灾沴也而玉陽公即先民將順輸三千金相其役周公去後數年海公至海議鑿吳之淞江其德意猶之周公而人情難與慮始憚而有繁嘖玉陽公又輓穀二萬石樹赤熾其他為牧族作義莊作家塾為風民葺溧陽學作嘉義書院新泉書院院與學皆贍以田費亦不下若干千金故事民間質邸火邸主例不償民質玉陽公邸在溧陽者質號直萬金而頃歲不幸灾而民皆以例故不敢言償主玉陽公獨以謂民貧故出質今質喪將愈貧吾不忍民之限於例而噤不敢言也具償之人謂其所失者萬而償復萬即富亦太損則皆私壽玉陽公玉陽公愛人里中人有偁于險難危於疾疢者或稱貸玉陽公玉陽公必賑以財乃其後貧不入玉陽公即又取其券付之火玉陽公揮斥賞如賦土每如此以其故車騎所至丐請填塞而仙釋家名山道場津梁古蹟有没于靡蕪淪于瓦礫而不即治者治之則其費千金若五百

金數十金必之玉陽公焉去國遊士窮途羈旅篋胠篋奪惟悴鄉鄰莫可控額而皇皇焉欲急抵者必之玉陽公焉龜筮日者青烏望氣諸家惟術幸試借書郵以為攢介者必之玉陽公焉而玉陽公於一切塵至槩弗拒歲所投畀刀布物貨視三散千金或過之然是時域中泰無事玉陽公即博施徒與民便利不獲以其身其家所出輸蔡藿用于朝而廊廟亦以玉陽公老在江湖久不之省矣嘉靖甲寅乙卯間會日本夷起東南守臣力不能攘扞其塗肝腦吳越閩廣間日甚馴欲窺白下玉陽公聞之憫然奮曰世無弦高卜式遂縱夷至此誰謂際徒長犬馬齒不能為國家出死力効標末之功令民束手坐受夷屠刃耶乃即出千金購四方梟俊訓以控拳搏戟坐作止齊諸陳法可用矣因遂率之與夷鏖于震澤西敗之而是役也玉陽公蓋幾殆不救他日又有夷七十餘酋者雄傑號不制自瀾抵蘇轉聞而南徑趨石頭犯郊門不克又舍而東下次于舊溧陽城玉陽公帥師迎之戰不

利沒其敢死士三十有四人而夷亦戰憊疲走王陽公竟督兵追北斬之而是時討賊兵四集官無餼糧或以語王陽公王陽公即又漕米五千餉克濟於是撫按臣皆以其功聞上曰朕實嘉際忠義其徙際尚寶卿加四品服色蓋金緋也而王陽公登拜益感激上思殄夷矣乃歲丙辰夷嚮道渠魁徐海者寇平湖遂巢穴之我師討之者有議發蕩持不決而會王陽公來咸謹曰史公師中丈人宜就諮進止王陽公竟蔽前茨及兵進揚燎夷望

嚴太清公集

卷一

六言集

見突竄而王陽公兵從左右翼擊殲夷盡督撫及紀功憲臣復聞之上愈喜以史卿年高猶矍鑠能冒矢石制勝然志不在勲伐矣第進徒貳太僕卿於家不令視事而子繼書則錄為錦衣衛百戶王陽公建堅固倣儻慷慨而為人又孝謹篤其懿親少孤育於大母王繼母徐即魏國女遂終身啣戢報德力竭生死焉而挺身赴光祿之難疏雪最哀懇及卒哭之性幾滅宗人遍遐邇有賀弔使必遣而歲時上溧陽侯塚甚虔即風雨弗爽亦弗使

人代其瞻宗則急貧者其造子弟則先茂異者尤愜人心云前部使者當其生時嘗以其有所助於學也令博士弟子即學宮祠之固以酬之亦因以風厲其他歟王陽公生於弘治乙卯八月二日卒於隆慶辛未三月四日年七十有七配蔣生子二繼源繼書繼源國子生先卒繼書繇錦衣百戶進指揮僉事孫致詹致化致詹國子生皆才雋文武競起彬彬世其家養齋子曰曩余仲子澄有女而王陽公命錦衣聘之為孫婦今兩家子女皆殤

嚴太清公集

卷一

七言

而史與余家實有蟬嫣之誼焉王陽公惠顧余余嘗接之見其貌恂恂惻惻外鮮銜飾若無以異于人者而其所挾貲至傾動天下凡人系千金即濫滿汰侈招尤而王陽公以甲科美宦居天下殊貨能廢與運幹不動聲氣而銷人之忤竟以敵愾揚勲跨騰風雲令搯擊遊談者以為稱首竊為其逢辰幸之既而聞其在太學時天下熙熙皆敵精利祿而王陽公獨簞笈後先遊王湛二先生門講其學舖腴啜醇融礙釋滯然後知其居濶屋有道如

子貢得聞教於孔子然者而范少伯亦不足道也
不然人之富埒玉陽公者亦有矣而獨其名譽日
至于朝宁之上歌頌四達於編蓬之下何為者耶
余故為著之令世之積鏹膏粱泰酣於富祇自雄
植而不知有君與民者省焉

雜著

敬一亭頌

皇上御宇之五年作敬一箴又註程范五箴命共
立石翰林及頒布天下臣少游鄉校嘗試目莊誦

藏文靖公集

卷十一

十一

獲睹古帝王之學矣乃歲辛丑第進士猥得應

詔讀書翰林巍然實貯奎翰朝夕在目嚮往有

宗因自思之君為堯舜伊尹所為懔然堯舜之道

實具精一執中之傳今

皇上有敬一箴是固深得其道而又善發揮者蓋

皇上即堯舜也

聖人既作萬物快睹則雖天地高厚有不易於形

容然颺言遂歌古臣子亦有之豈以臣涵育

聖化之中且列名於詞林而可無所以鳴其盛美

者乎故輒忘其愚陋敬拜手稽首而作頌曰維聖
有學莫先治心王度斯昭式玉式金粵自隆古執
中是命帝王相承維烈無競於赫戒

皇天實生之縱之成聖能自得師曰維執中心法
既具維敬維一中道所聚則著箴闡厥精微大
哉

王言二曜侔輝堅珉既勒作亭以貯匪飾外觀無
逸是所昔在

高廟觀心有亭夙夜匪懈操存虛靈大業肇啟景

藏文靖公集

卷十一

九

命永附

神孫續緒繩其

祖武維茲雄構翼翼具瞻

聖謨攸存對臨孔嚴萬邦作孚萬民作式載用有

嗣駿惠無斁

上巳袞袞解

或問余曰上巳袞袞周禮昉之風俗通釋之韓詩
道之漢若晉唐書紀載之信有諸乎解之曰有之
而君子不由也人之祥不祥天主之也天之祥不

祥乎人也因人而施之也人苟善矣天祥之人苟不善矣天不祥之天固無心人則不得而趨避之也何用於袞袞為也且天地之大德曰生其太和流行兩間莫非一元之運本無有乎不祥也其有不祥則人自戕其和而取之非天地之心也何用於袞袞為也袞袞有道仁以洗心義以浴身禮智信以澡濯性情取新於湯銘去汨於箕疇是則祥所繇臻而不祥所繇祛者也天子循是無不祥於天下諸侯循是無不祥於國卿大夫循是無不祥於家士庶人循是無不祥於身既無不祥不袞袞可也反是而日袞袞無益也況乎人之以善不善而感召乎天之祥不祥無定時者也其於春於秋於躬於子孫主宰弗差神化靡常久矣其莫可測也詎泥於上已也故上已袞袞君子不由也

察舉遺風冊引

吾邑朱東河先生德學並隆之君子也科試拜選兩不酬志士人咸惜之曩先生往主漳浦邑簿時予嘗有贈言懇懇道此意矣先生佐邑以來政績

藏文靖公集

卷十一

十一

果大著侍御金饒渠公命署漳平邑篆移檄獎之謂其以文學飾吏治以古道濟時宜風操有冰蘖之聲牧養有父母之實蓋異等之褒云而其郡守盱眙王田廬公雅重先生至為序其所修漳平邑志且作詩以畀之如左嗚呼盛矣夫古之刺史若次公仲卿之徒俱得以意察舉其屬至為大官者蓋其臨之至親而識之至真苟公焉無所私宜鮮不任者而何必以昵所屬為嫌也余每觀於兩漢盛時未嘗不羨古道行於古人乃今制則蔑矣刺史於其屬之賢者第考其所以為賢以待繡衣之使而已而繡衣之使雖知其賢亦以今制不得舉丞尉也其以聞之朝堂者寡矣是以先生雖賢廬公雖知先生賢金公雖誠知廬公知先生賢竟亦不以薦聞噫此豈非時制所使然乎推廬公心嚮使制得如兩漢時也先生首在所察舉無疑矣今即限於制廬公志古之道不可嘉乎上下之間亦豈不相與有成乎哉先生錄廬公詩揭之壁間以示鄉之人以為榮而先生仲子檜峯泰軍因置巨

藏文靖公集

卷十一

十一

冊徵諸搢紳屬而和之將以傳於人人遂告其子孫俾世守以為重也公與先生之賢蓋可交托之不朽矣余乃題其端曰察舉遺風謂廬公亦猶行古之道而因以示將來者云

奏疏

東南寇災請蠲恤疏

翰林院侍讀臣嚴訥謹奏為東南被寇地方民困已極懇乞

天恩特賜恤虞以濟生靈以安根本重地事臣伏

嚴文靖公集

卷十一

十三

見

陛下如天之仁覆育寰宇而於小民疾苦加志尤急

臨御以來歲澤覃敷臣不能殫述即如頃歲薊遼以虜警告徐淮以河溢告畿輔以雨滂告

陛下皆軫念而重矜之或發穀賑濟或遣使存恤他如平糴設粥以及散藥埋胔凡所以惓惓為民而解其窮厄者誠如父母之於赤子無所不用其心臣之私心竊以為

陛下之於民隱苟未之知焉斯已耳苟知之而不亟拯之使得其所者非

陛下之心也今者東南被寇之地生靈塗炭極矣臣雖愚陋能不仰體

陛下愛民之盛心而為一訴其艱苦迫切之情於君父之前哉倭夷自嘉靖二十九年入寇浙江黃巖餘姚等縣去年乃至蘇杭等府太倉上海等州縣是時臣方蒙 恩省親在家嘗親見其事矣蓋

此寇於民居稠聚之中鼓刀恣殺繼以縱火肆焚

嚴文靖公集

卷十一

十三

三十八

室廬民多橫罹鋒鏑群投烈焰其壯者猶或狂奔自救然亦皆失於故業雖僅免一時之淪喪而糊口無計終填溝壑而其老稚者則委諸中路不能以顧其為官府所召募併素載尺籍為兵者皆柔脆不教之民如驅羊撮虎盡斃於賊其稍有家業者日夜併力守禦供應軍需即細民覓刀錐度日者或運解軍餉或裝載戎器亦多號呼以死而不能以自活其他賊所未經之地則皆聞風而怖空室而逃子棄其父夫棄其妻而臣於是時亦且奉

臣父母遠避他所矣瘡痍滿目流離載道丘墟千里惟聞哭聲目擊耳聞痛心疾首自是倭寇滿載而歸自以得志比及今年益擁大眾自焚其舟為深入之計始攻松江次攻蘇州次攻浙江嘉湖揚州通泰之間如各該地方撫按等官所奏報者勢益猖獗計其所殺傷燒燬奔亡之慘蓋不知幾倍於臣所親見之時聞之鄉人逃生至京者皆云賊黨所據無地無之而地方之人則枕骸遍野而蕩無人烟矣慘毒至此何忍名狀夫財賦出於五穀

嚴大靖公集

卷十一

古三言

而五穀生於三農東南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老幼俱作終歲勤動是以田畝所入公私皆賴今兵燹之餘民幾無子遺矣雖有戶田而誰與耕乎耕既無人而穀何自而得乎穀無所得即饔飧之資無纖毫矣而公家賦稅何所從出乎竊照每年遇有水旱之灾先期農人告於有司有司聞於撫按撫按委官踏勘是實然後以奏於朝下於戶部行於主計者而量其分数以免之今之灾比之水旱之灾何啻百倍蓋不待踏勘而後知者然而無告

灾之人矣有司無所據以為請而撫按無所據以為奏縱使撫按有司念及於此但今賊勢尚熾我務方殷方將日夜禦賊之不暇而何暇輒及農人之事若臣今不陳於

陛下懇乞

天恩早下免稅之詔縱地方事寧而稅期已及允軍又且臨境臣恐有司不敢預必朝廷之意而假斯民以法外之仁瘡痍者未甦而加之以捶楚虜繫者未還而繼之以縲絏小民既已失其常

嚴大靖公集

卷十一

五

業無所藉以為生而又懼不免於有司之法於是流移之民其善良者遠去其籍不思復還而其狡健者不肯甘心待死朝夕則皆起而為盜或投入倭黨為彼嚮導或隨入島中多其徒黨或招集本地無賴烏合成群乘間竊發恣行劫掠若今無錫所報盜徒之類亦既已有之矣而況可驅之使然乎此其人亦非不自愛其身也亦非不有懼於國法也其心以為與其束手以待斃不若且苟得以活須臾之命即使他日被獲而死亦猶愈於今

日之即死也是亦其勢不得已而然耳夫流移者去籍而不還則拋荒之田愈多而益蕪狡健者驅而為盜則倭黨日眾其勢愈益難撲即使撲之而本地之盜乃不可勝詰矣紛紛之患將何時而息乎夫懼其田之益以拋荒則於流移之民不容於不招夫懼其盜之未息則捕盜之格不容以不設此其勢蓋不至於發公帑給公粟不已也則是今日之徵於民者有限之虛求而他日之出於公者不貲之實費利害之相去豈不明甚哉故臣以為

嚴大靖公集

卷七

七

與其他日以在公之財而為招集流移之用孰若捐今日之未收於民者以示勞來之意遂鼓舞其欲歸之心而因以安輯之與其迫徵於今日以速其為盜孰若示之寬恤開其生業以潛弭其為盜之心而永為吾力穡供賦之民臣非不知國家之賦定有常額不可輕議且目今西北仰供甚急司農經國方爾無措而胡可遽以捐之但今民困一至此極雖欲徵之必不可得而况利害相懸如臣所云然者若從而捐之則今年雖缺幾許之供

嚴大靖公集

卷七

七

而明年以往可不復失故臣所言不徒仁民之圖而實所以為裕國之計不徒安養東南而實所以深為乎西北者也臣亦非不知賊勢既寧之日撫按有司終以 上請但其時已晚無補於臣前所陳者且其所請亦不過因襲免荒事例於存留內乞得分數耳夫 國家起運之數大率十之七八而存留之數則十之二三縱使存留之數盡蠲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其起運之數十之七八者必復取辦於民也夫民救死不贍方且待賑而猶責之以七八分之供與之以二三分之蠲是猶遍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臣不知其有濟於民乎否也臣嘗查得洪武年間 詔免太平等府夏稅秋糧不一而是夫當創造之初百廢具舉豈無待於用者而何以數蠲民賦為也蓋天下甫定固當休養民生而此數郡者陷亂日久最先師征供役浩繁民力尤竭是以不得不汲汲焉思仁之也蓋嘗伏

讀

太祖之詔有謂縱使不免亦無可徵者至哉 王

言誠見之的矣今日蘇松等處何以異於太平等處而今我

皇上之仁亦何少異於

太祖之仁臣誠願

陛下特敕該部查照東南未嘗被寇地方其農人得以耕種如臣祖遺薄田幸在滄次未至全荒者照舊徵賦外其曾經倭寇擾害地方見今無饘下戶菜色貼亡者敕令撫按有司設法賑濟其委係妨廢農功田地暫將嘉靖三十三年夏稅秋糧一應起運存留通行蠲免仍敕該部作速行文撫按頒示有司使乘稅期未及之時張掛榜文使民通曉

陛下德意庶幾良善不肯為盜之人知官府之不迫其稅而自幸其生之尚有可恃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於流離未盡之餘而以其鋒刃之餘生盡力於畝畝則民之死者固不可以復生而生者可不至於復死雖其已嘗為盜及今將隨流者亦且翻然悔罪樂於自新以求並生育於堯舜之

蘇文靖公集

卷五

六

世斯民生可永奠而國計可永賴矣其江浙淮

楊塩場地方今年倭寇所經之處竈丁之被害而

死徙者當亦不少合無一體寬恤敕令各該官

司賑其存者召復其徙者以養其後則塩課亦不

至失墜矣再照防患當先於未形而人情多弛於

事後去年寇至之時人莫不謂今惟變起倉卒是

誠莫可柰何過此以往必為預備而今年之寇乃

反加劇其狼顧失措坐受剝膚比之去年反覺尤

甚此其故何也臣竊思之矣往年寇經之處民間

蘇文靖公集

卷五

七

已困而郡縣倉庫費且告竭比至寇去地方當事

諸臣亦非不虞今日之必有此而欲為之所也一

應召募勇壯戍守要害置造戰船重懸賞格之類

俱緣未嘗奏請不敢輕動錢糧是以束手無策竟

至於此乃者

陛下特簡重臣調兵征勦命戶部於起運錢糧

內聽留二十餘萬敕令重臣便宜支用

陛下神武明見何以加焉今天兵所臨威聲震

動彼狂寇者必且計日而就擒矣但其餘黨在島

中者一時亦或不能盡滅來年事勢尚或可虞設若今年仍蹈故轍而一切支持目前不計深遠則來年之追視今年安知不如今年之追視去年也預備之圖誠所當講而欲圖預備必資錢糧臣愚以為若今聽留數內足用則已倘尚未足容令諸臣詳計所費再行奏請以便展布庶幾事事有備永弭慮患而

陛下南顧之憂其釋矣乎再照調到各處之兵如狼兵長鎗手等項固為驍悍可用但此輩貪殘之

廣文靖公集

卷十一

主

性不減於寇今國家不得已而用之則怙其強勢而肆然侵掠於民所不能免者然使彼遠離鄉土棄室家之安而跋涉千萬里外出死力以赴戰苟非豐其餽給優其賞賚亦何以足其欲而安其心今若錢糧果敷則欲厚此輩固無難者既厚此輩然後責令將領申明號令嚴加禁戢使之遇賊則戰賊退則安處空閒以待調用凡其所資以為費者一不得橫索之民間其或有強暴不率者許小民赴告即將軍法從事以警其餘則師徒駐境

無乏食之憂而閭閻按堵無重擾之患此亦軍民兩利之策也臣本蘇人忝列侍從故敢輒以地方事冒昧上陳伏望陛下留神采納萬姓幸甚

書

水災與師相太岳書

謹啟水旱充湯有之充湯之世不以水旱為不幸而以有充湯為幸有充湯即水旱何憂而遠足以彰亮湯拯水旱之仁焉吳賦獨重於天下而蘇松

廣文靖公集

卷十一

主

慕甚固國家強半仰給可謂根本重地也遭倭兵燹後財力日耗公私俱困甚矣往歲大水為災諸紳紳爭言而生獨不言蓋知翁之必有所處而無待於言耳既而果蒙聖恩允撫按所題請蠲賑改折起每歲之常格民沾惠者得以聊生蓋垂斃而復甦既流而復還者不可勝計也又詔旨明切禁遏剝刻有司奉行惟謹捕其尤者痛加鋤抑而又多設方略防禦周詳由是蠶銷於市攫而變弭於潢美者又不可勝計也蓋朝廷恩之所施威

之所制皆翁有以襄翼之而功德誠無量矣今歲
滿望有年無煩 朝廷軫念詎意入春兩雪浹旬
菜麥黃稿自閏四月既望至五月上旬大雨連綿
晝夜傾盆兼之潦積潮漲洪水橫溢小暑前後狂
風霪雨驟至加甚往歲之水可謂大矣而今歲水
痕更增尺許一望巨浸遍野行舟圩岸坍塌而川
原莫辨屋廬飄蕩而依棲無所禾苗之已蒔者盡
入波濤之中而未蒔者將何所措乎此其勢不容
不散之四方而轉乎溝壑疫札枕藉殍殣載道顛
輒文靖公集 卷十一
連之狀目所日觀悲號之聲耳不絕聞父老相傳
以為實異常希有之大沴也夫今歲之水甚於往
歲之水而今歲之民則又苦於往歲之民往歲猶
有穀種可播也猶有屋茅可薪也猶有妻孥可鬻
也猶有農具服器可售可質也猶有大戶之家可
倚而稱貸或傭工食力也而今歲則皆無之矣賴
有 國法燦明犯之難逃是以鄉村草竊雖多而
未敢成群肆掠然此風漸不可長而將來尚有隱
虞貼亡之餘人情洶洶是可惻也亦可慮也夫翁

胞視斯民致主澤之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久矣生屢親邸報莊誦綸音勤恤藹然明良
一德實切欽之戴之者亦久矣今民有不獲生謂
翁是惟無聞焉耳聞則必閔仁之而加志以拯之
無疑也頃者撫按亦既疏達而民困極之情狀恐
猶未能盡其形容諸縉紳知生在翁愛末而從吏
生述而告夫優於經濟翁之餘事翁既知吳民困
極而閔仁之而加志以拯之此何難者而生安所
贊其末議也第與人之意不欲但蠲存留之數而
欲於正供額內大超常格蠲之查照近題事例將
臨德二倉所儲撥補起運庶使民得實惠而垂斃
復甦既流復還者比之往歲為益多也其市糴之
累潢美之變潛銷而默弭者又比之往歲為益廣
也而 朝廷恩之所施威之所制又皆翁有以襄
翼之而功德益無量矣夫古今論冲主之聖必稱
成王論相冲主者必稱姬公今跡翁所為帝鑑圖
說之類如前書所稱者固種種趾美於薦柴矣然
史又稱成王之時民庶而富醇厚刑措而說者謂

太和在成周宇宙間翁今拯吳百萬生靈使亦富庶而興於醇厚之俗焉則宇宙太和永永在今而成周豈獨擅之哉而輔理成化之功又豈獨姬公為章章哉且翁活人既多而食報於天者必厚高門奕奕結駟仍仍將又有紹今傳後而勿替引之者矣生知翁之知生又知翁知生之知翁也用敢因諸縉紳之所從吏而冒達之如此臨啓無任惶悚

水災與師相鳳磐書

藏文靖公集

卷上

五

謹啓蘇松之賦獨重於天下正宜為仁者之所閔念其賦即有逋者亦其力實有所難支而其勢欲不逋而不能耳此在仁者尤宜閔念之也乃有謂蘇松人善逋賦而獨蒙詬焉此譬如或負百鈞遠千里勞億萬狀暫淹半塗而逸居坐視者不肯設以身處其地而難之而顧謂其黠以偷力而噍讓之豈不寃甚矣哉豈不寃甚矣哉蘇松連歲以來咸被大水庚辰之歲生已具啟專力馳達既而思之山林病夫豈可輒與國事且當朝廷綜理

明作之際又非野人迂濶以惇大為說者所當恩撓遂避越俎之嫌逡巡猶豫所遣力已就道而復追之使還前啓徑未之達其明年則又大水矣至於今年則又不啻大水勝前而已風潮陡作猛狹雨勢拔木飛瓦其變異常江海騰衝室廬漂漂男婦墊溺而傾家殞命者殆不可勝計洪潦漲溢到處巨浸野無青草一望成湖較之往年民被禍患尤毒尤慘仁者閔念又當何如也頃見邸報吏部覆朝覲本聖旨中云近來在外各官多不體朝廷奉天子民之意務為矯激操切以剝削取名吏治何由而興民生何由而遂又兵部覆浙江撫按官本聖旨中云近來各地方官徒務節省虛名徃徃過為裁削致事體窒碍難行為軍民害絲綸廣播海宇忻傳而密勿論思天言口代此正仁者之用心而元元更生之時也且昔胡中丞雅齋公撫吳魯以水荒題請蠲賦其志莫遂至引疾去而近見邸報則廷推公論陪點少司馬矣昔所弗逮今所復用政府德意昭然可闕至治之

藏文靖公集

卷上

五

澤行見元元得以遍被生用是敢斗膽僭達遂以昔所欲上之書稿而仍奉焉以見生之夙心夫非常之事當以非常處之蘇松連被大水之災已經數年於茲矣中間雖屢蒙 聖恩有所蠲賑然蠲賑者有限而飢民不勝其多每年大無麥禾民不聊生其斃於凍餒者無算其斃於流移者無算及若催科勾攝嚴限比併其斃於鉗箠之下犴狴之內者益無算夫民命至重不類草菅民即犯大辟法當斃矣猶復臨刑覆奏至再至三此在一人之命且然況群生之命乎犯法之最重者且然況原無秋毫犯法者乎何忍使之飢斃而至於無算也伏讀 新旨所云務為矯激操切以剝削取名又云過為裁削為軍民害大哉 王言真洞燭民隱而軫念民瘼矣夫一裁削間而軍民遂敢相繼生變其飢斃者之無算何啻浙省一處之軍民其欲生變之心諒與浙省之軍民亦何少異然自數輩剝劫之外其餘寧甘飢斃而不敢生變者徒以法制禁令之森密也數年以來民即畏法不敢生變

而草菅民命則在仁者必有所不忍矣夫鳥窮則攫獸窮則搏人窮則盜理有固然今勢則孔棘矣安保其無剝劫生變如曩時之數輩如頃軍民之在浙省者乎是又不能無隱虞焉即無隱虞而新旨所謂吏治何由而興民生何由而遂者信有如斯言也蓋聞仁者之於天地萬物視如一體而一夫不獲輒引以為己辜天下有飢輒曰由己飢之蓋昔聖人任天下之重而操造命之權者莫不皆然而今在高位之仁者則正老翁是也而能不仰望之切乎愚竊以為今年水災既大倍於往年則今年之恤之也必不可仍照往年之例須於正供常額徑行盡數蠲免不但止免存留亦不必復議改折若曰止免存留及復議改折則與往年之政無大相尚而民之飢斃者依舊無算道塗溝壑殍殣仍多田野閭閻怨嘆仍多其何以副東南望霓之心而解蒼赤倒懸之急哉老翁若大超常格悉蠲全賦則今日改絃易轍之新政轉日回天之大力調元贊化之芳猷天下戴恩而快之後世傳

美而誦之而成周泰和富庶之隆趙宋元祐鼎革
之良豈得獨擅於往代獨耀於前史哉緣仰特雅
愛且仰體盛心輒敢冒昧啓瀆伏祈炤答

嚴文靖公集卷之十二

祭文

祭師相徐存翁文

維萬曆十一年癸未某月朔越某日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眷晚生嚴訥謹具香帛牲
醴致祭於元輔存翁老先生徐公之靈曰乾坤間
氣嶽瀆鍾祥名世挺生邦家之光世廟龍飛明良
慶會擢第唱臚卿雲協瑞石渠簪筆藜火校書學
貫古今相材夙儲翊聖忤權抗跡落職踐敷建豎
忠厚正直虞門既闢霄漢翱翔遍歷清華台斗文
昌始範咸均繼攝銓柄乃晉秩宗乃司鉉鼎忠佞
並列杓鑒危疑明哲匪懈潛回化機啓沃燮調國
本斯植鄴侯魏公計安社稷穆宗在諒遺詔意承
密勿都俞宸區教寧世方賴公公則勇退溫綸慰
留莫徂公志組解北關帳設東都跡傳裴相功成
弗居綠野平泉悠游歲月保艾順和躋於大耄今
皇念舊敕使勞存幣鎡饋醕周儀漢文金緋滿門
桂玉繞膝國恩奕世家法萬石揆理度數眉壽無

期胡然厭謝一旦騎箕改歲之間慶吊反掌木介
含淒山頽曷仰某也晚進沐愛洪深迪我道術勵
我官箴人亦有言入朝見嫉公繆采葑引薦帝側
任侔權埒人或相傾公亟推轂政府同升某登龍
門步趨軌轍為役無能同心以竭我匪公媚公匪
我私蕭規曹隨公實我師疇昔在朝追隨劍履歸
歟以來願侍杖几方擬耆社永締貞盟訃音忽聞
豈勝怛驚既而念公榮哀終始屈指宇宙如公有
幾曰福備五不朽有三聲施無窮兩儀可參公亡
不亡我慟奚益老成是懷知已是德尚饗

祭思質王公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年養生嚴訥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思質年丈王公之靈曰
偉哉王公人中之龍善根於性德粹於秉家慶相
承世胄稱雄公生有自原本先翁其志經濟其學
博綜天人是貫今古咸通辛丑之歲第捷南宮由
大行人服繡乘驄直氣勁節松挺高峰紛華靡麗

雲浮太空奏議匡時狂瀾障東姦畏良愛日夏日
冬虜塵朔揚公義激中安攘壯猷達于宸聰
天子曰咨惟汝貞忠謂匪外飾允發丹悰自是簡
任超濟顯融凡所條畫莫不信從公感殊遇殫心
奮庸誓報國恩殺不顧躬疆賴不聳烽沉夜紅移
師鎮南島夷戢踪又移于北益達奇功獻馘孔多
勲績實崇當路嫉之邪翁而攻正人啗冤輿情所
恫二嗣卓卓藝苑擅工宗廟瑚璉郊社璧琮科甲
聯翩蜚聲有鴻呌聞顓帝澤沛陰隆詔還公官如
獲楚弓奉公榮妥馬鬣新封天祐忠孝吉祉攸鍾
佳城瑞氣永見鬱葱某伏在苦塊寓奠臨風緬懷
揮淚痛奠拊胸陳詞聊慰心則何窮尚饗

祭仲山王公文

維萬曆四年歲在丙子十月庚申朔越七日丙寅
具官通家養生海虞嚴訥謹具清酌庶羞致祭于
大憲伯封君仲山王老先生之靈曰錫介句吳鄉
有季子博物好義遠利若賦風清節凜尚染其鄉
公起諸生志識非常官取甲科周旋郎署其學矛

森其文苞翦臬臺秉憲邦直是司道不苟徇公則
拂衣鴻冥梓里嶢然弗泯所好是從談經講藝餘
長優贍旁及繪家翰墨淋漓見者稱嗟戶為屢滿
肆為紙貴三絕派傳殆遍海內公雖顯宦儒則列
仙雅類延陵高致翩翩公有賢郎余昔薦士行誼
醇篤亦延陵類今官銓省克冠群倫辭榮侍公孝
邁瞻雲昨承訃余公忽捐館人琴俱亡豈勝驚惋
我今真公叩公素幃慙咳靡聞昔愛允思公名播
揚公後昌熾公如有靈良可忻慰尚饗

藏文靖公集

卷十一

祭何春泉年伯母太孺人文

維乾坤之合德兮妙伉儷於隱陽肆母則之克令
兮于父道乎有光嗟孺人之婉淑兮佩蘭蕙以自
芳承華胄之善慶兮玉在璞而含章既結縞以于
歸兮配君子而日襄迹以翔翔兮被寵命於
明光內絮修以中饋兮外解佩之鏘鏘蓮豆肅其
靜嘉兮琴瑟盡其相羊彩鳳溢以先逝兮貞慕侶
之孤鳳矢栢舟以自勵兮懷兩髦而弗忘聚德馨
而莫可揜兮挺玉樹之顒昂邈鵬霄而遙轉兮漸

鴻遠而高翔塞曲江之文杏兮奉清廟之珪璋既
秉直於彤管兮又輸忠乎皂囊既臣節之茂著兮
徵母教之洋洋宜天寵之榮錫兮被帝命之焜煌
胡訃報兮倏度懷秀質兮摧傷望滄渤兮渺渺向
白雲兮泄泄徒蓼我兮在念奈萎萱兮空堂維予
黨兮令嗣並建禮兮趨瞻思命駕兮千里恨不見
兮徬徨軫余情兮何極聊一薦兮椒漿

祭一江顧公文

維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十一月庚午朔越二十四

藏文靖公集

卷十一

日癸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眷制
生嚴訥謹以香帛牲醴之儀致祭于進階亞中大
夫山東按察司副使一江顧公之靈曰惟公秀發
名宗夙稟英質庭訓是承夔夔翼翼志傑才偉濟
之勤敕何大弗勝何艱弗克登科筮仕譽動邦國
踐更于外屢奏殊績魏故名郡守其疆域于蕃于
宣不遑寢食仁義並行拊摩斷擊戶晏刑清厨傳
不歸課牘所上豈徒稱職海內民牧惟公是式廟
堂推公謂可槐棘借副臬憲行且超陟公竟拂衣

寶其田穡公之在官砥礪清白公之在鄉秉持正直如公品倫良不易得我雅敬公公亦我識相與以道相契以臆公今已矣使我心惻且悲縉紳星稀曉刻致奠感懷尤軫名德尚饗

祭譚母錢孺人文

維萬曆四年歲次丙子五月癸巳朔越九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通家養生嚴訥謹以香帛牲醴之儀致祭于儲贈譚母錢孺人之靈曰惟靈淑鍾遠壹秀毓名宗芳姿慧質迥邁凡庸

嚴文靖公集

卷三

六

作合湖翁百夫之傑泳游方舟自其髮結壯圖偃蹇思潤其廬揮霍經營積貯充間綺食鳴鐘華堂甲第業構裁魏孰匪其勩百千家指政馭以嚴即在夫子高山仰瞻既昌厥家猶穀爾後婦道母儀才行胥茂訥也追惟孩幼生甫三齡先子湖翁共侍郡庭猥以通家拜母郎舍母視余母妯娌不下思推烏屋寘余于懷曰爾孺子五色稭稊荷以金錢誘我識字一字一錢日拜十賜况時吾母憂患方罹母慰藉之盍少俟兒詎意風雲乃有今日哉

心感勒誓與生畢吾母頃逝辱母過臨相嚮長號流淚橫襟茲辰何辰母亦在殯訃音條聞悲曷可忍我悲母亡誼實殊常若母之生福則匪涼富壽康寧九齡景迫子迪詩書橋門引翽使母少矜行被恩光溘爾仙遊尚俟燎黃尚饗

祭巫澗沈公文

維隆慶三年歲次己巳秋八月癸酉朔越二十八日己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眷制生嚴訥謹以牲醴香帛致祭于明故奉訓大夫趙

嚴文靖公集

卷三

七

州守契兄丈巫澗沈公之靈曰自余之少與公同遊揆筆攄詞公也無儔其學汪洋其中玄邃鼓鑄精工金鎔鑪鞴余先竊第公薦于鄉魁首哀然華萼相望齊美士衡人云雙璧唾手省元輿論不易久之靡售屈首選場小試方州露其刃鉅案牘鉛朱非公所樂搢笏南山傲寄寥廓風移俗轉治亦稱嘉趙郡繼麾甘雨隨車吏事雖優用遠公謂公乃達生視如逆旅朱轡南返松菊我娛擊缶歌呼飲食宴需蒙莊漆園安石別墅曠世一心委運來

去樂終悲至沉淪九原哀此良朋幽顯隔焉有道
弗施有才靡究徒有遺文足垂於後余追曩昔詎
忍斯今山陽之笛廣陵之琴匍匐登堂徒見丹旒
躬進魯尊何任悲悼尚饗

祭昆湖瞿公文

維隆慶三年歲次己巳秋八月癸酉朔越二十八
日己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姻家
制生嚴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嘉議大夫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昆湖瞿老先生尊親

嚴文靖公集

卷三

七

家之靈曰惟公氣鍾光岳秀軼時流禎為郊禪價
則廟球邇厥英年俊譽已收賈傳之匹蘇子之儔
甲辰南宮薦冠九州旋亞殿臚翰林纂修乃直制
垣乃奉東頭遂由官街章綰瀛洲國學銓衡踐更
于留召遷秩宗備克咨疇席未暇溫疾已綢繆乃
跡于上允俞其休余少角藝與公同遊仕復同
官戚締好述余實知公洞其裏幽氣和而劉語直
而柔才俊而雅學邃而周玉受金鉞實歛葩抽當
其在朝何務弗優造士代言試典春秋夙夜勤勞

報効宸旒今雖遜荒望蔚蒿丘再宣有期一疾
靡瘳慙遺嗟興儀式悠悠有子既立克紹箕裘公
魂斯慰帝鄉優游我陳一觴椒漿滿浮慟匪由公
伊誰之由尚饗

祭文川周舅翁文

維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尊舅翁鄉大老順
天解元文川先生周公卒其甥壻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嚴訥哭之越旬有二日始克
具奠先生幕下而告之以文其文曰嗟昔諸姬兮

嚴文靖公集

卷十一

七

盛于汧岐羌伯仲之來吳兮化樵結以冠縷君聖
哲之苗裔兮被福慶于遐世稟精氣而降靈兮采
三秀於芳歲鸞與麟其疋伍兮瑾并瑜而握之猗
修能豈其歎兮復重之以華詞轍方結淵雲之麗
偉兮雅醇含乎董賈囊藻揆奏記於翰府兮驥空
群於燕野於時氣嶽嶽而切雲兮驂文螭而上征
謂皋夔稷禹其吾徒兮志實銳乎終生何運屯而
道以閉兮鍾竟默而瓦擊日操瑟立於齊門兮顧
好音者之教僻我實悼夫子之侘傺兮行儻佃而

不前欲翼其較而進之兮彼又耄期而倦焉遂收
遺絰而獨抱兮甘伏生以同老識化權之大全兮
皆盈虧與榮槁行履楷而言箴石兮士豈徒號乎
儒宿籍令君席勢而柄時兮譚胡不能雷轟而颺
逐故跡雖晦而譽光兮宛東山之名傳荀西伯之
獵渭陽兮君應載之以後輅頃部使者數過而式
閭兮因表之以揚徽又不錫爾以嘉稱兮曰人瑞
而第巍學者方斗企而景行兮若子同之宅里於
乎人之云亡兮梁木壞兮焉倚余夫君之甥耦兮

嚴文靖公集

卷三

十一

作籍蘊之謫薄君誤待以為國士兮詫碧鶴乎選
幕茲幸乏備於軸鼎兮承夫君之啓佑豈推烏愛
於渭陽兮獲羣寵於猥陋余敬薦此芳醕兮情苑
結而靈傷懷街戢而罔伸兮淚汎瀾而沾裳尚饗

嚴文靖公集詩附後

嚴文靖公詩

五言古

夏夜同王雲竹曹紀山諸侍御飲蕩潯陽太
史新第分韻得栖字潯陽嘗寓子館余至
自楚潯陽遂遷居焉

吾廬遠喧囂僻在帝城西君子卜新構乃自吾廬
移所據固與塏清絕亦幽栖閒夜集友生觴酌臨
前墀丹榴正敷英叢竹綠始齊葳蕤映明燭華曜
相參差玄談間清譁逸思縱橫飛相對各盡歡厭
厭不知疲薄言問迴車陌上號曙雞

嚴文靖公詩

卷三

二

出自薊北門行

虜騎入天山驚塵揚薊垓列亭起烽燧日夜逼甘
泉朔風正蕭颯胡騎何精堅天子急命將分閭使
救邊虎符五道出羽檄萬里傳壯士執羈去用命
嫖姚前連營薄休屠結陣衝左賢劒戟光耀日鉦
鼓聲動天寒沙漲踈勒苦霧埋祁連磧窮飛狐道
冰冽武威川奮勇急轉戰恩重微軀捐誓決龍韜
略蕩卷穹廬旃遂斬單于頭歸向橐街縣所志敵

王愜何心勒燕然

徐待御華原年兄巡按雲南有日矣乃置酒

靈濟宮為同館之會席上遂各賦詩贈行

太微切宸居華觀天中懸蘭橈撤蒸暑涼颺含列

錢達人美無度高情薄雲天祇命駕玉驄逝將達

南填眷眷念所歡冒炎張廣筵勝引樂赴會金羈

共聯翩清虛凌蓬壺駢坐儼靈仙甘醴溢樽罍豐

膳充方圓越謳振逸響泠泠一何妍歡情既以暢

別緒亦復牽遠迤萬里途念子歷山川相去日以

嚴文靖公詩

卷十一

遠欲晤屢經年行矣崇夙志遐上澤元元賞心儻

不隔芳信異遙傳

寄贈師相瑤泉申公

王風紹周道鼎定洽昌期 嗣聖誕冲霄訐謔光

燕貽 宸衷肅 九廟通穢清四陲承天必崇柱

恭默良所資嘉哉我懿親象夢會重熙 三朝懋

儲納百揆今總齊燁煜賜金佩趨蹌鳴玉墀休休

秉均度鵠鵠端辟儀予幸仰明訓補袞欽誦辭肇

轉急絃奏用調神鼎滋陽和被窮髮霖澤及雕題

譯貢包漆古珍圖備陸離揚滔息溟濫玄嶽巨坤

維吐渥更虛已忠賢盡來思從龍赫天步捧日耀

咸池衡鑑忝昔預鴻猷叨夙知瞻台忻理燮銘帛

慰涓私

秋日汎舟過朗城菴

孤舟興不淺日暮浮芳塘撫景自斟酌擊榜歌滄

浪秋水連天碧清風傳桂香渚鷗閒自得狎我為

翱翔

丹泉詩

嚴文靖公詩

卷十二

仙人昔鍊丹丹就貯深井輕舉凌紫霞列缺貫倒

景千歲丹化洽雙翔度虞嶺冽彼井內泉玉液浸

雲冷君今調靈藥汲泉動修綆和以沆瀣精餐之

可彌性不見君室中五綵發丹鼎

賀邑丞石君有序

思菴石君以贊府蒞吾虞為治廉而平明

而寬處煩應卒鋌刃不頓嘗有懷金暮投

者君笑曰若不知吾為清白吏後耶峻却

之余始聞是則已心賢君歲甲申仲夏臺

使察君有異政特褒嘉焉邑縉紳某等春
元某等檠庠士某等皆沐君惠風請余一
言以賀君余時方養疴丘園久謝筆研顧
邑寮之賢如君者洵斯世之鸞鳳也縉衣
之懷久矣蘊積胡能默遂為短歌一章以
頌明德

懸綬佐茲邑疇昔幾英哲蕭張炳辭翰常鄭著廉
節清輝映石門千歲固不滅之子越中秀蒞吳紹
先轍智刃輕萬紛德風起枯槁有農歌贊府無塵
上冠纈澤蘭遜幽芬高霞謝孤潔誰云沉下僚自
得古人烈若華不期采深山薦闥闕明月生海南
楚宮夜昭晰有微終見珍棘棲豈鬱穴不聞登岳
者龍門固君列

五言律

德州承戴戶部渾菴冒雪移樽來訪

雪夜山陰棹曾聞訪戴迴誰云安道駕却為子猷
來瑞色凝瑤席輕花撲錦杯故人情可炙吾欲報
瓊瑰

送洪芳洲

自君南國去芳譽日遙傳交結青雲士裁成白雪
篇相惟清冷夕相戀別離前江上蘭荈發聊因來
贈焉

月夜與曹紀山偶集王雲竹館時徐華原往
按填南分袂未幾因共憶之

肅穆仲宣廬逍遙子建輿美人歡命席涼月正臨
除杯影飛碁局燈花炫草書忽談中冷好相對各
懷徐

董潯陽修同館之會予時不赴以詩投之

敬譙臨芳夕追歡提上才最憐花裏月晴映掌中
杯問我胡無暇茲遊乃未陪何當乘後會佳興為
君開

洪芳洲至自南都過曹紀山因宿易呂沃洲

王雲竹勢酒邀予共往觴之席上漫賦

開樽涼夜永下榻故人留酒至還斟酌情真畧勸
酬微言相與析徒食耻為謀各勉日新志無令芳
歲道

送王雲竹

玉曙攻文侶烏臺秉憲郎才名掀日月清操凜冰霜禹穴窺秦望天台駕石梁清風徐攬轡披拂繡衣香

中夜對月

城闕虛無裏樓臺縹緲中寒烟飄去鵲明水渡來鴻雲物千秋似塵氛一笑空平生寸心白持此蒼重瞳

其二

良宵不可得清賞詎相違露濕姮娥袖天寒織女機烏鳶驚漠漠花意愜輝輝萬里邊城客防秋正未歸

元日宴徐省郎館用唐韵

青韶迎甲夜華度照青陽燭吐金蓮燄爐飄綠桂香樽前邀翰墨丰際炳奎章何但歌鐘沸能忘刻漏長

雨中聞鴈

冀北隨陽鴈朝來帶雨鳴霧深難辨影風度忽傳

聲嘹唳空餘喉微茫眇去程不須傳足帛漢已返蘇鄉

見月率詠

皓質悠悠起明輝冉冉多森羅韶列宿橫亘隱長河綺席金樽舉揄閑鐵騎過萬端忻感意子夜有吳歌

五言排律

送胡青崖提學江西

夫子今安定傳經自偃商遠心探理窟餘藝擅詞場日月開青瑣雲霄拜夕郎赤裘佳社稷清譽起封章歷宦猷逾壯為儒道益光蕙蘭當畹茁桃李向蹊芳鹿洞懸匡阜龍門控楚疆憲臣新蒞學多士共升堂瑞旭鵷鵠翥康衢駿足驤君看奎壁曜騰彩應文昌

忠弼堂

帝簡資王佐師臣翊聖君持衡長秉直荷寵轉輪勤仙宇含雲藻天題煥斗文圖開龍嶠側堂啟鳳臯濟勝地微垣應隆恩紫極分從今昭一德千載

著功勳

瓊翰流輝樓

雲構開仙第龍文煥帝章朱華呈寶瑞彤霞叶明
祥玉笈綸音閱璇題睿翰揚山川迎氣色日月讓
輝光賀燕迴雕檻翔虹落畫梁應知多景福垂耀
與天長

聞海嶽許公入相志喜

軋斷求台鉉鴻材入廟廊醴泉三殿涌寶氣五樓
祥丙魏同興漢臯夔並佐唐徽音含華嶽苞彩耀

蘇東坡公詩

卷十二

二

扶桑黑髮調元早丹心照極芳趨庭榮劔履緯國
架珪璋柳拂黃扉曙花迎紫綬香塩梅和鼎饌黼
黻補宸章德近龍顏懋身從聖曆康麒麟
圖貌顯鸞鸞仰儀光濯藻山河潤宣猷社稷昌老
臣遙戀闕稽首誦明良

投贈張司馬二十六韵有序

大中丞嵒峽張公督撫浙省始戢亂軍繼

平狂寇

聖天子嘉乃丕績晉陟司馬予辱公舊治於

其將行遙贈詩以申賀云

聖代開神御英靈得大夫鴻文追漢固奇略比齊
吾越徵因餓戍轅門起振袍殲夷甘犯律庚癸奮
爭呼奏憤驚宵旰台顏眷海隅穀推隳懦豎俎
折藉珍儒簡辟從群望僉賢協

帝俞保釐頒特敕節制剖新符隼旆舜廷下鋒

車遞驛驅文成操幄運高密効籌紆肅建明霜肅

綸宣茂澤敷片言安社鼠一劔斷封狐緩帶無晨

警椎牛有衆愉坐收巡壘績還謀弄潢徒扇焰希

蘇東坡公詩

卷十二

九

焚玉揚飈欲溷郭撫黎原奉詔懷德豈專誅易

宓從新化開誠款後輪妖氛銷斥候太白靜蜚孤

閭法酬恩重臣躬亮采殊史君今駐浙羊叔舊綏

吳鼎鉉慚詮謬蘭金辱佩孚拜絨情自切託藻誦

非諛錦服膺中召文衡上北都相聞緣接壤欲餞

阻修途努力毗

明主和衷贊顯謨崇臺彰獻納瞻爾蔚雲圖

七言古

秋風辭

秋空霜寒月明裏秋風蕭條中夜起城烏驚栖翻
復止海鴻飄雲聲入耳征夫迢迢戍千里空房孤
眠夜如水夜如水心悠悠黃沙白草邊塞秋風
日夕吹隴頭胡兒部落爭羶裘寒衣不到征夫愁

送武子南還賦得雨花臺

高山鬱蒼紫高臺亘山起昔人談玄坐揮麈白日
天花下如雨花凝寶礫瑞光浮百尺嵯峨壯帝洲
芙蓉翠柳參差見天際長江臺下流結駟駢駢秣
陵客僂標不染風塵色南歸獨上高臺嘯聞看冥

藏家清公詩
鴻矯雙翼

燕臺行送客

燕王舊築黃金臺千雲直上何崔嵬一時賢士投
所好劇辛鄒衍爭先來此臺歲深不復在長留英
光照千載君今駿足千里馳應有千金招自隗

送張為山年兄推吾蘇賦得庸阜吟

君不見金精甯變躡靈阜翠微龍盤控南斗魚腸
大窳埋三千紫氣宵寒鬼神守自從館娃歌舞歇
此地空憐跨吳粵莓苔繡錯生公堂績藻晶熒梵

王闕山麓清溪二道分山頭珍木碧紛紜層臺突
倚千人石傑閣晴開萬頃雲中有名泉一泓瀉惠
澗金冷此其亞轆轤垂綆飛白虹玉鏡函天凍朱
夏使君臨遊試酌此使君清名勝此水

長洲行送趙尋齋年兄令長洲

太湖山清烟水蒼太湖北畔吳洲長吳王昔政此
翺翔牙樯錦纜纏碧楊金鼓動天旌羽光左挾烏
駟右紅妝烏飛獸奔狗馬勑別苑追歡列清讌銀
燈星繁爛綺羅烏栖喧聞子夜歌今來不似吳王

藏家清公詩

卷十二

十二

日霧町雲畦但鉏鉏君侯帷車駐芳草陽春無邊
白日皎

詠荷花

淼淼江湖鄉迢迢洲渚長英英澤芝花亭亭水中
央吐秀迎風煖含靈濯露涼妙態玲瓏奪夜月冶
容翕葩凌朝陽暎水晴翻雲錦章錦心嬌染雙鴛
鴦即無游仙汎為航洵有靚女看明妝服可克上
藥飲可寫流觴山丹固羞艷水沉亦慙香蕙葭蒼
蒼天欲霜紅衣落盡珠滿房宇宙之麗不可常誰

能托詠傳其芳猗嗟此花君子行千秋萬歲永相望

南村行贈周將軍

將軍往往有佳趣幽尋欲避紅塵路金韉玉勒出都門飄然策向南村駐南村風光絕可娛廬井悠然成一區長林中穿古道迥野水曲繞平沙紆牧豎畊童日夕俱鳴鷄吠犬接城隅秦人舊侶桃源洞武侯別業南陽都當村柳樹大如斗一望青青連細柳村邊隙隴爪離離爪蔓乃自東陵移此中

嚴文靖公詩

卷十三

十一

七言律

楚邦藩臬諸公邀登黃鶴樓

層樓雄瞰楚城隈四野風烟面面開鄂渚秀峰橫地出漢江晴水抱洲迴清虛近接仙人館綺錯旁臨帝子臺日暮玉笙吹不歇却疑黃鶴復飛來

九江王巖潭鄉犬郡伯邀登海天閣

海天香閣倚雲開地主携賓覽勝來樂奏土風元自合杯傳玉液重相催簾前廬嶽千尋起樹裏江流九派迴可信登高攻作賦聞君早有仲宣才

登齊山和杜牧之韵

山腰亭子鬱暈飛戶外三奇列翠微石鼓洞邊吟對酒仙人橋畔坐忘歸綠搖林樾含新雨金躍湖波晃夕暉更欲上頭探勝槩不妨巖溜滴絺衣

送沈江村憲副之楚

白雲司憲郎官筆龍瑞宮前刺史軒超草久推裴指最攀棘爭戀冠怕賢新從魏闕承恩敕言向荆湖理戍田他夜月樓清嘯發定聞黃鶴和江天

嚴文靖公詩

卷十三

十一

慶源堂

蓬壺別業五湖邊猶記仙宗卜勝年人傑挺看乘駟馬地靈先為集三鱣璿瀾洛汭遙迴合紫氣函關近接連袂袞後賢真玉峙戟門長映錦衣鮮

世芳樓

重甍懸榜煥丹青上相高居珥漢貂檻外河流環北極窓間山翠疊中條槐庭竹榭雲虹近鳳敕龍

函雨露饒欲識台階增世業絲綸黃閣正岩堯

登金山

渺渺烟沙接素秋停橈還此一躋遊長江湛碧開
僧眼列嶂微青淨佛頭野曠遙看晴靄合亭空饒
有白雲流六朝今古俱岑寂惟有漁歌起蓼洲

中秋對月

夫容清月鳳凰城露白秋堂碧霧輕一歲未令今
夜減百年能得幾宵晴雲間驚鶴霓裳曲海上神
僊赤石英楚奏燕歌俱感激塞垣江國重含情

贈周總戎

萬年陵闕鬼神朝萬里輿圖王氣遙點虜雲中驅
冒頓將軍天上出嫖姚龍圖疊翠牙旗閃象衛盤
空鐵柱標乘障坐收青海箭控弦誰射黑山鵬

諸將

胡騎乘秋寇玉關銅鞮塵色暗天山狼烽直照臯
蘭北羽檄交馳碣石間按劔九重方赫怒擁旄諸
部莫寬顏丹青欲繪麒麟閣須虜名王繫頸還

聖誕習儀玄元宮

栢臺飛鵲曙星稀桂闕鳴雞曉月微仗簇紫虛凌
羽駕香飄丹殿襲芝衣天宮窈窕群僊集宸極魏
哉萬國歸欲向瑣闌歌聖壽試開金籙問玄機

詠菊

長安重九菊英鮮徙倚堂階靜可憐楚俗舊餐同
大樂晉人高賞寄餘篇風霜益見寒香遠天地應
知晚節全為捧一杯甘谷水黃金臺下祝堯年

師相瑤泉申公五十誕慶奉賀

卿雲臚唱蚤登庸今日

明良特會逢春盎化鈞調寸簫霖濡膏澤遍宸封

黃扉七載齡終艾前席

三朝眷久鍾歷考令公徵有淑上台佳氣正重重

其二

肅皇聖哲重知人親拔廷魁得碩臣經世文章華

黼黻格

天勲業炳麒麟休休雅度簪紳望蹇蹇忠忱社稷
身最是我吳誇有范忭先海宇誦生申

送桑守白尹清流

席竹初分出建章牙檣南指入閩鄉賦題鐵研文
空就心瑩冰壺化甫強薦牘昔年周俊又徵書他
日漢循良藝林宦苑君家擅新命於今更有光

七言絕句

桃溪詩贈孫山人

桃花千樹統溪斜溪水盈盈漾錦霞溪上主人無
俗慮但將春色染桃花

嚴文靖公集後序

盖吾師嚴文靖公之捐
館舍不佞敬適待罪填
撫三吳用故事為公丐
上恩悉從異數而公嗣鄉
進士治等復摻公生平
著作裒為集若干卷以
授剡氏而屬末敘於不
佞不佞敬幸脩公門下
士而序公所為不朽者

則何敢辭竊惟公以文學爲

世廟侍從臣晚優遊林泉日多而椽筆所攄藻揚屬何厪厪若此聞之進

士君云公始爲太史時實豐制作而徃徃削不留稿已即供奉

世廟於內苑公性忠謹卑意應

制遂不自理鉛槧比爲冢宰爲亞相日益不暇歸多暇矣感

上恩以病予告顓務葆真養性布德惠於鄉里諸

以文來請者不得已而後應之諸孤又緣公意不在多爲簡其疑似者門人具稿而公爲潤色者皆弗梓以故其存筭

止此敬伏讀而歎曰美哉洋洋乎其盛世之文耶然以為足以盡公者未也士君子遭時行志結遇

聖主施及萌隸功烈垂乎竹帛聲稱遠於來世彼寧以卮言妍辭為愉快哉即有之而徃徃以其大者掩而弗稱故燕許

大手筆潤色一代而文苑弗列惟嘔肝剝心沈冥汗青之士稱為此其人舉所不得施之志而盡付於空言以蘄知於

後所不知之人則可悲矣文靖公事世皇初為應制文非其好也嘉靖季屬倭相屏位徐文貞公建弘濟之勲

而公爲太宰首與協贊
登用正良幹旋化運迄
於今

三世賴之逸夫爰立經綸
屯亨甫建而超然遐覽

嚴文肅公集

八後序

六

脫屣相位讓元功於同
列留餘澤於子孫時止
時行道光明矣夫子之
文章其在茲乎其在此
乎今觀其詩若文婉綽

豐腴渾渾淪淪不務雕
琢以塗人耳目意在闡
性靈持體要而止蓋不
欲與文苑苦吟之士鬪
長爭能相道然也散素
暗不能嫺文辭獨藉公
甄陶力位備九卿末亦
欲希公爲其大者故尤
不能一一而名公文也
輒書所見而附於簡末

嚴文肅公集

八後序

七

原缺第八葉後半葉

如此	賜進士出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奉	勅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	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門
----	------------	------	------------	-----------



ZW 21181800584611

嚴文靖公集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嚴訥撰訥有春秋國華已著錄明史訥本傳稱	訥入直西苑所撰青詞皆稱旨然文格未能拔俗	集中亦大抵應酬之作末附詩四十六首朱彝尊	錄其對月一首於明詩綜與此本頗有異同殆有	所點竄歟
----------	----------	---------------------	---------------------	---------------------	---------------------	------